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一冊

弔夢文

嗚呼既不能學太上之忘情又烏敢說盡人之無梦梦躍百年古今一慟予年十七始讀紅樓夢傳奇悅其舌本之香醉其艷情之長去秋二十有五脫其夢境之飛揚殘鐙耿耿明星煌煌嗚呼噫嘻而今梦矣乃召夢而告之曰噫嘻乎梦哉我夢為頑石不許媧皇煉五色我夢為仙草不許嫦娥偷七寶我梦絳珠不要靈芸貯唾壺我夢為香息不替玉環裝鈿盒盒以訂夢之婚壺以招夢之魂草以碧梦之血石以瘦寥之骨裁夢梦之鮫帕以織夢之錦囊拾梦補之雀裘以鋪夢之綢縟夢冢之花以簪梦之鬟鶼夢姻之竹以響夢之珮玉噫嘻乎梦哉賞心樂事瀟湘館也如花美眷怡紅院也終日情思拭胭脂也他年葬儂誄芙蓉也美人是誰好妹妹也寶玉你好愛哥哥也於懸鳳於昭陽遠寶釵於海浦喚紫鵑於茜紗叔晴雯於黃土蔚月梳能花攘摧殘打綠黃鶯兒唱詩綠英武奈何哉地荒天老紅樓北邙兩情惻惻一夢堂堂噫嘻乎夢哉玉兔金烏往來一夢也結綺臨春繁華一夢也繡佛雕龍才人一夢也鐵馬琱戈英雄一夢也則不知我之夢夢耶夢之夢我耶梦我為儻蝶

點侑蛾些梦我爲海棠暈脣渦些夢我爲胡桃揾秋
波些梦我爲香蕭孫病魔些夢我爲荼蘼承籀謌些
梦我爲瑤琴訴檀口些夢我爲金穗剪搀手些夢我
爲螃蟹嗟美酒些夢我爲相思給一斗些唸嘻乎夢
哉夢來何所情天一個梦返何鄉哭地千塲梦化爲
影縹緲金井梦化爲形迷藏画屏夢化爲魄鸞鏡漆
黑梦化爲春風簾月明梦化爲淚叢篁失翠夢化為
魂莼花畫昏夢化爲佛蒼苔緇偈夢化爲僊白雲乘
舡唸嘻乎夢哉採羅浮之綠梅孰邯鄲之黄粱飛漆
園之蝴蝶跨秦臺之鳳皇淚横江之孤鶴荐蹴蔬之

侑羊寫以牡丹亭畔之葉鎸以青埂峯邊之石供以
紅樓夢裡之圖藏以紫瓊館中之篋辭曰紅樓兮玉
氣滿湘館兮芙蓉城彈紫璚兮爲我吟夢之來兮鑒
我情

桐彎鳳閣主人題

序

紅樓夢小說本名石頭記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增刪數過好事者每傳抄成帙售之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然原目百廿卷今所傳秖八十卷殊非全本人或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仍秖八十卷讀者頗以為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廿卷之目豈無全璧爰為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

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來僅積有廿餘卷一日偶於小市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歸欣然繙閱見其前後情節尚屬接筍然漶漫殆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爲以公諸同好紅樓夢全書始得觀厥成矣書成因並誌其緣起想海內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覩爲快者歟

小泉程偉元識

小泉

叙

予聞紅樓夢膾炙人口者幾廿餘年然無全璧無定本余每從友人借觀竊以染指未暢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枉過以其所購全書見示且曰此十餘年銖積寸累之苦心將付梓以公同好子閒且憊矣盍分任之余以是書雖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謬於名教欣然拜諾正以波斯

攸見寶爲幸遂襄其役工既
竣并識端末以告閱者
時
乾隆辛亥冬至後五日鐵嶺
高鶚敘并書

斟情酌理四字殊不易言其中未合情理處亦尚有之

可見此四十回中疵謬處尚待筆削也

紅樓夢引言

一是書前八十回藏書家抄錄傳閱幾三十年矣今得後四十回合成完璧緣友人借抄爭覩者甚夥抄錄固難刊板亦需時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諸 同好故初印時不及細校間有紕繆今復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惟 識者諒之

一書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異今廣集核勘斟情酌理補遺訂訛其間或有增損數字處意在便於披覽非敢爭勝前人也

一是書沿傳既久坊間繕本及諸家所藏秘本其中不免前

後錯見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燕石莫辨茲惟擇其情理較協者取為定本

一書中後四十回係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更無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後關照者畧為修輯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為釐定且不欲盡掩其本來面目也

一是書詞意新雅久為 名公鉅卿賞鑒但創始刷印卷帙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評點其中用筆吞吐虛實掩映之妙 識者當自得之

一向來奇書小說題序署名多出名家是書開卷畧誌數語

非云弁首實因殘缺有年一旦顛末畢具大快人心欣然
題名聊以記成書之幸

一是書刷印原爲　同好傳玩起見後因坊間再四乞兌爰
公議定值以備工料之費非謂奇貨可居也

壬子花朝後一日　小泉　蘭墅又識

後四十回集腋成裘故多破筆必須大加
刪改方與前八十回相稱但前八十回中
亦多失檢雖應修飾之處盡脫稿印
已傳抄而抄本又多互異作書者未及
琢磨完善傳抄者亦不參究精純故雖

洛陽紙貴而未爲盡善盡美之書也余
於批中皆指出之意欲爲之潤色而筆
耕無暇及此安得有人一一去其疵類
而洒其間瑕使閱者快然於心而毫無遺
憾哉

石耶玉耶頑耶靈耶乾端地倪鑄爾形耶癡海情天鍊爾神耶来無始去無終耶渺〻茫〻吾安窮耶

寶玉

琳瑯丽彙未貢王廷花月
情多自開綺洞塵總童而
情緣縈結真如會而名相
俱空從此歸來式寶地而
妙還我青虛天

怡紅公子

賈氏宗祠

江左皇皇族祠堂氣象新衣冠三代列俎豆四時陳鶴立金萱藹鶵行玉樹春莫言神歎息終看叶振振

安重深閨質慈
祥大母儀盛衰
同一瞬白首苦
低垂

史太君

難訴蕙竹解念
憂言芳嚴慈意未
休奇語心間佳子弟
可能天秀所生耶

窈窕淑女宜君宜
王歸寧父母鸞聲
鏘鏘終允兄弟不
可弭忘永言配命
昆憂以痒

元春

菱洲亭畔水縈洄
淚濕闌干夢自哀底
事閑愁揮不去一篇
感應卻拋猜

迎春

巧女乃女蛾眉且於家
政代理鉅細必宜先除
積弊出入量為日勤日儉
弗偏弗私卓一條範為
女者師

探春

漫道埽眉班馬休
論使粉荊屬辭識
君圖是畫居然拾
得寒山

李紈 賈蘭附

十

抱得松筠操青青耐早
霜鸞飛孤月影桂發一
枝香愛雪邀開社追涼
玩插秧教兒知稼穡婦
德自流芳

稻香老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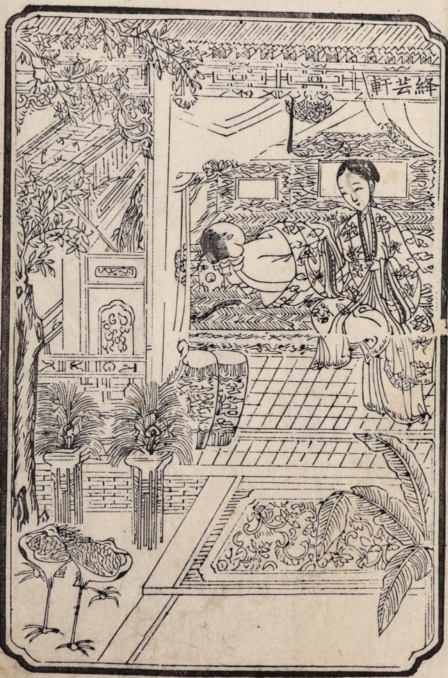
才調風流迥出塵宮
花分得一枝新儂家
作醒陽臺夢斜掠
烟鬟半未勻

王熙鳳

維七夕生是以巧名
金閨舊夢空村紡
聲誰假十萬嫁織女
星

香案[illegible]前使瑤臺月下逢卿卿本是許飛瓊爭被芳名喚起夢魂中　露泣珠旋落人遙豆不紅低枝無奈五更風一點幽情還逐曉雲空　調寄南柯子

秦氏



宜爾室家多藉閨中弱
息無違夫子何殊林下
高風庭閑鶴夢知午睡
之初長繡並鴛鴦念感霜
翎之忽鎩

蘅蕪君

人間天上總情癡湘
館啼痕空染枝鸚鵡
不知儂意緒喃喃猶誦
葬花詩，

瀟湘妃子

拾得麒麟去
私同鳳侶媒
芍裀沈醉後
花向夕陽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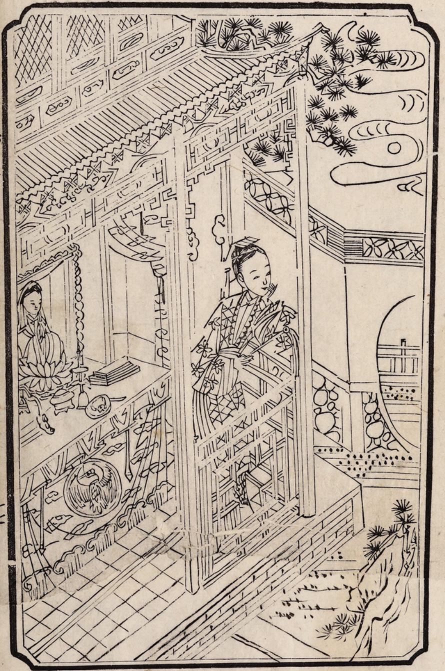
枕霞舊友

史湘雲

湘窗弄影夕景月半心迷樓
有軒晏晝含音執麻情含傾
閒　紅棵櫻翠去白雲榴香起
不信維摩室有散花

調寄女冠子

檀究



鶴氅翩〻紅靺鞨泥金
裘滚珍珠眉生来自
合是梅粧清一色嬌難
別天花影裡胭脂雪

調寄天仙子

翠鬟碧沼曲欄杆
一段閑情寄釣竿
自忘機人自戲鴛鴦
相睡不相猜

李紋　李綺　邢岫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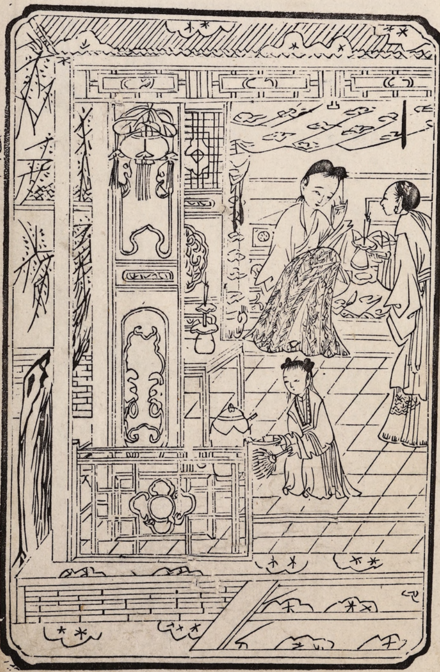
君有情妾無情胭脂雨亂
子鷺妾已情君無情氤氳
使歸花城說分說緣都是
幻女子無媒羞自獻君不
見桃花血蘸鴛鴦劍

南園草色綠盈〻朱欄外有人聲穠桃艷李讓渠嬴怎解道夫妻蕙占佳名 小娃忌諱太憨生屏帶染綠苔青郎君阿姊兩多情悄〻解換偷眼看怕卿〻

調寄繫裙腰

香菱 襲人

麗質何因把玉戕枝
栽人勿泣斜暉可憐
白骨添新塚蔓草
荒烟蝶姿飛



艷舞嬌歌姿亦冶袖底生
騷素菱湖近鷺散沙鴻
陣絃管無情竟作晨鐘侶
休垂問梵聲禪韻千里江
南恨　調寄菩薩蠻

我有一隻牛你有一隻狗
若要牛狗大家撒手若是
牛狗大家一口到底是怎
麼著了兼滿天萬象來會
衆安居士陀主題跋

僧道

標閨秀未合書中所敘情節

冷子興並說寧府不僅說榮府也

父在不得稱孤

初字在上回

送宮花之人適值兩人午睡相狎之時兩事併作一句未免不明白

巧合二字用意未醒

紅樓夢目錄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第五回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晏寧府寶玉會秦鐘

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

第十回

太醫論病無關緊要秦氏之死初不因病也

虛實不對

兩句平仄不對

有祖母在不止父母也

艷絶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美色）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盛世隆　歸）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至）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此二句費解

以襲人為賢
欺人太甚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惜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

機帶雙敲四字担担定以白戲官之名添一字亦拙
伏白首雙星不可解或曰原本下半部湘雲終歸寶玉此仍其舊目而未改耳至是最好將湘雲配甄寶玉方合此標題也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薔痴及局外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非字不醒

諷和二字欠明白

此題二句太平俗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蠏咏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說神靈）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癡心尋廟宇）

第四十回

此二句之次似倒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櫳翠菴　劉老老醉卧怡紅院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雅集二字不切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第五十回

胡庸醫白平材兵謂

探春可恨不宜薄其生母之罪

蘆雪亭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痴顰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痴理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冤决獄平兒行權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强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第七十三回
痴丫頭悞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矢孤人杜絕寧國府
清潔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謅妬婦方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癡魂驚惡夢
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閫薛寶釵吞聲
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第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番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第八十七回
感秋聲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第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塡詞　蛇影盃弓顰卿絕粒
第九十回

自失玉後寶玉不与黛玉相見是情已斷矣是所謂奇禍也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菓品小郎驚叵測

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庵掀翻風月案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寶玉通靈知奇禍（通靈　妙玉示乩筆）

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眞寶玉瘋顛

第九十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第一百回

叟改与　蘇樯並　小家錫

迎女返真元
欠妥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籤占異兆

第一百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災祲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第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眞禪雨村空遇舊

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癡公子餘痛觸前情

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災患

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第一百八回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眞元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刼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托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癡郎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紅樓夢目錄終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二册

懷字無着其於甄娘乃閨情偶寄
詩中暗寓林薛之名故易此字
倒影而入
此書本意
開口敷叙緣起使脫盡傳奇熟套廣手
出將此處文字作收然也

書中云要寶玉下半世景況於此處點出惜此本不四十回非原書故不得見矣
以上是正意
取徑別致
點通靈字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已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

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已短一并使其泯滅也所以蓬牖茅椽繩床瓦竈並不足妨我襟懷況那晨風夕月堦柳庭花更覺得潤人筆墨我雖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間用夢幻等字卻是此書本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玩頗有趣味卻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峯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自

牢騷語

出僧道是一部大線索

石竟能言可發一笑

烟雲滿紙

去自來可大可小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已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逈異來到這青埂峯下席地坐談見着這塊鮮瑩明潔的石頭且又縮成扇墜一般甚屬可愛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靈物了只是沒有實在的好處須得再鐫上幾個字使人人見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那裡去走一遭石頭聽了大喜因問不知可鐫何字攜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說畢便袖了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刼

如此入手迴絶恒蹊世間傳奇有此運寫乎寫之妙否

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下經過忽見一塊大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引登彼岸的一塊頑石上面敘着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閒情詩詞謎語倒還全備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後面又有一偈云

無才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曉得這石頭有些來歷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來有些趣味故鐫寫在此意欲

自己批駁一回妙

撇去一切陳境命意在翻新出奇

脫盡才子佳人窠因書[illegible]寶玉黛玉而張與歸

閒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總然抄去也筭不得一種奇書石頭果然答道我師何必太痴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致況且那野史中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

一路說至此祖此書乃是作書者自述揭破一部紅樓夢

其間如戲中的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於幾首歪詩也可以噴飯供酒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只願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避事消愁之際把此一玩不但是洗舊翻新却也省了些壽命筋力不更去謀虛逐妄了我師意為如何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大旨不過談情亦只是實錄其事絕無傷時誨淫之病方從頭至尾抄寫回來聞世傳奇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

後注盡此十六字即盡此一情字

曹雪芹明々是寶玉也

以上將全部全行統冒

看他將全部大書攝入六字中真乃絕世聪明

敘端即出真本隱三字

逗神仙字

先從夢起

逗接上文文心奇幻

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詩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兼而騷者有謂無之迷離悽惋其情結構字

石頭記緣起既明正不知那石頭上面記著何人何事看官請聽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有個姑蘇城城中閶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狹窄人皆呼作葫蘆

廟廟傍住著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禀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為樂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房閒坐手倦拋書伏几盹睡不覺朦朧中走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會就將此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家又將

出警幻

出絳珠

叙明來歷石頭只有仙草前緣何嘗有金鎖木葛卯

造刼歷世但不知起於何處落於何方那僧道此事說來好笑只因當年這個石頭媧皇未用自已卻也落得逍遙自在各處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子處那仙子知他有些來歷因留他在赤霞宮中名他為赤霞宮神瑛侍者他却常在西方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那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棵絳珠仙草十分嬌娜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甘露滋養遂脫了草木之胎幻化人形僅僅修成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饑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常說自已受了他雨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若下世為人我也

可見除卻寶玉黛玉都非正傳寶釵斷不得与黛玉並論也

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還得過了因此

奇想亦至情

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都要下凡造歷幻緣那絳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這石正該下世我來特地將他仍帶到警幻仙子案前給他掛了號同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從來不聞有還淚之說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塲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却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位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

寶玉明見

出太虛幻境是題前文字乃太虛幻境之鏡花水月也

以上出題撕入夢中文心絕世

若即若離

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聞弟子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了二仙笑道此乃元機不可預洩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元機固不可洩露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得見否那僧說若問此物倒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蹟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就強從手中奪了去和那道人竟過了一座大石牌坊上面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隱士意欲也跟着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看時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又見奶母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裝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鬥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癩頭跣足那道跛足蓬頭瘋瘋癲癲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

借映。此菱雲二字，自是明伏香菱，名歸於薛也

不耐煩便抱着女兒轉身纔要進去那僧仍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痴　菱〔林〕花空對雪〔薛〕澌澌（是菱英揭撥即林薛之姓）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来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刧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很該問他一問如今後悔却已晚了這士隱正在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内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的走來這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文作字爲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麽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的很賈兄來得正好請入小齋彼此俱可消此永晝說著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忙起身謝道恕誑駕之罪且請略坐弟即來奉陪雨村起身也讓道老先生請

有一部大情緣文字先着此一段小小情緣以作映照此正世俗之所習情也

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裡雨村且翻弄詩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丫鬟在那裡掐花兒生的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姿色卻也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掐了花兒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方腮這丫鬟忙轉身迴避心下自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襤褸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他定是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每每有意帮助周濟他只是沒什麼机會如此一想不免又回頭一兩次雨村見他

着此一段意其必有文君紅拂之喜矣恰於此要截住留在下文正大光明作

回頭便以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遂狂喜不禁自謂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已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邀一日到了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又另具一席於書房自已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丫鬟曾回顧他兩次自謂是個知已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　行去幾回頭

合此書筆筆出人意表拙不肯踏前人窠臼也

明點此二字正映林薛之名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頭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歎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匵中求善價　釵于奩內待時飛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眞抱負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期過譽如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著便同

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盃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酌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獻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笙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盃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圞　滿把清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極弟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於雲霄之上了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爲賀雨村飲乾忽歎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

寶玉之氣卻也自是祿蠹

本色

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挂名只是如今行李路費一槪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卽能到的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旣如此弟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捷方不負兄之所學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爲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卽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卽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

筆光炯爍

寫薦書兩封與雨村帶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爲寄身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爲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倐忽又是元宵佳節士隱令家人霍啟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的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好再使幾人去找尋回來皆云影響全無夫妻二人半世只

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煩惱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顧性命看看一月士隱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搆疾日日請醫問卦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方人家俱用竹籬木壁也是刼數應當如此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成了一堆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的士隱惟跌足長歎而已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賊盜蜂起官兵勦捕田庄上又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地

世態隨手帯出

都折變了携了妻子與兩個丫鬟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田產的銀子在身邊拿出來託他隨便置買些房地以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用半賺的略與他些薄田破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封肅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兒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會過只一味好吃懶做士隱知道了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暮年之人那禁得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了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扎挣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

直照寶玉出門時語

跛足道人瘋狂落拓麻鞋鶉衣口內念着幾句言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子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

寶玉你好好便是了

那道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筭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叫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夙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悟徹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註解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就請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爲歌舞塲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蓬窻上說甚麽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今宵紅綃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已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强梁擇膏粱誰承

照寶玉出家時偶小閒筆

進接

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爲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説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的搭褳搶過來背上竟不回家同著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哄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説封氏聞知此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只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鬟伏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線帮著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每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門前

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之聲衆人都説新太爺到任了丫鬟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過去俄而大轎内抬著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來了那丫鬟倒發了個怔自思這官兒好面善倒像在那裡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响許多人亂嚷説本縣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以真事隐假语村言作起以真事隐假语村言作末回归结手笔超妙

紅樓夢第一回終

作書本旨欲脫盡陳言獨標新義開卷一回憂
之獨造引人入勝文心絕世如女媧鍊石補天不必石
破天驚迺於兩文境如是不識看書者能點頭否
耳

若金玉姻緣之說信而有徵何以總冒處敘通靈
緣起絕無一字提及金鎖耶寶釵偽造金鎖倡
金玉之說以惑人題此可見
涂瀛論曰性情嗜好之不同如其面而雖堯舜不能
強衆許為功名猶巢許不能強堯舜為隱逸也但
能各寶其寶玉其玉斯不負耳然世俗之見往

往以經濟文章為真寶玉而以風花雪月為假寶
玉豈知經濟文章不本於性情由此便生出許多
不可問不可耐之事轉不若風花雪月任其本色猶
以保其不雕不鑿之天然此風花雪月之情可為知
者道難與俗人言故不得不仍世俗之見分經濟
文章屬之真以風花雪月屬之假意其初必有一人
如甄寶玉者與賈寶玉締交其性情嗜好大抵相
同而其後為經濟文章所染將本來面目一朝改
盡做出許多不可問不可耐之事而世且艷之羨之
其為風花雪月者乃時時為人指摘用為口實賈寶

玉僞之故將真事隱去借假語村言演出此書為自己解嘲而亦兼哭其友也故寫賈寶玉種種越人而於對制要從無應語蓋自描也寫甄寶玉初用賢之詞描其與己同後用應語明其與己異也然則作書之意對可識已而世人乃謂識賈寶玉而作夫寶玉在所識矣而乃費如許獅子搏象神力為於人撰一開天闢地絕無僅有之文使於人亦為開天闢地絕無僅有之人是識之實以壽之也世孰不知識於子吾以知紅樓夢之作寶玉自況也

賈夫人仙逝不過為黛玉入都地耳無須揭出

妙

補出丫鬟之在

所答之所從此笑淮陰侯千金報一飯也即此可知雨村之人世態

紅樓夢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雨村坐館林公衙）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細談賈府事）

却說封肅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既是你的女婿就帶了你去面禀太爺便了大家把封肅推擁而去封家各各驚慌不知何事至二更時分封肅方回來衆人忙問端的原來新任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舊交因在我家門首看見嬌杏丫頭買線只說女婿移住此間所以來傳我將緣故回明那太爺感傷歎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丟了太爺說不妨待我差人去務必找尋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感傷一夜無話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得眉開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爺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當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衙內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贈與封肅又送甄家娘子許多禮物令其且自過活以待訪尋女兒下落却說嬌杏那丫頭便是當年回顧雨村的因偶然一看便弄出這段奇緣也是意想不到之事誰知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

補叙

即於落

定评

雨村氣宦讀者每於閒處見之

便生一子又半載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正是

偶因一回顧　便爲人上人　桑今之妾于回顧而不能為人上人者又甚多也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縣太爺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且恃才侮上那同寅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參了一本說他貌似有才性實狡猾又題了一兩件狗庇蠹役交結鄉紳之事龍顔大怒即命革職部文一到本府各官無不喜悅那雨村雖十分慚恨面上却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了公事將歷年所積的宦囊並家屬人

作此便折爲引一生從寶玉

過接妙

出黛玉詳叙家世与下文詳叙寶玉家世對峙互向在俗手必從賈氏先代叙起正叙寶玉出世矣庸筆矣看他先叙黛玉引到雨

等送至原籍安頓妥當了却自已擔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蹟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方聞得今年鹽政點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爲巡鹽御史到任未久原來這林如海之祖也曾襲過列侯的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只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到了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世祿之家却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雖有幾門却與如海俱是堂族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五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又于去歲亡了雖有幾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只嫡妻賈氏生

家世豈容叙而及

村常入賈氏
華之奇巧
如此五十歲
玉五歲是四
十五六歲時所
生之賈夫人之
年當亦在四
十外矣生育
何其遲也

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愛之如掌上明珠見他生得聰明俊秀也欲使他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聊解膝下荒凉之歎且說賈雨村在旅店偶感風寒愈後又因盤費不繼正欲得一個居停之所以爲息肩之地偶遇兩個舊友認得新鹽政知他正要請一西席教訓女兒遂將雨村薦進衙門去這女學生年紀幼小身體又弱工課不限多寡其餘不過兩個伴讀丫鬟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養病看看又是一載有餘不料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學生奉侍湯藥守喪盡禮過于哀痛素本怯弱因此舊病復發有好些時不曾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

一載有餘而
賈夫人死是
黛玉止六歲
也下回即於
是年進京未
免太小宜定
黛玉進京須
在十歲左右
方与所叙前
後情節相合

賞鑒那村野風光信步至一山環水漩茂林修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墻垣剥落有額題曰智通寺門傍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一訪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龍鍾老僧在那裡煑粥雨村見了却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又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仍退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盃以助野趣於是移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

取徑迴非恒蹊

引入

跳脫之筆出題妙訣

加倍寫法省手不知也

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姓冷號子興的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爲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眞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的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走到此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倒沒有什麼新聞倒

是老先生的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笑道榮國賈府中可也不玷辱老先生的門楣了雨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自不少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認他故越發生疎了子興歎道老先生休這樣說如今的這榮寧兩府也都蕭索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人口也極多如何便蕭索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時因欲遊覽六朝遺蹟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

兩人問答詳述一一清楚却只是閒話無叙述痕跡筆墨都成烟雲

此後半部恰仍是加一倍寫

如此敘入以便一一敘清他人有此靈心妙筆否

賈府人多不叙則不明詳叙則可厭是在文心之運化也古今董家惟主大家子與又賈僕之精故熟無榮

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外雖冷落無人隔着圍墻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裡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葱蔚洇潤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之家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人口日多事務日盛主僕上下都是安富尊榮運籌謀畫的竟無一個那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没很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這也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的人家兒如今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說也道這樣詩禮之家豈

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何至如此（反從寧府說入文章變幻不測只是先賓後主法也）子興歎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等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兩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子名賈敷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別事一槩不管幸而早年留下一個兒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住在家裡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羼這位珍爺也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不管事了這珍爺那裡幹正事只一味高樂不了把那寧國府竟翻過來了

寧家事且在客中無聊而適值雨村亦賦閑居而聞人說閑話自不覺纔緊頭緒頗多而出之甚爲省力使讀者不覺其繁此文字化板爲活之法也若入庸手必作說書人一一細述

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裡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爲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了官爲人却也中平也不管理家事惟有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爲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從科甲出身不料代善臨終遺本一上皇上憐念先臣即叫長子襲了官又問還有幾個兒子立刻引見又將這政老爺賜了個額外主事職銜叫他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叫賈珠十四歲進學後來娶了妻生了子不到二十歲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

便同嚼蠟矣書中如此者非一可以類推○敘寶玉家世不用做書人詳敘去一則文境有化板爲活之法一則不與上文敘黛玉家世處筆法重複也

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隔了十幾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裡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新聞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都這樣說因而他祖母愛如珍寶那週歲時政老爺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世上所有的東西擺了無數叫他抓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那政老爺便不喜歡說將來不過酒色之徒因此不甚愛惜獨那太君還是命根子一般說來又奇如今長了十來歲雖然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

主句

迂腐可删

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厲色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的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

嚴正一筆

是寶玉總評故書以晦人目之

之所秉也今當祚永運隆之日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自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邪之氣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中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悞而逸出者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既然發洩那邪氣亦必賦之於人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為仁人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

主向看紅夢樓者妄譽寶釵訾因誤寶寶玉爲人謂惜寶釵能引之于忠孝勵之以功名再夫寶[illegible]蓋聖賢中人之寶富貴中人耳此段辨明來歷今後讀去自有把握

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爲情痴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爲逸士高人縱然生於薄祚寒門甚至爲奇優爲名娼亦斷不至爲走卒健僕甘遭庸夫驅制如前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也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

閒話中却好帶出甄寶玉甄賈夾寫一片神行後文說甄家便不突出文貴筆墨矣以甄形賈類而不類然畢竟是一類也一寶則真不類

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他們兩家來往極親熱的就是我也和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舘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榮貴却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得之舘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啟蒙却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陪着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心裡自已糊塗又常對着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要緊但凡要說的時節必用淨水香茶

賈玉不玉如此先天之情自然後天之情拗僻此甄玉所以能受為祿蠹也

映照

嗽了口方可設若失錯便要鑿牙穿眼的其暴虐頑劣種種異常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變了一個樣子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的亂叫起來後來聽得裡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什麼莫不叫姐妹們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麼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痛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果覺疼得好些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姐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為他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我所以辭了館出來的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基業從師友規勸的只

過接無痕 此書以婦女為主理不得不先述男子而賈門婦女甚多今姑置之以後來又須費手但若一徑說出又免重皆有何言味且作一頓借雨村誇甄家姊妹

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貴府中現在三個也不錯政老爺的長女名元春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是赦老爺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爺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的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不似別人家裡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都從了春字上一排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的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的胞妹在家時名字喚

甄家姊妹無回紫要特乃出賈家婦女再敘一筆過接卸不再向雨村口中敘述甄家是亦要之鄉中之長 妄作重複 不淨竟筆祖母

使子興不知不覺順口接出賈氏諸婦女來毫不着相而筆墨都化烟雲矣

敘述錯綜毫不板實

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手笑道是極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書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寫字遇着敏字亦減一二筆我心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爲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今知爲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子興歎道老姊妹三個這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的東床何如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政公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子又有長子所遺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了一個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

順手詳述鳳姐

如此收束使前文盤旋

何如若問那赦老爺也有一子名叫賈璉今已二十多歲了親上做親娶的是政老爺夫人王氏內姪女今已娶了四五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了個同知也是不喜正務的于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得所以目今現在乃叔政老爺家住幫着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了這位奶奶之後倒上下無人不稱頌他的夫人璉爺倒退了一舍之地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個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謬了你我方纔所說的這幾個人只怕都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正也罷邪也罷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吃一杯酒纔好雨村道只顧說話就多吃了幾杯子興笑道

文字盡入空靈地方筆是安得不佳

說着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即多吃幾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爲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還酒錢方欲走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個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要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八股名手凡遇長題都以點題作波瀾此回即此訣也村夫無論矣乃亦有我輩而不解其妙者我不許其看紅樓夢

一部紅樓夢極費精神要只在第一二回擇從經營讀人能學出耶

以如許巨筆熱鬧一部大書開場卻從一姓冷者閒之說出作書命意微妙可想

賈氏兩府之人言之詳矣但書中有某人是甯府之派某人是榮府親支等語則應敘明甯之武子其孫曾元其家人某之原甯某之原榮則閱者要之一目了然今此回說之甯之榮之因於冷子興兩人以下均未言及在冷子興閒談中自宜舉其主而畧其賓故只說長子二字則兩

紅樓夢第二回終

此之不止一子自明但後文總須帶敘數筆方清楚耳○第十三回秦氏殁後代儒以下廿八人齊集時可以分敘支派遠近亦須添數字使明白或於五十三回祭宗祠時摘出寧榮兩府之子孫照列於行禮之班亦不攪筆墨繁冗也

如海尚在不得称孤

即借冷子興引起後文

過接巧妙

紅夢樓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别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張如圭他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裡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知雨村雨村歡喜忙忙叙了兩句各自别去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而别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

女未曾大痊故尚未行此刻正思送女進京因向蒙教訓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弟已預籌之修下薦書一封托内兄務爲周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弟於内家信中寫明不勞吾兄多慮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進謁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一家乃榮公之孫大内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爲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之流故弟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即弟亦不屑爲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於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又說

文字上復兩便

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吾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原不忍離親而去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黛玉聽了方灑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登舟而去雨村另有船隻帶了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一日到了京都雨村先整了衣冠帶著童僕拿了宗姪的名帖至榮府門上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雨村像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

語識只是支離不應選存

最喜的是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極力帮助題奏之日謀了一個復職不上兩月便選了金陵應天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車輛伺候這黛玉嘗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人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何況今至其家都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恥笑了去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非別處可比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

大第宅及富貴景象隨常寫去自然確合處處極之鋪排恰是不見世面說法也

賈府第宅人物從黛玉眼內叙清不覺其繁此書慣用此法

一層從賈母口中指點一層從黛玉目中看出一

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的長房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却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轎子擡着走了一箭之遠將轉灣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另換了四個眉目秀潔的十七八歲的小厮上來抬着轎子衆婆子步下跟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那小厮俱肅然退出衆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下了轎黛玉扶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正中是穿堂當地放着一箇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

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雀鳥台階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丫頭一見他們來了都笑迎上來道剛纔老太太還念誦呢可巧就來了於是三四人爭着打簾子一面聽得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方進房只見兩個人扶著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外祖母抱住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淚黛玉也哭箇不休衆人慢慢解勸那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賈母方一一指與黛玉道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二舅母這是你先前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子黛玉一一拜見賈母又叫請姑娘們今日遠客來了可以不必上學

屋明言廿人一屋不述名字文筆不板各肖廿人

第一屋寫人看黛玉

黛玉口中退出家二字奇妙照冷香丸非閒筆也

上文似笑絮实特出鳳姐

去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嬤並五六個丫鬟擁着三位姑娘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身才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温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才鴨蛋臉兒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粧束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厮認歸了坐位丫鬟送上茶來不過敘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女孩兒所疼的獨有你母親今一旦先我而亡不得見面怎不傷心說着携了黛玉的手又哭起來衆人都忙相勸慰方略略止住衆人見黛玉年紀雖小

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貌雖弱不勝衣却有一段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爲何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來如此從會吃飯時便吃藥到如今了經過多少名醫總未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記得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自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親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這和尚瘋瘋癲癲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没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完只聽後院中有笑語聲說我來遲了沒得迎接遠

第二回鳳姐青黛玉
鳳姐上場態度說話便与眾不同

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斂聲屏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丫鬟擁着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着赤金盤螭瓔珞圈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雲緞窄褙袄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衆姊妹都忙告訴

黛玉道這是璉二嫂子黛玉雖不曾識面聽見他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的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學名叫做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兒我今日纔算看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嫡親的孫女兒是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裡心裡放不下只可憐我這妹妹這麼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呢說着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又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别再題了熙鳳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

才替畧見一斑

玉更赦所住之處必須出榮府大門以文者

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歡又是傷心竟忘了老祖宗
了該打該打又忙拉着黛玉的手問道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
學現吃什麽藥在這裡别想家要什麽吃的什麽頑的只管告
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黛玉一一答應一面熙
鳳又問人林姑娘的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赶
早打掃兩間屋子叫他們歇歇兒去說話時已擺了菓茶上來
熙鳳親自佈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没有熙鳳道放
完了剛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半日也没見昨兒太
太說的那個想必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麽要緊因
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裁衣裳啊等晚上想

着再叫人去拿罷熙鳳道我倒先料着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必
到我已經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
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嬷嬷帶黛玉去見兩
個舅舅去維時賈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甥女
兒過去到底便宜些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
邢夫人答應了遂帶着黛玉和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
垂花門前早有衆小厮拉過一輛翠幄清油車來邢夫人攜了
黛玉坐上衆老婆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厮們抬起拉至寛處駕
上馴騾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黑油漆大門內至（邢氏初有大門以文抄）
儀門前方下了車邢夫人挽着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家計不應律入榮政宅而總不敘入此寔也）

說邢夫人一旦來
回去似只在一
處住着然皆
平言之筆矣
權然文法政
正也
賈赦賈政不
見乃文字偏
巧處否則文
氣太板實矣

處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房遊廊悉皆小巧別緻不似那邊的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好及進入正室早有許多艷粧麗服之姬妾丫鬟迎着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令人到外書房中請賈赦一時回來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必傷懷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和家裡一樣的姐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作伴也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屈之處只管說別外道了纔是黛玉忙站起身來一一答應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去遲了不

榮禧堂是
王夫人之上
房此文敘抄
家時說賈
赦方寫款

恭異日再領望舅母容諒邢夫人道這也罷了遂命兩個嬤嬤用方纔坐來的車送過去於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眾人幾句眼看着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只見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門來眾嬤嬤引着便往東轉灣走過一座東西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門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各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內室進入堂屋抬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着斗大三箇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著三尺多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

友設座於榮禧堂上非大謬

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鏨金彝一邊是玻璃盆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圈椅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着鏨金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是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也不在這正室中只在東邊的三間耳房內於是嬤嬤們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鋪着猩紅洋毯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擺着文王鼎鼎傍匙筯香盒右邊几上擺着汝窰美人觚裡面插著時鮮花草地下面西一溜四張大椅都搭著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腳踏兩邊又有

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不必細說老嬤嬤讓黛玉上炕坐炕沿上却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就東邊椅上坐了本房的丫鬟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了打量這些丫鬟們粧飾衣裙舉止行動果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紬掐牙背心的一個丫鬟走來笑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嬤嬤聽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南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桌上面堆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

引出寶玉茉情幻妙作者總不肯使一直筆也

寶玉名字在黛玉口中出巧妙

張椅子上也搭着半舊的彈花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讓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下王夫人因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姊妹倒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鍼線或偶一頑笑都有個儘讓的我就只一件不放心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裡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往廟裡還愿去尚未回來晚上你看見就知道了你以後總不用理會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素聞母親說過有個內姪乃銜玉而生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所說便知是這位表兄一面陪笑道舅母所說可是銜玉而生的在家時

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玉性雖憨頑說待姊妹們却是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們一處弟兄們是另院別房豈有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和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姐妹們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若一日姐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事來所以囑咐你別理會他他嘴裡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沒日瘋瘋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忽見一個丫鬟來說老太太那裡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出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甬路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廈廳北邊立着

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個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屋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往這裡找他去少什麽東西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幾個纔總角的小厮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房門已有許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盃熙鳳安筯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忙拉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是不在這裡吃飯的你是客原該這麽坐黛玉方告了坐就坐了賈母命王夫人也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來

迎春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丫鬟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紈鳳姐立于案旁佈讓外間伺候的媳婦丫鬟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飯畢各各有丫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家教女以惜福養身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吃茶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規矩不似家中也只得隨和些接了茶又有人捧過漱盂來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畢然後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說話兒王夫人遂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兒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什麽書不過認幾個字罷了一語未了只聽

畫寶玉在家後見面是出題着重要

二玉初見各之睛驚似曾会面之微妙入神

外面一陣脚步响丫鬟進來報道寶玉來了黛玉心想這個寶
玉不知是怎樣個憊懶人呢及至進來一看却是位青年公子
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戲珠金抹額一件
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縧外
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
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胆睛若秋
波雖怒時而似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
色絲縧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
奇怪倒像在那裡見過的何等眼熟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
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即轉身去了一回再來時已換了冠

此兩首詞俗眼中心中之賈寶玉也

帶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
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
八寶墜脚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着項圈寶玉
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綠撒花綾褲錦邊彈墨襪厚
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
然一段風韻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
是極好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的極確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
來草莽　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爲偏僻性乖
張那管世人誹謗

以第三回寶玉看黛玉是主筆上文只是襯托也

六逗一石字妙 黛玉可以代玉故失玉而黛玉一死

又曰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時光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却說賈母見他進來笑道外客沒見就脫了衣裳了還不去見你妹妹呢寶玉早已看見了一個裊裊婷婷的女兒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忙來見禮歸了坐細看形容與衆各別只見兩灣似蹙非蹙籠烟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閒靜似嬌花照水行動如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寶玉看罷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又胡說了你何曾見過寶玉笑道雖沒見過却看着面善心裡倒像是遠别重逢的一般（鳳根不昧）賈母笑道好好這麽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諒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書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道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道何處出典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七竅究未必能淵博至此）况這妹妹眉尖若蹙取這個字豈不美探春笑道只怕又是杜撰寶玉笑道除了四書杜撰的也太多呢因又問黛玉可有玉沒有衆人都不

何等萬截
寶釵胡為
而有金印
着此一筆
明明對照

解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所以纔問我的便答道我沒有玉
你那玉也是件稀罕物兒豈能人人皆有寶玉聽了登時發作
起狂病來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人的高下不
識還說靈不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嚇的地下衆人一擁争
去拾玉賈母急的摟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駡人容易何
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面淚痕哭道家裡姐姐妹妹都沒有單
不成語
我有我說沒趣兒如今來了這個神仙是的妹妹也沒有可知
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妹原有玉來着因你
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一
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的孝心二則你姑媽的陰灵兒也可

權作見了你妹妹了因此他說沒有也是不便自已誇張的意
思啊你還不好生帶上仔細你娘知道說着便向丫鬟手中接
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了一想也就不生别論當下
奶娘來問黛玉房舍賈母便說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煖
閣裡把林姑娘暫且安置在碧紗厨裡等過了殘冬春天再給
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
厨外的床上狠妥當又何必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静呢賈
母想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餘者在
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
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已的奶娘王

王嬤〻又極老五年方為何有乳耶

紫鵑出現書中却漏改名一層

後文另有一婢名鸚哥何也

襲人出現

七歲之兒既熟古今人物又解看人詩

隨地轉移心性嫁玉而自無要之矣

眼淚起端

嬤嬤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嬤嬤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將自已身邊一個二等小丫頭名喚鸚哥的與了黛玉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嬤嬤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丫頭外另有四五個洒掃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頭當下王嬤嬤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厨內寶玉乳母李嬤嬤並大丫頭名喚襲人的陪侍在外面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蕊珠賈母因溺愛寶玉恐寶玉之婢不中使素日蕊珠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把蕊珠更名襲人却說襲人倒有些癡

處伏侍賈母時心中只有賈母如今跟了寶玉心中又只有寶玉了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見寶玉不聽心中着實憂欝是晚寶玉李嬤嬤已睡了他見裡面黛玉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了妝悄悄的進來笑問姑娘怎麼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在這裡傷心自已淌眼抹淚的說今兒纔來了就惹出你們哥兒的病來倘或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故所以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別這麼着將来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爲他這種行狀你多心傷感只怕你還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又叙了一回方纔

次早二字又斟酌過接入寶釵非覺輕便却不合寶釵進京年紀也過接入寶釵文字天然無迹

安歇次早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來的兩个媳婦兒來說話的黛玉不知原委探春等恰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遣人來告訴這邊要喚取進京之意畢竟怎的下回分解

此回過文無大佳處而敘次極淨二玉初見時一段神情寫來精彩異常

若果有金玉之說寶玉出世後何以並無仙佛指點必待有金者方是姻緣耶金玉之說起於

薛家捏造惑人亦彰明較著矣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又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鄉愿德之賊也夫世安得有中行觀為中行者皆鄉愿耳紅樓夢中所傳寶玉黛玉晴雯妙玉諸人雖非中道而率其天真皭然泥而不滓所謂不屑不潔之士者非耶其不肯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卓然自立百折不回不可謂非聖賢之徒也若寶釵襲人則鄉愿之尤而厚於寶釵襲人者無非悅鄉愿毀狂狷之庸衆耳王熙鳳之為小人無人不知之寶釵之為小人則無一人知之者故鄉愿之

可惡更甚於邪慝也讀是書而謂以中道許寶釵以寶玉黛玉時愛物玉猶人爲怪僻者烏知其心之陷溺於閹媚也深矣

以中道律書中之人惟迎春李紈岫烟庶乎近之若寶釵輩純乎人欲而汨沒天性其去道也遠矣世俗之見以寶釵爲賢能以湘雲爲豪爽以元春爲有福以探春爲有才且以賈政爲正直以王夫人爲英明而不知甕裡醯雞安能知及雲中雞犬哉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三冊

李紈另作小傳是書中第一賢人也且以無才有德反襯寶釵黛玉風諭人

緣索

此卻是文紈之事然則雨村係應天府房和也上文似脫數字

紅樓夢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却說黛玉同姐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正和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姐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爲國子祭酒族中男女無不讀詩書者至李守中繼續以來便謂女子無才便是德故生了此女不曾叫他十分認真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列女傳讀讀認得幾個字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了却以紡

績女紅爲要因取名爲李紈字宮裁所以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於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槩不問不聞惟知侍親養子閑時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居於此已有這幾個姑嫂相伴除老父之外餘者也就無用慮了如今且說賈雨村授了應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却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拘原告來審那原告道被打死的乃是小人的主人因那日買了個丫頭不想係拐子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主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再接入門這拐子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丫頭

告了一年的狀与后文買了英蓮隨即進京到京之前皆月已結云云情節不對

承英蓮四歲失去此時已八九年則英蓮已有十二三歲矣

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兇身主僕已皆逃走無有踪跡只剩了幾個局外的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求太老爺拘拿兇犯以扶善良存殁感激天恩不盡雨村聽了大怒道那有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来的便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兇犯家屬拿来拷問只見案傍站着一個門子使眼色不叫他發籤雨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退堂至密室令從人退去只留這門子一人伏侍門子忙上前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道我看你十分眼熟但一時總想不起来門子笑道老爺怎麽把出身之地竟忘了老爺不記得當年葫蘆廟

沙彌做門子可謂驚極詭然本官既如舊好用作腹心義通賄賂正有好文字可做況雨村猾吏趁炎附勢護官符早應熟讀何待門子教導且馮亦官

裡的事麽雨村大驚方想起往事原来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裡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想這件生意倒還輕省耐不得寺院凄凉遂趂年紀輕蓄了髮充當門子雨村那裡想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来還是故人因賞他坐了說話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你也算貧賤之交了此係私室但坐不妨門子纔斜簽着坐下雨村道方纔何故不令發籤門子道老爺榮任到此難道就没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来不成雨村忙問何爲護官符門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個私单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

家子弟能以三百金買妾不爲可知傷玉但想鈍財不想都繁言耶善果如此則此輩易借薛蟠有財亦不煩賈氏之廉托矣蘇家豪富雨村久已熟耳一瑒好買賣豈皆同但融人情不求實史守宜言馮家亦有舉勢必報他云向皮甚是如難必大費周章買人頂兇方能如薛出脫乃見雨村之才而又章亦大有生色今但以拘情枉法四字了之未免

所以叫做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從前的官府都因礙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諺口碑云

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雨村尚未看完忽聞傳點報王老爺來拜雨村忙具衣冠接迎有頓飯工夫方回來問這門子門子道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

俱損一榮俱榮今告打死人之薛就是豐年大雪之薛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的本也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聽說便笑問門子道這樣說來却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兇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兇犯躲的方向並這拐的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死的是一個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父母俱亡又無兄弟守着些薄產度日年紀十八九歲酷愛男風不好女色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丫頭他便一眼看上了立意買來作妾設誓不近男色也不再娶第二個了所以鄭重其事必得三日後方進門誰知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

樸拙討煩
卓異收字
大加改削

何以後来打
死了人便走
生然耶
案揀好
前叙只四歲
也

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逃去誰知又走不脫兩家拿住打了個半死都不肯收銀各要領人那薛公子便喝令下人動手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抬回去三日竟死了這薛公子原擇下日子要上京的既打了人奪了丫頭他便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並非爲此而逃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這且別說老爺可知這被賣的丫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曉得門子冷笑道這人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雨村駭然道原來是他聽見他自五歲被人拐去怎麽如今纔賣呢門子道這種拐子單拐幼女養至十二三歲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

我們天天哄他頑耍極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雖模樣兒出脫的齊整然大段未改所以認得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𤜝從胎裡帶來的偏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子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說是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的親爹因無錢還債纔賣的再四哄他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的事這無可疑了那日馮公子相見了兌了銀子因拐子醉了英蓮自嘆說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三日後纔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等拐子出去又叫內人去解勸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丫鬟相看況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裡頗過得素性又最厭

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略解些自謂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了薛家若賣與第二家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他獃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尙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只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歎雨村聽了也歎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上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纔得了個路頭且又是個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爲

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于一人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個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聽見老爺補陞此任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卽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做個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正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枉法是寔不忍爲的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自是正理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說的大丈夫相時而動又說趨吉避凶者爲君子依老爺這話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

此段大不通

果然不妥

如何胡亂判斷敘述欠明蓋無關緊要處作者不甚着意耳

身不保還要三思爲妥雨村低了頭半日說道依你怎麽着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狠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兇犯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不依只用將薛家族人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便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係夙孽今狹路相遇原因了結今薛蟠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淵的魂魄追索而死其禍皆由拐子而起除將拐子按法處治外餘不累及等語小人暗中囑咐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

自然不疑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爲的是錢有了銀子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壓服得口聲纔好二人計議已定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干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少不過賴此欲得些燒埋之銀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便疾忙修書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之言寄去此事皆由葫蘆廟內沙彌新門子所爲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

貧賤時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意後來到底尋了他一個不是遠遠的充發了纔罷當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起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畧識幾個字終日惟有鬭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的情分戶部掛個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

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五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嫻雅當時他父親在日極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書字爲念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爲母親分憂代勞近因今上崇尚詩禮徵採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親名達部以備選擇爲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爲才人贊善之職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賣買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幾處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更

寶釵爲待選而來自是福壽一流人物而到京以後並不報名聽選此因一見寶玉便不思入宮耶

薛氏宜住王家于理方圓先安頓王氏生京以便待出賈家也

薛家正宜何至依人門戶看他閑閑說入自然入情入理

趁此機會一來送妹待選二來望親三來親自入部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只爲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檢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起身不想偏遇着那拐子買了英蓮薛蟠見英蓮生的不俗立意買了作妾又遇馮家來奪因恃强喝令豪奴將馮淵打死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托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自己同着母親妹子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他却視爲兒戲自謂花上幾個錢沒有不了的在路不記其日那日已將入都又聽見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舅舅管轄不能任意揮霍如今陞出去可知天從人願因

和母親商議道偺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沒人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給人住須得先着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偺們這進京去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舅處或是你姨父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寬厰的偺們且住下再慢慢兒的著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家裡自然忙亂起身偺們這會子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呢他母親道你舅舅雖陞了去還有你姨父家况這幾年來你舅舅姨娘兩處每每帶信捎書接偺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舅雖忙著起身你賈家的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偺們且忙忙的收拾房子豈不使人見

記得薛姨媽太老則寶釵是四十以後可也五十歲時所生耶

怪你的意思我早知道了守着舅舅姨母住着未免拘緊了不如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爲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這幾年卻要住幾日我帶了你妹子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而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纔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邊缺正愁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略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門外下車了喜的王夫人忙帶了人接到大廳上將薛姨媽等接進去了姊妹們一朝相見悲喜交集自不必說叙了一番契濶又引著拜見賈母將人情

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厮見過又治席接風薛蟠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進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年紀外甥年輕不知庶務在外住着恐又要生事偺們東南角上梨香院那一所房十來間白空閒著叫人請了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原要留住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裡住下大家親密些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在外邊又恐縱性惹禍遂忙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都免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亦從其自便從此後薛家母女就在梨香院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

記法

何以從来拦不移居因由薛蟠貪與宅子弟相接亦因見了寶玉因在此日親日近好圖謀姻事之

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的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上又有一個角門通着夾道子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叙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到也十分相安只是薛蟠起初原不欲在賈府中居住生恐姨父管束不得自在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誰知自此間住了不上一月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都是那些紈袴氣習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

總此薛蟠事乃此考在二十左右如何只是於寶釵而論耶

嫖娼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則現在房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都是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洒不以俗事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着棋而已况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這些子弟們所以只管放意暢懷的因此薛蟠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日後如何下回分解

此回只是寶釵入都楔子順手帶叙

香菱非着意文字之

紅樓夢第四回終

作書者若下太費省力於黛玉到京之次日即叙寶釵入京豈有此大外錯案須知薛蟠已纔逞兇奪妾玉小亦在十六歲以上寶釵已十四歲則黛玉亦十二歲矣上文不能說黛玉被同六歲也

黛玉進京時方六歲寶玉長不過一歲寶釵又長亦不過一歲則薛蟠長於寶釵二歲不過十歲而已何以說來已是成人光景此書多失檢點處此其一節也○寶玉黛玉之奶嬷不過三十歲上下今說成六七十老老之人試問安能乳哺六七歲之哥兒姐兒耶亦大失檢點處

紅樓夢第五回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畧已表明此回暫可不寫了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把那迎春探春惜春三個孫女兒倒且靠後了就是寶玉黛玉二人的親密友愛也較別人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順似漆如膠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麗人人都說黛玉不及那寶釵却又行爲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深得下人之心就是小丫頭們亦多和

寶釵親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寶釵却是渾然不覺那寶玉也在孩提之間况他天性所禀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兄弟皆如一體並無親疏遠近之別如今與黛玉同處賈母房中故略比別的姊妹熟慣些既熟慣便更覺親密既親密便不免有些不虞之隙求全之毀這日不知爲何二人言語有些不和起來黛玉又在房中獨自垂淚寶玉也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漸的回轉過來因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具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帶了賈蓉夫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是寧榮二府眷屬家宴並無別樣新

上文將書中要緊人悉行點出此篇方是正傳開場如八股之起講總通篇大意以全力出之者也提起林薛如全部宗案來有正必有邪有緣必有魔而絕大文字生焉

黛玉明知勢有不敵之慈此時尚未說獻金鎖可知本無此物後來只為圓謀姻事而造作耳照後文之數情事竊在前深蓋未有金玉之說即言語不和亦無關緊要不足記也

微詞可惜

正因放心遂有不可問處

作一頓方入秦氏臥房合情理

文趣事可記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媳婦秦氏便忙笑道我們這裡有給寶二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給我就是了因向寶玉的奶娘丫鬟等道嬤嬤姐姐們請寶二叔跟我這裡來賈母素知秦氏是極妥當的人因他生得裊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然是放心的了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抬頭看見是一幅畫掛在上面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對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微詞

順手帶出秦鐘使後回不至突然在手作文總要平常間寫

房中甜香係素所明嘗被帝初登極入

及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裡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裡還不好往那裡去呢要不就往我屋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一個嬤嬤說道那裡有個叔叔往姪兒媳婦房裡睡覺的禮呢秦氏笑道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個上月你沒有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雖然和寶二叔同年兩個人要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呢寶玉道我怎麼沒有見過他你帶他來我瞧瞧眾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裡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臥房剛至房中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寶玉此時便覺眼餳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

宮闈香品動曰皇老皇之都如此物誤宣令擬去秦氏姻香室為寶玉設卧描寫人不覺後細寫鋪陳物件使人醒目鏡花水月將下文攝入此句中好似使人不覺也

真事隱

微詞

朱欄玉砌綠樹清溪果卿之居於是卿顧於是矣

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　芳氣襲人是酒香　襲人与知之矣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着趙飛燕立着舞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爪上面設着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卧的寶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寶玉含笑道這裡好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說着親自展開了西施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不堪）于是衆奶姆伏侍寶玉卧好了欵欵散去只留下襲人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丫鬟為伴秦氏便吽小丫鬟們好生在簷下看着猫兒打架那寶玉纔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

睡去（真事隱）猶似秦氏在前悠悠蕩蕩跟着秦氏（點出子眼）到了一處但見朱欄玉砌綠樹清溪真是人跡不逢飛塵罕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地方兒有趣我若能在這裡過一生强如天天被父母師傅管束呢正在胡思亂想聽見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覔閒愁

寶玉聽了是個女孩兒的聲氣歌音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一個美人來蹁躚裊娜與凡人大不相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

忘情所以
入魔

靨笑春桃兮雲髻堆翠唇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盻纖腰之楚楚兮風廻雪舞耀珠翠之的的兮鴨綠鵝黄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欲顰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仍行羡美人之良質兮氷清玉潤慕美人之華服兮閃爍文章愛美人之容貌兮香培玉篆比美人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蕙披霜其静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遠慚西子近愧王嬙生於孰地降自何方若非宴罷歸來瑶池不二定應吹簫引去紫府無雙者也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笑問道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裡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裡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痴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于此是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日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别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幾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塡紅樓夢仙曲十二支可試隨我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了竟隨着這仙姑到了一個所在忽見前面有一座石牌横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爲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面橫書著四個大字道是孽海情天也有一副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爲古今之情又何爲風月之債從今倒要領略領略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幾處寫着的是癡情司結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麽仙姑道此中各司存的是普天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爾乃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裡肯捨又再四的懇求那警幻便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畧隨喜隨喜罷寶玉喜不自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寫著對聯道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爲誰妍

寶玉看了便知感歎進入門中只見有十數箇大櫥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有各省字樣寶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的封條看只見那邊櫥上封條大書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因問何爲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卽爾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

故爲正册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麽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单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個女孩兒警幻微笑道一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兩邊二橱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便無册可錄了寶玉再看下首一橱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册又一橱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册寶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册橱門開了拿出一本册來揭開看時只見這首頁上畫的既非人物亦非山水不過是水墨滃染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幾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彩雲易散心比天高身爲下賤風流靈巧招人
怨壽夭多因誹謗生多情公子空牽念

寶玉看了不甚明白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幾句言詞寫道是

枉自溫柔和順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益發解說不出是何意思遂將這一本册子擱起來又去開了副册橱門拿起一本册來打開看時只見首頁也是畫着一枝桂花下面有一方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鄉

語意自右抑揚可知亦左右袒也

元春

寶玉看了又不解又去取那正册看時只見頭一頁上畫着是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圍玉帶地下又有一堆雪雪中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詩道

可歎停機德　堪憐咏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知他必不肯洩漏天機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往後看只見畫着一張弓弓上掛着一個香櫞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兕相逢大夢歸

兩自字有不滿探春之意

湘雲

妙玉

二語不想

妙玉詩中無入金玉之

後面又畫着兩個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畫後也有四句寫著道

才自清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泣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夢遥

後面又畫着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泥污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寶哥總　迎春　惜春　鳳姐　巧姐　李紈　秦可卿　棒喝　史實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下書云

子係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金閨柳花質　一載赴黃粱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臥青燈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此句費解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村婦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妒　枉與他人作笑談

詩後又畫一座高樓上有一美人懸梁自盡其判云　秦氏之死並不明叙祇在此處一點猶恐　縷時一點已明

情天情海幻情深　情既相逢必主淫　秦氏罪案在矣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實在寧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洩漏天机

便掩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

頓從黛玉妙提出之腦也

悶葫蘆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又隨警幻來至後面但
見畫棟雕簷珠簾綉幙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好所在也正是

光搖朱戶金鋪地　雪照瓊窗玉作宮

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言未了只見房中走
出幾個仙子來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嬌若春花媚如秋月見了
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出來姐姐曾
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久待何故
反引這濁物來污染清淨女兒之境寶玉聽如此說便嚇的欲
退不能果覺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攜住寶玉的手向眾仙姬
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經

何必從祖宗起端

此段語多不倫可刪

遠接以從閱者之目

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
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孫雖
多竟無可以繼業者惟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用情怪譎雖
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
仙姑偶來望先以情慾聲色等事警其痴頑或能使他跳出迷
人圈子入於正路便是吾兄弟之幸了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
彼至此先以他家上中下三等女子的終身冊籍令其熟玩尚
未覺悟故引了再到此處遍歷那飲饌聲色之幻或冀將來一
悟未可知也說畢攜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不知所聞何
物寶玉不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乃塵世所無爾如何能知

此寶玉生平所好之紅也

此係諸名山勝境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羣芳髓寶玉聽了自是羨慕於是大家入座小鬟捧上茶來寶玉覺得香清味美迥非常品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的宿露烹了名曰千紅一窟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牕下亦有唾絨奩間時漬粉汚壁上也掛着一副對聯書云

非秦氏之臥房之何

幽微靈秀地　無可奈何天

寶玉看畢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鬟

來調桌安椅擺設酒饌正是

瓊漿滿泛玻璃盞　玉液濃斟琥珀盃

寶玉因此酒香冽異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甤萬木之汁加以麟髓鳳乳釀成因名為萬艷同盃寶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調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

方歌了一句警幻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塡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調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

總冒

總括寶玉心事

寶釵

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曲反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鬟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過來一面目視其文耳聆其歌曰

（紅樓夢引子）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

（終身誤）都道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此曲是主寶玉黛玉正傳

元春

（枉凝眉）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話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却說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未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淒婉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問其原委也不究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面道

（恨無常）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悠悠芳魂銷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

探春

湘雲 譽之太過

妙玉 人奇曲亦奇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襁褓中父母嘆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廝配得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羶視綺羅俗厭却不知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孤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迎春

惜春

〔喜冤家〕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蕩貪歡媾覷着那侯門艷質同蒲柳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

〔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覓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夭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裏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着連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

熙鳳 巧姐 李紈 秦可卿 總結

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刼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着長生菓

（聰明累）機關筭盡太聰明反筭了卿卿性命前生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寕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厦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娘親積得陰功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鏡裡恩情更那堪夢裡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

再休提繡帳鴛衾只這戴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虛名兒後人欽敬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寕宿孽總因情

（飛鳥各投林）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自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痴迷的枉送了性

情之所鍾物在迷離恍惚

警幻言好色即淫知

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淨
歌畢還又歌副歌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歎痴兒竟尚未悟
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卧警幻便
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綉閣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所
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仙姬在內其鮮艷嫵媚大似寶
釵裊娜風流又如黛玉正不知是何意忽見警幻說道塵世中
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窻風月繡閣烟霞皆被那些淫汚紈袴
與流蕩女子玷辱了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
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耳好色
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

情交淫乃淺導寶玉以淫何耶

此时寶玉尚在十一二歲之間黛玉進京已有六七年矣

其情所致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寶玉聽了唬
的慌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
敢再冐淫字况且年紀尚幼不知淫為何事警幻道非也淫雖
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
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
淫之蠢物耳如尔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
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
得此二字在閨閣中雖可為良友却於世道中未免迂濶怪詭
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既遇爾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
子獨為我閨閣增光而見棄於世道故引子前來醉以美酒沁

兼美在所語又似黛玉又似寶釵也此段乃卿以經閱者之目

迷一接前恍恍惚惚冥界畫極情

以仙姿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許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略此仙闈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况塵世之情景呢從今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如何接法警幻且自試之矣）寶玉入房中將門掩上自去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著警幻所囑未免作起兒女的事來也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携手出去遊玩之時忽然至一個所在但見荊榛遍地狼虎同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說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寶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乃迷津深

有萬丈遥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個木筏乃木居士掌柁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設如墜落其中便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了話猶未了只聽迷津內响如雷聲有許多夜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嚇得寶玉汗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輩衆丫鬟忙上來摟住叫寶玉不怕我們在這裡呢却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着猫兒狗兒打架忽聞寶玉在夢中唤他的小名兒因納悶道我的小名兒這裡從無人知道他如何得知在夢中叫出來未知何因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回終

紅樓夢是寔是寓可卿之名是一是二必欲
究竟請待第十三回
十二曲語多難解且於文人身分情事不合作者
之意只在指出要緊字眼處耳玩細批自明
寶玉自忘其身之為男欲已与衆姊妹一也厭
終身長聚不散然有他意非自可卿開情竅
聚人淫亦去留無定好知無長聚不散之理可長
聚不散者惟寡妻耳於是乎心堅志於黛玉兩人心
心相印絶是天性絶無人欲故非好美色所能得而間
此案情所得而動心既聚所得而感心死生所得

而移之心食人間煙火者所得而飲食也讀紅樓
夢而存一男女之見以論寶玉知謫處皆錯不止
不識得黛玉而已
寶玉幸自忘其身之為男既又自恨其身之為
男無然憂思淫此而起然是癡絶

原本不對且劉老老初進榮府亦多甚緊要不必標出

整衣時伸手摸玉大腿處有與數字便看書者揣知其事所謂真事隱也

覺察字可想

在東府回來敘得不清楚太覺草草

此語可想

不能不告襲人而又只其漏洩不得不私之以秘其事紆語入情

光無奈何之極嬌羞玉亞之嫣矣妙語包括無數風流業事筆極簡淨

紅樓夢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却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遂起身解懷整衣襲人過來給他繫褲帶時剛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冷粘濕的一片嚇的忙褪回手來問是怎麽了寶玉紅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省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把個粉臉羞的飛紅遂不好再問仍舊理好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過晚飯過這邊來趂衆奶娘丫鬟不在旁時另取出一件中衣與寶玉換

上寶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萬别告訴人襲人也含着羞悄悄的笑問道你爲什麽說到這裡把眼又往四下裡瞧了瞧纔又問道那是那裡流出來的寶玉只管紅着臉不言語襲人却只瞅着他笑遲了一會寶玉纔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聽說到雲雨私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强拉襲人同領警幻所訓之事襲人自知賈母曾將他給了寶玉也無可推托的扭捏了半日無奈何只得和寶玉温存了一番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自不同襲人待寶玉也越發盡職了這話暫且不提且說榮府中合筭起來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亂麻一般没個頭緒可

以下又鳳姐傳取從不別枝直至百回之外繞用着劉老老而此處已見以爲閑文閑事耶不知在前行文多無閑處埋根伏脈時方天無凑拍不費經營堅云該草木有根逢春

自發人心之靈與化工争巧始信文章非小道也此書至之皆無筆一段待友三

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個人寫起方妙却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到還是個頭緒原來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也做過一個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也皆不知目今其祖早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鄉村中住了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自作些生計

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照管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活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壻接了養活豈不願意呢遂一心一計幫著女兒女壻過活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躁吃了幾杯悶酒在家裡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老老看不過便勸道姑爺你別嗔著我多嘴偺們村庄人家兒那一個不是老老實實守著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呢你皆因年小時候托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偺們雖離城住著

劉老老見識自好

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皆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拿罷了在家跳蹋也沒用狗兒聽了道你老只會在炕頭上坐着混說難道叫我打𡎺去不成劉老老說道誰叫你去打刼呢也到底大家想個方法兒纔好不然那銀子錢會自已跑到偺們家裡来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做官的朋友有什麽法子可想的就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老老道這倒也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偺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就和

他纔踈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見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的了又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陞了官兒只怕二姑太太還認的偺們你為什麽不走動走動或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點好心拔根寒毛比偺們的腰還壯呢劉氏接口道你老說的好你我這樣嘴臉怎麽好到他門上去只怕他那門上人也不肯進去告訴沒的白打嘴現世的誰知狗兒利名心重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道老老既這麽說況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為什麽不你老人

姑娘尚年輕則劉老老不應過老若云年近八十則女兒亦已老矣

劉老老頗知眉眼高低足以終爲上賓

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試試風頭兒去劉老老道噯喲可是說的了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麽東西兒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跑狗兒道不妨我教給你個法兒你竟帶了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大爺要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大爺先時和我父親交過一椿事我們本極好的劉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個男人這麽個嘴眼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的媳婦兒也難賣頭賣脚的倒還是捨着我這付老臉去碰碰果然有好處大家也有益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逛

去喜歡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至寧榮街來到了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邊只見滿門口的轎馬劉老老不敢過去撣撣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溜到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門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蹭上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了一會便問是那裡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理他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墻畸角兒等着一會子他們家裡就有人出來內中有個年老的說道何苦悞他的事呢因向劉老老道周大爺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們奶奶兒倒在家呢你打這邊遶到後

街門上找就是了劉老老謝了遂領著板兒遶至後門上只見門上歇着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的鬧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裡劉老老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在家麽那孩子番眼瞅着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裡周大娘有幾個呢不知那一個行當兒上的劉老老道他是太太的陪房那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了我來引着劉老老進了後院到一個院子墻邊指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子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忙迎出來問是那位劉老老迎上來笑問道好啊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老老你好你說麽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家裡坐劉老老一面

劉老〻亦自善於詞令

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了那裡還記得我們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僱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吃著周瑞家的又問道板兒長了這麽大了麽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便說原是特來瞧瞧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就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著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他父親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却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已的體面便笑說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叫你見個眞佛兒去的呢論理人來客至却都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

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了時帶著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給你通個信兒去但只一件你還不知道呢我們這裡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你打諒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內姪女兒大舅老爺的女孩兒小名兒叫鳳哥的劉老老聽了忙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這麼說起來我今兒還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如今有客來都是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倒得見他一面纔不枉走這一遭兒劉老老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

瑞家的說老老說那裡話俗語說的好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一句話又費不著我什麼事說着便喚小丫頭到倒廳兒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了沒有小丫頭去了這裡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劉老老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十八九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嗐我的老老告訴不得你了這鳳姑娘年紀兒雖小行事兒比是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兒是的少說着只怕有一萬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回來你見了就知道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些兒說著小丫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裡擺完了飯了二奶奶在太太屋裡

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老老快走這一下來就只吃飯是個空兒偺們先等着去若遲了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難說了再歇了中覺越發沒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整頓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跟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至倒廳周瑞家的將劉老老安插住等着自己却先過影壁走進了院門知鳳姐尚未出來先找着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來請安當日太太是常會的所以我帶了他過來等着奶奶下來我細細兒的回明了想來奶奶也不至嗔着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便作了個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裡坐

敘劉老〻受插入巧姐為後文伏案描寫村嫗入王侯家神情及鳳姐待炎涼自然一一入細

着就是了周瑞家的纔出去領了他們進來上了正房台階小丫頭打起猩紅毡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知是何氣味身子就像在雲端裡一般滿屋裡的東西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暈目眩劉老老此時只有點頭咂嘴念佛而已於是走到東邊這間屋裡乃是賈璉的女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老老兩眼只得問個好讓了坐劉老老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月貌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赶着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丫頭於是讓劉老老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們倒

了茶來吃了劉老老只聽見咯噹咯噹的响聲狠似打羅篩麵
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
底下又墜着一個秤鉈是的却不住的亂晃劉老老心中想着
這是什麽東西有煞用處呢正發獃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
金鐘銅磬一般倒嚇得不住的展眼兒接着一連又是八九下
欲待問時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兒和周
瑞家的忙起身說老老只管坐着等是時候兒我們來請你說
著迎出去了劉老老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
有一二十個婦人衣裙窸窣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
三兩個婦人都捧着大紅油漆盒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

道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的幾個人半日鴉
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
盤擺列仍是滿滿的魚肉不過畧動了幾樣板兒一見就吵着
要肉吃劉老老打了他一巴掌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
點兒手叫他劉老老會意於是帶著板兒下炕至堂屋中間周
瑞家的又和他咕唧了一會子方蹭到這邊屋內只見門外銅
鈎上懸着大紅灑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條氊靠東邊
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的靠背和一個引枕鋪着金線閃的大
坐褥傍邊有銀唾盒那鳳姐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圍着那攢
珠勒子穿着桃紅灑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

神情活現

好描寫

酬應之才詞令之妙實屬可愛

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正坐在那裡手內拿著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着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個小蓋鍾兒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那灰慢慢的道怎麽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立在面前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麽不早說劉老老已在地下拜了幾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攙着不拜罷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麽輩數兒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老老了鳳姐點頭劉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便躲在他背後百般的哄他出来作揖他死也

不亢不卑應酬妙品

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嫌我們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裡沒人是的劉老老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到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瞧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叫人惡心不過托賴着祖父的虛名作個窮官兒罷咧誰家有什麽不過也是個空架子俗語兒說的好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何况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就罷要得閒呢就回了看怎麽說周瑞家的答應去了這裡鳳姐叫人抓了些菓子給板兒吃剛問了幾句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

媳婦兒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裡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要有緊事你就帶進來現辦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問了沒什麼要緊的我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今日不得閒兒二奶奶陪着也是一樣多謝費心想著要是白來逛逛呢便罷有什麼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劉老老道也沒甚的說不過來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有什麼說的便罷要有話只管回二奶奶和太太是一樣兒的一面說一面遞了個眼色兒劉老老會意未語先紅了臉待要不說今日所為何來只得勉強說道論今日初次見原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

裡來少不得說了剛說到這裡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裡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和劉老老擺手道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裡呢只聽一路靴子響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段苗條美服華冠輕裘寶帶劉老老此時坐不是站不是藏沒處藏躲沒處躲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罷這是我姪兒劉老老纔扭扭捏捏的在炕沿兒上側身坐下那賈蓉請了安笑回道我父親打發來求嬸子上回老舅太太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兒請個要緊的客略擺一擺就送來鳳姐道你來遲了昨兒已經給了人了賈蓉聽說便笑嘻嘻的在炕沿上下個半跪道嬸子要不借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

好語

傳神阿堵之筆讀者閉目一想即知其事

話了又要挨一頓好打好嬸子只當可憐我罷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你們那裡放著那些好東西只别看見我的東西纔罷一見了就想拿了去賈蓉笑道只求嬸娘開恩罷鳳姐道碰壞一點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鑰匙叫幾個妥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人拿去别叫他們亂碰說着便起身出去了這鳳姐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来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回來呢賈蓉忙回來滿臉笑容的瞅着鳳姐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吃茶出了半日神忽然把臉一紅笑道罷了你先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

神了賈蓉答應個是抿著嘴兒一笑方慢慢退去這劉老老方安頓了便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不為别的因他爹娘連吃的沒有天氣又冷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来說著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裡怎麼教你的打發偺們來作煞事的只顧吃菓子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老老不知用了早飯沒有呢劉老老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赶咧那裡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便命快傳飯來一時周家的傳了一棹客饌擺在東屋裡過来帶了劉老老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這裡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一面又叫過周瑞家的来問道方纔回了太太太

頰上添毫

太怎麼說了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原不是一家子當年他們的祖和太老爺在一處做官因連了宗的這幾年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却也從沒空過的如今來瞧我們也是他的好意別簡慢了他要有什麼話叫二奶奶裁奪着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怎麼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間劉老老已吃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舔唇咂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方纔你的意思我已經知道了論起親戚來原該不等上門就有照應纔是但只如今家裡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是有的我如今接着管事這些親戚們又都不大知道況且外面看著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

大的難處說給人也未必信你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遭兒和我張個口怎麼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還沒動呢你不嫌少先拿了去用罷那劉老老先聽見告艱苦只當是沒想頭了又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的眉開眼笑道我們也知道艱難的但只俗語說的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呢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哩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笑而不採叫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都送至劉老老跟前鳳姐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沒事只管來逛逛纔是親戚們的意思天

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起來了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跟著周瑞家的走到外邊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麼見了他倒不會說話了呢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就是親姪兒也要說的和軟些兒那蓉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麼個姪兒來了呢劉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裡愛還愛不過來那裡還說的上話來二人說着又到周瑞家坐了片刻劉老老要留下一塊銀子給周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那裡放在眼裡執意不肯劉老老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未知去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描寫入細非傳奇家所能到賈府房屋規模以及大小人口於寶玉來時敘明此回特表鳳姐起居借村嫗眼中一一點出筆墨着紙生有生趣為此村嫗又是鳳姐母女傳中要緊脚色也按在此間要埋根文字一筆作兩筆用非庸手所能及

紅樓夢第六回終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四冊

過接極便

此時不寫及不應繞留頭

是寶釵身分 是寶釵排揭黛玉處

究竟何病如不說明

亦曰和尚是金鎖埋根處

寶玉胎理

紅樓夢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宴寧府寶玉會秦鐘

送花人無心建秘戲　假醉漢有意發私情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老老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丫鬟們方知往薛姨媽那邊說話兒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出東角門過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鬟金釧兒和那一個纔留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階兒上頑呢看見周瑞家的進來便知有話來回因往裡擻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見王夫人正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話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只見薛寶釵家常打扮頭上只挽着鬈兒坐在炕裡邊伏在几上和

丫鬟鶯兒正在那裡描花樣子呢見他進來便放下筆轉過身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道姑娘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裡的話只因我那宗病又發了所以且靜養兩天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請個大夫認真醫治醫治小小的年紀兒倒作下個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呢寶釵聽說笑道再別提起這個病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藥花了多少錢總不見一點效驗兒後來還虧了一個和尚專治無名的病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

壯還不相干要是吃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個海上仙方兒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子異香異氣的他說犯了時吃一丸就好了倒也奇怪這倒效驗些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什麼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好記着說給人知道要過見這樣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這方兒真把人瑣碎死了東西藥料一槩都有限最難得是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一天晒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天落水十二錢周瑞家的笑道噯呀這麼說就得三年的

工夫呢倘或雨水這日不下雨可又怎麼着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裡有這麼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罷了還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了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裡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的時候兒拿出來吃一丸用一錢二分黃栢煎湯送下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人了等十年還未必碰的全呢寶釵道竟好自他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家裡帶了來現埋在梨花樹底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也是那和尚說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

病却平常之至一笑此乃甜肥人之常病耳豈如黛玉之病此草木所能治哉

底怎麼着寶釵道也不覺什麽不過只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罷了周瑞家的還要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道誰在裡頭周瑞家的忙出來答應了便回了劉老老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去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件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簾櫳響處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丫頭進來問太太叫我做什麽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拏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兒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花樣兒堆紗花十二枝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得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兩枝下剩

注此寫之端薛夫人之意投其所喜以私親媚於王夫人也

閒中照應之筆香菱名字出得無痕

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留着給寶丫頭戴也罷了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太太不知寶丫頭怪着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裡晒日陽兒周瑞家的問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時常說的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丫頭嗎金釧兒道可不就是他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這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偺們東府裡的小蓉奶奶的品格兒金釧兒道我也這麽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裡又問你父母在那裡呢今年十幾了本處是

智而且能此鳳姐而何菴名水月則鳳姐是月者能是水中之月耳惜春語已伏後來消息

那裡的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爲歎息了一囬一時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後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太多一處擠着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却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抱厦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裡來只見幾個小丫頭都在抱厦內嘿坐聽着呼喚迎春的丫環司棋和探春的丫環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着茶鍾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姐妹在一處坐着也進入房內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鬟們收了周

瑞家的答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鬟們道在那屋裡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邊屋裡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兩個一處頑耍呢見周瑞家的進來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要剃了頭跟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來要剃了頭可把花兒戴在那裡呢說著大家取笑一囬惜春命丫鬟收了周瑞家的因問智能兒你是什麽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歪剌那裡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裡去了叫我在這裡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

送花与秘戲截然兩事全不相干特借送花人眼中看出耳若用直筆便是金瓶梅文字矣

一筆不寫其事已是其事記眼白描法之金瓶梅亦有用此法者金蓮入房見春梅耳少一環在床下腳趾上覓得是也

有智能兒道不知道惜春便問周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家的道余信管着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赶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必就是爲這個事了那周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穿過了夾道子從李紈後窗下越過西花墻出西角門進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房門檻兒上見周家的來了連忙的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裡去周家的會意忙着躡手躡脚兒的往東邊屋裡來只見奶子拍著大姐兒睡覺呢周家的悄悄兒問道二奶奶睡中覺呢嗎也該請醒了奶子笑着撇着嘴搖着頭兒正問着只聽那邊微有笑聲兒却是賈璉的聲

音接着房門响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人舀水平兒便進這邊來見了周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來作什麽周家的忙起身拿匣子給他看道送花兒來了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技抽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拿出兩枝來先叫彩明來吩咐送到那邊府裡給小蓉大奶奶戴的次後方命周家的回去道謝周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的女孩兒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麽他女孩兒說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去什麽事情這麽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已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的安去媽還有什麽不了的差事手

裡是什麽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噯今兒偏偏來了個劉老老我自已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叫姨太太看見了叫送這幾枝花兒給姑娘奶奶們去這還没有送完呢你今兒來一定有什麽事情他女孩兒笑道你老人家倒會猜一猜就猜着了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因前兒多喝了點子酒和人分爭起來不知怎麽叫人放了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裡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量商量討個情分不知求那個可以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道這筭什麽大事忙的這麽着你先家去等我送下林姑娘的花兒就回去這會兒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呢他女孩兒聽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好

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罷小人兒家没經過什麽事就急的這麽個樣兒說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巳房裡却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叫我送花兒來了寶玉聽說便說什麽花兒拿來我瞧瞧一面便伸手接過匣子來看時原來是兩枝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单送我一個人的還是别的姑娘們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麽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呀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也不敢言語寶玉問道周姐姐你作什麽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

与寶釵作一反照以醒演者之目

來歷去情附皮字心

回應冷子興閒話回初

裡我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的寶玉道寶姐姐在家裡作什麽呢怎麽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丫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娘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麽病吃什麽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裡回來也着了些凉改日再親自來看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周瑞家的女壻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日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來討情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上只求求鳳姐便完了至掌燈時鳳姐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偺們送他的趂着他

家有年下送鮮的船交給他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點頭兒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閒着叫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問我鳳姐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去逛逛明日有什麽事沒有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礙不着什麽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他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的誠心叫你散蕩散蕩別辜負了他的心倒該過去走走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紈探春等姊妹們也都定省畢各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逛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換了衣裳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

榮府之整肅
寧府之縱放
閒中帶出

尤氏與賈蓉媳婦秦氏婆媳兩個帶着多少侍妾丫鬟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拉了寶玉同入上房裡坐下秦氏獻了茶鳳姐便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麽拿什麽孝敬我有東西就獻上來罷我還有事呢尤氏未及答應幾個媳婦們先笑道二奶奶今日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你老人家了正說着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道大哥哥今兒不在家麼尤氏道今兒出城請老爺的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坐在這裡作什麽何不出去逛逛呢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寶二叔要見我兄弟今兒他在這裡書房裡坐着呢爲什麽不瞧瞧去寶玉便去要見尤氏忙吩咐人小心伺候着跟了去

好語

靦腆之角女盡

鳳姐道既這麽着爲什麽不請進來我也見見呢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比不得偺們家的孩子胡打海摔的慣了的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沒見過你這樣潑辣貨還叫人家笑話死呢鳳姐笑道我不笑話他就罷了他敢笑話我賈蓉道他生的靦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沒的生氣鳳姐啐道呸扯臊他是哪吒我也要見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打你頓好嘴巴子賈蓉溜湫着眼兒笑道何苦嬸子又使利害我們帶了來就是了鳳姐也笑了說着出去一會兒果然帶了個後生來比寶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更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些女兒之態靦腆含糊

此豈嫂嫂對姑姑語耶喜極而狂不覺失言然亦因在可卿前無所顧忌耳則其向來之惟意寶玉親親熱熱自可見焉蓋曰吾不圖子乃有替人也一筆而三面都到文心絕世未誤似乃新意故太精漢耳

閒中烘染

的向鳳姐請安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攜了這孩子的手叫他身傍坐下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叫秦鐘早有鳳姐跟的丫鬟媳婦們看見鳳姐初見秦鐘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和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錁子交付來人送過去鳳姐還說太簡薄些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了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鐘二人隨便起坐說話兒那寶玉自一見秦鐘心中便如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已心中又起了個獃想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麽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裡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但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真真把人塗毒了那秦鐘見了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凡更兼金冠綉服艷婢嬌童果然怨不得姐姐素日提起來就誇不絕口我偏偏生於清寒之家怎能和他交接親厚一番也是緣法二人一樣胡思亂想寶玉又問他讀什麽書秦鐘見問便依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話越覺親密起來了一時捧上茶菓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裡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去省了鬧的你們不安於是二人進裡間

雲則可也密則何為

烘染之筆

是秦鍾勾搭起頭

照起後文

游冶已甚而

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鳳姐吃菓酒一面忙進來囑咐寶玉道寶二叔你姪兒年輕倘或說話不防頭你千萬看着我別理他他雖腼腆却脾氣拐孤不大隨和兒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咐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去了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麽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上只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因言業師於去歲辭館家父年紀老了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及延師目下不過在家温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巳爲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有些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道正是呢我們家却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

塾讀書親戚子弟可以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温習着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讀書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裡子弟太多恐怕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就擱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在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也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鐘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裡的義學倒好原要來和這裡的老爺商議引荐因這裡又有事忙不便爲這點子小事來絮聒二叔果然度量姪兒或可磨墨洗硯何不速速作成彼此不致荒廢既可以常相聚談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

秦氏以為不夫隨和那秦氏了解治更可知矣

天黑了尚可回去那前所云隔着二三十里既有戲言耳

此豈尋常之功勞我所聞散置之由禍不破家

正惡其得眼耳

即向都為下文燈染也

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偺們回来告訴你姐夫姐姐和璉二嫂子今日你就回家稟明令尊我回去稟明了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分出来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筭賬時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吃了晚飯因天黑了尤氏說派兩個小子送了秦哥兒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麽那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鳳姐道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裡人這樣還了得嗎尤氏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

都不理他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著太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出來了纔得了命自已挨着餓却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没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已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爲他他自已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吃酒喝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以後不用派他差使只當他是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没主意何不遠遠的打發他到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衆媳婦們說伺候齊了鳳姐也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前見燈火輝煌

紈絝子弟毫無分寸一味蒙懟宜其討罵

衆小厮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因趂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別人這樣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些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雜種們正罵得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衆人喝他不住賈蓉忍不住便罵了幾句叫人綑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再問他還尋死不尋死那焦大那裡有賈蓉在眼裡反大叫起來赶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

卿亦知偺们這樣的人家須有規矩耶

一跌作勢玉姊放筆一寫快極快極

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再說別的偺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和賈蓉說還不早些打發了沒王法的東西留在家裡豈不是害親友知道豈不笑話偺們這樣的人家連個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了是衆人見他太撒野只得上來了幾個揪翻綑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偺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衆小厮見說出來的話有天沒日的唬得魂飛魄喪把

真忠奴之作矣

卿卿要緊印

他細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遙遙的聽見了都粧作沒聽見寶玉在車上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這是什麼話鳳姐連忙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胡唚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沒聽見還到細問等我回了太太看是槌你不槌你唬得寶玉連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說這些話了鳳姐哄他道好兄弟這纔是呢等回去咱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人到家學裡去說明了請了秦鐘學裡念書去要緊說著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焦大義僕深怨負主行為借醉發作將酒蓋面以真醉之鳳姐秦氏隱事從不寶寫一句而讀者有焦大之言在胸中自然逼事如畫矣文心幻巧之味深長

紅樓夢第七回終

此時有兩條路可通後文絕近不去終說不圖

蔑片大畫

還要回去看戲又恐攪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病未去看視意欲去望他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恐怕遇見別事纏繞又怕遇見他父親更爲不妥寧可遶個遠兒當下衆嬷嬷丫鬟伺候他換衣服見不曾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嬷嬷丫鬟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邊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兒便向東北邊遶過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赶上來笑着一個抱着腰一個拉著手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做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你了說着又勞叨了半日纔走開老嬷嬷叫住因問你們二位是往老爺那裡去的不是二人點頭道是又笑着說老

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管庫房的總領吳新登和倉上的頭目名叫戴良的同着几個管事的頭目共七個人從賬房裡出来一見寶玉赶忙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上來打千兒請寶玉的安寶玉含笑伸手叫他起來衆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裡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閑

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進薛姨媽屋裡來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鬟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一把拉住抱入懷中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為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沏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沒在家麼薛姨媽歎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裡肯在家一日呢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来瞧他他在裡間不是你去瞧他那裡比這裡煖和你那裡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寶玉聽了忙下炕來到了裡間門前只見吊着半舊的紅紬軟簾寶玉掀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鬢兒蜜合色的

生踰此處戲彩至情敘之細細

寫兩人各自面孔也

兩人相見已久，玉此補寫互相富貴，先果与初見黛玉時自不犯複，且今日古金鎖出現，自應先有此一段榜施耳

那話搭尾

映金字

通靈寶玉在寶釵眼中方實現

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線的坎肩兒葱黃綾子棉裙一色兒半新不舊的看去不見奢華惟覺雅淡罕言寡語人謂裝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看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多謝惦記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下卽令鶯兒倒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又問別的姐妹們好一面看寶玉頭上戴着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捧珠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絲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塊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過我今兒倒要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過去便從項上摘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看官們須知道這就是大荒山中靑埂峯下的那塊頑石幻相後人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本來眞面目　幻來新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歎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妝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面但其眞體最小方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式畫出

真相宜参巧絶

可錄此許多字知非小之非嬰兒口中所能御也

恐字跡過於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所以略展放些以便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不至以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狠犺蠢大之物爲誚

通靈寶玉正面

通靈寶玉
莫失莫忘
仙壽恆昌

通靈寶玉反面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留神看此七字

寶釵有金鎖何以自妨來時至今許久始出現耶

金玉姻緣明是人力造作矣黛玉見寶玉向有玉否即答曰我沒有何其光明正大也

寶釵看畢又從新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裡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裡發獃作什麼鶯兒也嘻嘻的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倒像和姑娘項（非寶釵一問何以引出此）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請郎寫來好婢聪明凑趣又畫出自然計上自默生）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只説項圈並不説金鎖妙）上也有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央及道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他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鏨上了所以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裡面大紅襖兒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摘出來寶玉忙托着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字兩面八個字共成兩句吉讖亦曾按

文黛玉惡金玉之説正爲金鎖来歷不明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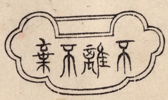
主婢二人暗中會意語語入扣恰到好處而止

亦有香氣皆是與黛玉爲敵處

妙

式畫下形相

金鎖正面



金鎖反面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倒和我的是一對兒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嗔着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裡來寶玉此時與寶釵挨肩坐著只聞一陣陣的香

寶釵所和在二寶玉此語耳　明是依卓附木不謀

氣不知何味遂問姐姐燻的是什麼香我竟没聞過這味兒寶釵道我最怕燻香好好兒的衣裳爲什麼燻他寶玉道那麼着這是什麼香呢寶釵想了想說是了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冷香丸這麼好聞好姐姐給我一丸嚐嚐呢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完黛玉已搖搖擺擺的進來一見寶玉便笑道哎喲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笑道這是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這是什麼意思黛玉道什麼意思呢來呢一齊來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間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来呢也不至太

妙
寶玉方十餘歲奶母極老不過四十餘歲耳書中從日太龍鍾亦好笑也○賈府家人姬婦窮多挑奶母必取年壯乳汁濃足之人故知李嬤嬤至十分老道之○前文說從玉之奶娘王嬤嬤極老亦只稱點

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有什麼不解的呢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襟褂子便問下雪了麼地下老婆們說下了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走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母李嬤嬤便說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時候兒就在這裡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兒罷姨太太那裡擺茶呢我叫丫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點頭李嬤嬤出去命小厮們都散了罷這裡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食留他們喝茶吃菓子寶玉因誇前日在東府裡珍大嫂子的好鵝掌薛姨媽連忙把自己糟的取了來給他嚐寶玉笑道這個就酒纔好

薛姨媽便命人灌了上等酒來李嬤嬤上來道姨太太酒倒罷了寶玉笑央道好媽媽我只喝一鍾李媽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喝一罈呢不是那日我眼錯不見不知那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喜歡給了你一口酒喝葬送的我挨了兩天罵姨太太不知道他的性子呢喝了酒更弄性有一天老太太高興又儘著他喝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喝何苦我白賠在裡頭呢薛姨媽笑道老貨只管放心喝你的去罷我也不許他喝多了就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頭來讓你奶奶去也吃一杯搪搪寒氣那李媽聽如此說只得且和衆人吃酒去這裡寶玉又說不必燙煖了我只愛喝冷的薛姨媽道這可使不

不可認作黛玉吃醋此時寶釵自有一々逼人之狀

各人皆心照又

妙

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要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要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拿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改了呢快別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燙來方飲黛玉磕著瓜子兒只管抿着嘴兒笑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走來給黛玉送小手爐兒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為他費心那裡就冷死我了呢雪雁道紫鵑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玉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了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呢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也無回覆之詞

只嘻嘻的笑了一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理他薛姨媽因笑道你素日身子單弱禁不得冷他們惦記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裡倘或在別人家那不叫人家惱嗎難道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巴巴兒的打家裡送了來不說丫頭們太小心還只當我素日是這麼輕狂慣了的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些想頭我就沒有這些心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嬤嬤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個心甜意洽之時又兼姐妹們說說笑笑那裡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吃兩杯就不吃了李嬤嬤道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隄防著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

櫳翠共刻

黛玉不結人緣何及薛寶釵

心照語一借雁叢擇一借李嬤以抵敲前詞生澈書眉記

大不悅慢慢的放下酒垂了頭黛玉忙說道別掃大家的興舅舅若叫只說姨媽這裡留住你這媽媽他又該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悄的推寶玉叫他賭賭氣一面咕噥說別理那老貨偺們只管樂偺們的那李媽也素知黛玉的爲人說道林姐兒你別助着他了你要勸他只怕他還聽些黛玉冷笑道我爲什麽助着他我也不犯着勸他你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裡多吃了一口想來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裡是外人不當在這裡吃也未可知李嬤嬤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利害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擰說道真真的這個顰

丫頭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笑着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到這裡沒好的給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裡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索性吃了晚飯去要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燙些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嬤嬤因吩咐小丫頭你們在這裡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裳就來悄悄的回薛姨媽道姨太太別由他儘着吃了說着便家去了這裡雖還有兩三個老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媽走了也都悄悄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個小丫頭樂得討寶玉的喜歡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笋鷄皮

湯寶玉痛喝了几碗又吃了半碗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
吃完了飯又釅釅的喝了几碗茶薛姨媽纔放了心雪雁等幾
個人也吃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乜
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偺們來了
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
寶玉把頭畧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氈斗笠
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了罷了好蠢東西你也
輕些兒難道沒見別人戴過等我自已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
道過來我給你戴罷寶玉忙近前來黛玉用手輕輕籠住束髮
冠兒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把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

起顫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詳了一會說道好了披上斗
篷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
都還沒來呢且畧等等兒寶玉道我們倒等着他們有了頭們
跟着就是了薛姨媽不放心吩咐兩個女人送了他兄妹們去
他二人道了擾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
姨媽處來更加喜歡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中歇着
不許再出來了又令人好生招呼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
問衆人李奶子怎麽不見衆人不敢直說他家去了只說纔進
來了想是有事又出去了寶玉踉蹌着回頭道他比老太太還
受用呢問他作什麽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兒一面說一

晴雯出場○便爾清氣撲人眉宇○

面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好啊叫我研了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扔下筆就走了哄我等了這一天快來給我寫完了這些墨纔算呢寶玉方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裡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裡過那府裡去囑咐我貼在門斗兒上的我恐怕別人貼壞了親自爬高上梯貼了半天這會子還凍的手僵着呢寶玉笑道我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着便伸手拉着晴雯的手同看門斗上新寫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見是絳芸軒三字笑道個個都好怎麽寫的這樣好了明兒也替我寫個匾

李奶媽已有孫子○則寶玉應不止十歲左右矣○

寶玉笑道你又哄我了說著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努嘴兒寶玉看時見襲人和衣睡着寶玉笑道好啊這麽早就睡了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邊吃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兒的包子我想著你愛吃和珍大奶奶要了只說我晚上吃叫人送來的你可見了沒有晴雯道快別提了一送來我就知道是我的偏纔吃了飯就擱在那裡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去給我孫子吃罷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說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還讓林妹妹喝茶衆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盞忽又想起早晨的茶來問茜雪道早起沏了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纔出色這會子怎麽

襲人經狂雲之只聞之著第使讀者冷眼看去更平日之傷之

又斟上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留着來着那會子李奶奶來了喝了去了寶玉聽了將手中茶杯順手往地下一摔豁琅一聲打了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麽孝敬他不過是我小時候兒吃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慣的比祖宗還大攆出去大家干净說着立刻便要去回賈母原來襲人未睡不過是故意兒妝睡引着寶玉來慪他頑耍先聽見說字問包子也還可以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勸早有賈母那邊的人來問是怎麽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了一面又勸寶玉道你誠心要攆他也好我們都愿意出去不

如就勢兒連我們一齊攆了你也不愁沒有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方纔不言語了襲人等便攙至炕上脫了衣裳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麽只覺口齒纏綿眉眼愈加餳澁忙伏侍他睡下襲人摘下那通靈寶玉來用絹子包好塞在褥子底下恐怕次日帶時氷了他的脖子那寶玉到枕就睡着了彼時李嬤嬤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只悄悄的打聽睡着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鐘來拜寶玉忙接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鐘形容標緻舉止温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喜歡便留茶留飯又叫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愛秦氏見了秦鐘是這樣人品也都歡

來路原甚平常故不妨任意寫其深微
寶玉之年可因此推測而知

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給了一個荷包和一個金魁星取
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冷熱不便只
管住在我們這裡只和你寶二叔在一處別跟着那不長進的
東西們學秦鐘一一的答應回家稟知他父親秦邦業
現任營繕司郎中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年至五旬時尚無兒
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
只剩下個女兒小名叫做可兒又起個官名叫做兼美長大時
小夢中之人也 *名兼美皆同*
生得形容嫋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秦
邦業却於五十三歲上得了秦鐘今年十二歲了因去歲業師
回南在家温習舊課正要與賈親家商議附往他家塾中去可

不肖子弟辜負老父苦心言之可傷

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現今之老儒
賈代儒秦鐘此去可望學業進益從此成名因十分喜悅只是
宦囊羞澀那邊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少了拿不出來因是兒子
的終身大事所關說不得東併西湊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
贄見禮帶了秦鐘到代儒家來拜見然後聽寶玉揀的好日子
一同入塾塾中從此鬧起事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此回[illegible]是寶釵文字起傾軋黛玉之端文自明
金鎖來歷讀者可以想見處處左

紅樓夢第八回終

進來之後深知黛玉為寶玉親厚賈氏一門皆屬意黛玉以迎合賈母之意故特設此一說以闡之也

母女主婢串通關目都於言外傳神閱者自可領會

寫黛玉難而易寫寶釵易而難以黛玉聰明盡露寶釵則機械渾含也此寶釵則黛玉之精神不出此金鎖則寶釵之通靈猶既生瑜生亮實逼處此於是機詐生焉憂慮起焉猜疑多焉口舌煩焉疾病作焉要妙文法從此而生凡寫寶釵者皆所以

為寫黛玉地也

寶釵來王夫人以私親留住自較黛玉親熱又有薛姨媽暗中聯合主持婚姻本屬易成只為黛玉是賈母外孫女孤孑無依論理論情應得與寶玉作配而寶玉又與黛玉十分親厚勢不得不設法爭勝於是造為金玉之說以究寶玉之心以惑賈母之聽以聳動合家之耳目也

寶釵所以造為金鎖者主意只是要惑寶玉耳王夫人之屬意合家之幫襯賈母之不能做主寶釵固深知之不待金玉之說始有把握也彼見寶玉

一心在黛玉身上堅不可移非情意所能打動
非力量所能爭奪故以神奇之說惑之冀其一
動耳初不知寶玉之心畢竟不為所動也怡紅院
午睡寶釵親聞寶玉睡夢中所言正是文字叫
醒法耳

涂鐵綸曰或問寶釵與黛玉孰為優劣曰寶釵
用柔黛玉用剛寶釵用曲黛玉用直寶釵狥情
黛玉任性寶釵做面子黛玉絕塵埃寶釵收人
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或問襲人與晴雯孰
為優劣曰襲人用柔晴雯用剛襲人用曲晴雯用

直襲人狥情黛玉（晴雯）任性襲人做面子晴雯絕塵埃
襲人收人心晴雯信天命不知其他或問紅樓夢寫
寶釵如此寫襲人亦如此則何也曰襲人寶釵之影
子也寫襲人所以寫寶釵也或問紅樓夢寫黛
玉如此寫晴雯亦如此則何也曰晴雯黛玉之影
子也寫晴雯所以寫黛玉也

事眼注彼事內亂情形躍出紙上而無一言

汙墨襍筆爲絕妙絕

寶玉聞信心痛嘔血只此一筆結醒第五回

夢境簡潔絕倫

屢提賈珍痛哭絕無一語寫賈蓉悲則可卿之所以死可知矣

徐伯蕃批

深知秦可卿姊弟之事妬其分寵於兩〻也

想着家三字正照秦鍾記熱要强孩寶玉不想着字也

紅樓夢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煙鬧書房

說話秦邦業父子專候賈家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鐘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到了這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寶玉起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喜歡了難道怕我上學去撂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裡的話念書是很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子了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候兒想着書不念的時候兒想著家總別和他們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

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好歹體諒些襲人說一句寶玉答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兒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脚爐手爐也交出去了你可逼着他們給你籠上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我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妹妹一處頑頑兒去纔好說著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不免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這日賈

政正在書房中和清客相公們說閒話兒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去賈政冷笑道你要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看仔細站腌臢了我這個地靠腌臢了我這個門衆清客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了天也將飯時了世兄竟快請罷說著便有兩個年老的携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是寶玉奶姆的兒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話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

一賦鹿鳴。便作浮萍。竟成話讖矣。不讀五經即笑舉業今之為士者大略如此

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東西算賬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經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攸攸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坐閧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說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起來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等他們出來同走李貴等一面撣衣裳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個體面我們這些

只説蟾宫折桂不説杏苑探花而知功名今宝自已先矣
好回目。此等要見寶玉之心

奴才白陪著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
哥哥你别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
一兩句話就有了説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鐘早已來了賈母正
和他説話兒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未辭黛
玉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粧聽寶
玉説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宫折桂了我不能送
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
再來製唠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
不去辭你寶姐姐來呢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鐘上學去了
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

鳳姐之事不言而喻
寶玉秦鐘情事只此一句已明

力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帮助銀兩
以爲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寶二人
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
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兼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鐘一住三五天（与寶玉同榻）
（市知）和自已重孫一般看待因見秦鐘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
等物不上一兩月工夫秦鐘在榮府裡便慣熟了寶玉終是個
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向秦
（是寶玉之方十二歲之）
鐘悄説偺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況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
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鐘不敢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
叫他表字鯨卿秦鐘也只得混着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都

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朶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鐘腼腆溫柔未語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他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謠諑佈滿書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禮物與賈代儒卻不曾有一點兒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

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了也不消多記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姓名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兩個外號一個叫香憐一個叫玉愛別人雖都有羨慕之意不利於孺子之心只是懼怕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也不免繾綣羨愛亦知係薛蟠相知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出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卻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遙以心照卻外面自爲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

秦鍾之事不便明叙因借旁面襯托亦是筆法也

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了因此秦鐘趁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鐘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顧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偺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

便問道你拿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鐘香憐二人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携幫襯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跟前提

搆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也正醋妒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鐘却拿着香怜作法反說他多事著實搶白了幾句香怜反討了沒趣連秦鐘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見兩個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裡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兒論長道短那時只顧得志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

得還風流俊俏他兄弟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耑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麽小人詬誶謠諑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已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已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敏雖然虛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鬭鷄走狗嘗花閱柳為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鐘如何肯依如今自已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

寫賈薔莫是千伶百俐宜於官之獨鍾情

王出人也

賈藍賈菌是榮公之元孫則賈赦賈敬之嫡孫知也後文何以不見此二

豈不傷和氣呢欲要不管這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了口聲又不傷臉面想畢也裝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書童茗烟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且又年輕不諳事的今聽賈薔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鐘連你們的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薔助著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你什麽東西賈薔遂跺一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裡茗烟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

榮問道我們肏屁股不肏骨你毛毛相干橫豎沒肏你爹罷了說你是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屋中子弟都忙忙的痴望賈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鐘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颼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却打了賈藍賈菌的坐上這賈藍賈菌亦係榮府近派的重孫這賈菌少孤其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坐誰知這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打錯了落在自已面前將個磁硯水壺兒打粉碎濺

人而讒跡遠之矣芸用事卯

了一書墨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着也便抓起硯台來要飛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台忙勸道好兄弟不與偺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住見按住硯台他便兩手抱起書篋子來照這邊扔去終是身小力薄却扔不到反扔到寶玉秦鐘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嘩啷一响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那賈菌即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厮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

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衆頑童也有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著手亂笑喝着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裡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彼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等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鐘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

本文寶玉要待看此一句而匣劍帷燈隱約可見

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着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爲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鐘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裡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爲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到顯的偺們没禮是的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學裡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呢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

此處說東府則亦是寧公之子孫矣

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擄開了罷寶玉道撕擄什麼我必要回去的秦鐘哭道有金榮在這裡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玉道這是爲什麽難道别人家来得偺們倒來不得的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們的和氣了茗烟在窗外道他是東府裡璜大奶奶的姪兒什麽硬掙仗腰子的也來唬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裡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麼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攮的知道有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嫂子姪兒我就

去向他問問說着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已去見他等我去找他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啊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哥兒全是你調唆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了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還往火裡奔茗烟聽了方不敢做聲此時賈瑞也生恐鬧不清自已也不乾淨只得委曲着來央告秦鐘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

個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來是你起的頭兒你不這樣怎麽了局呢金榮强不過只得與秦鐘作了個揖寶玉還不依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說的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未知金榮從也不從下回分解

此回乃放筆之譚譚公府存周又理子讀書之人殊難三人共延一師尚猶何爲耶況妄設義學叢雜中耶宜改何不作賈政鄭重延師擇有名甲榜文行兼優之人隆其礼貌厚其脩脯待先生

紅樓夢第九回終

此批乃余少时看书眼光未到随笔抹写俗情耳实玉之情与俗人不同其於秦钟只是情之所钟以得存耕贴为相好不在深衷之即其不肯读书亦只不肯作八股文五言八韵诗耳岂如世之祇重一味迷学求书不观者乱此回书识不佳却须有不良人间读史者以情思矣笔改删之使宝玉之真相毕现乃佳未可做得太浅陋也

曲尽忠对而先生师范果端又感主人情重只宝玉天姿可造尽心教训无如宝玉推先生所教皆世俗博取功名富贵一切速化之学心却其人大如柄凿先生志不得行力辞而去於是荐馆者纷纷尚无当意有王府门下客亦藉名以求王府力荐不得不延而其人有文无行曲意揣摩宝玉所好从而导之又善於奉承东家奉承豪奴甚至奉承僮仆以及婢媪皆取悦焉誉言时闻内主已喜後为宝玉代作趋时之文令其呈送乃翁阅看後因见其子学业大进亦甚喜悦宝玉因得肆无忌惮勾通伴读狎昵娼戏无所不至以致秦钟内通凤姐而贾蔷贾瑞亦以狎昵之事时相亲近如此说来似较有意趣也

作者之意不过欲顺手带出家塾并补叙贾族诸人以见贾氏无一佳子弟耳然宝玉附塾既不入情多叙亦感亦属无谓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五册

貪字不足有所得利

紅樓夢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鐘磕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已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鐘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因他仗着寶玉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幹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家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麽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你又要管什麽閒事好容易我和你姑媽

此處渾言寧

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和他們西府裡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兒若不是仗着人家咱們家裡還有力量請的起先生麽況且人家學裡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體面衣裳再者你不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麽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咱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再想找這麽個地方兒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一會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呢於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也自睡覺去了次日仍舊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媽原給了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

榮二府則小寧榮二公之子孫自是五服外之族人也

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家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小的産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裡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値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裡走走瞧瞧嫂子和姪兒說起話兒來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房裡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和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鐘小雜種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也別太勢利了况且都做的是什麽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到東府裡瞧瞧我們珍大

奶奶再和秦鐘的姐姐說說叫他評評理金榮的母親聽了急的了不得忙說道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出來怎麽在那裡站的住要站不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還得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說道那裡管的那些個等我說了看是怎麽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上竟往寧府裡來到了寧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尤氏那裡還有大氣兒殷殷勤勤叙過了寒温說了些閒話兒方問道今日怎麽没見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麽了經期有兩個多月没有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日

從此引入可卿病案

就懶怠動了話也懶怠說神也發涅我叫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来你竟養養兒罷就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別的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兒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掯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靜靜兒的養幾天就好了他要想什麽吃只管到我屋裡来取倘或他有個好歹你再要娶這麽一個媳婦兒這麽個模樣兒這麽個性格兒只怕打着燈籠兒也沒處找去呢他這為人行事兒那個親戚長輩兒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心裡很煩偏偏兒的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向著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裡

打架不知是那裡附學的學生倒欺負他裡頭還有些不干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不拘聽見什麽話兒都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算這病就是打這用心太過上得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的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搬弄是非調三窩四氣的是為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念書纔弄的學房裡吵鬧他為這件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吃我纔到他那邊解勸了他一會子又囑咐了他的兄弟幾句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又找寶玉兒去我又瞧着他吃了半鍾兒燕窩湯我纔過来了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目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

物在隐约
内煤煤不
说破何病

到他病上我心裡如同針扎的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丢在爪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别教人混治倘若治錯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璜大奶 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你讓大嬸妹子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便向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鐘欺負他兄弟的事聽見秦氏有病連提也不敢提了况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

好因轉怒為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閒話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又有什麼說的尤氏答道倒沒說什麼一進來臉上到像有些個惱意是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兒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倒漸漸的氣色平和了你又叫留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樣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了幾句話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那裡尋一個好大夫給他瞧瞧要緊可别耽悮了現今偺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裡要得一個個都是聽著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倒殷勤的狠三四個人一日輪流着倒有四五遍來看脉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兒吃了也不見

愛之甚。

效倒弄的一日三五次換衣裳坐下起來的見大夫其實於病人無益賈珍道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又脫脫換換的倘或又着了凉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憑什麽好衣裳又値什麽呢孩子的身體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値什麽我正要告訴你方子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心裡煩問我怎麽了我告訴他媳婦身子不大爽快因爲不得個好大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礙沒妨礙所以我心裡實在着急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極精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樣看來或者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裡除災也

未可定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來明日想一定來的且馮紫英又囘家親替我求他務必請他來瞧的等待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甚喜因說後日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麽個辦法賈珍說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衆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隲文給我好好的叫人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倘或明日後日這兩天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的欵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麽東西來連

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賴陞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賈蓉來吩咐賴陞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請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嬸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已經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答應着出去了正遇着剛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是方纔這裡大爺也和我說了但

只今日拜了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荐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敢當還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罷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賴陞吩咐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賴陞答應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門上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張公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

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不敢違命但毫無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脉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看脉再請教病源爲是我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就是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

必說秦氏是病死在所謂真事隱也。

可治不可治得以使家父母放心於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靠着一面拉着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診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於是同先生到外邊屋裡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脉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脉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

數語甚奇

血虧氣滯者應脇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尅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脉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脉爲喜脉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倒不用我們說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着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道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前後總沒有個真著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衆位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時候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今

停經僅兩月餘何至耽誤到這地位耶可知說病是子虛事也病根

既是把病耽悞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起來病到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的著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脉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長過的先生聽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氣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火旺的症候來待我用藥看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方六君帶下去芎是八珍湯加味耳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二錢　白朮土炒二錢　雲苓三錢　熟地四錢

歸身二錢　白芍二錢　川芎一錢五分　黃芪三錢

香附米二錢　醋柴胡八分　懷山藥炒二錢　眞阿膠蛤粉炒二錢

延胡索酒炒錢半　炙甘草八分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大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了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脉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不錯的賈珍笑道他原不是那等混飯吃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既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觔好的罷賈蓉聽畢了話方出來叫人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道脉言可生也

紅樓夢第十回終

秦氏之死不便明言故特詳敘疾病醫藥若
真以病死者命意大有含蓄
自焦大一罵已不覺撻之市朝而第五回寶
玉之夢亦豈能掩人耳目此所謂得了這個
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有了也而安得不
死乎

紅樓夢

紅樓夢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的菓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送與賈敬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起來說父親遵太爺的話不敢前來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的就有人來先是賈璉賈薔來看了各處的座位并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算計本來請太爺今日來家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

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備着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遞了茶因笑道老太太原是個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年紀這個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來但是這時候天氣又凉爽滿園的菊花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看看衆兒孫熱熱鬧鬧的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因爲晚上看見寶兄弟吃桃兒他老人家又嘴饞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時候就一連起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太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

上月方是中秋何以寶玉上學时已用大毛衣服及脚爐手爐耶寶玉上學至今已有一年之久耶

好吃的要幾樣還要狠爛的呢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麽樣尤氏道他這個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已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了又懶待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邢夫人接着說道不要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囘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裡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荐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狠好瞧了說不是喜是一個大症候昨

日鬧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暈的略好些别的仍不見大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也不肯不掙扎着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裡見他的他强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還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人生在世還有什麽趣兒呢正說着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並說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們欵待一家子爺們遵太爺話並不敢來太爺聽了很喜歡說這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

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嬸子并哥哥們還說那陰隲文叫他們急急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這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著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麽着賈蓉皺皺眉兒說道不好呢嬸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於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裡吃飯還是在園子裡吃去有小戲兒現在園子裡預備着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這裡狠好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擺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邢夫人

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爲給大老爺拜壽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麽鳳姐兒說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麽一說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子裡笑起來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了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裡去賈蓉進來向尤氏道老爺們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被璉二叔並薔大爺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

寧府近支上下男婦女亦應有來拜壽者須添數筆方周到

妙筆

收在賬房裡禮單都上了檔子了領謝名帖都交給各家的來人了來人也各照例賞過都讓吃了飯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嬸子都過園子裡去坐着罷尤氏道這裡也是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道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婦兒去我再過去罷王夫人道很是我們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們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裡來罷寶玉也要跟着鳳姐兒去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來罷那是姪兒媳婦呢于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邢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

何病耶而怨恨及心

的走到裡間房內秦氏見了要站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頭暈於是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樣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在對面椅子上坐了賈蓉叫快倒茶來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吃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家的女孩兒是的待嬸娘你姪兒雖說年輕却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從無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有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嬸娘這樣疼我我

至此則其事可知矣

妙筆

妙筆

鳳姐自是解人

鳳姐見寶玉下淚因已會意因賈蓉在前為之遮蓋故遣之使出又妙人

因回護寶玉乘便遣出賈蓉以便說衷腸話也然則衷腸話可知矣

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必熬得過年去寶玉正把眼瞅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裡睡晌覺時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在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覺流下來了鳳姐兒見了心中十分難過但恐病人見了這個樣子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他的意思了因說寶玉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樣說那裡就到這個田地况且年紀又不大畧病病兒就好了又回向秦氏道你別胡思亂想豈不是自己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吃得下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

太叫你快些過去呢你倒别在這裡只管這麽着倒招得媳婦也心裡不好過太太那裡又惦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你寶叔叔過去罷我還略坐坐呢賈蓉聽說卽同寶玉過會芳園去這裡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又低低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來兩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我再來看你罷合該你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著這個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得命嬸子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挨日子的鳳姐說道你只管這麽想這那裡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好况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倘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也難說了你公公

鳳姐果無瑕賈瑞又何敢冒昧調戲耶有挾而來鳳姐安得不

婆婆聽見治得好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斤也吃得起好生養著罷我就過園子裡去了秦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閒了的時候還求過來瞧瞧我呢偺們娘兒們坐坐多說幾句閒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的眼圈兒又紅了道我得了閒兒必常來看你於是帶着跟來的婆子媳婦們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滴滴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疎林如畫西風乍緊猶聽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近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座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

鳳姐兒看著園中景的一步步行來正讚賞時猛然從假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說道請嫂子安鳳姐猛吃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在這裡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裡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這不是有緣麼一面說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觀看鳳姐鳳姐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

含笑相向

可見錢中死法出兒手段知害

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邊去呢不得合
你說話等閒了再會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又怕
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麼年
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
得此奇遇那情景越發難堪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
看他們拿住了罰你的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
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脚放遲了見他去遠
了心裡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裡有這樣禽獸
的人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裡他纔知道我的手段於
是鳳姐兒方移步前来將轉過了一重山坡兒見兩三個婆子

与王夫人告寶玉語一樣入妙

慌慌張張的走來見鳳姐兒笑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不來急
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来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你們奶奶就
是這樣急脚鬼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着問戲文唱了幾齣了
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天香樓後門見寶
玉和一羣丫頭小子們那裡頑呢鳳姐兒說寶兄弟別忒淘氣
了一個丫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邊
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
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見了面總捨不得來了你明
日搬來和他同住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於是鳳姐兒至邢
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拿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

反托之筆

太太們在這裡我怎麽敢點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和親家太太點了好幾齣了你點幾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接過戲單從頭一看點了一齣還魂一齣彈詞遞過戲单來說現在唱的這雙官誥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心裡又不靜尤氏道太太們又不是常來的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纔有趣兒天氣還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傍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十番那裡吃酒去了鳳姐兒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麽去了尤氏笑道那裡都像你這麽正經人呢於是說說笑笑點

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擺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人媳婦們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在車傍侍立都等候着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嬸子明日還過來逛逛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兒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要歇歇於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住拿眼看著鳳姐兒賈珍進去後李貴纔拉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裡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姪吃過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秦氏也有幾日好些也有幾日歹些賈珍尤氏賈蓉甚是焦心且說

病到極危反說好病人每有此情

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值鳳姐兒往寧府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沒見添病也沒見大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孩子要有個長短豈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再看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麽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鳳姐兒一一答應了到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裡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什麽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於

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閑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沒怎麽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吃了兩塊倒像剋化的動的是的鳳姐兒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婆那裡瞧瞧就要趕着回去回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瞧媳婦是怎麽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個就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料理冲一冲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

平兒語亦妙不可言矣上句是真實語下句是門面語惟有上句故有下句不然單說下句可也何向癩蝦蟆邪

慢慢的辦著呢於是鳳姐兒喝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慢慢兒的說别嚇著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起身回到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太太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瞧他是怎麽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裳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上了鳳姐兒坐下因問家中有什麽事沒有平兒方端了茶來遞過去說道沒有什麽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

利銀旺兒媳子送進來我收了還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聲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麽樣平兒回道這瑞大爺是爲什麽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樣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慶壽事借作穿線故不鋪排寶玉向病弱私情賈瑞偶逢分明乘隙

紅樓夢第十一回終

賈門帳簿不符甚矣乱

賈璉往何處去前文並未敘明似即送黛玉回南時何因人之多耶

紅樓夢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命請進來罷賈瑞見請心中暗喜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勤殷讓坐讓茶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越發酥倒因餳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臘月初二日璉二病回來賈璉即五丙向二哥之逗）鳳姐道不知什麼緣故（不回來二爺仍即是送黛玉回揚州之事則甫經起身如何能回來）賈瑞笑道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脚捨不得回來了罷（黛玉別處則未見敘及）鳳姐道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嫂子這話錯了我就不是這樣人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

蓉兒兄弟云云竟明說那謀來真人面前不能說假話耳

天天也悶的狠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解悶兒賈瑞笑道我倒天天閒着若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悶兒可好麼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裡肯往我這裡來賈瑞道我在嫂子面前若有一句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是個有說有笑極疼人的我怎麼不來死了也情愿（○不○怕○你○不○死）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人比蓉兒兄弟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裡明白誰知竟是兩個糊塗虫一點不知人心賈瑞聽這話越發撞在心坎上由不得又往前湊一湊覷着眼看鳳姐的荷包又問戴着什麼戒指鳳姐悄悄的道放尊重

賈瑞係遠族之人在榮府中並無執事何以能如此出入無忌後文賈芸又能入內而不問耶

些別叫丫頭們看見了賈瑞聽如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兒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裡也不方便你且去等到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是那裡人過的多怎麼好躲呢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關再沒別人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盡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以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裡摸入榮府趁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來往賈母那邊去的門已倒鎖了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著半日不見人來忽聽咯噔一聲東

文字寓空之法不着色相猶存忠厚之意

邊的門也關上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關得鐵桶一般此時要出去亦不能了南北俱是大墻要跳也無攀援這屋內又是過堂風空落落的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辰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去叫西門賈瑞瞅他背着臉一溜煙抱了肩跑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悞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裡想到這段公案因此也氣了一夜賈瑞也捻

往乎妄人改過而甘心自活之理

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禀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也該打何況是撒謊因此發狠按倒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他吃飯叫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工課來方罷賈瑞先凍了一夜又挨了打又餓着肚子跪在風地裡念文章其苦萬狀此時賈瑞邪心未改再不想到鳳姐捉弄他過了兩日得了空兒仍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急的起誓鳳姐因他自投羅網少不的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裡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兒裡頭那間空屋子裡等我可別冒撞了賈瑞道果真麽鳳姐道你

不信就別來賈瑞道必來必來死也要來的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裡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偏偏家裡親戚又來了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候又等他祖父安歇方溜進榮府往那夾道中屋子裡來等着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左等不見人影右聽也沒聲響心中害怕不住猜疑道別是不來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見黑魆魆的進來一個人賈瑞便打定是鳳姐不管青紅皂白那人剛到面前便如餓虎撲食猫兒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裡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裡親爹親娘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做

賈蓉此時如此親近從來何甚殊也

叙此一段而蓉薔之于鳳姐其事有匣劍帷燈之妙筆墨真是化工

聲賈瑞便扯下自己的袴子來硬幇幇就想頂入忽然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着個蠟台照道誰在這屋裡呢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肏我呢賈瑞不看則已看了時真臊的無地可入你道是誰却是賈蓉賈瑞回身要跑被賈薔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二嬸子已經告到太太跟前說你調戲他他暫時穩住你在這裡太太聽見氣死過去了這會子叫我來拿你快跟我走罷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你只說沒有我我明日重重的謝你賈薔道放你不值什麽只不知你謝我多少况且口說無憑寫一張文契纔算賈瑞道這怎麽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個賭錢輸了借銀若干兩就完了賈瑞道這也容

賈薔已不至貪五十兩銀賈蓉更小銀講所能解怨者況受侮至此得五十金便了何其易也大約兩人之事瞞不得賈瑞只可將就放手耶

易賈薔翻身出來紙筆現成拿來叫賈瑞寫他兩個做好做歹只寫了五十兩銀子畫了押賈薔收起來然後撕擄賈蓉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賈瑞急的至於磕頭賈薔做好做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薔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著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來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要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不好等我先去探探再來領你這屋裡你還藏不住少時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燈出至院外摸着大台階底下說道這窩兒裡好只蹲着別哼一聲等我來再走說畢二人去了

何云仍要枉那

賈瑞此時身不由已只得蹲在那臺堦下正要盤筭只聽頭頂
上一聲响嘩喇喇一浄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了他
一身一頭賈瑞掌不住噯喲一聲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滿頭
滿臉皆是尿屎渾身氷冷打戰只見賈薔跑來叫快走快走賈
瑞方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中天已三更只得叫開
了門家人見他這般光景問是怎麽了少不得撒謊說天黑了
失脚掉在茅厠裡了一面即到自已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
到鳳姐頑他因此發一回狠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標緻又恨
不得一時摟在懷裡胡思亂想一夜也不曾合眼自此雖想鳳
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等兩個常常來要銀子他又怕祖
（真幸院）

敘病亦有
敘秦氏之
病一樣筆
墨子云焉
有只是真
本總乎

是又歸了
一年敘事
看似其如
未備述之

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況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
二十來歲的人尚未娶親想着鳳姐不得到手自不免有些指
頭兒告了消乏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因此三五下裡夾攻不覺
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內無滋味脚下如綿眼中似醋黑
夜作燒白日常倦下溺遺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
（是臘月病起病到一）
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頭躺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
（年又也）
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鼈甲麥冬玉竹
（本書中所說此是第二年之臘矣春回也）
等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倏又臘盡春回這病
更加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因後來吃
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裡來尋王夫人命鳳

所叙在秦
氏去世之前
之

姐秤二兩給他鳳姐回說前兒新近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
太太又說留着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偏昨兒我已經叫人
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偺們這邊没了你叫個人往你婆婆
那裡問問或是你珍大哥哥那裡有尋些來湊着給人家吃好
了救人一命也是你們的好處鳳姐應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將
些渣末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叫送來的再也没了然
後向王夫人說都尋了來了共湊了二兩送去了那賈瑞此
時要命心急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
足道人來化齋口稱專治冤孽之症賈瑞偏偏在內聽見了直
着聲叫喊說快去請進那位菩薩來救命一面在枕頭上磕頭

衆人只得帶進那道士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
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
可保矣說畢從搭褳中取出個正面反面皆可照人的鏡子來
背上鏨着風月寶鑑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幻境空
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
所以帶他到世上來单與那些聰明俊秀風雅王孫等照看千
萬不可照正面只照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我來收取管叫你
病好說畢佯長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接了鏡子想道這道
士倒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那寶鑑來向反面
一照只見一個骷髏兒立在裡面賈瑞忙掩了駡那道士混賬

可卿夢中鳳姐鏡中虛耶實耶同耶異耶觀書者自能得之於語言文字之外也

作書者自以爲妙極

如何唬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著便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裡面點手兒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床上噯喲了一聲一睜眼鏡子從新又掉過來仍是反面立着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這句就再不能說話了旁邊伏侍的人只見他先還拿著鏡子照落下來仍睜開眼拾在手內末後鏡子掉下來便不動了衆人上來看時已經嚥了氣

了身子底下冰凉精濕遺下了一大灘精這纔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道遂命人架起火來燒那鏡子只聽空中叫道誰叫他自己照了正面呢你們自已以假爲真爲何燒我此鏡忽見那鏡從房中飛出代儒出門看時却還是那個跛足道人喊道還我的風月寶鑑來說着搶了鏡子眼看着他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沒法只得料理喪事各處去報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鐵檻寺後一時賈家衆人齊來弔問榮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也是二十兩寧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其餘族中人貧富不一或一二兩三四兩不等外又有各同窻家中分資也凑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得

香底与此文九月初三日去世不合秦氏死者鋪叙甚長未免冷落黛玉則此喧賓奪主故以回揚州略叙數筆抽空叙鳳姐辦秦氏喪事及一切雜事無一筆寫黛玉有說陰正黛玉在途在揚僕從事叙之時也完接待黛玉来又仍叠榮府不爲氣脈貫通毫不散真是能手

此幫助倒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因為身染重疾寫書來特接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阻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費不消絮說自然要妥貼的作速擇了日期賈璉同著黛玉辭別了衆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蛾不釘無縫之磚叆瑤之来非鳳姐鳳埽有以啟之耶不知文者謂此回爲鳳姐洗濯知文者謂此回爲鳳姐坐實之人不

風月則風月鑑中胡爲乎来哉神仙之鑑如湯鑄之羣魑魍罔兩莫能遁也書中自有正面讀者子反觀得之

紅樓夢第十二回終

中間尚有許年頭上理事大廳帶敘數筆方與此文相稱

王秦同契死生之際夢魂感通日後鳳姐將死而秦氏至正應此回

紅樓夢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和平兒燈下擁爐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計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睡眼微矇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進來含笑說道嬸娘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一送我我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娘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嬸娘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願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娘你是個脂粉

此題為下半部伏案且亦莫謂秦氏有此卓識遠見也

隊裡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生悲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不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娘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所能常保的但如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以常遠保全了即如今日諸事俱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保無患了鳳姐便問道什麼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

錢粮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也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罪已物可以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的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

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若不早為後慮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嬸娘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着因念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　各自須尋各自門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出雲板連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穿衣服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愛老慈幼之恩莫不悲號痛哭聞言少叙卻說寶

徐徐寫去不見長作緩心[illegible]

秦氏縊死絕不言明鴛鴦死時一現自然明白筆云甚妙

> 千金買根千金猶諾可謂情重矣畢竟身外之物豈及買第一口血哉

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已落單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覺的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上來扶着問是怎麽樣的又要回賈母去請大夫寶玉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阻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嚥氣的人那裡不干淨二則夜裡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裡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大開兩邊燈火照如白晝亂烘烘人

> 批紅樓之人悵來今生遠近親疏有意不在寧榮二府直下叙支實有幾人也奇談

> 何玉如此前云兩回也

來人往裡面哭聲搖振山岳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氣疼的舊症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修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㻞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藍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衆人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正說着見秦邦業秦鐘尤氏幾個眷屬尤氏姊妹

> 苐十四回中賈琮似是賈赦之幼子此處敘得不明白

遠此何其來之速也

賈敬死後有此排場否

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零八衆僧人在大廳上拜大悲讖超度前亡後死鬼魂另設一壇于天香樓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于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衆高僧五十位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婦死了因自為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呢故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川說賈珍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來弔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我們木店裡有一付板說是鐵網山上出

賈敬死後有此佳木否

的作了棺材萬年不壞的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的原係忠義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用現在還封在店裡也没有人買得起你若要就擡來看看賈珍聽說甚喜即命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帮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聲如玉石大家稱奇賈珍笑問道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著一千兩銀子只怕没處買什麽價不價賞他們幾兩銀子作工錢就是了賈珍聽說連忙道謝不盡即命解鋸造成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殮以上等杉木也罷了賈珍如何肯聽忽又聽見秦氏之丫鬟名喚瑞珠見秦氏死了也觸柱而亡此事更為可罕合族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殯殮之一并停靈

軒名不堪

採家时之
趙全此處

於會芳園之登仙閣又有小丫鬟名寶珠的因秦氏無出乃願爲義女請任摔喪駕靈之任賈珍甚喜即時傳命從此皆呼寶珠爲小姑娘那寶珠按未嫁女之禮在靈前哀哀欲絕於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得錯亂賈珍因想道賈蓉不過是黌門監生靈旛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監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後坐了大轎打道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待讓坐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打定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爲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

事倒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缺了兩員昨兒襄侯陽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偺們都是老相好不拘怎麽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要求與他孩子捐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偺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賈珍忙命人寫了一張紅紙履歷來戴權看了上寫着江南應天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丙辰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道回去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

先為照遥

湘雲在此處出只用輕筆叙過可知此書中着重之人但史鼎之夫人後來据不見其在榮府未免踈漏以叙戚而論史鼎乃賈母之胞姪其夫人是胞姪婦不應不常來形迹賈母也且既是侯府則後文說湘雲之嬸娘家

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日我來兌銀子送過去小厮答應了戴權告辭賈珍欵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去兌還是送入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裡兌你又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說待服滿親帶小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着又聽喝道之聲原来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帶着侄女史湘雲來了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正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也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珍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来我去也不能計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花簇簇官去官來賈珍令賈蓉次日換

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誥授賈門秦氏宜人之靈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截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牌竪在門外上面大書道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宜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沙門僧錄司正堂萬總理元始正一教門道紀司正堂葉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振四十九日銷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

計其為煩雜處亦未入情

及繫記只是賈珍雖然心意滿足但裡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便問道事事都算妥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便將裡面無人的話告訴了他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荐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保妥當賈珍忙問是誰寶玉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向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勝笑道這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辭了衆人便往上房裡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唬的衆

何之於此

婆娘唿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欵欵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于悲痛因拄個拐踱了進來邢夫（杖期服也父在安得用之）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多事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扎挣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挪椅子與他坐賈珍不肯坐因勉强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娘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說道嬸娘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又病倒我看裡頭着實不成體統要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裡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為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娘家只和你二嬸娘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

誠中形外

他一個小孩子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倒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嬸娘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從小兒大妹妹頑笑時就有殺伐决斷如今出了閣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可求了嬸娘不看姪兒和姪兒媳婦面上只看死的分上罷說着流下淚來王夫人心中爲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起被人見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心中已活了幾分却又眼看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好賣弄能幹今見賈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又見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得如此懇切太太就依

所以威重令行者賴有此耳

了罷王夫人悄悄的問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面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的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得有理便不出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大妹妹行禮等完了事我再到那府裡去謝說着就作揖鳳姐連忙還禮不迭賈珍便命人取了寧國府的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就怎麼樣說道妹妹愛怎麼樣辦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要好看爲上二則也同那府裡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

看著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大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一聲兒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裡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賈珍又問妹妹還是住在這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我這裡赶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鳳姐笑說不用那邊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說也罷了然後又說了一回閒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道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得去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回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厦中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無專管臨期推委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畀末之責哀礼過當不已甚乎此文心之妙也秦氏初没賈珍一則曰比兒子強十倍猶可言也再則曰長房絶滅三則曰儘我所有罷了是何言歟甚疼惜之深急忙之際不覺失言隱衷畢露而集大惡言于妙騐矣手寫此

紅樓夢第十三回終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六冊

四字定评

紅樓夢第十四回

林如海靈返蘇州郡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賴陞聞知裡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小心伺候纔好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息別把老臉面扔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說的是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頭也得他來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呈文經文榜紙票上開著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旺抱著同來旺

媳婦一路來至儀門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已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釘造册簿即時傳了賴陞媳婦要家口花名册查看又限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府聽差大槩點了一點數目单册問了賴陞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那寧國府中老婆媳婦早已到齊只見鳳姐和賴陞媳婦分派衆人執事不敢擅入在牕外打聽聽見鳳姐和賴陞媳婦道既託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諸事由得你們再別說你們這府裡原是這麼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一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說罷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册按名一個

一個叫進來看視一時看完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內單管親友來往倒茶別的事不用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也不管別的事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挂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也不管別的事這四個人專在內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要少了一件四人分賠這四個人单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分賠這八個人單管收祭禮這八個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一總支了來交給你們八個人然後按我的數兒往各處分派這二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房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古玩起

至於痰盒撣子等物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問這看守的賠補賴陞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打架拌嘴的立刻拿了來回我你要狥情叫我查出來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算賬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表不論大小事都有一定的時刻橫竪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巳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只在午初二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交明鑰匙第二日還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咱們大家辛苦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大爺自然賞你們說罷又吩咐按數發茶葉油燭雞毛撣子笤箒等物一面又搬

無別風姐小不識字者讀文本多此本有處

含蓄許多情事

皆日應該早數刻來方合寅正起來情節與此文大同不甚兩歧

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物件開的十分清楚眾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迷失東西便是人來客去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紊亂無頭緒一切偷安竊取等弊一概都蠲了鳳姐自已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也過於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已每日從那府中熬了各樣細粥精美小菜令人送過來賈珍也另外分付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內單預備鳳姐鳳姐不畏勤勞天天按時刻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厦內起坐不與眾妯娌合羣便有女眷來往也不迎送這日乃五七

正五日上那應付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焰口拜水懺又有十二眾青年尼僧搭繡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知道今日的客不少寅正便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喝了幾口奶子漱口已畢正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眾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一對明角燈上寫榮國府三個大字來至寧府大門首門燈朗掛兩邊一色綽燈照如白晝白汪汪穿孝家人兩行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廝退去眾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

叙事都有波澜绝不平实

照着撮擁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著請安鳳姐款步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滚將下來院中多少小廝垂手侍立伺候燒紙鳳姐分付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請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下放聲大哭于是裡外上下男女都接聲嚎哭賈珍尤氏忙令人勸止鳳姐纔止住了哭來旺媳婦倒茶漱口畢方起身别了族中諸人自入抱厦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友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來那人惶恐鳳姐冷笑道原來是你悞了你比他們有體面所以不聽我的話那人回道奴才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

初次正說著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了往裡探頭兒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問王興媳婦來作什麽王興家的近前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帖兒遞上鳳姐令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每根用珠兒線若干觔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國對牌發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支取東西領牌的鳳姐命他們要了帖念過聽了一共四件因指兩件道這個開銷錯了再筭清了來領說着將帖子摔下來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便問你有什麽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子回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子做成

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
興交過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
命念那一件是為寶玉外書房完竣支領買紙料糊裱鳳姐聽
了卽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再發鳳姐便說道明兒
他也來遲了後兒我也來遲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
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就難管別人了不如開發了好登時
放下臉來叫帶出去打他二十板子衆人見鳳姐動怒不敢怠
慢拉出去照數打了進來回覆鳳姐又擲下寧府對牌說與賴
陞革他一個月的錢粮吩咐散了罷衆人方各自辦事去了那
被打的也含羞飲泣而去彼時榮寧兩處領牌交牌人往來不

絕鳳姐又一一開發了于是寧府中人纔知鳳姐利害自此俱
各兢兢業業不敢偷安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人衆恐
秦鐘受委曲遂同他往鳳姐處坐坐鳳姐正吃飯見他們來了
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
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寶玉道同那些渾人吃什麼還是那邊
跟着老太太吃了來的說着一面歸坐鳳姐飯畢就有寧府一
個媳婦來領牌為支取香燈鳳姐笑道我算着你今兒該來支
取想是忘了要終久忘了自然是你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
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
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鐘因笑道你們兩府裏都是這

以夜書爲名，蓋藉之玉

好語雙關

夾敘黛玉一筆不脫正傳

此等處見寶玉之心

牌候別人私造一個支了銀子去怎麽好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麽偺們家沒人來領牌子支東西鳳姐道他們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們多早晚纔念夜書呢寶玉道巴不得今日就念纔好只是他們不快給收拾書房也是沒法兒鳳姐笑道你請我請兒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也不中用他們該做到那裡的時候自然有了鳳姐道就是他們做也得要東西擱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寶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說好姐姐給他們牌好支東西去收拾鳳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疼還擱的住你這麽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裱糊紙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

（當以秦鍾爲學中清鄉大嚼耳）

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給他看正鬧着人來回蘇州去的昭兒來了鳳姐急命叫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麽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赶年底回來二爺打發奴才來報個信兒請安討老太太的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裡好叫把大毛衣裳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偺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麽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着人不及細問賈璉心中七上八下待要回去奈事未畢少

（寧府壽宴是九月事）

（秦氏之病已至十一月三十冬至之期，是黛玉之行當在臘月中，非海）

（係係九月初三，去此不過臘月，爲壽接之信，當是如海病中所發也）

（此時方帶大毛衣裳，是黛玉回南在夏秋）

（向也與前文時候均未合）

此處又說天明乃五七日因一卯正二刻不對

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又叫進昭兒來細問一路平安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收拾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裹交給昭兒又細細兒的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些伏侍別惹你二爺生氣時常勸他少喝酒別勾引他認得混賬女人我知道了回來打折了你的腿昭兒笑着答應出去那時天已四更睡下不覺早又天明忙梳洗過寧府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生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之所又一一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備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及進城就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一早趕忙的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

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靈人口鳳姐見發引日期在邇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那王二夫人又去弔祭送殯西安郡妃華誕送壽禮又有胞兒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帶往之物又兼迎春染疾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的啟帖講論症源斟酌藥案各事冗雜亦難盡述因此忙的鳳姐茶飯無心坐臥不寧到了寧府裡這邊榮府的人跟着回到榮府裡那邊寧府的人又跟着鳳姐雖然如此之忙只因素性好勝惟恐落人褒貶故費盡精神籌畫的十分整齊於是合族中上下無

尤氏何之病ミ久只是文字要讓出一段耳
婦女有此八字真是有處至其泰之

不稱歎這日伴宿之夕親朋滿座尤氏猶臥於內室一切張羅款待都是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也有言語鈍拙的也有舉止輕浮的也有羞口羞腳不慣見人的也有懼貴怯官的越顯得鳳姐灑爽風流典則俊雅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了那裡還把衆人放在眼裡揮霍指示任其所爲那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百般熱鬧自不用說至天明吉時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宜人之靈柩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新做出來的一色光彩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摔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

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德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得來這六家與榮寧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鯤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也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

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子車輛不下百十餘乘連前面各色執
事陳設接連一帶擺了有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上彩棚高搭
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棚是東平郡王府的
祭第二棚是南安郡王的祭第三棚是西寧郡王的祭第四棚
便是北靜郡王的祭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最高及今
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世榮年未弱冠生得美秀異常性
情謙和近聞寧國府冢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有相與
之情同難同榮因此不以王位自居前日也曾探喪弔祭如今
又設了路奠命麾下的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一
畢便換了素服坐着大轎鳴鑼張傘而來到了棚前落轎手下

各官兩旁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
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報與賈
珍賈珍急命前面執事扎住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上來以
國禮相見北靜王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
不自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蔭生輩何以克當北
靜王笑道世交至誼何出此言遂回頭令長府官主祭代奠賈
赦等一旁還禮復親身來謝北靜王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
一位是啣玉而誕者久欲一見爲快今日一定在此何不請來
賈政忙退下來命寶玉更衣領他前來謁見那寶玉素聞北靜
王的賢德且才貌俱全風流跌宕不爲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

皆有詩俠之此種兩用者諸侯如彼詼後紙上寫不同而此本不應很費穢郤不宜過儉之讀之

會只是父親拘束不克如願今見反來叫他自是喜歡一面走一面瞥見那北靜王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不知近前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卑表越襯前細批已言其故而此更有說焉蓋又為一百十回反映也此處愈寫得整齊熱鬧愈顯得後文之冷落淒涼眼光遠矣手法超矣

鳳姐才情亦後無從敘起若將榮府大事鋪排便畢幅難畫矣借秦氏之喪為鳳姐作當家正面文字妙甚

作一部大書甚不容易蓋各人之年歲及逐年之日月是書之綫索不得紊亂方見細密也此書頗多息異處如秦氏之病九月中已沈重十二月初已垂危則其死當在立春左右冬至係十一月三十日立春當在元宵黛玉於冬底以父病之信賈母命賈璉送之則起程且速已在新年初旬到揚州當在二月初旬林如海去世黛玉猶得相見再在二月初旬矣賈璉到

紅樓夢第十四回終

蘇州以後遣來取回京必在三四月間今書中說如海係九月初三日死賈璉要帶大毛衣服至蘇州來取到京又在秦氏五七之後出殯之前種種時日皆不相合殊謬也。九月壽宴賈璉在家臘月初二日鳳姐往探秦氏回來即有賈瑞密約之事賈瑞有二哥哥怎麽還不回來之問似即是送黛玉回南則不應說冬底林如海因病重寫書來接黛玉回去也倘是賈瑞死之年書中敘完賈瑞之事即云這年冬底也則賈瑞死於一年之後不應秦氏之病又延兩載也種種背謬宜刪改句語以清線索何以不說賈瑞即於是年冬春之間死矣不如簡淨明白必要說賈瑞病至一年之久實為無謂

寶玉黛玉寶釵之人年紀尤須敘清黛玉進京方六歲寶玉較長當是七歲寶釵又長當是八歲秦氏死之年寶玉十三則黛玉喪父當是十二歲寶釵搬至大觀園時已十五歲矣史湘雲呼黛玉為姊當更小於黛玉或與黛玉同歲而月分小也

寧府親房有幾人○榮府親房有幾人○
亦應敘明○不宜与遠族併敘○致彼不清
楚也○

藩郡之稱
未免太文
不合

此上添袁
也寶玉何
以出手就
逗此段話

紅樓夢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世榮頭上戴着淨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叅見世榮從轎内伸手攙住見寶玉戴著束髮銀冠勒着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著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北靜王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問啣的那寶貝在那裡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出遞與北靜王北靜王細細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北靜王一面極口稱奇一面理順綵絛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携手問寶玉幾歲現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北靜王見他語言清朗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于老鳳聲未可諒也賈政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恩果如所言亦蔭生輩之幸矣北靜王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此資質想老太夫人自然鍾愛但吾輩後生甚不宜溺愛溺愛則未免荒失了學業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邸小王雖不才却多蒙海内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垂青目的是以寒邸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談會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

氣欠都会
宜刪去

答道是北靜王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卒無敬賀之物此係聖上所賜蕶苓香念珠一串權爲賀敬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帶着寶玉謝過了於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叩請回輿北靜王道逝者已登仙界非你我碌碌塵寰中人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輀而進呢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謝恩回來命手下人掩樂停音將殯過完方讓北靜王過去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又有賈赦賈政賈珍諸同寅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而來彼時賈珍帶着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

真而如我樓
手同本如後
文展起春
雲

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因惦記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惟恐有閃失因此命小廝來喚他寶玉只得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和女孩兒是的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偺們姐兒兩個同坐車好不好寶玉聽說便下了馬爬上鳳姐車內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那邊兩騎馬直奔鳳姐車來下馬扶車回道這裡有下處奶奶請歇歇更衣鳳姐命請邢王二夫人示下那二人回說太太們說不歇了叫奶奶自便鳳姐便命歇歇再走小厮帶着轎馬岔出人羣往北而來寶玉忙命人去請秦鐘那時秦鐘正騎着馬隨他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

婦女出門情事筆底無微不到

小厮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鐘遠看着寶玉所騎的馬搭着鞍籠隨着鳳姐的車往北而去便知寶玉同鳳姐一車自巳也帶馬趕上來同入一庄門內那庄農人家無多房舍婦女無處廻避那些村姑野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鐘的人品衣服幾疑天人下降鳳姐進入茅屋先命寶玉等出去頑頑寶玉會意因同秦鐘帶了小厮們各處遊玩凡庄家動用之物俱不曾見過的寶玉見了都以為奇不知何名何用小厮中有知道的一一告訴了名色並其用處寶玉聽了因點頭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一面說一面又到一間房內見炕上有個紡車見越發以為稀奇小厮們又說是紡線織布的寶

凡有情者無字不鍾其情

玉便上炕搖轉只見一個村妝丫頭約有十七八歲走來說道別弄壞了眾小厮忙上來吆喝寶玉也住了手說道我因沒有見過所以試一試頑兒那丫頭道你不會轉等我轉給你瞧秦鐘暗拉寶玉道此卿大有意趣寶玉推他道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那丫頭紡起線來果然好看忽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丢了紡車一徑去了寶玉悵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了衣服問他換不換寶玉道不換也就罷了僕婦們端上茶食菓品來又倒上香茶來鳳姐等吃了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賞封賞了那庄戶人家那婦人等忙來謝賞寶玉留

寧榮二公子孫除寧榮兩家外究竟尚有幾房代字輩弟兄幾人玉字輩幾人草字輩幾人都未敘明

心看時並不見紡線之女走不多遠却見這二丫頭懷裡抱著個小孩子同著兩個小女孩子在村頭站着瞅他寶玉情不自禁然身在車上只得眼角留情而已一時電捲風馳回頭已無踪跡了說笑間已趕上大殯早又前面法鼓金鐃幢幡寶蓋鐵檻寺中僧衆擺列路旁少時到了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內殿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為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坐住的也有告辭的一一謝了乏從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至未末方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是鳳姐接待先從誥命散起也到未正上下方散完了只有幾個近親本族等做過三日道場方去的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

便要帶了寶玉同進城去那寶玉乍到郊外那裡肯回去只要跟着鳳姐住着王夫人只得交與鳳姐而去原來這鐵檻寺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的現今還有香火地畝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停靈其中陰陽兩宅俱是預備妥貼的好為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人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有那家道艱難的便住在這裡了有那有錢有勢尚排場的只說這裡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菴尋個下處為事畢宴退之所即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也有在鐵檻寺的也有別尋下處的鳳姐也嫌不方便因遣人來和饅頭菴的姑子靜虛說了騰出幾間房來預備原來這饅頭菴和水月寺一勢因他廟裡做的

好諢解頤

得其所哉

前卷言智能是水月庵小姑子跟了師父到榮府此處又云在饅頭庵是饅頭庵即水月庵也何以後文鳳姐開水月庵之事又分而二耶

智能兒在老太太屋裡之人其為鳳姐影子無疑也

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渾號離鐵檻寺不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們陪着女親自已便辭了衆人帶着寶玉秦鐘往饅頭菴來只因秦邦業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鐘等待安靈罷所以秦鐘只跟着鳳姐寶玉一時到了菴中靜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来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至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的水靈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裡去靜虛道可是這幾日因胡老爺府裡産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来這裡叫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就沒得来請奶奶的安不言老尼陪

着鳳姐且說那秦鐘寶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兒過来寶玉笑道能兒来了秦鐘說理他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别弄鬼兒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裡一個人沒有你摟着他作什麼呢這會子還哄我秦鐘笑道這可是没有的話寶玉道有没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他倒碗茶来我喝就撂過手秦鐘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用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秦鐘没法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那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常和寶玉秦鐘頑笑如今長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鐘人物風流那秦鐘也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智能走

去倒了茶來秦鐘笑說給我寶玉又叫給我智能兒抿着嘴兒笑道一碗茶也爭難道我手上有蜜寶玉先搶着了喝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菓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菓茶他兩個那裡吃這些東西略坐坐仍出來頑耍鳳姐也便回至凈室歇息老尼相伴此時衆婆子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小丫頭老尼便趂機說道我有一事要到府裡求太太先請奶奶的示下鳳姐問道什麼事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善才菴裡出家的時候兒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的女孩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廟裡來進香不想遇見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少爺

那李少爺一眼看見金哥就愛上了立刻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公子的聘定張家欲待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了誰知李少爺一定要娶張家正在沒法兩處爲難不料守備家聽見此信也不問青紅皂白就來吵鬧說一個女孩兒你許幾家子人家兒偏不許退定禮就打起官司來女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找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和府上相好怎麼求太太和老爺說說寫一封書子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他不依要是肯行張家那怕傾家孝順也是情願的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倒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這些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

請將不如激將老尼姑以說客之法為後日不祈禱種根

可以主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靜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這麼說只是張家已經知道求了府裡如今不管張家不說沒工夫不希圖他的謝禮倒像府裡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是的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之不勝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縴的圖銀子這三千兩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廝們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兒我一個錢也不要就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的出來老尼忙答應道既如此

奶奶明日就開恩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處少的了我我既應了你自然給你了結啊老尼道這點子事要在別人自然忙的不知怎麼樣要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勾奶奶一辦的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見奶奶這樣才情越發都推給奶奶了只是奶奶也要保重貴體些纔是一路奉承鳳姐越發受用了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誰想秦鐘趁黑晚無人來尋智能兒剛到後頭房裡只見智能兒獨在那裡洗茶碗秦鐘便摟著親嘴智能兒急的跺腳說這是做什麼就要叫喚秦鐘道好妹妹我要急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我就死在這裡智能兒道你要怎麼樣除非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纔依呢秦

妙

固所願也

鐘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解不得近渴說着一口吹了燈滿屋裡漆黑將智能兒抱到炕上那智能兒百般的扎挣不起來又不好嚷不知怎麼樣就把中衣兒解下來了這裡剛纔入港說時遲那時快猛然間一個人從身後冒冒失失的按住也不出聲二人唬的魂飛魄散只聽嗤的一笑這纔知是寶玉秦鐘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筭什麼寶玉道你倒不依咱們就嚷出來羞的智能兒趁暗中跑了寶玉拉着秦鐘出來道你可還强嘴不强秦鐘笑道好哥哥你只別嚷你要怎麽着都使的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兒睡下咱們再慢慢兒的筭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裡間寶玉秦鐘在外間滿地下皆是

如此看來真是不食人間烟火者

赴一赴衣極頋住下要尋一話頭以為住下之因由耳

鳳姐欲住之心尤切于寶玉數語

婆子們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等寶玉睡下令人拿來掖在自己枕邊却不知寶玉和秦鐘如何筭賬未見真切此係疑案不敢創纂且說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裡肯又兼秦鐘戀着智能兒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些小事也可以再住一日一則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了靜虛的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因此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裡逛少不得索性辛苦了明兒是一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兒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將

傳出鳳姐隱曲，却未曾以一機語相加，文心之妙處，令人間烟火去所能知耶

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之遙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懸賈府之情這些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不在話下且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那秦鐘和智能兒兩個百般的不忍分離背地裡設了多少幽期密約只得含恨而別俱不用細述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執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送殯至鐵面不得不少為鋪叙及到寺中若復瑣述其事更有何味慧心人不寫本事只寫閒事蓋此回之本事在此書則為閒文而此回所叙之閒文在此書則實為要事也

智能且縱非鳳姐而後鳳姐之得

智能去鳳姐之影身也鳳姐在庵與秦鐘暢其所欲且與寶玉同樂此行真乃天假之緣

借智能作話頭以用智能作牽頭也

寶玉秦鐘美何說目未見真切存為疑案妙絕妙絕若說明反無味矣

鳳姐夕擁二俊日進三竿快活極矣然多終

紅樓夢第十五回終

所以設病多財所以設禍皆於此引起
金聖歎評西廂曲云係破工夫明日早些來不知文者
謂是要其來知文者謂正是要其去也此回明兒是一
定要走的了不知文者謂是要走知文者謂正是要住
下也文心一樣入妙

紅樓夢

見過大陣仗矣

紅樓夢第十六囘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且說秦鐘寶玉二人跟着鳳姐自鐵檻寺照應一番坐車進城到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囘到自已房中一夜無話至次日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了和秦鐘念夜書偏偏那秦鐘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幾次偷期綣繾未免失于檢點囘來時便咳嗽傷風飲食懶進大有不勝之態只在家中調養不能上學寶玉便掃了興然亦無法只得候他病痊再議那鳳姐却已得了雲光的囘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那守備無奈何忍氣吞聲受了前聘之物誰知愛勢貪財的父

此二人可謂得情之正者矣

以文御史來勅當為有他事入深事也

母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退了前夫另許李門他便一條汗巾悄悄的尋了自盡那守備之子誰知也是個情種聞知金哥自縊遂投河而死可憐張李二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却安享了三千兩王夫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知自此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所作所為諸如此類不可勝數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報道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特來降旨嚇的賈赦賈政一干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啟中門跪接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又有許多跟從的內監那夏太監也不曾負詔捧勅直至正廳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

不入情

口內說奉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吃茶便乘馬去了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來頭只得即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探信有兩個時辰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的命就請老太太率領太太等進宮謝恩呢那時賈母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竚候邢王二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聚在一處打聽信息賈母又喚進賴大來細問端底賴大禀道奴才們只在外朝房伺候着裡頭的信息一槩不知後來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偺們家的大姑奶奶封爲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也這麼吩咐

如今老爺又往東宮裡去了急速請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放下心來一時皆喜見於面于是都按品大粧起來賈母率領邢王二夫人并尤氏一共四乘大轎魚貫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薔賈蓉奉侍賈母前往寧榮兩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歡天喜地獨有寶玉置若罔聞你道什麼緣故原來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入城來找秦鐘不意被秦邦業知覺將智能逐出將秦鐘打了一頓自已氣的老病發了三五日便嗚呼哀哉了秦鐘本自怯弱又帶病未痊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悔痛無及又添了許多病症因此寶玉心中悵悵不樂雖有元春晉封之事那解得他的愁悶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

元妃晉遷全不在心而惟以黛玉之來為喜秦鐘之死為悲寫書痴情

回家親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府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獃了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了寶玉聽了方略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也進京引見皆由王子騰累上荐本此來候補京缺（是行取內用已）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諸事停妥賈璉這番進京若按站走時本該出月到家因聽見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了黛玉好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好容易盼到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大哭一場又致慶慰之

高潔絶倫

詞寶玉細看那黛玉時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著打掃臥室安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寶釵迎春寶玉等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零苓香串珍重取出來轉送黛玉黛玉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這東西遂擲還不取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賈璉自回家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事繁無片刻閒空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因房內別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撣塵不知可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鬟叅見畢端上茶來賈璉

鳳姐口角實是千伶百俐其夫妻而說此一套官話其無奕心實是相待不知矣

遂問別後家中諸事又謝鳳姐的辛苦鳳姐道我那裡管的上這些事來見識又淺嘴又笨心又直人家給個棒槌我就拿着認作針了臉又軟擱不住人家給兩句好話兒況且又没經過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點不舒服就嚇的也睡不着了我苦辭過幾囘太太不許倒說我圖受用不肯學習那裡知道我是捻着把汗兒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偺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那一個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罵槐的抱怨坐山看虎鬬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了油瓶兒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本事況且我又年輕不壓人怨不得不把我擱在眼裡

詞令兩品

香菱院之萬臉上題刻不應却出来何以在大觀園時又似無末

更可笑那府裡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請我帮他幾天我再四推辭太太做情應了只得從命到底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悔呢你明兒見了他好歹賠釋賠釋就說我年輕原没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了他呢說着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囘道姨太太打發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囘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我纔見姨媽去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剛走了個對臉兒長得好齊整模樣兒我想偺們家没這個人哪說話時問姨媽纔知道是打官司的那小丫頭子叫什麼香菱的竟給薛大傻子作了屋裡

剛臉之

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的標緻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鳳姐把嘴一撇道哎往蘇杭走了一躺回來也該見點世面了還是這麼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拿平兒換了他來好不好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裡瞧着鍋裡的這一年來的時候他為香菱兒不能到手和姑媽打了多少饑荒姑媽看着香菱的模樣兒好還是小事因他做人行事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兒的主子姑娘還跟不上他纔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給他做了屋裡人過了沒半月也沒事人一大堆了一語未了二門上的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裡等着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因問平兒方纔姑媽

平兒为鳳姐腹心於此叙出即常出放賬事

有什麼事巴巴兒的打發香菱來平兒道那裡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兒奶奶瞧旺兒嫂子越發連個算計兒也沒了說着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說道那項利銀早不送來晚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偏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裡碰見了不然他走了來回奶奶叫二爺要是知道了咱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裡的還要撈出來花呢知道奶奶有了體已他還不大着胆子花麼所以我赶着接過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為什麼當着二爺我纔只說是香菱來了呢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姑媽知道你二爺來了忽剌巴兒的打發個屋裡人來原來是你這蹄子鬧鬼說着賈璉已進來了鳳姐命擺

要緊为人侍妻妾敏(?)江(?)至此亦一款

賈璉之乳母亦存玉如此之光

上酒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興正喝着見賈璉的乳母趙嬤嬤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叫他上炕去趙嬤嬤執意不肯平兒等早于炕沿設下一几擺一脚踏趙嬤嬤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几上自吃鳳姐又道媽媽狠嚼不動那個沒的到硌了他的牙因問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狠爛正好給媽媽吃你怎麼不拿了去赶着叫他們熱來又道媽媽你嚐一嚐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趙嬤嬤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鍾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來倒也不為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裡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裡說的好到

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呲牙兒的我還再三的求了你幾遍你答應的倒好如今還是落空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裡用不着人所以倒是來和奶奶說是正經靠着我們爺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的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內人一樣呢說着滿屋裡人都

笑了趙嬤嬤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來了要說內人外人這些混賬事我們爺是沒有的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纔慈軟呢他在偺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嬤嬤道奶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了再喝一鍾好酒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不好意思只是赸笑道你們別胡說了快盛飯來吃還要到珍大爺那邊去商量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悞了正事纔剛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爲省親的事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准了賈璉笑道雖不十分准也有八九分了鳳姐笑道可是當今的恩典呢從來聽書聽戲古時候

兒也沒有的趙嬤嬤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麽個緣故呢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在貴賤上分的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豈有不思想之理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兒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亦大傷天和之事所以啟奏太上皇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椒房眷屬入宮請候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諭旨說椒房眷屬入宮

未免有關國體儀制母女尚未能愜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者不妨啟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盡骨肉私情共享天倫之樂事此旨下了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妃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修蓋省親的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非有八九分了趙嬤嬤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起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大姑奶奶了賈璉道這何用說不麼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

即南巡戲曲

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偏的沒趕上趙嬤嬤道噯喲那可是千載難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花的像淌海水是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裡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俗話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喲好勢派獨他們家接駕四次要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

糞土凴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們大爺說也是這樣的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麽就這樣富貴呢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正說着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完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他赶忙的吃了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裡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說什麽話鳳姐因亦止步只聽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接着東府裡花園起至西北丈量了

一共三里半大可以盖造省親别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造也容易若採置别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細商量賈蓉忙應幾個是賈薔又近前回說下姑蘇請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賴管家兩個兒子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去所以叫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薔打諒了打

蓉薔與鳳姐私情如畫女如雲皆在言外

賈璉慣伎如畫

諒笑道你能彀在行麽這個事雖不甚大裡頭却有藏掖的賈
薔笑道只好學着辦罷咧賈蓉在燈影兒後頭悄悄的拉鳳姐
兒的衣裳襟兒鳳姐會意也悄悄的擺手兒佯作不知因笑道
你也太操心了難道大爺比偺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
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這麽大了沒吃過猪肉也見過
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難道認真的叫他講
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狠好賈璉道這是自然不是我駁回
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薔道
剛纔也議到這裡賴爺爺說竟不用從京裡帶銀子去江南甄
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

今日官場派頭正復如此

支三萬兩剩二萬存着等置辦彩燈花燭並各色簾帳的使用
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既這麽着我有兩
個妥當人你就帶了去辦這可便宜你賈薔忙陪笑道正要和
嬸娘討兩個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嬤嬤彼時
趙嬤嬤已聽獃了平兒笑着推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
天樑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幹我的去了說著便
出去了賈蓉忙跟出來悄悄的笑向鳳姐道你老人家要什麽
開個賬兒帶去按着置辦了來鳳姐笑著啐道別放你娘的屁
你拿東西換我的人情來了嗎我狠不希罕你那鬼鬼祟祟的
說着一笑去了這里賈薔也問賈璉要什麽東西順便織來孝

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學着辦事到先學會了這把戲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賈璉乏了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待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國府中來合同老管事的家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們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參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全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寧府會芳園的墻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已盡拆去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條小巷界斷不通然亦係私

地並非官道故可以聯絡會芳園本是從北墻角下引了來的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樹木石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便湊成一處省許多財力大槩算計起來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名公號山子野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于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賴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揷擺佈堆山鑿池起樓竪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看望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有芥豆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

等來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自是暢快無奈秦鐘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心不能快樂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了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鐘忽見茗煙在二門影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做什麼茗煙道秦大爺不中用了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還明明白白的怎麼就不中用了呢茗烟道我也不知道剛纔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寶玉聽畢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派妥當人跟去到那里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寶玉忙出來更衣到外邊車猶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來至秦家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內室嚇的秦鐘的兩個遠房嬸娘嫂子並幾個姐妹都藏之不迭此時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易簀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的哭起來李貴忙勸道不可秦哥兒是弱症怕炕上硌的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泛些哥兒這一哭倒添了他的病了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鐘面如白蠟合目呼吸展轉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哥寶玉來了連叫了兩三聲秦鐘不採寶玉又叫道寶玉來了那秦鐘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

秦鐘之死說来太覺俗套似涉惡道矣

可笑

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鐘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記念着家中無人管理家務又惦記着智能兒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狥私反叱吒秦鐘道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碍處正鬧着那秦鐘的魂魄忽聽見寶玉来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慈悲慈悲讓我囘去和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了衆鬼道又是什麽好朋友秦鐘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的孫子小名兒叫寶玉的那判官聽了先就唬的慌張起來忙喝罵那些小鬼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囘去走

秦鐘死時年僅十三輕塵弱草毋乃草草一生可悲也

走罷你們不依我的話如今鬧的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了怎麽好衆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麽雷霆火炮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想來他是陽間我們是陰間怕他亦無益那都判越發着急吆喝起來畢竟秦鐘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元春選妃而後爲之歸鄉天遂結前局也

題本無可發揮故文亦不能出色乃其常

叙各種情事拉雜瑣屑則亦頗見匠心

紅樓夢第十六回終

首句一口說盡次句促入下回

紅樓夢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話說秦鐘既死寶玉痛哭不止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還帶餘哀賈母帮了幾拾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弔祭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記述只有寶玉日日感悼思念不已然亦無可如何了又不知過了幾時纔罷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賈政聽了沉思一會說道這匾對倒是一件難事論禮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覩其景亦難懸擬若直待貴妃遊幸時再行請題若

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主意各處匾對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來暫且做出燈匾對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聽了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便用若不妥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的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於這怡情悅性的文章更生踈了便擬出來也不免迂腐反使花柳園亭因而减色轉沒意思衆清客道這也無妨我們大

家看了公擬各舉所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爲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着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鐘憂傷不已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子裡來頑耍此時也纔進去忽見賈珍來了和他笑道你還不快出去呢一會子老爺就來了寶玉聽了帶着奶娘小廝們一溜烟跑出園來方轉過灣頂頭看見賈政引着衆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傍站住賈政近來聞得代儒稱讚他専能對對雖不喜讀書却有些歪才所以此時便命他跟入園中意欲試他一試寶玉未知何意只得隨往剛至園門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旁邊侍立賈政道你且把

園門關上我們先瞧外面再進去賈珍命人將門關上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筩瓦泥鰍脊那門欄窗槅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羣墻下面白石臺階鑿成西番蓮花樣左右一望雪白粉墻下面虎皮石砌成紋理不落富麗俗套自是喜歡遂命開門進去只見一帶翠嶂擋在面前衆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更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能想到這裡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崚嶒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斑駁或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逕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逕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

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巳扶了寶玉逶迤走進山口擡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叠翠二字的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情故此只將些俗套敷演寶玉也知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嘗聽見古人說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況這裡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不過是探景的一進步耳莫如直書古人曲逕通幽這舊句在上倒也大方衆人聽了讚道是極妙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

道不當過獎他他年小的人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說著進入石洞只見佳木蘢葱奇花爛熳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但見青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爲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啣吐橋上有亭賈政與諸人到亭內坐了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罷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爲稱依我拙裁歐陽公句瀉於兩峯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鬚尋思因叫寶玉也擬一個來寶

玉回道老爺方纔所說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也用瀉字似乎不妥况此處既爲省親別墅亦當依應制之體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求再擬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何如方才衆人編新你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寶玉道用瀉玉二字則不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鬚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稱贊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付七言對來寶玉四顧一望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脉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又稱贊了一番於是出亭過池一山

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意觀覽忽抬頭見前面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於是大家進入只見進門便是曲折遊廊堦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裡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床几椅案從裡間房裡又有一小門出去却是後園有大株梨花闊葉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隙得泉一派開溝尺許灌入墻內繞堦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好若能月夜至此窗下讀書也不枉虛生一世說着便看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頭衆人忙用閒話解說又二客說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

一個道是雎園遺跡賈政道也俗賈珍在旁說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罷賈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是個輕薄東西衆客道議論的是也無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說道今日任你狂爲亂道等說出議論來方許你做方纔衆人說的可有使得的沒有寶玉見問便答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所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做賈政道難道淇水雎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衆人都閧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閑煙尚綠　幽窗棋罷指猶凉

賈政搖頭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忽想起一事來問賈珍道這些院落屋宇並几案棹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麼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准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叫人去喚賈璉一時來了賈政問他共有幾宗現今得了幾宗尚欠幾宗賈璉見問忙向靴筒內取出靴掖裡裝的一個紙摺略節來看

了一看回道粧蟒灑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紬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毡簾二百掛湘妃竹簾一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一百掛黑漆竹簾一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床裙机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說一面走忽見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黄泥墻墻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數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賈政笑道倒是此

處有些道理雖係人力穿鑿却入目動心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去忽見籬門外路傍有一石亦爲留題之所衆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許多生色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云方纔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爲妙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好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做一個來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不必華麗用竹竿挑在樹梢頭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處竟不必養別樣雀鳥只養些鵝鴨雞之類纔相稱賈政與衆人都說好賈政又向衆

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直待請名方可衆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都是何字樣好呢大家正想寶玉却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話便說道舊詩云紅杏梢頭挂酒旗如今莫若且題以杏帘在望四字衆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思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便俗陋不堪了唐人詩裡還有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用稻香村的妙衆人聽了越發同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畜生你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舊詩敢在老先生們跟前賣弄方纔任你胡說也不過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引衆人步入茆堂裡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却

瞅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了賈政聽了道咳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爲佳那裡知道這清幽氣象呢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怕他討了沒趣今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哥兒别的都明白如何天然反要問呢天然者天之自成不是人力之所爲的寶玉道却又來此處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成的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無脉臨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那及前數處有自然之趣呢雖種竹引泉亦

賈政可厭有鳳來儀何嘗惡賴富麗黛玉且悦之其清幽可見矣議論精確

不傷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恐非其地而强為其地非其山而强為其山即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扠出去纔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巴寶玉嚇的戰兢兢的半日只得念道

新綠漲添澣葛處　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到薔薇院傍芭蕉塢裡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于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衆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字賈政笑道又落

塞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寶玉道越發背謬了秦人舊舍是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聽了道更是胡說於是賈政進了港洞又問賈珍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也可以進去的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加清溜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凉瓦舍一色水磨磚墻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脉皆穿墻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

杏花时节豈有百卉盛開之理

要好未必能如此淵博何若嚴辭庶意耶

的很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裡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樹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嶺或穿石脚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堦或如翠帶飄颻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氣馥非凡花之可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那得有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衆草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金葛那一種是金簦草這一種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那離騷文選所有的那些異草有叫作什麼藿納薑彙

的也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什麼石帆清松扶留等樣的見于左太冲吳都賦又有叫作什麼綠荑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蓮見於蜀都賦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唬的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游廊便順着游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厦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賈政歎道此軒中煮茗操琴也不必再焚香了此造却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道是

蘅蕪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詩蘼蕪滿院泣斜陽句衆人云頹喪頹喪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寶玉在傍不敢作聲因喝道怎麽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了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麽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著迹說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則匾上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豆蔻詩猶艷　睡足荼蘼夢亦香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爲奇衆人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尤覺幽雅活動賈政笑道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走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尚節儉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爲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

是順筆點過要是文字曲折處亦見賢筆之地無心幻境

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来倒像在那裡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那年那日的事了賈政又命他題咏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于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牛難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道罷了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題不來定不饒你這是第一要緊處所要好生作來說著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雨村處遣人回話賈政笑

包括櫳翠庵及凸碧凹晶蘆雪稻香紫菱諸處

道此數處不能遊了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也可畧觀大槪說著引客行來至一大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邊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即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於是一路行来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門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因半日未嘗歇息腿酸腳軟忽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說着一徑引入繞着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週垂賈政與衆人進了門兩邊盡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

芭蕉与海棠安可同时海棠開时芭蕉未抽捲心也若此时綻開西府海棠則當在二月間又与前文时候未合

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那一邊是一樹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金縷葩吐丹砂衆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從没見過這樣好的賈政道這叫做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出女兒國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經之說耳衆人道畢竟此花不同女國之說想亦有之寶玉云大約騷人詠士以此花紅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閨閣風度故以女兒命名世人以訛傳訛都未免認真了衆人都說領教妙解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賈政因道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一客道蕉鶴二字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又說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

此四字實在不好

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内若說一樣遺漏一樣便不足取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美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說着引人進入房内只見其中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玉的一隔一隔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隔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璧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倏爾五色紗糊竟係小窗倏爾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如琴劍懸瓶

之類俱懸於壁却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讃好精緻難爲怎麽做的原來賈政走進來了未到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也有窗隔斷及到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起人與自已的形相一樣却是一架大玻璃鏡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這裡出去就是後院出了後院倒比先近了引着賈政及衆人轉了兩層紗厨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轉過花障只見青溪前阻衆人咤異這水又從何而來賈珍遥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凹裡引到那村庄裡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裡仍舊

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著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迷了路賈珍笑道跟我來乃在前導引衆人隨着由山脚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門現於面前衆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奪巧至于此極於是大家出來那寶玉一心只記掛着裡邉姊妹們又不見賈政吩咐只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來道你還不去看老太太惦記你難道還逛不足麽寶玉方退了出來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小厮上來抱住說道今日虧了老爺喜歡方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幾遍我們回說老爺喜歡要不然老太太叫你進去了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衆人都强今兒得了彩頭該賞我們了

作者用筆。處處不肯冷落黛玉。故借一小物夾叙數行之。

寶玉笑道每人一吊衆人道誰没見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著一個個都上來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個圍繞著送至賈母門前那時賈母正等着他見他來了知道不曾難爲他心中自是喜歡少時襲人倒了茶來見身邊佩物一件不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没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黛玉聽說走過來一瞧果然一件没有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彀了說畢生氣回房將前日寶玉囑付他没做完的香袋兒拿起剪子來就鉸寶玉見他生氣便忙赶過來早已剪破了寶玉曾見過這香袋雖未完

工却十分精巧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裏面衣襟上將所繫荷包解下來了遞與黛玉道你瞧瞧這是什麽東西我何曾把你的東西給人來着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裏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自悔莽撞剪了香袋低着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鉸我知你是懶怠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何如說着擲向他懷中而去黛玉越發氣的哭了拿起荷包又鉸寶玉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摔拭淚說道你不用合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撂開手說着賭氣上床面向裏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長妹妹短賠不是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衆人回說在林

此等處是寶玉皮氣。一时任性而已。

此时何以不搬至自家房屋

特表妙玉出身並非微賤

妙玉已十八歲則長於寶釵五歲

姑娘房裡賈母聽說道好好讓他姐妹們一處頑頑兒罷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鬆泛一會子罷只别叫他們拌嘴衆人答應著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著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到那裡我跟到那裡一面仍拿着荷包來帶上黛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着嗤的一聲笑了寶玉道好妹妹明兒另替我做個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瞧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寶釵也在那裡此時王夫人那邊熱鬧非常原來賈薔巳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

又何以上房還搬去未叙明

另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了家中舊曾學過歌唱的衆女人們如今皆是皤然老嫗着他們帶領管理其日月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就令賈薔總理又有林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二個小尼姑小道姑都到了連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又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這姑娘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十八歲取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嬤嬤一個小丫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典也極熟模樣又極好因聽說長

長於寶玉
黛玉亦七
歲也

安鄉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年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着他師父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遺言說他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所以未曾扶靈回去王夫人便道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家的回道若請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要性傲些就下個請帖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叫書啟相公寫個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有造園林之才者未必有寫園林之筆而擅寫園林之筆者不能兼造園林之才胸中卯壑腕下烟霞作者殆兩擅其手若逐一塊角則是匠頭立水撲白螞蟻寫經營乎此回妙訣全在從賈政眼中看出来紙參法法讀之如在目前可當臥游更將未來者游覽畢而有餘不盡之致益見此園廣大使人想像無窮文字之妙偏於沒文字處生色尤妙寶玉面試題欲游时既免窘窮而其淵博才已可知矣

紅樓夢第十七回終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七冊

有老太〻在不宜称父母

紅樓夢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話說彼時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庫又有人來回請鳳姐收金銀器皿王夫人並上房丫鬟等皆不得空兒寶釵因說道偺們别在這裡碍手碍脚說着和寶玉等便往迎春房中來王夫人日日忙亂直到十月裡纔全備了監辦的都交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俱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自仙鶴鹿兎以及雞鵝等亦已買全交於園中各處飼養賈薔那邊也演出二三十齣雜戲來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念佛誦經於是賈政略覺心中安頓遂請賈母到園中色色斟酌點

借此一省〻事何必如此用備耶

正月中旬花卉未萌一切未茂殊難免一番點綴也

綴妥當再無些微不合之處賈政纔敢題本本上之日奉旨於明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貴妃省親賈府奉了此旨一發日夜不閑連年也不能好生過了轉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帶了許多小太監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出入何處進膳何處啟事種種儀注外面又有工部官員幷五城兵馬司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監督匠人扎花燈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大裝大觀園內帳舞蟠龍簾飛綉鳳金銀焕彩珠寶

必寫夜靜者取燈月交輝喧染生色耳何不作清晨而來上燈而去

生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悄無一人咳嗽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用圍幙擋嚴正等的不奈煩忽見一個太監騎著匹馬來了賈政接着問其消息太監道早多着呢未初用晚膳未正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樣老太太和太太且請回房等到了時候再來也還不遲於是賈母等自便去了園中俱賴鳳姐照料執事人等帶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面傳人挑進臘燭各處點起燈來忽聽外面馬跑之聲不一有十來個太監喘吁吁跑來拍手兒這些太監都會意知道是來了各按方向站立賈赦領合族子弟在西

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兩個太監騎馬緩緩而來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赶出圍幙之外便面西站立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鳳翣龍旌雉羽宮扇又有銷金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着香巾綉帕漱盂拂塵等物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著一頂金頂鵝黃繡鳳鑾輿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跪下早有太監過來扶起賈母等來將那鑾輿抬入大門往東一所院落門前有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入門太監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着元春下輿只見苑內各色花燈

隋宮故事
毋乃太奢

烱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燈匾寫着體仁沐德四個字元春入室更衣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却說賈妃在轎內看了此園內外光景因點頭歎道太奢華過費了忽又見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下輿登舟只見清流一帶勢若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却用各色紬綾紙絹及通草為花粘於枝上每一株懸燈萬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諸燈亦皆係螺蚌羽毛做就的上下爭輝水天煥彩真是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又有各種盆景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

元妃三年
當長於寶
玉十歲上
下此時當
已二十四

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燈明現着蓼汀花漵四字看官聽說這蓼汀花漵及有鳳來儀等字皆係上回賈政偶試寶玉之才何至便認真用了想賈府世代詩書自有一二名手題詠豈似暴富之家竟以小兒語搪塞了事呢只因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姊寶玉為幼弟賈妃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獨愛憐之且同侍賈母刻不相離那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元妃口傳教授了幾本書識了數千字在腹中雖為姊弟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兄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之心刻刻不忘前日賈政聞

五際夫

塾師讚他儘有才情故于遊園時聊一試之雖非名公大筆却是本家風味且使賈妃見之知愛弟所爲亦不負其平日切望之意因此故將寶玉所題用了那日未題完之處後來又補題了許多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漵二字便好何必蓼汀侍坐太監聽了忙下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即刻換了彼時舟臨內岸去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峨石牌坊上寫着天仙寶境四大字賈妃命換了省親別墅四字于是進入行宮只見庭燎繞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

金門玉戶神仙府　桂殿蘭宮妃子家

歸寧私宅仍行國禮殊覺無文太多款叙太少

賈妃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啟道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禮儀太監請升座受禮兩階樂起二太監引赦政等於月臺下排班上殿昭容傳諭曰免乃退又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陞月臺上排班昭容再諭曰免於是亦退茶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室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之賈妃垂淚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但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鳳迎探惜等俱在旁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這時不說不笑反到哭個不

史湘雲乃賈母胞姪孫女又常住在榮府並言幼時為賈母接育曾代襲人伏侍數年此決不應不在同見元妃之列

此四字費解可刪

現在家庭房闈之內何必仍叙此官樣話耶

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能一見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邢夫人忙上來勸解賈母等讓賈妃歸坐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執事人等在外廳行禮其媳婦丫鬟行禮畢賈妃歎道許多親眷可惜都不能見面王夫人啟道現有外親薛王氏及寶釵黛玉在外候旨外眷無職不敢擅入賈妃即請來相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元妃降旨免過上前各叙濶別又有原帶進宮的丫鬟抱琴等叩見賈母連忙扶起命入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不免叙些久別的情景及家務私情又有

賈政至簾外問安行叅等事元妃又向其父說道田舍之家虀鹽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啟道臣草芥寒門鳩羣鴉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華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體天地生生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豈能報效萬一惟朝乾夕惕忠於厥職伏願聖君萬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福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更祈自加珍愛惟勤慎肅恭以侍上庶不負上眷顧隆恩也賈妃亦囑以國事宜勤暇時保養切勿記念賈政又啟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請

元妃所題匾額極新極佳如此殿恰不見好處可知應制無佳語也

即賜名爲幸元妃聽了寶玉能題便含笑說道果進益了賈政退出元妃因問寶玉因何不見賈母乃啟道無職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進來小太監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命他近前攜手攬于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上來啟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之中諸般羅列進園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華麗一樁樁點綴新竒元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了此皆過分旣而來至正殿降諭免禮歸坐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

姐等捧羹把盞元妃乃命筆硯伺候親拂羅箋擇其喜者賜名因題其園之總名曰大觀園

正殿匾額云

顧恩思義

對聯云

天地啟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又改題

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賜名怡紅院

史湘雲在大觀園詩社中亦健將上此次未与賦詩之列殊不入情

蘅芷清芬賜名蘅蕪院

杏帘在望賜名澣葛山莊

正樓曰大觀樓

東面飛樓曰綴錦樓

西面斜樓曰含芳閣

更有蓼風軒　藕香榭　紫菱洲　荇葉渚等名

匾額有梨花春雨　桐剪秋風　荻蘆夜雪等名

又命舊有匾聯不可摘去於是先題一絕句云

啣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

題畢向諸姐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姐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等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意發揮不可為我微才所縛且知寶玉竟能題咏一發可喜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澣葛山庄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下來自去搆思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於姊妹之上然自忖似難與薛林爭衡只得隨衆應命李紈也勉強作成一絕賈妃挨次看姊妹們的題咏寫道是

曠性怡情匾額　迎春

園成景物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境遊
不成句
來寧不暢神思

文采風流匾額　探春

秀水名山抱復回風流文采勝蓬萊綠裁歌扇迷芳草紅
襯湘裙舞落梅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瑤臺名園
一自邀遊賞未許凡人到此來

文章造化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裡景
奪文章造化功

萬象爭輝匾額　李紈

名園築就勢巍巍奉命多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盡果
然萬物有光輝

凝暉鍾瑞匾額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谷修
篁時待鳳來儀文風已著宸遊久孝化應隆歸省時睿藻
仙才瞻仰處自慚何敢再爲辭

世外仙源匾額　林黛玉

宸遊增悅豫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氣象新香融
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自以此詩
為第一

寶釵言中只重金殿對策与寶玉志趣迴殊

寶釵鋸處黃袍真是俠骨

元妃看畢稱賞不已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所及原來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不想元妃只命一扁一咏倒不好違諭多做只胡亂做了一首五言律應命便罷了時寶玉尚未做完纔做了瀟湘館與蘅蕪苑兩首正做怡紅院一首起稿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便趂衆人不理論推他道貴人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纔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又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分馳了况且蕉葉之典故頗多再想一個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說道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麽典故出處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蠟可有

出處寶釵悄悄的咂嘴點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朝韓翊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蠟乾都忘了麽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意笑道該死該死眼前現成的句子竟想不到姐姐真是一字師了從此只叫你師傅再不叫姐姐了寶釵也悄悄的笑道還不快做上去只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姐那上頭穿黃袍的纔是你姐姐呢一面說笑因怕他躭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寶玉續成了此首共有三首此時黛玉未得展才心上不快因見寶玉搆思太苦走至案旁知寶玉只少杏帘在望一首因叫他抄錄前三首却自已吟成一律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向寶玉跟

前寶玉打開一看覺比自已做的三首高得十倍遂忙恭楷謄完呈上元妃看道是

有鳳來儀　　寶玉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竿竿青欲滴个个綠生凉迸砌防階水穿簾碍鼎香莫摇分碎影好夢正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輕烟迷曲徑冷翠濕衣裳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綠蠟春猶捲紅粧夜未眠憑欄

垂絳袖倚石護清烟對立東風裡主人應解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庄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

元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四首之冠遂將浣葛山庄改為稻香村又命探春將方纔十數首詩另以錦箋謄出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妃又命以瓊酪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此時賈蘭尚幼未諳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而已那時賈薔帶領一班女戲子在樓下正等得不耐煩只見一個太監飛跑

出色寫齡官伏畫薔調雀情事

不明點櫳翠庵如妙玉避俗也

下來說做完了詩了快拿戲單來賈薔忙將戲目呈上並十二個人的花名冊子少時點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　第二齣乞巧

第三齣仙緣　第四齣離魂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粧演的形容却做盡悲歡的情狀剛演完了一個太監托着一金盤糕點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連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做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做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爲此二齣非本角之戲執意不從定要做

相約相罵二齣賈薔扭不過他只得依他做了元妃甚喜命莫難爲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疋宮綢兩個荷包並金銀錁子之類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遊玩忽見山環佛寺忙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與一班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按例行賞乃呈上略節元妃從頭看了無話即命照此而行太監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紬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吉慶有餘銀錁十錠邢夫人等二分只減了如意拐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金銀

盞各二隻表禮按前賓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錁二對寶玉和賈蘭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銀錁二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錁四錠表禮四端另有表禮二十四端清錢五百串是賞與賈母王夫人及各姊妹房中奶娘眾丫鬟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端金銀錁一對其餘彩緞百疋白銀千兩御酒數瓶是賜東西兩府及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又有清錢三百串是賜廚役優伶百戲雜行人等的眾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啟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元妃不由的滿眼又滴下淚來却又勉強笑着拉了賈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再四叮嚀不須

記掛好生保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見面儘容易的何必過悲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元妃雖不忍別奈皇家規矩違錯不得的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裡眾人好容易將賈母勸住及王夫人攙扶出園去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皇城尚不得夜開況宮禁乎大失檢點

以上三回只是為衆美移住花園作引子耳花園錦簇之文此回極華星也

紅樓夢第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箇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閒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着與無事的人一樣第一箇寶玉是極無事最閒暇的偏這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上纔得回來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

骰子趕圍棋作戲正在房內頑得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裡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已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聞於巷外弟兄子侄互為獻酬姊妹婢妾共相笑語獨有寶玉見那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畧坐了一坐便走往各處閒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并丫頭姬妾鬼混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

寧府帷薄不修只小小點綴已足

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謎行令百般作樂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邊去了也不理論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上纔散因此偷空兒也有會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的或賭或飲都私自散了待晚上再來那些小些的都鑽進戲房裡瞧熱鬧兒去了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素日這裡有個小書房內曾掛著一軸美人畫的很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裡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想着便往那裡來剛到窗前聽見屋裡一片喘息之聲寶玉倒唬了一跳心想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胆子餂破窗紙向內一看那

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正在得趣故此呻吟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進門去將兩個唬的抖衣而顫茗煙見是寶玉忙跪下哀求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麽說珍大爺要知道了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倒也白白淨淨兒的有些動人心處在那裡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跺脚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那丫頭飛跑去了寶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不告訴人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烟道不過十六七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就作這個事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又問名字叫什麽茗煙笑道

主至婢家不合情理漸漸引入自尔宛合

引出

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正新鮮奇文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個夢夢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的卍字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萬兒寶玉聽了笑道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等我明兒說了給你作媳婦好不好茗烟也笑了因問二爺為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逛就遇見你們了這會子作什麼呢茗烟微微笑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城外逛去一會兒再回這裡來寶玉道不好看仔細花子拐了去況且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烟道就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却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偺們竟找花大姐姐去瞧他在

家作什麼呢茗烟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又道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轉眼已到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此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吃菓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驚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至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來迎着寶玉一把拉着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纔把心放下來說道你也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

連着自巳字都是如下文引逗

問茗烟還有誰跟了來了茗烟笑道別人都不知道襲人聽了復又驚慌道這還了得倘或碰見人或是遇見老爺街上人擠馬碰有個失閃這也是頑得的嗎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呢都是茗煙調唆的等我回去告訴嬤嬤們一定打你個賊死茗煙撅了嘴道爺罵着打著叫我帶了來的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來能要不我們同去罷花自芳忙勸道罷了已經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不干净爺怎麼坐呢襲人的母親也早迎出来了襲人拉着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的臉上通紅花自芳母子兩個恐怕寶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子又忙倒好茶襲人

笑道你們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敢亂給他東西吃的一面說一面將自巳的坐褥拿了來鋪在一個杌子上扶著寶玉坐下又用自巳的脚爐墊了脚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巳的手爐掀開焚上仍蓋好放在寶玉懷裡然後將自巳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彼時他母兄巳是忙着齊齊整整的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因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回去的理好歹嚐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趟說着捻了几個松瓤吹去細皮用手帕托着給他寳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悄問襲人道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誰哭來着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因見寶玉穿著大紅金

心乎玉者真寶釵之影身也

褂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說道你特爲往這裡來又換新衣裳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裡去嗎寶玉道原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兒不是你來得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着好東西呢襲人笑道悄悄兒的罷叫他們聽著作什麼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稀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儘力兒瞧瞧再瞧什麼稀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著了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僱一輛干干凈凈嚴嚴緊緊的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

人道不爲不妨爲的是碰見人花自芳忙去僱了一輛車來衆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些菓子給茗烟又把些錢給他買花爆放叫他別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面說着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着上車放下車簾茗烟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車向花自芳道須得我和二爺還到東府裡混一混纔過去得呢看人家疑惑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寶玉抱下車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倒難爲你了於是仍進了後門來俱不在話下卻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鬟們都索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兒偏奶母李嬤嬤拄拐進來請安瞧瞧寶玉見

年高者乃生育有乳可作奶娘耶

寶玉不在家丫鬟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嘆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別的嬤嬤越不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巳的只知嫌人家腌臢這是他的房子由着你們遭塌越不成體統了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嬤嬤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著他們因此只顧頑笑並不理他那李嬤嬤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時候睡覺丫頭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個討厭的老貨李嬤嬤又問道這蓋碗裡是酪怎麼不送給我吃說畢拿起就吃一個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巳承認

別帶累我們受氣李嬤嬤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麼壞了腸子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値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變了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他怎麼着你們看襲人不知怎麼樣那是我手裡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麼阿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把酪全吃了又一個丫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送東西給你老人家去豈有爲這個不自在的李嬤嬤道你也不必粧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爲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兒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

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躺在床上不動寶玉因問可是病了還是輸了呢秋紋道他倒是羸的誰知李老太太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們别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粧寶玉命取酥酪來丫鬟們回說李奶奶吃了寶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說道原來留的是這個多謝費心前兒我因為好吃吃多了好肚子疼鬧的吐了纔好了他吃了倒好擱在這裡白遭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炕寶玉聽了信以為真方把酥酪丢開取了栗子來自向燈下檢剝一面見衆人不

妙想

善用逆筆妙

忽起忽落波折巧妙襲人之安裝

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襲人道那是我兩姨姐姐寶玉聽了讚嘆了兩聲襲人道嘆什麼我知道你心裡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裡配穿紅的寶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為見他實在好的很怎麼也得他在偺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纔往你們家來寶玉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偺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進他們

人々媚描寫盡致

一波三折漸々引入主意妙極妻妮

來就是了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麽叫人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宅大院裡沒的我們這宗濁物倒生在這裡襲人道他雖沒這樣造化倒也是姣生慣養的我姨爹姨娘的寶貝兒是的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了兩聲正不自在又聽襲人嘆道我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大見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玉聽這話裡有文章不覺吃了一驚忙扔下栗子問道怎麽着你如今要回去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量教我再耐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出我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越發忙了因問爲什麽贖你呢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

語々頓跌愈寫愈緊使寶玉不能不信不得不急而我言易入矣

是這裡的家生子兒我們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裡怎麽是個了手呢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哪襲人道從來沒這個理就是朝廷宮裡也有定例幾年一挑幾年一放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們家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要不放你呢襲人道爲什麽不放呢我果然是個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太太不肯放我出去再多給我們家幾兩銀子留下也還有的其實我又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强的多而且多我從小兒跟着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這會子又伏侍了你幾年我們家要來贖我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不要就開恩放我去呢要說爲伏侍的你好不叫我

寶玉心要留下之意自在言表 [illegible]

必諾

死晴雯之根

抄筆物化一路都用此法

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的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使不得的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裡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的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慢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為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吃虧就可以行得的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于你又無益反教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

勒住勒之

太太肯行嗎寶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來說去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呢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該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兒說著便賭氣上牀睡了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了我還值幾兩銀子要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兒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況如今爹雖沒了你們却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掏摸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能了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麼權當我

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了因此哭了一陣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况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着賈宅是慈善寬厚人家兒不過求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女孩兒也不能那麼尊重因此他母子兩個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兩個又是那個光景兒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一塊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別意了且說襲人自幼兒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

深知寶玉性情故能操縱如意

一語勒轉起見其柔媚機變不可方物

言的毛病兒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弛蕩任情恣性最不喜務正每欲勸時諒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寶玉默默睡去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已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爲酥酪生事又像那茜雪之茶是以假要栗子爲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已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淚痕滿面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麽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肯出去寶玉見這話頭兒活動了便道你說說我還要怎麽留你我自已也難說了襲人笑道偺們兩個的好是不用說了但你要安心留我不在這

> 分明道破豈非語讖

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那就是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不出去了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看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的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就散了的時候兒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憑你們愛那裡去那裡去就完了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道好爺我正爲勸你這些個更說的狠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說你就擰嘴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愛念書也罷假愛也罷只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

> 千回萬轉只此一語要緊叮去就力

跟前你別只管嘴裡混批只作出個愛念書的樣兒來也叫老爺少生點兒氣在人跟前也好說嘴老爺心裡想着我家代代念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不但不愛念書已經他心裡又氣又惱了而且背前面後混批評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外號兒叫人家祿蠹又說只除了什麼明明德外就沒書了都是前人自已混編纂出來的這些話你怎麼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時刻刻的要打你呢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是我小時候兒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信口胡說的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麼呢襲人道再不許謗僧毀道的了還有更要緊的一件事再不許弄花兒弄粉兒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個愛紅的毛病兒

> 二字雅馴絕倫

争之耳起見其固寵嫉羣与寶钗真是一真乃出之氣江

妙只随口應之

了寶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麽快說罷襲人道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性的就是了你要果然都依了就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這裡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總坐了也沒趣兒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天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嬷嬷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子初二刻了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扎掙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胗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

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窩握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彼時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丫鬟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綉線軟簾進入裡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裡忙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歇過來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裡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黛玉聽了嗤的一笑道你既要在這裡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着借

兩人年已十三四矣對面躺下畢竟不宜

們說話兒寶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寶玉道沒有枕頭偺們在一個枕頭上罷黛玉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着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個腌臢老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眞眞你就是我命中的魔星請枕這一個說着將自巳枕的推給寶玉又起身將自巳的再拿了一個來枕上二人對着臉兒躺下黛玉一回眼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劃破了寶玉倒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劃的只怕是纔剛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說着便找絹子要擦黛玉便用自巳的

此是點睛之法

絹子替他揩拭了咂着嘴兒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就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作奇怪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吹到舅舅耳朶裡大家又該不得心凈了寶玉總沒聽見這些話只聞見一股幽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衣袖拉住要瞧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這時候誰帶什麽香呢寶玉笑道那麽着這香是那裡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裡頭的香氣燻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兒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麽羅漢眞人給我些奇香不成就是得了奇香

釵來後一家上下傾心向之〻冷香金鎖時〻在人口中易於觸動寶玉故黛玉提出以試〻之

索性說明雋快無比

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翻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脇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見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裡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笑嘆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他寶玉方聽出来因笑道方纔告饒如今更說

狠了說着又要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你不難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著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要去不能偺們斯斯文文的躺着說話兒說着復又躺下黛玉也躺下用絹子蓋上臉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總不理寶玉問他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揚州有何古蹟土俗民風如何黛玉不答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他道噯喲你們揚州衙門裡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麼黛玉見他說的鄭重又且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著笑順口謅道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黛玉笑道這就扯謊自

來也沒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裡都知道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說寶玉又謅道林子洞裡原來有一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老耗子升座議事說明兒是臘八兒了世上的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裡菓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刼些個來纔好乃拔令箭一枝遣了個能幹小耗子去打聽小耗子回報各處都打聽了惟有山下廟裡菓米最多老耗子便問米有幾樣菓有幾品小耗子道米豆成倉菓品却只有五樣一是紅棗二是栗子三是落花生四是菱角五是香芋老耗子聽了大喜卽時拔了一枝令箭問誰去偷米一個耗子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個耗子接令去

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了香芋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子應道我願去偷香芋老耗子和衆耗見他這樣恐他不諳練又怯懦無力不准他去小耗子道我雖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這一去管比他們偷的還巧呢衆耗子忙問怎麼比他們巧呢小耗子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芋滾在香芋堆裡叫人瞧不出來却暗暗兒的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這不比直偷硬取的巧嗎衆耗子聽了都說妙却妙只是不知怎麼變你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子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標緻美貌的一位

寶玉詼諧雅逸可喜

小姐眾耗子忙笑說錯了錯了原說變菓子怎麼變出個小姐來可呢小耗子現了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菓子是香芋都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的香玉呢黛玉聽了翻身爬起來按著寶玉笑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派我呢說着便擰寶玉連連央告好妹妹饒了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為聞見你的香氣忽然想起這個故典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你還說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還說是故典寶釵笑道哦是寶兄弟喲怪不得他他肚子裡的故典本來多麼就只是可惜一件該用故典的時

候兒他就偏忘了有今兒記得的前兒夜裡的芭蕉詩就該記得呀眼面前兒的倒想不起來別人冷的了不得他只是出汗這會子偏又有了記性了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裡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吵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寶玉至花家襲人回来以至就要结
寶玉兩段敘得十分曲折處處用逆
筆取勢引人入勝文心之妙不可思議

紅樓夢第十九回終

襲人者寶釵之影身也自須出色一寫觀其忽嘆
忽喜忽剛忽柔忽遠忽近寶玉不得不入其元中
絕頂佞人真是尤物彼既能固寵於寶玉則其迎合
賈母王夫人處自不待言更何慮人之奪其寵愛
耶
襲人有母寶釵亦有母襲人之母能知襲人之心而決計
不贖寶釵之母豈不知寶釵之心而不為之圖謀寶玉
姻事哉此文字激射法
金玉姻緣之说賈府人人傳播然同陳涉之篝火
狐鳴大衆私相指目黛玉欲试寶玉之心故每於

戲語中點逗而不知寶玉方惡聞此言而又不便
明说只得不許黛玉再提此語其意以為他人言之
是不知我者豈可知我如汝而亦為此言乎乃黛玉則
反疑為觸着寶玉心病故不許我说也於是愈疑寶釵
之計得行觸處皆误令寶玉之意失矣凡書中写黛玉
處皆是写寶釵處正不得怨寶釵之藏奸而責黛玉
之多心也

紅樓夢

標點贅解

紅樓夢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寶玉在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取笑那寶玉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身體不好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黛玉方不欲睡自已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喚呢那襲人待他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揎他可見老背晦了寶玉忙欲赶過去寶釵一把拉住道你别和你媽媽吵纔是呢他是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

靈光一閃
我自真天
〻寫

來只見李嬤嬤拄着拐杖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兒我抬舉起你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厮樣兒的躺在炕上見了我也不理一理兒一心只想粧狐媚子哄寶玉哄的寶玉不理我只聽你的話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了來的小丫頭子罷咧這屋裡你就作耗來了好不好的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是的哄人不哄襲人先只道李嬤嬤不過因他躺着生氣少不得分辯說病了纔出汗蒙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後來聽見他說哄寶玉又說配小子由不得又羞又委屈禁不住哭起來了寶玉雖聽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他分辯說病了吃藥又說你不信只問别的丫頭李嬤嬤聽了這話

又一內

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裡還認得我了呢叫我問誰去誰不幫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到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講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著奶了把我扔在一邊兒逞著丫頭們要我的强一面說一面哭彼時黛玉寶釵等也過來勸道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些就完了李嬤嬤見他二人來了便訴委屈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和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個不了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筭了輸贏賬聽見後面一片聲嚷便知是李嬤嬤老病發了又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于人排揎寶玉的丫頭便連忙赶過來拉了李嬤嬤笑道媽媽別生氣大節下老太

寶玉係十三四歲伏玉奶媽一老玉此此書中久细按安論年紀玉多不過四十左右方合此时寶玉实是一心在襲人身上

太剛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吵你還要管他們纔是難道你倒不知規矩在這裡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屋裡燒的滾熱的野鷄快跟了我喝酒去罷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淚的絹子那李嬤嬤脚不沾地跟了鳳姐兒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個沒臉强似受那些娼婦的氣後面寶釵黛玉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他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了寶玉點頭歎道這又不知是那裡的賬只揀軟的欺負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說道誰又沒瘋了

諸死晴雯之根

又一囚

上回竭力回寵遂至恩愛若此聲人自是志得意滿

得罪他做什麽既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犯不着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着寶玉道為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彀我受的還只是拉扯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着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病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襲人冷笑道要為這些事生氣這屋裡一刻還住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儘着這麽鬧可叫人怎麽過呢你只顧一時為我得罪了人他們都記在心裡遇着坎兒說的好說不好聽的大家什麽意思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强忍著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端

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點汗兒便不叫他起來自己端着給他就枕上吃了即令小丫鬟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啊寶玉聽說只得依他看着他去了簪環躺下纔去上屋裡跟着賈母吃飯飯畢賈母猶欲和那幾個老管家的嬤嬤鬬牌寶玉惦記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朧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見麝月一人在外間屋裡燈下抹骨牌寶玉笑道你怎麽不和他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床底下堆着錢還不彀你輸的麝月道都樂去了這屋子交給誰

为婢篦頭与为婦畫眉同此意耳祖[illegible]麝月不中为之篦頭非寶玉亦不配为美婢篦頭[illegible]請試之不可不篦頭不可漫篦頭須看那人再度自己霞光又一闪。仍是細豆腐人文字

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天拔地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們歇歇兒了小丫頭們也服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頑頑兒去嗎所以我在這裡看着寶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了因笑道我在這裡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裡越發不用去了偺們兩個說話兒不好寶玉道偺們兩個做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起你說頭上癢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了道使得說著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鐶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篦子替他篦只篦了三五下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盃盞兒還沒吃就上了頭了寶玉笑道

你來我也替你篦篦晴雯道我沒這麼大造化說着拿了錢摔了簾子就出去了寶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而笑寶玉笑着道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兒寶玉會意忽聽唿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偺們倒得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來拌嘴兒了晴雯也笑道你又護着他了你們瞞神弄鬼的打諒我都不知道呢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說著一徑去了這裡寶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次日清晨襲人已是夜間出了汗覺得輕鬆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寶玉纔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閒逛彼時正

寶釵深心實特特與黛玉反照

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黹都是閒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寶釵香菱鶯兒三個赶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寶釵素日看他也如寶玉並没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在一處頑一注十個錢頭一回自已贏了心中十分喜歡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就有些着急趕著這盤正該自已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了若擲個六點也該贏擲個三點就輸了因拿起骰子來狠命一擲一個坐定了二那一個亂轉鶯兒拍着手兒叫么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來就要拿錢說是個四點鶯兒便說明明是個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瞅了鶯兒一眼說道越

大越没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滿心委屈見姑娘說不敢出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嘟囔說一個做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瞧不起前兒和寶二爺頑他輸了那些也没着急下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喝住了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别說這話人家笑話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景況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兄弟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踈了況

鳳姐不斥誰叫你上高抬盤一語之謬而大發參理之言尚得謂正言

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看待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了他更有個獃意思存在心裡你道是何獃意因他自幼姐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湘雲黛玉寶釵等人他便料定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所以弟兄間亦不過盡其大槩就罷了並不想自已是男子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甚怕他只因怕賈母不依纔只得讓他三分現今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麼這裡不好

到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捨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着這件東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要取樂兒倒招的自已煩惱還不快去呢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是那裡墊了踹窩來了賈環便說同寶姐姐頑來着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抬盤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裡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這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到耳內便隔著窗戶說道大正月裡怎麼了兄弟們小孩子家一半點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樣話做什麼憑他怎麼著還有老爺太太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他

此言大妥
理

現是主子不好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環兒弟出
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便
赶忙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出聲鳳姐向賈環道你也是個沒性
氣的東西吻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你愛和那個姐姐妹
妹哥哥嫂子頑就和那個頑你總不聽我的話倒叫這些人教
的你歪心邪意狐媚魘道的自己又不尊重要往下流裏走安
着壞心還只怨人家偏心呢輸了幾個錢就這麽個樣兒因問
賈環你輸了多少錢賈環見問只得諾諾的說道輸了一二百
錢鳳姐啐道虧了你還是個爺輸了一二百錢就這麽着回頭
叫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去你

（批：是何言歟）（批：你為何大口啐他）

（批：是何言歟）

明兒再這麼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訴學裡皮不揭了
你的爲你這不尊貴你哥哥恨的牙癢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脚
把你的腸子還窩出來呢喝令去罷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
了錢自去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
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聽了連忙就走寶釵笑道等着
偺們兩個一齊兒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和寶玉來至賈母
這邊只見史湘雲大說大笑的見了他兩個忙站起來問好正
值黛玉在旁因問寶玉打那裡來寶玉便說打寶姐姐那裡來
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了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寶玉道只
許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到他那裡就說這些閑話黛

（批：此時何以不早數日來即得見元妃省親矣）

湘雲至此方入正敘在久字只是借来陪襯寶釵耳

寶玉只有氣質用事（代黛玉）

〻時何耶盡因湘雲在前故意作此違心之談以掩飾真情耶抑見黛玉說不着自己心跡未免着惱耶揣〻此付兩人皆有些孩子氣率性而行耳

玉道好没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麽事又没叫你替我解悶兒還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兒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到底也還坐坐兒合別人說笑一會子啊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已糟塌壞了身子呢黛玉道我作踐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活着好不好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麽鬧我還怕死嗎倒不如死了干淨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干淨寶玉道我說自家死了干凈別錯聽了話又賴人正說着寶釵走來說

此數語豈無因而發会念會作云〻自是衆〻言襄之語非黛玉桂扯案賬也

史大妹妹等你呢說着便拉寶玉走了這黛玉越發氣悶只向窗前流淚没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搭搭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百樣的款語温言來勸慰不料自已没張口只聽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麽死活憑我去罷了横竪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會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哄着你你又來作什麽呢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麽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隔疎後不僭先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偺們是姑舅姐妹寶姐姐是兩姨姐妹論親戚也比你遠第二件你先來偺們兩個一桌吃一床睡從小兒一處長大

好之心不必明言互相印證自爾渙然而解

湘雲老實借之以形寶釵之奸

的他是纔來的豈有個爲他遠你的呢黛玉啐道我難道叫你遠他我成了什麽人了呢我爲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爲的是我的心你難道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黛玉聽了（此時是心尚渙而寶玉又明言心迹是以易于消解）低頭不語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你你再不知道你慪的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冷些怎麽你倒脫了青肷披風呢寶玉笑道何嘗沒穿見你一惱我一暴燥就脫了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該訛着吵吃的了二人正說着只見湘雲走來笑道愛哥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理兒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赶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

好筆烘托出寶釵無所往而不爲惡人光景

三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會挑人就筭你比世人好也不犯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服你黛玉便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筭你是個好的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可那裡敢挑他呢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時纔現在我眼裡呢說的寶玉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回終

寶釵圖謀寶玉親事只是得一個黛玉必欲離间之排擠之書中從不實寫一筆只在對面旁面描寫出来使讀者於言外得之靈妙絕倫

史湘雲亦書中出色之人前於寧府一見其名至此回方叙其至榮府与釵黛頑笑未免有姍姍来遲之憾且入大觀園以〔往来〕如彼之密不在以前蹤跡如此之踈自黛玉入都以至今已七八年前文宜串插數筆方合。湘雲是烘托寶釵之人寶釵入都亦已久矣須處處伴說方有趣味且可与後文結社聯吟等事相稱。書中詳於釵王夫人之親戚而畧於史氏未免太冷落賈母亦須追寫補綴數語方合

偏說勸兩個口極

仍字無根吾故曰前文須補敘之

照從全字

紅樓夢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說着笑着跑出來怕黛玉赶上寶玉在後忙說絆倒了那裡就赶上了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兒罷黛玉拉着手說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寶玉攔着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却值寶釵來在湘雲身背後也笑道我勸你們兩個看寶兄弟面上都撂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來戲弄我寶玉勸道罷吆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就敢說你了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邉來

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探惜姊妹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了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來了却不見紫鵑翠縷二人只有他姊妹兩個尚卧在衾內那黛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湘雲却一把青絲拖於枕畔一幅桃紅紬被只齊胸蓋著襯着那一彎雪白的膀子撂在被外上面明顯着兩個金鐲子寶玉見了歎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膀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是寶玉翻身一看果然是他因說

反照襲人良宵解語一段

先時候事前文未敘此文總覺無根

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寶玉說道這還早呢你起來瞧瞧罷黛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又復進來坐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鵑翠縷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玉道站着我就勢兒洗了就完了省了又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來彎着腰洗了兩把紫鵑遞過香肥皂去寶玉道不用了這盆裡就不少了又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撇嘴笑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寶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梳呢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候兒怎麼替我梳了

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不會梳了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梳篦原來寶玉在家並不戴冠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絲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又有金墜腳兒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了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叫人揀了去了倒便宜了揀的了黛玉旁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呢寶玉不答因鏡臺兩邊都是粧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不覺拈起了一盒子胭脂

臭味相同

自然水乳

意欲往口邊送又怕湘雲說正猶豫間湘雲在身後伸過手來㕶的一下將胭脂從他手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呢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見這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已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裡去了襲人冷笑道寶兄弟那裡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襲人又歎道姐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兒也沒個黑家白日鬧的憑人怎麽勸都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錯了這個丫頭聽他說話倒有些識見寶釵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麽寶姐

醋得奇絶

姐和你說的這麽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麽我不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麽又動了氣了呢襲人冷笑道我那裡敢動氣呢只是你從今别進這屋子了横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為駭異禁不住赶來央告那襲人只管合着眼不理寶玉沒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麽了麝月道我知道麽問你自已就明白了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嘆道不理我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已床上睡下襲人聽他半日無

罵襲人的絕

動靜微微的打齁料他睡着便起來拿了一領斗蓬來替他蓋上只聽唿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仍合着眼粧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今兒起我也只當是個啞吧再不說你一聲兒了好不好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麽了你又勸我你勸也罷了剛纔又沒勸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是爲什麽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的是什麽話呢襲人道你心裡還不明白還等我說呢正鬧着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一碗仍回自已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牌寶玉素知他兩個親厚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裡

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麝月便笑著出来叫了兩個小丫頭進去寶玉拿了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見兩個小丫頭在地下站着那個大兩歲清秀些的寶玉問他道你不是叫什麽香嗎那丫頭答道叫蕙香寶玉又問是誰起的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寶玉道正經叫晦氣也罷了又蕙香咧你姐兒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個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日就叫四兒不必什麽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兒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一面說一面叫他倒了茶来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只管悄悄的抿著嘴兒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自已悶悶

獨黛玉死了則竟不能過可見鍾情非同泛常

識得莫是保園小往貌似而已

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眾人只叫四兒答應
誰知這四兒是個乖巧不過的丫頭見寶玉用他他就變盡方
法兒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眼餳耳熱之餘
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嘻笑有興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對
燈好沒興趣待要赶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越來勸
了若拿出作上人的光景鎮唬他們似乎又太無情了說不得
橫着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家也要過的如此一想却倒毫
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燭烹茶自已看了一回南
華經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智大盗乃止擿玉毀
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

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
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
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
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散麝
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
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
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
不免恩愛固是實情
皆張其羅而邃其穴所以迷惑纏陷天下者也續畢擲筆就寢
頭剛著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
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

襲人行徑。實三樣作真。与寶釵一鼻孔出氣。

全不知寶玉之心。一味硬派他不是。大覺淺躁。

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看凍著原來襲人見他無明無夜和姐妹們鬼混若真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舊好了不想寶玉竟不回轉自已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没好生睡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理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到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着你睡醒了快過那邊梳洗去再遲了就赶不上了寶玉道我過那裡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嗎你愛過那裡去就過那裡去從今咱們兩個人撂開手省的雞生鵝鬪叫別人笑話橫竪那邊膩了過來

迴應花解語一段。襲人之原如此開書。作用絕妙。真乃好戲三昧。

這邊又有什麼四兒五兒伏侍你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比不得你拿著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裡說了早起就忘了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和這簪子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在你也不值的這麼着呀寶玉道你那裡知道我心裡的急呢襲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麼你可知道我心裡是怎麼着快洗臉去罷說著二人方起來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兒的莊子来看見寶玉所續

則其在鳳姐房中無日不縱淫可知也此燃雪批月之注

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提筆續了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勦襲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却將醜語詆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正亂着請大夫胗脉大夫說替太太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病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症雖險却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蟲猪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給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裳外面打掃

淨室款留兩位醫生輪流斟酌胗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鳳姐和平兒都跟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將小廝內清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材破爛酒頭廚子名叫多官兒因他懦弱無能人都叫他作多渾蟲二年前他父親給他娶了個媳婦今年纔二十歲也有幾分人材又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蟲又不理論只有酒有肉有錢就諸事不管了所以寧榮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媳婦妖調異常輕狂無比衆人都叫他多姑娘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見過這媳婦垂涎久了只是內懼嬌妻

一語抵得金瓶梅數百言

外懼孌童不曾得手那多姑娘兒也久有意於賈璉只恨沒空兒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趟招惹的賈璉似饑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小廝計議許以金帛焉有不允之理況都和這媳婦子是舊交一說便成是夜多渾蟲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賈璉便溜進來相會一見面早已神魂失據也不及情談款敘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子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體筋骨癱軟使男子如臥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賈璉此時恨不得化在他身上那媳婦子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們姐兒出花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為我腌臢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裡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

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那裡還管什麼娘娘呢那媳婦子越浪起來賈璉亦醜態畢露一時事畢不免盟山誓海難捨難分自此後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盡瘢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還願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是夜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說次日早起鳳姐往上屋裡去後平兒收拾外邊拿進來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綹青絲來平兒會意忙藏在袖內便走到這邊房裡拿出頭髮來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麼東西賈璉一見連忙上來要搶平兒就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從手中來奪平兒笑道你這個沒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

來問你你倒賭利害等我回來告訴了看你怎麼着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賞我罷我再不敢利害了一語未了忽聽鳳姐聲音賈璉此時鬆了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别叫他知道平兒纔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叫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找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日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沒有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少什麽不少平兒道細細查了沒少一件兒鳳姐又道可多什麽平兒笑道不少就罷了那裡還有多出來的分兒鳳姐又笑道這十幾天難保干凈或者有相好的丢下什麽戒指兒汗巾兒也未可定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黄了在鳳姐身背後

只望着平兒殺鷄兒抹脖子的使眼色兒求他遮蓋平兒只裝看不見因笑道怎麽我的心就和奶奶一樣我就怕有緣故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兒都沒有奶奶不信親自搜搜鳳姐笑道傻丫頭他就有這些東西肯叫偺們搜着說着拿了樣子出去了平兒指着鼻子摇着頭兒笑道這件事你該怎麽謝我呢喜的賈璉眉開眼笑跑過來摟着心肝乖乖兒肉的便亂叫起來平兒手裡拿着頭髪笑道這是一輩子的把柄兒好便罷不好偺們就抖出來賈璉笑着央告道你好生收着罷千萬可别叫他知道嘴裡說着瞅他不隄防一把就搶過来笑道你拿着到底不好不如我燒了就完了事了一面說一面掖在靴掖

詞令物品○鳳姐雖然與平兒親厚而不肯分奈禍之愛○平兒要得不必向賈璉代為掀瞞耶○世情確鑿如此描寫入骨○平兒本不喜事○此回亦見其安靜處○

平兒豈不願為之不得已而跑出而心中含慍故激出下文一謔嘖嘖可憐

子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過了河兒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賈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摟着求歡平兒奪手跑出來急的賈璉灣着腰恨道死促狹小娼婦兒一定浪上人的火來刻[illegible]畫[illegible]他又跑了平兒在牕外笑道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難道圖你舒服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見我呀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罐子打個稀爛他纔認的我呢他防我像防賊的是的只許他和男人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說話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姪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都使得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防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不籠絡着人怎麼使喚呢你行動就是壞心連我

平兒不遜之語鳳姐當然而不能答後文

也不放心別說他呀賈璉道哦也罷了麼都是你們行的是我行動兒就存壞心多早晚纔叫你們都死在我手裡呢正說著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牕外便問道要說話怎麼不在屋裡說又跑出來隔着牕戶鬧這是什麼意思賈璉在內接口道你可問他麼倒像屋裡有老虎吃他呢平兒道屋裡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笑道沒人纔便宜呢平兒聽說便道這話是說我麼鳳姐便笑道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着也不打簾子賭氣往那邊去了鳳姐自己掀簾進來說道平兒丫頭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起我來了仔細你的皮賈璉聽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鳳姐之來故撒嬌平兒平兒萬分委曲不覺衝口而出

潑醋一回所由泯忿于平兒之

麼利害從此倒服了他了鳳姐道都是你興的他我只和你算
賬就完了（為把此場）賈璉聽了啐道你們兩個人不睦又拿我來墊喘兒
了我躲開你們就完了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裡去賈璉道我
自然有去處說著就走鳳姐道你別走我還有話和你說呢不
郊們事且聽下回分解

襲人果見寶玉孩氣未除只宜以姊
妹們和氣有要分寸之言款款深深與
寶玉言之先將寶玉之心表明說你只
是親愛姊妹一片天真爛漫之意奈年
紀漸長嫌疑不可不避則寶玉雖不

中聽亦必深以為是從此處處留心未
嘗小視箴之力也乃襲人不知寶玉之
渾忘男女而深恨姊妹之過於親熱滿
臉醋意溢而怒容一味以矯嗔翻制寶
玉豈肯受耶從此暗中讒毀黛玉皆
從此起矣攙入寶釵數語見其意思
相同故能獨得王夫人愛悅也
平兒自是可愛賢於襲人遠矣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八冊

特为指出以顯兩人近时情形不同

自金鎖出現之後漸之林冷而薛熱矣此回說老太之喜他穩重和平故格外度壽則合府之耳目心思皆可知矣涅此步之寫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話說賈璉聽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什麼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麼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倒沒有主意了鳳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則例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竟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麼給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樣給薛妹妹做就是了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這個也不知道我也這麼想來着但昨日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

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算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的年分兒了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自然和往年給林妹妹做的不同了賈璉道這麼着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兒我私自添了你又怪我不回明白了你了賈璉笑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彀了我還怪你說着一徑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湘雲住了兩日便要回去賈母因說等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件針線活計取來爲寶釵生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已捐資二十兩

寶釵占勝處黛玉能不病乎

與了鳳姐來交與他備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作生日不拘怎麼着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席呢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已花費幾兩老庫裡的體巳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叫我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掯我們老祖宗看看誰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留給他我們雖不配使也别太苦了我們這個彀酒的彀戲的呢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强嘴你就和我啷啷的鳳姐笑

此句尤不入情

黛玉何能如此

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没處訴寃倒說我强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上衆人都在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們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之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者說了一遍賈母更加喜歡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的不須細說至二十一日賈母内院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戲崑弋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酒席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已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黛玉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黛玉歪在炕上

唱戲慶壽。從來未有之例。寶玉且無之，而獨為寶釵設格，豈小鳳姐特地為寶釵生色乎。

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聽那一齣我好點黛玉冷笑道你既這麼說你就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給我瞧這會子犯不上借着光兒問我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叫一班子也叫他們借着偺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携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齣西遊記賈母自是喜歡又讓薛姨媽薛姨媽見寶釵點了不肯再點賈母便特命鳳姐點鳳姐雖有邢王二夫人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諢便先點了一齣却是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喜歡然後便命黛玉點黛玉又讓王夫人等先點賈母道今兒原

是我特帶着你們取樂偺們只管偺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兒的唱戲擺酒為他們呢他們白聽戲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點戲呢說着大家都笑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探惜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山門寶玉道你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裡知道這齣戲排場詞藻都好呢寶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戲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你更不知戲了你過來我告訴你這一齣戲是一套北點絳唇鏗鏘頓挫那音律不用說是好了那詞藻中有隻寄生草極妙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來央告好姐姐念給我聽聽寶

此曲妙在寶釵述之

此时家中已有女伶何以不見扮演

釵便念給他聽道

漫揾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没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裡討烟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搖頭稱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黛玉把嘴一撇道安静些看戲罷還没唱山門你就粧瘋了說的湘雲也笑了于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賈母深愛那做小旦的和那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益發可憐見的因問他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一回賈母令人另拿些肉菓給他兩個又另賞錢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

情景難堪

要之以湘雲之老实觀寶釵之奸湘雲寶釵皆与黛玉異趣而寶釵則渾含不露故寶玉亦親近湘雲寶釵卻只忌黛玉

像一個人你們再瞧不出來寶釵心内也知道却點頭不說寶玉也點了點頭兒不敢說湘雲便接口道我知道是像林姐姐的模樣兒寶玉聽了忙把湘雲瞅了一眼衆人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了說果然像他一時散了晚間湘雲便命翠縷把衣包收拾了翠縷道忙什麽等去的時候包也不遲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裡做什麽看人家的臉子寶玉聽了這話忙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别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出來了他豈不惱呢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辜負了我要是别人那怕他得罪了人與我何干呢

絕不忘湘雲明知其易與耳不然金麒麟何嘗非金而黛玉顧不着意者知湘雲無寶釵之才不足以移寶玉之情耳

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望着我說我原不及你林妹妹別人拿他取笑兒都使得我說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他說話他是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頭麼寶玉急的說道我倒是為你為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拿脚踹湘雲道大正月裡少信着嘴胡說這些没要緊的歪話你要說你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說着進賈母裡間屋裡氣忿忿的躺着去了寶玉没趣只得又來找黛玉誰知纔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了將門關上寶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聲叫好妹妹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紫鵑却知端底當此時料不能勸

此言寶玉誠為可憐真心不能掬示大是苦楚

那寶玉只呆呆的站着黛玉只當他回去了却開了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裡黛玉不好再閉門寶玉因跟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原故說出來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就惱到底為什麼起呢黛玉冷笑道問我呢我也不知為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兒的拿着我比戲子給衆人取笑兒寶玉道我並没有比你也並没有笑你為什麼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辯黛玉又道這還可恕你為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兒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他和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民間的丫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那不是他自惹輕賤

你是這個主意不是你却也是好心只是那一個不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肯惱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呢寶玉聽了方知纔和湘雲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已原爲怕他二人惱了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已反落了兩處的數落正合着前日所看南華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冦源泉自盜等句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個人尚不能應酬妥協將來猶欲何爲想到其間也不分辯自已轉身回房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的一言也不發不禁自已越添了

小姑娘再還席豈有此理

一片善心無人能諒實有萬分冤楚

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那寶玉不理竟回來躺在床上只是悶悶的襲人雖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以別事來解說因笑道今兒聽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的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呢好好兒的大正月裡娘兒們姐兒們都喜喜歡歡的你又怎麼這個樣兒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姐兒們喜歡不喜歡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大家隨和兒你也隨點和兒不好寶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說到這句不覺淚下襲人見這景況不敢再說寶玉細想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來翻

寫黛玉便自与襲人驕嗔不同。

身站起來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寫畢自已雖解悟又恐人看了不解因又填一隻寄生草寫在偈後又念了一遍自覺心中無有掛碍便上床睡了誰知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假以尋襲人爲由來看動靜襲人回道已經睡了黛玉聽了就欲回去襲人笑道姑娘請站着有一個字帖兒瞧瞧寫的是什麽話便將寶玉方纔所寫的拿給黛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寶玉爲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又可笑又可歎便向襲人道作的是個頑意兒無甚關係的說畢便拿了回房

此言專為黛玉發之。

遙照。

去次日和寶釵湘雲同看寶釵念其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碍憑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疎密從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因笑道這是我的不是了我昨兒一支曲子把他這個話惹出來這些道書機鋒最能移性的明兒認真說起這些瘋話存了這個念頭豈不是從我這支曲子起的呢我成了個罪魁了說着便撕了個粉碎遞給丫頭們叫快燒了黛玉笑道不該撕了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癡心三人說着過來見了寶玉黛玉先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

湘雲談笑如常。總妙消弭之法。直照後文。

者寶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這樣愚鈍還參禪呢湘雲也拍手笑道寶哥哥可輸了黛玉又道你道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善我還續兩句云無立足境方是干淨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黃梅他便充作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惠能在廚房舂米聽了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

菩提本非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染塵埃

五祖便將衣缽傳給了他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

這句機鋒尚未究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爲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人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什麼禪呢寶玉自己以爲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所能的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是一時的頑話兒罷了說罷四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來命他們大家去猜猜後每人也作一個送進去四人聽說忙出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燈當爲燈謎而

製上面已有了一個衆人都爭看亂猜小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着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暗的寫了一齊封送進去候娘娘自驗是否寶釵聽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早猜着了寶玉黛玉湘雲探春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一並將賈環賈蘭等傳來一齊各揣心機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於燈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道前日娘娘所製俱已猜着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著也將寫的拿出來也有猜著的也有猜不着的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着之人每人一

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筅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以為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覺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所作這個不通娘娘也沒猜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麼衆人聽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麼寫道

大哥有角只八個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是一個枕頭一個獸頭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已一發喜樂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燈來設于堂屋命他姊妹們各自暗暗的做了寫出來粘在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

元宵已過此何必記耶大約是年因元妃歸省於秋年一切宴樂之事皆移於正月之十五補行也宜担清一筆點不宜於鳳姐生辰之十二日來叙在前為巧姐生辰在正月初七十二補之是二月矣不應為寶釵生日之前也

此謎為是賈母不應

及各色玩物為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況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席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老婆丫鬟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裡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麽不見蘭哥兒地下女人們忙進裡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叫他去他不肯來女人們回覆了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拐孤賈政忙遣賈環和個女人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邊坐了抓菓子給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濶論今日賈政在這裡便唯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質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

席也自拑口禁語黛玉本性嬌懶不肯多話寶釵原不妄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他去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因陪笑道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裡大設春燈雅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與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裡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倒叫我悶的慌你要猜謎兒我說一個你猜猜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受罰若猜着了也要領賞呢賈母道這個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　打一菓名

如此荔枝鮮紅光潤如何似猴子卯北方人只見乾荔枝故云尔也

賈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亂猜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著了也
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燈謎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　體自堅硬
雖不能言　有言必應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寶玉寶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獻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

姊妹五人燈謎却都成讖語矣

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姐兒們做的再猜一猜我聽賈政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一個是元妃的寫着道

能使妖魔膽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語讖

打一頑物

賈政道這是爆竹嗎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迎春的道

天運無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　只為陰陽數不通

打一用物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湘雲明〻在座何以獨無燈謎。况文作詩尤無争先。此日必不肯不作燈謎也。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粧點最堪宜
遊絲一斷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別離

打一頑物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賈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罷誰攜兩袖烟　琴邊衾裡兩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　風雨陰晴任變遷

打一用物

賈政道這個莫非是更香寶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　北面而朝　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

打一用物

賈政道好好如猜鏡子妙極寶玉笑回道是賈政道這一個却無名字是誰做的賈母道這個大約是寶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再看寶釵的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空　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葉落分離別　恩愛夫妻不到冬

打一用物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倒有限只是小小年紀作此等言語更覺不祥看來皆非福壽之輩想到此處甚覺煩悶大有

悲戚之狀只是垂頭沉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體勞乏又恐拘束了他衆姊妹不得高興頑耍便對賈政道你竟不必在這裡了歇着去罷讓我們再坐一會子也就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個是又勉强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來覆去甚覺悽惋這裡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樂一樂罷一語未了只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指手畫脚信口批評這個這一句不好那個破的不恰當如同開了鎖的猴兒一般黛玉便道還像方纔大家坐著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兒自裡間屋裡出來揷口說道你這個人就該老爺每日合你寸步兒不離纔好剛纔我忘了爲什

麽不當着老爺攛掇着叫你作詩謎兒這會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說的寶玉急了扯着鳳姐兒厮纏了一會賈母又和李宮裁並衆姊妹等說笑了一會子也覺有些困倦聽了聽已交四鼓了因命將食物撤去賞給衆人遂起身道我們歇着罷明日還是節呢該當早些起來明日晚上再頑罷於是衆人方慢慢的散去未知次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寶釵取悅衆人以傾黛玉此後謝
及寶玉矣寶玉之心却未能見信於黛
玉而情路之間不無微使黛玉無從此所

究是何解
殊不明白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終

以時相繫照也湘雲只是烘襯寶釵之人或借
其老實處形寶釵之奸詐或借大鹵莽處見寶
釵之深渾不可竟作湘雲文字讀也
余謂語實是大激大悟

此數人以來不見有用何也玉皇廟達摩庵收文亦不見說起究在園中何處改作何用

紅樓夢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母次日仍領衆人過節那元妃却自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詠命探春抄錄妥協自己編次優劣又命在大觀園勒石爲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選拔精工大觀園磨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薔等監工因賈薔又管著文官等十二個女戲子並行頭等事不得空閒因此又將賈菖賈菱賈萍喚來監工一日湯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比日係小女子）下且說那玉皇廟並達摩菴兩處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何以不留在園中如大觀園內庵廟全無又令何人住耶）如今挪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想發到各廟去分住

事事是鳳姐徇私起端賈氏之敗鳳姐寔亦罪魁

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楊氏正打算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件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件事便坐車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嘴頭兒乖滑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了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小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應承的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都送到家廟鐵檻寺去月間（何以後文又在水月庵）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是了說聲用走去叫一聲就來一點兒不費事王夫人聽了便商之於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先站住聽

此事若叫芸兒覺則無便二借債一節何至後來芸兒得眾便二引出抄家向眾之大禍鳳姐之眾狀若矣滚事只如此寫懸妙

我說話要是別的事我不管要是為小和尚小道士們的事好歹你依著我這麼着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搖頭笑道我不管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說把頭一梗把快子一放腮上帶笑不笑的瞅着賈璉道你是真話還是頑話兒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求了我兩三遭要件事管管我應了叫他等著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兒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栢樹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兒等這件事出來我包管叫芸兒管這工程就是了賈璉道這也罷了因又悄悄的笑道我問你我昨兒晚上不過要改個樣兒你為什麼就那麼扭手扭脚的呢鳳姐聽了把

臉飛紅嗤的一笑向賈璉啐了一口依舊低下頭吃飯賈璉笑着一徑去了走到前面見了賈政果然為小和尚的事賈璉便依着鳳姐的話說道看來芹兒倒出息了這件事竟交給他去管橫竪照裡頭的規例每月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小事聽賈璉如此說便依允了賈璉回房告訴鳳姐鳳姐即命人去告訴楊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感謝不盡鳳姐又做情先支三個月的費用叫他寫了領字賈璉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供給來白花花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了一塊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喝了茶罷於是命小廝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僱車坐上又僱了幾輛車子至

此一段上段文水月庵首尼俗不對名為元春不虛也

榮國府角門前與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子一徑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如今且說那元妃在宮中編次大觀園題詠忽然想起那園中的景致自從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叫人進去豈不孤負此園况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們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又怕冷落了他恐賈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須得也命他進去居住方妥命太監夏忠到榮府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在園中居住不可封錮命寶玉也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諭命夏忠去後便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

別人聽了還猶自可惟寶玉喜之不勝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丫鬟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呆了半晌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着賈母扭股兒糖是的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况你做了這篇好文章想必娘娘叫你進園去住他吩咐你幾句話不過是怕你在裏頭淘氣他說什麽你只好生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嬤嬤來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嬤嬤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這邊來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鳳繡鸞繡鳳等衆丫鬟都廊簷下站着呢一見

閒中伏案

姊妹住園寶玉同入於理難通賈政家法素嚴此事不難違元春之旨正着此一段以見賈政亦因係然溺愛遂爾不顧用筆極合情理

寶玉來都抿着嘴兒笑他金釧兒一把拉着寶玉悄悄的說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香甜甜的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兒笑道人家心裡發虛你還慪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門進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裡間呢趙姨娘打起簾子來寶玉挨身而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坐在炕上說話兒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人都坐在那裡一見他進來探春惜春和賈環都站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又看看賈環人物委瑣舉止粗糙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巳的鬍鬚將巳蒼白因此上把

平日嫌惡寶玉之心不覺减了八九分半晌說道娘娘吩咐說你日日在外遊嬉漸次疎懶了工課如今叫禁管你和姐妹們在園裡讀書你可好生用心學習再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著寶玉連連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邊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索着寶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没有寶玉答應道還有一丸王夫人道明兒再取十丸來天天臨睡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從太太吩咐了襲人天天臨睡打發我吃的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王夫人道是個丫頭賈政道丫頭不拘叫個什麽罷了是誰起這樣刁鑽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喜歡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

賈母王夫人溺言寫法如見。

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古人有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丫頭姓花便隨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寶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爲這小事生氣賈政道其實也無妨碍不用改只可見寶玉不務正事在這些濃詞艷詩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了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去罷怕老太太等吃飯呢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笑着伸伸舌頭帶着兩個老嬤嬤一溜煙去了剛至穿堂門前只見襲人倚門而立見寶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道叫你做什麼寶玉告訴沒有什麼不過怕我進園淘氣吩

湘要不死回去此處又輪不着你了所院落了了居住殊不入情

咐吩咐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黛玉正在那裡寶玉便問他你住在那一處好黛玉正盤算這事忽見寶玉一問便笑道我心裡想着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着一道曲欄比別處幽靜些寶玉聽了拍手笑道合了我的主意了我也要叫你那裡住我就住怡紅院偺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議着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是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哥兒姐兒們就搬進去罷這幾日便遣人進去分派收拾寶釵住了蘅蕪苑黛玉住了瀟湘館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書齋惜春住了蓼風軒李紈住了稻香村寶玉住了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嬷嬷四個丫頭除各人的奶娘親隨

以另湘雲有嬸娘家要接回去不能常住在此則須補叙數筆方周到

丫頭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綉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閒言少叙且說寶玉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别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鬬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他曾有幾首四時即事詩雖不算好却是真情真景

春夜即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　隔巷蛙聲聽未真

枕上輕寒牕外雨　眼前春色夢中人

不但為白且是真情

盈盈燭淚因誰泣　點點花愁為我嗔

自是小鬟嬌懶慣　擁衾不耐笑言頻

末後三句語襲人之

夏夜即事云

倦綉佳人幽夢長　金籠鸚鵡喚茶湯

窗明麝月開宮鏡　室靄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　玻璃檻納柳風凉

水亭處處齊紈動　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即事云

絳芸軒裡絶喧嘩　桂魄流光浸茜紗

苔鎖石紋容睡鶴　井飄桐露濕棲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　倚檻人歸落翠花

寶釵已十五歲○則寶玉當已有十四歲矣○黛玉湘雲○則十三歲也

靜夜不眠因酒渴　沉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　錦罽鷫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見鶴　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奴翠袖詩懷冷　公子金貂酒力輕

却喜侍兒知試茗　掃將新雪及時烹

不說寶玉閒吟且說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做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等輕薄子弟愛上那風流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讚因此上竟有人來尋詩覔字倩畫求題這寶玉一發得意了每日

寶玉此時已知人生必有婚嫁之事○自己一心在黛玉身上○恨不得祖母與父母立時作主○定了終身大事○方得快心滿意○又望祖母父母看不出自己心事○或竟不將黛玉與自己作配○又恐自己

家做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動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發悶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爛熳之時坐卧不避嬉笑無心那裡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寶玉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想外頭鬼混却痴痴的又說不出什麽滋味來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頑煩了的只有一件不曾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則天玉環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孝敬寶玉寶玉一看如得珍寶茗烟又囑咐道不可拿進園去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寶玉那裡肯不拿進去踟蹰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幾套進去放在

外頭又有何樂

縱無以諸心疑而諸姊妹亦必多有所怖終不能遂我相親不敢之心此千思萬想總歸於一之時有一番分鬱悶有一番分着急又有一番懊悵日夕往來於方寸之間故有攙爬不着之神情并非世俗兒所知識開作心緒也

可与共欣賞者舍黛玉更無第二人也

為四十回行令四十二回寶釵挾制黛玉伏案

床頂上無人時方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于外面書房內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兒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兒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寶玉正躕躇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做什麽寶玉一回頭却是黛玉來了肩上擔着花鋤花鋤上掛着紗囊手內拿着花帚寶玉笑道來的正好你把這些花瓣兒都掃起來撂在那水

裡去罷我纔撂了好些在那裡了黛玉道撂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兒什麽沒有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畸角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裡埋在那裡日久隨土化了豈不干净寶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拾黛玉道什麽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了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趂早兒給我瞧瞧好多着呢寶玉道妹妹要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人眞是好文章你要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遞過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頓飯時已看了好幾齣了但覺詞句警人餘香

若有意若無意正不妨靡究之

滿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黛玉笑着點頭兒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黛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的通紅了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雙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薄面含嗔指著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了好好兒的把這些淫詞艷曲弄了來說這些混賬話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二字就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急了忙向前攔住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兒罷要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裡叫個癩頭黿吃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兒我往你墳上替你馱一

原非真惱一笑即解

寔獲我心

求乳如見

每到此等時候描有眾人分散眾人所以為情々魔之而後來諸構自然來話不說不於意無浮之矣

輩子碑去說的黛玉撲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著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這麽個樣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也是個銀樣蠟鎗頭寶玉聽了笑道你說說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了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兒埋了罷別提那些個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裡沒找到摸在這裡來了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去了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裳罷寶玉聽了忙拿了書別了黛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這裡黛玉見寶玉去了聽見眾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己悶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牆角外

恰好粘合英花

只聽見墻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女孩子演習戲文雖未留心去聽偶然兩句吹到耳聯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聽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躭悞了聽曲子再聽時恰唱到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揺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

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詞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正没個開交處忽覺身背後有人拍了他一下及至回頭看時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佳人自當金屋貯之移入園中生出無數妙文而寶釵傾軋黛玉要亦易於鈎勒出來也

紅樓夢第二十三回終

只已向臉不
應錢只留傻
了頭

紅樓夢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黛玉正在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拍了一下說道你作什麼一個人在這裡黛玉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黛玉道你這個傻丫頭冒冒失失的唬我一跳這會子打那裡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找我們姑娘總找不着你們紫鵑也找你呢說璉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了回家去坐着罷一面說一面拉著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葉來黛玉和香菱坐了談講些這一個綉的好那一個扎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便走

祺粗點生

未免有情
誰能遣此

了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床上看着襲人的鍼線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裡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的安去還不快去換了衣裳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着水紅綾子襖兒青緞子坎肩兒下面露著玉色紬襪大紅綉鞋向那邊低着頭看鍼線脖子上圍着紫縐絹子寶玉便把臉凑在脖項上聞那香氣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膩不在襲人以下便猴上身去涎着臉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說一面扭股糖是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

山言可畏晴雯之逐黛玉之死機在斯言

芸兒是否榮公之子孫並未叙明

他還是這麽著襲人抱了衣裳出來向寶玉道左勸也不改右勸也不改你到底是怎麽着你再這麽着這個地方兒可也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衣裳同鴛鴦往前面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旁邊轉過一個人來說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生的容長臉兒長挑身材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甚實斯文清秀雖然面善却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麽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麽發獃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廊下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我怎麽就忘了因問他你母親好這會子什麽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

寶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挑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五六歲呢就給你作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賈芸道十八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的聽寶玉說像他的兒子便笑道俗話說的好搖車兒裡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子雖然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死了這幾年也沒人照管寶叔要不嫌姪兒蠢認做兒子就是姪兒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說着笑着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閒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閒兒明日你到書房裡來我和你說一天話兒我帶你園裡頑去說著扳鞍上馬衆小廝隨往賈赦

此處說賈琮是賈赦之子前文何以從未說賈璉尚有胞弟耶以後書中亦不提及此人太覺殊漏

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便喚人來帶進哥兒去太太屋裡坐着寶玉退出來至後面到上房邢夫人見了先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倒茶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邢夫人道那裡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弄的你黑眉烏嘴的那裡還像個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姪兩個也來請安邢夫人叫他兩個在椅子上坐着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索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向賈

蘭使個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起身也就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各人的母親好罷你姑姑姐姐們都在這裡呢鬧的我頭暈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答應著便出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姐姐們都過來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裡去了寶玉說大娘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笑道那裡什麼話不過叫你等着同姐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兒娘兒兩個說著不覺又晚飯時候請過衆位姑娘們來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

們吃畢了飯寶玉辭別賈赦衆姊妹們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
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話下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
可有什麽事情賈璉告訴他說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偏
你嬸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芹兒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裡還有幾
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那賈
芸聽了半晌說道既這麽著我就等著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
娘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
他做什麽我那裡有這工夫說閒話呢明日還要到興邑去走
一走必須當日趕回來方好你先等著去後日起更以後你來
討信早了我不得閒說著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

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便一逕往他舅舅卜世不是
人也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舖方纔從舖子裡回來一見賈
芸便問你做什麽來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幫襯要用冰片
麝香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節按數送了銀子來卜
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日也是我們舖子裡一個夥
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沒還因此我們大
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犯了就罰他二十
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
這小舖子裡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倒扁兒去這是一件二
則你那裡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舅見你

一遭兒就泒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兒家狠不知好歹也要立個主意賺幾個錢弄弄穿的吃的我看着也喜歡賈芸笑道舅舅說的有理但我父親沒的時候兒我又小不知事體後來聽見母親說都還虧了舅舅替我們出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在我手裡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的死皮賴臉的三日兩頭兒來纏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舅舅也就沒法兒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當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個算計兒你但凡立的起來到你們大屋裡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下個氣兒和他們的

管事的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出城去碰見你們三屋裡的老四坐着好體面車又帶着四五輛車有四五十小和尚道士兒往家廟裡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個事到他身上了賈芸聽了嘮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這麼忙你吃了飯去罷一句話尚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裡買了半觔麵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粧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觔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往對門付奶奶家去問有錢借幾十個明兒就送了來的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

數語極肖恰已伏賈家禍敗之根

了舅舅家門一逕回來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走低着頭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一把拉住罵道你瞎了眼碰起我來了賈芸聽聲音像是熟人仔細一看原來是緊隣倪二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塲吃飯專愛喝酒打架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債歸來已在醉鄉不料賈芸碰了他就要動手賈芸叫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一聽他的語音將醉眼睜開一看見是賈芸忙鬆了手趔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這會子那裡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個没趣兒倪二道不妨有什麽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凴他是誰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房

數目分明可見是潑皮不

管叫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别生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二爺的親戚我就駡出來真真把人氣死也罷你也不必愁我這裡現有幾兩銀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們好街房這銀子是不要利錢的一頭說一頭從搭包内掏出一包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雖然是潑皮却也因人而施頗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反為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就是了因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既蒙高情怎敢不領回家就照例寫了文約送過來倪二大笑道不過是十五兩三錢銀子你若要寫文約我就不借了賈芸聽了一面接

足錄漢。

賈芸既認得倪二之爲人。則後文求情。安得不允。間間伏案。妙在無痕。

銀子一面笑道我遵命就是了何必着急倪二笑道這纔是呢天氣黑了也不讓你喝酒了我還有點事兒你竟請回罷我還求你帶個信兒給我們家叫他們關了門睡罷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事叫我們女孩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找我一面說一面趔趄著腳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碰見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稀罕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來要便怎麼好呢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還的起他因走到一個錢鋪裡將那銀子稱了稱分兩不錯心上越發喜歡到家先將倪二的話捎給他娘子兒方回家來他母親正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

便問那裡去了一天賈芸恐母親生氣便不提卜世仁的事只說在西府裡等璉二叔來著問他母親吃了飯了沒有他母親說吃了還留着飯在那裡叫小丫頭拿來給他吃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宿無話次日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街在香舖買了香麝往榮府來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厮拿著大高的笤帚在那裡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出來叫小厮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問道二嬸娘那裡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着只見一羣人簇擁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愛排場的忙把手逼

似是榮府親房則平日蹤跡不應太疏

鳳姐之才而猶喜諂諛之言則好勝之心累之也乘機而入好絕

著恭恭敬敬搶上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問
他母親好怎麼不來這裡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倒時常
惦記着嬸娘要瞧瞧總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會撒謊不是
我提他也就不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劈就敢在長輩
兒跟前撒謊了昨兒晚上還提起嬸娘來說嬸娘身子單弱事
情又多虧了嬸娘好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的要是差一點
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麼樣了鳳姐聽了滿臉是笑由不的止了
步問道怎麼好好兒的你們娘兒兩個在背地裡嚼說起我來
賈芸笑道只因我有個好朋友家裡有幾個錢現開香舖因
伯蕃芸好朋友送不知那一夜馬腳直露
他捐了個通判前兒選着了雲南不知那一府連家眷一齊去

他這香舖也不開了就把貨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
發的賤發像這貴重的都送給親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
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賤賣了可惜要送人也沒有人家兒配使
這些香料因想到嬸娘往年間還拿大包的銀子買這些東西
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個端陽節所用也一定比往常
要加十幾倍所以拿來孝敬嬸娘一面將一個錦匣遞過去鳳
姐正是辦節禮用香料便笑了一笑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
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你這麼知好歹怪不得你叔
叔常提起你來說你好說話明白心裡有見識賈芸聽這話入
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常提我鳳姐見問便

總此叙此間人間事似乎是謂可不知事[illegible]寶釵嫁娟黛玉一節起根也間間叙来今人不解其故至撲蝶時方知文字安排之妙非手[illegible]在間安下子也

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一想又恐他看輕了只說得了這點
兒香料便許他管事了因且把派他種花木的事一字不提隨
口說了幾何淡話便往賈母屋裡去了賈芸自然也難提只得
回来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着故此吃了飯又進
来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散齋書房裡来只見茗烟在那裡掏
小雀兒呢賈芸在他身後把脚一跺道茗烟小猴兒又淘氣了
茗烟回頭見是賈芸便笑道何苦二爺唬我們這麼一跳因又
笑說我不叫茗烟了我們寶二爺嫌烟字不好改了叫焙茗了
二爺明兒只叫我焙茗罷賈芸點頭笑著同進書房便坐下問
寶二爺下来了没有焙茗道今日總没下来二爺說什麼我替

你探探去說着便出去了這裡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
的工夫還不見来再看看要找别的小子都頑去了正在煩悶
只聽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呀賈芸往外瞧時是個
十五六歲的丫頭生的倒甚齊整兩隻眼兒水水靈靈的見了
賈芸抽身要躲恰值焙茗走来見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
正抓不著個信兒呢賈芸見了焙茗也就赶出来問怎麼樣焙
茗道等了半日也没個人過這就是寶二爺屋裡的因說道好
姑娘你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二爺来了那丫頭聽見方知是本
家的爺們便不似從前那等廻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聽
那賈芸說道什麼廊上廊下的你只說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

一見留情。頑泉十分圓切。

頭似笑不笑的說道依我說二爺且請回去明日再來今兒晚上得空兒我替回罷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難道只是叫二爺這裡等著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兒也不過嘴裡答應著罷咧賈芸聽這丫頭的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的名字因是寶玉屋裡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日再來說著便往外去了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爺喝了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用我還有事呢口裡說話眼睛瞧那丫頭還站在那裡呢那賈芸一徑回來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

冰解的破之言。詞令絕妙。居功絕妙。賣夫絕妙。

過來便命人喚住隔着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膽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兒你叔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嬸娘別提我這裡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兒就求嬸娘這會子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哦你那邊沒成兒昨兒又來找我了賈芸道嬸娘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要有這個思意昨兒還不求嬸娘嗎如今嬸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擱開少不得求嬸娘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道兒走麼早告訴我一聲兒多大點子事還值的耽悞到這會子那園子裡還要種樹種花兒我正想個人呢早說不早完

鳳知賈芸已許種花樹差使矣便又添出一大宗以見自己之情口角如生

了賈芸笑道這樣明日嬸娘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的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不好賈芸道好嬸娘先把這個派了我果然這件辦的好再派我那件罷鳳姐笑道你倒會拉長線兒罷了要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錯時候來領銀子後日就進去種花兒說着命人駕起香車徑去了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散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來去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出來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給賈芸賈芸接來看那批上批著

寶釵煩襲人打結子寶玉煩鶯兒

二百兩銀子心中喜悅番身走到銀庫上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自是母子俱喜次日五更賈芸先找了倪二還了銀子又拿了五十兩銀子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裡去買樹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自這日見了賈芸曾說過明日着他進來說話這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裡還記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却從北靜王府裡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被寶釵煩了去打結子去了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病了接出去了麝月現在家中病着還有幾個做粗活聽使喚的丫頭料是叫不着他都出去尋夥覓件的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屋

何以不見晴雯　此人何以出在此

紅綠子恰好對照

乘機而入聰慧絕倫

內偏偏的寶玉要喝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婆子走進來寶玉見了連忙搖手說罷罷不用了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寶玉見沒了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二爺看燙了手等我倒罷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接了碗去寶玉倒唬了一跳問你在那裡來著忽然來了唬了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笑着回道我在後院裡纔從裡間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脚步響麼寶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穿着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挽著髻兒容長臉面細挑身材却十分俏麗甜淨寶玉便笑問道你也是我屋裡的人麼那丫頭笑應道是

自有心事不暇搭採為芸兒一言急欲趁此片刻機會告達耳不然寶玉之言十分留意大可乘機已結而竟不置一詞用意

寶玉道既是這屋裡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丫頭聽說便冷笑一聲道爺不認得的也多呢豈止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遞茶水拿東西眼面前兒的一件也做不着那裡認得呢寶玉道你爲什麼不做眼面前兒的呢那丫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句話回二爺昨日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焙茗回他今日來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裡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嘻嘻哈哈的笑著進來兩個人共提著一桶水一手撩衣裳趔趔趄趄潑潑撒撒的那丫頭便忙迎出去接秋紋碧痕一個抱怨你濕了我的衣裳一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别人原來是小

玉峰笑

方點其名用筆狡猾

可見

小紅自為芸兒援引而秋紋碧痕二人怒其勾搭寶玉閒言冷語互相譏誚小紅亦將富笑矣

據冕晴雯究在何處大是疏漏

紅二人便都咤異將水放下忙進來看時並沒别人只有寶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找着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裡做什麽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裡呢因爲我的絹子找不着往後頭找去不想二爺要茶喝叫姐姐們一個兒也沒有我赶着進去倒了碗茶姐姐們就來了秋紋兜臉啐了一口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倒叫我們去你可搶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嗎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麽你也拿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拿東西的事偺們都别動只叫他去就完了

一筆點醒

秋紋道這麽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单讓他在這屋裡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閙著只見有個老嬷嬷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緊些衣裳裙子别混曬混晾的那土山上都攔着圍幙可别混跑秋紋便問明日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老婆子道什麽後廊上的芸哥兒秋紋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混問别的話那小紅心內明白知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因玉字犯了寶玉黛玉的名便改喚他做小紅原來是府中世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田房事務這小紅年方十四進府當差把他派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静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寶玉等進

林之孝

亦有一夢相映成趣一夢耶此夢耶非耶随之奈之可文

大觀園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點了這小紅雖然是個不諳事體的丫頭因他原有幾分容貌心內便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干人都是伶牙利爪的那裡插的下手去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話心內早灰了一半正沒好氣忽然聽見老嬤嬤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的回房睡在床上暗暗思量番來覆去自覺沒情沒趣的忽聽的窗外低低的叫道紅兒你的絹子我拾在這裡呢小紅聽了忙走出來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賈芸小紅不覺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裡拾着的只見那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的衣裳那

小紅臊的轉身一跑却被門檻子絆倒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此回文字皆為後文伏案讀人一言伏讒構之根倪二借銀伏既敗之事小紅遺帕伏寶釵嫁禍黛玉之言且為鳳姐疎遠賈芸时作一緣索之

紅樓夢第二十四回終

亦是夢中之緣夢耶真耶

小紅欲使寶玉留意自此劣品

紅樓夢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話說小紅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跤唬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有幾個丫頭來會他去打掃屋子地面舀洗臉水這小紅也不梳粧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臉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兒見了他也就留心想着指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多心二則又不知他是怎麼個情性因而納悶早晨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了紙窗隔着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幾個丫

頭在那裡打掃院子都擦胭抹粉插花帶柳的獨不見昨兒那一個寶玉便趿拉着鞋走出房門只妝做看花東瞧西望一抬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下欄杆旁有一個人倚在那裡却爲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近前一步仔細看時正是昨兒那個丫頭在那裡出神此時寶玉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着忽見碧痕來請洗臉只得進去了却說小紅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偺們的噴壺壞了你到林姑娘那邊借用一用小紅便走向瀟湘館去到了翠烟橋抬頭一望只見山坡高處都攔着帷幙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種樹原來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裡掘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監

工小紅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悄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而回無精打彩自向房內躺着衆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也不理論過了一日原來次日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裡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王夫人見賈母不去也不便去了倒是薛姨媽同着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王夫人正過薛姨媽院裡坐着見賈環下了學命他去抄金剛經咒唪誦那賈環便來到王夫人炕上坐著命人點了蠟燭拿腔做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雲倒鍾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剪蠟花又說金釧擋了燈亮兒衆丫嬛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只有彩霞還和他合得來倒了茶給他因向他悄悄的道

你安分些罷何苦討人厭賈環把眼一瞅道我也知道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了不理我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着牙向他頭上戳了一指頭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兩人正說着只見鳳姐跟着王夫人都過來了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時寶玉也來了見了王夫人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去了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靴子就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裡王夫人便用手摩挲撫弄他寶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的王夫人道我的兒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的你還只是揉搓一會子鬧上酒來還不在那裡靜靜的躺一會子去呢說着便叫人拿

雲環此時究有幾歲未見敘明大約比寶玉小二三歲也彩雲彩霞紅來妹大

今的霞字似是雲字之誤蓋是兩人不應此與環兒相好

寶玉已十四五歲不應尚如五六歲孩兒滾在懷裡

撒嬌亦不應出頭了裝拍着睡

枕頭寶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只向着賈環寶玉便拉他的手說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就嚷了二人正鬧着原來賈環聽見了素日原恨寶玉今見他和彩霞頑耍心上越發按不下這口氣因一沉思計上心來故作失手將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燭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嗳喲的一聲滿屋裡人都唬了一跳連忙將地下的綽燈移過來一照只見寶玉滿臉是油王夫人又氣又急忙命人替寶玉擦洗一面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上炕去替寶玉收拾着一面說這老三還是這麼毛

實是鳳姐挑唆得矣謂宜其招怨

脚鷄是的我說你上不得臺盤趙姨娘平時也該教導教導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遂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黑心種子來也不教訓教訓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一發得了意了一發上來了那趙姨娘只得忍氣吞聲也上去幫着他們替寶玉收拾只見寶玉左邊臉上起了一溜燎炮幸而沒傷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賈母問時難以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罵一頓又安慰了寶玉一面取了敗毒散來敷上寶玉說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只說我自己燙的就是了鳳姐道就說自己燙的也要罵人不小心橫豎有一場氣生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那

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的門便悶悶的晚間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知道燙了便親自赶過來只瞧見寶玉自已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藥黛玉只當十分燙的利害忙近前瞧瞧寶玉却把臉遮了搖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潔故不肯叫他瞧黛玉也就罷了但問他疼的怎樣寶玉道也不很疼養一兩日就好了黛玉坐了一會回去了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自已承認自已燙的賈母免不得又把跟從的人罵了一頓過了一日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到府裡來見了寶玉唬了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歎息一面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口內嘟嘟囔囔的又咒誦了一回說道包管

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老祖宗老菩薩那裡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大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裡就有多少促狹鬼跟着他得空兒就擰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著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問這有什麼法兒解救沒有呢馬道婆便說道這個容易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保兒孫康寧再無撞客邪祟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麼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說也不值什麼不過除香燭供奉以外一天

安得有如此之佛經

三姑六婆起花諸材翻新如此

可笑

指神丐每癡心無大愿心許也

恨且太多復不應許主知自己評減處安如鬼

多添幾觔香油點個大海燈那海燈就是菩薩現身的法像晝夜不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也做個好事馬道婆說這也不拘多少隨施主愿心像我家裡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裡太妃他許的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觔油一觔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略小些錦鄉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觔油再有幾家或十觔八觔三觔五觔的不等也少不得要替他點賈母點頭思忖馬道婆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尊長的多捨些不妨既是老祖宗為寶玉若捨多了怕哥兒擔不起反折了福氣了要捨大則七觔小則五觔也就是了賈母道既這麼樣就一日五觔每月打總兒關了去

馬道婆道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叫人來吩咐以後寶玉出門拿幾串錢交給他的小子們一路施捨給僧道貧苦之人說畢那道婆便往各房問安閒逛去了一時來到趙姨娘屋裡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丫頭倒茶給他吃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見炕上堆着些零星綢緞因說我正沒有鞋面子姨奶奶給我些零碎紬子緞子不拘顏色做雙鞋穿罷趙姨娘歎口氣道你瞧那裡頭還有塊像樣兒的麼有好東西也到不了我這裡你不嫌不好挑兩塊去就是了馬道婆便挑了幾塊掖在袖裡趙姨娘又問前日我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去你可在藥王面前上了供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趙姨娘歎氣道阿

以布施勒之自然得之湊拍矣

恰是必過

亡後確鑿

彌陀佛我手裡但凡從容些也時常來上供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大了得個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功德還怕不能麽趙姨娘聽了笑道罷罷再別提起如今就是榜樣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裡那一個兒寶玉兒還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兒也還罷了我只不服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伸了兩個指頭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趙姨娘唬的忙搖手兒起身掀簾子一看見無人方回身向道婆說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見說便探他的口氣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虧

惡

了你們心裡不理論只憑他去倒也好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麽樣嗎馬道婆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本事也難怪明裡不敢罷咧暗裡也筭計了還等到如今趙姨娘聽這話裡有話心裡暗暗的喜歡便說道怎麽暗裡筭計我倒有這個心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你教給我這個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了這話拿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別問我我那裡知道這些事罪罪過過的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睜的看着人家來擺佈死了我們娘兒們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麽馬道婆聽如此便笑道要說我不忍你們娘兒兩個受

好口如畫

別人的委屈還猶可要說謝我那我可是不想的呀趙姨娘聽這話鬆動了些便說你這麽個明白人怎麽糊塗了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絕了這家私還怕不是我們的那時候你要什麽不得呢馬道婆聽了低了半日頭說那時候兒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道這有何難我攢了幾兩體已還有些衣裳首飾你先拿幾樣去我再寫個欠契給你到那時候兒我照數還你馬道婆想了一回道也罷了我少不得先墊上了趙姨娘不及再問忙將一個小丫頭也支開赶着開了箱子將首飾拿了些出來並體已散碎銀子又寫了五十兩欠約遞與馬道婆道你先拿去作供養馬道婆見了這些東西又有

欠字遂滿口應承伸手先將銀子拿了然後收了契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拿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問了他二人年庚寫在上面又找了一張藍紙鉸了五個青面鬼叫他併在一處拿針釘了回去我再作法自有效驗的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道姨奶奶在屋裡呢麽太太等你呢于是二人散了馬道婆自去不在話下却說黛玉因寶玉燙了臉不出門倒常在一處說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又和紫鵑作了一會針線總悶悶不舒便出來看庭前纔迸出的新笋不覺出了院門來到園中四望無人惟見花光鳥語信步便往怡紅院來只見幾個丫頭舀水都在遊廊上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笑聲原來是李紈鳳姐

寶釵都在這裡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兩個黛玉笑道今日齊全誰下帖子請的鳳姐道我前日打發人送了兩瓶茶葉給姑娘可還好麼黛玉道我正忘了多謝想着寶玉道我嘗了不好也不知別人說怎麼樣寶釵道口頭也還好鳳姐道那是暹羅國進貢的我嘗了不覺怎麼好還不及我們常喝的呢黛玉道我吃著却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的寶玉道你說好把我的都拿了吃去罷鳳姐道我那裡還多著呢黛玉道我叫丫頭取去鳳姐道不用我打發人送來我明日還有一事求你一同叫人送來罷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吃了他一點子茶葉就使喚起人來了鳳姐笑道你既吃了我們家的

鳳姐可惡明是逞心之談不過隨口綽趣而已寶釵深知之故曰詼諧黛玉向鳳姐之言却精慰于心故絕不嘆怒只含羞跑坐耳而豈

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眾人都大笑起來黛玉漲紅了臉回過頭去一聲兒不言語寶釵笑道二嫂子的詼諧真是好的黛玉道什麼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的討人厭罷了說著又啐了一口鳳姐兒道你給我們家做了媳婦還虧負你麼指著寶玉道你瞧瞧人物兒配不上門第兒配不上根基兒家私兒配不上那一點兒玷辱你黛玉起身便走寶釵叫道顰兒急了還不回來呢走了倒沒意思說着站起來拉住纔到房門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都來瞧寶玉寶玉和眾人都起身讓坐獨鳳姐不理寶釵正欲說話只見王夫人房裡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過去呢李紈連忙同着鳳姐兒

知鳳姐早忌向寶釵引可惡寶玉向鳳姐之言信以為真矣可知也奇波突起洶湧可驚

走了趙周兩人也都出去了寶玉道我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說林妹妹你略站站我和你說話鳳姐聽了回頭向黛玉道有人叫你說話呢回去罷便把黛玉往後一推和李紈笑着去了這裡寶玉拉了黛玉的手只是笑又不說話黛玉不覺又紅了臉掙着要走寶玉道噯喲好頭疼黛玉道該阿彌陀佛寶玉大叫一聲將身一跳離地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盡是胡話黛玉並衆丫鬟都唬慌了忙報知王夫人與賈母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裡都一齊來看寶玉一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的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一見唬的抖衣亂戰兒一聲肉一聲放聲大哭於是驚動了衆人連賈赦邢夫人賈

珍賈政並璉蓉芸萍薛姨媽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下人等並丫鬟媳婦等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沒個主意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犬殺犬見了人瞪着眼就要殺人衆人一發慌了周瑞家的帶着幾個力大的女人上去抱住奪了刀抬回房中平兒豐兒等哭的哀天叫地賈政心中也着忙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說送祟的有說跳神的有薦玉皇閣張道士捉怪的整鬧了半日祈求禱告百般醫治並不見好日落後王子騰夫人告辭去了次日王子勝也來問候接著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並各親戚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薦僧道的也有薦醫的他叔嫂二人

不在理

薛姨媽已備於丈夫身分 徐批

一發糊塗不省人事身熱如火在床上亂說到夜裡更甚因此
那些婆子丫鬟不敢上前故將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
上房內着人輪班守視賈母王夫人邢夫人並薛姨媽寸步不
離只圍着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
鬧的上下不安賈赦還各處去尋僧覓道賈政見不效驗因阻
賈政道兒女之數總由天命非人力可强他二人之病百般醫
治不效想是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去賈赦不理仍是百般
忙亂看看三日的光陰鳳姐寶玉躺在床上連氣息都微了合
家都說沒了指望了忙的將他二人的後事都治備下了賈母
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等更哭的死去活來只說趙姨娘外面

渾是馬道婆之術已驗也

假作憂愁心中稱願至第四日早寶玉忽睜開眼向賈母說道
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發我走罷賈母聽見這話如
同摘了心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
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
也省他受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裡也受罪
不安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
頭的混賬老婆怎麽見得不中用了你願意他死了有什麽好
處你別作夢他死了我只合你們要命都是你們素日調唆着
逼他念書寫字把膽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就像個避猫鼠兒
一樣都不是你們這起小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他你們就

隨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一面哭一面罵賈政在傍聽見這些話心裡越發着急忙喝退了趙姨娘委宛勸解了一番忽有人來回兩口棺木都做齊了賈母聞之如刀刺心一發哭着大罵問是誰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來打死鬧了個天翻地覆忽聽見空中隱隱有木魚聲念了一句南無解冤解結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險的找我們醫治賈母王夫人都聽見了便命人向街上找尋去原來是一個癩和尚同一個跛道士那和尚是怎的模樣但見

鼻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有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臢更有一頭瘡

那道人是如何模樣看他時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因命人請進來問他二人在何山修道那僧笑道長官不消多話因知府上人口欠安特來醫治的賈政道有兩個人中了邪不知有何仙方可治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之寶可治此病何須問方賈政心中便動了因道小兒生時雖帶了一塊玉來上面刻着能除凶邪然亦未見靈效那僧道長官有所不知那寶玉原是靈的只因為聲色貨利所迷故此不靈了今將此寶取出來待我持誦持誦自然依舊靈了賈政便向寶玉

項上取下那塊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長歎一聲道青埂峰下別來十三載矣人世光陰迅速塵緣未斷奈何奈何可羡你當日那段好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只因煆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惹是非

可惜今日這番經歷呵

粉漬脂痕汚寶光　房櫳日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　寃債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了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於臥室上檻除自已親人外不可令陰人冲犯三十三

點睛處要着眼

刻薄語不倫不類而黛玉聞之喜而不怒正与上鳳姐語相照

日之後包管好了賈政忙命人讓茶那二人已經走了只得依言而行鳳姐寶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漸漸醒來知道餓了賈母王夫人纔放心了衆姊妹都在外間聽消息黛玉先念了一聲佛寶釵笑而不言惜春道寶姐姐笑什麽寶釵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度化衆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說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

（恐是夫子自道乎不然將婚姻二字干卿何事）

一時黛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都不是好人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着鳳丫頭學的貧嘴賤舌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出去了欲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五回終

此時除賈母外皆心許寶釵矣而鳳姐偏戲弄黛玉若已有成議者然寶釵自知已占勝着亦復隨口笑謔以戲弄之而黛玉且聞言心喜以爲心願可遂深可憐也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九冊

元妃歸省以前從未見賈芸〻名知爭榮府親支只有賈蘭賈藍二人自園中種花樹後又若榮府只有賈芸一人時供俟今〻寧府〻賈薔相同敘來殊欠明白 遙接

同病日彷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舘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仍回大觀園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小紅同衆丫鬟也在這裡守着寶玉彼此相見日多漸漸的混熟了小紅見賈芸手裡拿著塊絹子倒像是自已從前掉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着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放下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决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窻外問道姐姐在屋裡沒有小紅

聞聽在窻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佳蕙因答說在家裡呢你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是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絹子打開把錢倒出來交給小紅小紅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兩日心裡到底覺着怎麽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小紅道那裡的話好好兒的家去做什麽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来

同藥性草成趣

小婢全不知事好絶

寫襲人此時已為衆所忻服如此

吃也是一樣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小紅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倒干淨佳蕙道好好兒的怎麼說這些話小紅道你那裡知道我心裡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這個地方本也難站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香了愿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們筭年紀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筭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還能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就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只可氣晴雯綺霞他

心不在寶玉也情見乎詞

們這幾個都筭在上等裡去仗著寶玉疼他們衆人就都捧着他們你說可氣不可氣小紅道也犯不著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由不得眼圈兒紅了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只得勉强笑道你這話說的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收拾房子怎麼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熬煎是的小紅聽了冷笑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走進來手裡拿著些花樣子并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小紅擲下回轉身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到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

待寶不來竟去上房何也

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
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抬起脚來咕咚咕咚又跑了小紅便賭
氣把那樣子擱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的因
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裡了怎麽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
出神想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因向佳
蕙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着我替他拿箱子
你自己取去罷小紅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閑磕牙兒我不叫
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己便出房來
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
奶娘李嬤嬤從那邊來小紅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

一語刺心

妙絕詞令

裡去了怎麽打這裡來李嬤嬤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好好兒
的又看上了那個什麽雲哥兒雨哥兒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
他來明兒叫上屋裡聽見可又是不好小紅笑道你老人家當
真的就信著他去叫麽李嬤嬤道可怎麽樣呢小紅笑道那一
個要是知好歹就不進來纔是李嬤嬤道他又不傻為什麽不
進來小紅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別和他一塊兒來回來叫
他一個人混碰看他怎麽樣李嬤嬤道我有那們大工夫和他
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
來就完了說着拄着拐一逕去了小紅聽說便站着出神且不
去取筆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見小紅站在那裡便問

道紅姐姐你在這裡作什麼呢小紅抬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
小紅道那裡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着一逕跑了這
裡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賈芸來了那
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紅一溜那小紅只粧着和墜兒說
話也拿眼去一溜賈芸四目恰好相對小紅不覺把臉一紅一
扭身往蘅蕪苑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賈芸隨著墜兒逶迤來至
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
只見院內略畧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
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籠子籠着仙禽異鳥上面小
小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鮮花樣槅扇上面懸着一個匾四個

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
這四個字正想着只聽裡面隔着紗窗子笑說道快進來罷我
怎麽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見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
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燗爍却看不見寶玉在那
裡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
對兒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裡頭屋裡坐賈芸連正眼
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厨只見小小一張填漆
牀上懸着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寶玉穿着家常衣服靸著鞋倚
在床上拿着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帶笑立起身來賈
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寶玉

何必起人倒茶殊不入情

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裡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造化偏又遇著叔叔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大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著只見有個丫鬟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嘴裡和寶玉說話眼睛却瞅那丫鬟細挑身子容長臉兒穿著銀紅襖兒青緞子坎肩白綾細摺兒裙子那賈芸自從寶玉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都把有名人口記了一半他看見這丫鬟知道是襲人他在寶玉房中比別人不同如今端了茶來寶玉又在傍邊坐着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給我倒起茶來我

來到叔叔這裡又不是客等我自己倒罷了寶玉道你只管坐着罷丫頭們跟前也是這麼着賈芸笑道雖那麼說叔叔屋裡的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裡只得順着他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閒了只管來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出去了賈芸出了怡紅院見四顧無人便慢慢的停著些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屋裡

羅帕之失豈無主乎

幾年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叔屋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和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就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絹子我倒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絹子的我那裡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苑門口兒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知是這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小紅問墜兒知是他的心內不勝喜

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要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着我墜兒滿口裡答應了接了絹子送出賈芸回來找小紅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打發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你悶的狠出去逛逛不好寶玉見說攜着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你別沒的說了一面說一面拉起他來寶玉道可往那裡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麼委瑣越發心裡膩煩了寶玉無精打彩只得依他躭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

賈蘭此時當在十歲左右

外順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兒箭也是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兒趕來一見寶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呢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兒的射他做什麽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着做什麽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磕了牙那時候兒纔不演呢說着便順脚一逕來至一個院門前看那鳳尾森森龍吟細細正是瀟湘館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歎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

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寶玉在窗外笑道為什麽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裡粧睡着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却跟進來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坐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鵑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麽寶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

閒〻叙来只伺候〻周匝宝玉館頻来對不稍涉私暱也宝釵至宝玉房中正值宝玉午睡襲人出去後房中無人而

寶釵藏客也不惹時不然擬從玉自守之嚴矣

說什麼黛玉道我没說什麼寶玉笑道給你個榧子吃呢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鵑進來寶玉笑道紫鵑把你們的好茶沏碗我喝紫鵑道我們那裡有好的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鵑道他是客自然先沏了茶來再舀水去說着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床黛玉登時急了撂下臉來說道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賬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了一面哭一面下牀來往外就走寶玉心下慌了忙赶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好歹

又是襲人走來此等處宜着眼

別告訴去我再敢說這些話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裳去罷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寶玉問道你可知道老爺叫我是爲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橫竪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裡還自狐疑只聽墻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見薛蟠拍着手跳出來笑道要不說姨夫叫你你那裡肯出來的這麼快焙茗也笑着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想過來是薛蟠哄出他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別難爲了小子都是我央及他去的寶玉也無法

寶釵今年十五歲足薛蟠十七歲也

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是老爺呢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爲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要哄我也說我父親就完了寶玉道噯喲越發的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雜種還跪着做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老胡和老程他們不知那裡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西瓜這麼長這麼大的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燻的暹羅猪魚你說這四樣禮物可難得不難得那魚猪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來的我先孝敬了母親趕着就給你們老太太姨母

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來了我和你樂一天何如一面說一面來到他書房裡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并唱曲兒的小子都在這裡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厮七手八脚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沒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兒來拜壽打筭送什麼新鮮物兒寶玉道我沒有什麼送的若論銀錢吃穿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這纔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纔

想起來了昨兒我看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狠好上頭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欵原來是什麽庚黃的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麽薛蟠道怎麽沒看真寶玉將手一撒給他看道可是這兩個字罷其實和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個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趣笑道誰知他是糖銀是菓銀的正說着小厮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

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啊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安好紫英答道家父倒也托庇康健但近來家母偶着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來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記了再不慪氣如何又揮拳這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叫兎鶻梢了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麽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

家父去我没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閑瘋了偺們幾個人吃酒聽
唱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薛蟠
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聽
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是今兒有一
件狠要緊的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
人那裡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
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實在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喝拿大杯
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
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倒底把這個
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爲

這個還要特治一個東兒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奉懇
之處說着撒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扔不下多
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省了人打悶雷馮紫英道多則十日
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
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惦記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
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因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
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著你且高樂去也到底打發個人
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因馮世兄來了就混
忘了正說着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
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

寶釵日見親熱只在閒冷處點出

兒哥哥倒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我叫他留着送給別人罷我
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着丫鬟倒了茶來吃茶說
閑話兒不在話下却說那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
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裡要找
他問問是怎麽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院內去了
自已也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書都在池
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爛灼好看異常因
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門已關了黛玉即便叩門誰
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
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偷着在院內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

西厢曲文云我將在窗兒外幾曾敢輕咳嗽立在回廊語也 徐批

徐伯蕃云神化之筆

晴雯何其如此之粗莽說來欠入情蓋有故也

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
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黛玉
素知丫頭們的性情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的丫頭沒
聽見是他的聲音只當別的丫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
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麽晴雯偏偏還沒聽見便使性子說道
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槩不許放進人來呢黛玉聽了這話
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已又回思一番
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已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
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栖若是認真慪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
面又滚下淚珠來了真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聽

此意左矣

說來殊不入情哭至宿鳥驚飛豈有院中不聞之理且與聽見裡面笑語不合

裡面一陣笑語之聲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覺傷感便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墻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原來這黛玉秉絕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不期這一哭把那些附近的柳枝花朵上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正是

花魂點點無情緒　鳥夢痴痴何處驚

因又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稀　獨抱幽芳出繡閨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嘍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黛玉心屬寶玉而深知寶釵之蠹一腔愁緒無從排遣寫來然是可憐黛玉日前聽鳳姐之言方謂他日必歸寶玉越要擬從引避神防自持為一聞寶玉隨口說出西文二句不得不着急其實心中尾無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終

介介乃歸怨寶玉未知我心身陷門而開而忽生悲感從此愈把愈左淋毖淑成寶玉砸玉自明之事

紅樓夢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話說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都送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尚望着門灑了幾點淚自覺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鵑雪雁素日知道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爲着什麼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委屈用話來寬慰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是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

慣了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他由他悶坐只管外間自便去了那黛玉倚着床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千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棵樹頭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裏繡帶飄颻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妒鶯慚一時

機械深矣

也道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兒香菱與衆丫鬟們都在園裡頑耍獨不見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難道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着等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撂下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了一回閒話兒纔走開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裡呢你們找他們去我找林姑娘去就來說著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抬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的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不忌喜怒無常況且黛玉素多猜忌好弄小性兒此刻自己也跟進去

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往往將欲過河去了引的寶釵躡手躡脚的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那亭裡邊嘁嘁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欄蓋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鏤槅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脚往裡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絹子果然是你丟的那一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個說可不是我

有什不便耶

正大莊重者固如是乎 會云

上蘿暗歸矣

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道你拿什麽謝我呢難道白找了來不成又答道我已經許了謝你自然是不哄你的又聽說道我找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那揀的人你就不謝他麽那一個又說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麽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麽回他呢況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說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得起個誓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人嘴上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噯喲咱們只顧說看仔細有人來悄悄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槅子都推開了就是人見咱們在這裡他們

寶玉未知其人寶釵何以知之甚深弦繫人品評久矣

惡極

何以必叫黛玉豈非有心傾陷

只當我們說頑話兒呢走到跟前咱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了見我在這裡他們豈不臊了況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裡的小紅他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的丫頭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內的小紅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往前赶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

何其熟之

心中時〻刻〻放不過[illegible]

玉一鬧〻便叫出借此移禍然是可畏

浮忘

堆𡧃振者亦以戩人小紅所以不是宝釵也徐批

數語點醒可見寶釵不單是金蟬脫殼的法子○此人況存此心必有先著制人之計必來到鳳姐身邊其設法從前黛玉可想而知是不待襲人之譖而寶釵先浮小紅

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着林姑娘在這裡蹲著弄水兒呢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没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怎麽樣誰知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爲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了也半日不言語小紅又道這可怎麽樣呢墜兒道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小紅道要是寶姑娘聽見

還罷了那林姑娘嘴裡又愛尅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麽樣呢二人正說著只見香菱臻兒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着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兒小紅便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做什麽事鳳姐打諒了一回見他生的干淨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我的丫頭們今兒没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小紅笑道奶奶有什麽話只管分付我說去要說的不齊全悞了奶奶的事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姑娘屋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小紅

之助矣。

道我是寶二爺屋裡的鳳姐聽了笑道嗳喲你原來是寶玉房裡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窰盤子架兒底下放著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當面秤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還有一件事裡頭床頭兒上有個小荷包兒拿了來小紅聽說答應着徹身去了不多時回來不見鳳姐在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裡出來站着繫帶子便赶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裡去了司棋道沒理論小紅聽了回身又往四下裡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小紅上來陪笑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剛纔那裡去了探春道往你大

小丫頭補出色者。大丫頭人人難忘。宜小紅之有外心也。

奶奶院裡找去小紅聽了再往稻香村來頂頭見晴雯綺霞碧痕秋紋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小紅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弄就在外頭逛小紅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兒過一日澆一回我喂雀兒的時候兒你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小紅道今兒不該我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問我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罷小紅道你們再問問我逛了沒逛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就不服我們說了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

知道了沒有就把他與頭的這個樣兒這一遭半遭兒的也筭不得什麽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筭好的呢一面說着去了這裡小紅聽了不便分証只得忍氣來找鳳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小紅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纔張材家的来取當面秤了給他拿了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來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麽按著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呢小紅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裡奶奶好我們

二爺沒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裡的姑奶奶尋幾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了去小紅還未說完李氏笑道噯喲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麽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小紅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揑揑蚊子是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

何用如此之大為在小丫鬟之列起分兒數不上耶

句中有眼

鳳姐之嫌惡黛玉玉此黛玉後何諱字

截兒咬文嚼字拿着腔兒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裡知道我們平兒先也是這麼著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粧蚊子哼哼就算美人兒了說了幾遭兒纔好些兒了李紈笑道都像你潑辣貨纔好鳳姐道這個丫頭就好剛纔這兩遭說話雖不多口角兒就很剪斷說着又向小紅笑道明兒你伏侍我罷我認你做乾女孩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小紅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媽我還不理呢今兒抬舉了你了小紅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兒了我媽是奶奶的乾女孩兒這會子又認我做乾女孩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紈笑道你原來不認的他他是林之孝的女孩兒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是他的丫頭啊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兒一個天聾一個地啞那裡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了小紅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字小紅道原叫紅玉因爲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小紅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狠得了玉的便宜是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嫂子不知道我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好兒的挑兩個丫頭我使他只管答應着他饒不挑倒把他的女孩兒送給別

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紈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麽怨的他媽鳳姐也笑道旣這麽着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小紅笑道愿意不愿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我們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兒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紈去了小紅自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黛玉因夜間失寢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姐妹都在園中做餞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便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告了我了沒有叫我懸了一夜的心黛玉便回頭叫紫鵑把屋

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屜子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還打恭作揖的黛玉正眼兒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姐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樣光景來不像是爲昨兒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的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冲撞他的去處兒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跟了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黛玉來了三個一同站着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

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沒叫你嗎寶玉笑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來着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我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逛去城裡城外大廊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沒處擱的古董兒再麼就是紬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那些作什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兒竹子根兒挖的香盒兒膠泥垛的風爐

子兒就好了我喜歡的了不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兒是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幾吊錢出去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有意思兒又不俗氣的東西你多替我帶幾件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故事來了一回穿著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裡敢提三妹妹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的生日舅母給的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了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

可笑全不似大家女兒口角

武三思之言也

親兄弟鞋塌拉襪塌拉的沒人看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老婆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閒着沒事作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瞎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裡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下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槩不管就是姐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

庸根猶未有母探春與生身之母豈是恩斷義絕者自恨生乎妾腹處此不恨極矣

上夜偃玉不問此刻寶玉不問兩人之

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他忒昏憒的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買那些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就說是怎麼沒錢怎麼難過我也不理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攢的錢為什麼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呢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的是哥哥妹妹了撂下別人且說體已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著來了寶玉因不見了黛玉便知是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日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

心所由不能明澈相照之

了一地因歎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等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後頭去寶玉道我就來等他二人去遠把那花兒兜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和黛玉葬桃花的去處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那邊有嗚咽之聲一面數落着哭的好不傷心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屋裡的丫頭受了委屈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着處

手把花鋤出繡簾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初壘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不道人去樑空巢已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堦前愁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偷灑淚　灑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此說寶玉也　徐批

此識寶釵之深險也　徐批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儂底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愿儂此日生雙翼　隨到花飛天盡頭
天盡頭　何處有香坵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抔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不教污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正是一面低吟一面哽咽那邊哭的自巳傷心却不道這邊聽的早巳痴倒了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寶釵窃聽私語而推在黛玉身上既自取巧又為黛玉暗中結怨奸惡極矣姜寶釵一刻不放黛玉而又深藏不露作者特於閒冷處借一小事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終

點破也用意妙絕

葬花詩哀豔似晚唐人手筆淒淒切切不堪卒讀

寶釵撲蝶變作書中從未實寫一筆

此回寫雖小紅私語嫁禍黛玉便將寶釵全身底裡一齊托現出所謂穩重端莊者皆不待言而知其偽矣

紅樓夢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嘆次又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上懷裡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碎心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

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已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將來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悲傷正是

花影不離身左右　鳥聲只在耳東西

那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痴病難道還有一個痴的不成抬頭一看見是寶玉黛玉便啐道呸我打諒是誰原来是這個狠心短命的剛說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長嘆一聲自已抽身便走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已也覺無味抖

真心語同心語

妙々句々是黛玉心中語反出自寶玉之口妙絕倫

真摯

竟如好夫妻閨房中

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赶上去說道你且站着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撂開手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呢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道噯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見姑娘也愛吃連忙收拾的干干淨淨收著等着姑娘回來一個棹子上吃飯一個床兒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替丫頭們都想到了我想著姊妹

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兒纔見得比別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裡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倒把外四路兒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兒上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妹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怕你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有寃無處訴說着不覺哭起來那時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光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這般形像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憑我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就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是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幾句打我幾

只此一語是釋黛玉之恨

嘴々私語先景代黛玉說不同心轉是耶將下半部寶玉病入封口中好々

一說即成由劉後寶玉說到心坎兒上自然就乾消已

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兒少魂失魄不知怎麽樣纔好就是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脫生還得你說明了緣故我纔得托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麽說爲什麽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呢寶玉咤異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麽着立刻就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麽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必是丫頭們懶待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

好々

寶玉好在不離一種善心姊已明知黛玉是戲言也

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兒寶姑娘來什麽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可就大了說着抿着嘴兒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見丫頭來請吃飯遂都往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黛玉道也不過這麽着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疎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麽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

伏踏眾人一腳甚根在此

与冷香丸一照均之子虛烏有此係草成題

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八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得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拍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寶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爲這個捶我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寶玉笑

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不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諸如此類的藥不算爲奇只在羣藥裡算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前年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倒是真話呢倒說撒謊口裡說著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

此句有深意

用手指頭在臉上畫着羞他鳳姐因在裡間屋裡看着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的前日薛大爺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做什麼他說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說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不記得他又說不是我就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必要頭上戴過的所以纔來尋幾顆要沒有散的花兒就是頭上戴過的拆下來也使得過後兒我揀好的再給穿了來我沒法兒只得把兩枝珠子花兒現拆了給他還要一塊三尺長上用的大紅紗拿乳鉢研了麵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打量怎麼

着這不過也是將就罷咧正經按方子這珍珠寶石是要在古坟裡找有那古時富貴人家兒粧裹的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裡爲這個去刨坟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使得王夫人聽了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就是坟裡有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番屍倒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啊寶玉因向黛玉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著我撒謊不成臉望著黛玉說却拿眼睛瞟着寶釵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他只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狠會欺負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個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裡住着薛大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况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

之信不信也但如何勝得過寶釵

寶釵可惡已甚

寶玉此等處皆最不得已叔意如此說以欺衆人耳而黛玉則豈能相諒耶

寶釵偏撒得寶玉之心偏要在王夫人面前說破使王夫人愈不喜黛玉實是第分可惡安得信寶釵為渾厚耶

知道了林妹妹纔在背後以為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着見賈母房裡的丫頭找寶玉和黛玉去吃飯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帶著那丫頭走那丫頭說等著寶二爺一塊兒走啊黛玉道他不吃飯不和偺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吃齋說著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已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著林妹妹走一輸他心裡正不自在呢何苦來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惦記二則也想着黛玉忙忙的

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的是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麼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黛玉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裡胡鬧什麼呢寶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兒在門前站着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著十來個小廝們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裡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各色用上紗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麼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怎麼個寫法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橫竪我自已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

与劉老〻在座鳳姐叫住賈蓉一樣筆墨

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依不依你屋裡有個丫頭叫小紅的我要叫了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一個可使得麽寶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的狠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旣這麽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罷說着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回來罷說着便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了飯了賈母因問他跟着你娘吃了什麽好的了寶玉笑道也沒什麽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飯因問林姑娘在那裡賈母道裡頭屋裡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線黛玉灣着腰拿剪子裁什麽呢寶

黛玉尚存兄了妹〻忘了妹〻之心猜不透寶玉别有用心處也

寶釵粧呆要入砌任黛玉而撓飾自己與寶玉親存〻疏也

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做什麽呢纔吃了飯這麽控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紬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熨罷黛玉便把剪子一擱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進來問妹妹做什麽呢因見林黛玉裁剪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鉸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纔剛爲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心裡就不受用了黛玉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抹骨牌去罷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爲抹骨牌纔來麽說着

寶玉在寶釵前故意得罪黛玉在黛玉前故意得罪寶釵一是掩其親密之跡一是明其疎遠之情方寸中費却許多籌於兩人皆不相侔正從文所謂心猿了恐人知道也

便走了黛玉道你倒是去罷這裡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丫頭們這是誰叫他裁的黛玉見問丫頭們便說道憑他誰叫我裁也不管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呢寶玉聽了忙徹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來到外面只見焙茗說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就自巳往書房裡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了一個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裡等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啐道呸放你娘的屁

寶玉如今在園裡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園裡你又跑了這裡來帶信兒了焙茗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給焙茗回到書房裡寶玉換上叫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雙瑞壽兒四個小廝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巳在那裡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厮們並唱小旦的蔣玉菡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說的幸與不幸之事我晝夜懸想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倒都

頗有關照

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喝一盃酒恐怕推托纔說下這句話誰知都信了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叫唱曲兒的小廝過來遞酒然後叫雲兒也過來敬三鍾那薛蟠三杯落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體己新鮮曲兒唱個我聽我喝一罈子好不好雲兒聽說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寃家都難丟下想着你來又惦記着他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蘼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拿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唱畢笑道你喝一罈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罷這麼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個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給人斟酒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有理有理寶玉拿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個字却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個字的原故說完了喝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不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頑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麽這還虧你天天喝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及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裡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

更有[illegible]

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衆人聽了都說道好薛蟠獨揚著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全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兒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來又該罰了于是拿琵琶聽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嚥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裡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沒板兒寶玉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深閉門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說道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裡細打聽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便說道女兒悲將來終身倚靠誰薛蟠歎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

游戲三昧
文心幻絶
文筆變幻

怕什麽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囑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說的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已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說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裡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說完便唱道

荳蔻花開三月三一個虫兒往裡鑽鑽了半日鑽不進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麽鑽

唱畢飲了門盃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下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麽快說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便說道女兒悲又咳嗽了兩

聲方說道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麽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做忘八怎麽不傷心呢衆人笑的灣著腰說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罷薛蟠瞪了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麽愁薛蟠道繡房鑽出個大馬猴衆人哈哈笑道該罰該罰先還可恕這句更不通了說着便要斟酒寶玉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準了你們鬧什麽衆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好的了聽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衆人聽了都咤異道這句何其太雅薛蟠道女兒樂一根毛毛往裡戳衆人聽了

頓挫入妙學力文章能得如是兇起嚴蔽使之一等平衍諸人出人意外矣倩一妙詩作想像續後直殘無趣也亦有開曲也

都囬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一個蚊子哼哼哼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麽曲兒薛蟠還唱道兩個蒼蠅嗡嗡嗡衆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叫做哼哼韻兒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兒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倒别耽悞了别人家于是蔣玉函說道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囬歸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嬌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鸞鳳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聽譙樓鼓敲剔銀燈同入鴛幃悄

此之謂機緣

妙

妙

豪華公子酒池肉林甜歌恒舞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幅對子只記得這句可巧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乾了酒拿起一朶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衆人都倒依了完令薛蟠又跳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寳貝你怎麽說起寳貝來了蔣玉函忙說道何曾有寳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說蔣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這襲人可不是寳貝是什麽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着寳玉寳玉没好意思起來說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拿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和蔣玉函等還問他原故何必知之務也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函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

常事也而寶玉致禍之由襲人歸結之所皆在此一席間逗出文心之細矣乃草蛇灰線

寶玉出席解手蔣玉函隨着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函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攥着他的手叫他閑了往我們那裡去還有一句話問你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兒的他如今名馳天下可惜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却怎麽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給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裡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纔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的一条大紅汗巾子

斷袖之事叙得雅絕

解下來遞給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条松花汗巾解下來遞給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喝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麽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麽薛蟠那裡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上的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裡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襲人也不理論及睡時見他腰裡一條血點似的大

此居更奇如生人意表紅汗巾竟是月老之赤繩

紅汗巾子便猜着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了把我的那条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心裡後悔口裡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条罷襲人聽了點頭歎道我就知道你又幹這些事了也不該拿我的東西給那些混賬人哪也難為你心裡沒個筭計兒還要說幾句又恐慪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次日天明方醒只見寶玉笑道夜裡失了盜也不知道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条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裡了便知是寶玉夜裡換的忙一頓就解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

無法暫且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扔在個空箱子裡了自已又換了一条繫着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小紅去了他原要等你來着我想什麼要緊我就做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狠是我已經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丫頭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出來却是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別人的也都是這個嗎襲人

非元妃獨愛寶釵借此烘染金玉之緣以見無人不屬意于寶釵耳黛玉將何堪乎

道老太太多着一個香玉如意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個香玉如意你的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和數珠兒別的都沒有大奶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倒不和我的一樣倒是寶姐姐的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著籤子怎麼會錯了呢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我去拿了來了的老太太說了明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𧼈說着便叫了紫鵑來拿了這個到你們姑娘那裡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

金玉之說籍籍人口深入寶玉心中亦有此二字故每每提及以試之也

留下什麼紫鵑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來說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罷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裡請安去只見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赶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氣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哪玉的我們不過是個草木人兒罷了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裡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了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起什麼誓呢誰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寶玉道我心裡的事

寶玉因知元春為金玉說而發

可見別人之言

不說金玉矣

兩心未能印合則近妄能無疑

寶玉一肚子委曲真說不出之苦

了眼分明

然乎

造金鎖以戲

人藉家財動衆又有權術能取捨人心好事已得八九矣再得寶玉動了羨慕之心豈不躊躇滿志哉而不料仍是玉之冷眼相覷也

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有第五個人我也起個誓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狠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這麼樣的黛玉道昨兒寶丫頭他不替你圓謊你爲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沒看見低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裡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也在這裡呢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爲婚姻等語所以總遠着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

他與寶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惦記着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道寶姐姐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呢可巧寶釵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一時褪不下來寶玉在傍邊看着雪白的肐膊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姑娘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沒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含丹眉不畫而横翠比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又呆了寶釵褪下串子來給他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呆呆的自己倒不好意思

筆筆跳脫大生龍活虎

的起來扔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黛玉蹬着門檻子嘴裏咬

寶釵亦獃寶矣

着絹子笑呢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麽又站在那風口裏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裏來着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個獃雁寶釵道獃雁在那裏呢我也瞧瞧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的一聲飛了口裏說着將手裏的絹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來寶玉不知正打在眼上噯喲了一聲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黛玉深知人人心向寶釵所可恃者寶玉之心不動耳故每於言語中時常譏刺又冷眼看寶玉待寶釵非情深恐寶玉亦為金玉之說所惑積慮生疑因疑成恨而寶玉之真心未能剖以相示此時兩人心中然是難過宜有下回大鬧之事矣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十一冊

紅樓夢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手帕子扔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問這是誰黛玉搖着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爲寶姐姐要看獃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著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約着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鳳姐道他們那裡涼快兩邊又有樓偺們要去我頭幾天先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把樓上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閒人不許放進

廟去纔是好呢我巳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自家去這些日子也悶的狠了家裡唱動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就笑道旣這麼着我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敢仔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傍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裡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打發人去到

園裡告訴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這個話一傳開了別人還可已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聽了這話誰不要去就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的攛掇了去因此李紈等都說去賈母心中越發喜歡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不必細說单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執事人等聽見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況是端陽佳節因此凡動用的物件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

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黛玉的丫頭紫鵑雪雁鸚哥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金釧彩雲也跟了鳳姐兒來奶子抱着大姐兒另在一輛車上還有幾個粗使的丫頭連上各房的老嬤嬤奶媽子並跟著出門的媳婦子們黑壓壓的站了一街的車那街上的人見是賈府去燒香都站在兩邊觀看那些小門小戶的婦女也都開了門在門口站著七言八語指手畫脚就像看那過會的一般只見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一位

青年公子騎着銀鞍白馬彩轡朱纓在那八人轎前領着那些車轎人馬浩浩蕩蕩一片錦繡香烟遮天壓地而來却是鴉雀無聞只有車輪馬蹄之聲不多時已到了清虛觀門口只聽鐘鳴鼓响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傍迎接寶玉下了馬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見了本境城隍土地各位泥塑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鳳姐兒的轎子却赶在頭裡先到了帶著鴛鴦等迎接上來見賈母下了轎忙要攙扶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個剪筒照管各處剪燭花兒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裡鳳姐便一揚手照臉打了個嘴巴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觔斗

罵道小野雜種往那裡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滚了出來都喝聲叫拿拿打打賈母聽了忙問是怎麽了賈珍忙過來問鳳姐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燭花的没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别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那裡見過這個勢派倘或唬著他到怪可憐見兒的他老子娘豈不疼呢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一手拿着燭剪跪在地下亂顫賈母命賈珍拉起來叫他不用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總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

可憐見兒的又向賈珍道珍哥帶他去罷給他幾個錢買菓子吃別叫人難為了他賈珍答應領出去了這裡賈母帶着衆人一層一層的瞻拜觀玩外面小厮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個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了去給他幾百錢別難為了他家人聽說忙上來領去賈珍站在臺堦上因問管家在那裡底下站的小厮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進來到了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裡地方兒大今兒偺們的人多你使的人你就帶了在這院裡罷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裡去把小么兒們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

道今兒姑娘奶奶們都出來一個閒人也不許到這裡來林之孝忙答應知道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裡跑出來了賈珍道你瞧瞧我這裡沒熱他倒凉快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厮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就有個小厮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還瞪著他那小厮便問賈蓉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凉快去了賈蓉垂著手一聲不敢言語那賈芸賈萍賈芹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並賈璉賈㻞賈瓊等也都忙了一個一個都從墻根兒底下慢慢的溜下來了賈珍又向賈蓉道你站着做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裡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和

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們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連聲的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麼的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綑着手呢麽馬也拉不來要打發小厮去又恐怕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䠇騎馬去了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傍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裡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裡我只在這裡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爲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爲終了眞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爲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

他又常往兩個府裡去太太姑娘們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咱們自己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揪了你的呢還不跟我進來呢那張道士呵呵的笑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道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請他來賈珍忙去攙過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衆位奶奶姑娘納福一向沒到府裡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太的萬福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倒罷了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干淨我說請哥兒來逛逛怎麽

說不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
解手兒去了纔来忙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也抱住問了好
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裡頭弱又
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生兒的把個孩子逼出病来了張
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做的詩都好的了
不得怎麼老爺還抱怨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来也
就罷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
就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着兩眼酸酸的賈母聽了也由
不得有些戚慘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個
像他爺爺的就只這玉兒還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

妙筆烘染 美?作子 客烏有 賈母之心?可見 鳳姐急以

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兒的不用說了自然没赶上
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罷說畢又呵呵大笑道
前日在一個人家兒看見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長的倒也好
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提親了要論這小姐的模樣兒聰
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
不敢造次等請了示下纔敢提去呢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
了這孩子命裡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如今也訪
聽著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來告訴我就是（其在後寶玉事?）
那家子窮也不過幫他幾兩銀子就完了只是模樣兒性格兒（可知未係言寶釵?）
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丫頭的寄名符

他詞亂之不使賈母盡其詞可惡

是士閒口便却說佛可笑

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下不來張道士哈哈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見奶奶在這裡也沒道謝寄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不承望娘娘來做好事也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著呢等著我取了來說着跑到大殿上一時拿了個茶盤搭著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纔要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裡拿出來罷了又拿個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裡不干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净些鳳姐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到唬了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爲送符倒像和我們化佈施來了衆人聽說鬨然一笑

璉賈璉也掌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鳳姐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隲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倒不爲化佈施倒要把哥兒的那塊玉請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遠來的道友和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麼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呢帶着他去瞧了叫他進來就是了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歲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還硬朗二則外頭的人多氣味難聞况且大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中了腌臢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

張道士請出玉去而配者故金物送進知說親一層非泛設也正是烘托金玉姻緣耳

袱子墊着捧出去了這裡賈母帶著衆人各處遊玩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剛說着張道士捧著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稀罕都没什麽敬賀的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愿意爲敬賀之禮雖不稀罕哥兒只留着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内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是珠穿寶嵌玉琢金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裡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要不留下倒叫他們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

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這麽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捧了這個跟着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話說的也是張道士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稀罕也到底是幾件器皿若給了窮人一則與他們也無益二則反倒遭塌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就散錢給他們呢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上拿錢施捨罷說畢張道士方纔退出這裡賈母和衆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歸坐鳳姐等上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一時賈珍上來回道神前拈了戲頭一本是白蛇記賈母便問是什麽故事賈珍道漢高祖斬蛇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點頭道

喜聽吉祥戲是富貴中人通病

湘雲何以不諱來雲母雲上與史家之人何其深前也斯之

寶釵被黛玉道着心事只可粧沒聽見

寶玉之愛妹妹是其天性鍾情於黛玉之心豈能起然於寶釵湘雲非羅紅麝串揣金麒麟仍是平艾

倒是第二本也還罷了神佛既這樣也只得如此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下來走至外邊預備著申表焚錢糧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傍邊因叫個小丫頭子捧著方纔那一盤子東西將自已的玉帶上用手番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拿起來笑道這件東西好像是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著一個的寶釵笑道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來是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這麼往我們家去住着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姐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頭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呢寶釵聽說回頭粧沒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已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裡忽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是史湘雲有了他就留着這件因此手裡揣著却拿眼睛瞟人只見衆人倒都不理論惟有黛玉瞅着他點頭兒似有讃嘆之意寶玉心裡不覺沒意思起來又掏出来瞅着黛玉赸笑道這個東西有趣兒我替你拿着到家裡穿上個穗子你帶好不好黛玉將頭一扭道我不稀罕寶玉笑道你既不稀罕我可就拿着了說着又揣起來剛要說話只見賈珍之妻尤氏和賈蓉續娶的媳婦胡氏婆媳兩個來了見過賈母賈母道你們又來做什麼我不過沒事來逛逛一

天性而已而黛玉則不能無忌外之疑矣

要知寶玉與黛玉寶釵湘雲契婦共兄全不在夫婦妹弟之間唯不嫌於汎愛與俗情內是不同不得禮貴情無一定不專注黛玉而責之也

何話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裡打醮連忙預備猪羊香燭茶食之類趕來送禮鳳姐聽了忙趕過正樓來拍手笑道噯呀我却没防着這個只說偺們娘兒們來閑逛逛人家只當偺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這又不得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兩個管家女人上樓來了馮家兩個未去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於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裡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纔後悔起來說又不是什麽正經齋事我們不過閑逛逛没的驚動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怠去鳳姐又說打墻也是動土

寶玉正要人希出自己心事也

越是心上人不知我心越覺可恨

已經驚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逛逛賈母因昨日見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嗔着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說從今已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别人也並不知為什麽原故二則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黛玉病了心裡放不下飯也懶待吃不時來問只怕他有個好歹黛玉因說道你只管聽你的戲去罷在家裡做什麽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之事心中大不受用今聽見黛玉如此說心裡因想道别人不知道我的心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煩惱加了百

因元春之賜物知金玉之必成又見寶玉取金麒麟更不能無疑也

細想此句方知張道士之言非泛設也

將兩人心事提出刻劃入微

兩人之未能心心相印只在各將真心瞞起來耳

所煩惱者有寶玉之說也

倍要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道我白認（未冒失）得你了罷了罷了黛玉聽說冷笑了兩聲道你白認得了我嗎（此言本）我那裡能彀像人家有什麼配的上你的呢寶玉聽了便走來直問到臉上道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兒還為這個起了誓呢今兒你到底兒又重我一句我就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麼益處呢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昨日的話來今日原自己說錯了又是急又是愧便抽抽搭搭的哭起來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呢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攔了你的姻緣你心裡（此說竟失）

生氣來拿我煞性子原來寶玉自幼生成來的有一種下流痴病況從幼時和黛玉耳鬢廝磨心情相對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要試探然黛玉既知那心存也）那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也將真心真意瞞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起來都只用假意試探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事即如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裡眼裡只有你你不能為我解煩惱反來拿這個話堵噎我可見我心裡時時

寶找黛玉

寶找寶玉

黛玉此心真是不錯

主的

刻刻白有你你心裡竟沒我了寶玉是這個意思只口裡說不出來那黛玉心裡想著你心裡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人的呢我就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無聞的方見的是待我重無毫髮私心了怎麼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呢可知你心裡時時有這個金玉的念頭我一提你怕我多心故意兒着急安心哄我那寶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就立刻因你死了也是情願的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那纔是你和我近不和我遠黛玉心裡又想着你只管你就是了你好我自然好你要把自已丢開只管周旋我是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遠了看官

你道兩個人原是一個心如此看來却都是多生了枝葉將那求近之心反弄成疎遠之意了此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難以備述如今只說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已意心裡乾噎口裡說不出來便賭氣向頸上摘下通靈玉來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勞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破便回身找東西來砸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砸那啞吧東西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着紫鵑雪雁等忙來解勸後來見寶玉下死勁的砸那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

同心人反不知心而旁人反道着心事所謂親極反疎非一疎終不能互諒此心之

襲人忙赶了來纔奪下來寶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眉眼都變了從來沒氣的這麼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合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壞了叫他心裡臉上怎麼過的去呢黛玉一行哭着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已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裡一急方纔吃的香薷飲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出來了紫鵑忙上來用絹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絹子吐濕雪雁忙上來搥揉紫鵑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些纔吃了藥好些兒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出來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心裡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

說到自已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竟還不如紫鵑呢又見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已後悔方纔不該和他校証這會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裡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襲人守着寶玉見他兩個哭的悲痛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寶玉的手氷涼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恐寶玉有什麼委屈悶在心裡二則又恐薄了黛玉兩頭兒爲難正是女兒家的心性不覺也流下淚來紫鵑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搧着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索性也傷起心來也拿着絹子拭淚四個人都無言對泣還是襲人免强笑向寶

不入情

雖前文嘆瓜病之日未免太遠似前文不必說因生日而送禮物也

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和林姑娘拌嘴呀黛玉聽了也不顧病赶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就鉸襲人紫鵑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黛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呢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纔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黛玉道你只管鉸我橫豎不帶他也沒什麼只顧裡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黛玉大哭大吐寶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兒便連忙的一齊往前頭去回了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至于連累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做一件正經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緣故便一齊進園來瞧急的襲人抱怨紫

鵑為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鵑又只當是襲人着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黛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沒為什麼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鵑兩個人身上說為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呢因此將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的說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纔平伏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裡擺酒唱戲賈府諸人都去了寶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那裡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裡想他是好吃酒聽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

並不知寶玉眞心也

是因爲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没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鉸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纔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氣只說趁今兒那邊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寃家是那一世裡造下的孽障偏偏兒的遇見了這麼兩個不懂事的小寃家兒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眞眞的是俗語兒說的不是寃家不聚頭了幾時我閉了眼斷了這口氣任憑你們兩個寃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他娘的又不嚥這口氣自己抱怨着也哭起來了誰知這個話傳到寶玉黛玉二人耳内他二人竟從

來没有聽見過不是寃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兒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着頭細嚼這句話的滋味兒不覺的潸然淚下雖然不曾會面却一個在瀟湘舘臨風灑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正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了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裡的小厮們和他的姐姐妹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要是聽見了還罵那些小厮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兒們的心腸今兒怎麼你也這麼着起來了明兒初五大節下的你們兩個再這麼仇人是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了一定弄的大家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兒陪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兒的這麼着不好嗎寶玉

聽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二人本是同心卻難剖心相示黛玉之心寶玉已深知之而寶玉之心黛玉尚未能深知捴之因有金玉之說而黛玉之憂疑起也因黛玉口中有金玉之說而寶玉之煩惱生夫以寶玉之天真爛漫而欲其熟置寶釵勢所不能也在寶玉意中以為但論姊妹則黛玉固好寶釵亦未嘗不好若論婚姻則既有黛玉我自然不再想寶釵然正為心中只有黛玉卻不肯疏其愛姊妹之本心只要黛玉看得透識得真與我一心一意知我心思無游移而坦

然以處於眾姊妹之中過我那姊之間親厚他人絕不介意方謂之真知我耳殊不知黛玉此時何能從到如此地位故然說真心話越增其疑捴之直至後來寶玉瘋癲說到你皆因不放心之故總弄了一身的病云云黛玉方得徹底明白從此任寶玉與寶釵如何親厚總信其不為金玉之說所惑矣故然到寶釵金姻人人皆知而黛玉竟不疑也知心之難如此其奈無人能知兩人之心何哉

紅樓夢第二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薔痴及局外

話說林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覺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鵑也看出八九便勸道論前兒的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寶玉的脾氣難道偺們也不知道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呸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鵑笑道好好兒的為什麼鉸了那穗子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麼樣黛玉欲答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鵑聽了聽笑道這是寶

情至語可這兒孙
寶玉情之聖者也款曲肫摯以求諒于黛玉世間豈復有此鍾

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黛玉聽了說不許開門紫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曬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裡說着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着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的門了誰知道這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為什麼不來我就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紫鵑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裡氣還不大好寶玉笑道我知道了有什麼氣呢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黛玉又在床上哭那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寶玉來由不得傷心止不住滾下淚來寶玉笑着走近床來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寶玉

情人刻骨語精真至語只此一言了以解恨不必多費詞說也

神化之筆

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傍人看見倒像是偺們又拌了嘴的是的要等他們來勸偺們那時候兒豈不偺們倒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打要罵憑你怎麼樣千萬別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幾十聲（与前文後悔無來合）黛玉心裡原是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別叫人知道偺們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別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便哭道你也不用來哄我從今巳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權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裡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了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寶玉道（此句論千古絕畫一絲矣）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一聞此言登時把臉放下來問道想是

遠心之言

何必如此

所謂無限的心事所謂也有所感皆指金玉之說須要融會

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麼你們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兒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做和尚去呢等我把這個話告訴別人評評理寶玉自知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漲低了頭不敢作聲幸而屋裡没人黛玉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氣的噯了一聲說不出話來見寶玉彆的臉上紫漲便咬着牙用指頭狠命的在他額上戳了一下子哼了一聲說道你這個剛說了三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絹子來擦眼淚寶玉心裡原有無限的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子要說也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巳也有所感不覺掉下淚來要用絹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

看此等處令我心折骨醉

是表明黛玉處

擦黛玉雖然哭着却一眼看見他穿着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巳拭淚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拿起來向寶玉懷裡一摔一語不發仍掩面而泣寶玉見他摔了帕子來忙接住拭了淚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他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揉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和你到老太太那裡去罷黛玉將手一摔道誰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還這麽涎皮賴臉的連個理也不知道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嚷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兒跑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裡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巳就好了老太太駡我說

賈母聽之固是放心王夫人聽之豈不煩

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了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麽可拌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為什麽又成了烏眼鷄是的呢還不跟着我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點兒心呢說着拉了黛玉就走黛玉回頭叫丫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做什麽有我伏侍呢一面說一面拉着就走寶玉在後頭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巳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赶我到那裡說和誰知兩個人在一塊兒對賠不是呢倒像黃鷹抓住鷂子的脚兩個人都扣了環了那裡還要人去說呢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此時寶釵

惱皆是鳳姐
好惡耍

正在這裏那黛玉只一言不發挨著賈母坐下寶玉沒什麽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我又不好沒有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磕去大哥哥不知道我病倒像我推故不去是的倘或明兒姐姐閑了替我分辯分辯寶釵笑道這也多事你就要去也不敢驚動何况身上不好弟兄們常在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寶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麽不聽戲去寶釵道我怕熱聽了兩齣熱的很要走呢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躲了寶玉聽說自已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赸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妃原也富胎些寶釵聽說登時紅了臉待要發作又不好怎麽樣回思

借寫寶玉
卽斥黛玉
舌鋒可畏
去譏

了一回臉上越下不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倒像楊妃只是沒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正說着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着他厲聲說道你要仔細你見我和誰頑過有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著許多人比纔在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向別人搭赸去了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着實得意纔要搭言也趁勢取個笑兒不想靚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說道寶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麽戲寶釵因見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

可畏

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忽又見他問這話便笑
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来又賠不是寶玉便笑道姐姐
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麼連這一齣戲的名兒也不知道就
說了這麼一套這叫做負荆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荆請
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荆請罪我不知什麼叫負荆請罪
一句話未說了寶玉黛玉二人心裡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
紅了鳳姐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的形景便知其意也
笑問道這們大熱的天誰還吃生薑呢衆人不解便道沒有吃
生薑的鳳姐故意用手摸着腮咤異道既沒人吃生薑怎麼這
麼辣辣的呢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意思了寶釵

有何難解

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羞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
笑收住別人總沒解過他們四個人的話來因此付之一笑一
時寶釵鳳姐去了黛玉向寶玉道你也試着比我利害的人了
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着人說呢寶玉正因寶釵多心自已
沒趣兒又見黛玉問著他越發沒好氣起來欲待要說兩句又
怕黛玉多心說不得忍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誰知目今盛暑
之際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寶玉
背着手到一處一處鴉雀無聲從賈母這裡出來往西走過了
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姐
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

何以不回園去

來之太脤大矣

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裡只見幾個丫頭手裡拿著針線却打盹兒王夫人在裡間涼牀上睡着金釧兒坐在傍邊捶腿也乜斜着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墜上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睜眼見是寶玉寶玉便悄悄的笑道就困的這麽着金釧抿嘴兒一笑擺手叫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些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一丸出來向金釧兒嘴裡一送金釧兒也不睁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着手悄悄的笑道我和太太討了你偺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等太太醒了我就說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麽金

簪兒掉在井裡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告訴你個巧方兒你往東小院兒裡頭拿環哥兒和彩雲去寶玉笑道誰管他的事咱們只說咱們的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個嘴巴指著罵道下作小娼婦兒好好兒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烟跑了這裡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衆丫頭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見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發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

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子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耻之事這是平生最恨的所以氣忿不過打了一下子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也不肯收留到底叫了金釧兒的母親白老媳婦兒領出去了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已没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匝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架只聽見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那邊架下有人此時正是五月那薔薇花葉茂盛之際寶玉悄悄的隔着葯欄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裡拿着根别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

痴丫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了不但不為新奇而且更是可厭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倒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裡頭的一個却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脚色來寶玉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已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没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不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嫋嫋婷婷大有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痴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畫地並不是

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拿眼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畫一點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已又在手心裡拿指頭按着他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個薔薇花的薔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怕忘了在地下畫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裡畫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看還是個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畫完一個薔又畫一個薔已經畫了有幾十個外面的不覺也看痴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著簪子動心裡却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纔這麼個樣兒外面他既是這個樣兒心裡還不知怎麼熬煎呢看他的模樣兒這麼單薄心裡那裡還擱的住熬煎呢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却說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然涼風過處颯颯的落下一陣雨來寶玉看那女孩子頭上往下滴水把衣裳登時濕了寶玉想道這是下雨了他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聽說倒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用寫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著半邊臉兒那女孩子只當也是個丫頭再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

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麽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寶玉噯喲了一聲纔覺得渾身氷凉低頭看看自已身上也都濕了說不好只得一氣跑囘怡紅院去了心裡却還記掛着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寶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住大家堵了溝把水積在院內拿些緑頭鴨花鸂鶒彩鴛鴦捉的捉赶的赶縫了翅膀放在院内頑耍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笑寶玉見關着門便用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笑那裡聽見叫了半日拍得門山响裡面方聽見了料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囘來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

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麽來襲人道等我隔著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别叫他淋着囘去說着便順着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雨打雞一般襲人見了又是著忙又是好笑忙開了門笑着灣腰拍手道那裡知道是爺囘來了你怎麽大雨裡跑了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裡要把開門的踢幾脚方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們便一脚踢在肋上襲人噯喲了一聲寶玉還駡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担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着我取笑兒了口裡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道噯喲是你來了

一口鮮血還是從又羞又氣而致

踢在那裡了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大話兒的今忽見寶玉生氣踢了他一下子又當着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麽樣料着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著說道沒有踢着還不換衣裳去呢寶玉一面進房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麽大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偏偏兒就碰見你了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也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日順了手只管打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關門的都是小丫頭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的人牙癢癢他們也沒個怕懼

要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也好剛纔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着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下疼的心裡發鬧晚飯也不曾吃到晚間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的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噯喲之聲從睡中哼出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心裡也不安穩半夜裡聽見襲人噯喲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來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來噯喲一聲睜眼見了寶玉倒唬了一跳道作什麽寶玉道你夢裡噯喲必是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裡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罷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

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大鬧之後又人回心轉意方覺前非生真心實意來古人云人之一知已死而不恨必如此方值得為之死耳

你死了我做和尚在此時不過是兒戲之言戲之盡之言而不意後來竟實有其事也

畫蓋一段絕妙烘託凡人心中鬱之不能自吐之情大率如此

寶玉欲與黛玉說開而一肚子委曲總不曾

暢快說出偏又惹得寶釵生氣忘了金釧兒私語被王夫人聽見更覺沒趣種種鬱悒懊惱遂致怒氣勃發有踢傷襲人之事

何以見賈母大墨昧忽

王夫人久聽浸潤之譖本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標題不解此文並無照應

話說襲人見了自已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着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兒的覺怎麼樣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來襲人拉着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打緊鬧起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

打發小子問問王大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不好嗎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嗽口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况且定要驚動別人不如且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那天剛亮寶玉也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吃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臂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過節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

不悅於寶玉然二玉之親熱太甚故因金釧兒事索性不理寶玉以警之也

與寶玉之見却正相反

解脫

日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爲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受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上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兒的事知道王夫人不喜歡自已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姐妹見衆人沒意思也都沒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那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喜歡到散時豈不清冷旣清冷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兒開的時候兒叫人愛到謝的時候兒便增了許多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爲歡喜時他反以爲悲慟那寶玉的性情只

（金釧之事不應不知）

直照後文

連日鬱悶已久此時更乃悶上加悶故容易生氣也

願人常聚不散花常開不謝及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沒奈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黛玉還不覺怎麽着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房中長吁短歎偏偏晴雯上來換衣裳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掉在地下將骨子跌折寶玉因歎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麽樣明日你自已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麽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算不的什麽大事先時候兒什麽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麽着何苦來呢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

正惡聞離散之言。卻好說出離散，安得不怒。

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
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橫豎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
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兒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
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呀
省了我們惹的生氣自古以來就只是你一個人會伏侍我們
原不會伏侍因為你伏侍的好為什麼昨兒纔挨窩心脚啊我
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犯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
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
已忍了性子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兒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
聽他說我們兩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

晴雯口角共快，襲人恨毒極矣。安得不陷之死地。

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你們鬼
鬼祟祟幹的那些事也瞞不過我去不是我說正經明公正道
的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是的那裡就稱起我
們來了襲人羞得臉紫漲起來想想原是自已把話說錯了寶
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擡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
的手道他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證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
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
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我說話我不過奴才罷咧襲人聽說道
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
和我說不犯著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

此語萬人知道去○何事也○襲人深畏之○故先發制人○譖死晴雯也○

知道我纔也不過爲了事進来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久是個什麽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去說著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著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了這話不覺越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爲什麽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彀的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裡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没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就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

此襲人本心如於不言中露出往拙

以上許多文字○只是叫

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著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只管鬧我經不起這麽吵不如去了倒干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鬟見吵鬧的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拉起来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麽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淚

玉此句燃托黛玉耳下文晴雯是黛玉影子

妙極

正与晴雯駁我們二字聞前接縫襲人強笑句心蓄然安得

不救黛玉于死地

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傍哭著方欲說話只見黛玉進來晴雯便出去了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麽好好兒的哭起來了難道是爲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都撲嗤的一笑黛玉道二哥哥你不告訴我我不問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膀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口兒拌了嘴了告訴妹妹替你們和息和息襲人推他道姑娘你鬧什麽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呢饒這麽着還有人說閒話還擱得住你來說這些個襲人笑道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

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麽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道你老實些兒罷何苦還混說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着嘴兒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點他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凉的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

閒中點染連次寫寳玉狎婢游無忌憚襲人所以要進諫言[illegible]欲求王夫人命其管寳玉也

此小閒中點染之文實以註明二十六回寳玉戲言事也 徐批

其別何以生氣時卻拿

拉在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麼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勸你又刮拉上他你自巳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的做什麼叫人看見什麼樣兒呢我這個身子本不配坐在這裡寳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爲什麼躺着呢晴雯沒的說嗤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的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我叫他們來寳玉笑道我纔又喝了好些酒還得洗洗你既沒洗拿水來偺們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後來洗完了進

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子連蓆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的笑了幾天我也沒工夫收拾水你也不用和我一塊兒洗今兒也凉快我也不洗了我倒是舀一盆水來你洗洗臉篦篦頭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裡呢叫他們打發你吃不好嗎寳玉笑道旣這麼着你不洗就洗洗手給我拿菓子來吃罷晴雯笑道可是說的我一個蠢才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裡還配打發吃菓子呢倘或再砸了盤子更了不得了寳玉笑道你愛砸就砸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著頑兒也可以使得只是别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

人晴雯生氣
卯
与裂繒何
異寶玉与
國清釋日
聞之臓來
亮太教風
崇

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响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别在氣頭兒上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聽撕的聲兒寶玉聽了便笑着遞給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着又聽嗤嗤幾聲寶玉在傍笑着說撕的好再撕响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過來瞪了一眼啐道少作點孽兒罷寶玉赶上來一把將他手裡的扇子也奪了遞給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幾半子二人都大笑起來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你打開扇子匣子揀去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扇子搬出來讓他儘力撕不好嗎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

可不造這樣孽他沒折了手叫他自已搬去晴雯笑著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凉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寶釵黛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中坐著有人回道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鬟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堦下相見青年姊妹經月不見一旦相逢自然是親密的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裳脫脫罷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麼湘雲笑道都是二嬸娘叫穿

旗人映生

的誰願意穿這些寶釵一傍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別人的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他在這裡住着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帶子也繫上猛一瞧活脫兒就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他站在那椅子後頭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還說扮作小子樣兒更好看了黛玉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來住了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件新大紅猩猩毡的斗蓬放在那裡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上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條汗巾子攔腰

賈母待湘雲不甚親熱何耶

冷冷數語博王夫人心喜

繫上和丫頭們在後院子裡撲雪人兒一跤栽倒了弄了一身泥說着大家想起來都笑了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還是咭咭呱呱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著賈母因問今日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裳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問寶玉道寶哥哥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別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頑笑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

如

不應在賈母王夫人跟前仍稱丫頭

剛說着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日打發人接你去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黛玉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著給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姐好寶玉道好多謝你想着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著拿出絹子來挽着一個疙瘩寶玉道又是什麼好物兒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着便打開眾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個人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今日

巴巴兒的自巳帶了來我打諒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呢原來還是他真真你是個糊塗人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們的要帶了他們的來須得我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女孩兒的那是那一個女孩兒的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他們的名字多了記不清楚混鬧胡說的反倒連你們的都攪混了要是打發個女人來還好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女孩兒們的名字呢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了來豈不清白說着把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

共集

寶釵深心如此趣避形跡婉混趣是心左寶玉也

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楚衆人聽了都笑
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黛玉聽了冷
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麒麟了一面說著便起身走了幸
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寶釵抿着嘴兒一笑寶玉聽見了倒
自已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寶釵見
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黛玉說笑去了賈母因向湘雲道
喝了茶歇歇兒瞧瞧你嫂子們去罷園裡也凉快和你姐姐們
去逛逛湘雲答應了因將三個戒指兒包上歇了歇便起身要
瞧鳳姐等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裡說笑了一回出
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紈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

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親戚去留下縷
兒伏侍就是了衆人應了自去尋姑娘嫂子單剩下湘雲翠縷兩
個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湘雲道時候兒還沒到呢翠縷
道這也和偺們家池子裡的一樣也是樓子花兒湘雲道他們
這個還不及偺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
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為他長湘雲道花草也是和人一
樣氣脉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要說
和人一樣我怎麼沒見過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呢湘雲
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愛說這叫人怎
麼答言呢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

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道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麽說起来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麽都是些陰陽况且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是陰陰盡了就是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我了什麽是個陰陽没影没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麽個樣兒湘雲道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器物付了纔成形質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筭命的管著月亮叫什麽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兒的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麽没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向上朝陽的就是陽背陰覆下的就是陰了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麽著我可明白了只是偺們這手裡的扇子怎麽是陰怎麽是陽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爲陽那反面就爲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件東西要問因想不起什麽來猛低頭看見湘雲宮縧上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陰牝爲陰牡爲陽怎麽没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

一段當務引出金麒麟 物

好筆

好語

好筆傳神

雲啐道什麽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麽東西都有陰陽偺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沉了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麽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撲嗤的笑道你知道什麽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湘雲拿着絹子掩着嘴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麽樣湘雲道狠是狠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爲陽奴才爲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你狠懂得正說着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湘雲指着問道你看那是什麽翠縷聽了忙赶去拾起來看着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拿湘雲的麒麟瞧湘雲要把揀的瞧瞧翠

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什麽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裡來的好奇怪我只從來在這裡沒見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笑道姑娘請看湘雲舉目一看却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已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心裡不知怎麽一動似有所感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笑道你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麽呢怎麽不找襲人去呢湘雲連忙將那個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偺們一處走說着大家進了怡紅院來襲人正在堦下倚檻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携手笑說一向別情一面進來讓坐寶玉因問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噯呀了

一聲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裡找去就要起身自已尋去湘雲聽了方知是寶玉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日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湘雲笑道幸而是個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晴雯是黛玉影身○寫寶玉自言心使碎了沒人知道○說晴雯○正是收來上回黛玉文字○襲人是寶釵影身○黛玉叫說作襲人○正見寶玉與寶釵近日更為親熱○故黛玉雖不下處○

聞乾隆年間鈔本紅樓夢一百回○後與此本不同○以薛寶釵與寶玉成婚不久即死○而湘雲嫁夫早寡○寶玉娶為繼室○其時賈氏中落○萧索萬狀○寶玉和雲有除夕唱和詩七百韻○備仰盛衰流連今昔○其詩極佳○及付梓時○删去此四十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終

回另撰此書後四十回以易之而標題有未改正處此回麒麟伏白首雙星本是原本標題也

除夕唱和詩即凹晶館中秋聯句詩十三元韵先祖在都門時見吳菘圃相國家鈔本曾記其詩中佳句十數聯時時誦之惜余年方在穉歲不能記憶也

紅樓夢

紅樓夢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湘雲見寶玉心愛寶玉便謂与己無情故絕不領會寶玉珍重金麒麟之意也

所說之話不必問釵自可想見

湘雲此時已不諱前言之讖故只說襲人不似從前相待之用意与寶釵自別

話說寶玉見那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怎麼拾着的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日倘或把印也丢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丢了印平常若丢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倒了茶來與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前日聽見你大喜呀湘雲紅了臉扭過頭去吃茶一聲也不答襲人笑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還記得那幾年偺們在西邊煖閣上住着晚上你和我說的話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臊了湘雲的臉越發紅了勉强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偺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配給了他我來了你就不那麼待我了襲人也紅了臉笑道罷喲先頭裡姐姐長姐姐短哄着我替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拿出小姐款兒來了你既拿款我敢親近嗎湘雲道阿彌陀佛寃枉寃哉我要這麼着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先瞧瞧你你不信問縷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想念你幾句襲人和寶玉聽了都笑勸道說頑話兒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兒急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咽人倒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絹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我已經得了今日你親自

不在

湘雲見寶玉心中尚有一黛玉索性起罵寶玉故直將醋意說出不似寶釵之暗用心機也

不解何故恨之至此

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就為這個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嘆道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我天天在家裡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沒妨碍的說着眼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罷不用提起這個話了史湘雲道提這個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了可是為這個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

 乘談甚虔

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好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筭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裡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麼兒就敢煩你做鞋了實告

人家去甚惡之之詞也

那一位者甚惡之之詞也

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我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著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奴才了寶玉忙笑道前日的那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扎的絕出奇的好花兒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那一位鉸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著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

不滿意之甚

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肯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著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迎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是他自已要請我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動他的好處他纔

真是寶釵一流人物

點清子眼

襲人口口聲聲不滿于黛玉其在王夫人面前讒毀之處不待敘而自明而其誉寶釵更不必言矣

寶黛二人志趣相合湘雲襲人皆俗人自是不知之

要會你寶玉道罷罷我也不過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罷了並不願和這些人來往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性兒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意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作宦的談講談講那些仕途經濟也好將來應酬事務日後也有個正經朋友讓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攪的出些什麼來寶玉聽了大覺逆耳便道姑娘請別的屋裡坐坐罷我這裡仔細醃臢了你這樣知經濟的人襲人連忙解說道姑娘快別說他上回也是寶姑娘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不去咳了一聲拿起腳來就走了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

知又鬧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已過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位反倒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嗎要是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賬話麼原來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著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絛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寶玉

黛玉真心細細描出

也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進來正聽見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些混賬話要說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的知己自然我亦可為你的知己既你我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呢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又何必來一寶釵呢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况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

直與寶釵有母為之

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我雖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淚又下來待要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裡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乎有拭淚之狀便忙赶着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裡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了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没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又這麼動手動脚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

兩情已是相照足以急〻誤錯也

寶玉不得不說矣

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麽好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些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這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著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要緊筋都疊暴起來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也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黛玉聽了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這個話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黛玉道我真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

真是知己〻談黛玉安得不感入骨髓

不言而喻非情至豈

妹妹你別哄我你真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且連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負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的病了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出只管怔怔的瞅着他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却也怔怔的瞅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黛玉只咳了一聲眼中淚直流下來回身便走寶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了口裡說着

讀至此上文已將一片心和盤托出黛玉之已徹底明白不待其言之畢也足以轉出襲人來聽此等言如此文遞接法本是真有化工大家子弟心事不敢吐露雖以賈母之鍾愛亦不能以心事私白而微窺王夫人已屬意寶釵明知金玉之說機緘已深故不漾了一月的病也緊接寶釵以醒讀者之目岡切之甚可

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望着只管發起獃來原來方纔出來忙了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赶來送給他猛抬頭看見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赶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了我看見赶着送來寶玉正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誰只管呆着臉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個心從來不敢說今日膽大說出來就是死了也是甘心的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掩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驚疑不止又是怕又是急又是臊連忙推他道這是那裡的話你是怎麽着了還不快去嗎寶玉一時醒過來方

知是襲人雖然羞的滿面紫漲却仍是獃獃的接了扇子一句話也没有竟自走去這裡襲人見他去後想他方纔之言必是因黛玉而起如此看來倒怕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却是如何處治方能免此醜禍想到此間也不覺呆呆的發起怔來誰知寶釵恰從那邊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麽神呢襲人見問忙笑說道我纔見兩個雀兒打架倒很有個頑意兒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纔穿了衣服忙忙的那裡去了我要叫住問他呢只是他慌慌張張的走過去竟像没理會我的所以没問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的寶釵聽了忙說道嗳喲這麽大熱的天叫他做什麽别是想起什麽來生了氣叫他出

見近日史常歸家也

湘雲家現襲侯爵不應十分艱難抑所最不解者史氏是賈母胞姪何以從不見史家有人來耶

影射黛玉亦是從小究沒了父母的苦也

去教訓一場罷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必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裏涼快跑什麼襲人笑道你可說麽寶釵因問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會子閑話兒又瞧了會子我前日粘的鞋帮子明日還求他做去呢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笑道你這麽個明白人怎麽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我近來看著雲姑娘的神情兒風裏言風裏語的聽起來在家裏一點兒做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兒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爲什麼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家裏累的慌我再問他兩句家常

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嘴裏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看他的形景兒自然從小兒沒了父母是苦的我看見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將就使罷要勻淨的等明日來住著再好生打如今聽姑娘這話想來我們求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裏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是這麽着我也不該求他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說在家裏做活做到三更天要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兒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我們那個牛心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

此床沿看佛旺交矣

應前催旨煩林姑娘做一番說話晚上親自過來嘗不止此做針線一事也

計一概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的過他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就是了襲人笑道當真的這可就是我的造化了晚上我親自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兒的投井死了襲人聽得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裡的前日不知為什麼攆出去在家裡哭天抹淚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不着他纔有打水的人說那東南角上井裡打水見一個屍首趕着叫人打撈起

來誰知是他他們還只管亂着要救那裡中用了呢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這裡襲人自回去了寶釵來至王夫人房裡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內坐着垂淚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下王夫人便問你打那裡來寶釵道打園裡來王夫人道你打園裡來可曾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他了穿著衣裳出去了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歎道你可知道一件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怎麼好好兒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兩下子攆了下去

此婦忒聰明之人也 徐批

我只說氣他幾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傍邊兒頑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兒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歎道雖然如此到底我心裡不安寶釵笑道姨娘也不勞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了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纔剛我賞了五十兩銀子給他媽原要還把你姐妹們的新衣裳給他兩件粧裹誰知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裳只有

寶釵傾軋黛玉處可恨書中只

你林妹妹做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孩子素日是個有心的况且他也三灾八難的既說了給他作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粧裹豈不忌諱因這麼着我纔現叫裁縫赶着做一套給他要是別的了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金釧兒雖然是個了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孩兒差不多兒口裡說著不覺流下淚來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何用叫裁縫赶去我前日倒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况且他活的時候兒也穿過我的舊衣裳身量也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寶釵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

此一回变寫
盡寶釵心
機不煩多
费筆墨

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著垂淚王夫人正纔說他因見寶釵
来了就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此景况察言觀色早知覺了七
八分于是將衣服交明王夫人王夫人便將金釧兒的母親叫
來拿了去了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寶玉心事盡情吐露黛玉從此与寶
玉心心相印而寶釵實備處此金玉
之緣事在垂成矣豈不痛哉
此时但使無寶釵為祟誰不羨生二玉
心跡當亦有迴合賈母為之撮合去其
奈王夫人屬意寶釵鳳姐力助寶釵

而李紈与衆姐妹又全受寶釵牢籠
無一人憐惜黛玉者又益之以襲人之讒
譖寶釵之傾軋黛玉安得不死寶玉又
安得不死

湘雲明与黛
玉作對兩口
詆訾黛玉其
志趣与寶玉
真如冰炭矣
今而視托寶
釵處。此書

史湘雲亦甚妬黛玉而一味粗率不似
寶釵之深心蓋寶釵既爭勝於黛玉以
移寶玉之情湘雲則明知寶玉情有所
移故素性直言處處以慕其心中之不
快而已觀其於得金麒麟时心未嘗不

紅樓夢第三十二回終

要之以湘雲之國若襯寶釵之奸詐非寫湘雲也

一動而與寶玉相見便語語捉摸黛玉知寶玉
心上只此一人雖我亦自謂不如之寶釵尚不足
以移其情何況於我故特特以不入耳之談來相
勸勉其見解正與寶釵襲人一路莫寶玉向言忘
轉則可惜此離間黛玉耳乃寶玉言此湘雲
自知納釁不相入矣從此不復心乎寶玉安心他受
空觀去也
此回在襲人口中常生前日聽見你大喜一語書
中絕不敘出湘雲究竟何家夫婿何人惟燈匣劍
巧妙絕倫惜後四十回失去續編者未得作者用意

紅樓夢

忽敘湘雲出嫁旋即守寡大為無謂若作甄寶
玉進京時點出云原來史湘雲所定親事就是
甄寶玉現在甄夫人帶他進京來完娶則文字
周密之入扣而此回襲人之言明是寶釵定親影
子湘雲大喜之日即寶釵大喜之日亦隱躍紙上
矣不如此做而以李綺配甄寶玉實爲不倫且與
全書毫無關涉豈非大敗筆耶
寶釵向王夫人說黛玉多心忌諱連忙說我從
來不計較這些只此一言而王夫人心中爭得
寶釵賢於黛玉遠矣越喜歡愛寶釵自然越惜擯

紅樓夢

黛玉。寶釵用心。實為深險。已甚竊聽小紅話。訖推在黛玉身上。一樣機械。而不如實寫寶釵如何傾軋黛玉也。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十一册

紅樓夢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金釧兒的母親來拿了幾件簪環當面賞了又吩咐請幾衆僧人念經超度他金釧兒的母親磕了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中早已五內摧傷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看見寶釵進來方得便走出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信步走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撞了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看時不是别人却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

一口凉氣只得垂手一旁站着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的嗐什麽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委委瑣瑣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咳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是什麽緣故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此時一心却爲金釧兒感傷恨不得也身亡命殞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明白了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門上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爲什麽今日打發人

來一面想一面命快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時那
是忠順府長府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敘談那長
府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命而來有一
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
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摸不着頭腦忙陪笑起身
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
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先生一句話
就完了我們府裡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
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著他的道路因此各處
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

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
因此啓明王爺王爺亦說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
是這琪官隨机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斷斷少
不得此人故此求老先生轉致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
王爺諄諄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
忙打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
不知是何原故忙忙趕來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
書也罷了怎麽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
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
禍及于我寶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琪

官兩個字不知爲何物況更加以引逗二字說着便叫賈政未
及開口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
知其下落早說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呢
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府官冷笑兩聲道
現有証據必定當着老大人說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
此人那紅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裡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
了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知道他既連這樣機
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不過他不如打發他去了免得再
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
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

有個什麽紫檀堡他在那裡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
那裡也未可知那長府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裡了
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忙
的告辭走了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歪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
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去了纔回身時
忽見賈環帶着幾個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給我快打
賈環見了他父親嚇得骨軟筋酥趕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
跑什麼帶著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去由你野馬
一般喝叫跟上學的人呢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
纔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丫頭我

看腦袋這麼大身子這麼粗泡的實在可怕所以纔赶着跑過來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寛柔待下大約我近年於家務踈懶自然執事人操尅奪之權致使弄出這暴殄輕生的禍來若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命叫賈璉賴大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老爺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屋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句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丟小厮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裡拉著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强

姦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叫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和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鬢毛剃去尋個干凈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為寶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叠連聲拿寶玉來拿大棍拿繩來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到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厮們只得齊齊答應著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裡知道賈環又添了

許多的話正在廳上旋轉怎得個人往裡頭捎信偏偏的沒個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媽媽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赶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偏又耳聾不曾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呢寶玉急的手脚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厮走來逼著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踈學業逼淫母婢只喝命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厮們不敢違只得將寶玉按在櫈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寶玉自知不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還嫌打的輕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板子來狠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寶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苦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還亂嚷亂哭後來漸漸氣弱聲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赶著上來懇求奪勸賈政那裡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弒父弒君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知道氣急了忙亂着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聽了不及去回賈母便忙穿衣出來也不

顧有人沒人忙忙扶了一個丫頭赶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賈政正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加火上澆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趂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

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弄死他豈不是有意絕我呢既要勒死他索性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裡也得個倚靠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腿看至豚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兒來又想起賈珠來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裏面的人

聞得王夫人出來李紈鳳姐及迎探姊妹兩個也都出來了王
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紈禁不住也抽抽搭
搭的哭起來了賈政聽了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正沒
開交處忽聽丫鬟來說老太太來了一言未了只聽窗外顫巍
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就干淨了賈政見母親來
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丫頭搖頭喘氣的走
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的天老太太有什麽吩咐
何必自己走來只叫兒子進去吩咐便了賈母聽了便止步喘
息一面厲聲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
沒養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下含

淚說道兒子管他也爲的是光宗耀祖老太太這話兒子如何
當的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
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兒就禁的起了你說教訓
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怎麽教訓你來着說著也不覺
泪往下流賈政又陪笑道老太太也不必傷感都是兒子一時
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兩聲道你也不必和
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
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干淨說着便命人去看轎我和你
太太寶玉兒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着賈母又叫王
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兒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

我看至此忽不覺淚淚沾襟不自解其所以然

大為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是不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跪着叩頭謝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寶玉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了鬟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這個樣兒怎麼攙着走的還不快進去把那藤屜子春凳擡出來呢衆人聽

了連忙飛跑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寶玉放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屋裡彼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着進來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的哭道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撂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出去還在這裡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算嗎賈政聽說方諾諾的退出去了此時薛姨媽寶釵香菱襲人湘雲等

此語太不就如老太太之言方知王夫人亦

妻奉順老太太的言思也

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衆人圍著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便索性走出門到二門前命小厮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爲什麼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我沒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却是爲琪官兒和金釧兒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知道了焙茗道那琪官兒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昔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蛆那金釧兒姐姐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

母命好生擡到他屋裡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脚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卧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的散去了襲人方纔進前來經心服侍細問要知端底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寫寶玉嘆此大舒引出襲人在王夫人前説淘淘之言爲敘晴雯黛玉之根苗也而姊妹中情分之淺深亦了一一寫出

紅樓夢三十三回終

襲人面前尤須深言之。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歎氣說道不過爲那些事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的狠你瞧瞧打壞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一動寶玉便咬着牙叫噯喲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闊的僵痕高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這個分兒幸兒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麽樣呢

第一個来回切不知

不覺真心吐露只是在襲人前不必留心耳自居於老太太太太之次隱

正說着只聽丫鬟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著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些便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裡也剛說了半句又忙咽住不覺眼圈微紅雙腮帶赤低頭不語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含着淚只管弄衣帶那一種軟怯嬌羞輕憐痛惜之情竟

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想道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竟別有大故他們還不知何等悲（美死了正只得做寶玉又四可）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也無足歎惜了正想着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悄悄說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從來不是這樣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這樣細心怕

得罪了人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你雖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嗎當日爲個秦鐘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的人何曾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裏有什麼口裏說什麼的人呢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

寶釵之情如此而已茲已自謂第一多情無

可法加此又為黛玉之體貼入骨耶

寶釵有此摯情否

的話早已明白自已說造次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一番話半是堂皇正大半是體貼自已的私心更覺比先心動神移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道明日再來看你好生養着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門去襲人趕着送出院外說姑娘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這有什麼的只勸他好生養著別胡思亂想就好了要想什麼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裡只管取去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眾人倘或吹到老爺耳朵裡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着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着實感激寶釵進

來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臂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熱如火炙略展轉時禁不住噯喲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兩三個丫鬟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再來眾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沉沉只見蔣玉函走進來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見金釧兒進來哭說為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剛要訴說前情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

不感謝其來而候之情而深慮其受暑情深意厚不在繁文也

如此乃為情玉

此語含黛玉外豈能向第二人說者耶

亦除黛玉外無人能領會得也

讀此一段真令人心酸骨楚双淚如雨

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喲一聲仍舊倒下歎了口氣說道你又做什麼來了太陽纔落那地上還是怪熱的倘或又受了暑怎麼好呢我雖然捱了打却也不狠覺疼痛這個樣兒是粧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給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别信真了此時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些話心中提起萬句言詞要說時却不能說得半句半天方抽抽噎噎的道你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歎一聲道你放心别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一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

（旁批：寶玉答念之言自與待寶釵不同）

（旁批：從口出不為作了下文）

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了黛玉急得跺脚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拿偺們取笑兒了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剛出了後院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裡取去接着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來往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嬸娘們略來遲了一步二爺睡着了說着一面陪他們到那邊屋裡坐着倒茶給他

（旁批：心照之言迴映前文）

想了一想晴雯死矣黛玉死矣

本已垂青讒語易入

特提寶玉非用言可想先使王夫人感激寶釵再使王夫人喜歡自己

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老婆子來說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麝月秋紋等人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屋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老婆子一逕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搖著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誰來也罷了又撂下他來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回道二爺纔睡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麽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到躭悞了事王夫人道也沒什麽話白問問

他這會子疼的怎麽樣了襲人道寶姑娘送來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住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麽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捱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裡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裡再弄出病來那可怎麽樣呢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小半碗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倒有人送了幾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我怕胡糟塌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吃絮了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裡

襲人處處留心深恐彩雲在側言之則結怨趙姨環兒故推不知好猾不想

乘機而入讒人之毋訣心

只用挑上一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就喚彩雲來把前日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糟塌等不彀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個寫著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麽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没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别糟塌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着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麽話你可聽見這個話没

有襲人道我倒没聽見這個話只聽見說爲二爺認得什麽王府的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說了爲這個打的王夫人摇頭說道也爲這個只是還有别的緣故呢襲人道别的緣故實在不知道又低頭遲疑了一會說道今日大膽在太太跟前說句冐撞話論理說了半截却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别生氣我纔敢說王夫人道你說就是了襲人道論理寶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纔好呢要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還要做出什麽事來呢王夫人聽見了這話便點頭歎息由不得赶着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你這話說的很明白和我的心裡想的一樣其實我何曾不知道寶玉該管比如先時你珠大爺在我

那些人所該廣矣。只為要趕說此話而來耳。襲人占便宜處即是寶釵影子。黛玉姻事絕望矣。

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緣故如今我想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的單弱况且老太太寳貝是的要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個好歹兒或是老太太氣着那時上下不安倒不好所以就縱壞了他了我時常掰着嘴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也好過後來還是不相干到底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着由不得又滴下淚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已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太太豈不心疼就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塲大家落個平安也筭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

醒偏偏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如今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惦記着一件事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有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内中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在寳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麼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别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什麼别的說我只想着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已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

更有阿誰直指黛玉

牽上寶姑娘姊明知王夫人之必不疑及寶姑娘也

口角甚伶俐亦得不入其元中

後之如瑣莊寶釵其意常在沛上也

句句信真黛玉死矣

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姐妹雖說是姐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既蒙老太太和太太的恩典把我派在二爺屋裡如今跟在園中住都是我的干係太太想多有無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的倒不如預先防著點兒況且二爺素日的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裡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嘴雜那起壞人的嘴太太還不知道呢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

沒有忌諱了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落個直過兒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還是平常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呢那時老爺太太也白疼了白操了心了不如這會子防避些似乎妥當太太事情又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便罷了既想到了要不回明了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為這件事日夜懸心又恐怕太太聽著生氣所以總沒敢言語王夫人聽了這話正觸了金釧兒之事直呆了半晌思前想後心下越發感愛襲人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裡只是這幾次有事就混忘了你今日這話提醒了我難為你這樣細心

襲人志得意滿之狀可想

寶玉何嘗不明白其平日之離間可想

真真好孩子也罷了你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如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索性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點心兒別叫他糟塌了身子纔好自然不辜負你襲人低了一回頭方道太太吩咐敢不盡心嗎說着慢慢的退出回到院中寶玉方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甚喜即命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惦着黛玉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攔阻便設法(因材器使襲人去亦不疑往寶釵家書之也)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看他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兒的作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件事啊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麼晴雯道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

遙知黛玉淚痕洗面情亦可憐

熨貼入微

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搭赸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舊絹子撂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絹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絹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巾見他進來忙搖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叫給姑娘送絹子來了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絹子來給我因問這絹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罷我這會子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

非我佳人莫之能解

真情真意不可言傳說來入微

從此以後兩人真如一人[illegible]矣

常舊的黛玉聽了越發悶住了細心揣度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黛玉體貼出絹子的意思來不覺神痴心醉想到寶玉能領會我這一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可能如意不能又令我可悲要不是這個意思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竟又令我可笑了再想到私相傳遞又覺可懼他既如此我却每每煩惱傷心反覺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纏綿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灑閑拋更向誰

尺幅鮫綃勞惠贈　為君那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潸　鎮日無心鎮日閒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綵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模糊

牕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知

病之起也自知情緣未必能諧偽感悲

那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真合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起（一筆雙關病由）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着絹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來見

痛而来故又屢次而死共根起於此时之

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不便空手回來等至起更寶釵方回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是薛蟠挑唆了人來告寶玉了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猜度竟認作十分真切了可笑那薛蟠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竟被人生生的把個罪名坐定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了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裡坐着說了幾句閒話兒忽然想起因問道聽見寶玉挨打是為什麼薛姨媽正為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寃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

便怔了忙問道我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裝腔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又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正把小事倒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逛你是個不防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說是你幹的不用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寶釵勸他別再胡逛去他母親又說他犯

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亂跳賭神發誓的分辯又駡衆人誰這麽編派我我把那囚攮的牙敲了分明是爲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拿我來做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父打了他兩下子過後兒老太太不知怎麽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兒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一面嚷一面找起一根門閂來就跑慌的薛姨媽拉住駡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的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爲什麽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就一日的口舌不如大

家死了清淨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奈些兒罷媽媽急的這個樣兒你不說來勸你倒反鬧的這樣別說是媽媽就是旁人來勸你也是爲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麽不怨寶玉外頭招風惹草的呢別說別的就拿前日琪官兒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沒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麽前兒他見了連姓名還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爲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

快哉快哉當爲之浮一大白寶釵之心薛蟠且知之況他人乎一筆直透

依皆

黛玉小誤處也聊以答之來佛此人意挑一語耳　徐批

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氣一個寶玉鬧的這麼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來著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兒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媽和我說你這金鎖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勞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著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子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已屋裡安歇不提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

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屋裡整哭了一夜次日一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了衣裳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裡去寶釵因說家去口裡說著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寫寶黛心情真乃追魂攝魄

讀之而不心酸者非人情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終

藏

襲人浸潤之譖並剝黛玉死命書中不見寶釵之迹而寫襲人處自令人知寶釵一面猶恐讀者疏忽故借薛蟠數語大聲疾呼以喝破之筆墨之妙巧奪天工

薛蟠數語與真大醉寫一段文法一樣

涂餓綸回蘇老泉辨王安石之奸全在不近人情嗟乎奸而不近人情此不難辨也所難辨者近人情耳認人者奸之近人情者也以近人情者制人人忘其制以近人情者詭人人忘其詭迹其生平死黛玉死晴雯逐芳官蕙香間

秋紋麝月其毒甚矣而王夫人寶之寶釵聽之堂小愈近人情愈藏奸惡也非然而云必有辨之者矣

自第二十九回至此回是作書者慘慘經營最爲着意之處一部書中精采命脈全在此六回書讀者正須細心體會勿草草讀過也

衆人皆至怡紅問候寶玉而黛玉不往觀知之深不必在形迹

紅樓夢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黛玉尅薄他因惦記着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徑去了這裡黛玉仍舊立於花陰之下（不見湘雲一來何也）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望着只見李紈迎春探春惜春並丫鬟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算說道他怎麽不來瞧瞧寶玉呢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纔是呢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来了定睛看時都是賈母搭着鳳姐

周姨娘是何人之妾書中從未叙明迎春之母為何人亦未叙及

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並丫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薛姨媽寶釵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後走来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到底要怎麽樣只是催我吃不吃與你什麽相干紫鵑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裡天氣熱到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上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歇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兒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着紫鵑回到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

真乃餘文生趣。

二句來因暗暗的歎道雙文雖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裡又欲滴下淚來不防廊下的鸚哥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你作死呢又搧了我一頭灰那鸚哥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黛玉紫鵑聽了都笑起來紫鵑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爲他怎麽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窻外的鈎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窻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窻外竹影映入紗窻滿屋內陰

乃堂如此鍾愛。豈有不早為計及終身大事者。

陰翠潤几簟生凉黛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調逗鸚哥做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梳頭呢看見他進來便笑着說道你這麽早就梳上頭了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下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巳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塲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别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叫我指望那一個呢薛蟠在外聽見連忙的跑過來對著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囘來的晚了路上撞客着了來家沒醒不知

胡說了些什麼連自巳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而哭聽如此說由不得也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了我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們娘兒們你是變着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凈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從那裡說起妹妹從來不是這麼多心說歪話的人哪薛姨媽忙又接着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些話就使得嗎當眞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巳後我再不和他們一塊兒喝酒了好不好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要再和他們一處喝妹妹聽

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爲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兒操心媽媽爲我生氣還猶可要只管叫妹妹爲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裡說着眼睛裡掌不住掉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傷起心來寶釵勉强笑道你鬧殼了這會子又來招着媽媽哭了薛蟠聽說忙收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媽哭來着罷罷罷扔下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喝寶釵道我也不喝茶等媽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做什麼薛蟠又道妹妹

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裳我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裡外迴廊上許多丫頭老婆站著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裡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裡答應著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娘姐姐我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娘要去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寶玉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還

好些鳳姐一旁笑道都聽聽口味倒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兒的想這個吃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做去鳳姐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想這模子是誰收着呢因回頭吩咐個老婆問管厨房的去要那老婆去了半天來回話管厨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聽說又想了一想道我也記得交上了就只不記得交給誰了多半是在茶房裡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了來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時原來是個小匣子裡面裝着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

箋片聲口

有款時為日
有秋荷葉

一味奉承
討喜歡○使
玉宜皆如
此○

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要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是做什麼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不知道這是舊年備膳的時候兒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什麼麵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我吃着究竟也沒什麼意思誰家長吃他那一回呈樣做了一回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着接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厨房裡立刻拿幾隻鷄另外添了東西做十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做今兒寳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就勢兒弄些大家吃吃托賴着連我也

嘗個新兒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錢做人情說的大家笑了鳳姐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兒我還孝敬的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厨房裡只管好生添補着做了在我賬上領銀子婆子答應着去了寳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留神看起來二嫂子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裡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丫頭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也就筭好了比你姨娘强遠了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是的公婆跟前就不獻好兒鳳兒嘴乖怎麼怨得人疼他寳玉笑道要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

母女所以得力奉承者只在得此一讚美耳

寶釵不免錯會寶玉之意只為聞譽而喜是有心於和也

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倒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的疼要說单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姐妹不是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裡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寶丫頭薛姨媽聽了忙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丫頭好這倒不是假話寶玉勾着賈母原為要讚黛玉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倒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寶玉好生

養着罷把丫頭們又囑咐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偺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慪他時常他弄了東西來孝敬究竟又吃不多兒鳳姐兒笑道姑媽倒別這麼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要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大笑起來寶玉在屋裡也掌不住笑了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着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裡你和他說煩他們鶯兒來打上幾根絲

湘雲先來東周候蓋因知不能与寶釵黛玉相角逐與時已破妞

他處且略日一席之設与寶玉大不相概故特寫寶玉如此屋之耳

了寶玉笑道爵了你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絲子可得閒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是了一會兒就叫他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何事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幾根罷你要人使我那裡閒的丫頭多着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使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閒着淘氣大家說着往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掐鳳仙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腳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

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那老婆丫頭們忙著打簾（周姨娘何以在此終不見邢夫人何也前文未敘出邢夫人）子（已先回去後文明白）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寶釵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宮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們伏侍罷你在那裡坐下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裡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老婆們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赶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那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吃五頓眾人也不着意了少頃飯至眾人調放了

添却邢夫人。是筆墨疎处。討好之畫。

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了一把牙筯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着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筯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寶釵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看著放菜鳳姐先忙著要干净傢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蓮葉湯來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裡便命玉釧兒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人難拿可巧鶯兒和同喜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二爺正叫你去打絛子你們兩個同去罷鶯兒答應着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那可怎麼端呢玉釧兒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

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著他兩個却空著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過來了同著鶯兒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來的怎麼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過來玉釧兒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下鶯兒不敢坐襲人便忙端了個脚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却倒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屋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裡麝月

亦自解矣○

等預備了碗飭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上好玉釧兒滿臉嬌嗔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哭喪着臉便知他是爲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已倒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央道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嘗嘗玉釧兒道我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喝寶玉笑道我不

是要你喂我我因爲走不動你遞給我喝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好吃飯去我只管躭悞了時候豈不餓壞了你你要懶怠動我少不得忍著疼下去取去說着便要下床扎掙起來禁不住噯喲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也忍不過起身說道躺下去罷那世裡造的孽這會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瞧的上一面說一面哧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太可和氣着些若還這樣你就要捱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你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了我都知道啊說着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玉釧兒撇嘴道阿彌陀佛這個還不好吃也不知什麼好吃

傅試之富勢也既富而且有勢其在賈叙乎

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是寶玉哄他喝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喝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喝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喝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丫頭方進来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傅二爺家的兩個嬤嬤來請安来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嬤嬤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原來都賴賈家的名聲得意賈政也着實看待與別的門生不同他那裡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昔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来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傅

可知寶玉隨處用情只是愛慕佳人非有褻意也

与寶玉年歲太不相稱了既爲有何不說作十六七歲耶

試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個瓊閨秀玉常聽人說才貌俱全雖（妙絕）自未親覩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每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着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不肯輕意許人所以就悞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是長於寶玉九歲也）尚未許人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偏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厮鬧了手裡端着湯却只顧聽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

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著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倒不曾燙着嚇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已燙了手倒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已燙了只管問我寶玉聽了方覺自已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的寶玉是相貌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果然竟有些獃氣他自已燙了手倒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是獃

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了嗎那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還聽見他家裡許多人說千真萬真有些獃氣大雨淋的水雞兒是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兒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噥噥的且一點剛性兒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兒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怕值千值萬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絡子寶玉笑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就忘了你了煩你來不為別的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

迴應茜香羅。示寶玉郵因此吃矣。仍令不忘之。

道裝什麽的絡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麽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姑娘你閑着也没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的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幾個罷鶯兒道什麽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麽顏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麽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寶玉笑道這纔嬌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嬌艷鶯兒道葱綠柳黄可倒還雅致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条桃紅再打一条葱綠鶯兒道什麽花樣呢寶玉道也有幾樣花樣

逞一金字

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麽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麽好意思去呢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打那裡說起正經快吃去罷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閒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著一面答話十五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麽鶯兒道姓黄寶玉笑道這個姓名倒對了果然是個黄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做金鶯姑娘嫌拗口

可知心不在寶釵

伏案

說此言為無心出之言不信也

截住不說妙

只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鬧了寶玉道寶姐姐也就算疼你了明兒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了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你花大姐姐說明兒也不知那一個有造化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的人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寶玉見鶯兒姣腔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寶釵來便問道什麼好處你細細兒的告訴我聽鶯兒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他寶玉笑道這個自然正說着只聽見外頭說道怎麼這麼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下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纔

自然花大姐々常々說也

見不鍾情于此二主兒兩個的矣

一口就說到玉見他心々念々在玉上

林鴉二字相連鴉色覺使不得用云鴉不得用云鴉甚必須用金線用云更鴉甚

打了半截兒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說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個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太暗依我說竟把你的金線拿來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那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打發人給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說指名給我的還不叫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道從

總要玉所謂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也

還有總愛玉所較之穗子

緣也

併金玉姻

王夫人之意怕寶釵知之

方繞邢夫人与賈母王夫人同來与此處不合前書中殊息矣應改

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巳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不再提了將菜給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給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這裡寶玉正看着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來給他吃問他可走得了麼要走的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着實惦記着呢寶玉忙道要走得了必定過來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

不入情

又叫秋紋來把纔那菓子拿一半送給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正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要知端底且聽下回分解

黛玉起黛玉結束法不見

王夫人早已看中寶釵再得老太太稱譽更無待再計矣用金線配通靈寶玉絡子見金玉姻緣已經配給也

紅樓夢

此字尤明白

紅樓夢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厮頭兒喚來吩附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的一則打重了得着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厮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嬤嬤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

這句話越發得意了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日甘心為諸丫頭充役倒也得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為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了眾人見他如此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獨有黛玉自幼兒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閒言少述如今且說鳳姐自見金釧兒死

襲人要緊之事中之一事也寶玉何嘗記得亦可知要緊之要益矣 知己難逢者得不為

情死

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已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孩兒都必是太太屋裡的丫頭如今太太屋裡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窩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想的不錯只是這起人也太不知足錢也賺殼了苦事情又攤不着他們弄個丫頭搪塞身子兒也就罷了又要想這個巧宗兒他們幾家的錢也不是容易花到我跟前的這可是他們自尋送什麼我就收什麼橫

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躭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寶釵黛玉等正在王夫人屋裡大家吃西瓜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的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個人太太或看準了那個丫頭就吩咐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殼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只是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呢太太倒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的王夫人聽了又想了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他姐姐伏侍了

是周趙娘二是賈政之妾也

將雖人推在外頭善于取巧

實屬不公明明剋了傢主裡係減了一半何以在外頭打饑荒的時候不曾減那

我一塲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個雙分兒也不爲過鳳姐答應着回頭望著玉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磕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得奇忙道怎麽不按數給呢王夫人道前兒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串錢什麽緣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量的姨娘們每位丫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事其實不在我手裡我倒樂得給他們呢只是外頭扣着這裡

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麽來怎麽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倒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兒爲是他們說了只有這個數兒叫我也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給他們每月連日子都不錯先時候兒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呢王夫人聽說就停了半晌又問老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爲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

寶玉丫頭何以竟多竟屈出於王夫人之上与老太太相埒

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若不裁他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他們七個大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他們八個小丫頭們每月人各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也惱不得氣不得呀薛姨媽笑道你們只聽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是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嗎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着些兒說不省力些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丫頭送給老太太使喚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去已後凡事有趙姨

襲人文字而是寶釵文字書中了眼目是分明

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薛姨媽道早就該這麼着那孩子模樣兒不用說只是他那行事兒的大方見人說話兒的和氣裡頭帶著剛硬要強倒實在難得的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還強十倍呢寶玉果然有造化能彀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一輩子也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屋裡不好王夫人道這不好一則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寶玉見襲人是他的丫頭總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

鳳言顯然讀者亦被做書人瞞過

何至一樣至此說最謂風醋既到隔壁也

寶釵勤到怡紅院意在与寶玉日親日近也

做了跟前人那襄八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著等再過二三年再說說畢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剛至廊簷下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說了這半天可别熱着罷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跐着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裡過堂風倒凉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幾件刻薄事了怨抱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娼婦們别做娘的春夢了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抱怨了

偺們也不想想自已也配使兩個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薛姨媽等這裡吃畢西瓜又說了一回閒話兒各自散去寶釵與黛玉出至園中寶釵要約著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還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寶玉去說話兒以解午倦不想步入院中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寶釵便順着游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横三竪四都是丫頭們睡覺轉過十錦槅子來至寶玉的房內寶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傍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麈寶釵走近前來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裡還有蒼蠅

寫寶釵祇此寶玉處用筆靈妙絕倫。寶釵生平豈曾有粗跡如此者乎。

蚊子還拿蠅刷子赶什麽襲人不防猛擡頭見是寶釵忙放針
線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倒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
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
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叮的寶釵道怨不得
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
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着一面就瞧他手裡的針線
原來是個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
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
這麽大工夫襲人向床上掀嘴兒寶釵笑道這麽大了還帶這
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

不得不帶如今天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就是夜裡縱
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
身上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
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畧坐一坐我出
去走走就來說着就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
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因又見那個活計
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就替他作不想黛玉因遇見湘雲
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
先到廂房裡去找襲人去了那黛玉却來至窗外隔着窗紗往
裡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

偏被黛玉看見明。

寶釵平日籠絡衆人，今要不得便宜。

妙極妙極，形似之筆。

在身傍做針線傍邊放着蠅刷子黛玉見了這個景况早已呆了連忙把身子一躲半日又握着嘴笑却不敢笑出來便招手兒叫湘雲湘雲見他這般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看纔要笑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晌午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偺們找他去罷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金玉姻緣我偏說木石姻緣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進來笑道還沒醒呢嗎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見

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進來了麽寶釵道没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没告訴你什麽襲人紅了臉笑道總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麽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爲那話了襲人只得叫起兩個丫頭來同着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教他給王夫人磕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倒把襲人說的甚覺不好意思及見過王夫人回來寶玉已醒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静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走

無情無理依之正論

後来何以跟了下流人後来何以不死

又是警幻所訓之事可知也

你到而今已時何以不死

了一輛車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沒著落終久算什麼說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唬我從今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聽了冷笑道你倒別這麼說從此以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就走寶玉笑道就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去了叫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有什麼意思呢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的難道下流人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個死呢人活百歲橫豎要死這口氣沒了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你別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了這些近情的實話又生悲感也後悔自

已冒撞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寶玉那素日喜歡的說些春風秋月粉淡脂紅然後又說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說到女兒死的上頭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聽至濃快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鬚眉濁物只聽見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節便只管胡鬧起來那裡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諫之臣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父於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戰他只顧圖汗馬之功猛拚一死將來棄國於何地襲人不等說完便道古時候兒這些人也因出于不得已他纔死啊寶玉道那武將要是疎謀少畧的他自已無能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麼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

奇想。非凡人間烟火之所能有。

念兩何書記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若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任交代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釣譽並不知君臣的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趁著你們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彀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去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托生爲人這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再答言那寶玉方合眼睡着次日也就丟開一日寶玉因各處游的膩煩便想起牡丹亭曲子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

院的十二個女孩子中有個小旦齡官唱的最好因出了角門來找時只見葵官藥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笑迎讓坐寶玉因問齡官在那裡都告訴他說在他屋裡呢寶玉忙至他屋內只見齡官獨自躺在枕上見他進來動也不動寶玉身傍坐下因素昔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和別人一樣遂近前陪笑央他起來唱一套裊晴絲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起身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畫薔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樣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藥官等不解何故因

問其所以寶玉便告訴了他寶官笑說道只畧等一等薔二爺來了他叫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因問薔哥兒那裡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就是齡官兒要什麽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來了手裡提著個雀兒籠子上面扎着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興頭頭往裡來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麽雀兒賈薔笑道是個玉頂兒還會啣旗串戲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已往齡官屋裡來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麽樣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來瞧這個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麽

賈薔道買了個雀兒給你頑省了你天天兒發悶我先頑個你瞧瞧說著便拿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在那戲臺上啣著鬼臉兒和旗幟亂串衆女孩子都笑了獨齡官冷笑兩聲賭氣仍睡着去了賈薔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兒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學這個還不筭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幹這個浪事你分明弄了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好不好賈薔聽了不覺站起來連忙賭神起誓又道今兒我那裡的糊塗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原說解悶兒就沒想到這上頭罷了放了生倒也免你的災說著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

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打發人來找你叫你請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兒偏是我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愛害病賈薔聽說連忙說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吃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就請他去說著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薔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痴了這纔領會過畫薔深意自巳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竟不曾理會倒是別的女孩子送出來了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算痴痴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黛

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不得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看來我竟不能全得從此後只好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襲人只道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巳經忘了不想寶玉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個瘋了寶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為誰且說黛玉當下見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裡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聽見說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

共奉承薛姨媽玉於如是多得不如寶釵之心腹也矣

湘雲落了已甚

湘雲是老太太面上的親戚老太太都不甚着意這是映襯黛玉

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裡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就清早起來到那裡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尚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著人家赶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麼赶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告訴寶玉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著了就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着忽見湘雲穿得齊齊整整的走來辭說家裡打發人來接他寶玉黛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送

他至前面那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的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屈少時寶釵赶來愈覺繾綣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裡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嬸娘待他家去了又恐怕他受氣因此倒催着他走了眾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他倒是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咐道就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着好等老太太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著他上車去了大家方纔進來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王夫人命襲人作寶玉房裡人便是

紅樓夢第三十六回終

寶釵金釵影子蓋王夫人早有成見賈母亦不能做主況有金玉前緣之說有端莊穩重之譽上下大小同然一詞賈母縱使屬意黛玉王夫人亦必不依從也觀此回自己做主將襲人給寶玉則其自己做主為寶玉聘寶釵何待再計則讀此回而只認作襲人文字矮人觀場耳

寶黛二人至此時纔得心心相印滿意今拆不開而不知金玉之說已牢不可破矣人實為之謂之何哉古今來主臣朋友遇合不終比比皆是不獨此兩人也為之慨然

以上十條寫寶玉之鍾情於黛玉黛玉之被害於寶釵委曲曲描寫已極透徹以下着筆易露痕跡是以鋪敘閒文亦文字錯綜相間之法也

紅樓夢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十二冊

何以必做學差事虜破格及費筆墨

尺牘久佳非雪芹翁才能之善見近世結吟社每每牋札往來

紅樓夢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話說史湘雲回家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遊吟咏不題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雖非科第出身却是書香世代因特將他點了學差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這賈政只得奉了旨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別過宗祠及賈母便起身而去寶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賈政出差外面諸事不及細述單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甚覺無聊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

仍舊進園來了剛換了衣裳只見翠墨進來手裡拿着一副花箋送與他看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纔要瞧瞧三妹妹去你來的正好可好些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冷着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娣探謹啟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未忍就卧漏已三轉猶徘徊桐檻之下竟為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已復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蹟見賜抑何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處默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奪之場猶置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

大概如此遂依樣畫葫蘆耳起鸞鳳學飛雀雀鳴亦甚喫力

務結二三同志盤桓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因一時之偶興每成千古之佳談娣雖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間兼慕薛林雅調風庭月榭惜未讌集詩人簾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雄才蓮社獨許鬚眉不教雅會東山讓余脂粉耶若蒙造雪而來敢請掃花以俟謹啟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拿着一個字帖兒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等着呢這是叫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看時寫道

不肖男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

天恩認於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洪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妨礙不便故不敢面見謹奉書

恭啟並叩

台安男芸跪書一笑

寶玉看了笑問道他獨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

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爲他想着你就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裡了衆人見他進來都大笑說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道此時還不算遲也沒什麼可惜但只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寶玉道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別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來大家評論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句話兒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

雅的狠哪要起詩社我自舉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會做詩瞎鬧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幫着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偺們就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起個别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雅又累贅這裡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却愛這芭蕉就稱蕉下客罷衆人都道别緻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來燉了肉脯子來吃酒衆人不解黛玉笑道莊子說的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

是一隻鹿麼快做了鹿脯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
你又使巧話來罵人你別忙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
又向衆人道當日娥皇女英洒淚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
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
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
都拍手叫妙黛玉低了頭也不言語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
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衆人忙問是什麼李紈道我
是封他爲蘅蕪君不知你們以爲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
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
事忙三字恰當得狠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

寶釵所羨慕古人如此安能與黛玉同道

了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做什麼寶釵道還是我
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却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
貴又難得的是閒散這兩樣再不能兼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
富貴閒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
去罷黛玉道混叫如何使得你旣住怡紅院索性叫怡紅公子
不好衆人道也好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號迎春道我
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
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
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
我的主意管教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

四姑娘都不會做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裡地方兒大竟在我那裡作社我雖不能做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我做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還要推我做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塲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脚我們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却是要限定的是這麼着就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

這話深合已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相强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好兒的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管起我來了寶玉道既這樣偺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多了又沒趣兒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寶釵說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或請到他那裡去或附就了來也使得豈不活潑有趣眾人都道這個主意更好探春道這原是我起的意我須得先做個東道方不負我這番高興李紈道既這樣說明日你

就先開一社不好嗎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塲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鬮兒公道李紈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倒狠好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呢迎春道都還未賞先倒做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要等見了做如今也沒這些詩了迎春道這麽着我就限韻了說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該做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丫頭道你隨口說個字來那丫頭正倚門站着便說了個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

三元了起頭一個韻定要門字說着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屜又命那丫頭隨手拿四塊那丫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鬟們嘲笑迎春又命丫鬟點了一枝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此爲限如香燼未成便要受罰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已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著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

一切白花皆可用

釵已謄寫出来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下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麽黛玉也不理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管他好歹寫出来罷說着走到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的評閱我們是都服的衆人點頭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

咏白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爲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道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黃昏

此二句已弱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携手甕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此詩終勝何以居殿

李紈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着又看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爲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着提筆一揮而就擲與衆人

李紈等看他寫的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　碾冰爲土玉爲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彩來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縫縞袂　秋閨怨女拭啼痕　嬌羞默默同誰訴　倦倚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爲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

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去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個海棠詩社罷雖然俗些因眞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囘家的也有往

寫出寶釵作用。

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那裡來的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自己走到屋裡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給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抬花兒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喝罷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裡頭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

到史侯爺家給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門上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裡拿錢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着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湘雲送去卻見槅子上碟子槽兒空著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那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裡去了眾人見問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來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了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着呢巴巴兒的拿這個去晴雯道我也這麼說但只那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連碟子放著就沒帶來你再瞧瞧槅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

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瓶來我又想起笑話兒來了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見園裡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裡纔開的新鮮花兒不敢自己先頑巴巴兒的把那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拿著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給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喜的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和我說話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兒的生的單弱這可是再

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是小事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裡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傍邊湊趣兒誇寶二爺又是怎麼孝順又是怎麼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着衆人太太臉上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竪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呸好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

晴雯之死

罷了一樣這屋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我寧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氣秋紋忙問道給這屋裡誰的我因爲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子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白聽了喜歡喜歡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不管別的事衆人聽了都笑道駡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空兒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麽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陪個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

經麝月道那瓶也該得空兒收來了老太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裡人多手雜別人還可已那個主兒的一夥子人見是這屋裡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太又不大管這些不如早收來是正經晴雯聽說便放下針線道這是等我取去呢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道我偏取一遭兒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嗎麝月笑道統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裡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也把太太的公費裡一個月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著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麽事我不知道一面說

叙詩社正極平實而湘雲作波便覺生動

解容手之

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向他說道你去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回來打發你給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宋媽媽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攝絲盒子來先揭開一個裡面裝的是紅菱鷄頭兩樣鮮菓又揭開那個是一碟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偺們這裡園裡新結的菓子寳二爺送來給姑娘嚐嚐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裡頭是姑娘前日叫我做的活計姑娘别嫌粗糙將就着用罷替二爺問好替我們請安就

是了宋媽媽道寳二爺不知還有什麽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别又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是在三姑娘那裡麽秋紋道他們都在那裡商議起什麽詩社呢又是做詩想來没話你只管去罷宋媽媽聽了便拿了東西出去穿戴了襲人又囑咐他你打後門去有小子和車等著呢宋媽媽去了不在話下

一時寳玉回來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屋裡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媽給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寳玉寳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只覺心裡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要少了他還有個什麽意思襲人勸道什麽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

自在家裡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要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著宋媽媽已經回來道生受給襲人道之又說問二爺做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做詩呢史姑娘道他們做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轉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著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給他韻腳他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要好就請入

社要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兒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願眾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呢遂忙告訴他詩韻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着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先笑說道我卻依韻和了兩首好歹我都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着遞與眾人眾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兩首那裡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的一面說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白海棠和韻

自以此首為上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關倩女欲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肯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蘅芷階通蘿薜門也宜牆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裡淚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那虛廊月色昏

確切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個不枉做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湘雲道明日先罰我個東道兒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

寶釵自是老世事又想得周到

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就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做不得主一個月統共那幾吊錢你還不彀使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嬸娘聽見了越發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也不彀難道為這個家去要不成還是和這裡要呢一席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了我們當鋪裡有個夥計他們地裡出的好螃蟹前兒送了幾個來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屋裡的人有多一半都

寶釵收於人心之術不至緣家本豐富故能舉動如意財之不可已也如是

是要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吃螃蟹因為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普同一請等他們散了偺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他幾簍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舖子裡取上幾罈好酒來再備四五桌菓碟子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呢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週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可別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偺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要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麼說倒不是真心待我了我憑怎麼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是個人嗎我要不把姐姐當親姐姐待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我也不肯盡

真是老奸

寶釵生來有此一套富話實在只可配祿

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幾簍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經請下人了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別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裡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呢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好詩倒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也不可過於求生頭一件只要主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閒了倒是把那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都還是正經湘雲只答應著因笑道我心裡想着昨日做了海棠詩我如今要做個菊

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這麼想著恐怕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雖有這麼做的還不很落套賦景咏物兩關着也倒新鮮大方湘雲笑道狠好只是不知用什麼虛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一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做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搭的上我又有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好

不好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索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着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索性湊成十二個就全了也和人家的字畫册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個說道既這麼着一發編出個次序來湘雲道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然畫菊若是默默無言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

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若能解語使人狂喜不禁便越要親近他第九竟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感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爲韻所縛偺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爲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爲以此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旣這樣自然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偺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能那一個就做那一個有

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也可不能的作一首也可高才捷足者爲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赶着又做罰他便完了湘雲道這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燈安寢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賈政外任祇能使寶玉閒暇耳何良不可做而必破格以學詩乎卻宜作時值軍興特簡辭倘既不容辭又不便挈眷於是悪奴從中趁私以致賠累甚多雖免誤餉而家計大虧漸漸引動下文儘有妙義

紅樓夢第三十七回終

海棠詩自以黛玉為最湘雲兩首更佳近有邗秋士女史一詩頗勝諸作詩云閑房寂寂掩重門相伴冰肌玉一盆涼月西風成獨對花光人影共消魂頗多慘綠淒清態絕去嫣紅點染痕粧閣不須銀燭照斜陽庭院未黃昏

紅樓夢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雲計議已定一宿無話次日湘雲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道倒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裡的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不敞亮嗎看看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說狠好說着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回廊也是跨水接峰後面又有曲折橋

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攙着賈母口裡說道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吱的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着杯箸酒具一個上頭設着茶筅茶具各色盞碟那邊有兩三個丫頭煽風爐煮茶這邊另有幾個丫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賈母忙笑問這茶想的狠好且是地方東西都干凈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幫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那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子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藕香深瀉竹橋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

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姐妹們這麼大年紀同着幾個人天天頑去誰知那日一下子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上來了到底叫那木釘把頭磞破了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兒大的一個坑兒就是那磞破的衆人都怕經了水冒了風說了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磞出那個坑兒來好盛福壽啊壽星老兒頭上原是個坑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和衆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拿着我也取起笑兒來了恨的我撕

你那油嘴鳳姐道回來吃螃蟹怕存住冷在心裡慪老祖宗笑笑兒就是高興多吃兩個也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黑家白日跟着我我倒常笑笑兒也不許你回屋裡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為喜歡他纔慣的這麼樣還這麼說他明兒越發沒理了賈母笑道我倒喜歡他這麼着况且他又不是那真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說說笑笑橫豎大禮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他們神鬼是的做什麼說着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安放盃筯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桌湘雲王夫人迎探惜西邊靠門一小桌李紈和鳳姐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桌上伺候鳳

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裡拿十個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得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燻的菉豆麵子預備着洗手湘雲陪着吃了一個便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給趙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張羅不慣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擺了兩席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裡伺候我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

了說着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了個景兒鳳姐仍舊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得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做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丫頭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喝呢鴛鴦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挺脖子喝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殼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着吃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鴛

点對照邢夫人

鴦紅了臉咂著嘴點着頭道哎這也是做奶奶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筭不得說著趾起來就要抹鳳姐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琥珀笑道鴛丫頭要去了平丫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沒吃兩個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了平兒手裡正剝了個滿黃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著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兒琥珀也笑着往傍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恰恰的抹在鳳姐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嚇了一跳噯喲了一聲衆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赶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

這纔是現報呢賈母那邊聽見一疊連聲問見了什麽了這麽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奶來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兒的那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吃罷鴛鴦等笑著答應了高聲的說道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鳳姐笑着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也不吃了大家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問賈母這裡風大纔又吃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屋裡去歇歇罷若高興明

日再來逛逛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麼說偺們就都去罷回頭囑咐湘雲別讓你寶哥哥多吃了湘雲答應着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你們兩個也別多吃了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偺們且做詩把那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這麼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熱螃蟹來請襲人紫鵑司棋侍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毯命支應的婆子並小

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牆上衆人看了都說新奇只怕做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韻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個繡墩倚欄坐着拿著釣杆釣魚寶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窓檻上掐了桂蕊擲在水面引的那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正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着個針兒穿茉莉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傍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已也

陪他喝兩口酒襲人又剝一殼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杆走至坐間拿起那烏梅銀花自斟壺來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丫頭看見知他要飲酒忙著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巳斟纔有趣兒說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接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另拿了一隻盃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墻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一個蘅字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已有了四句了你讓我做罷寶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

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贅上了一個瀟字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怡字探春起來看著道竟沒人作簪菊讓我作又指著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說著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贅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裡如今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寶釵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裡也有一個水亭叫做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

沒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錄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冷月清霜夢有知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遲誰憐我為黃花瘦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閒趁霜晴試一遊酒盃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黃花

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挂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處處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知井逕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孤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坐香分三逕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自沉音毫端蘊秀臨霜寫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

東籬閒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眾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為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鴻歸蛩病可相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旁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逕中窗隔疎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踏碎處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依隨雁斷驚迴故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蛩聲切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

秋分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詠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推瀟湘妃子爲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道極是極公黛玉道我那箇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傳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敵得過了採春

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沉着秋無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個縫兒也沒有湘雲笑道偕誰隱爲底遲真真把個菊花問的無言可對李紈笑道那麽着像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離了菊花菊花有知倒還怕膩煩了呢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這塲我又落第了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展遠來冷吟不盡那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日閑了我一個人做出十二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雅就

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螃蟹來就在大圓棹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我已吟成誰還敢作說着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凉潑醋擂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竟無腸臍間積冷饞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爲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作了還褒貶人家黛玉聽了也不答言略一仰首微吟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雙雙滿殼

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茲

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時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道我做的不及你的我燒了罷你那個狠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留着他給人看看寶釵笑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來取笑兒罷說着也寫出來大家看時寫道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裡衆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看底下道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衆人看畢都說這方是食蟹的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思纔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做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平叙不見出色處詩則問菊第一菊夢次之而當時獨推咏菊何足

紅樓夢第三十八回終

哥々二字可味

紅樓夢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眾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做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來因為說沒得好生吃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再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眾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瞅着他笑道偏叫你坐因拉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著又命嬷嬷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

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這個盒子裡方纔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鷄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了使喚你來你就貪住嘴不去了叫你少喝鍾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攬着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裡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做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着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這麼摸的我怪癢癢的李氏道噯喲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是鑰匙李氏道有什麼要緊的東西怕人偷了去這麼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有個唐僧取經

就有個白馬來馱著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有個鳳丫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麽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来打趣着取笑兒了寶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没事評論起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一個來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紈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没鴛鴦姑娘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着不知叫人誆騙了多少去呢况且他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倒常替人上好話兒還倒不倚勢欺人的惜

着此一段以見下文種種之可惜也

孤立者閲之短氣

春笑道老太太昨日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裡比得上他寶玉道太太屋裡的綵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老實心裡可有數兒呢太太是那麽佛爺是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一應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指着寶玉道這一個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麽田地鳳丫頭就是個楚霸王也得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丫頭他就得這麽週到了平兒道先時賠了四個丫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兒了李紈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

鳳姐在王夫人前說按月放給都有日子從不參差卻私放利錢並不按日子放給何以服人為抄家張本○

存稿評

想當初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是他們不如意所以你大爺一沒了我趁着年輕都打發了要是有一個好的守的住我到底也有個膀臂了說著不覺眼圈兒紅了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倒好說著便都洗了手大家約着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洗盃盤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屋裡坐坐再喝碗茶去平兒回說不喝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屋裡還沒放是爲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

笑道這是爲什麼唬的你這個樣兒平兒悄聲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纔放呢因爲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沒個足厭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他這幾年只拿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着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單他這體己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獃等着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處兒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有緊要事

用銀錢使時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著一逕出了園門只見鳳姐那邊打發人來找平兒說奶奶有事等你平兒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我叫大奶奶拉扯住說話兒我又沒逃了這麼連三接四的叫人來找那丫頭說道這又不是我的主意姑娘這話自已和奶奶說去平兒啐道好了你們越發上臉了說着走來只見鳳姐兒不在屋裡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劉老老和板兒來了坐在那邊屋裡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著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兒倭瓜並些野菜眾人見他進來

都忙站起來劉老老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果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嚐嚐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吃個野菜兒也筭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已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了命小丫頭子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臉上有些春色眼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不喝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著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倒想着要喝呢又沒人讓我

活像

高樓一席酒窮漢半年糧今云句過一年則甚矣貪者約去貪約矣可畏之夫

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觔只好秤兩個三個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觔呢周瑞家的道要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彀平兒道那裡都吃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兒的也有摸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老老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觔十觔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銀子勾我們庄家人過一年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劉老老道見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着又往窗外看天氣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纔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等着我替

你瞧瞧去說著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老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赶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為他扛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嗎這也罷了偏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就囘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着催劉老老下來前去劉老老道我這生像兒怎麼見得呢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

貧的比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帶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該班的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起來育兩個又跑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平兒問道又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量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日住兒去了二爺偏叫他叫不着我應起來了還說我做了情了你今日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著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來聽着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曬着屁股再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

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要還不交來奶奶不要了索性送他使罷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姐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個紗羅裹的美人一般的個丫鬟在那裡搥腿鳳姐兒站着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著笑拜了幾拜口裡說請老壽星安賈母也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着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

是賈母總已七十之外又八十歲生日又何其速乎

還這麽硬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個年紀還不知怎麽動不得呢劉老老笑道我們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我們要也這麽著那些庄家活也没人做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還好劉老老道還都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没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話我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會子就完了劉老老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麽着不能賈母道什麽福不過是老廢物罷咧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了好些瓜菜來我

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裡現結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地裡的好吃劉老老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著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裡頭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嚐嚐帶些家去也筭是看親戚一趟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給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丫頭別拿他取笑兒他是屯裡人老實那裡擱的住你打趣說着又命人去先抓果子給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

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老老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給賈母聽賈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請劉老老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已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給劉老老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老老去洗了澡自已去挑了兩件隨常的衣裳叫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姐妹們也都在這裡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那劉老老雖是個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見識况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

的見頭一件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兒姐兒都愛聽便没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個坐着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上做歇馬凉亭什麽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舊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還没出屋門只聽外頭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有人偷柴草來了我巴著窻戶眼兒一瞧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火抽些烤火也是有的劉老老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打諒什麽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極標緻的個小姑娘兒梳著溜油兒光的頭穿著大

伏後鳳姐
社詩

紅襖兒白綾子裙兒剛說到這裡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別唬着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麽了丫鬟回說南院子馬棚裡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膽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時只見那東南角上火光猶亮賈母唬得口內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進去罷賈母足足的看著火光熄了方領眾人進來寶玉且忙問劉老老那女孩兒大雪地裡做什麽抽柴火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火惹出事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說別的罷寶玉聽說心內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老老便又想了

想說道我們庄子東邊庄上有個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來托夢說你這麽虔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麽兒似的後起間真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長得粉團兒似的聰明伶俐的了不得呢這些神佛是有的不是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心中只惦記抽柴的事因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咱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

用意顯然若說姓林便太露若說他姓便不妥帖

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呌偺們做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偺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偺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不好嗎偺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黛玉笑道偺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綑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着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寶玉到底拉了劉老老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老老只得編了告訴他那原是我們庄子北沿兒地埂子上有個小祠堂兒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麼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也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老老道這老爺沒有兒子

只有一位小姐名字叫什麼若玉知書兒識字的老爺太太愛的像珍珠兒可惜了兒的這小姐兒長到十七歲了一病就病死了寶玉聽了跌足歎惜又問後來怎麼樣劉老老道因為老爺太太疼的心肝兒似的蓋了那祠堂塑了個像兒派了人燒香兒撥火的如今年深日久了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泥胎兒可就成了精咧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不死的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是這麼着嗎不是哥兒說我們還當他成了精了呢他時常變了人出來閑逛我纔說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商量着還要拿榔頭砸他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要平了廟罪過不小劉老老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明日回

芊〻跳脫

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日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裝塑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好不好劉老老道若這樣時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寶玉又問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老老便順口謅了出來寶玉信以爲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焙茗幾百錢按着劉老老說的方向地名着焙茗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作主意那焙茗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的熱地裡的蚰蜒是的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焙茗興興頭頭的回來了寶玉忙問

可找着了焙茗笑道爺聽的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像爺聽的一樣所以我了一天找到東北角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寶玉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劉老老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焙茗道那廟門却倒也朝南開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又跑出來了活像真的是的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焙茗拍手道那裡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寶玉聽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個沒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來焙茗道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賬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

腦的事派我去磕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閒了你再找去要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要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呢我必重重的賞你說着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老太太屋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劉老〻再見在此回仍是閒文欲貫漸見親熱使從来不实也尋廟事初謂閒極之文只見寶玉之癡耳久之方知大有好境在説見四十三回

紅樓夢第三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姐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必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聽了說狠是即命人傳與厨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做了按着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裡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清晨起來看着老婆子

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棹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老老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狠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着要去劉老老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兒怕不殼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着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小厮叫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着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抬小厮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

張下來李紈道好生着別荒荒張張鬼赶著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老老笑道老老也上去瞧瞧劉老老聽說巴不得一聲兒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裡面只見烏壓壓的堆着些圍屏棹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熌灼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發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下來預備着眾人答應又復開了門色色的搬下來命小厮傳駕娘們到船塢裡撐出兩隻船來正亂着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已捧過一個大

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養着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朶大紅的簪在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老老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兒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把一盤子花横三竪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眾人笑的了不得劉老老也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麽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眾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劉老老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粉兒的今兒索性作個老風流說話間已來至沁芳亭上丫鬟們抱了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欄坐下命劉老老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老老念佛說道我

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閒了的時候兒大家都說怎麽得到畫兒上逛逛想着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眞地方兒誰知今兒進這園裡一瞧竟比畫兒還强十倍怎麽得有人也照著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指著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老老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著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麽大年紀兒又這麽個好模樣兒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托生的罷賈母衆人都笑了歇了歇又領著劉老老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膓一條石子

漫的甬路劉老老讓出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已却走土地琥珀拉他道老老你上來走看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我們走熟了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那鞋別沾了泥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脚底下果踹滑了咕咚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大笑賈母笑駡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劉老老已爬起來了自已也笑了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了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沒有叫丫頭們搥搥劉老老道那裡說的我這麽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來還了得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黛玉親自用小茶盤兒捧了一蓋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

不用倒了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手請王夫人坐了劉老老因見窗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放着滿滿的書劉老老道這必定是那一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老老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裡像個小姐的綉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呢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衆丫頭們答說在池子裡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樓拿的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有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

笑道我纔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兒就不翠了這院子裡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綠紗糊上反倒不配我記得偺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牕的紗兒明兒給他把這牕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裡還有好幾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蝙蝠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過這個樣的拿了兩疋出來做兩床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沒有沒經過沒見過的連這個紗還不能認得明兒還說嘴

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麽經過見過怎麽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連我們也聽聽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的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他認做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做蟬翼紗正經名字叫軟烟羅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麽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色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要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屜遠遠的看着就和烟霧一樣所以叫做軟煙羅那銀紅的又叫做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

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屜後來我們拿這個做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戶鳳姐答應著衆人看了都稱讚不已劉老老也覷著眼看口裡不住的念佛說道我們想做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已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的襟子拉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上用內造的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

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呵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要有就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有雨過天青的我做一個帳子掛上剩的配上裡子做些個夾坎肩兒給丫頭們穿白收着霉壞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便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別處逛去罷劉老老笑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棹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裡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曬東西預備這梯子做什麼後來我想起來一定是爲開頂櫃取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上得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裡東西都只好看可不知叫

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裡了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着一逕離了瀟湘舘遠遠望見池中一羣人在那裡撑船賈母道他們旣僱下船偺們就坐一回說着向紫菱洲蓼溆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裡都捧着一色攢絲戧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裡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裡就在那裡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裡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和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偺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個凑趣兒的拿他取笑

兒偺們今兒也得了個女淸客了李紈是個厚道人倒不理會鳳姐兒却聽着是說劉老老便笑道偺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兒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麽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很不與大奶奶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丫鬟挨人遞了茶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拿著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棹子抬過來讓劉親家挨着我這邊坐衆人聽說忙擡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要錯了我們

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了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棹王夫人帶着迎春姐妹三人一桌劉老老挨着賈母一棹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鬟在旁邊拿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偏接過麈尾來拂着丫鬟們知他要捉弄劉老老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遞眼色劉老老道姑娘放心那劉老老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单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快子給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個叉巴子比我們那裡的鐵掀還沉那裡拿的動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

一個盒子茹在當地一個丫鬟上來揭去盒蓋裡面盛着兩碗
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
在劉老老棹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
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猪不抬頭說完却鼓着腮
帮子兩眼直視一聲不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想上上下下
都一齊哈哈大笑起來湘雲掌不住一口茶都噴出來黛玉笑
岔了氣伏着桌子只叫噯喲寶玉滾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摟
着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鳳姐兒却說不出話來薛姨
媽也掌不住口裡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的茶碗都合在
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揉腸子地下無一

個不彎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來替
他姐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還只管讓劉老老
劉老老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使又道這裡的雞兒也俊下的這
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
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只忍不住琥珀在後搥着賈母笑
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别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
正誇鷄蛋小巧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嚐嚐罷冷
了就不好吃了劉老老便伸快子要夾那裡夾的起來滿碗裡
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
滾在地下忙放下快子要親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出去了

語雋而味多

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筷子拿出來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筯本是鳳姐和鴛鴦拿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過去了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老老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裏要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劉老老道這個菜裏有毒我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給他吃又命一個老嬷嬷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

其人可友真有清客之才

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閒話這裏收拾殘棹又放了一棹劉老老看着李紈與鳳姐兒對坐着吃飯歎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剛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老老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兒罷劉老老忙笑道姑娘說那裏的話偺們哄着老太太開個心兒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笑兒我要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爲什麼不倒茶給老老吃劉老老忙道纔剛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道你和我們吃罷省了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筯來三

人吃畢劉老老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不少都那裡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裡等着一齊散給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裡平丫頭送去鳳姐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吃不了喂你的猫婆子聽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裡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裡一處吃又找他做什麽鴛鴦道這罷就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裡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會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

答應了鳳姐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濶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堆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窰花囊插着滿滿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西墻上當中掛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著一幅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着一個大官窰的大盤盤內盛着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着一個白玉比目磬傍邊掛着小槌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槌子去擊

賈母祝盛玉与寶玉一樣放從無譽詞而

丫鬟們忙攔住他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給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着卧榻拔步床上懸著葱緑雙綉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來看說這是蟈蟈這是螞蚱劉老老忙打了他一巴掌道下作黃子沒干沒淨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来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隔著紗牕後往院内看了一回因說道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裡臨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裡聽的見這是偺們的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旣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偺們也樂了不

好嗎鳳姐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赶著吩咐擺下條棹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著水音更好聽回來偺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濶又聽的近衆人都說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偺們走罷他們姐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生怕腌臢了屋子偺們別沒眼色兒正經坐會子船喝酒去罷說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倒好只有兩個玉兒可惡回来喝醉了偺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說着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撑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

往〻提兩个玉兒之讀去句因賈母康次稱讚寶釵便謂賈母亦不喜黛玉

[illegible] 徐批

姨媽劉老老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船次後李紈也跟上去
鳳姐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撐船賈母在艙內道那不是頑
的雖不是河裡也有好深的你快給我進來鳳姐笑道怕什麽
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
姐只覺亂晃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去然後迎春姐妹等
並寶玉上了那隻隨從跟來其餘老嬤嬤衆丫鬟俱沿河隨行
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麽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
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閑了一閑天天逛那裡還有叫人
來收拾的工夫呢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
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寶玉道果然

故是做出少年老成打與寶玉好尚不合

好何巳後偺們别叫拔去了說着巳到了花漵的蘿港之下覺
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興賈母因見岸上的清
厦曠朗便問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
岸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
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
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案上止有一個土定
瓶瓶中供着數枝菊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
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歎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
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沒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
自然在家裡沒帶了來說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嗔着鳳

姐兒不送些玩器來給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等都笑回說他自已不要麽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道他在家裡也不大弄這些東西賈母搖頭道那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或來個親戚看着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屋裡這麽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綉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姐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別狠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麽不擺呢要狠愛素淨少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如今老了沒這個閒心了他們姐妹們也還學著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等我替你

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兩件體已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來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照屏還有個墨烟凍石鼎拿來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彀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這些東西都擱在東樓上不知那個箱子裡還得漫漫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着坐了一回方出來一逕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裡鳳姐已帶着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着錦裀蓉簟每一

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頭放着一分爐瓶一個攢盒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劉老老劉老老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排下去寶玉在末李紈鳳姐二人之几設於三層檻內二層紗櫥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鏨自斟壺一個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偺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個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叫我們醉了我

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偺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吃了一杯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纔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着故聽了這話都說很是鳳姐便拉着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站着的理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

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鴛鴦未開口劉老老便下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却使不得鴛鴦喝令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丫頭子們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劉老老只叫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老老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下去至劉老老止比如我說一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再說第二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合韵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

當中是個五合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了一張六合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却是個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著喝彩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又有一副了左邊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朶朶風前舞鴛鴦道右邊是個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副了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閑花落地聽無聲鴛鴦道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鴛鴦道

湊成一個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啣出說完飲了一杯
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長三寶釵道雙雙燕子語梁間鴛
鴦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鴛鴦道當中三六
九點在寶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鴛鴦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寶
釵道處處風波處處愁說完飲畢鴛鴦又道左邊一個天寶玉
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聽了回頭看着他黛玉只顧怕罰也
不理論鴛鴦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
鴛鴦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玉坐引朝儀鴛鴦道湊
成藍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鴛鴦
道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笑道該罰錯了

韻而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和鴛鴦都要聽
劉老老的笑話兒故意都叫說錯了至王夫人鴛鴦便代說了
一個下便該劉老老劉老老道我們庄家閒了也常會幾個人
弄這個兒可不像這麽好聽就是了少不得我也試試衆都人
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鴛鴦笑道左邊大四是個人
劉老老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庄家人罷衆人閧堂笑了賈
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麽說劉老老也笑道我們庄家人不過
是現成的本色兒姑娘姐姐別笑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
老老道大火燒了毛毛蟲衆人笑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
鴛鴦笑道右邊么四真好看劉老老道一個蘿蔔一頭蒜衆人

此二句下回絕不接筍究竟嚷的何事不提下字列此字宜刪去

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老老兩隻手比着也要
笑那又掌住了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眾人聽了由不的
大笑起來只聽外面亂嚷嚷的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鋪寫繁縟自不可少行酒令寶釵融
出黛玉念詞曲中語為後文張本

紅樓夢第四十回終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十三册

紅樓夢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櫳翠菴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話說劉老老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眾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盃因又鬥趣笑道今兒實說罷我的手腳子粗又喝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盃有木頭的盃取個來我就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礙眾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真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句話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那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纔算呢劉老老聽了心下敁敠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盃銀

盃倒都也見過從沒見有木頭盃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不過誆我多喝兩碗別管他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多喝點子也無妨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鳳姐因命豐兒前面裡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盃取來豐兒聽了纔要去取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那十個杯還小況且你纔說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裡的黃楊根子整刓的十個大套杯拿來灌他十下子鳳姐兒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老老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足的像個小盆子極小的還有手裡的杯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

以及圖印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沒有這大量的所以沒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好容易找出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劉老老嚇的忙道這個不敢好姑奶奶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吃罷把這大杯收着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劉老老兩手捧着喝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別嗆了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兒鳳姐笑道老老要吃什麼說出名兒來我夾了喂你劉老老道我知道什麼名兒樣樣都是好的賈母笑道把茄鮝夾些喂他鳳姐兒聽說依言夾些茄鮝送入劉老老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嚐嚐我們這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劉老老笑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老老詫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劉老老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籤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乾子各色

乾菓子都切成釘兒拿鷄湯煨乾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裡封嚴了要吃的時候兒拿出來用炒的鷄瓜子一拌就是了劉老老聽了搖頭吐舌說我的佛祖倒得多少隻鷄配他怪道這個味兒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盃子鳳姐笑道還不足興再吃一盃罷劉老老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為愛這樣兒好看虧他怎麼做來着鴛鴦笑道酒喝完了到底這盃子是什麼木頭的劉老老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你們在這金門綉戶裡那裡認的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著他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眼睛裡天天見他耳躲裡天天聽他嘴兒裡

天天說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着了我掂着這麼體沉這再不是楊木一定是黃松做的衆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就演罷還是再等一會兒呢賈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就叫他們演罷那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使人神怡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盃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煖酒寶玉連忙將自巳的盃捧了過來送到

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一時煖酒來了寶玉仍歸舊坐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衆人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站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讓你姨媽坐了大家纔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兒自巳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盃今日實在有趣說着擎盃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姐妹兩個也吃一盃你林妹妹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說著自巳也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吃了當下劉老老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老老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衆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

媽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於是大家出席都隨着賈母遊玩賈母因要帶著劉老老散悶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給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裡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裡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劉老老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裡的黑老鴰子又長出鳳頭兒來也會說話呢衆人聽了又都笑起來一時只見丫頭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就拿了來這裡大家

隨便吃些罷丫頭聽說便去擡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個小捧盒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蒸食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樣是松瓤鵝油捲那盒內是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什麼餡子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賈母聽了皺眉說道這會子油膩膩的誰吃這個又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菓子也不喜歡因讓薛姨媽薛姨媽只揀了塊糕賈母揀了個捲子只嚐了一嚐剩的半個遞給丫頭了劉老老因見那小麵菓子兒都玲瓏剔透各式各樣又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笑道我們鄉裡最巧的姐兒們剪子也不能鉸出這麼個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

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家去我送你一磁罈子你先趁熱吃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揀了一兩樣就筭了劉老老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做的小巧不顯堆垜兒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個就去了半盤子剩的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給文官兒等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姐兒因抱着一個大柚子頑忽見板兒抱著一個佛手大姐兒便要丫鬟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衆人忙把柚子給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給他纔罷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著些菓子吃又見這個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毬踢著頑去也就

櫳翠庵三字玉兄安姑見於書妙玉進來以上初次入傳也

捏筆。

不要佛手了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又帶了劉老老至櫳翠庵來妙玉相迎進去衆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到底是他們修行的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裡讓賈母道我們纔都吃了酒肉你這裡頭有菩薩冲了罪過我們這裡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杯就去了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調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裡面放一個成窰五彩小蓋鍾捧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道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笑着遞與劉老老說你嚐嚐這個

茶劉老老便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窰脫胎填白蓋碗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搧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寶玉便輕輕走進來笑道你們吃體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來撤茶吃這裡並沒你吃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盞來妙玉忙命將那成窰的茶杯別收了擱在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爲劉老老吃了他嫌臟臢不要了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一個傍邊有一耳杯上

妙玉待寶釵黛玉自是不同常人然只是以釵黛作寶玉襯筆耳。

村婦銀罎女之寶玉銀清男也。

劉老飲過之杯則必棄之自家常用之杯則與寶玉共之在世俗之見必以爲女悅男之確證矣不知妙玉心中只袪清濁何分男女彼固不以男子視寶玉也於世外[illegible]相契之深座中有俗人而仍不必以內而語蓋我心中無男女之見不知人人皆知我心則非俗

鐫着𤓰瓟斚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斝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着點犀䀉妙玉斟了一䀉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裡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語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裡自然把這金珠玉寶一概貶爲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

可吃的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你遭塌豈不聞一杯爲品二杯卽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驢了你吃這一海更成什麼說的寶釵黛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細吃了果覺輕淳無比賞讚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托他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能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了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嚐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元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一甕總捨不得

情言之可耳此为怪僻自是寶釵見解之与衆人相同与自己常喫茶的那盃綠玉斗淑於又願污杯而棄杯污地而洗地妙玉之心惟

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麽嘗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清淳如何吃得寶釵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着黛玉走出來寶玉和妙玉陪笑說道那茶盃雖然腌臢了白撩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說使得麽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盃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他快拿了去罷寶玉道自然如此你那裡和他說話去越發連你都腌臢了只交給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給寶玉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

寶玉知之是兩人獨一人也蓋寶玉忘乎已之為男亦忘乎妙玉之為女只是性情相合便爾臭味相投此之謂神交此之謂心知此人俞

叫幾個小么兒來河裡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墻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然的說着便袖著那杯遞給賈母屋裡的小丫頭子拿着說明日劉老老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姐妹陪着薛姨媽去吃酒自已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抬起鳳姐李紈和衆丫頭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給衆丫頭們吃去自已便也乘空歇着

煉火者所能領畧蓋說兩人精究女私情互相愛悅則俗不可耐矣真深文着棋碰琴吟詩玉不免動情凡心一起魔劫接來可知以前心如止水不涉一毫私情也

下半部是另一手所作筆墨畢竟不如前半部之靈妙

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捶着腿吩咐他老太太那裡有信你就叫我說着也歪着睡着了寶玉湘雲等看著丫頭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樹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帶着劉老老逛衆人也都跟着取笑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劉老老道噯呀這裡還有大廟呢說着便爬下磕頭衆人笑彎了腰劉老老道笑什麽這牌樓上的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裡這樣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麽廟劉老老便抬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衆人笑的拍

手打掌還要拿他取笑兒劉老老覺的肚裡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裙子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裡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給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劉老老因喝了些酒他的脾氣和黄酒不相宜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發渴多喝了幾碗茶不免通瀉起來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厠來酒被風吹且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眼花頭暈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都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順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子跟前又找不着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老老心中自忖道這裡也有

劉老游園如
入迷樓西洋
衣鏡種種奇
巧全為描摹
村婦而作以
博一笑耳若
於貴妃省親
時寫之則司
空見慣何
足道哉此亦
文家活法也
而園中鋪
設又因此
補出一筆
而已

扁豆茄子一面想一面順著花障走來得了個月洞門進去只
見迎面一帶水池有七八尺寬石頭鑲岸裡面碧波清水上面
有塊白石橫架劉老老便踱過石去順着石子甬路走去轉了
兩個灣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
兒滿面含笑的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
我碰頭碰到這裡來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赶
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却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
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怎麼畫兒有這樣凸出
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點頭嘆
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個小門門上掛著葱綠撒花軟簾劉老

老掀簾進去擡頭一看只見四面墻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
貼在牆上錦籠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下踹的磚皆是碧綠鑿花
竟越發把眼花了找門出去那裡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
從屏後得了一個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着進來劉
老老咤異心中恍惚莫非是他親家母因問道你也來了想是
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進來的又見他
戴着滿頭花便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裡的花好你就沒死
活戴了一頭說着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劉老老便伸手
去羞他的臉他也拿手來擋兩個對鬧着劉老老一下子却摸
着了但覺那老婆子的臉冰涼挺硬的倒把劉老老唬了一跳

目有此屋
去此氣味

猛想起常聽見富貴人家有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裡頭嗎想畢又伸手一抹再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的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的不覺也笑了因說這可怎麼出去呢一面用手摸時只聽硌磴一聲又嚇的不住的展眼兒原來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床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酒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說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已前仰後合的朦朧兩眼一歪身就睡倒在床上且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沒了他老老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掉在茅厠裡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

兩個婆子去找回來說沒有衆人納悶還是襲人想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著這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裡去了要進了花障子打後門進去還有小丫頭子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再往西南上去可轂他遶會子好的了我瞧瞧去說着便回來進了怡紅院叫人誰知那幾個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襲人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槅子就聽的鼾齁如雷忙進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襲人這一驚不小忙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看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好歹並沒弄腌臢了床一面說用手去撣襲人恐驚動了寶玉只向他搖手兒不叫他說話忙

襲人討人歡喜處在此寶釵正復爾爾故寫襲人即是寶釵影子也

將當地大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曾
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跟我出來罷劉老老答
應着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子們房中命他坐下因教他說道
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就完了劉老老答應是又
給了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
這麼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裡的是的襲人微微的笑道這個
麼是寶二爺的卧房啊那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他從
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帶了他來的衆
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賈
母因覺懶懶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敞轎回至房中歇息
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姐妹方復進園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
分解

借品茶以寫寶玉之深契於妙
玉蘭言巧妙絕倫
寫妙玉性情純與寶玉相同宜其
心心相印水乳交融也
世俗之人橫一團私慾於胸中便定之
以男女相悅之心揣摩書中所叙之事
如妙玉之於寶玉亦以為癡迷狎暱真陋

紅樓夢第四十一回終

塵障千百層無從了〻領畧此書旨趣也○此種筆墨非心者雖識者亦不易余少時讀此回亦不能無疑於妙玉彼時只因未識得寶玉耳及反覆尋繹將寶玉之性情行事參透方能處〻領會作書者之旨趣眼光緒一不亂不免竟枉殺妙玉即是竟枉殺寶玉且并黛玉亦竟枉殺也

櫳翠庵在園中何處前文從未叙明妙玉日用所需取之何處亦須補叙數筆前文所云達摩庵玉皇廟自是子虛烏有可知須費筆墨絲毫

標題不通

紅樓夢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話說賈母王夫人去後姐妹們復進園來吃飯那劉老老帶著板兒先來見鳳姐兒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的都經驗過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裡的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照看我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筭我的心了鳳姐兒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為你老太太也叫風吹病了躺著嚷不舒服我們大姐兒也着了凉了在那裡發熱呢劉

上文是告白說話此處又說作小說口白

鄉村婆媽口氣如畫

縊死家親女鬼共奏

老老聽了忙嘆道老太太有年紀了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來不像昨兒高興往常也進園子逛去不過到一兩處坐坐就來了昨兒因為你在這裡要叫都逛逛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為我找你去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裡吃了就發起熱來劉老老道妞妞兒只怕不大進園子比不得我們的孩子一會走那個墳圈子裡不跑去一則風拍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干凈眼睛又凈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祟書本子仔細撞客着一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叫彩明來念彩明翻了一會子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東南方得之有縊死家親女鬼作祟又

民矣。

恰是玉言。

劉老老本是為巧姐而設故着此一段文字以伏後來。

俚鄙可笑。

鳳姐只喜奉承劉老老之已接着俗氣矣。

有何不好

不通之至

遇花神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着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祟一個與大姐兒送祟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鳳姐兒笑道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我們大姐兒時常肯病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劉老老道這也有的富貴人家養的孩子都嬌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兒家過於尊貴了也禁不起已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鳳姐兒道也是有的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庄家人不怕你惱到底貧苦些你們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

壓的住劉老老聽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幾時養的鳳姐兒道正是養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老老忙笑道這個正好就叫做巧姐兒好這個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必然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難成祥逢凶化吉都從這巧字兒來鳳姐兒聽了自是歡喜忙謝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着叫平兒來吩咐道明兒偺們有事恐怕不得閒兒你這會子閒著把送老老的東西打點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劉老老道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遭擾了幾天又拿著走越發心裡不安了鳳姐兒笑道也沒有什麼不過

青紗与前文賈母所說軟烟羅並有四樣顏色云云不合且賈母云送兩疋今只一疋亦不應

隨常的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鄰舍看着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輛說着只見平兒走來說老老過這邊瞧瞧劉老老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裡只見堆着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拿給他瞧着又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寔地月白紗做裡子這是兩個繭紬做襖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裡是兩疋綢子年下做件衣裳穿這是一盒子各樣內造小餑餑兒也有你吃過的也有沒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人比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菓子的如今這一個裡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條裡頭是園子裡的菓子和各樣乾菓子這一包是八兩銀子這都是我們

奶奶的這兩包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太給的叫你拿去或者做個小本買賣或者置幾畝地以後再別求親靠友的說着又悄悄笑道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可是我送老老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沒大狠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說了平兒說一樣劉老老就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幾千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如此謙遜忙笑道姑娘說那裡話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就有銀子沒處買這樣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不好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平兒笑道別說外話偺們都是自己我纔這麼着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曬的那個灰條

菜和豇豆扁荳茄子乾子葫蘆條兒各樣乾菜帶些來我們這裡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就算了別的一概不要別罔費了心劉老老千恩萬謝的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當了就放在這裡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僱輛車裝上不用你費一點心兒劉老老越發感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衆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老嬤嬤請賈母進幔子去坐賈母道我也老了那裡養不出那阿物兒來還怕他不成不用放幔子就這樣瞧罷衆婆子聽了便拿過一張小棹子來放下一個小枕頭便命人請一

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傍堦跟着賈珍到了台堦上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兩個婆子在前導引進去又見寶玉迎接出來見賈母穿着青縐紬一斗珠兒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鬟都拿著蠅刷漱盂等物又有五六個老嬤嬤雁翅擺在兩傍碧紗厨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着綠戴寶插金的人王太醫也不敢抬頭忙上來請了安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是御醫了含笑問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笑道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効好脈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因說那是晚生家叔祖賈母

聽了笑道原來這樣也算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慢慢的伸手
放在小枕頭上嬤嬤端著一張小杌子放在小桌前面略偏些
王太醫便盤著一條腿兒坐下歪着頭胗了半日又胗了那隻
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珍哥讓出去好生看茶
賈珍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是復領王太醫到外書房中王太
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了些風寒其實不用吃藥不過略
清淡些常煖著點兒就好了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裡若老人家
愛吃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怠吃也就罷了說着吃茶寫了方
子剛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瞧瞧
我們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着大姐兒的手

右手胗了一胗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瞧笑道我
要說了妞兒該罵我了只要清清淨淨的餓兩頓就好了不必
吃煎藥我送點丸藥來臨睡用薑湯研開吃下去就好了說畢
告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案
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裡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兒寶釵姐妹等見
大夫出去方從櫥後出來王夫人略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劉老
老見無事方上來和賈母告辭賈母說閒了再來又命鴛鴦來
好生打發劉老老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劉老老道了謝
又作辭方同鴛鴦出來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
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裳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敬的

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沒穿過的
昨日叫我拿出兩套來送你帶了去或送人或自己家裡穿罷
這盒子裡頭是你要的麪菓子這包兒裡頭是你前兒說的藥
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
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着總包在裡頭了這是兩個荷包帶着
頑罷說着又抽開繫子掏出兩個筆定如意的錁子來給他瞧
又笑道荷包你拿去這個留下給我罷劉老老已喜出望外早
又念了幾千佛聽鴛鴦如此說便忙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鴛
鴦見他信以爲真笑着仍給他裝上說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
呢留着年下給小孩子們罷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拿着個成

窑鍾子來遞給劉老老說這是寶二爺給你的劉老老道這是
那裡說起我那一世修來的今兒這樣說着便接過來鴛鴦道
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棄嫌我還有幾件也
送你罷劉老老又忙道謝鴛鴦果然又拿出幾件來給他包好
劉老老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衆姊妹王夫人等去鴛鴦道
不用去了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回來我替你說罷閑了再來
又命了一個老婆子吩咐他二門上叫兩個小厮來幫着老老
拿了東西送去婆子答應了又和劉老老到了鳳姐兒那邊一
併拿了東西在角門上命小厮們搬出去直送劉老老上車去
了不在話下且說寶釵等吃過早飯又往賈母處問安回園至

審字可味要認由來也此等

寶釵明知黛玉以兒此種書從寶玉處來故以此挾制黛玉然寶玉自幼受制不能玩於股掌中矣

分路之處寶釵便叫黛玉道顰兒跟我來有一句話問你黛玉便笑着跟了來至蘅蕪苑中進了房寶釵便坐下笑道你還不給我跪下我要審你呢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寶丫頭瘋了審我什麼寶釵冷笑道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屋門的女孩兒滿嘴裡說的是什麼你只實說罷黛玉不解只管發笑心裡也不免疑惑口裡只說我何曾說什麼你不過要捏我的錯兒罷咧你倒說出來我聽聽寶釵笑道你還裝憨兒呢昨兒行酒令兒你說的是什麼我竟不知是那裡來的黛玉一想方想起昨兒失於檢點那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摟着寶釵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隨口說的你教給

貌如推心置腹之狀是好作用

正見得你與寶玉不是背着偷看也

我再不說了寶釵笑道我也不知道聽你說的怪好的所以請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別說給別人我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的滿臉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問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兒七八歲上也殼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姐妹弟兄也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背着我們偷看我們也背着他們偷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丟開了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

此四字制定黛玉舌鋒可畏

何況你我連做詩寫字等事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纔是好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並不是書誤了他可惜他把書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麽大害處至於你我只該做些針線紡績的事纔是偏又認得幾個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最怕見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夕話說的黛玉垂頭吃茶心下暗服只有答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寶二爺都等著呢寶釵道又是什麽事黛玉道咱們到了那裡就知道了

說著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見衆人都在那裡李紈見了他兩個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兒的了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麽園子圖兒惹的他樂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老老一句話黛玉忙笑接道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老老直叫他是個母蝗虫就是了說著大家都笑起來寶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二嫂子嘴裡也就盡了幸而二嫂子不認得字不大通不過一槩是市俗取笑兒更有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子把市俗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虫三字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畫出來了

又極言作稱譽之語

以煖黛玉之心真是老奸心用

巧笑倩兮善戲謔兮以祝鳳姐雅鄭天然

妙從解頤

虧他想的倒也快衆人聽了都笑道你這一註解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了李紈道我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個月的假他嫌少你們怎麼說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就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着顏色又要剛說到這裡黛玉也自已掌不住笑道又要照著樣兒慢慢的畫可不得二年的工夫衆人聽了都拍手笑個不住寶釵笑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慢的畫他可不畫去怎麼就有了呢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沒趣的你們細想顰兒這幾句話雖沒什麼回想却有滋味我倒笑的動不得了惜春道都是寶姐姐讚的他越發逞强這會子又拿我取笑兒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還是單畫這園子呢還是連我們衆人都畫在上頭呢惜春道原是只畫這園子昨兒老太太又說單畫園子成了房樣子了叫連人都畫上就像行樂圖兒纔好我又不會這工細樓臺又不會畫人物又不好駁回正爲這個爲難呢黛玉道人物還容易你草虫兒上不能李紈道你又說不通的話了這上頭那裡又用草虫兒呢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黛玉笑道別的草虫兒罷了昨兒的母蝗虫不畫上豈不缺了典呢衆人聽了都笑起來黛玉一面笑的兩隻手捧着胸口一面說道你快畫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了名字就叫做攜蝗大嚼

圓衆人聽了越發鬨然大笑的前仰後合只聽咕咚一聲响不知什麽倒了急忙看時原來是湘雲伏在椅子背兒上那椅子原不曾放穩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他又不防兩下裡錯了笋向東一歪連人帶椅子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擋住不曾落地衆人一見越發笑個不住寶玉忙赶上去扶住了起來方漸漸止了笑寶玉和黛玉使個眼色兒黛玉會意便走至裡間將鏡袱揭起照了照只見兩鬢畧鬆了些忙開了李紈的粧奩拿出抿子來對鏡抿了兩抿仍舊收拾好了方出來指著李紈道這是叫你帶著我們做針線教道理呢你反招了我們來大頑大笑的李紈笑道你們聽他這刁話他領着頭兒鬧引着人笑了

倒賴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兒得一個利害婆婆再得幾個千刁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試你那會子還這麽刁不刁了黛玉早紅了臉拉着寶釵說偺們放他一年的假罷寶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聽聽藕丫頭雖會畫不過是幾筆寫意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裡頭有些邱壑的如何成畫這園子却是像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疎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若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藏該減的要减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些樓臺房舍是必要界劃的

寶釵論畫深得畫家三昧

一點兒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也倒豎過來堦砌也離了縫甚至桌子擠到墻裡頭去花盆放在簾子上來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疎密有高低衣摺裙帶指手足步最是要緊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瘸了脚染臉撕髮倒是小事依我看來竟難的狠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寶兄弟幫着他並不是爲寶兄弟知道教着他畫那就更悞了事爲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插的寶兄弟拿出去問問那會畫的先生們就容易了寶玉聽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樓臺就極好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寶釵道

我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聲你就問他去也等着商議定了再去如今且說拿什麽畫寶玉道家裡有雪浪紙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浪紙寫字畫寫意畫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宋山水托墨禁得皴染拿了畫這個又不托色又難烘畫也不好紙也可惜我教給你一個法子原先蓋這園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雖是畫工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太要出來也比着那紙的大小和鳳姐姐要一塊重絹交給外邊相公們叫他礬着這圖樣刪補着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是配這些青緑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另攏上風爐子預備化膠出膠洗筆還得一個粉油大

紥鋪上毡子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從新再弄一分兒纔好惜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的筆畫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廣花籐黄胭脂這四樣再有不過是兩支着色的筆就完了寳釵道你何不早說這些東西我却還有只是你用不着給你也白放着如今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着這個的時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著畫扇子若畫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今兒替你開個單子照着單子和老太太要去你們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說着寳兄弟寫寳玉早已預備下筆硯了原怕記不清白要寫了記着聽寳釵如此說喜的提起筆來靜聽寳釵說道頭號排筆四支二號排筆四支三號排筆四支大

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鬚眉十支大着色二十支小着色二十支開面十支柳条二十支箭頭珠四兩南赭四兩石黄四兩石青四兩石緑四兩管黄四兩廣花八兩鉛粉十四匣胭脂十二帖大赤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廣勻膠四兩净礬四兩礬絹的膠礬在外别管他們只把絹交出去叫他們礬去這些顏色咱們淘澄飛跌着又頑了又使了包你一輩子都彀使了再要頂細絹籮四個粗籮二個担筆四支大小乳鉢四個大粗碗二十個五寸碟子十個三寸粗白碟子二十個風爐兩個沙鍋大小四個新磁缸二口新水桶二隻一尺長白布口袋四個浮炭二十觔柳木炭一二觔三屉木箱

妙
語語解頤

一個實地紗一丈生薑二兩醬半觔黛玉忙笑道鐵鍋一口鐵鏟一個寶釵道這做什麼黛玉道你要生薑和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鐵鍋來好炒顏色吃啊衆人都笑起來寶釵笑道顰兒你知道什麼那粗磁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薑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一經了火是要炸的衆人聽說都道這就是了黛玉又看了一回單子笑着拉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畫個畫兒又要起這些水缸箱子來想必糊塗了把他的嫁裝單子也寫上了探春聽了笑個不住說道寶姐姐你還不擰他的嘴你問問他編派你的話寶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裡還有象牙不成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擰他的臉

黛玉已交割於寶釵只得借謔歎服
一派女兒絮之言
寶玉所謂樂事者只在此等處所以爲

黛玉笑著忙央告道好姐姐饒了我罷顰兒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做姐姐的教導我姐姐不饒我我還求誰去呢衆人不知話內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憐見兒的連我們也軟了饒了他罷寶釵原是和他頑忽聽他又拉扯上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鬧了放起他來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饒人的寶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衆人愛你今兒我也怪疼你的了過來我替你把頭髮籠籠黛玉果然轉過身來寶釵用手籠上去寶玉在傍看著只覺更好不覺後悔不該令他抿上鬢去也該留着此時叫他替他抿上去正自胡想只見寶釵說道寫完了明兒回老太太去若家裡有

凡人好名去
不同

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些錢去買了來我帮着你們配寶玉忙收了单子大家又說了一回閑話兒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来請安賈母原沒有大病不過是勞乏了兼着了些凉温存了一日又吃了一兩劑藥發散了發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話下回分解

寶釵之於黛玉真有生瑜生亮之憾其藏奸作僞之處如何瞞得過黛玉正思設计制服之而忽從其閒當皆叙輕步依俙数語使黛玉俯首愧服不覺受其籠罩其才自不可及

他人与黛玉不合疏之而已敬之而已譏之笑之而已獨寶釵渾然不露從而慕之從而諒之且從而親厚之不但使他人不覚其相忌并欲使黛玉忘其相忌而使其不相忌也而寶釵之機械深矣寶釵之變詐極矣此鄉原所以為德之賊也

紅樓夢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着了些風寒不是什麽大病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正商議着只見賈母打發人來叫王夫人忙引着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鷄崽子湯我嚐了一嚐倒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裏很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丫頭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孝心虔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賈母點頭笑道難爲他想着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浸

的喝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到大廚房傳話這裏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找你來不爲別的初二日是鳳丫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想着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着又沒事偺們大家好生樂一天王夫人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想我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覺太生分今兒我出個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以取樂兒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麽想着好就是怎麽樣行賈母笑道我想着偺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個分子多少儘着這錢去辦你說好不好王夫人道

此等大不成體統不但小家子氣而已

這個狠好但不知怎麽個奏法兒賈母聽說一發高興起來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並寶玉和那府裡的尤氏和賴大家的及有些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衆丫頭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没頓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擠了一屋子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寶釵姐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寶玉坐在賈母懷前底下滿滿的站了一地賈母忙命拿幾張小杌子來給賴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嬤嬤坐了賈府風俗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體面所以尤氏鳳姐等

只管地下站着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個老嬤嬤告了罪都坐在小杌子上賈母笑着把方纔一夕話說與衆人聽了衆人誰不奏這趣兒呢再也有和鳳姐兒好情愿這樣的也有怕鳳姐兒巴不得奉承他的況且都是拿的出來的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應諾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著老太太也是二十兩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紈也笑道我們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紈道你寡婦失業的那裡還拉你出這個錢我替你出了罷鳳姐忙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算一算賬再攬事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

老太太每乃謂之別人派出僕婦已失體統

子出十二兩說着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兒又說都是為鳳丫頭花了錢使個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倍子来暗裡補上我還做夢呢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麼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個錢也不出驚動這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罷我到那一日多吃些東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聽了都說狠是賈母方允了鳳姐兒又笑道我還有一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巳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寶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巳二十兩又有寶妹妹的一分子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自巳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

虧了賈母聽了呵呵大笑道到底是我的鳳丫頭向着我這說的狠是要不是你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哥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一位占一個罷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這狠公道就是這樣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笑道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氣在那邊是兒子媳婦在這邊是內姪女兒倒不向著婆婆姑姑倒向著別人這兒媳婦倒成了陌路人內姪女兒倒成了外姪女兒了說的賈母和衆人都大笑起來了賴大的母親因又問道少奶奶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道這使不得你們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位雖低些錢却比他們多你

波及丫頭可笑已甚

們和他們一例纔使得衆嬤嬤聽了連忙答應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照一個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也湊幾個人商議湊了來鴛鴦答應着去不多時帶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幾個丫頭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賈母因問平兒你難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還入在這裡頭平兒笑道我那個私自另外的有了這是公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問一聲兒儘到他們是理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聽說忙說可是呢怎麼倒忘了他們只怕他們不得閒兒叫個丫頭問問去說著早有丫頭去了半日回

來說道每位也出二兩賈母喜歡道拿筆硯來算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悄的罵鳳姐道我把你這沒足彀的小蹄子兒這麼些婆婆嬸子湊銀子給你做生日你還不彀又拉上兩個苦瓠子鳳姐也悄悄的笑道你少胡說一會子離了這裡我纔和你算賬他們兩個爲什麼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塡還別人不如拘了來偺們樂說着早已合了共湊了一百五十兩有零賈母道一天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三日的用度都彀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上頭賈母道鳳丫頭說那一班好就傳那一班鳳姐道偺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倒是花幾個錢叫一班來聽聽罷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

將下回一照

發叫鳳丫頭別操一點心兒受用一日纔算尤氏答應着又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漸的散出來尤氏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因往鳳姐房裡來商議怎麼辦生日的話鳳姐兒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兒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麼個阿物兒也忒行了大運了我當有什麼事叫我們去原來单爲這個出了錢不算還叫我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別扯臊我又沒叫你來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個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瞧把他倖的這個樣兒我勸你收着些兒好太滿了就要流出來了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寧國府來尤氏方纔起

來梳洗因問是誰送過來的丫頭們回說林媽尤氏便命叫了他來丫頭們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尤氏命他脚踏上坐了一面忙着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了先送過來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着丫頭們回說那府裡的姨太太打發人送了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們耑會記得這些沒要緊的話昨兒不過是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兒的學那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得了到了你們嘴裡當正經話說還不快接進來呢丫頭們笑着忙接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太太

令人一笑賞之

姑娘們的我們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林之孝家的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裡發一共都有了說着尤氏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問都齊了麼鳳姐笑道都有了快拿去罷丟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倒要當面點一點說着果然按數一點只沒有李紈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說你鬧鬼呢怎麼你大嫂子的沒有鳳姐笑道那麼些還不彀就短一分兒也罷了等不彀了我再找給你尤氏道昨兒你在人跟前做情今兒又來和我賴這我可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丁

遠與操家財違例取息要子

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別抱怨尤氏笑道只這一分兒不給也罷了要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本來依你麼說着把平兒的一分也拿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了去等不彀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笑道奶奶先使着若剩下了再賞我一樣尤氏笑道只許你主子作弊就不許我作情嗎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着你主子這麼細緻弄這些錢那裡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裡使去一面說著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話便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商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何以討賈母喜歡二人計議妥當尤氏臨走時也把鴛鴦的二兩銀子還他說這還使不了呢說著一逕出來又至王夫

彩雲彩霞究是一是二人實不明白

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的一分也還了他鳳姐兒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兩個還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憐見的那裡有這些閒錢鳳丫頭便知道了有我應著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收了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園中人都打聽得尤氏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還耍百戲並說書的女先兒全有都打點着取樂頑耍李紈又向衆姐妹道今兒是正經社日可別忘了寶玉也不來想必他不知又貪住什麼頑意兒把這事又忘了說着便命丫頭去瞧做什麽呢快請了來丫頭去了半日回說花大姐姐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衆人聽了都咤異說再沒有出門之理這丫頭糊塗

此回全寫寶玉之痴情若特定人地方定今日子平平寫來便成死筆索然無味矣好在絕不提明突然出門使人摸頭跳不着文字靈活異常

因又命翠墨去一時翠墨回來說可不真出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去了探春道斷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麼再沒有今日出門之理你叫襲人來我問他剛說著只見襲人走來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麼事也不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這麼高興兩府上下都凑熱鬧兒他倒走了第二件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歎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有要緊的事到北靜王府裡去就赶着回來勸他別去他必不依今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王府裡要緊的什麼人沒了也未可知李紈等道若果如此也該去走走只是也該回來了說着大家又商

暗暗提出妙

寶玉自言要頭設一爐每有心事焚香默祝便能感格乃此回出欲出門何也蓋今日家中熱鬧非常並不出門彰不能避卻眾人靜坐片刻焚香默祝也

真是心香一瓣

議偺們只管作詩等他來罰他剛說着只見賈母已打發人來請便都往前頭去了襲人回明寶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接去原來寶玉心裡有件心事於頭一日就吩咐焙茗明日一早出門備兩匹馬在後門口等着不用別人跟着說給李貴我往北府裡去了倘或要有人找我叫他攔住不用找只說北府裡留下了橫豎就來的焙茗也摸不著頭腦只得依言說了今兒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園後門等著天亮了只見寶玉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灣腰順着街就趙下去了焙茗也只得跨上馬加鞭赶上在後面忙問往那裡去寶玉道這條路是往那裡去的焙茗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

冷清清沒有什麼頑的寶玉聽說點頭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說着越發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了兩個灣子出了城門焙茗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緊的跟着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烟漸漸稀少寶玉方勒住馬回頭問焙茗道這裡可有賣香的焙茗道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樣寶玉想道別的香不好須得檀芸降三樣焙茗笑道這三樣可難得寶玉為難焙茗見他為難因問道要香做什麼使我見二爺時常帶的小荷包兒有散香何不找找一句提醒了寶玉便回手衣襟上掛着個荷包摸了一摸竟有兩星沉速心內喜歡只是不恭些再想自已親身帶的倒比買的又好些於是又問爐炭焙茗道這可罷了荒郊野

寶玉辨洛神荒誕甚明而一向劉老々之無稽之談便引為若玉小姐重建祠宇何也若玉者黛玉之洛神可廟絳珠回獨不可廟乎為晴雯作誄是黛玉生祭為若玉尋廟是黛玉生祠

外那裡有既用這些何不早說帶了來豈不便宜寶玉道糊塗東西要可以帶了來又不這樣沒命的跑了焙茗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個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來二爺不止用這個只怕還要用別的這也不是事如今我們索性往前再走二里就是水仙菴了寶玉聽了忙問水仙菴就在這裡更好了我們就去說着就加鞭前行一面回頭向焙茗道這水仙菴的姑子長往僧們家去這一去到那裡和他借香爐使使他自然是肯的焙茗道別說是僧們家的香火就是平白不認識的廟裡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見二爺最厭這水仙菴的如何今兒又這樣喜歡了寶玉道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

故混供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個神就蓋起廟來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比如這水仙菴裡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菴殊不知古來並沒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兒却合我的心事（作者之意）故借他一用說着早已來至門前那老姑子見寶玉來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個活龍來的一般忙上來問好命老道來接馬寶玉進去也不拜洛神之像却只管賞鑒雖是泥塑的却真有那翩若驚鴻婉若游龍荷出綠波日映朝霞的姿態（叙洛神句）寶玉不覺滴下淚來（下淚即以寫我情耳）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爐燒香那姑子去了

半日連香供紙馬都預備了來寶玉一槩不用說道命焙茗捧着爐出至後園中揀一塊乾淨地方兒竟揀不出焙茗道那井臺上如何寶玉點頭一齊來至井臺上將爐放下焙茗站過一傍寶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命收了去焙茗答應且不收忙爬下磕了幾個頭口內祝道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極聰明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爺的心事難出口我替二爺祝讚你你若有靈有聖我們二爺這樣想著你你也時常來望候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

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頑耍豈不兩下裡都有趣了說畢又磕了幾個頭纔爬起來寶玉聽他沒說完便掌不住笑了因踢他道別胡說看人聽見笑話焙茗起來收過香爐和寶玉走着因道我已經合姑子說了二爺還沒用飯叫他收拾了些東西二爺免強吃些我知道今兒裡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二爺為此纔躲了來的橫豎在這裡清淨一天也就儘樂了要不吃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不吃這隨便的吃些也不妨焙茗道這纔是還有一說偺們來了必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些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禮也盡了不

過這麼着就是家去聽戲喝酒也並不是爺有意原是陪着父母盡個孝道兒要單為這個不顧老太太太太懸心就是纔受祭的陰魂兒也不安哪二爺想我這話怎麽樣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著了你想著只你一個跟了我出來回來你怕擔不是所以拿這大題目來勸我我纔來了不過為盡個禮再去吃酒看戲並沒說一日不進城這已經完了心願赶着進城大家放心就是了焙茗道這更好說著二人來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好素菜寶玉胡亂吃了些焙茗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問舊路焙茗在後面只囑咐二爺好生騎着這馬總没大騎手提緊着些兒一面說着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忙

來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屋裡只有幾個老婆子看屋子見他來了都喜的眉開眼笑道阿彌陀佛可來了没把花姑娘急瘋了呢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寶玉聽說忙將素衣脫了自已找了顏色吉服換上便問道都在什麽地方坐席呢老婆子們回道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呢寶玉聽了一逕往花廳上來耳内早隱隱聞得簫管歌吹之聲剛到穿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一見寶玉來了便長出了一口氣咂着嘴兒說道噯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再一會子不來可就都反了寶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裡去了玉釧兒把身一扭也不理他只管拭淚寶玉只得快快的進去了到了花廳上見了賈母王

今日未免感傷矣心者哉並懷忽侗候主子獨生向隔故寶玉回來即見耳小硬嵌也

夫人等衆人眞如得了鳳凰一般賈母先問道你往那裡去了這早晚纔來還不給你姐姐行禮去呢因笑着又向鳳姐兒道你兄弟不知好歹就有要緊的事怎麽也不說一聲兒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訴他打你鳳姐兒笑着道行禮倒是小事寶兄弟明兒斷不可不言語一聲兒也不傳人跟着就出去街上車馬多頭一件叫人不放心再也不像咱們這樣人家出門的規矩這裡賈母又罵跟的人爲什麽都聽他的話說往那裡去就去了也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到底往那裡去了可吃了什麽沒有唬着了沒有寶玉只回說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沒了今日給他道惱去我見他哭的

那樣不好撇下他就回來所以多等了會子賈母道已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連忙答應着賈母又要打跟的人衆人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生氣了他已經答應不敢了況且回來又沒事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了賈母先不放心自然著急發狠今見寶玉回來喜且有餘那裡還恨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别處沒吃飯路上着了驚恐反又百般的哄他襲人早已過來伏侍大家仍就聽戲當日演的是荆釵記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淚也有笑的也有恨的也有罵的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三回終

寶玉癡情不忘金釧寫來縷縷紙上尤妙在絕
不點出讀者自能領會文法巧妙異常
此回先色寫茗烟能說得出寶玉心事真不愧
為寶玉之僕

承上文而言又將題意一見妙手天然小回造作

紅樓夢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話說寶玉和姐妹一處坐着同衆人看演荆釵記黛玉因看到
男祭這齣上便和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狠不管在那
裡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上來做什麼俗語說覩物思人
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裡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盡
情了寶釵不答寶玉聽了却又發起獃來且說賈母心想今日
不比往日定要教鳳姐痛樂一日本自已懶怠坐席只在裡間
屋裡榻上歪着和薛姨媽看戲隨心愛吃的揀幾樣放在小几
上隨意吃着說話兒將自已兩棹席面賞那没有席面的大小

丫頭並那應着差的婦人等命他們在窻外廊簷下也只管坐
着隨意吃喝不必拘理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棹上坐著
外面幾席是他們姐妹們坐賈母不時吩咐尤氏等讓鳳丫頭
坐上面你們好生替我待東難爲他一年到頭辛苦尤氏答應
了又笑回道他說坐不慣首席坐在上頭横不是竪不是的酒
也不肯喝賈母聽了笑道你不會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兒忙
也進來笑說老祖宗别信他們的話我喝了好幾鍾了賈母笑
着命尤氏等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們都輪流敬他他再不
吃我當真的就親自去了尤氏聽說忙笑着又拉他出來坐下
命人拿了臺盞斟了酒笑道一年到頭難爲你孝順老太太太太

太和我我今兒沒什麽疼你的親自斟酒我的乖乖你在我手裡喝一口罷鳳姐兒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喝尤氏笑道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訴你說罷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的不得了趁着儘力灌兩鍾子罷鳳姐兒見推不過只得喝了兩鍾接着衆姐妹也來鳳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了兩口賴嬤嬤見賈母尚且這等高興也少不得來湊趣兒領著些嬤嬤們也來敬酒鳳姐兒也難推脫只得喝了兩口鴛鴦等也都來敬鳳姐兒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姐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喝罷鴛鴦笑道真個的我們是沒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太太跟前太太還賞個臉兒呢往常倒有些

體面今兒當着這些人倒做起主子的款兒來了我原不該來不喝我們就走說着真個回去了鳳姐兒忙忙拉住笑道好姐姐我喝就是了說着拿過酒來滿滿的斟了一盃喝乾鴛鴦方笑了散去然後又入席鳳姐兒自覺酒沉了心裡突突的往上撞要往家去歇歇只見那耍百戲的上來便和尤氏說預備賞錢我要洗洗臉去尤氏點頭鳳姐兒瞅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門後簷下走來平兒留心也忙跟了來鳳姐便扶着他纔至穿廊下只見他屋裡的一個小丫頭子正在那裡站著見他兩個來了回身就跑鳳姐兒便疑心忙叫那丫頭先只粧聽不見無奈後面連聲兒叫也只得回來鳳姐兒越發起了疑心忙和平

兒進了穿廊叫那小丫頭子也進來把槅扇開了鳳姐坐在當
院子的臺堦上命那丫頭子跪下喝命平兒叫兩個二門上的
小厮來拿繩子鞭子把眼睛裡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那小
丫頭子已經唬的魂飛魄散哭着只管碰頭求饒鳳姐兒問道
我又不是鬼你見了我不識規矩站住怎麼倒往前跑小丫頭
子哭道我原沒看見奶奶來我又惦記着屋裡沒人纔跑來着
鳳姐兒道屋裡既沒人誰叫你又來的你就沒看見我和平兒
在後頭扯着脖子叫了你十來聲越叫越跑離的又不遠你聾
了嗎你還和我強嘴說着揚手一巴掌打在臉
頭子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登時小丫頭子

兒忙勸奶奶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著問他跑什麼他再
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那小丫頭子先還強嘴後來聽見鳳姐
兒要燒了紅烙鐵來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裡打發我來這裡
瞧着奶奶要見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兒去呢不承望奶奶這
會子就來了鳳姐兒見話裡有文章便又問道叫你瞧着我做
什麼難道不叫我家去嗎必有别的原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
後疼你你要不實說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說着回頭向頭
上拔下一根簪子來向那丫頭嘴上亂戳唬的那丫頭一行躲
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奶可别說我說的平兒一傍勸一面催
他叫他快說丫頭便說道二爺也是纔來來了就開箱子拿了

閆王老婆絶妙名號較生菩薩九子魔母於[illegible][illegible]尤覺威風凜々

兩塊銀子還有兩支簪子兩疋緞子叫我悄悄的送與鮑二的老婆去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偺們屋裡來了二爺叫我瞧著奶奶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鳳姐聽了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身來一逕來家剛至院門只見有一個小丫頭在門前探頭兒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鳳姐兒提著名字喝住那丫頭本來伶俐見躲不過了越發的跑出來了笑道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可巧奶奶來了鳳姐道告訴我什麽那丫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啐道你早做什麼了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來推干凈兒說着揚手一下打的那丫頭一個趔趄便攝腳兒走了鳳姐來至窗前往裡聽

時只聽裡頭說笑道多早晚你那閆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了再娶一個也這麼着又怎麽樣呢那個又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兒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說我命裡怎麽就該犯了夜叉星鳳姐聽了氣的渾身亂戰又聽他們都讚平兒便疑平兒素日背地裡自然也有怨言了那酒越發湧上來了也並不忖奪回身把平兒先打了兩下子一脚踢開了門進去也不容分說抓著鮑二家的就撕打又怕賈璉走了堵著門站着罵道好娼婦你偷主子漢子還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兒過來你們娼婦們一條籐兒多嫌着我外面兒你哄我說着又把

應前文

平兒打了幾下打的平兒有寃無處訴只氣得乾哭罵道你們做這些没臉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麽說着也把鮑二家的撕打起來賈璉也因吃多了酒進來高興不曾做的機密一見鳳姐來了早没了主意又見平兒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了鳳姐見打鮑二家的他已又氣又愧只不好說的今見平兒也打便上來踢罵道好娼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氣怯忙住了手哭道你們背地裡說話爲什麽拉我呢鳳姐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赶上來打着平兒偏叫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來找刀子要尋死外面衆婆子丫頭忙攔住解勸這裡鳳姐見平兒尋死去便一頭撞在賈璉懷裡叫道他們一條籐兒

見人不潑乃才智超絕處村中潑婦見人越潑矣

害我被我聽見倒都唬起我來你來勒死我罷賈璉氣的墻上拔出劍來說道不用尋死我真急了一齊殺了我償了命大家干净正鬧的不開交只見尤氏等一羣人來了說這是怎麽說纔好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風來故意要殺鳳姐兒鳳姐兒見人來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撂下衆人便哭着往賈母那邊跑此時戲已散了鳳姐跑到賈母跟前爬在賈母懷裡只說老祖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問怎麽了鳳姐兒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不妨璉二爺在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唬的我不敢進去在窗戸外頭聽了一聽原來是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說

自從生了牽方服中聽恕寬的法

妙語解頤

我利害要拿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兒扶了正我原生了氣又不敢和他吵打了平兒兩下子問他爲什麼害我他臊了就要殺我賈母聽了都信以爲真說這還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種子來一語未完只見賈璉拿著劍赶來後面許多人赶賈璉明仗着賈母素昔疼他們連母親嬸娘也無碍故逞强闖了來邢夫人王夫人見了氣的忙攔住罵道這下流東西你越發反了老太太在這裡呢賈璉乜斜著眼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他纔敢這麼着連我也罵起來了邢夫人氣的奪下劍來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賈璉撒嬌撒痴涎言涎語的還只管亂說賈母氣的說道我知道我們你放不到眼裡叫人把他老子叫了來看

他去不去賈璉聽見這話方趔趄着脚兒出去了賭氣也不往家去便往外書房來這裡邢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賈母道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饞嘴猫兒是的那裡保的住呢從小兒人人都打這麼過這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喝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了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放心明兒我叫你女壻替你賠不是你今兒別過去臊着他因又罵平兒那蹄子素日我倒看他好怎麼背地裡這麼壞尤氏等笑道平兒没有不是是鳳丫頭拿着人家出氣兩口子生氣都拿著平兒煞性子平兒委屈的什麼兒是的老太太還罵人家賈母道這就是了我說那孩子倒不像那狐媚魘道的旣這麼着可憐見的

白受他的氣因叫琥珀來你去告訴平兒就說我的話我知道他受了委曲明兒我叫他主子來替他賠不是今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鬧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平兒哭的哽噎難言寶釵勸道你是個明白人你們奶奶素日何等待你今兒不過他多吃了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氣難道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話他是假的了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的話平兒自覺面上有了光輝方纔漸漸的好了也不往前頭來寶釵等歇息了一回方來看賈母鳳姐寶玉便讓了平兒到怡紅院中來襲人忙接着笑道我先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你我就不好讓的了平兒也陪

笑說多謝因又說道好好兒的從那裡說起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場氣襲人笑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這不過是一時氣急了平兒道二奶奶倒沒說的只是那娼婦治的我他又偏拿我湊趣兒還有我們那糊塗爺倒打我說着便又委屈禁不住淚流下來寶玉忙勸道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個不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麼相干寶玉笑道我們弟兄姊妹都一樣他們得罪了人我替他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裡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換下來拿些個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另梳一梳一面說一面吩咐了小丫頭子們舀洗臉水燒熨斗來平兒素昔只聞人說寶玉專能和女孩們

知己相逢

接受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鳳姐兒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厮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爲恨事平兒如今見他這般心中也暗暗的敁敠果然話不虛傳色色想的週到又見襲人特特的開了箱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裳忙來洗了臉寶玉一傍笑勸道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是和鳳姐姐賭氣的是的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發了人來安慰你平兒聽了有理便去找粉只不見粉寶玉忙走至粧台前將一個宣窰磁盒揭開裡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兒拈了一根遞與平兒又笑說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對上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

美撲在面上也容易勻淨且能潤澤不像別的粉澀滯然後看見胭脂也不是一張却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裡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寶玉笑道鋪子裡賣的胭脂不乾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淘澄淨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細簪子挑一點兒抹在唇上足彀了用一點水化開抹在手心裡就彀拍臉的了平兒依言粧飾果見鮮艷異常且又甜香滿頰寶玉又將盆內開的一支並蒂秋蕙用竹剪刀鉸下來替他簪在鬢上忽見李紈打發了頭來喚他方忙忙的去了寶玉因自來從不曾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以爲恨今日

補點文字變化之妙盡

寫鳳姐賈璉如此一篇大鬧文字仍以寶玉作過結妙絕的奧情種

是金釧兒生日故一日不樂不想後來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樂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此之謂好色而不淫）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兒還遭荼毒也就薄命的狠了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復又起身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乾便拿熨斗熨了疊好見他的絹子忘了去上面猶有淚痕又擱在盆中洗了晾上又喜又悲悶了一回也往稻香村來說了一回閒話兒掌燈後方散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鳳姐只跟着賈母睡賈璉晚間歸房冷清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亂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沒意思後悔不來邢夫人惦記着昨日賈璉醉了忙一早過來叫了賈璉過賈母這邊來賈璉只得忍愧前來在賈母面前跪下賈母問他怎麽了賈璉忙賠笑說昨兒原是吃了酒驚了老太太的駕今兒來領罪賈母啐道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分守巳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來了鳳丫頭成日家說嘴霸王是的一個人昨兒唬的可憐要不是我你要傷了他的命這會子怎麽樣賈璉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辯只認不是賈母又道鳳丫頭和平兒還不是個美人胎子你還不足成日家偷雞摸狗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為這起娼婦打老婆又打屋裡的人你還虧

賈璉如此
妻何有情

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你若眼睛裡有我你起來
我饒了你乖乖的替你的媳婦賠個不是兒拉了他家去我就喜
歡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頭賈璉聽如此說
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也不盛粧哭的眼睛腫著也不施脂粉
黃黃臉兒比往常更覺可憐可愛想著不如賠了不是彼此也
好了又討老太太的喜歡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
依只是越發縱了他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最有禮的再
不會沖撞人他日後得罪了你我自然也做主叫你降伏就是
了賈璉聽說爬起來便與鳳姐兒作了一個揖笑道原是我的
不是二奶奶別生氣了滿屋裡的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鳳丫頭

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着又命人去叫了平兒來命鳳姐
兒和賈璉安慰平兒賈璉見了平兒越發顧不得了所謂妻不
如妾聽賈母一說便赶上來說道姑娘昨日受了屈了都是我
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賠了不是不算外還
替你奶奶賠個不是說著也作了一個揖引的賈母笑了鳳姐
兒也笑了賈母又命鳳姐來安慰平兒平兒忙走上來給鳳姐
兒磕頭說奶奶的千秋我惹的奶奶生氣是我該死鳳姐兒正
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來聽了傍人的
話無故給平兒沒臉今見他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把
拉起來落下淚來平兒道我伏侍了奶奶這麼幾年也沒彈我

一指甲就是昨兒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娼婦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氣說着也滴下淚來了賈母便命人將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個再提此話即刻來回我我不管是誰拿拐棍子給他一頓三個人從新給賈母邢王二位夫人磕了頭老嬷嬷答應了送他三人回去至房中鳳姐兒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麼像個閻王又像夜叉那娼婦咒我死你也幫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個混賬女人也不及了我還有什麼臉過這個日子說着又哭了賈璉道你還不足你細想想昨兒誰的不是多今兒當着人還是我跪了一跪又賠不是你也爭足了光了這會子還嘮叨難道你還叫我替你跪下纔罷太要

足了強也不是好事說的鳳姐兒無言可對平兒嗤的一聲又笑了賈璉也笑道又好了真真的我也沒法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媳婦來回說鮑二媳婦吊死了賈璉鳳姐兒都吃了一驚鳳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罷了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悄回鳳姐道鮑二媳婦吊死了他娘家的親戚要告呢鳳姐兒冷笑道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纔和衆人勸了會子又威嚇了一陣又許了他幾個錢也就依了鳳姐兒道我沒一個錢有錢也不給他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許勸他也不用鎮唬他只管叫他告他告不成我還問他個以尸詐訛呢林之孝家的正在為難見賈璉和他

鳳姐有智
有胆我畏
其人

鳳姐明知之故胆愈壯

使眼色兒心下明白便出來等著賈璉道我出去瞧瞧看是怎麼樣鳳姐兒道不許給他錢賈璉一逕出來和林之孝來商議着人去做好做歹許了二百兩發送纔罷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和坊官等說了將番役仵作人等叫幾名來帮着辦喪事那些人見了如此縱要復辦亦不敢辦只得忍氣吞聲罷了賈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水賬上分別添補開消過去又體已給鮑二些銀兩安慰他說另日再挑個好媳婦給你鮑二又有體面（不知有何體面）又有銀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賈璉不在話下裡面鳳姐心中雖不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屋裡無人便拉平兒笑道我昨兒多喝了一口酒你別埋怨打了那裡我

瞧瞧平兒聽了眼圈兒一紅連忙忍住了說道也沒打着只聽得外面說奶奶姑娘們都進來了要知後來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賈璉之怨鳳姐已非一日鳳姐之恨平兒亦頗不淺事至二十一回故一觸即發兩人皆不自知耳讀是書者勿作諸人視塲眼光只落在一處寶玉温存體貼直能使天下有情人皆為之心死然所重在知心在感

紅樓夢第四十四回終

情絶不在淫慾豈淺塵世所有
世俗男子有所愛慕必欲真個銷魂方謂情緣
暢遂即不然亦必偎傍薌澤以為得趣真蠢物耳
夫姑蘇臺半生姑閒不及若耶溪頭之一面無他情
之所屬不在狎昵之近也誠能性情相洽痛癢相關我
之所好彼亦好之我之所惡彼亦惡之我見為是彼以
必亦為我見為非彼必不為我之哀樂與彼之悲歡若合符
節我之議論與彼之心思如合肺腑雖莊容靜對而情
意自融雖廣衆稠見而神情獨注雖千里睽隔而行
事可料雖數年闊別而片刻不忘雖有足移我情

者而心不為動雖有足分我愛者而心不稍惑是即
終身擯斥引避絶無淫詞謔語而悅懌之通晤言之
有玉集是即終身袖防自持從不憑肩握手而腹心
之孚形骸自覺不隔復何必密切私語以為親暱罵之
錯以為樂按摩依抱以為愛朝雲暮雨以為快亂知此
始可與言情而茫茫孽海中誰得情之三昧者以此語
人人亦不信乃今觀我寶玉之於香菱平兒諸人而知余
言不謬矣寶玉深於情者而從不着意於警幻所訓之
事其於襲人之流結憐於此事正不鍾情於此人也若
其於黛玉則冰清玉潔惟求心心相印而已所以欲得為

偶者即紫鵑所謂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難求
既得其人必不忍相離耳非慕色也非好淫也並非欲
真個銷魂則寶釵之美何遜黛玉寶釵而外美人正
多不無一鍾情者何耶且寶玉忘好色矣而其言
曰但願諸人與我相聚至死諸人哭我之淚漂沒我之尸
骸既而又曰只好各人得各人眼淚嗚呼此之溺情林黛
者曾得人眼淚否耶當其纏綿枕席海誓山盟臨去徘
徊依依執手非不淚盈枕畔淚溼羅巾逮骨冷形銷拊
膺大慟痛不欲生積久不忘提起淚下者有幾人哉夫
淚從心生體亦非心知曷以得之寶玉之於美人務

在以心相交接使美人體會我心至於終身不忘始已足
矣其於平兒也一理粧而平兒知其心其於香菱也一換裙
而香菱知其心絕無絲毫褻狎而已有非常之樂彼領畧
警幻所訓之事者寶玉可以決然舍去則其心之不屬可
知也知心之人至於生則同生死則同死至於一旦化灰
化烟至於刻意戀愛綢繆此豈非男女之情而在林黛
引人生依傍之閒言洽情投有茂然鴛鴦不羨仙之
樂亦只是兩心如一便為佳何嘗必留心裙帶專以奴
顏婢膝為閨房樂事哉彼終風且暴者却甚留心裙
帶惟知真個銷魂者也益可信鍾情者之所重矣

彼寶釵者乃未真個銷魂而不未得寶玉之心者也觀其於寶玉嗔打之後聞寶玉體貼自己之言暗之想道何不將體貼我們的心腸用在世故應酬上去其心只要寶玉熟於人情世故以便入仕途耳絕不知寶玉之心且不感寶玉之知心蠢哉俗哉何堪配寶玉哉

寶玉黛玉知男女一生必有一聘一嫁之事斷無不聘不嫁之人故不能不以此事為心豈如寶釵之志在夫榮妻貴朝歡暮樂哉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十四册

紅樓夢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姐妹進來忙讓了坐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些人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還夾着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什麽事這麽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衆人臉軟所以就亂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做個監社御史鐵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爲畫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先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拿出來若沒有叫

人買去鳳姐兒笑道我又不會做什麽濕啊乾的叫我吃東西去倒會探春笑道你不會做也不用你做你只監察着我們裡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麽罰他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別哄我我早猜着了那裡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叫了我去做個進錢的銅商罷咧你們弄什麽社必是要輪流着做東道兒你們的錢不彀花想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不是說的衆人都笑道你猜著了李紈笑道真真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兒鳳姐笑道虧了你是個大嫂子呢姑娘們原是叫你帶着念書學規矩學針線哪這會子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罷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

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太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彀用又有個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給你園子裡的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兒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大官中的通共算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兩來陪着他們頑頑兒有幾年呢他們明兒出了門子難道你還賠不成這會子你怕花錢挑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吃個河落海乾我還不知道呢李紈笑道你們聽聽我說了一句他就說了兩車無賴的話真真泥腿光棍會打細算盤分金掰兩的你這個東西虧了還托生在

定論

詩書仕宦人家做小姐又是這麽出了嫁還是這麽着要生在貧寒小門小戶人家做了小子丫頭還不知怎麽下作呢天下人都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虧你伸的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喪了狗肚子裡去了氣的我只要替平兒打抱不平兒忖奪了半日好容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裡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不平你今兒倒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還不要呢你們兩個很該換一個過兒纔是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忙笑道哦我知道了竟不是為詩為畫來找我竟是為平兒報仇來了我竟不知道平兒有你這麽位仗腰子的人想來就像有鬼拉着我的手是的從今我也不敢打他了平

姑娘過來我當着你大奶奶姑娘們替你陪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說着衆人都笑了李紈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要給你爭爭氣纔罷平兒笑道雖是奶奶們取笑兒我可禁不起呢李紈道什麼禁的起禁不起有我呢快拿鑰匙叫你主子開門找東西去罷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去園子裏去纔要把這米賬合他們算一算那邊大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知有什麼話說須得過去走一走還有你們年下添補的衣裳打點給人做去呢李紈笑道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着去省了這些姑娘們鬧我鳳姐兒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爲平兒就不

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檢點着偷空兒歇歇你今兒倒反逼起我的命來了況且悞了别人年下的衣裳無礙他姐兒們的要悞了却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閒事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己落不是也不敢累你呀李紈笑道你們聽聽說的好不好把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到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花幾個錢我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麼還想在這裡吃飯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的做會社東道兒我又不會作詩作文的只不過是個大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愁着你們

只恐抑鬱。嬙淡不可掃也。

賴嬤語酒。美一到便説。便直率也。程其教訓子孫。果是夫人口氣。盛初小主。工令

還不擋出我來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鳳姐兒道過會子我開了樓房所有這些東西叫人搬出來你們瞧要使得留着使要少什麼照你們的單子我叫人赶着買去就是了畫絹我就裁出來那圖様沒有在老太太那裡那邊珍大爺收着呢說給你們省了碰釘子去我去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礬去好不好呢李紈點頭笑道這難爲你果然這麽着還罷了那麽着偺們家去罷等着他不送了去再來鬧他說着便帶了他姐妹們就走鳳姐兒道這些事再沒別人都是寶玉生出來的李紈聽了忙回身笑道正爲寶玉來倒忘了他頭一社是他悞了我們臉軟你說該怎麽罰他鳳姐想了想說道沒別

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們各人屋子裡的地罰他掃一遍就完了衆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着纔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丫頭扶着賴嬤嬤進來鳳姐等忙站起來笑道大娘坐下又都向他道喜賴嬤嬤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要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這喜打那裡來呢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李紈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嬤嬤嘆道我那裡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裡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小子別說你是官了横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胎胞兒主子的恩典放你出來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是的

似乎老家人舍年口口感戴主子中仍常責美自家家言無一平筆所以成文口口聲聲常室主子立言以說

讀書寫字也是丫頭老婆奶子捧鳳凰是的長了這麼大你那裡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容易掙出你這個東西從小兒三灾八難花的銀子照樣打出你這個銀人兒來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忍飢挨餓的要多少你一個奴才秧子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麼弄神弄鬼求了主子又選出來了縣官雖小事情却大作那一處的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已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紈鳳姐兒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有

好幾年没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太太磕頭來在老太太那院裡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倒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閒時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鬪閑牌說說話兒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厦廳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是的了平兒斟上茶來賴嬤嬤忙站起來道姑娘不管叫那孩子倒來罷了又生受你說着一面吃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這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

上文並未敘出寶玉在座中

說仗着財勢欺人連主子名聲也不好恨的我沒法兒常把他
老子叫了來駡一頓纔好些因又指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
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老太太就護在頭裏當日老爺小時
你爺爺那個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
地不怕的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扎窩子的
樣兒也是天天打還有東府裏你珍大哥哥的爺爺那纔是火
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裏看
着耳朶裏聽着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
只是著三不着兩的他自巳也不管一管自巳這些兄弟姪兒
怎麼怨的不怕他你心裏明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裏不好意

老成之言

思心裏不知怎麼罵我呢說着只見賴大家的來了接着周瑞
家的張材家的都進來回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婆來
了賴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倒是打聽打聽奶奶
姑娘們賞臉不賞臉賴嬤嬤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
的都沒說且說些陳穀子爛芝蔴的因爲我們小子選出來了
衆親友要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裏擺個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
個不請那個也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這
麼榮耀光彩就傾了家我也愿意的因此吩咐了他老子連擺
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裏擺幾席酒一臺戲請老太
太太太們奶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廳上一臺戲擺幾席

伏後文

酒請老爺們爺們增增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裡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托著老祖宗的洪福一場光輝光輝李紈鳳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定不得賴大家的忙道擇的日子是十四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鳳姐兒笑道別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我可沒有賀禮也不知道放賞吃了一走兒可別笑話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裡話奶奶一喜歡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賴嬤嬤笑道我纔去請老太太老太太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說畢又叮嚀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

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用鳳姐兒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兒呢事情多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裡不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嬤嬤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評鳳姐兒道前兒我的生日裡頭還沒喝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在外頭張羅倒坐著罵人禮也不送進來兩個女人進來了他纔帶領小么兒們往裡端小么兒們倒好好的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人去了我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倒罵了彩明一頓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還不攆了做什麼賴嬤嬤道我當什麼事情原來

回应收來文法絕不散漫

趁黛玉不出门时如此秋迸闲意可知

即此已不能与寶釵争勝

為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他叫他改過就是了攆出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咱們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顧攆了他太太的臉上不好看我說奶奶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着纔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鳳姐兒聽了便向賴大家的說道既這麽着明兒叫了他來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喝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纔磕頭起來又要給賴嬤嬤磕頭賴大家的拉著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李紈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皿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開了單子給鳳姐去照樣置買不必細說

一日外面礬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那邊帮忙探春李紈迎春寶釵等也都往那裡來閒坐一則觀畫二則便於會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漸長遂至賈母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來日間至賈母王夫人處兩次省候不免又承色陪坐閒時園中姐妹處也要不時閒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閒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後必犯舊疾今秋又遇著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已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衆人都體諒他病中且

點睛之談固知其以賺寶釵也是點醒寶釵語

素日形體嬌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待不週禮數踈忽也都不責他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這裡走的幾個大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鬧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麽也不是個常法兒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心中自知所病之不逸矣）且别說病只論好的時候我是怎麽個形景兒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歎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是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兒

披肝瀝膽矣乃心無渣滓無芥蒂寶釵度內矣

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養胃為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氷糖五錢用銀吊子熬出粥來要吃慣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有心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悞到如今細細筭來我母親去世的時候又無姐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怪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你說了那

寶釵明明傾陷黛玉，而能使黛玉傾心至此，其權術自不可及。

誰謂黛玉一味任性，不善處世故人情耶。

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悞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病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那些底下老婆子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裡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他們尚虎視眈眈背地裡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況我又不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著我呢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寶

無一語及，黛玉之所憂在此。

不覺吐露。

釵道這麼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又有哥哥這裡又有買賣地土家裡又仍舊有房有地你不過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裡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付嫁粧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那裡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把你當個正經人纔把心裡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卻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裡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麼委屈煩難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

揔是詩材
便告以心
收拾人心

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强些咱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燕窩我們家裡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丫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衆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麽放在嘴裡的只愁我人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這會子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着便去了不在話下這裡黛玉喝了兩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脉脉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黄昏時候了且陰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覺淒凉知寶釵

不能來了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不禁發于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爲秋窗風雨夕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黄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窗秋不盡　那堪風雨助淒凉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窗秋夢續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挑泪燭
泪燭搖搖爇短檠　牽林照眼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窗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一往情深

連宵脉脉復颼颼　燈前似伴離人泣
寒煙小院轉蕭條　疏竹虛窗時滴瀝
不知風雨幾時休　已教淚灑窗紗濕

吟罷擱筆方欲安寢了鬟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盡只見寶玉頭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簑衣黛玉不覺笑道那裡來的這麼個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吃了藥了沒有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了簑一手舉起燈來一手遮着燈兒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覷着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黛玉看他脫了簑衣裡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係着綠汗巾子膝上露出綠紬撒花褲子底下是掐金滿繡的綿紗襪

子靸着蝴蝶落花鞋黛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濕）的也倒乾淨些呢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的一雙棠木屐纔穿了來脫在廊簷下了黛玉又看那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什麼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是的寶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閒常下雨時在家裡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都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上頭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拿下頂子來只剩了這個圈子下雪時男女都帶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戴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成了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那漁婆兒了及說了出來方想

自覺与寶釵閨心不同

起來這話恰與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了後悔不迭羞的臉飛
紅伏在棹上嗽個不住寶玉却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起
來看了一遍又不覺叫好黛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燈上燒
了寶玉笑道我已記熟了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請去罷明日再
來寶玉聽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表來瞧了一
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又攪
的你勞了半日神說着披簑戴笠出去了又番身進來問道你
想什麼吃你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不比老婆子們
說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裡想着了明日一早告訴你你聽
雨越發緊了快去罷可有人跟沒有有兩個婆子答應有在外面

拿着傘點着燈籠呢黛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玉道不相干
是羊角的不怕雨黛玉聽說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綉毬燈
拿下來命點一枝小蠟兒來遞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個亮正
是雨裡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麼一個怕他們失脚滑倒了打
破了所以沒點來黛玉道跌了燈值錢呢是跌了人值錢你又
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叫他們前頭點着這個又輕巧又亮原
是雨裡自己拿著的你自己手裡拿著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
來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麼忽然又變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
來寶玉聽了隨過來接了前頭兩個婆子打着傘拿着羊角燈
後頭還有兩個小丫鬟打着傘寶玉便將這個燈遞給一個小

可見黛玉非不留心家務而賭於此濫觴偏是蘅蕪院婆子做頭家何來竟查不及之何也寶釵小物件人而負失恐自己後中間猜疑見遠而不見近耶寫黛玉真是清操如玉

丫頭捧着寶玉扶着他的肩一逕去了就有蘅蕪苑兩個婆子也打著傘提着燈送了一大包燕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强我們姑娘說姑娘先吃着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喝茶了我們還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賭兩場了一個婆子笑道不瞞姑娘說今年我沾了光了横竪每夜有幾個上夜的人悮了更又不好不如會個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場兒了黛玉聽了笑道難爲你們悮了你們的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們幾百錢打些酒吃避避雨氣那兩個

婆子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吃說着磕了頭出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鵑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伏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一時又羨他有母有兄一回又想寶玉素昔和睦終有嫌疑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方漸漸的睡熟了暫且無話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黛玉傷春之後又復悲秋然病交侵獨對孤燈詩因淒情而生殘紅相似讀者當難為情作者何以自遣

紅樓夢第四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悄悄向鳳姐兒道叫你來不爲別的有一件爲難的事老爺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屋裡的鴛鴦要他在房裡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是常有的事就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法子辦這件事麼鳳姐兒聽了忙陪笑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那裡就捨得了況且平日說起閑

話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麼左一個右一個的放在屋裡頭宗耽悞了人家的女孩兒二則放着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成日和小老婆喝酒太太聽聽很喜歡咱們老爺麼這會子躲還怕躲不及這不是拿草棍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嗎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著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晦太太勸勸纔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碍如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麼鬧起來怎麼見人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丫頭這麼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

特安敏捷寫鳳姐要靈敏

兒子要了做屋裡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了一篇的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你倒說我不勸你還是不知老爺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鬧起來鳳姐知道邢夫人稟性愚弱只知奉承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為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入銀錢一經他的手便尅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為名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如今又聽說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子勸也不中用了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丫頭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

說不去試便十分決絕說去試便即刻就去寫得鳳姐樸警絕倫

背地裡的話那裡信的我竟是個傻子拿著二爺說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的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罷了依舊拿著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爺自然也是這麼着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著老太太等太太過去了我搭赸着走開把屋子裡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給了更好不給也沒妨碍眾人也不能知道邢夫人見他這般說便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說不給這事就死了我心裡想着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臊我細細的告訴了他他要是不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

從邢夫人言語想出此層寫鳳姐變

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擱不住他願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妥了鳳姐兒笑道到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別說是鴛鴦憑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放著半個主子不做倒願意做了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呢邢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誰不願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晚飯就過來鳳姐兒暗想鴛鴦素昔是個極有心胸氣性的丫頭雖如此說保不嚴他願意不願意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他要依了便沒的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聲叫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

善於辭令

起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纔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鵪鶉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晚飯上送過來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邢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裳鳳姐忙著伏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裡去我要跟了去老太太要問起我過來做什麼那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來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兒便出來假托往王夫人屋裡去從後屋門出去打鴛鴦的臥房門前

過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裡做針線見了邢夫人站起來邢夫人笑道做什麽呢一面說一面便過來接他手內的針線道我看看你扎的花兒看了一看又道越發好了遂放下針線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着半新的藕色綾袄青緞掐牙坎肩兒下面水綠裙子蜂腰削背鴨蛋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瘢鴛鴦見這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裡便覺詫異因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什麽邢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下拉著鴛鴦的手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鴛鴦聽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聽邢夫人道你知道老爺跟前竟沒

有個可靠的人心裡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牙子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三日兩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滿府裡要挑個家生女兒又沒個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了那個好處因此常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裡頭就只你是個尖兒模樣兒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概是齊全的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裡你比不得外頭新買了來的這一進去了就開了臉就封你作姨娘又體面又尊貴你又是個要強的人俗語說的金子還是金子換誰知竟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這一來可遂了你素日心高智大的願了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

太太去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不行邢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什麽臊的又不用你說話只跟着我就是了鴛鴦只低頭不動身邢夫人見他這般便又說道難道你還不願意不成若果然不願意可真是個傻丫頭了放着主子奶奶不做倒願意做丫頭三年兩年不過配上個小子還是奴才你跟我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個一男半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裡的人你要使喚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做去錯過了機會後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這麽個爽快人怎麽又這樣積黏起來有什麽不稱心的地方

平常所說主意自非不嫁之謂

兒只管說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語邢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話怕臊你等他們問你呢這也是理等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屋裡來鳳姐兒早換了衣裳因屋內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來未必妥當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來聽他那個主意未必肯也只說着瞧罷了鳳姐兒道太太必來這屋裡商量依了還猶可要是不依白討個沒趣兒當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些鵪鶉再有什麽配幾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逛去估量着走了你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給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園子

裡来這裡鴛鴦見邢夫人去了必到鳳姐房裡商議去了還必定有人來問他不如躲了這裡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没吃早飯往園子裡逛逛就來琥珀荅應了鴛鴦便往園子裡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來了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筭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見鴛鴦滿臉惱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把方纔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都告訴了他鴛鴦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我只想偺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鵑彩霞玉釧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

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麽話兒不說什麽事兒不做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我心裡却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裡且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証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說話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没臉的丫頭虧你不怕牙磣二人聽了不覺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後找尋不是別人却是襲人笑着走出來問什麽事情也告訴告訴我說着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了襲人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真真太下作了畧平頭正臉的他就不能

陰陰將禁人下半截

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愿意我教你個法兒
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
就不好要了鴛鴦啐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
這麼混說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笑道他兩個都不愿意依我
說就和老太太說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二爺了大
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鴦又是氣又是臊又是急罵道兩個壞
蹄子再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難的事拿著你們當做正經人
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饒不管你們倒替換着取笑兒你們
自以為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做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
的事未必都那麼遂心如意的你們且收著些兒罷別忒樂過

文字一些亡兒鴛鴦議兒在二人之上

知其後來一死亡是萬分無可

了頭兒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別多心咱們從小兒
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
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
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
你是老太太房裡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難道你跟老太
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鴛鴦
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裡若是老太太歸西去
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個娘纔死了他先弄小老婆的
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兒呢那時再說縱到了至
急為難我剪了頭髮做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

此處是極淨人語

人又怎麽樣樂得干净呢平兒襲人笑道真個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鴛鴦道已經這麽着臊會子怎麽樣你們不信只管看着就是了太太纔說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的着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裡可惜你是這裡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裡鴛鴦道家生女兒怎麽樣牛不喝水強按頭嗎我不願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正說著只見他嫂子從那邊走來襲人道他們當時找不著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這個娼婦專管是個六國販駱駝的聽了這話他有個不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

嫂子笑道那裡沒有找到姑娘跑了這裡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找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笑說什麽話這麽忙我們這裡猜謎兒呢等猜了再去罷鴛鴦道什麽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裡告訴你橫竪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指着罵道你快夾着你那毴嘴離了這裡好多着呢什麽好話又是什麽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八家的丫頭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著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

暢快淋漓

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裡去我若得
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已封就了自已是舅爺我要不得
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
平兒襲人攔着勸他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願意不願意
你也好說犯不着拉三扯四的俗語說的好當着矮人別說矮
話姑娘罵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惹著你小老婆長
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麼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倒別說這
話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倒別拉三扯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
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
兄弟在這門子裡仗着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

去我們犯不著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他臊了沒的蓋臉
又拿話調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
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
鴛鴦氣的還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
你在那裡藏着做什麼我們竟沒有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爲往
四姑娘房裡看我們寶二爺去了誰知遲了一步說是家去了
我疑惑怎麼沒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見他的人
說也沒去我這裡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裡來了
我一閃你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
石後我却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一

是寶釵滴翠亭身分

一段平平敘來得此波折便不極絮煩

寶玉到處用情只是如此自是前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還沒見我呢三人唬了一跳回身一看你道是誰却是寶玉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裡來着寶玉笑道我打四妹妹那裡出來迎頭看見你走了來我想來必是找我去的我就藏起來了哄你你看你揚著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那裡好笑等着你到了跟前唬你一跳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兒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們兩個我就遶到你身後頭你出去我也躲在你躲的那裡了平兒笑道偺們再往後找找去罷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也未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有了鴛鴦已知這話俱被寶玉聽了

只伏在石頭上粧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偺們回屋裡去睡豈不好說着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吃茶和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着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那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來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邊漿洗上的頭兒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的媳婦來細細說給他那媳婦自是喜歡興興頭頭去找鴛鴦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

羞惱回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塲因鳳姐兒在旁不敢提平兒說襲人也幫著捹白我說了我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麽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麽大造化邢夫人聽了說道又與襲人什麽相干他們如何知道呢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你不該拿嘴巴子把他打回來我一出了門他就進去了回家來連個影兒也摸不著他他必定也幫着說什麽來着金家的道平姑娘倒沒在跟前遠遠的看着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白忖度著鳳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來告訴我家來了太太也在這裡叫他快着來豐

罵得不倫不類奇絕

兒忙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奶奶我煩他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什麽事情邢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上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便是活着人事不知叫來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混賬沒天理的囚攮的偏你這麽知道還不離了我這裡唬的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着又不敢

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聽着一時金文翔來了小么兒們直帶入二門裡去隔了四五頓飯的工夫纔出來去了賈璉暫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且說鴛鴦一夜沒睡至次日他哥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叫他家去鴛鴦意欲不去只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給他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做姨娘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哥哥無法少不得回去回覆賈赦賈赦惱起來因說道我說給你叫你女人和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戀著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

賈璉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已後誰敢收他這是一件第二件想著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要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別哄我明兒我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他再依了仔細你們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自己對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回想了一想便說道我便願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他哥嫂只當回想過來都

要赦真乃全無心肝可殺

妙〻好〻寶釵愧死矣

喜之不盡他嫂子卽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紈鳳姐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鴛鴦看見忙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說把邢夫人怎麽來說園子裡他嫂子怎麽說今兒他哥哥又怎麽說因爲不依方纔大老爺越發說我戀着寶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憑到天上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着衆人在這裡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就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竪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伏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

何时带在袖内久入情

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姑子去要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拿話支吾這不是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著膆子裡頭長疔原來這鴛鴦一進來時便袖內帶了一把剪子一面說着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就鉸衆婆子丫鬟看見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綹來了衆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鉸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賈母聽了氣的渾身打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麽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筭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順暗地裡盤筭我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來要剩了這個毛丫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開了他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連

老人氣極。隨口加責，何用辯，何必辯，何不辯。寫探春自以爲能，實則愚闇已極也。

寶玉自知大體，會形探春之巧而拙也。

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紈一聽見鴛鴦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妹妹自然也不好辯寶釵也不便爲姨母辯李紈鳳姐寶玉一發不敢辯這正用着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小因此窓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嬸子如何知道話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姐他極孝順不像我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爺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因又說寶玉我

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看着你娘受委屈寶玉笑道我偏着母親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母親要不認却推誰去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着寶玉罷寶玉聽了忙走過來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起他來說快起來斷乎使不得難道替老太太給我賠不是不成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鳳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聽了和衆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倒要聽聽這個不是鳳姐道誰叫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的水葱兒是的怎麼怨得人要我幸虧是

孫子媳婦我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賈母笑道這倒是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麽着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着修了這輩子來生托生男人我再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裡看你那沒臉的公公還要不要了鳳姐兒道璉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糊了的饍子和他混罷咧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丫頭回說大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出去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鴛鴦自命不苟讀之如劍光森森然有寒氣

為夫求妾以賢惠也才不足之甚死不嫁非守貞之情不鍾之然亦此不足以成鴛鴦之名亦無不足以動紅樓之局

紅樓夢第四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着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又來打聽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纔知道待要回去裡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出來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巳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礙着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倒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你們如

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使性子我聽見你還由着你老爺的那性子鬧邢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巳兒賈母道他逼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痛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幫著也是天天丟下爬兒弄掃箒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巳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着一點子該要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麼他就趂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麼着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裡不忽略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巳操心去不成還

恰呆夷情

是天天盤算和他們要東要西去我這屋裡有的沒有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他二則也還投主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指著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奶奶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說什麽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嬸媳婦也都省心我有了這麽個人就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又弄什麽人來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麽個真珠兒是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麽人我這裡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要

西注賒罵賒打賒殺賒剮

這個丫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幾年就和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樣你來的也巧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纔高興說個話兒怎麽又都散了丫頭忙答應我去了衆人赶忙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那丫鬟道我纔來了又做什麽去你就說我睡了那丫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什麽不過罵幾句就完了說著只得和這小丫頭子走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偺們鬥牌罷姨太太的牌也生了偺們一處坐着别叫鳳丫頭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

太太替我看着些兒就是偺們娘兒四個鬥呢還是添一兩個
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人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
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裡坐着姨太太的眼花了
偺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看着些兒鳳姐笑了一聲向探春道你
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
點精神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算算今
兒該輸多少我還想贏呢你瞧瞧場兒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
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賈母下首
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氊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鬭了一
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兒與

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
牌定在姨媽手裡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
薛姨媽道我手裡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查的
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下來我瞧瞧是張什麼鳳姐兒便
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倒不稀罕
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
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我
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己發的也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是
你自己打着你那嘴問着你自己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
是小氣愛贏錢原是個彩頭兒薛姨媽笑道我們可不是這樣

想那裡有那様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兒正數著錢聽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衆人笑道殼了我的了竟不爲贏錢單爲贏彩頭兒我到底小氣輸了就穿錢快收起來罷賈母規矩是鴛鴦代洗牌的便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麽惱了連牌也不替我洗鴛鴦拿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麽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丫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傍邊鳳姐兒笑道賞我罷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兒小器不過頑兒罷了鳳姐兒聽說便站起來拉住薛姨媽回頭指著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木箱子笑道姑媽瞧瞧那個裡頭不

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那裡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鬭了老祖宗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衆人笑個不住正說着偏平兒怕錢不殼又送了一吊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兩次叫箱子裡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裡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他太太在那裡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這半日還没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

物語解題

奶奶湊了半日的趣兒纔略好了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呢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別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限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去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出氣罷說着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就跟了賈璉過來到了堂屋裡便把腳步放輕了往裡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在那裡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

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防便沒躲過賈母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的是的鳳姐兒忙起身說我也恍惚看見有一個人影兒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麼不進來又做神做鬼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牌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這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嚇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牌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着衆人都笑了鴛

鴛笑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去賈母也笑道可不我那裡記得什麽抱着背着的提起這些事来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做重孫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個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没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說忙退出來平兒在窓外站着悄悄的笑道我說你不聽倒底碰在網裡了正說着只見邢夫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擱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没孝心的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幾日生氣仔細他搥你賈璉道太太快過去罷叫我來請了好半日了說著送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略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了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覔終久費了五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屋裡不在話下這裡鬬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間無話轉眼到了十四黒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姐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寛濶泉石林木樓臺亭軒也有好幾處動人的外面大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那賴大家内

特為湘蓮作傳是伏尤三姐文字

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並幾個大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個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旦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悞認他做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一天可巧遇見樂得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東說西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已至眠花卧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悞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昔交好故今兒請來做陪不想酒後

（旁批：知之者只惟寶玉與尤三姐耳）

紅樓一部只寶玉湘蓮不愧情種故特設

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咐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去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着便命小廝們到裡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廝去了沒一盃茶時候果見寶玉出來了賴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說着已經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書房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鐘的墳上去了湘蓮道怎麼不去前兒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墳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墳上站不住我

秦鍾之

背着衆人走到那裡去瞧了一瞧畧又動了一點子回家来就便弄了幾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說怪道呢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焙茗出去到墳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冲壞了沒有他說不但沒冲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着必是這幾個朋友新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柳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頭有我你只心裡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初一日我已經打點下上墳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沒的積聚的總有幾個錢

徼道

來隨手就光的不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扎煞手寶玉道我也正為這個要打發焙茗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踪浪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柳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遊逛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聽了忙問這是為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別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倒好寶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麼樣倒是迴避他為是只是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着便滴下淚來柳湘蓮說道自然

下惡該打 英雄好用

要辭你去你只別和別人說就是了說着就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罷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裡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礙着賴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寶忙趔趄著走上去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裡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興頭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憑你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哥只別忙你有這個哥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惱早生一計拉他到避淨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

偏說不是獃子妙

聽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撓乜斜着眼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樣話來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既如此這裡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到我下處偺們索性喝一夜酒我那裡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了那裡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到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獃子怎麼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裡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麼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

偺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神了薛蟠聽了連忙答應道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已拏眼看湘蓮心內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巳就吃了又吃不覺酒有八九分了湘蓮就起身出來瞅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厮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畢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一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著一匹馬遠遠的趕了來張着嘴瞪着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曾留心近處湘蓮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

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着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就緊緊跟來湘蓮見前面人烟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偺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別人的就應誓薛蟠笑道這話有禮連忙下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鏜的一聲背後好似鐵鎚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已就倒在地下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道他是個不慣捱打的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鋪薛蟠先還要扎掙起身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一點

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來是兩家情愿你不依只管好說爲什麽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這瞎了眼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痛難禁由不的噯喲一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葦中濘泥處拉了幾步滚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著哼哼湘蓮又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擂了幾下薛蟠便亂滾亂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爲我錯聽了傍人的話了湘蓮道不用拉傍人你只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也沒什麽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哼的道好兄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噯了一聲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噯喲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已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聽了一面皺眉道這水實在腌臢怎麽喝的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我喝說着只得俯頭向葦根下喝了一口猶未嚥下去只聽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腌臢東西你快吃完了饒你薛蟠聽了叩頭不迭說好歹積陰功饒我罷這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麽氣息倒

妙絕趣絕

熏壞了我說着丟下了薛蟠便牽馬去了這裡薛蟠見他去遠方放下心來後悔自己不該錯認了人待要扎掙起來無奈遍身疼痛難受誰知賈珍等席上忽然不見了他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廝素日是怕他的他分付了不許跟去誰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叫賈蓉帶着小廝們尋蹤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葦坑傍邊薛蟠的馬拴在那裡衆人都道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到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滾的似個泥母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着八九了忙下馬命人攙了起來笑道薛大叔

紅樓夢

天天調情今兒調到葦坑子裡去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你招駙馬去你就碰到龍犄角上了薛蟠羞得沒地縫兒鑽進去那裡爬的上馬去賈蓉命人赶到關廂裡僱了一輛車來扛扶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同到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苦〻哀求央及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覆賈珍並說方纔的形景賈珍也知是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臥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得眼睛都腫了問起原故忙來瞧看薛蟠時臉上身上雖見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

第十頁

又罵一回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况且咱們家的無法無天的人也是人所共知的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時候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手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着衆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媽先當件大事告訴衆人倒顯的媽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媽就這樣興師動衆倚着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

他又不怕媽媽又不聽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三個虧他也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厮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喝住小厮們只說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懼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賴家南窗下閒文借此生出事端耳後數回佳境俱從此閒出

此一段寫中湘蓮即在此樓英雄

象骨文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終

寫湘蓮亦即是寫寶玉。湘蓮有風流之聰慧。而具剛烈之性情。所以與寶玉情鍾相好者。絕非世俗浪子之所謂情契也。湘蓮如此。寶玉可知。其與美人相親。豈肯作一毫狎暱之態耶。

紅樓夢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舖面夥計內有算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裡治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舖內攬總家內也有了二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裡照管赶端陽前我順路就販些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關稅花消稍亦可以剩得幾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着要躲避

叙薛蟠出门学習經營。一以合尤柳姻缘。一以移香菱入園也。行文好有布置。

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粧病也不是常法皃且況我長了這麼大文不文武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戥子算盤從沒拿過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點幾個本錢和張德輝逛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躲羞去二則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氣平心與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喜歡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倒是末事因此不叫他去只說你好歹跟着我我還放心些況且也不用這個買賣等不着這幾百銀子使薛蟠主意已定那裡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務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發狠

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學習買賣又不准
我了叫我怎麼樣呢我又不是個丫頭把我關在家裡何日是
個了手况且那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偺們和他是世家我
問他怎麼得有錯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
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
利倒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裡私自打點了走明年發
了財回來纔知道我呢說畢賭氣睡覺去了薛姨媽聽他如此
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倒也罷了
只是他在家裡說着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發難拘束他了但
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媽也

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罷了這麼大人了
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裡明
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媽就打諒著丟了一
千八百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豎有夥計幫著他也未必好
思意哄騙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有倚
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著舉眼無靠
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裡省些事也未可知薛姨媽聽了思
忖半晌道倒你是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值商議
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
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着窗子千言萬語囑托張

德輝照管照管張德輝滿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點行李僱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訴了薛姨媽薛姨媽和寶釵香菱並兩個年老的嬤嬤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蒼頭一名當年諳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厮二名主僕一共六人僱了三輛大車單拉行李使物又僱了四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鐵青大走騾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畢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舅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

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來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過四五房並兩三個老嬤嬤小丫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即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幔等物盡行搬進來收貯命兩個跟去的男子之妻一并也進來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裡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上和我去睡寶釵道媽媽既有這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作伴去我們園裡又空夜長了我每夜做活越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姨媽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和你哥哥說文杏又小到三不着兩的鶯兒一個人不彀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丫頭來你使寶

釵道買的不知底裡倘或走了眼花了錢事小沒的淘氣倒是慢慢打聽着有知道來歷的買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妝奩命一個老嬤嬤並臻兒送至蘅蕪苑去然後寶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來香菱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太太說的等大爺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說我貪着園裡來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裡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有個空兒每日來一趟慌慌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着機會越發住上一年我也多個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趁着這個功夫你教給我做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勸你且緩一緩

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瞧瞧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搬進園來若有提起因由兒的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做伴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再到各姑娘房裡走走香菱應着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忙的走來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把他帶了來做伴兒正要回你奶奶一聲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裡的話我竟沒話答言了寶釵道這纔是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裡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聲就是園裡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戶的了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我不打發人說去了平兒答應着

有帖堂玉
常來〻
云

因又向香菱道你既來了也不拜拜街房去嗎寶釵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裡呢香菱答應著去了先從賈母處來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就拉寶釵悄悄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的新文沒有寶釵道我沒聽見新文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所以你們這裡的事一槩不知道連姐妹們這兩天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的動不得難道姑娘就沒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來又是為了什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什麼賈雨村半路途中那裡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今年

閑中伏枝
禍之由僕
從威要挾
衰兆也

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幾把舊扇子回家來看家裡所有收着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寃家混號兒叫做石頭獃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把二爺請了到他家裡坐著拿出這扇子來略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回來告訴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獃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兩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了天天罵二爺沒能為已經許他五百銀子先兌銀子後拿扇子

王忠愍獲清明上河圖以懷去磨无妄之災与石獃子將毋同

此打顾根子尚從計貂拳時埋伏

要頭要髮問一打完了之而義与不我相去遠矣

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麽法子誰知那雨村没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訛他拖欠官銀拿他到了衙門裡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産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做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獃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問着二爺說人家怎麽弄了來了二爺只說了一句爲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傾家敗産也不算什麽能爲老爺聽了就生了氣說二爺拿話堵老爺呢這是第一件大的過了幾日還有幾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没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他拿什麽東西打了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裡有一種藥上棒瘡的姑娘尋一丸

給我呢寶釵聽了忙命鶯兒去找了兩丸來與平兒寶釵道旣這樣你去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答應着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了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己便往瀟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喜歡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來了也得空兒好歹教給我做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旣要學做詩你就拜我爲師我雖不通大略也還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爲師你可不許膩煩的黛玉道什麽難事也得値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

二人談詩。亦深於詩者不能敘述。

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對的極工的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的上錯了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事的只要詞句新奇為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道我只愛陸放翁的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裡有王摩詰全集你

學詩金針。

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個人做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裡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鵑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與香菱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回至蘅蕪苑中諸事不管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

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領畧了些没有香菱笑道我倒領畧了些只不知是不是說給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裡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却是必真的又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一聯云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

這景的要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纔形容的盡念在嘴裡到像有幾千觔重的一個橄欖是的還有渡頭餘落日墟裡上孤烟這餘字合上字難爲他怎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幾棵樹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青碧連雲誰知我昨兒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着寶玉和探春來了都入座聽他講詩寶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在遠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還不知他這

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瞧瞧更比這個淡而現成說着便把陶淵明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煙翻了出來遞給香菱香菱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依兩個字上化出來的寶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要再講倒學離了你就做起來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東來請你入社香菱道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過是心裡羨慕纔學這個頑罷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做詩呢要說我們真成了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呢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兒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量畫兒他們聽見咱們起詩社我求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幾

首給他們看看誰不是真心嘆服他們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話麼寶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上鸚哥黛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真真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寶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没人知道呢說著只見惜春打發了入畫來請寶玉寶玉方聽了香菱又逼着換出杜律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謅去謅了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謅一首未謅成你就做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拿着詩回來又苦思一回做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卧不定寶釵

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算賬去你本來獃頭獃惱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獃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先給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做法你別害臊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看是他怎麽說香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黛玉看時只見寫道是

月桂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團團
詩人助興常思玩　野客添愁不忍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掛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晴彩輝煌映畫欄

黛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

住了把這首詩丟開再做一首只管放開膽子去做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越發連房也不進去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摳地來往的人都詫異李紈寶釵探春寶玉等聽得此言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寶釵笑道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嘟嘟噥噥直鬧到五更纔睡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顰兒去一回來了獃了一天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做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麽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聽了笑

寶玉爲学曰必苦心搜特不屑爲作学耳寶釵日慕于宣寶玉之不答也

道你能句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什麽有個不成的嗎寶玉不答只見香菱興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來了探春笑道咱們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没有說着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正拿著詩和他講究呢衆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筭難爲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了還得另做衆人因要詩看時只見做道是

非銀非水映窗寒　試看晴空護玉盤
淡淡梅花香欲染　絲絲柳帶露初乾
只疑殘粉塗金砌　恍若輕霜抹玉欄
夢醒西樓人跡絶　餘容猶可隔簾看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倒還使得你看句句倒像是月色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來再遲幾天就好了香菱自爲這首詩妙絶聽如此說自已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姐妹們說笑便自已走至堦下竹前挖心搜胆的耳不傍聽目不别視一時探春隔窗笑說道菱姑娘你閒閒罷香菱怔怔答道閒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了衆人聽了不覺大笑起来寶釵道可真詩魔了都是顰兒引的他黛玉笑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我豈有不說的理李紈笑道咱們拉了他往四姑娘屋裡去引他瞧瞧畫兒叫他醒一醒纔好說着真個出來拉他過藕香榭至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

在床上歪著睡午覺畫縉立在壁間用紗罩着衆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見畫上有幾個美人因指香菱道凡會做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罷說着頑笑了一回各自散去香菱滿心中正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已後上床躺下兩眼睜睜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着了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這會子乏了且別叫他正想著只見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嗎寶釵聽了又是可嘆又是可笑連忙叫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麼他這誠心都通了仙了學不成詩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和姐妹往賈母處

來原來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日間不能做出忽于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畢便忙寫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紈和衆姐妹方從王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做詩說夢話衆人正笑擡頭見他來了就都爭着要詩看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香菱名家女才貌不凡自應特寫一番乘
薛蟠遠行從女伴學詩固其宜也奇
黛玉為師而語以所依歸

紅樓夢第四十八回終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十五册

此詩全在妙悟

紅樓夢第四十九回

瑠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話說香菱見衆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首詩要使得我就還學要還不好我就死了這做詩的心了說着把詩遞與黛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　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　半輪雞唱五更殘
綠簑江上秋聞笛　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自問　何緣不使永團圓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語說天

忽來一羣美人筆下有錯綜錯來之妙

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裡一定請你了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着是他們哄自己的話還只管問黛玉寶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丫頭并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裡的話你到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丫頭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子都來了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子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兄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着一逕去了寶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子來了不成李紈笑道或者我嬸娘又上京來了怎麼他們都湊在一處這可是奇事大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黑

點次錯綜大有章法

梅雪爲婚偶萃成趣又梅在媒先寳釵之事此時已有人爲之媒合矣

歷歷的一地又有邢夫人的嫂子帶了女兒岫烟進京來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搭幫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遇見李紈寡嬸帶著兩個女兒長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叙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爲妻正欲進京聘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隨後帶了妹子赶來所以今日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於是大家見禮叙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叙些家常收了帶來的禮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說忙上加

只一寳玉能知其言祇來勸慰黛玉旁人不爲之心死所以黛玉淚盡情少但不成黛玉且不成人

忙李紈寶釵自然和嬸母姊妹叙離別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後想起衆人皆有親眷獨自已孤單無倚不免又去垂淚寶玉深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罷然後寶玉忙忙來至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笑道你們還不快看看去誰知寶姐姐的親哥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兄弟形容舉止另是個樣子倒像是寶姐姐的同胞兄弟是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瞧見他這妹子還有大嫂子的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來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只說現在的這幾個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

以此为学问之小人人间[illegible]

賽似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個難道還有幾個不成一面說一面自笑襲人見他又有些魔意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來帶笑向襲人說道你快瞧瞧去大太太一個姪女兒寶姑娘一個妹妹大奶奶兩個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兒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着進來找寶玉因說咱們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道正是呢這是一高興起詩社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做詩不會探春道我纔都問了問雖是他們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晴雯笑道他們裡頭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着怎麼樣探春道果然的

襲人晒依寶釵以为無人能及自问有勝于寶釵太不覺驚詫心動也寶琴于宝鳥有特着此故語見老太太爱做玉之人心已為薛所

據我看來連他姐姐並這些人總不及他襲人聽了又是咤異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裡再找好的去呢我倒要瞧瞧去探春道老太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的已經逼着偺們太太認了乾女孩兒了老太太要養活纔剛已經定了寶玉喜的忙問這話果然麼探春道我幾時撒過謊又笑道老太太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倒不妨原該多疼女孩兒些是正理明兒十六偺們可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丫頭剛起來了二姐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姐又不大做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幾天等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偺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姐姐心裡

潛移也

自然沒有詩興的況且湘雲沒來顰兒纔好了人都不合式不如等著雲丫頭來了這幾個新的也熟了顰兒也大好了大嫂子和寶姐姐心也閑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此邀一滿社豈不好偺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太那裏去聽聽除寶姐姐的妹妹不算外他一定是在偺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個要不在偺們這裏住偺們央告著老太太留下他們也在園子裏住了偺們豈不多添幾個人越發有趣了寶玉聽了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倒是你明白我終久是個糊塗心腸空喜歡了一會子却想不到這上頭說著兄妹兩個一齊往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已認了薛寶琴做乾女兒賈母喜歡非常不命往園中住晚上

跟着賈母一處安寢薛蝌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了賈母和邢夫人說你姪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裏住幾天逛逛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幫盤纏聽如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邢岫煙交與鳳姐兒鳳姐兒算著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邢岫煙有些不遂意的事總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若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在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兒亦照迎春分例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兒冷眼敁敠岫烟心性行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却是個極溫厚可疼的人因此鳳姐兒反憐他家

史湘雲是賈母內姪孫女乃傾心寶釵而忌黛玉此與年怪賈母之愛寶釵而語黛玉怪僻小性也然則湘雲真乃驅魚之獺驅鳥之鸇

貪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他些邢夫人倒不大理論了賈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紈賢惠且年輕守節令人敬服今見他寡嬸來了便不肯叫他外頭去住那嬸母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著李紋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當下安插既定誰知忠靖侯史鼎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兒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和寶釵一處住因此也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又熱鬧了多少李紈為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寶琴邢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人叙起年庚除李紈年紀最長鳳姐次之餘者皆不過十五六七歲大半同年異月連他們自巳也不能記清誰長誰幼並賈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子丫頭也不能細細分清不過是姐妹兄弟四個字隨便亂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做詩又不敢十分囉唆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極愛說話的那裡禁得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了興沒晝沒夜高談闊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拿着詩做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一個香菱沒鬧清又添上你這個話口袋子滿口裡說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沉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麼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痴痴癲癲

那裡還像兩個女兒家呢說得香菱湘雲二人都笑起來正說着只見寶琴來了披着一領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這是那裡的寶琴笑道因下雪珠兒老太太找了這一件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笑道那裡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做的可見老太太疼你了這麼疼寶玉也沒給他穿寶釵笑道真是俗語說的各人有各人的緣法我也想不到他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麼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裡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裡若太太在屋裡只管和太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裡你別進去那屋裡人

多心壞都是要害咱們的說的寶釵寶琴香菱鶯兒等都笑了寶釵笑道說你沒心却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琴兒今兒你竟認他做親妹妹罷湘雲又瞅了寶琴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寶姑娘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麼著就由他怎麼着他要什麼東西只管要別多心寶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這點福氣你倒去罷恐怕我們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之間寶玉黛玉進來了寶釵猶自嘲笑湘雲因笑道寶姐姐你這話雖是頑話却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惱

姊妹為己踏主何況僅一玉其要黛玉玉此在賈母前

妙得有誉之言

業已制伏黛玉任不怕黛玉不藏鋒斂鋭矣

的再沒別人就只是他口裡說手指着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倒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着又指着黛玉湘雲便不作聲寶釵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甚呢他那裡還惱你信雲兒混說他那嘴有什麼正經寶玉素昔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寶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果然與寶釵之說相符心中甚是不解因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如今看來竟更比他人好了十倍一時又見林黛玉赶着寶琴叫妹妹並不提名道姓直似親姊妹一般那寶琴年輕心熱且

惟女如此誰遣嫉妒

本性聰敏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槩人物已知又見眾姊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和姐姐皆和氣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林黛玉是個出類拔萃的便更與黛玉親敬異常寶玉看着只是暗暗的納罕一時寶釵姊妹往薛姨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林黛玉回房歇着寶玉便找了黛玉來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幾句說了取笑你還曾惱過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你講講我聽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來我聽聽寶玉笑道那鬧簡上有一句說的最好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五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爲他是幾時三個虛字問的有趣是幾時接了

黛玉實心人竟不知寶釵之奸

誰能九曲 體貼

病已必不得好如何能保養耶

你說說我聽聽黛玉聽了禁不住也笑起來因笑道這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寶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沒的說了黛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酒令寶釵怎樣說他連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細的告訴寶玉寶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沒遮攔上就接了案了黛玉因又說起寶琴來想起自已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勸道這又自尋煩惱了你瞧瞧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算完了這一天的事黛玉拭淚道近來我只覺心酸眼淚却像比舊

年少了些的心裡只管酸痛眼淚却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裡疑惑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着只見他屋裡的小丫頭子送了猩猩毡斗篷來又說大奶奶纔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做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頭走來請黛玉寶玉便邀著黛玉同往稻香村來黛玉換上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緞面白狐狸皮的鶴氅繫一条青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縧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眾姊妹都在那裡都是一色大紅猩猩毡與羽毛緞斗篷獨李紈穿一件多羅泥對襟褂子薛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羓絲的鶴氅邢岫煙仍是家常舊衣並沒避雨之

衣一時湘雲來了穿着賈母給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裡子裡外發燒大褂子頭上帶著一頂挖雲鵝黃片金裡子大紅猩猩毡昭君套又圍着大貂鼠風領黛玉先笑道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拿着雪褂子故意粧出個小騷達子樣兒來湘雲笑道你們瞧我裡頭打扮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裡頭穿著一件半新的靠色三廂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綉龍窄褃小袖掩衿銀鼠短襖裡面短短的一件水紅粧緞狐肷褶子腰裡緊緊束着一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縧脚下也穿着麀皮小靴越顯得蜂腰猿背鶴勢螂形衆人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

了些湘雲笑道快商議做詩我聽聽是誰的東家李紈道我的主意想來昨兒的正日已過了再等正日還早呢可巧又下雪不如偺們大家湊個熱鬧又給他們接風又可以做詩你們意思怎麽這寶玉先道這話狠是只是今兒晚了若到明兒晴了又無趣衆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彀賞了李紈道我這裡雖然好又不如蘆雪庭好我已經打發人籠地炕去了偺們大家擁爐做詩老太太想來未必高興况且偺們小頑意兒單給鳳丫頭個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彀了送到我這裡來指著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五個不筭外偺們裡頭二丫頭病了不筭四丫頭告了假也不筭你們

间中點染
伏下乞紅梅

四分子送了來我包管五六兩銀子也儘彀了寶釵等一齊應諾因又擬題限韻李紈笑道我心裡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橫竪知道說畢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方往賈母處來當日無話到了次日清早寶玉因心裡惦記着這一夜沒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來掀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窗尚掩只見牕上光輝奪目心內早躊躕起來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起窗屜從玻璃牕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的雪下的將有一尺厚天上仍是搓綿扯絮一般寶玉此時喜歡非常忙喚起人來盥漱巳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狸皮襖罩一件海龍小鷹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針簑帶了金藤笠

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蘆雪庭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遠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似裝在玻璃盆內一般於是走至山坡之下順着山脚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拂鼻回頭一看却是妙玉那邊櫳翠菴中有十數枝紅梅如胭脂一般映著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寶玉便立住細細的賞玩了一回方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着傘走來是李紈打發了請鳳姐兒去的人寶玉來至蘆雪庭只見丫頭婆子正在那裡掃雪開徑原來這蘆雪庭蓋在一個山傍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間茅簷土壁槿籬竹牖推牕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葦掩覆一條去徑逶迤穿蘆度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衆丫

頭婆子見他披蓑帶笠而來都笑道我們纔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果然全了姑娘們吃了飯纔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見探春正從秋爽齋出來圍著大紅猩猩毡的斗篷帶着觀音兜扶著個小丫頭後面一個婦人打着一把青紬油傘寶玉知道他往賈母處去遂站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裡間房內梳洗更衣一時衆姊妹來齊寶玉只嚷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擺上飯來頭一樣菜是牛乳蒸羊羔賈母就說這是我們有年紀人的藥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吃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你們等著吃罷衆人答應了寶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

碗飯就着野鷄瓜子忙忙的爬拉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顧吃了就叫留着鹿肉給他晚上吃罷鳳姐兒忙說還有呢吃殘了的倒罷了湘雲就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鹿肉不如偺們要一塊自已拿了園裡弄着又吃又頑寶玉聽了真和鳳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進園去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蘆雪庭來聽李紈出題限韻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黛玉道他兩個人再到不得一處要到了一處生出多少事來這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正說着只見李嬸娘也走來看熱鬧因問李紈道怎麽那一個帶玉的哥兒和那一個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淨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個在那裡商議

李嬸娘南方人故不知此樂法也

着要吃生肉呢說的有來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衆人聽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了他兩個來黛玉笑道這可是雲丫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李紈卽忙出來找着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裡吃去那怕一隻生鹿撑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麼大雪怪冷的快替我做詩去罷寶玉忙笑道沒有的事我們燒着吃呢李紈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子們拿了鐵爐鐵义鐵絲蒙來李紈道留神割了手不許哭說着方進去了鳳姐打發平兒回覆不來爲發放年例正忙着呢湘雲見了平兒那裡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素日跟着鳳姐兒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因而退去手上的

鐲子三個人圍着火平兒便要先燒三塊吃那邊寶釵黛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爲異寶琴等及李嬸娘深爲罕事探春和李紈等已定議了題韻探春笑道你們聞聞香氣這裡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著也找了他們來李紈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們還吃不㲃嗎湘雲一面吃一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纔有詩若不是這鹿肉今兒斷不能做詩說着只見寶琴披着鳧靨裘站在那裡笑湘雲笑道傻子你來嚐嚐寶琴笑道怪腌臢的寶釵笑道你嚐嚐去好吃的狠呢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寶琴聽了就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就也吃起來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丫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姑娘拉

伏

著我呢你先去罷小丫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兒也披了斗篷走來道笑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着也湊在一處吃起來黛玉笑道那裡找這一羣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庭遭刼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蘆雪庭一大哭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的羶的大吃大嚼回來却是錦心繡口寶釵笑道你回來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芦葦子揌上些以完此刼説着吃畢洗了一回手平兒帶鐲子時却少了一個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踪跡全無衆人都詫異鳳姐兒笑道我知道這鐲子的去向你們只管做詩去我們也不用找只

管前頭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說著又問你們今兒做什麼詩老太太說了離年又近了正月裡還該做些燈謎兒大家頑笑衆人聽了都笑道可是呢倒忘了如今赶著做幾個好的預備着正月裡頑説着一齊來至地炕屋内只見杯盤果菜俱已擺齊了墻上已貼出詩題韻脚格式來了寶玉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題目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韻後面尚未列次序李紈道我不大會做詩我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得了誰先聯寶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觧

突然来一寶琴是襯托寶釵之字寶

紅樓夢第四十九回終

琴為賈母所愛。並過王夫人認了乾女孫兒。言外見寶釵已為賈母所愛。有過於愛黛玉也。勿認真看作有一個寶琴。

大雪勝景。得天時也。大觀名園。得地利也。詠美畢集。得人和也。寫者祇采。使讀者稱佳。並在此書。只筭中等文字。

通首未義
只作兩句上
未見兩長
後作紅梅花

紅樓夢第五十回

蘆雪亭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話說薛寶釵道倒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來說着便令衆人拈鬮爲序起首恰是李氏然後按次各各開出鳳姐兒道旣這麼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衆人都笑起來了說這麼更妙了寶釵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一箇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講給他聽鳳姐兒想了半天笑道你們別笑話我我只有了一句粗話可是五個字的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衆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你說了就只管幹正事去罷鳳姐兒笑道想下雪必刮北風昨夜聽見一夜的北風我有一句這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使得

使不得我就不管了衆人聽說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寫不盡的多少地步與後人就是這句爲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兒和李嬸娘平兒又吃了兩杯酒自去了這裡李紈就寫了

一夜北風緊

自已聯道

開門雪尚飄入泥憐潔白

香菱道

匝地惜瓊瑤有意榮枯草

探春道

詩何以不佳意義而仍佳寶琴

無心飾萎苗價高村釀熟

李綺道

年稔府粱饒葭動灰飛管

李紋道

陽回斗轉杓寒山已失翠

岫煙道

凍浦不生潮易掛疎枝柳

湘雲道

難堆破葉蕉麝煤融寶鼎

寶琴道

綺袖籠金貂光奪窗前鏡

黛玉道

香粘壁上椒斜風仍故故

寶玉道

清夢轉聊聊何處梅花笛

寶釵道

誰家碧玉簫鰲愁坤軸陷

李紈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寶釵命寶琴續聯只見湘雲起來道

龍鬭陣雲銷野岸回孤棹

寶琴也聯道
吟鞭指灞橋　賜裘憐撫戍
湘雲那裡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挺身的
說道
加絮念征徭　坳垤審夷險
寶釵連聲讚好也便聯道
枝柯怕動搖　皚皚輕趁步
黛玉忙聯道
剪剪舞隨腰　苦茗成新賞
一面說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正看寶琴寶釵黛玉三人共

戰湘雲十分有趣那裡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方聯道
孤松訂久要　泥鴻從印跡
寶琴接著聯道
林斧或聞樵　伏象千峰凸
湘雲忙聯道
盤蛇一逕遙　花緣經冷結
寶釵和眾人又都讚好探春聯道
色豈畏霜凋　深院驚寒雀
湘雲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搶着聯道
空山泣老鴞　階墀隨上下

湘雲忙丟了茶杯聯道

池水任浮漂照耀臨清曉

黛玉忙聯道

繽紛入永宵誠忘三尺冷（字有誤）

湘雲忙笑聯道

瑞釋九重焦僵卧誰相問

寶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六不甚對）天機斷縞帶

湘雲又忙道

海市失鮫綃

黛玉不容他道出接着便道

寂寞封台榭

湘雲忙聯道

清貧懷簞瓢

寶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瀲水沸

湘雲見這般自為得趣又是笑又忙聯道

煮酒葉難燒

黛玉也笑道

沒帚山僧掃

寶琴也笑道
埋琴稚子挑
湘雲笑灣了腰忙念了一句眾人問道到底說的是什麼湘雲道
石樓閑睡鶴
黛玉笑得握着胸口高聲嚷道
錦罽煖親貓
寶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銀浪
湘雲忙聯道

霞城隱赤標
黛玉忙笑道
沁梅花可嚼
寶釵笑稱好句也忙聯道
淋竹醉堪調
寶琴也忙道
或濕鴛鴦帶
湘雲忙聯道
時凝翡翠翹
黛玉又忙道

聯句不免所長以共搶做自不能工

無風仍脉脉

寶琴又忙笑聯道

不雨亦瀟瀟

湘雲伏着已笑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顧作詩看着也只是笑黛玉推他往下又聯道你也有才盡力窮之時我聽聽還有什麼舌頭嚼了湘雲只伏在寶釵懷裡笑個不住寶釵推他起來道你有本事把二蕭的韻全用完了我纔服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作詩竟是搶命呢衆人笑道倒是你自已說罷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已聯的了便早寫出來因說還沒收住呢李紋聽了接過來便聯了一句道

欲誌今朝樂

李綺收了一句道

憑詩祝舜堯

李紈道彀了彀了雖沒作完了韻騰挪的字若生扭了倒不好了說着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紈笑道逐句評去却還一氣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沒有社社擔待的又說韻險了又整慢了又不會聯句今日必罰你我纔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趣我要折一枝插在瓶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取一枝來插著頑兒衆人都道

自知其必下[illegible]故預於而往

寶玉与妙玉非契小黛玉不[illegible]以知之

這罰的又雅又有趣寶玉也樂爲答應着就要走湘雲黛玉一
起說道外頭冷得很你且吃杯熱酒再去於是湘雲早熱起壺酒
來了黛玉遞了個大杯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這
酒要取不來加倍罰你寶玉忙吃了一杯冒雪而去李紈命人
好好跟着黛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紈點頭道是
一面命丫鬟將一個美女聳肩瓶拿來貯了水準備插梅因又
笑道回來該吟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作一首寶釵笑道今日
斷不容你再作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閒著也沒趣回來罰寶
玉他說不會聯句如今就叫他自己做去黛玉笑道這話很是
我還有主意方纔聯句不殼莫若揀那聯得少的人作紅梅詩

寶釵笑道這話是極方纔邢李二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兒和顰
兒雲兒他們搶了許多我們一槩都別作只他們三人做纔是
李紈因說綺兒也不大會做還是讓琴妹妹罷寶釵只得依允
又道就用紅梅花三個字做韻每人一首七言律邢大妹妹做
紅字你們李大妹妹做梅字琴兒做花字李紈道饒過寶玉去
我不服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命他做衆人問何題湘雲道命
他就做訪妙玉乞紅梅豈不有趣衆人聽了都說有趣一語未
了只見寶玉笑欣欣擎了一枝紅梅進來衆丫鬟忙已接過插
入瓶內衆人都過來賞玩寶玉笑道你們如今賞罷也不知費
了我多少精神呢說著探春早又遞了一鍾煖酒來衆丫鬟上

紈接了簑笠撣雪各人屋裡丫鬟都添送衣裳來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李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硃橘黃橙橄欖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給襲人去湘雲且告訴寶玉方纔的詩題又催寶玉快做寶玉道好姐姐好妹妹們讓我自已用韻罷別限韻了衆人都說隨你做去罷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傍有一枝縱橫而出約有二三尺長其間小枝分岐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真乃花吐胭脂香欺蘭蕙各各稱賞誰知岫烟李紋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了出來衆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

賦得紅梅花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紅　冲寒先喜笑東風
魂飛庾嶺春難辨　霞隔羅浮夢未通
綠蕚添粧融寶炬　縞仙扶醉跨殘虹
看來豈是尋常色　濃淡由他氷雪中

又　　李紋

白梅懶賦賦紅梅　逞艷先迎醉眼開
凍臉有痕皆是血　酸心無恨亦成灰
誤吞丹藥移真骨　偷下瑤池脫舊胎
江北江南春燦爛　寄言蜂蝶漫疑猜

又　　　　　　　寶琴

疎是枝條艷是花　春粧兒女競奢華
閒庭曲檻無餘雪　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夢冷隨紅袖笛　遊仙香泛絳河槎
前身定是瑤台種　無復相疑色相差

衆人看了都笑着稱讚了一回又指末一首更好寶玉見寶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黛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杯酒都賀寶琴寶釵笑道三首各有好處你們兩個天天捉弄厭了我如今又捉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忙道我倒有了纔一看見這三首又唬忘了等我再想湘雲聽了便拿了一支銅

火箸擊着手爐笑道我擊了若鼓絕不成又要罰的寶玉笑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筆來笑道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下笑道一鼓絕寶玉笑道有了你寫罷衆人聽他念道

酒未開樽句未裁

黛玉寫了搖頭笑道起的平平湘雲又道快着寶玉笑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黛玉湘雲都點頭笑道有些意思了寶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爲乞孀娥檻外梅

黛玉寫了搖頭說小巧而已湘雲將手爐又敲了一下寶玉笑道

入世冷挑紅雪去　離塵香割紫雲來

槎枒誰惜詩肩瘦　衣上猶沾佛院香

黛玉寫畢湘雲大家纔評論時只見幾個丫鬟跟進來道老太太來了衆人忙迎出來大家又笑道怎麼這等高興說着遠遠見賈母圍了大斗蓬帶着灰鼠煖兜坐着小竹轎打著青綢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鬟每人都是打着傘擁轎而來李紈等忙往上迎賈母命人止住說只站在那裡就是了來至跟前賈母笑道我瞞着你太太和鳳丫頭來了大雪地下我坐著這個無妨沒的叫他娘兒們跴雪嗎衆人忙上前來接斗蓬攙扶着一面答應着賈母來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們也會樂我也不饒你們說著李紈早命人拿了一個大狼皮褥子來鋪

在當中賈母坐了因笑道你們只管照舊頑笑吃喝我因爲天短了不敢睡中覺抹了一會牌想起你們來了我也來湊個趣兒李紈早又捧過手爐來探春另拿了一付盃筯來親自斟了煖酒奉給賈母賈母便飲了一口問那個盤子是什麽東西衆人忙捧了過來回說是糟鵪鶉賈母道這倒罷了撕一點子腿兒來李紈忙答應了要水洗手親自來撕賈母道你們仍舊坐下說笑我聽著纔喜歡又命李紈你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沒來的一樣纔好不然我就走了衆人聽了方纔依次坐下只李紈挪到儘下邊賈母因問你們作什麽頑呢衆人便說做詩呢賈母道有做詩的不如做些燈謎兒大家正月裡好頑衆人答

應說笑了一會賈母便說這裡潮濕你們別久坐仔細着了凉倒是你四妹妹那裡煖和我們到那裡瞧瞧他的畫兒赶年可能有了不能衆人笑道那裡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纔有呢賈母道這還了得他竟比蓋這園子還費工夫了說着仍坐了竹椅轎大家圍隨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東西兩邊皆是過街門門樓上裡外都嵌著石頭匾如今進的是西門向外的匾上鑿着穿雲二字向裡的鑿着度月兩字來至堂中進了向南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接出來了從裡面遊廊過去便是惜春卧房厦簷下掛着暖香塢的匾早有幾個人打起猩紅毡簾已覺煖氣拂臉大家進入屋裡賈母並不歸坐只問

惜春畫到那裡了惜春因笑回天氣寒冷了膠性都凝澀不潤畫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來了賈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別脫懶兒快拿出來給我快畫一語未了忽見鳳姐披著紫羯絨褂笑嘻嘻的來了口內說道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私自就來了叫我好找賈母見他來了心中喜歡道我怕你凍着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去你真是個小鬼靈精兒到底找了我來論禮孝敬也不在這上頭鳳姐兒笑道我那裡是孝敬的心找了來呢我因為到了老祖宗那裡鴉沒雀靜的問小丫頭子們他又不肯叫我找到園裡來我正疑惑忽然又來了兩個姑子我心裡纔明白了那姑子必是來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銀子老祖

此人此景此花此花掩映奇麗仙乎仙乎寶琴所清不如黛玉非清

因其為賈母所愛而知其獨是雅俗共賞之人也

將玉於寶玉亦正有知己之感

薛姨媽曰前日近惜黛玉之無

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債來了我赶忙問了那姑子果然不錯我纔就把年例給了他們去了這會子老祖宗的債主兒已去了不用躲着了已預備下稀嫩的野雞請用晚飯去罷再遲一回就老了他一行說衆人一行笑鳳姐兒也不等賈母說話便命人擡過轎來賈母笑着挽了鳳姐兒的手仍上了轎帶着衆人說笑出了夾道東門一看四面粉粧銀砌忽見寶琴披着鳧靨裘站在山坡背後遥等身後一個丫鬟抱着一瓶紅梅衆人都笑道怪道少了兩個他却在這裡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賈母喜的忙笑道你們瞧這雪坡兒上配上他這個人物兒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什麽衆人都笑道就像老

太太屋裡掛的仇十洲畫的艷雪圖賈母摇頭笑道那畫的那裡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這樣好一語未了只見寶琴身後又轉出一個穿大紅猩猩毡的人來賈母道那又是那個女孩兒衆人笑道我們都在這裡那是寶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發花了說話之間來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兩個寶玉笑向寶釵黛玉等道我纔又到了櫳翠庵妙玉竟每人送你們一枝梅花我已經打發人送去了衆人都笑說多謝你費心說話之間已出了園門來至賈母房中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一回忽見薛姨媽也來了說好大雪一日也沒過來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倒不高興正該賞雪纔是賈母笑道何曾不高興了我找

了他們姐妹去頑了一會子薛姨媽笑道昨兒晚上我原想着今日要和我們姨太太借一天園子擺兩桌粗酒請老太太賞雪的又見老太太安歇的早我聽見寶兒說老太太心裡不大爽因此如今也不敢驚動早知如此我竟該請了纔是呢賈母笑道這纔是十月裏頭塲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着呢再破費姨太太不遲薛姨媽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鳳姐兒笑道姨媽怎麽忘了如今現秤五十兩銀子來交給我收着一下雪我就預備下酒姨媽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賈母笑道既這麽說姨太太給他五十兩銀子收着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雪的日子我粧心裡不爽混過去了姨太太更不用

操心我和鳳姐兒倒得實惠呢鳳姐將手一拍笑道妙極這和我的主意一樣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呸沒臉的就順着竿子爬上來了你不說姨太太是客在咱們家受屈我們該請姨太太纔是那裡有破費姨太太的理不這麽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銀子真不害臊鳳姐笑道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要鬆呢拿出五十兩來就和我分這會子估量着不中用了翻過來拿我做法子說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我也不和姨媽要銀子了我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太太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罰我個包攬閑事這可好不好話未說完衆人都笑倒在炕上賈母因又說及寶琴

此段殊無謂多費筆墨無關正傳不過映出寶母亦忘在癡辭耳

寶琴子定島有許梅翰林去之云薛家有稱來也

雪下折梅比畫兒上還好又細問他的年庚八字並家內景況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是要給他求配薛姨媽心中因也遂意只是已許過梅家了因賈母尚未說明自己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告訴賈母道可惜了這孩子沒福前年他父親就沒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跟他父親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親好樂的各處因有買賣帶了家眷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這裡把他許了梅翰林的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如今他母親又是痰症鳳姐兒也不等說完便嗐聲跺腳的說偏不巧我正要做個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母笑道你要給誰說媒

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管心裡看準了他們兩個是一對如今有了人家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賈母也知鳳姐兒的意思聽見有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閒話了一會方散一宿無次日雪晴飯後賈母又吩咐惜春不管冷煖你要畫去趕到年下十分不能就罷了第一要緊把昨兒琴兒和丫頭梅花照樣一筆別錯快快添上惜春聽了雖是爲難的事就應了一時眾人都來看他如何畫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笑向眾人道讓他自己想去偺們且說話兒昨兒老太太只叫做燈謎兒叫到家和綺兒紋兒睡不着我就編了兩個四書的他兩個每人也編了兩個眾人聽了都笑道這倒該做的先說了我們猜猜李

紈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打四書一句湘雲接着就說道在止于至善寶釵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傳三個字的意思再猜李紈笑道再想黛玉笑道我猜罷可是雖善無徵衆人都笑道這句是了李紈又道一池青草草何名湘雲又忙道這一定是蒲芦也再不是不成李紈笑道這難爲你猜紋兒的是水向石邊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著問道可是山濤李紈道是李綺又道綺兒是個螢字打一個字衆人猜了半日寶琴道這個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綺笑道恰是了衆人道螢與花何干黛玉笑道妙的很螢可不是草化的衆人會意都笑了。說好寶釵道這些雖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淺近的物

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衆人都道也要做些淺近的俗物纔是湘雲想了一想笑道我編了一枝點絳唇却真是個俗物你們猜猜說著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難繼衆人都不解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寶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著了必定是耍的猴兒湘雲笑道正是這個了衆人道前頭都好末後一句怎麼樣解湘雲道那一個耍的猴兒不是剁了尾巴去的衆人聽了都笑起來說偏他編個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李紈道昨日姨媽說琴妹妹見得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該編謎兒况且你的詩又好爲什麼不編幾個兒我們猜一猜寶

琴聽了點頭含笑自去尋思寶釵也有一個念道

鏤檀鐫梓一層層　豈係良工堆砌成
雖是半天風雨過　何曾聞得梵鈴聲

衆人猜時寶玉也有一個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　琅玕節過謹隄防
鸞音鶴信須凝睇　好把唏噓答上蒼

黛玉也有了一個念道

騄駬何勞縛紫繩　馳城逐塹勢猙獰
主人指示風雲動　鰲背三山獨立名

探春也有了一個方欲念時寶琴走來笑道從小兒所走的地

方的古蹟不少我也來挑了十個地方古蹟做了十首懷古詩詩雖粗鄙却懷往事又暗隱俗物十件姐姐們請猜一猜衆人聽了都說這倒巧何不寫出來大家一看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詩社熱鬧點染艷絕妙在櫳翠庵乞梅一段文字有手揮目送之巧名花与傾國爭妍才子共佳人聯韻寶玉此時飄然欲仙其處心積慮私与諸姊妹長聚不散所謂至樂如此

紅樓夢第五十回終

而已

紅樓夢

觀塲〻嬉人者不以實往〻細猜燈謎忘卻本意殊為可笑夫讀書貴識大意作文必有主腦所以作此一段文字者用以激射寶釵挾制黛玉者牡丹亭等詞曲一節事之寶釵

紅樓夢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話說衆人聞得寶琴將素日所經過各省內古蹟爲題做了十首懷古絕句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都爭着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十詩庸已極

赤壁沉埋水不流　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　無限英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

銅柱金城振紀綱　聲傳海外播戎羌
馬援自是功勞大　鐵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伴女身　無端被詔出凡塵
牽連大抵難休絕　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　三齊位定蓋棺時
寄言世俗休輕鄙　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蟬噪鴉棲轉眼過　隋堤風景近如何
只緣占盡風流號　惹得紛紛口舌多

見黛玉說出詞曲中句語便假作正言規勸而以嘲謔使黛玉羞愧無地恰不知其姝乃於大庭廣衆之前特特指蒲東寺梅花觀两艷使人愁于兩事局以該只話歌詠非寶釵撇清掩飾乃黛玉數言駁語即無辭以對說來是醒看官眼目

桃葉渡懷古

衰草閑花映淺池　桃枝桃葉總分離

六朝梁棟多如許　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黒水茫茫咽不流　氷絃撥盡曲中愁

漢家制度誠堪笑　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寂寞脂痕積汗光　温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遺得風流跡　此日衣衾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小紅骨賤一身輕　私掖偷攜強撮成

雖被夫人時吊起　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不在梅邊在柳邊　個中誰拾畫嬋娟

團圓莫憶春香到　一别西風又一年

方諸他人而詠雙文麗娘衣乃卽其

衆人看了都稱奇妙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是史鑑上有據的

姝令人人齒冷

後二首却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兩首爲是黛玉忙

假撇清可笑

攔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兩首雖於史鑑上

圓一筆正是寶釵說法

無考咱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底裡難道咱們連兩本戲

也沒見過不成那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何況咱們探春便道這

作書者之意在此一段不在燈謎故不必猜出也讀此書者乃從而附和鼓噪何耶

點睛語

話正是了李紈又道況且他原走到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跡來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便是關夫子的墳倒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身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為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有古來有名望的人那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跡更多如今這兩首詩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于求的籤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了這也無妨只管留着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

着意將襲人渲染一番

的冬日天短覺得又是吃晚飯時候一齊往前頭來吃晚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頭回進來說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兒他來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呢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命他酌量辦理鳳姐兒答應了回至屋裡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着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丫頭子跟了襲人去分頭派四個有年紀的跟車要一輛大車你們帶着坐一輛小車給丫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去鳳姐又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說我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

極言逢迎
王夫人也

袱衣裳拿着包袱要好好的拿手爐也拿好的臨走時叫他先
到這裡来我瞧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帶了兩
個丫頭和周瑞家的拿着手爐和衣包鳳姐看襲人頭上戴着
幾枝金釵珠釧倒也華麗又看身上穿着桃紅百花刻絲銀鼠
襖葱綠盤金彩繡綿裙外面穿着青緞灰鼠褂鳳姐笑道這三
件衣裳都是老太太賞的了你倒是好的但這褂子太素了些
如今穿着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笑道太太就給了這
件灰鼠的還有件銀鼠的說趕年下再給大毛的呢鳳姐笑道
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出的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罷先
給你穿去罷等年下太太給你做的時節我再改罷只當你還

我的一樣衆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這話成年家大手大脚的
替太太不知背地裡賠墊了多少東西真真賠的是說不出来
的那裡又和太太算去偏這會子又說這小氣話取笑來了鳳
姐兒笑道太太那裡想的到這些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再不
照管也是大家的體面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衆人打扮體
統了寧可我得個好名兒也罷了一個一個燒糊了的饝子似
的人先笑話我說我當家倒把人弄出個花子來了衆人聽了
都嘆說誰似奶奶這麽着聖明在上體貼太太在下又疼顧下
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
天馬皮褂子拿出來給了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個彈墨花綾

水紅綢裡的夾包袱裡面只見包着兩件半舊綿襖合皮褂子鳳姐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紬裡的哆囉呢包袱拿出來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拿了出來一件是半舊大紅猩猩毡的一件是半舊大紅羽緞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拿這猩猩毡的把這件順手帶出來叫人給邢大姑娘送去昨兒那麼大雪人人都穿着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緞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著大雪好不齊整只有他穿着那幾件舊衣裳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花不穀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衆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

小家安得有如此寬淨房子

人要是奶奶素日是小氣的收着東西為事的不顧下人的姑娘那裡敢這麼着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着又囑咐襲人道你媽要好了就罷要不中用了只得住下打發人來回我我再另打發人給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他們的鋪蓋和梳頭的家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是知道這裡的規矩的也不用我吩咐了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裡總叫他們的人廻避要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內房的說着跟了襲人出去又吩咐小厮預備燈籠遂坐車往花自芳家來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嬤嬤喚了兩個來吩咐道襲人只怕不來家了你們素日知道那個大了

頭知好歹泒出來在寶玉屋裡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着別由着寶玉胡鬧兩個嬷嬷答應着去了一時來回說泒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裡我們四個人原是輪流著帶管上夜的鳳姐聽了點頭又說道晚上催他早睡早上催他早起老嬷嬷們答應了自回園去一時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說襲人之母業已停床不能回來鳳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粧奩寶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點妥當送去之後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襖晴雯只在薰籠上圍坐麝月笑道你今兒別粧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盡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

笑道好姐姐我鋪床你把那穿衣鏡的套子放下來上頭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着便去給寶玉鋪床晴雯嗐了一聲笑道人家纔坐煖和了你就來鬧此時寶玉正坐着納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聽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鏡套划上消息進來笑道你們煖和罷我都弄完了晴雯笑道終久煖和不成我又想起來湯婆子還沒拿來呢麝月道這難爲你想著他素日又不要湯壺偺們那薰籠上又煖和比不得那屋裡炕涼今兒可以不用寶玉笑道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睡了我這外邊沒個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這裡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

已一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燈炷香伏侍寶玉臥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薰籠上麝月便在煖閣外邊至三更已後寶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已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已也好笑起來晴雯已醒因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傍邊還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麝月翻身打個哈什笑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麼相干因問做什麼寶玉說要吃茶麝月忙起來单穿着紅紬小綿襖兒寶玉道披了我的皮襖再去仔細冷着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着起来的一件貂頦滿襟煖襖披上下去向盆內洗洗手先倒了一鍾溫水拿了大嗽盂寶玉嗽了口然後纔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溫水過了向煖

壺中倒了半碗茶遞給寶玉吃了自已也嗽了一嗽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賞我一口兒呢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說只得也伏侍他嗽了口倒了半碗茶給他吃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着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有個鬼等着呢寶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着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房門揭起氊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頑耍仗着素日比別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著小襖便躡手躡脚的下了薰籠隨後出來寶玉勸道罷呀凍着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

寶玉爽是細微

後出了屋門只見月光如水忽聽一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唬他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來了晴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裡就唬死了他了偏慣會這麼蠍蠍螫螫老婆子的樣兒寶玉笑道倒不是怕唬壞了他頭一件你凍著也不好二則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驚醒了別人不說偺們是頑意兒倒反說襲人纔去了一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把我這邊的被掖掖罷晴雯聽說就上來掖了一掖伸手進去就渥一渥寶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看凍着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一摸也覺冰冷寶玉道快進被來

渥渥罷一語未了只聽咯噔的一聲門响麝月慌慌張張的笑着進來說着笑道唬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裡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蹲着我纔要叫喊原來是那個大錦鷄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來我纔見了要冐冐失失一嚷倒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道晴雯出去了我怎麼沒見一定是要唬我去了寶玉笑道這不是他在這裡渥著呢我若不嚷的快可是倒唬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怪的了一面說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的打扮兒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寶玉笑道可不就是這麼出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揀好日子你出去自站一站瞧把皮不凍

破了你的說着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拿灰鍬重將熟炭埋了一埋拈了兩塊速香放上仍舊罩了至屏後重剔亮了燈方纔睡下晴雯因方纔一冷如今又一煖不覺打了兩個噴嚔寶玉嘆道如何到底傷了風了麝月笑道他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沒吃碗正經飯他這會子不說保養着些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叫他自作自受寶玉問道頭上熱不熱晴雯嗽了兩聲說道不相干那裡這麼嬌嫩起來了說着只聽外間屋裡槅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外間值宿的老嬤嬤嗽了兩聲因說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說笑罷寶玉方悄悄的笑道偺們別說話了看又惹他們說話說着方大家睡了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覺

有些鼻塞聲重懶怠動彈寶玉道快別聲張太太知道了又要叫你搬回家去養着家裡縱好到底冷些不如在這裡你就在裡間屋裡躺著我叫人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了晴雯道雖這麼說你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來了人問起來怎麼說呢寶玉聽了有理便喚一個老嬤嬤來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白冷著了些不是什麼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裡更沒有人了傳一個大夫從後門悄悄的進來瞧瞧別回太太了老嬤嬤去了半日回來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兩劑藥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出去爲是如今的時氣不好沾染了別人事小姑娘們的身子

臨終咬下之指甲在此點逗

要緊晴雯睡在煖閣裡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的嚷道我那裡就害瘟病了生怕招了人我離了這裡看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疼腦熱的說着便真要起來寶玉忙按他笑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昔又愛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後面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個太醫進來這裡的丫頭都迴避了有三四個老嬷嬷放下煖閣上的大紅綉幔晴雯從幔中單伸出手來那大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長尚有金鳳仙花染的通紅的痕跡便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嬷嬷忙拿了一塊絹子掩上了那大

夫方胗了一回脉起身到外間向嬷嬷們說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內滯近日時氣不好竟算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兩劑藥踈散踈散就好了說着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鬟迴避大夫只見了園中景致並不曾見一個女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厮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嬷嬷道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唆恐怕還有話問那太醫忙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綉房又是放下幔子來瞧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嬷嬷笑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子纔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太醫來了真

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那人是屋裡的丫頭倒是個大姐那裡的小姐的繡房小姐病了你那麽容易就進去了說着拿了藥方進去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荆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寶玉道該死該死他拿着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治法如何使得憑他有什麽內滯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罷老嬤嬤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厮去請王太夫去倒容易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的這馬錢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子道少了不好看來得一兩銀子纔是我們這樣門戶的禮寶玉道王大夫來了給他

多少婆子笑道王大夫和張大夫每常來了也並沒個給錢的不過每年四節一大疊兒送禮那是一定的年例這個人新來了一次須得給他一兩銀子寶玉聽說就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花大姐姐還不知擱在那裡呢寶玉道我常見著在那小螺甸櫃子裡拿銀子我和你找去說着二人來至襲人堆東西的屋內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槅都是些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一槅却有幾串錢於是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笸籮內放著幾塊銀子倒也有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子提起戥子來問寶玉那是一兩的星兒寶玉笑道你問的我有趣兒你倒成了是纔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寶

不知稼穡艱難寫來一笑

玉道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做買賣算這些做什麼麝月聽了便放下戥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好別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偺們不認得戥子倒說偺們有心小氣似的那婆子站在門口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個這一塊至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夾剪姑娘收了這塊揀一塊小些的麝月早關了櫃子出來笑道誰又找去呢多少你拿了去就完了寶玉道你快叫焙茗再請個大夫來罷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理一時焙茗果請了王大夫來先胗了脉後說病症也與前頭不同方子上果然沒有枳實麻黃等藥倒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那分兩較先也減

了些寶玉喜道這纔是女孩兒們的藥雖疎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却是傷寒內裡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等狼虎藥我和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進我的那纔開的白海棠是的我禁不起的藥你們那裡經得起比如人家墳裡的大楊樹看着枝葉茂盛都是空心子的麝月笑道野墳裡只有楊樹難道就沒有松柏不成最討人嫌的是楊樹那麼大樹只一點子葉子沒一點風兒他也是亂響你偏要比他你也太下流了寶玉笑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夫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不害臊的纔拿他混比呢說着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寶玉命把煎藥的銀吊子找

了出來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說正經給他們茶房裡煎去罷咧弄的這屋裡藥氣如何使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的花香還香呢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我正想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全了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咐麝月打點些東西叫個老嬤嬤去看襲人勸他少哭一一妥當方過前邊來賈母王夫人處請安吃飯正值鳳姐兒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等大嫂子帶着姑娘們在園子裡吃飯等天煖和了再來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倒便宜吃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空心走來一肚子冷氣壓上些東西也不

好不如園子後門裡頭的五間大屋子橫竪有女人們上夜的挑兩個女廚子在那裡單給他姊妹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管賬房裡支了去或要錢要東西那些野雞獐狍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廚房事多些鳳姐道並不事多一樣的分例這裡添了那裡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受了冷氣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寶玉兄弟也禁不住况兼衆位姑娘都不是結實身子鳳姐兒說畢未知賈母何言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是襲人傳中文字妙如勝一變伏

特提二玉自是討妻歡處

紅樓夢第五十一回終

紅樓夢

案

紅樓夢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十六冊

勇字不妥何不删去

紅樓夢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孔雀裘

話說賈母道正是這個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大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你既這麼說出来便更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嬸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因向王夫人等說道今日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逞了鳳丫頭的臉二則衆人不服今日你們都在這裡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他這麼想得到的没有薛姨媽李嬸娘尤氏齊笑說真個少有別人不過

是禮上的面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歎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鳳姐兒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世人都信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麼福壽雙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單剩偺們兩個老妖精有什麼意思說的衆人都笑了寶玉因惦記着晴雯等事便先出園裡來到了屋中藥香滿室一人不見只有晴雯獨卧於炕上臉上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燙手忙又向爐

按貴雪失鐲事已脈冬痕。甚矣家之為累也。

平兒遂成寶玉知己。

上將手烘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熱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麽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了麝月是方纔平兒來找他出去了兩個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什麽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玉道平兒不是那樣人況且他並不知你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找麝月來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覺取和兒的常事便不出去又不與他相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為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只是疑他為什麽忽然又瞞起我來寶玉笑道等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窗戶根下聽聽說些什麽來告訴你說著果從後門出去至窗下潛聽麝

月悄悄問道你怎麽就得了的平兒道那日彼時洗手時不見了二奶奶就不許吵嚷出了園子即刻就傳給園裡各處的媽媽們小心訪查我們只疑惑邢姑娘的丫頭本來又窮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拿起來是有的再不料定是你們這裡的幸而二奶奶沒有在屋裡你們這裡的宋媽去了拿着這支鐲子說是小丫頭墜兒偷起來的被他看見來回二奶奶的我趕忙接了鐲子想了一想寶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强的那一年有個良兒偷玉剛冷了這二年閒時還常有人提起來趁願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偷金子的來了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偏是他這麽着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嚀宋

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只當沒有這事總別和一個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太太聽了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說我往大奶奶那裡去來着誰知鐲子褪了口丢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的映著日頭還在那裡呢我就揀了起來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來告訴你們你們以後防着他些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回來你們商議着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娼婦也見過些東西怎麼這麼眼淺平兒道究竟這鐲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說這叫做蝦鬚鐲倒是這顆珠子重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時氣上來或打或罵

寶玉只知人能體貼自己的心係由玉來豈此係人只知神衰卻

依舊嚷出來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說著便作辭而去寶玉聽了又喜又氣又嘆喜的是平兒竟能體貼自已的心氣的是墜兒小竊嘆的是墜兒那樣伶俐做出這醜事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說你是個要強的如今病了聽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訴你晴雯聽了果然氣的蛾眉倒蹙鳳眼圓睁即時就叫墜兒寶玉忙勸道這一喊出來豈不辜負了平兒待你我的心呢不如領他這個情過後打發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住寶玉道這有什麼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了二和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

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胗視另加减湯劑雖然稍减了燒仍是頭疼寶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給他聞些痛打幾個嚏噴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給寶玉寶玉便揭開盒蓋裡面是個西洋琺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裡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晴雯只顧看畫兒寶玉道聞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不見怎麼便又多多挑了些抽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顖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嚏噴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快拿紙來早有小丫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拿來醒鼻子寶玉笑

問如何晴雯笑道果然通快些只是太陽還疼寶玉笑道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說我說了姐姐那裡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做依佛哪我尋一點兒麝月答應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烤和了用簪挺攤上晴雯自拿著一面靶兒鏡子貼在兩太陽上麝月笑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倒俏皮了二奶奶貼慣了倒不大顯說畢又向寶玉道二奶奶說了明兒是舅老爺的生日太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穿什麼衣裳今兒晚上好打點齊備了省的明兒早起費手寶玉道什麼順手就是什麼

寶玉如生忘卻自己是個男子故於所愛之人只知親近從無狎褻心也

管事家人從上所好可勝歎

罷了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說着便起身出房往惜春屋裡去看畫兒剛到院門外邊忽見寶琴小丫頭名小螺的從那邊過去寶玉忙赶上問那裡去小螺笑道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屋裡呢我如今也往那裡去寶玉聽了轉步也便和他往瀟湘館來不但寶釵姐妹在此且連岫煙也在那裡四人圍坐在薰籠上敘家常紫鵑倒坐在煖閣裡臨窗戶做針線一見他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沒了你的坐處了寶玉笑道好一副冬閨集艷圖可惜我遲來了橫竪這屋子比各屋子煖這椅子坐着並不冷說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地方上搭着灰鼠椅搭一張椅上因見煖閣之中有一玉石条盆裡面攢三聚五栽著一盆

單瓣水仙寶玉便極口讚道好花這屋子越煖這花香的越濃怎麽昨兒沒見黛玉笑道這是你家的大總管賴大奶奶送薛二姑娘的兩盆水仙兩盆臘梅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了雲丫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負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寶玉道我屋裡却有兩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轉送人這個斷斷使不得黛玉道我一日藥弔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着呢那裡還擱的住花香來薰越發弱了况且這屋子裡一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壞了不如你抬了去這花兒倒清淨了沒什麽雜味來攪他寶玉笑道我屋裡今兒也有個病人煎藥呢你怎麽知道的黛玉笑道這話奇了我原是

無心詐誰知你屋裡的事你不早來聽古記兒這會子來了自驚自怪的寶玉笑道偺們明兒下一社又有了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黛玉聽了笑道罷罷再不敢做詩了做一回罰一回沒的怪羞的說着便兩手握起臉來寶玉笑道何苦來又打趣我做什麽我還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臉來了寶釵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四個詞題每人四首詩四個詞頭一個詩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韵五言排律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一個不許剩寶琴笑道這一說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難人要論起來也强扭的出來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填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上買洋貨誰知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子纔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着黃頭髮打着聯垂滿頭帶着都是瑪瑙珊瑚猫兒眼祖母身上穿着綠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着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也沒他那麽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的詩書會講五經能做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他做的詩衆人都稱道奇異寶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拿出來我們瞧瞧寶琴笑道在南京收着呢此時那裡去取寶玉聽了大失所望便說沒福得見這世面黛玉笑拉寶琴道你别哄我們我知道你這一來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裡自然都是要帶上來的

這會子又扯謊說沒帶來他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寶琴便紅了臉低頭微微笑不答寶釵笑道偏這顰兒慣說這些話你就伶俐的太過了黛玉笑道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寶釵笑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淸呢知道在那個裏頭呢等過日子收拾淸了找出來大家再看罷了又向寶琴道你要記得何不念念給我們聽聽寶琴答道記得他做的五言律一首要論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爲他了寶釵道你且別念等我把雲兒叫了來也叫他聽聽說着便叫小螺來吩咐道你到我那裏去就說我們這裡有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做的好詩請你這詩瘋子來瞧去再把我們詩獃子也帶來小螺笑着去了半日只

聽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頭走和香菱來了衆人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寶琴等讓坐遂把方纔的話重告訴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聽聽寶琴因念道

昨夜朱樓夢　今宵水國吟
島雲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　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　焉得不關心

衆人聽了都道難爲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强一語未了只見麝月走來說太太打發了人來告訴二爺明兒一早往舅舅那裏去就說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親身來寶玉忙站起來答應

黛玉一觀出襲人去已矣

厥悰愫之先達中禮防以自持曲之傳出令人心折骨鍊而兩人長心譬之亦殊可憫也已

道是因問寶釵寶琴你們二位可去寶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單送了禮去了大家說了一回方散寶玉因讓諸姐妹先行自巳在後面黛玉便又叫住他問道襲人到底多早晚回來寶玉道自然等送了殯纔來呢黛玉還有話說又不能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說道你去罷寶玉也覺心裡有許多話只是口裡不知要說什麼想了一想也笑道明兒再說罷一面下臺揩低頭正欲邁步復又忙回身問道如今夜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幾次醒幾遍黛玉道昨兒夜裡好了只咳嗽兩遍却只睡了四更一個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寶玉又笑道正是有何要緊的話這會子纔想起來一面說一面便挨近身來悄悄道我想寶姐姐送你

一語綰住玉五十二回方接上文有峯斷雲連之妙

的燕窩一語未了只見趙姨娘走進來瞧黛玉問姑娘這幾天可好了黛玉便知他從探春處來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忙陪笑讓坐說難得姨娘想著怪冷的親自走來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給寶玉寶玉會意便走了出來正值吃晚飯時見了王夫人又囑咐他早去寶玉回來看晴雯吃了藥此夕寶玉便不命晴雯挪出煖閣來自巳便在晴雯外邊又命將薰籠抬至煖閣前麝月便在薰籠上睡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未明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該醒了只是睡不彀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偺們叫他起來穿好衣裳抬過這火箱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媽媽們已經說過不

叫他在這屋裡怕過了病氣如今他們見偺們擠在一處又該嘮叨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二人纔叫時寶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收什妥了纔命秋紋等進來一同伏侍寶玉梳洗已畢麝月道天又陰陰的只怕下雪穿一套氊子的罷寶玉點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便用小茶盤捧了一蓋碗建蓮紅棗湯來寶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寶玉噙了一塊又囑咐了晴雯便忙往賈母處來賈母猶未起來知道寶玉出門便開了屋門命寶玉進去寶玉見賈母身後寶琴面向裡睡著未醒賈母見寶玉身上穿着荔支色哆囉呢的箭袖大紅猩猩毡盤金彩綉石青粧緞沿邊的

排穗褂賈母道下雪呢麼寶玉道天陰着還沒下呢賈母便命鴛鴦來把昨兒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給他罷鴛鴦答應走去果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翠輝煌碧彩閃灼又不似寶琴所披之鳧靨裘只聽賈母笑道這叫做雀金泥這是俄羅斯國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那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妹這件給你罷寶玉磕了一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瞧去再去寶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鴛鴦發誓絶婚之後他總不合寶玉說話寶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要迴避寶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着這個好不好鴛鴦一摔手便進賈母屋裡來了寶玉

情到決絶處直乃無可如何鴛鴦天生來憂無案

情另是一種神段

只得到了王夫人屋裡給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給晴雯麝月看過來回覆賈母說太太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我仔細穿別遭塌了賈母道就剩了這一件你遭塌了也再沒了這會子特給你做這個也是沒有的事說着又囑咐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寶玉應了幾個是老嬷嬷跟至廳上只見寶玉的奶兄李貴王榮和張若錦趙亦華錢昇周瑞六個人帶着焙茗伴鶴鋤葯掃紅四個小厮背着衣包拿着坐褥籠着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已伺候多時了老嬷嬷又囑咐他們些話六個人連應了幾個是忙捧鞍墜鐙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王榮籠着嚼環錢昇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寶

玉身後寶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咱們打這角門走罷省了到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書房裡天天鎖着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笑道雖鎖着也要下來的錢昇李貴都笑道爺說的是就托懶不下來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也要勸兩句所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給爺禮了周瑞錢昇便一直出角門來正說話時頂頭見賴大進來寶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來抱住腿寶玉便在鐙上站起來笑着攜手說了幾句話接着又見個小厮帶着二三十人拿着掃箒簸箕進來見了寶玉都順墻垂手立住獨為首的小厮打了個千兒說請爺安寶玉不

太作威福宜乎及禍

知名姓只微笑點點頭兒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於是出了角門外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厮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一出角門李貴等各上馬前引一陣煙去了不在話下這裡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哄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那有這麼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就好了你越急越着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裡攢沙去了瞅着我病了都大膽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個個的纔揭了你們的皮呢唬的小丫頭子定兒忙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雯道別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說着只見墜

兒也蹭進來了晴雯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求呢這裡又放月錢了又散菓子了你該跑在頭裡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往前湊了幾步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拿起一丈青來向他手上亂戳又罵道要這爪子做什麼拈不動針拿不動線只會偷嘴吃眼皮子又淺爪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喊麝月忙拉開按着晴雯躺下道你纔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鬧什麼晴雯便命人叫宋嬤嬤進來說道寶二爺纔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很懶寶二爺當面使他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他也背地裡罵今兒務必打發

取禍之

晴雯自做雜人結怨于外反讓襲人做好人此等處是其失着但襲人本以做好人且見晴雯自中年取自主自張其辛之之傾毋之時愛一味任性不計利害卻是真血性人流于人所之私不比於世故之有意做作嬌詐殺伐也

他出去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嬤嬤聽了心下便知鐲子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同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道寶二爺今兒千叮嚀萬囑咐的什麽花姑娘草姑娘的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帶了去早清淨一日宋嬤嬤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見了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麽了你姪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麽攆出去也倒底給我們留個臉兒晴雯道這話只等寶玉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有胆子問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他總依了姑娘們不依也未必

中用比如方纔說話雖背地裡姑娘就直呌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晴雯聽說越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呌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野也攆出我去麝月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呌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就是呌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巴巴的寫了他的小名兒各處貼着呌萬人呌去為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花子都呌得何况我們連昨兒林大娘呌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呢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

口角尖利

寫麝月自有麝月神段不是襲人亦不是晴雯却在兩人之外

太太太的話去可不叫着名回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寶玉兩字叫二百遍偏嫂子又來挑這個了過一天嫂子閑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聽聽我們當着面兒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當些體統差使成年家只在二門外頭混怪不得不知道我們裡頭的規矩這裡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會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來問你了有什麼分証的話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找二爺說話家裡上千的人他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說着便叫小丫頭子拿了擦地的布来擦地那媳婦聽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站賭氣帶了墜兒就走宋嬤嬤忙道怪道你這嫂子不知

規矩你女兒在屋裡一場臨去時也給姑娘們磕個頭沒有別的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個頭盡心罷咧怎麼說走就走墜兒聽了只得番身進來給他兩個磕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並不採他那媳婦嗐聲嘆氣口不敢言抱恨而去晴雯方纔又閃了風著了氣反覺更不好了番騰至掌燈剛安靜了些只見寶玉回來進門就嗐聲頓脚麝月忙問原故寶玉道今兒老太太喜喜歡歡的給了這件褂子誰知不防後襟子上燒了一塊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論一面脫下來麝月瞧時果然有指頂大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爐裡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麼赶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

非爽之人能界線之。欲如晴雯，当无鴻爪印。不得不如此寫出。

說着就用包袱包了叫了一個嬤嬤送出去說赶天亮就有纔好千萬別給老太太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就拿回來說不但織補匠能幹裁縫綉匠並做女工的問了都不認的這是什麽都不敢攬麝月道這怎麽好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寶玉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說了還叫穿過這個去呢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拿來我瞧瞧罷没那福氣穿就罷了說著便遞給晴雯又移過燈來細瞧了一瞧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的如今偺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的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裡除你還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的我挣命罷

了寶玉忙道這如何使得纔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寶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只幫着拈線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這雖不狠像要補上也不狠顯寶玉道這就狠好那裡又找哦囉斯國的裁縫去晴雯先將裡子拆開用茶盃口大小一個竹弓釘綳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用針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後依本紋來回織補補兩針又看看織補不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傍一時又問吃些

此等事只合寶玉感念否忘何必作於芸幼而訓之乎耶

滚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拿個枕頭給他靠著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眼睛摳摟了那恰怎麽好寶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毧毛來麝月道這就狠好要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寶玉忙要了瞧瞧笑說真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幾聲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喲了一聲就身不由主睡下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從襲人母病回去後瑣瑣碎碎一段叙來只為晴雯抱病補裘一事正与瀟湘館淚點感斑同是他年觸目傷心處耳

紅樓夢

寶玉亦得不能心刻骨

紅樓夢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搥着彼此搥打了一會歇下没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請大夫一時王大夫來了胗了脉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倒輕了這汗後失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疎散驅邪諸藥減去倒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嘆說這怎麽處倘或有個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嗐道好二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裡就得了勞病了呢寶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他素昔是個使力不使心的人再者素昔飲食清淡飢飽無傷的這賈宅中的秘法無論上下只畧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餓為主次則服藥調養故於前一日病時就餓了兩三天又謹慎服藥調養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幾日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甚便寶玉自能要湯要羹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墜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出去也曾回過寶玉等語一一的告訴襲人襲人也没說別的只說太性急了

襲人所以使心者也

惡其擅主也

若在襲人也設法撙節自己恪依好人使陪兒母女盡歡不着耳以簡淨

只因李紈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李紈之病又接了李嬸娘李紋李綺家去住幾天寶玉又見襲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又未大愈因此詩社一事皆未有人作興便空了幾社當下已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和鳳姐兒治辦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賈雨村補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着人打掃收拾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屋以備懸供遺真影像此時榮寧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這日寧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邊的針線禮物正值丫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錁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

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裡頭成色不等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錁子說着遞上去尤氏看了一看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定如意的也有八寶聯春的尤氏命收起來興兒將銀錁子快快叫交了進來丫環答應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吃飯賈蓉之妻迴避了賈珍因問尤氏偺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賈珍道偺們家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給那邊老太太送過去置辦祖宗的供上領皇上的恩下則是托祖宗的福偺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個有體面又是沾恩錫福除偺們這麼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家要不

伏着這銀子拿什麽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蕩想得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着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麽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關領了又在光祿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祿寺纔領下來了光祿寺老爺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着實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裡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封條就是皇恩永錫四個大字那一邊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一行小字道是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法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淨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龍禁尉

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賈珍看了吃過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著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又命賈蓉道你去問問你那邊二嬸娘正月裡請吃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書房裡明白開了單子來偺們再請時就不能重複了舊年不留神重了幾家人家不說偺們不留心倒像兩家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賈蓉忙答應去了一時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單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給賴昇去看了請人別重了這上頭的日子因在廳上看着小廝們抬圍屏擦抹几案金銀

供器只見小厮手裡拿着一個禀帖並一篇賬目回說黑山村烏庄頭來了賈珍道這個老砍頭的今兒纔來賈蓉接過禀帖和賬目忙展開捧着賈珍倒背着兩手向賈蓉手內看去那紅禀上寫着門下庄頭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並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笑道庄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道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兒罷一面忙展開單子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麅子五十隻暹猪二十個湯猪二十個龍猪二十個野猪二十個家臘猪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鱘鰉魚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

各二百隻風雞鴨鵝二百隻野雞野猫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乾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杭五十斛雜色粱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乾菜一車外賣粱穀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頑意兒活鹿兩對白兎四對黑兎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鴨兩對賈珍看完說帶進他來一時只見烏進孝進來只在院內磕頭請安賈珍命人拉起他來笑說你還硬朗烏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悶的慌

他們可都不是願意來見見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到底年輕怕路上有閃失再過幾年就可以放心了賈珍道你走了幾日烏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的狠耽擱了幾日雖走了一個月零兩日日子有限怕爺心焦可不趕著來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麼今兒纔來我纔看那单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擂臺來了烏進孝忙進前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下雨接連着直到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九六日九月一場碗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纔這樣小的並不敢說謊賈珍縐眉道我算

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彀做什麼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庄子今年倒有兩處報了旱潦你們又打擂臺真真是叫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還筭好呢我兄弟離我那裡只一百多地竟又大差了他現管着那府八處庄地比爺這邊多着幾倍今年也是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是邊倒可已沒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我受用些就費些我受些委曲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裡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裡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

閫中伏後文許多事端

孝笑道那府裡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
賞呢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說的可笑不可笑
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裡知道這道理娘
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他心裡總有這心他不能作
主豈有不賞之禮按時按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兒就是
賞也不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一千多兩銀子殼什麼這二年那
一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我算算
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
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庄客老寔人外明不知裡暗的事黃栢
木作了磬搥子外頭體面裡頭苦賈蓉又說又笑向賈珍道果

引起後文

真那府裡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嬸娘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老
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又是鳳姑娘的鬼那裡
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大了寔在賠得狠了不知又要
省那一項的錢先設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
心裡却有個算盤還不至此田地說着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
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裡賈珍吩咐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
宗的來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裡來然後自己留了
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臺底下命人
將族中子姪喚來分給他們接着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
物及給賈珍之物賈珍看著收拾完備供器靸着鞋披著一件

猞猁猻大皮袄命人在廳柱下石堦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暄閑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做什麼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大爺這裡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閒著無事沒進益的叔叔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閑著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裡管事家廟裡管和尚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和尚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裡過你還來取這個來太也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個手裡使錢辦事的先前的說沒進益如今又怎麼又比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裡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

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廟裡幹的事打諒我不知道呢你到那裡自然是爺了沒人敢抗違你你手裡又有了錢離著我們又遠你就為王稱霸起來夜夜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子花得這個形像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駄水棍去纔罷等過了年我必和你二叔說你回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言人回北府王爺送了對聯荷包來了賈珍聽說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去了這裡賈珍攆走賈芹看着領完東西回屋給尤氏吃畢晚飯一宿無話至次日更忙不必細說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備了各色齋供兩府中都換了門神聯對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

伏後文

此叶若即說了回來便不○玉有好文醜處○此可見賈珍賈璉因循怠玩○兒不善而不能退之

賈祠規模必從寶琴眼中寫出亦是文字化板爲活之法但何以必用寶琴殊無理○所以用寶琴者見寶釵已定歸賈門也要故回寶琴許梅家是寶釵之媒來也梅姓同音差此時忽說寶釵陪祀賈祠亦見規模則無理矣○薛家是外姻寶釵豈無入祠

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垂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堦下一色硃紅大高燭點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封誥者皆按品級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轎帶領衆人進宮朝賀行禮領宴畢回來便到寧府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且說寶琴是初次進賈祠觀看一面細細留神打諒這宗祠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面懸一匾寫著是賈氏宗祠四個字傍書特晉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獻書兩邊有一副長聯寫道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也是王太傅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栢月臺上鼎設着古銅彝等器抱廈前面懸一塊九龍金匾寫道

星輝輔弼

乃先皇御筆兩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勳業有光昭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也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塊鬧龍填青匾寫道是

慎終追遠

傍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与今之所定琴妹支派一房寓、不應隨同賈氏子姓至宗祠此段從原稿舊作者只因前文從未叙及兩府過年景象不得已叙此一段宜從寶琴眼中看出宗祠規模實不合也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寧榮
俱是御筆裡邊燈燭輝煌錦幛繡幙雖列著些神主却看不真
只見賈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是賈珍年已不小矣与二十四回不合）
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菖賈菱展拜墊守焚池青衣樂
奏三獻爵興拜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隨賈母至
正堂上影前錦帳高掛彩屏張護香燭輝煌上面正房中懸著
榮寧二祖遺像皆是披蟒腰玉兩邊還有幾軸列祖遺像賈荇
賈芷等從內儀門挨次站列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
赦檻內是各女眷衆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

何不作賈蓉續娶之妻係榮府至戚家之女子初娶兩年除夕祭祀皆值生病今年始得与祭初次看見行禮一一叙出則長孫婦入祠即事此事始為入情何以要說到外親閨女闌入宗祠耶如寶[illegible]

至儀門賈荇賈芷等便接了按次傳至堦下賈敬手中賈蓉係
長房長孫獨他隨女眷在檻裡每賈敬捧菜至傳於賈蓉賈蓉
便傳於他媳婦又傳於鳳姐尤氏諸人直傳至供棹前方傳與
王夫人王夫人傳與賈母賈母方捧放在棹上邢夫人在供棹
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點酒茶傳完賈蓉方
退出去歸入賈芹階位之首當時凡從文旁之名者賈敬為首
下則從玉者賈珍為首再下從草頭者賈蓉為首左昭右穆男（寶玉等須不行禮祠中何也）
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大廳三間
抱厦內外廊簷堦上堦下兩丹墀內花團錦簇塞的無一些空
地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噹金鈴玉珮微微搖曳之聲並起跪

琴可與此祭則薛蟠薛蝌亦可與祭男人同入宗祠矣有此理乎

此兩三位妯娌當亦是榮寧二宗之媳但前文從未說賈敬賈赦賈政有胞姊妹何耶

靴履颯沓之響一時禮畢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專候與賈母行禮尤氏上房地下鋪滿紅毡當地放着象鼻三足泥鰍流金琺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着新猩紅毡子設着大紅彩繡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坐褥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請賈母一輩的兩三位妯娌坐了這邊橫頭排插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邢夫人等坐下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腳爐讓寶琴等姊妹坐尤氏用茶盤親捧茶與賈母賈蓉媳婦捧與衆老祖母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賈蓉媳婦又捧與衆姐妹鳳姐李紈等

（旁批：衆等待她尤不合理）
（旁批：寶琴同玉亭之前不與尤）

（旁批：此句不明白當是邢夫人等）
（旁批：先回榮府也）

老妯娌在祠中不見有執事何也

合族諸位正是衆儀亦務之時鳳姐如此親他亦不合理

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吃茶賈母與年老妯娌們閒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兒忙上去攙起來尤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體面用過晚飯再過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丫頭了鳳姐兒攙着賈母笑道老祖宗走罷咱們家去吃去別理他賈母笑道你這裡供着祖宗忙得什麼兒是的那裡還擱的住我鬧況且我每年不吃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還送了來我吃不了留着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說的衆人都笑了又吩咐他好生派妥當人夜裡坐着看香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應了一面走出來至煖閣前尤氏等閃過屏風小廝們纔領轎夫請了轎出大門

此節祖數珠而不然未免累贅筆墨矣

寶琴不在自己家中過年而入賈府家宴亦無此理

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回至榮府這裡轎出大門這一條街上東一邊設立着寧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門一直開到裡頭如今便不在煖閣下轎了過了大廳轉灣向西至賈母這邊正廳上下轎衆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堂中間亦是錦裀綉屏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內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賈母歸了坐老嬤嬤來回老太太們來行禮賈母忙起身要迎只見兩三個老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讓了一回吃茶去後賈母只送至內儀門就回來歸了正坐賈敬賈赦等領了諸子弟進來賈母笑道一年家難爲你們不行禮罷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過了禮左右設下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兩府男女小廝丫嬛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禮畢然後散了押歲錢並荷包金銀錁等物擺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菓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衆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着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正門上挑着角燈兩傍高照各處皆有路燈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聲雜沓語笑喧填爆竹起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賈母等人按品上粧擺全副執事進宮朝賀兼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方回來受禮畢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槩不會只和薛姨媽李

嬸娘二人說話隨便或和寶玉寶釵等姐妹趕圍棋摸牌作戲王夫人和鳳姐天天忙着請人吃年酒那邊廳上和院內皆是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七八天纔完了早又元宵將近寧榮二府皆張燈結彩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等次日賈珍又請賈母王夫人和鳳姐兒也連日被人請去吃年酒不能勝記至十五這一晚上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席酒定一班小戲滿挂各色花燈帶領榮寧二府各子侄孫男孫媳等家宴賈敬素不飲酒茹葷因此不去請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就出城修養就是這幾天在家也只靜室默處一槩無聞不在話下賈赦領了賈母之賞告辭而去賈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隨他去了

賈赦到家中和衆門客賞燈吃酒笙歌聒耳錦繡盈眸其取樂與這裡不同這裡賈母花廳上擺了十來席酒每席傍邊設一几几上設爐瓶三事焚着御賜百合宮香又有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點綴着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放着舊窰十錦小茶盃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紗透繡花草詩字的瓔珞各色舊窰小瓶中都點綴着歲寒三友玉棠富貴等鮮花上面兩席是李嬸娘薛姨媽坐東邊单設一席乃是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設一個輕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碗漱盂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和衆人說笑一回又取眼鏡向戲臺上

照一回又說恕我老了骨頭疼容我放肆些歪着相陪罷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着美人拳搥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一張高几設着高架纓絡花瓶香爐等物外另設一小高桌擺着杯箸傍邊一席命寶琴湘雲黛玉寶玉四人坐着每饌果菜來先捧給賈母看喜則留在小桌上嚐嚐仍撤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人跟着賈母坐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下邊便是尤氏李紈鳳姐賈蓉的媳婦西邊便是寶釵李紋李綺岫烟迎春姐妹等兩邊大梁上掛着聯三聚五玻璃彩穗燈每席前竪着倒垂荷葉一柄柄上有彩燭插着這荷葉乃是洋鏨琺瑯活信可以扭轉向外將燈影逼住照着看戲分外真切窗槅門戶一齊

何以遺却賈菖

摘下全掛彩穗各種宮燈廊簷內外及兩邊遊廊罩棚將羊角玻璃戳紗料絲或繡或畫或絹或紙諸燈掛滿廊上幾席就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等賈母也曾差人去請衆族中男女奈他們有年老的懶于熱鬧有家內沒有人又有疾病淹留要來竟不能來有一等妒富愧貧不肯來的更有憎畏鳳姐之爲人賭氣不來的更有羞手羞脚不慣見人不敢來的因此族中雖外女眷來者不過賈藍之母婁氏帶了賈藍來男人只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四個現在鳳姐麾下辦事的來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算熱鬧的當下又有林之孝的媳婦帶了六個媳婦抬了三張炕桌每一張上搭着

一條紅毡放着選净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大用紅縄串穿著每二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叫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嬸娘的席下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賈母便說放在當地罷這媳婦素知規矩放下棹子一並將錢都打開將紅縄抽去堆在桌上此時唱的西樓會正是這齣將完于叔夜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渾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裡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赶進去討些菓子吃是要緊的說畢引得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鳳姐便說這孩子纔九歲了賈母笑說難為他說得巧說了一個賞字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笸籮聽見一個

賞字走上去將棹上散堆錢每人撮了一笸籮走出來向戲臺說老祖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菓子吃的說畢向臺上一撒只聽豁啷啷滿臺的錢响賈珍賈璉已命小厮們抬大笸籮的錢預備未知怎生賞法且聽下回分解

鋪叙繁密作者煞費心機而讀者毫無意趣然在此書自不可少

賈宅年節及祠祭規模直至此時鋪叙且從寶琴目中看出一是文字深淺相間之法一是暗之覩寶釵叙事垂成之望

紅樓夢第五十三回終

故曰寶琴許梅翰林梅者媒也
寶琴非賈門之親戚何得入祠與祭與賈氏各房
男子見面乎領呈子惡鳥有之人而說來殊無情
理詳見眉批○意者王夫人認了乾女兒即當之
於探春之列亦算一女郎能祭祠大祧從一
無關緊要之小女子眼中看出總不入情

紅樓夢第五十四回終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却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笸籮的錢聽見賈母說賞忙命小廝們快撒錢只聽滿臺錢響賈母大悅二人遂起身小廝們忙將一把新煖銀壺捧來遞與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裡面賈珍先到李嬸娘席上躬身取下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來笑說二位爺請坐着罷了何必多禮於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也俱垂手傍站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前捧盃賈璉在後捧壺雖秪二人捧酒那賈琮弟兄等都是

一溜排班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幫着跪下做什麼有這麼著的呢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再斟去說著等他二人斟完起來又給邢王夫人斟過了賈珍笑說妹妹們怎麼著呢賈母等都說道你們去罷他們倒便宜些呢賈珍等方退出當下天有二鼓戲演的是八義觀燈八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問往那裡去外頭炮張利害留神天上吊下火紙來燒着寶玉笑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要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幾個小丫頭隨著賈母因說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

王夫人鳳姐如此回護襲人此等文法只是映照寶釵之

直說我叫他不用來妙

些拿大了单支使小女孩兒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說道他媽
前日沒了因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賈母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却
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要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
這些竟成了例了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今晚便沒孝那園子
裡頭也須得看著燈燭花爆最是擔險的這裡一唱戲園子裡
的誰不來偷瞧瞧他還細心各處照看況且這一散後寶兄弟
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
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全便各色都不便宜自然我
叫他不用來老祖宗要叫他來他就叫他就是了賈母聽了這
話忙說你這話很是你必想的週到快別叫他了但只他媽幾

時沒了我怎麼不知道鳳姐兒笑道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
太的怎麼倒忘了賈母想了一想笑道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
常了衆人都笑說老太太那裡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嘆道我
想著他從小兒伏侍我一場又伏侍了雲兒末後給了個魔王
給他魔了這好幾年他又不是咱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
過咱們什麼大恩典他娘沒了我想着要給他幾兩銀子發送
他娘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就是
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前兒鴛鴦的娘也死了我
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家去守孝如今他兩處全
禮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又命婆子拿些菓子菜饌點心

上文極熱鬧喧闐此處忽作清靜閑敘之段是文字節奏

之類和他二人吃去琥珀笑道還等這會子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寳玉一逕來至園中衆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裡茶房裡烤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鬪牌寳玉至院中雖是燈光燦爛却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偺們悄悄進去嚇他們一跳也學大家躡手躡脚潛踪進鏡壁去一看只見襲人和一個人對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兩個老嬷嬷打盹寳玉只當他兩個睡着了纔要進去忽聽鴛鴦嘆了一聲說道天下事可知難定論理你單身在這裡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個定準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裡你倒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

襲人心滿意足矣

我也想不到能彀看着父母殯殮回了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倒也筭養我一塲我也不敢妄想了寳玉聽了忙轉身悄向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偺們回去罷讓他兩個清清淨淨的說話襲人正在那裡悶着幸他來的好說着仍悄悄出來寳玉便走過山石後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丫頭那裡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內預備水去了這裡寳玉剛過來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又問是誰秋紋道寳玉在這裡呢大呼小叫留神嚇着罷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大節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着

已到跟前麝月等問手裡拿著什麼媳婦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蹲下身子寶玉看了兩個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菓品茶點點了一點頭就走麝月等忙胡亂擲了盒蓋跟上來寶玉笑道這兩個女人倒和氣會說話他們天天乏了倒說你們連日辛苦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這兩個就好那不知理的是太不知理寶玉道你們是明白人擔待他們是粗夯可憐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就走出了園門那幾個婆子雖吃酒鬥牌却不住出來打探見寶玉出來也都跟上來到了花廳廊上只見那兩

個小丫頭一個捧著個小盆又一個搭著手巾又拿著漚子小壺兒在那裡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試說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裡弄得這冷水小丫頭笑道姑娘瞧瞧這個天我怕水冷到底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着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著一壺滾水走來小丫頭就說好奶奶過來給我倒上些水那婆子道姐姐這是老太太沏茶的勸你去舀罷那裡就走大了脚呢秋紋道不管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了秋紋忙提起壺來倒了些秋紋道彀了你這麼大年紀也沒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要不著的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這姑娘來寶玉洗了手

王夫人必以此與黛玉極狂乞。閒中冷笑。見鳳姐之嘉

那小丫頭子拿小壺兒倒了漚子在他手內寶玉洗了手秋紋麝月也趁熱水洗了一回跟進寶玉來寶玉便要了一壺煖酒也從李嬸娘斟起他二人也笑讓坐賈母便說他小人家兒讓他斟去大家到要乾過這盃說着便自巳乾了邢王二夫人也忙乾了薛姨媽李嬸娘也只得乾了賈母又命寶玉道你連姐姐妹妹的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乾了玉寶聽說答應著一一按次斟上了至黛玉前偏他不飲拿起盃來放在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乾黛玉笑說多謝寶玉替他斟上一盃鳳姐兒便笑道寶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的字拉不的弓寶玉道沒有吃冷酒鳳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

然後寶玉將裡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命丫鬟們斟的復出至廊下又給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之後又接著獻元宵賈母便命將戲暫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滾湯熱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將各樣菓子元宵等物拿些給他們吃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來放了兩張杌子在那一邊賈母命他們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二人聽什麼書他二人都回說不拘什麼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又添些什麼新書兩個女先回說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回說這叫做鳳求鸞賈母道這個名字倒好不知因什

麼起的先說大槩的若好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那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兩朝宰輔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衆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丫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說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道你只管說罷女先兒忙笑着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諱鳳姐兒笑道怕什麼你說罷重名重姓的多着呢女先兒又說道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赶考那日遇了大雨到了一個庄子上避雨誰知這庄上也有位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裡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

芳名叫做雛鸞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做鳳求鸞不用說了我已經猜着了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為妻了女先兒笑道老祖宗原來聽過這回書衆人都道老太太什麼沒聽見過就是沒聽見也猜着了賈母笑道這些書就是一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兒像個佳人就是滿腹文章做

語有針對捏造書籍者能無愧於心乎

出這樣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個男人家滿腹的文章去做賊難道那王法看他是個才子就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子的小姐又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的就是告老還家自然奶媽子丫頭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知道你們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了不是衆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謊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貴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遭塌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邪了心

想着得一個佳人纔好所以編出來取樂兒他何常知道那世宦讀書人家兒的道理別說那書上那些大家子如今眼下拿著偺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没那樣的事别叫他謅掉了下巴頦子罷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我老了他們姐兒們住的遠我偶然悶了說幾句聽聽他們一來就忙着止住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這正是大家子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没有這些雜話叫孩子們聽見鳳姐兒走上來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潤潤嗓子再掰謊罷這一回就叫做掰謊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謊且

是表白黛玉處

一兵向文反照寶釵挾制黛玉事

不表再整觀燈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盃酒看兩齣戲着再從逐朝話言掰起如何一面說一面斟酒一面笑未說完衆人俱已笑倒了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好剛口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都沒了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只有一位珍大哥哥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從小兒一處淘氣淘了這麼大這幾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兄妹只論大伯子小嬸兒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戲彩他們不能來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裡好容易引的老祖宗笑一笑多吃了一點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難道反笑

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笑一場倒是虧他纔一路說笑的我這裡痛快了些我再吃鍾酒吃着酒又命寶玉來敬你姐姐一杯鳳姐兒笑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能說着便將賈母的杯拿起來將半盃剩酒吃了將盃遞與丫鬟另將温水浸的盃換一個上來於是各席上的都撤去另將温酒浸着的代換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女先兒回說老祖宗不聽這書或者弹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道你們兩個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合絃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幾更了衆婆子忙回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的起來早有衆丫鬟拿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

蓉兒媳婦
並是榮府
外孫記上
加記說來

太太不如挪進煖閣裡地炕上倒也罷了道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著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挪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恐裡頭坐不下賈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棹子只用兩三張並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著又親熱又煖和家人都道這纔有趣兒說着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裡面直順並了三張大棹又添換了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都別拘禮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着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着你太太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等姐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着賈藍尤氏

李紈夾着賈蘭下面横頭是賈蓉媳婦胡氏賈母便說珍哥帶著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等忙答應又都進來聽吩咐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纔坐好了又都起來你快歇著罷明兒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道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便約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這裡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人取樂必得重孫一對雙全的在席上纔好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和你媳婦坐在一處倒也團圓了因有家人媳婦呈上戲單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又要吵起來況且那

豈不更有情趣

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且叫他們歇歇把咱們的女孩子們叫他來就在這台上唱兩齣能也給他們瞧瞧媳婦子們聽了答應出來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厮們伺候小厮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大人一槩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人從遊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着幾個軟包因不及抬箱料着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着賈母笑道大正月裡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你們如今唱什麼纔剛八齣八義鬧的我頭疼咱們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

何以不見齡官

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們都比咱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的人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子却比大班子還强咱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只用簫和笙笛餘者一槩不用文官笑道這老祖宗說的是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發脫口齒再聽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嬸娘薛姨媽喜的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出去做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着又叫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二位

太太聽個助意兒罷了若省了一點兒力我可不依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臺先是尋夢次是下書衆人鴉雀無聞薛姨媽笑道寔在戲也看過幾百班從沒見過只用簫管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纔西樓楚江晴一隻多有小生吹簫合的這大套的寔在少這也在人講究罷了這筭什麽出奇又指著湘雲道我像他這麽大的時候兒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湊了西廂記的聽琴玉簪記的琴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個更如何衆人都道那更難得了賈母於是叫過媳婦們來吩咐文官等叫他們吹彈一套燈月圓媳婦們領命而去當下賈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鳳姐兒因

賈母十分高興便笑道趁着女先兒們在這裡不如偺們傳梅行一套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啊正對時景兒忙命人取了黑漆銅釘花腔令鼓來給女先兒擊着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到了誰手裡住了鼓吃一杯也要說些什麽纔好鳳姐兒笑道依我說誰像老祖宗要什麽有什麽呢我們這不會的不沒意思嗎怎麽能雅俗共賞纔好不如誰住了誰說個笑話兒罷衆人聽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兒肚內有無限的新鮮趣令今見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喜歡連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歡喜那小丫頭子們都忙去找姐姐叫妹妹的告訴他們快來聽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衆

丫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于是戲完樂罷賈母將些湯細點菓給文官等吃去便命响鼓那女先兒們都是慣熟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驚馬之馳或如疾電之光忽然暗其鼓聲那梅方遞至賈母手中鼓聲恰住大家哈哈大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杯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纔托賴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兒倒有些難說衆人都說老祖宗的比鳳姑娘說的還好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賈母笑道並没有新鮮招笑兒的少不得老臉皮厚的說一個罷因說道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婦兒惟有第十房媳婦兒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

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兒委屈便商議說偺們九個心裡孝順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兒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有主意的說道偺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托生爲人怎麽单单給那小蹄子兒一張乖嘴我們都入了夯嘴裡頭那八個聽了都喜歡說這個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往閻王廟裡來燒香九個都在供棹底下睡著了九個魂專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着觔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拿金箍棒打來嚇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起原故來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脚一跺歎了一口氣道這

原故幸虧遇見我等着閻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八個人聽了
就求說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卻也不難那
日你們妯娌十個托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裡去因爲撒了一
泡尿在地下你那個小嬸兒便吃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
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
道好的呀幸而我們都是夯嘴夯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
了尤氏婁氏都笑向李紈道偺們這裡頭誰是吃過猴兒尿的
別裝沒事人兒薛姨媽笑道笑話兒在對景就發笑說着又擊
起鼓來小丫頭子們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和女先
兒說明以咳嗽爲記須臾傳至兩遍剛到了鳳姐兒手裡小丫

賈母戲鳳姐
自不能還報
另以尤氏言
編派別人取
笑則針鋒不
對未必能言足
鳳姐料得實
有其才

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衆人齊笑道這可拿住他了
快吃了酒說一個好的罷別太鬪人笑的腸子疼鳳姐兒想一
想笑道一家子也是過正月節合家賞燈吃酒真真的熱鬧非
常祖婆婆太婆婆婆婆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婦媳姪
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里搭拉的孫子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
孫女兒姑表孫女兒噯喲喲真好熱鬧衆人聽他說着已經笑
了都說聽這數貧嘴的又不知要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
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這裡費力
你們緊著混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的底下怎麽樣鳳
姐兒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團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

就散了眾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也都再無有別話怔怔的還等往下說只覺他冰冷無味的就住了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節的幾個人拿著房子大的炮張往城外放去引了上萬的人跟着瞧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就偷着拿香點着了只見噗哧的一聲眾人閧然一笑都散了這抬炮張的人抱怨賣炮張的捍的不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本人沒聽見鳳姐兒道本人原是個聾子眾人聽說想了一回不覺失聲都大笑起來又想著先前那個沒完的問他道先那一個到底怎麼樣也該說完了鳳姐兒將桌子一拍道好囉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

人忙着收東西還鬧不清那裡還知道底下的事了眾人聽說復又笑起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多了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偺們也該聾子放炮張散了罷尤氏等用絹子握著嘴笑的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個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笑道真真這鳳丫頭越發鍊貧了一面說一面吩咐道他提起炮張來偺們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賈蓉聽了忙出去帶着小厮們就在院子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弔齊備這烟火俱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却極精緻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色的花炮黛玉稟氣虛弱不禁劈拍之聲賈母便摟他在懷內薛姨媽便摟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笑道他專愛自已放大炮張還怕這

個呢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入懷內鳳姐笑道我們是沒人疼的
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著你你這會子又撒嬌兒了聽見放炮
張就像吃了蜜蜂兒屎的今兒又輕狂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
偺們園子裡放去我比小廝們還放的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
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
天十响之類的零星小炮張放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
蓮花落撒得滿臺的錢那些孩子們滿臺的搶錢取樂上湯時
賈母說夜長不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忙回說有預備的鴨子肉
粥賈母道我吃些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棗兒熬的粳米
粥預備太太們吃齋的賈母道倒是這個還罷了說著已經撒

去殘席內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意吃了些用過漱口
茶方散十七日一早又過寧府行禮伺候掩了祠門收過影像
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家請吃年酒賈母連日覺得身上乏
了坐了半日回來了自十八日以後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賈
母一槩不會有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
子騰家去了餘者亦皆不去只說是賈母留下解悶當下元宵
已過鳳姐忽然小產了合家驚慌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閱之甚精彩無鋪叙自佳

紅樓夢第五十四回終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十七册

特請寶釵　王夫人早有成竹在胸中　黛玉後何謂非

紅樓夢第五十五回終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且說榮府中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因年內年外操勞太過一時不及檢點便小月了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大夫用藥鳳姐兒自恃强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麽事來就叫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人能有多少精神凡有了大事就自巳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本是個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將養好了仍交給他誰知鳳姐禀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

平生爭强鬬智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着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又添了下紅之症他雖不肯說出來衆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於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巳也怕成了大症遺笑于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服藥調養直到三月間纔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止了此是後話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和李紈暫難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於照管特請了寶釵來托他各處小心因囑咐他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鬬牌白日裡睡覺夜裡鬬牌我都知道的鳳了頭在外頭他們還有個怕懼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人你兄弟

隱隱有若代之意

心照

妹妹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應照應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別弄出大事來纔好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屆季春黛玉又犯了咳嗽湘雲又因時氣所感也病臥在蘅蕪苑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和李紈相住間壁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往來回話人等亦甚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於午錯方回這三間廳原係預備省親之時衆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已後也用不著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如今天已和煖不用十分修理只不過略略的陳設些便可

他二人起坐這廳上也有一處匾題着補仁諭德四字家下俗語皆只叫議事廳兒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的媳婦等來往回話的絡繹不絕衆人先聽見李紈獨辦各各心中暗喜因爲李紈素日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人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些便添了一個探春都想着不過是個未出閨閣的年輕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兒前便懈怠了許多只三四天後幾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幾處皆係榮寧非親即世交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婚喪紅白等事王夫人賀弔迎送

儼然媳婦矣

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照管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廳上起坐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於夜間針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比鳳姐兒當權時倒更謹慎了些因而裡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越發連夜裡偷著吃酒頑的工夫都沒了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紈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兒出了事已回過老太太太太說知道了叫回姑娘來說畢便垂手傍侍再不言語彼時來回話者不

少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妥當大家則安個畏懼之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但不畏服一出二門還說出許多笑話來取笑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姐揀擇施行如今他藐視李紈老實探春是年輕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紈李紈想了一想便道前日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吳新登的媳婦聽了忙答應了個是接了對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幾年老太太屋裡的幾位老姨奶奶也有家裡的

也有外頭的有兩個分別家裡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一問吳新登家的便都忘了忙陪笑回說道這也不是什麼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倒好若不按理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奶吳新登家的笑道既這麼說我查舊賬去此時却不記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了的還不記得倒來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去若有這道理鳳姐姐還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寬厚了還不快找了來我瞧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倒像我們沒主意了吳新登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來眾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裡又回別的事一

時吳家的取了舊賬來探春看時兩個家裡的賞過皆二十四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個外頭的一個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六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一箇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個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給李紈看了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賬留下我們細看吳新登家的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紈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裡的人都踹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纔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懂誰踹姨娘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踹我我告訴誰去探春聽

趙姨人固不堪。奈是探春生身之母。若偏私護庇。自非當家所宜。而言語之間。終當存母子體統。今欲見己才。而大肆咆哮。亦思生長鞠育之為何人耶。

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並不敢李紈也忙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聽我說我這屋裡熬油是的熬了這麼大年紀又有你兄弟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連你也沒臉面別說是我呀探春笑道原來為這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禮一面便坐了拿賬番給趙姨娘瞧又念給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裡舊規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這也不但襲人將來環兒收了屋裡的自然也是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舊規矩辦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的不公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太太連房

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的地方兒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臉的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何苦只要操心（此等語只可悄悄勸諫。何得於大家之前訴說之。）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可不必。）立出一番事業來那時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我亂說的太太滿心裡都知道如今因看我重（亦太過。）纔叫我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來作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為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經沒臉呢連姨娘真也沒臉了一面說一面抽抽搭搭的哭起來趙姨娘沒話答對便說道太太疼你你該越發拉扯拉扯我們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

李紈之言恰糊塗然亦只是欲息爭止競耳如探春知理便責暗中含意不淺言語豈不更引

寫寫雜亂宜粗宜俗必如此看之

怎麽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呢李紈在傍只管勸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裏要拉扯口裏怎麽說的出来（打作糊塗語全無有意）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他們（口口聲聲指你母如太太不當作怪）的好歹你們該知道與我什麽相干趙姨娘氣的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來問你你如今現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着你的銀子明日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如今没有長翎毛兒就忘了

根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没聽完氣的臉白氣噎越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小家兒女口氣）因問道誰是我舅舅我舅舅早陞了九省的（千醜態不似大）檢點了那裏又跑出一個舅舅來我倒素昔按禮尊敬怎麽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麽說每日環兒出去爲什麽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爲什麽不拿出舅舅的款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奇語）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番騰一陣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誰給誰没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不知禮的早急了李紈急得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嘮叨忽聽有人說二奶奶打發平姑娘說話來了趙姨娘聽說方把嘴止住只見平兒走來趙姨娘忙陪笑讓

探春已中平兒之計矣。

坐又忙問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沒得空兒李紈見平兒進來因問他來作什麼平兒笑道奶奶說趙姨奶奶的兄弟沒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今請姑娘裁度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好的添什麼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的不然也是出兵放馬背着主子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真個倒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著太太不心疼的錢樂得做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麼添怎麼添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對半今聽這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怨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時

何以不寫三十兩。

值寶釵也從上房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個媳婦進來回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三四個小丫鬟捧了臉盆巾帕靶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丫鬟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臉盆那兩個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並靶鏡脂粉之飾平兒見侍書不在這裡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条大手巾來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臉盆中盥沐媳婦便回道奶奶姑娘家學裡支環爺和蘭哥兒一年的公費平兒先道你忙什麼你睜着眼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出去伺候着倒先說話來二奶奶跟前你也這樣沒眼色來着姑娘雖恩寬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說

可究可究

筆話何必說耶

你們眼裡都沒姑娘你們都吃了虧可別怨我唬得那個媳婦忙陪笑說我粗心了一面說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匀臉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遲了一步沒見還有可笑的連吳姐姐這麼個辦老了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來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他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二奶奶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著你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找平兒笑道他有這麼一次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那是他們瞅着大奶奶是個菩薩姑娘又是腼腆小姐固然是托懶來混說著又向門外說道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偺們再說門外的衆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個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

當我們並不敢欺蔽主子如今主子是嬌客若認真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來事多那裡照看得這些保不住不忽畧俗語說傍觀者清這幾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二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與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寶釵李紈皆笑道好丫頭真怨不得鳳丫頭偏疼他本無來可添減之事如今聽你一說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辜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正要拿他奶奶出氣去偏他碰了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說一面叫進方纔那媳婦來問環

所省幾何亦謂已極

可免

可免

所謂賸擬架子此處況已如此做大何以淡文平兒生日極

爺和蘭哥家學裡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學裡吃點心或者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裡月錢之内環哥的是姨娘領二兩寶玉的老太太屋裡襲人領二兩蘭哥兒是大奶奶屋裡領怎麼學裡每人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為這八兩銀子從今日起把這一項蠲了平兒回去告訴你奶奶說我的話把這一條務必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該免舊年奶奶原說要免來着因年下忙就忘了那媳婦只得答應着去了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子來侍書素雲早已抬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著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在這裡又

忙什麼平兒笑道我原没事二奶奶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怕這裡的人不方便叫我幫着妹妹們伏侍奶奶姑娘來了探春因問寶姑娘的飯怎麼不端來一處吃丫鬟們聽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們去說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了這裡來探春聽說便高聲說道你别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個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裡站着叫他叫去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那些媳婦們都悄悄的拉住笑道那裡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說一面用絹子撣臺階的土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地裡歇歇兒罷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裡兩個婆子拿

可笑

春為前村為慶壽明之是補遺之吾探春爽是小人作為

了個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干淨的姑娘將就坐一坐兒罷平兒點頭笑道多謝一個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來也悄悄笑說這不是我們常用的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忙欠身接了因指衆媳婦悄悄說道你們太鬧的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他撒個嬌兒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麽你們就這麽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膽了都是趙姨娘鬧的平兒也悄悄的道罷了好奶奶們墻倒衆人推那趙姨娘原有些顛

倒着三不着兩有了事就都賴他你們素日那眼裡沒人心術利害我這幾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奶要是略差一點兒的早叫你們這些奶奶們治倒了饒這麽着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幾次没落了你們的口聲衆人都說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裡也就不算不怕的前兒我們還議論到這裡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你們都横看了他二奶奶在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裡頭也就只單怕他五分兒你們這會子倒不把他放在眼裡了正說着只見秋紋走來衆媳婦忙赶着問好又說姑娘也且歇歇裡頭擺飯呢等撤下桌子來再回話去罷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

業已覷破。莫要不究。

裡等得說着便直要上廳去平兒忙叫快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裡充什麽外圍子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問回什麽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錢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什麽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凴有什麽事今日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聽了忙問這是爲什麽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幾處利害事與有體面的人來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拿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碍着老太太太太若不拿着你們做一二件人家又說偏一個

向一個仗着老太太太太威勢的就怕不敢惹只拿着軟的做鼻子頭你聽聽罷二奶奶的事他還要駁兩件纔壓得衆人口聲呢秋紋聽了伸了伸舌頭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裡沒得臊一鼻子灰趂早知會他們去說着便起身走了接着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裡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鬟伺候別人一槩不敢擅入這些媳婦們都悄悄的議論說大家省事罷別安著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纔都討了沒意思偺們又是什麽有臉的都一邊悄議等飯完回事此時裡面惟聞微嗽之聲不聞碗箸之响一時只見一

平兒見識竟在探春之上

個丫頭將簾櫳高揭又有兩個將桌抬出茶房內有三個丫鬟捧着三個沐盆見飯桌巳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方有侍書素雲鶯兒三個人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盖碗茶進去一時等他三人出來侍書命小丫頭子好生伺候着我們吃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坐著去衆媳婦們方慢慢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疎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來你吃了飯快來寶姑娘也在這裡咱們四個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為何去這半日平兒便笑着將方纔的原故細細說與他聽了鳳姐兒笑道好好

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托生在太太肚裡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就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和別的一樣看待麼鳳姐嘆道你那裡知道雖然正出庶出是一樣但只女孩兒却比不得兒子將來作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庶出只要人好比正出的強百倍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為挑正庶悞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正庶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笑道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個背地裡不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裡

既如此講究看儉何不一娶一嫁併作一事可知今是寶釵如崇

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有大小事兒仍是照着老祖宗手裡的規矩却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尅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個小爺們一位老太太這幾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裡倒也彀了寶玉和林妹妹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錢老太太自有體己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筭剩了三四個滿破着每人花上七八千銀子環哥娶親有限花上三千銀子若不彀那裡省一抿子也就彀了老太太的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

項使費些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再儉省些陸續就彀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偺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聽他們商議什麼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膀臂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裡頭的貨總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裡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和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猫子只等有熱竈火坑讓他鑽去罷真真一個娘肚子裡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那裡就不服再者林丫頭和寶姑娘他兩個人倒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偺們家務事况且一個是美人燈兒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拿定了主

此句難解

今日何以居然肯事耶

意不干已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倒只
剩了三姑娘一個心裡嘴裡都也來得又是偺家的正人太太
又疼他雖然臉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裡
却是和寶玉一樣呢比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
子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做個
膀臂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禮天理良心上論偺們有他這一
個人幫着偺們也省些心與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奸
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回退步回頭看看再要窮追苦尅
人恨極了他們笑裡藏刀偺們兩個纔四個眼睛兩個心一時
不防倒弄壞了趂着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把往日

鳳姐畏探春心計如此

可見

偺們的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裡
挽不過來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心裡却事事明白不過
是言語謹愼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說
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
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千
萬別想着怕我沒臉和他一強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說完便笑
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了這會子纔囑咐我
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裡眼裡只有了我一槩沒有他人
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這不是你又急
了滿嘴裡你呀我的起來了平兒道偏說你你不依這不是嘴

可笑可笑

把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兒要掂多少過兒纔罷你看我病的這個樣兒還来慪我呢過來坐下橫竪沒人來偺們一處吃飯是正經說着豐兒等三四個小丫頭子進來放小炕棹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棹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猶立於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漱口畢吩咐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後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探春為人毫無含蓄自以為能過李紈且以得管家務為榮不知鳳姐平兒早經看破正欲其為己分謗也探春墮其術中矣

寶釵來管家務可知親事已定亦如襲人給寶玉為妾王夫人尚未明說耳

紅樓夢第五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了鬟婆子一個個都站在窗外聽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姐妹姑嫂三人正商議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腳踏上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爲別的只想着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又是二兩的事我想偕們一月已有了二兩月銀了頭們又另有月錢可不是有同剛纔學裡的八兩一樣重重疊疊這事雖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呢平兒笑道這有個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自然該有分例每月每處買辦買了令女人們交送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個我們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這些去的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給我們至于姑娘們每月的這二兩原不是爲買這些的爲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家或不得閑姑娘們偶然要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不過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意思如今我冷眼看着各屋裡我們的姐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了一半子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探春李紈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只是遲些日

好絕痛快之至

子催急了不知那裡弄些來不過是個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還得現買就用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子的弟兄兒子買來方纔使得要使官中的人去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平兒便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東西別人買了好的來買辦的也不依他又說他使壞心要奪他的買辦所以他們寧可得罪了裡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要是姑娘們使了奶媽子們他們也就不敢說閑話了探春道因此我心裡不自在饒費了兩起錢東西又白丟一半不如竟把買辦的這一項每月蠲了為是此是第一件事第二件年裡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偺們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偺們

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著呢探春道我因和他們家的女孩兒說閑話兒他說這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兒吃的筍菜魚蝦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從那日我纔知道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寶釵笑道真真膏粱紈袴之談你們雖是千金原不知道這些事但只你們也都念過書識過字的竟沒看見過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的文麼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那裡真是有的寶釵道朱子都行了虛比浮詞了那句句都是有的你纔辦了兩天事就利慾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連孔子也都看虛了呢探春笑道你這樣一

妙在自罵

作者正欲見探春與寶才智過人者恰借寶釵語道出之

個通人竟沒看見姬子書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塲處運籌之界者窮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寶釵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斷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已罵我自已不成寶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値錢難爲你是個聰明人這大節目正事竟沒經歷李紈笑道叫人家來了又不說正事你們且對講學問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學問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三人取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探春又接說道偺們這個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算起來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偺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

許多値錢的東西任人作踐了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裡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老成本分能知園圃的派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耑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致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成年家在園中辛苦四則也可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爲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聽如此說便點頭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飢饉矣李紈道好主意果然這麼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園子有人打掃耑司其職又許他去賣錢

良心发现

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雖有此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裡住着不能多弄些頑意兒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做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不說你們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說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話回奉總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們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們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督你們想想這話要果真交給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

花也不許掐一個菓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是不敢講究天天和小姑娘們就吵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們奶奶就不是和偺們好聽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聽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氣了誰知他來了避猫鼠兒是的站了半日怪可憐的接着又說了那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到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到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已還鬧得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裡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裡不免又流下淚來李紈等見他說得懇

探春自恃其才欲壓服鳳姐豈知鳳姐正要他出來倍加兴剔以爲己分謗

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爲趙姨娘所累也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勸他趁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情也不枉太太委托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麽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說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回你奶奶一聲兒我們這裡搜剔小利已經不當皆因你奶奶是個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多歪多妒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的乖的是的豈可不商議了行呢平兒笑道這麽着我去告訴一聲兒說着去了半日方回來笑道我說是白走一輪這樣好事奶奶豈有不依的探春聽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參度

林居之依順使役不覺墮我術中是鳳姐祇用探春豈探春祇那鳳姐邦

寶釵之才恰是過人

大概定了幾個人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紈大概告訴給他們衆人聽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片竹子单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裡吃的筍一年還可交些錢糧這一個說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糧食不必動官中錢糧我還可以交錢糧探春纔要說話人回大夫來了進園瞧史姑娘去衆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說单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體統難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兒帶進大夫來回事的那人說有吳大娘和单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着呢平兒聽說方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寶釵如何寶釵笑答道幸於始者怠於終善其辭者嗜其利探春聽了點頭

又借李紈語見探春銳自以為能恰多見不到處也

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幾個來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這一個老祝媽是個妥當的况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雖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耕也須得他去再細細按時加些植養豈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蕪苑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息之物李紈忙笑道蘅蕪苑裡更利害如今香料舖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单只說春夏兩季的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朶兒還有一帶籬笆上的薔薇月季寶

焙茗的娘与鶯兒媽極好則寶玉

相金銀花藤花這幾色草花乾了賣到茶葉舖藥舖去也值好些錢探春笑著點頭兒又道只是弄香草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寶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晒乾了編成花籃葫蘆給我頑呢姑娘倒忘了麽寶釵笑道我纔讚你你倒來捉弄我了三人都詫異問道這是為何寶釵道斷斷使不得你們這裡多少得用的人一個個閑著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個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焙茗的娘那是個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媽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咱們說給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量了那

的娘與寶釵媽極好豁嫁之事兩心如一而知之愛之又怡紅蘅蕪兩院之人枝外說李也

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個這是他們私情兒有人說閒話
也就怨不到偺們身上如此一行你們辦的又公道於事又妥
當李紈平兒都道狠是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
呢平兒笑道不相干前日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
酒兩家和厚的狠呢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共斟酌出幾個人來
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
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外邊去取藥
監派調服一面探春與李紈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
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去取利年終算賬探
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算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

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裡又剝一層皮這如
今我們興出這件事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裡
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賬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麼
再者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
每常的舊規人所共知的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
們的手每年歸賬竟歸到裡頭來纔好寶釵笑道依我說裡頭
也不用歸賬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倒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
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裡的人動用我替你們
算出來有限的幾宗事不過是頭油胭粉香紙每一位姑娘
幾個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笤箒簸箕撢子並大小禽

儉世當家心計。

其才識自勝探春。

烏鹿兎吃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錢你算算就省下多少來平兒笑道這幾宗雖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多銀子寶釵笑道却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打租的房子也能多買幾間薄沙地也可以添幾畝了雖然還有敷餘但他們既辛苦了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貼補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也不可太過要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體統也不像所以這麽一行外頭賬房裡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的狠艱嗇了他們裡頭却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園子裡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繁盛就是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幾不失大體若一味要

針砭探春不小。

實在周到。

省時那裡搜尋不出幾個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時裡外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如今這園裡十幾個老媽媽們若只給了這個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纔說的他們只供給這箇幾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這個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吊錢來大家湊齊单散與這些園中的媽媽們他們雖不料理這些却日夜也都在園中照料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擡轎子撑船拉冰床一應粗重活計都是他們的差使一年在園裡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發說破了你們只顧了自己寬

只此一論寶釵又籠絡許多人感激稱揚矣

又表白一番使吃酒賭錢者不敢怨謗矣乃精細周到善于駕馭

又訓飭一番使衆人畏服而感恩大

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裡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菓子多掐幾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没處訴呢他們也沾帶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衆婆子聽了這箇議論又去了賬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筭賬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吊錢來各各歡喜異常都齊聲說願意强如出去被他們揉搓着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管地的聽了每年終無故得錢更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貼補的我們怎麽好穩吃三注呢寶釵笑道媽媽們也别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别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

事你們也知道我姨娘親口囑托我三五回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閑别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太太又多病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閑人就是街坊鄰舍也要幫個忙兒何况是姨娘托我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沽名吊譽的那時酒醉賭輸再生出事來我怎麽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都丟了這些姑娘們這麽一所大花園子都是你們照管着皆因看的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媽最是循規蹈矩原該大家齊心顧些體統你們反縱放别人任意吃酒賭搏姨娘聽見了教訓一場猶可倘若被那幾個管家娘子聽見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

有作用

導你們一塲你們這些老的反受了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的着你們何如自已存些體面他們如何得來作踐呢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的進益來也爲的是大家齊心把這園裡週全得謹謹慎慎的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裡豈不敬服也不枉替他們籌畫些進益了你們去細細想想這話衆人都歡喜說姑娘說的狠是從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這麽疼顧我們我們再要不體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說著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說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著便將禮单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

用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宮綢十二疋宮用各色緞紗紬綾二十四疋李紈探春看過說用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回了賈母賈母命人叫李紈探春寶釵等都過來將禮物看了李紈收過一邊吩咐內庫上人說等太太回来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封兒賞男人只怕轉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個女人来請安賈母聽了忙命人帶進來那四個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大差別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拿了四個脚踏來他四人謝了坐等着寶釵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

生來左玉右
上名寶玉是
不以配金鎖
之

四人忙起身回說昨兒進的京今兒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
去了所以叫女人們來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問道這些年
沒進京也不想到就來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與
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
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
有人家沒有四人道還沒有呢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
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
回來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
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不自尊大所以我們纔走的親
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哥兒也跟着

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跟着老太太呢賈母道幾歲了又問
上學不曾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的齊整老太太很疼自
幼淘氣異常天天逃學老爺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賈母笑道
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你這哥兒叫什麼名字四人道因老太
太當作寶貝一樣他又生的白老太太便叫作寶玉賈母笑向
李紈道偏也叫個寶玉李紈等忙欠身笑道古從至今同時隔
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
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似曾有一個的只是這十來年沒
進京來卻記不真了賈母笑道那就是我的孫子人來媳婦
了頭答應了一聲走近幾步賈母笑道園裏把偺們的寶玉叫

是一是二矣 難爲人

了來給這四個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寶玉如何衆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寶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們一跳要是我們不進府來倘若別處遇見還只當我們的寶玉後赶著也進了京呢一面說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寶玉也笑問個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的如何李紈等笑道四位媽媽纔一說可知是模樣兒相仿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的嬌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醜的大槩看去都是一樣齊整這也沒有什麽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笑問怎麽四人笑道方纔

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道了若是我們那一位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畧動一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紈姊妹等禁不住都失聲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强忍奈着不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憑他們有什麽刁鑽古怪的毛病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也因爲他一則生的得人意兒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還周到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裡所以纔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裡沒外不給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

笨話大約
卿也不着
這個又起
到那個那
是故曰書
中宜以湘
雲配甄寶

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聽了都笑道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客規矩禮數比大人還有趣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麼還打他除不知他在家裡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偏會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任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亂花費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的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脚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歇去罷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去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來說了一會子家務打發他們回去

不必細說這裡賈母喜得逢人便告訴也有一個寶玉也都一般行景衆人都想着天下的世宦大家同名的這也很多祖母溺愛孫子也是常事不是什麼罕事皆不介意獨寶玉是個迂濶獃公子的心性自以為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至園中去看湘雲病去湘雲因說他你放心鬧罷先還单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如今有了個對子了鬧利害了再打急了你好逃到南京找那個去寶玉道那裡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箇寶玉了湘雲道怎麼列國有個藺相如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也是有的事嗎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貨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貨雖同貌

玉真乃正合子底蓋亦与因祖旅伏白首雙星之標題相合

却不同名蘭與司馬雖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證有也罷沒也罷與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說必無也似必有若說必有又並無目睹心中悶悶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盤算不覺昏昏睡去竟到一座花園之內寶玉咤異道除了我們大觀園竟又有這一個園子正疑惑間忽然那邊來了幾個女孩兒都是丫鬟寶玉又咤異道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干人只見那些丫鬟笑道寶玉怎麽跑到這裡來寶玉只當是說他忙來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姐姐們帶我逛逛衆丫鬟都

笑道原來不是偺們家的寶玉他生的也還干凈嘴兒也倒乖覺寶玉聽了忙道姐姐們這裡也竟還有個寶玉丫環們忙道寶玉二字我們家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為保佑他延年消災我們叫他他聽見喜歡你是那裡遠方來的小廝也亂叫起來仔細你的臭肉不打爛了你的又一個丫環笑道偺們快走罷別叫寶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子說了話把偺們薰臭了說着一逕去了寶玉納悶道從來沒有人如此塗毒我他們如何竟這樣的莫不真也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內寶玉咤異道除了怡紅院也竟還有這麼一個院落忽上了台堦進入屋內只見榻上有一個人臥着那邊有

夢自想生。原屬常事。若但說寶夢見甄。便是死筆。夢中說夢。元之又元。反從甄一邊說來。恍惚迷離。使人不能捉摸。此倩女離魂法也。奇想天開。得未曾有。

幾個女兒做針線或有嬉笑頑耍的只見榻上那個少年嘆了一聲一個丫鬟笑問道寶玉你不睡又嘆什麼想必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寶玉聽說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纔做了一個夢竟夢中到了都中一個大花園子裡頭遇見幾個姐姐都叫我臭小厮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裡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往那裡去了寶玉聽說忙說道我因找寶玉來到這裡原來你就是寶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笑道原來你就是寶玉這可不是夢裡了寶玉道這如何是夢真而又真的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爺叫寶玉嚇得

詩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又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不說自己思兄弟憶兒女。而特從兄弟兒女邊說過來。有此文章之妙。全在對面。即此回之意也。莊生蝴蝶。列子蕉鹿。同此幻想。

二人皆慌了一個寶玉就走一個便忙叫寶玉快回來寶玉快回來襲人在傍聽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寶玉在那裡此時寶玉雖醒神意尚自恍惚因向門外指說纔去不遠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的影兒寶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巳也笑了早有丫鬟捧過漱盂茶滷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小人兒屋裡不可多有鏡子人小魂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做胡夢如今倒在大鏡子那裡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那裡想的到放他比如方纔就忘了自然先躺下照著影兒頑來著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

倒的不然如何叫起自巳的名字來呢不如明日挪進床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寶玉不知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探春之才自謂遠勝鳳姐不知正被鳳姐所用思之失笑寶釵之才卻自不可及

寶玉一夢真玉假玉是一是二迷離恍惚令人尋味無窮是作者對面着想醒讀者耳目處書中全部線索只在此數段也

有假必有真假者只一可向實處用筆矣者無窮須於空中會意還以賈證天下之疑遂以甄堅天下之信命意措詞俱極慘淡經營

妙以用鏡中影子一照可見只是一人也

紅樓夢第五十六回終

紅樓夢

紅樓夢

此妄言之耳何愛之有哉鵑豈有慈愛黛玉之心乎

紅樓夢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痴顰

話說寶玉聽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裡見甄家的形景自與榮寧不甚差别或有一二稍盛的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寶玉不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迴廊上手裡做針線便上来問他昨日夜裡咳嗽的可

激射煞人

用激語以試寶玉真心初不是寶玉睡

好些紫鵑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来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急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薄綿襖外面只穿着青緞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裡坐着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僧們只可說話别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裡說你你總不留心還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别的房裡去了寶玉見了這般景况心中像澆了一盆冷水

此數語早已打混无趣不能答一詞也

不知者疑为獃病知者嘆为癡情

寶玉只恨自己是男子身以致為女兒們引嫌本心只願在女兒們隊中過一生絶不涉男女私情也

看此段作一波折是文章無脈緩受法

一般只瞅著竹子發了一囘獃因祝媽正在那裡刨土種竹掃竹葉子頓覺一時魂魄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獃了一頓飯的工夫千思萬想摠不知如何是可（除非立時依他女兒方可）偶著雪雁從王夫人屋裡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著腮頰正出神呢不是別人却是寶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人在這裡做什麼春天凡有殘疾的人肯犯病敢是他也犯了獃病了一邊想一邊就走過來蹲著笑道你在這裡做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做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雪雁聽了

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囘至屋裡黛玉未醒將人參交給紫鵑紫鵑因問他太太做什麼呢雪雁道也睡中覺呢所以等了這半天姐姐你聽笑話兒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姐坐在下屋裡說話兒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綾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這地方去恐怕弄壞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穿借我的弄壞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麼好處到偺們跟前所以我說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鵑姐姐收著呢如今先得

如此看去之時尚系小心

混在真是情種

只淺淺數語便已解釋

遙接前文章法緊密

黛玉與王夫人甚缺借寶玉一言點出

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費多少事別悞了你老人家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鵑笑道你這個小東西兒倒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去呀還是等明日一早纔去呢雪雁道這會子就去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鵑點點頭雪雁道只怕姑娘還没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裡哭呢紫鵑聽了忙問在那裡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鵑聽了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雁好生聽叫要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着便出了瀟湘館一逕來尋寶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麼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氣跑了這風地裡來哭弄出病來還了得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

為聽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到這裡自己傷起心來了紫鵑也便挨他坐着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還走開這會子怎麼又來挨着我坐紫鵑道你都忘了幾日前頭你們姐兒兩個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進來我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燕窩就不說了總没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寶玉道也没什麼要緊不過我想着寶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實雖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個風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没告訴完如今我聽見一

趁勢再試探一番可謂細之至然而不知寶玉已沉痼於往也

是只要在此句

紫鵑一片苦心欲激寶玉早為黛玉計耳其奈寶玉已驚絕耶

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鵑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鵑道在這呢吃慣了明年家去那裡有這閑錢吃這個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家去紫鵑道妹妹回蘇州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看纔接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撒謊了紫鵑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幾

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給親戚落的恥笑所以早則明年春遲則秋天這裡縱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了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他也將你送他的打點在那裡呢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響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鵑看他怎麼回答等了半天見他只不作聲纔要再問只見晴雯找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誰知在這裡紫鵑笑道他這裡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天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罷說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

欲寫李嬤冒失張大仌李宜作伊有別李來看寶玉適逢史會方合情理不然

襲人与李嬤不会出告叫他來痰況如此大事安肯不急出來執意回王夫人太守寶玉正在死生之際襲人乃舍之而往尋紫鵑亦無情理仍不作使人召来

他訣訣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了只說時氣所感熱身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着倒了茶來他便吃茶衆人見了這樣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要差人去請李嬤嬤來一時李嬤嬤來了看了半天問他幾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脉上摸了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兩下掐的指印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李嬤嬤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的一聲便摟頭放身大哭起來急得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

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李嬤嬤搥床倒枕說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襲人因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爲實也哭起來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鵑正伏侍黛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麼便走上來問紫鵑道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話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着了忙因問怎麼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鵑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那個獃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媽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連

勒死一語沈痛欲絕

恨黛玉祇知寶玉

媽媽都說不中用了那裡放聲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黛玉聽此言李媽媽乃久經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聲將所服之藥一口嘔出抖腸搜肺熾胃扇肝的啞聲大嗽了幾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來紫鵑忙上來搥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鵑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紫鵑哭道我並沒說什麽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真黛玉道你說了什麽話趁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來了紫鵑聽說忙下床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裡了賈母一見了紫鵑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

蹄子和他說了什麽紫鵑忙道並沒敢說什麽不過說幾句頑話誰知寶玉見了紫鵑方噯呀了一聲哭出來了衆人一見都放下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鵑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紫鵑命他陪罪誰知寶玉一把拉着紫鵑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帶了去衆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鵑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麽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鵑道你這孩子素日是個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個獃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麽薛姨媽勸道寶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得這麽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剌剌的說一個去別說他是個

老太太素日是個老成精細的又知道他

有個獃根子何以竟合黛玉而聰寶敏耶

薛姨媽之言恰合勸

慰兮寸忱之思自露言表

寶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麽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賴大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爲他們想着叫他們來瞧瞧寶玉聽了一個林字便滿床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再沒人來接他你只管放心罷寶玉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了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一面吩咐衆人巳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字兒孩子們你們聽我這句話罷衆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

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槅子上陳設的一雙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裡呢賈母忙命拿下來襲人忙拿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去寶玉便掖在被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著紫鵑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入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胗了一回那紫鵑少不得低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

此时若有靈慧醫生說一向只須治其心病不必服藥則賈母或可做主定下黛玉親事以安寶玉之心也紫鵑此時真恨不得鑽入王夫人心中代他說出此話矣

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別的似輕些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這麽著請外頭坐開了方兒吃好了呢我另外預備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要耽悞了我打發人去折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管躬身陪笑說不敢不敢他原聽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折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衆人反倒笑了一時按方煎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鵑只說他去了就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鵑守著他另將琥珀

不遂其心服藥何益

襲人已知往淺之不要林

去侍黛玉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這晚問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去了一夜還遣人來問幾次信李奶媽帶宋媽等幾個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鵑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便是說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鵑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了起來寶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着實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没有怨意襲人心安神定因向紫鵑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没見我們這位獃爺聽見風兒就是雨往後怎麽

姑娘之

紫鵑一片苦心不敢自白會玉又辭合不到只可憐可以對可憐可憐

妙筆已說定了對此猶不知耳

索性直說惜無人為之體貼撮合之

只能如此而已術以求如願然是可憐

從此真心

好誓且按下且說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天過來瞧看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給他瞧引的寶玉自已伏枕而笑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爲什麽唬我紫鵑道不過是哄你頑罷咧你就認起真來寶玉道你說的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呢紫鵑笑道那些話都是我編的林家真沒了人了總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太也必不叫他去（紫鵑方以為深此老太太必做主作合矣）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鵑笑道果真的不依（紫鵑善傳只要敲定此語以為寶玉果是真心）只怕是嘴裡的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深在老太太跟前注露衷曲作定了大事耳）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裡還有誰了寶玉聽了

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笑道年裡我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了琴姑娘呢（不如說先定了林姑娘此亦是紫鵑擬未必此說）（也要定林姑娘係不可一相情願耳）不然那麽疼他寶玉笑道人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了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勞什子你都沒勸過嗎我疼的剛剛的這幾日纔好了你又來慪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槩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烟一陣大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又滾下淚來紫鵑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釋道你不用著急這原是我心裡着急纔來試你寶玉聽了

說玉此已將心中私些說出矣不可謂作紫鵑者中了寶玉又是急從黛玉作定了大事耳

沈痛決絕

更又咤異問道你又著什麼急紫鵑笑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偏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裡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裡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長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說出這謊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寶玉笑道原來是你愁這個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告訴你一句打躉兒的話活著偺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偺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紫鵑聽了心下暗暗籌畫忽有（此處已得真消息便寫）人回環爺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寫紫鵑試玉一面光）就說難為他們我纔睡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鵑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叫你去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鵑聽說方打疊鋪蓋粧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兒裡頭有兩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傍邊睡着好照明日出門帶着也輕巧紫鵑聽說只得與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幾場今見紫鵑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夜間人靜後紫鵑已寬衣卧下之時悄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倒實聽見偺們去就這麼病起來黛玉

菱林同音林黛玉對鏡中花耳一嘆

黛玉与紫鵑同臥起前文從未叙及

我讀此文不禁心酸淚落焉嗚呼黛玉知心寶玉而外豈有他人哉紫鵑明知黛玉孤立無助而寶釵色色占便宜處處討歡喜合府上下人人無不交口稱揚冷眼旁

來寶玉殆將騎薛故深爲黛玉心裡留神所謂留神者豈别黛玉在老太太前自露衷曲哉果爾則不但失禮於老太太亦恐黛玉蘭心蕙質重腼腆豈能賴露真情紫鵑特欲黛玉

不答紫鵑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裡就算好人家别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啐道你這幾天還不乏趣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鵑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爲姑娘替你愁了這幾年了又沒個父母兄弟誰是知疼着熱的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躭悮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娶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夜也就撂在脖子後頭了甚至於怜新棄舊反

目成仇的多着呢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要像姑娘這樣的有老太太一日好些一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凴人去欺負罷了所以說拿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沒聽見俗語說的萬兩黄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黛玉聽了便說道這丫頭今日可瘋了怎麽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個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鵑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裡留神並沒叫你去爲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虧又有什麽好處說着竟自已睡了黛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哭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次日勉强盥漱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

看視了又囑咐了許多話目今是薛姨娘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黛玉也只得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請賈母與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曾去至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了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纔完備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釵荊裙布的女兒便欲說給薛蟠爲妻因薛蟠素昔行止浮奢又恐遭塌了人家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於鳳姐兒鳳姐兒笑道姑媽素知我們太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謀因賈

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姑媽有一件事要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啟齒賈母忙問何事鳳姐兒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麽不好啟齒的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婆說沒有不依的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叫了邢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又作保山將計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此來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道我最愛管閒事今日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

子心切特送知心青衣二人以慰之夫知心青衣不得慰矣子之痛知心豈易言於如紫鵑者殆不愧矣

定了寶玉爲壻則合宅未知也

揔抬了整萬銀子來只怕不稀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旣是作媒
還得一位主親纔好賈母笑道别的没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
人還有兩個說着便命人去叫過尤氏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
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附道偺們家的規矩你是盡知
的從没有兩親家爭禮爭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不
可太省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
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
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自囑咐只得應了惟忖度
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倒還易說這
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旣定了邢岫烟爲媳合宅皆知邢夫

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
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個大姑子一個小姑子又何妨況且
都是女孩兒正好親近些呢邢夫人方罷那薛蝌岫烟二人前
次途中曾有一面知遇大約二人心中皆如意只是那岫烟未
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和寶釵姐妹共處閒談又兼湘雲是
個愛取笑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雖是女兒
還不是那種佯羞詐鬼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那日見他
起想他家業貧寒二則别人的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
的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於女兒分上平常邢夫人也不過
是臉面之情亦非眞心疼愛且岫烟爲人雅重迎春是個老實

釵妹之妙如此欲使岫烟取中亦非泛伏此不力

邢岫烟是書中第一流人物有天寒翠袖薄日暮倚

人連他自已尚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
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和人張口寶釵
倒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叫邢夫人知道也恐怕是多心
閑話之故如今却是衆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門親事岫烟
心中先取中寶釵有時仍與寶釵閒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
日寶釵因來瞧黛玉恰值岫烟也來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
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問他
這天還冷的狠你怎麽倒全換了裌的了岫烟見問低頭不答
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
又没得鳳姐姐如今也這樣没心没計了岫烟道他倒想著不

脩竹之意妙在脫灑平夷無世俗女子羞澁之態極佳

宛然黛玉云哀

此亦說不去了

錯日子給的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道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
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什麽横豎有二姐姐的東
西能着些搭着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是個老實人也不大留
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麽他那些丫頭媽媽那一個是
省事的那一個是嘴裡不尖的我雖在那屋裡却不敢狠使喚
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倒得拿些錢出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
纔好因此一月二兩銀子還不殺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日我
悄悄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寶釵聽了愁嘆道偏
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纔進來若是在這裡琴兒過去了好
再商議你的事離了這裡就完了如今不完了他妹妹的事也

此必該先嫁妹子尚沒有已娶說那又說須待薛蟠先娶纔通

寶釵能結衆人之歡心以其家本饒富且黛玉即欲如此亦何從得此資而用之

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倒是一件難事再遲兩年我又怕你熬
煎出病來等我和媽媽再商議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璧玉珮
問道這是誰給你的岫烟道這是三姐姐給的寶釵點頭道他
見人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一個這是他聰
明細緻之處岫烟又問姐姐此時那裡去寶釵道我到瀟湘館
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子叫丫頭送來我那裡悄悄的取出來
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閃着還了得但不
知當在那裡了岫烟道叫做什麼恒舒是鼓樓西大街的寶釵
笑道這鬧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
裳先來了岫烟聽說便知是他家的本錢也不答言紅了臉一

對針黛玉

笑走開寶釵也就往瀟湘館來恰正值他母親也來瞧黛玉正
說閒話呢寶釵笑道媽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
我這幾日忙總沒來瞧瞧寶玉和他所以今日瞧他兩人都也
好了黛玉忙讓寶釵坐下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
到的拿著姨媽和大舅母說起怎麼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
我的兒你們女孩兒家那裡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
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兒預先註定暗裡只用一根紅絲把這
兩個人的脚絆住憑你兩家那怕隔着海呢若有姻緣的終久
有機會作成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憑父母本
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已為是定了的親事若是月下

跳躍之筆

黛玉吃虧在沒娘耳流淚歎息亦徒一時感傷而已也

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寶釵道惟有媽媽說動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在他母親懷裡笑說咱們走罷黛玉笑道你瞧瞧這麼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個最老道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嬌兒薛姨媽將手摩弄著寶釵向黛玉歎道你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着了正經事就有話和他商量沒有了事幸虧他開我的心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聽說流淚歎道他偏在這裡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形容我寶釵笑道媽媽你瞧他這輕狂樣兒倒說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

有何不好帶出來所言殊支離

黛玉何嘗不暗中用紫鵑之言

沒個親人又摩挲著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姐你傷心不知我心裡更疼你呢你姐姐雖沒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哥這就比你强了我常和你姐姐說心裡狠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他們這裡人多嘴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靠爲人做人配人疼只說我們看着太太疼（点出此事）你我們（亦本此言）也洑上水去了黛玉笑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就是假意疼我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寶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寶釵笑道我且問你我哥哥還沒定親事爲什麼反將邢妹妹先說給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

寶釵是識得黛玉之心者隨主詼諧無忌可惡

言中揣不許寶玉得之耳

明言有寶釵尚未定親事此語世故得奇絕

薛姨媽正欲以寶釵許寶玉借此說為黛玉做媒直一時取笑耳故紫鵑一逕真即推開去不複接一言也非此瑞住學

先說與兄弟了寶釵笑道不是這樣我哥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纔放定也不必提出人來我說你認不得娘的細想去說着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黛玉聽了便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摟着他笑道你別信你姐姐的話他是和你頑呢寶釵笑道眞個媽媽明日和老太太求了聘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攏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又向寶釵道連邢姑娘我還怕你哥哥遭塌了他所以給你兄弟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門子好親事前日我說定了邢姑娘老太太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倒被他說了我們一個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我雖無人可給難道一句話也沒說我想你寶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他又生得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給他豈不四角俱全黛玉先還怔怔的聽後來見說到自已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寶釵笑道我只打你為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寶釵笑道這可奇了媽媽說你為什麼打我紫鵑忙跑來笑道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為什麼不和太太說去薛姨媽笑道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着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

鵑之口不能收科

婿子去了紫鵑飛紅了臉笑道姨太太真個倚老賣老的說着便轉身去了黛玉先罵又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後來見了這樣也笑道阿彌陀佛該該該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婆子丫環都笑起來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裡拿着一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什麼賬篇子黛玉瞧了不認得地下婆子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好東西這個乖不是白教的寶釵忙一把接了看時正是岫烟纔說的當票子忙着摺起來薛姨媽忙說那必是那個媽媽的當票子失落了回來急的他們找那裡得的湘雲道什麼是當票子衆婆子笑道真真是位獃姑娘連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門千金

而且又小那裡知道這個那裡去看這個就是家下人有這個他如何得見別笑他是獃子若給你們家的姑娘看了也都成了獃子呢衆婆子笑道林姑娘纔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就如寶玉倒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黛玉二人聽了方笑道這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當鋪也有這個麽衆人笑道這更奇了天下老鴰一般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裡拾的湘雲方欲說時寶釵忙說是一張死了没用的不知是那年勾了賬的香菱拿着哄他們頑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裡大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裡屋

真是毫不懂事之莽漢。

內無人時寶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丫頭篆兒悄悄的遞給鶯兒鶯兒便隨手夾在書裡只當我沒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偷著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裡所以拿來大家認認黛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個便將方纔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黛玉聽了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也要感嘆起來了湘雲聽了却動了氣說道等我問着二姐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出去寶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個抱不平兒你又充什麼荊軻聶政

真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問他去明日索性把他接到偺們院裡一處住去豈不是好寶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著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說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之妙与十九回相似以世頗拙紆迴曲折盡致也紫鵑始因寶玉動手戒以遠嫌即可說出蘇州之真妙作一頓自進房去曾雁回來正值寶玉獨坐嘆歎兩口生來恒手必無告紫鵑矣而置之不言止述趙姨借衣事問答頗多再作一頓反將寶玉之哭順口帶出以正文當向文寫一則事不回必之則力不知事家為入情及此紫鵑往復並征說蘇州去猶恒平也又畧作一頓因談起趙姨撞見之事悞及盜窩

紅樓夢第五十七回終

一句尚未説完方始接出這裡紛擾回家云云天然湊拍不露一毫痕迹因此句也若用直説一語便了味同嚼蠟矣文字之妙全在層層頓挫乃知五十二回之未及登答者蓋為此處地步文律之細草蛇灰線豈不從經營慘淡中出乎寶玉初被紫鵑冷淡已在發獃再閙黛玉要去遂至厥逆不但文勢曲折亦事理須如此也

寶玉以黛玉為命賈母以寶玉為命今既目睹之而從來乃有婚薛之事是殺寶玉已殺寶玉是自殺也夫賈母豈願舍黛玉而婚薛耶無如婚姻之事父母主之賈母不能奪王夫人之所愛也迎春定親時賈母大不以為然嘆曰他老子娘做主一代只管得一代吾只得聽之而已此言為迎春發而黛玉之事即可於此言悟得故從文以黛玉夢中之語點醒賈母心跡也（即探春親事亦非老太太所願）

薛姨媽無寶釵孰猜寶玉則為黛玉做媒亦是或有之事今方為寶釵百計圖成豈肯成全黛玉乎故作戲語隨手撩開而紫鵑聞之則實獲我心故急急跑來將實其語薛姨媽見紫鵑認真只得再作戲語虛寬之使不能開口也

黛玉早知寶玉之真心而紫鵑尚未深知故於寶玉則密密試探於黛玉則切切商量其心亦良苦矣哉

亦遂成其为紫鹃耳
紫鹃劝黛玉拿主意要紧岂知黛玉主意早定正
若无人说贴可薛姨妈谬言取笑黛玉慧眼自早
觑破明知金为玉设断无为我说合之意也只为颜笑
心滋戚矣
紫鹃进曰心如辘轳为黛玉盘算须得趁早作定
了大事若於无人将这主意和老太太说耳一
闻薛姨妈之言此真梦想不到有此如心称意
之时也薛姨妈果肯和老太太说去当时一言
而定不枉为黛玉悲了几年之一片真心矣

急之跑来说此一句查见他又惊又喜神情
而不意薛姨妈之遂闻其曰而夺之气也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十八册

上回並未敘及老太妃事此太后表制不應作太妃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窻真情揆痴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題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賈母婆媳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在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孝慈縣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

李嬸母去住在何處何以前文並未敘明

賈母此時一心一意在黛玉也

黛玉瞻之從此殷殷之言如此討好薛姨

無主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寧榮兩處事件因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鬟只得也挪進園來此時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嬸母雖去然有時來往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何以不送在寶釵處）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因此薛姨媽都難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管黛玉自己素性也最憐愛他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和黛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戴不盡已後便亦如寶釵之稱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

媽○希冀薛姨媽憐其孤苦○或充實其前日之戲言耳○

此以不再派探春寶釵協理矣不知專對語寶釵管家一段是空說回目也○

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的丫鬟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卯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了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等或有跟隨着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跴踏下處的也都各各忙亂因此兩處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和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幾個管家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

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槩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着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因無能賣了做這事粧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裡都是有這例的偺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幾個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我們家裡小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

不明白

意同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他父母來親自領出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的親人來只怕有混賬人冒名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同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册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倒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有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姊妹為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說父母已亡或被伯叔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願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

領回家去单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給了寶玉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小生藕官指給了黛玉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小花面荳官送了寶琴老外艾官指給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那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早飯略歇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

齡官竟無下落亦奇殊漏此竟在頤玄之四五人中耶然未必情理何不說寶蓋空了親去斷者出處庭日壹一回以落天杯何妨戲子

作一氣子
意不甚佳

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是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
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少
妃每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
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
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丫鬟婆子皆有閑空多在園內遊玩更
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衆婆子一槩撤回併散在園內聽使更
覺園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
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概不安分守己者多因此衆
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如今散了學大家趁了
願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

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厮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
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柩燒紙
寧府賈蓉也同族中人各處祭祀前往因寶玉病未大愈故不
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的撂
下粥碗就睡存在心裡寶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支杖靸著鞋走
出院來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
也有脩竹的也有剔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的池中間又
有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的湘雲香菱寶琴與些丫鬟等
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寶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
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衆人都笑起來

第一層感物悟人情而淺近多情人往往看此感慨第二層見雀兒哀鳴體會入微一往情深非常人能解以第三層想入幻境推到情之表妄又後生情幻妙

寶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著取笑兒湘雲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着寶玉便也坐下看着衆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這裡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坐去罷寶玉也正要去瞧黛玉起身拄拐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寶玉因想道能病了幾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邢岫烟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過幾日這杏樹

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烟也不免烏髮如銀紅顏似縞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嘆息正想嘆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獃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葉故也亂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裡來與杏花一會不能正自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吃了一驚又聽外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麼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奶們去仔細你的肉寶玉聽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裡手內還拿著火守着些紙錢灰

絕倫索解人不得也

妙

作悲寶玉忙問道你給誰燒紙快別在這裡燒你或是爲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兒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寶玉只不做一聲寶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個婆子惡狠狠的走來拉藕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奶們奶奶們氣的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去受辱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得你們在外頭亂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着寶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你是什麼阿物兒跑了這裡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寶玉忙道他並沒燒紙原是林姑娘叫他燒那爛字紙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寶玉更自添了畏懼

忽聽他反替遮掩心內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狠看真是紙錢子麽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那婆子便彎腰向紙灰中揀出不曾化盡的遺紙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証又有憑只和你廳上講去說著拉了袖子拽着要走寶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回去實告訴你我這夜做了個夢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另叫生人替燒我的病就好的快了所以我請了白錢巴巴的煩他來替我燒了我今日纔能起來偏你又看見了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還要告他去藕官你只管見他們去就依着這話說藕官聽了越得主意反拉著要走那婆子忙丢

又必係之結一小究竟矣

又得知己

却好是寶玉寶釵的人又知道好絕回目

兩人對面各憐消瘦無限傷心

贊贊千秋無可語言惟有以淚痕洗面而已

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說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這人豈不完了寶玉道你也不許再回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原叫我帶他只好說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寶玉點頭應允婆子自去這裡寶玉細問藕官爲誰燒紙必非父母兄弟定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心中感激知他是自已一流人物况再難隱瞞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裡的芳官合寶姑娘的蕊官並没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撞見這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一人言講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問芳官就知道了說畢怏怏而去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越發瘦得可

憐問起來比往日大好了些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一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心心相印不須語言）寶玉只得回來因惦記着要問芳官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一處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耐着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他親女兒洗過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樣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著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給我剩東剩西的他乾娘羞惱變成怒便罵他不識抬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没一個好纏的憑你什麼好的入了這一行都學壞了這一點子小崽子也挑么挑六鹹嘴淡舌咬羣

的驕子是的娘兒兩個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瞅
着老太太不在家一個個連句安靜話也都不說了晴雯因說
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麽也不過是會兩齣戲倒像殺
了賊王擒過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
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寶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
鳴他失親少眷的在這裡沒人照看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
何怪得又向襲人說他到底一月多少錢巳後不如你收過來
照管他豈不省事些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裡不照看了又要
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沒的招人家罵去說着便起身到那屋
裡取了一瓶花露油雞蛋香皂頭繩之類叫了一個婆子來送

晴雯好出頭。只是自己先說却。便宜了襲人也。

麝月綫畫有晴雯說二人語既。

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巳洗罷別吵了他乾娘越發羞愧便
說芳官沒良心只說我剋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芳
官越發哭了寶玉便走出來襲人忙勸做什麽我去說他晴雯
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這麽大年紀太不懂事你不給他
好好的洗我們纔給他東西你自巳不臊還有臉打他他要是
還在學裡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
是母他排揎我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拌嘴晴
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聽了忙過來說道你且
別嚷我問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裡誰在主子屋
裡教導過女兒的就是你的親女兒既經分了房有了主子自

安得不佳起

有主子打罵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們也可以打得罵得誰許你老子娘又半中間管起閑事來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着我們學什麽越老越没了規矩你見前日墜兒的媽來吵你如今也跟着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再老太太又不得閑所以我也没有去回等兩日偺們去痛回一回大家把這威風煞一煞兒纔好呢況且寶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也不敢說話你反打的人狼號鬼哭的上頭出了幾日門你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珠子裡就没了人了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也不要你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寶玉恨的拿拄杖打着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心石腸是的真是大奇事

不能照看反倒挫磨他們地久天長如何是好晴雯道什麽如何是好都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吃的就完了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只見芳官穿着海棠紅的小綿襖底下緑紬洒花夾褲敞着褲腿一頭烏油油的頭髮披在腦後哭的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鶯鶯小姐弄成纔拷打的紅娘了這會子又不粧扮了還是這麼着晴雯因走過去拉着替他洗凈了髮用手巾擰的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粧髻命他穿了衣裳過這邊來接着内厨房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没留心聽聽幾下鐘了晴雯道這勞什子又不知怎麽了又得去收拾說着拿

老嫗自失可笑。不曉晴雯積怨愈深。以上一段伏晴雯芳官被攆事。

過表來瞧了一瞧說道再略等半鍾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來芳官也該打兩下兒昨日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點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來站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這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這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鮮笋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說道好湯衆人都笑道菩薩能幾日没見葷腥兒就饞的這個樣兒一面說一面端起來輕輕用口吹着因見芳官在側便遞給芳官道你也學些伏侍別一味傻頑傻睡嘴兒輕着些別吹上唾沫

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端飯在門外伺候向裡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看打了碗等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等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裡槅兒來了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該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兒那一半兒是你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兒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堦下几個等空盒傢伙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沒有拿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

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寶玉笑道你嘗嘗好了沒有芳官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看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嘗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嘗說著便喝一口芳官見如此他便嘗了一口說好了遞給寶玉喝了半碗吃了幾片笋又吃了半碗粥就算了衆人便收出去小丫頭捧沐盆漱盥畢襲人等去吃飯寶玉使個眼色給芳官芳官本來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粧肚子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在屋裡做伴兒把粥留下你餓了再吃說着去了寶玉將方纔見藕官如何謊言護庇如何藕官叫我問你細細的告訴一遍又問他祭的到底是誰芳官聽了眼圈兒一紅又嘆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藕官

兒也是胡鬧寶玉忙問如何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葯官兒寶玉道他們兩個也算朋友也是應當的芳官道那裡又是什麼朋友哩那都是傻想頭他是小生葯官是小旦往常時他們扮作兩口兒每日唱戲的時候都粧着那麼親熱一來二去兩個人就粧糊塗了倒像真的一樣兒後來兩個竟是你疼我我愛你葯官兒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來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也是那樣就問他為什麼得了新的就把舊的忘了他說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你說他是傻不是呢寶玉聽了這獃話獨合了他的獃性不覺又

此一段是寶玉搭實敘後一面正照菱花鏡也

呆很怪〻惜怪〻豈這撮土讀詞兩事

喜又悲又稱奇道絕拉著芳官囑咐道既如此說我有一句話囑咐你須得你告訴他已後斷不可燒紙錢將按節只備一爐香一心虔誠就能感應了我那案上也只設着一個爐我有心事不論日期時常焚香隨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盞或有鮮花鮮菓甚至葷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虛名已後快叫他不可再燒紙了芳官聽了便答應着一時吃過粥有人回說老太太回來了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之妙在意而不在辭知之者尋味無極不知者厭倦不能終篇也燒名〻香假佳茗此豈醉酒飽肉之徒所樂從耶前後兩段注見

寶玉之癡從空中生色似不食人間烟火者證極幻極第一層杏花結實感物懷人怨是風人之旨尚在人意計中第二層偶見雀兒随觸獸性遂乃以身化雀以心度雀這雀兒去〻已入非想第三層幻中生幻但不知云〻更入非〻想莊耶列耶禪耶元耶美矣妙矣較二十一回學莊之文更深十倍彼但撫其體段此則得其骨髓也有此癡情自然生出癡事藕官哭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終

莫假象乃氣機所感云且怪者力為護持固其所宜芳官他不足忘了云云顏為黛玉死後〻寶玉分袂一片靈機如游仙界若認作閒文便膚穀衍可厭如逼真但而不免遲舟可謂福膚者矣

彩雲彩霞畢竟是兩人耶

紅樓夢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寶玉聞聽賈母等回來隨多添了一件衣裳拄了杖前邊來都見過了賈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著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鬟十個老婆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和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子領出來坐了幾輛車遶過去先至下處

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著賈蓉媳婦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赶上了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命關了儀門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姐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裡院不必關鎖裡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將上房關了自領了丫鬟婆子

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帶領十來個老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廝打更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搴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啟戶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於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桃花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寶釵道前日剩的都給了琴妹妹了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要他些來因今年竟没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纔去時蕊官便說我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著逕同鶯兒出了蘅蕪院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柳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葉纔點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

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著這葉子編一個花籃掐了各色花兒放在裡頭纔是好頑呢說著且不去取硝只伸手採了許多嫩條命蕊官拿著他却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別致有趣喜得蕊官笑說好姐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送咱們林姑娘回來咱們再多採些編幾個大家頑說着來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粧見了這籃子便笑說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說我編的送給姑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兒

此句宜刪去方順○添一我字在句首亦可○似本有我字擺板時脫誤也○

却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鵑掛在那裡鶯兒又問候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硝黛玉忙命紫鵑去包了一包遞給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給姐姐不用過來問候媽媽也不敢勞他過來我梳了頭和媽媽都往那裡去吃飯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鵑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却與藕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去等着不好嗎紫鵑聽見如此說便也說道這話倒很是他這裡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筋用了一塊洋巾包了交給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算一趟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一徑順着柳堤走

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裡捨得去鶯兒只管催說你們再不去我就不編了藕官便說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這裡鶯兒正編只見何媽的女兒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編什麼呢正說着蕊官藕官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到底燒了什麼紙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好些不是氣得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在外頭這兩年不知賺了我們多少東西你說說可有的沒的春燕也笑道他是我的姨媽

此句欠明白

確有至理然而索解人不得也

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寳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寳珠出了嫁不知怎麽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麽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賬話想起來真不錯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姐兒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的真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没個差使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裡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筭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彀後來老姐兒兩個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着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幾年着實寛綽了如今挪進來也算撂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可笑不可笑接着我媽和芳官又吵了一場又要給寳玉吹湯討個没趣兒幸虧園裡的人多没人記的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要有人記得我們一家子叫人家看着什麽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來弄這個這一帶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着他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已辛苦了還不筭每日逼着我們來照看生怕有人遭塌我又怕悞了我的差使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謹愼愼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你還掐這些好花兒又折他嫩樹枝子他們即刻就來你看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折掐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裡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单筭花草頑意兒誰

管什麽每日誰就把各房裡姑娘丫頭帶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槩不用送等要什麽再和你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便掐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言未了他姑媽果然拄了拐杖走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採了許多鮮花心裡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弄又不好說什麽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看你就貪着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作隱身草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兒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煩我給他編我攆他他不去

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他老人家就認真的那婆子本是愚夯之輩兼之年邁昏聩惟利是命一槩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倚老賣老拿起拄杖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駡道小蹄子我說着你你還和我強嘴兒呢你媽恨的牙癢癢要撕你的肉吃呢你還和我梆子是的打得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姐頑話你就認真打我我媽爲什麽恨我又沒燒煳了洗臉水有什麽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婆子認真動了氣忙上前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這不是臊我了嗎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爲姑娘這裡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鶯兒聽這般蠢話便賭氣

紅了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說着便坐下仍編柳籃子偏又春燕的娘出來找他喊道你不來舀水在那裡做什麼那婆子便接聲兒道你來瞧瞧你女孩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這裡排揎我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麼了我們丫頭眼裡沒娘罷了連姑媽也沒了不成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娘那裡容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孩兒這麼大孩子頑的他領着人遭塌我我怎麼說人他娘也正為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來打了個耳刮子罵道小娼婦你能上了幾年臺盤你也跟着那起

輕薄浪小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已生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裡伺候又跑出來浪漢子一面又抓起那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鶯兒忙道那是我編的你別指桑罵槐的那婆子深妒襲人晴雯一干人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丫鬟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于衆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家四處奏成一股怨氣那春燕啼哭著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為何哭怕他又說出來又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趕著

真是回目失思若不得罪襲人不至於叫平兒來彔救之

來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裡肯回來急的他娘跑了去要拉他春燕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他娘只顧趕他不防脚下被青苔滑倒招的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賭氣將花柳皆擲於河中自回房去這裡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促俠小蹄子遭塌了花兒雷也是要劈的自己且掐花與各房送去却說春燕一直跑進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問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我媽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還是賣弄你女孩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來了幾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兒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

們的閑事都是你們縱的還管什麼說着便又趕着打襲人氣〔與前文怕受氣云云不合〕的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如此喊鬧便說姐姐別管看他怎麼着一面使眼色給春燕春燕會意直奔了寶玉去衆人都笑說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今兒都鬧出來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畧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出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我呢春燕一行哭一行將方纔鶯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說你只在這裡鬧倒罷了怎麼把親戚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我們原無知錯管

快心

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著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命小丫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叫來平兒不得閒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小丫頭子應了便走衆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來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是那個姑娘來了也要評個理沒有見個娘管女孩兒大家管着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奶屋裡的平姑娘啊他有情麽你說兩句他一翻臉嫂子你吃不了兜着走說着只見那個小丫頭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呢問我做什麽我告訴了他他說叫先攆出他去告訴林大娘在角門子上打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聽見如此說了嚇

又是晴雯結怨襲人占便宜處

得淚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况且我是寡婦家沒有壞心一心在裡頭伏侍姑娘們我這一去不知苦到什麽田地襲人見他如此說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在這裡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話又亂打人那裡弄你這個不曉事的人來天天鬭口齒也叫人笑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他去了正經那裡那麽大工夫和他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衆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已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爲打你起的倒沒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好孩子你好歹替我求求罷寶玉見如此可憐便命留下不許再鬧再鬧一定打了攆出去那婆子一一謝過下去只見平兒走來

平兒到底放寬一着平兒之所以為平兒也

又起後文

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了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將就的就省些事罷但只聽見各屋裡大小人等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裡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麽事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這裡的還大可氣可笑襲人等聽了喫異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乾娘不安管教女兒猶之可也親娘反因教女受辱大奇所以然者上行下效之趙姨責其子而鳳姐斥之探春辱其母而舉家皆快之今諸婢又得寶玉為護持宜其肆行無忌矣

紅樓夢第五十九回終

紅樓夢

紅樓夢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過幾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也不得閑兒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鬟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裡奶奶等你你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餑餑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這裡寶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媽去到寶姑娘房裡把鶯兒安伏安伏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一面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寶玉又隔牕說道不可當着寶姑娘說看叫鶯兒倒

受了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面走著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纔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支問着我了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已在這屋裡長久了自有許多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這屋裡的人無論家裡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眞春燕道誰可撒謊做什麼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當下來至蘅蕪苑中正値寶釵黛玉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沏茶春燕便和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

說方纔言語冐撞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罪鶯兒也笑了讓他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赶出叫媽媽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箇紙包兒給他們說是薔薇硝帶給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裡沒這個給他巴巴兒的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萬帶囘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囘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寳玉也纔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聽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倔强了春燕進來寳玉知道囘復了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也不再說一語畧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給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的說給他蕊官之事並給了他硝寳玉並無和琮環可談之語因笑問芳官手裡是什麽芳官便忙遞給寳玉瞧又說是擦春癬的薔薇硝寳玉笑道難爲他想的到賈環聽了便伸着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灣腰向靴筩内掏出一張紙來托着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寳玉只得要給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連忙攔住笑說道別動這個我另拿些來寳玉會意忙笑道且包上拿去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已常使的啟奩看時盒内已空心中疑惑早起還剩了些如何就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着問這個不過是這屋裡人一時

奚乃若人
有名人的
緣分彩雲
亦非惡人了
頭恰偏与環
究相好且与
趙姨契合
豈曲緣分

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他們那裡看的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偺們好吃飯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來賈環見了喜的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粧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興興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閑談賈環笑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癬比外頭買的銀硝強你看看是這個不是彩雲打開一看嗤的一笑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兒呢這不是硝這是茉莉粉賈環

看了一看果見比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是好的硝粉一樣留著擦罷橫豎比外頭買的高就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麼怨他們要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著這會子撞喪的撞喪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報仇莫不成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裡的猫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賈環聽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是何苦來不管怎麼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橫竪與你無干趁着抓住了理罵那些浪娼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呸你這

下流没剛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丫頭的氣平白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你倒會扭頭暴筋瞪著眼撴摔我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罷了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裡人怕你呢你没有什麽本事我也替你恨賈環聽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說道你這麽會說你又不敢去支使了我去鬧他們倘或往學裡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遭遭兒調唆我去鬧出事來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一句話戳了他娘的心便嚷道我腸子裡爬出來的我再怕了這屋裡越發有活頭兒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兒便飛

也似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不住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瞧見趙姨娘氣的眼紅面青的走来因問姨奶奶那裡去趙姨娘拍着手道你瞧瞧這屋裡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的分量放小菜兒了要是別的人我還不惱要叫這些小娼婦捉弄了還成了什麽了夏婆子聽了正中巳懐忙問因什麽事趙姨娘遂將以粉作硝輕侮賈環之事說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纔知道這算什麽事連昨日這個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在頭裡人家還没拿進個什麽兒來就說使不得不干不淨

的東西忌諱這燒紙倒不忌諱你想一想這屋裡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你自己掌不起但凡掌的起來誰還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經貨就得罪他們也有限的快把這兩件事抓着理扎個筏子我帮着你作証見你老人家把威風也抖一抖以後也好争别的就是奶奶姑娘們也不好爲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不是趙姨娘聽了這話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我不知道你細細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闹起來還有我們帮着你呢趙姨娘聽了越發得了意仗着膽子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寳玉往黛玉那裡去了芳官正和襲人等吃飯

見趙姨娘來了忙都起身讓姨奶奶吃飯什麼事情這麼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摔來手指着芳官罵道小娼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裡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裡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裡有你小看他的芳官那裡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硝我纔把這個給了他要說沒了又怕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就學戲也沒在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粉頭麵頭的姨奶奶犯不着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

孩子見識不成事體

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這是何苦來呢襲人忙拉他說休胡說趙姨娘氣的發怔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拉勸說姨奶奶不必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裡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着我麼你照照你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着了撞在他懷內叫他打衆人一面勸一面拉晴雯悄拉襲人說不用管他們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亂世為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干人聽見如此心中各各趁愿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趁愿

當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頑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個聽見此信忙找着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負咱們也沒趣兒須得大家破着大鬧一場方爭的過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荳官先就照着趙姨娘撞了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擁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的襲人拉起這個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說這樣沒道理還了得了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

纔算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的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
早遣春燕囘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着平兒與衆
媳婦走來忙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來趙姨娘氣的瞪著眼
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
探春便嘆氣說道這是什麼大事姨娘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
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丫頭們說不知在那裡原來在這裡
生氣呢姨娘快同我來尤氏李紈都笑說請姨娘到廳上來偺
們商量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來口內猶說長說短探
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頑意兒喜歡呢和他頑頑笑笑
不喜歡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兒狗兒抓咬了

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時也只該叫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
罰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麼沒
人欺他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囘房去煞煞氣兒別聽那
謅瞎話的混賬人調唆惹人笑話自己獃白給人家做活心裡
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太囘來自然料理一席話
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只得囘房去了這裡探春氣的和李紈
尤氏說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這是什麼意
思也值的吵一吵並不留體統耳躁又軟心裡又沒有筭計這
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調唆的作弄出個獃人替他們出
氣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調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着出來

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裡那裡撈針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喚來盤詰都說不知道衆人也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慢的訪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來回了責罰探春氣漸漸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這芳官不對每每的造出些事來前日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寶二爺自己應了他纔沒話今日我給姑娘送絹子去看見他和姨奶奶在一處說了半天嘁嘁喳喳的見了我來纔走開了探春聽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爲證誰知夏婆的外孫女兒小蟬兒便是探春處當差的時常與房中丫鬟們買東西衆女孩兒都待他好這

樞機之發可怕已極

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蟬出去叫小么兒買糕去小蟬便笑說我纔掃了個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別的人去罷翠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兒說着便將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他小蟬聽說忙接了錢道這個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廚房內此刻手閒之時都坐在臺階上說閒話呢夏婆亦在其內小蟬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纔的話告訴了夏婆子夏婆子聽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官問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冤小蟬忙攔住說你老人家去怎麼

伏下回

說呢這話怎麽知道的可又叨蹬不好了說給你老人家防着就是了那裡忙在一時兒正說着忽見芳官走來扒著院門笑向廚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嬸子寶二爺說了晚飯的素菜要一樣凉凉的酸酸的東西只不要擱上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兒怎麽又打發你來告訴這麽句沒要緊的話呢你不嫌腌臢進來逛逛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裡托了一碟子糕來芳官戲說誰買的熱糕我先嚐一塊兒小蟬一手接了道這是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娘你愛吃這個我這裡有纔買下給你姐姐吃的他沒有吃還收在那裡乾乾淨淨沒動的說着便拿了一碟子出來遞給芳

官又說你等我替你燉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燉茶芳官便拿着那糕舉到小蟬臉上說誰希罕吃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說著頑罷了你給我磕頭我還不吃呢說着便把手內的糕掰了一塊扔著逗雀兒頑口內笑說道柳嬸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觔給你小蟬氣的怔怔的瞅着說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睛怎麽不打這作孽的人衆人都說道姑娘們罷喲天天見了就咕唧有幾個伶透的見他們拌起嘴來了又怕生事都拿起脚來各自走開當下小蟬也不敢十分說話一面咕噥着去了這裡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日那話說了沒有芳官道說了等一兩天再提這事偏那趙不死的

又和我鬧了一場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沒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的什麼兒是的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他就是了原來柳家的有個女孩兒今年十六歲雖是廚役之女却生得人物與平襲鴛紫相類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兒只是素有弱疾故沒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見寶玉房中丫鬟差輕人多且又聞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到那裡去應名正無路頭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伏侍的芳官一干人比別的乾娘還好芳官等待他也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及芳官去和寶玉說寶玉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着又有事尚

未得說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這裡寶玉正為趙姨娘吵鬧心中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等吵完了打聽着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又勸了芳官一陣因使他到廚房說話去今見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給柳五兒吃去寶玉忙道有著呢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吃去罷說着命襲人取出來見瓶中也不多了遂連瓶給了芳官芳官便自攜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畸角子一帶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廚房內正吃茶歇著呢見芳官拿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着裡面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

快拿鏇子燙滾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給你罷五兒聽說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謝芳官因說道今日好些進來逛逛這後邊一帶沒有什麽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墻正經好景致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爲什麽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托你攜帶他有了房頭兒怕沒人帶着逛呢只怕逛膩了的日子還有呢芳官聽了笑道怕什麽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嗳喲喲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着又倒了茶來芳官那裡吃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說我這裡占着手呢五丫頭送送五

兒便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着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有芳官笑道難道哄你不成我聽見屋裡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補上一個是小紅的璉二奶奶要了去還沒給人來一個是墜兒的也沒補如今要你一個也不算過分皆因平兒每每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連他屋裡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裡的事沒尋着何苦來往網裡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候老了倒難再回轉且等冷一冷兒老太太太太心閑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兒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雖如此說我却性兒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頭宗給我媽

伏後文

爭口氣也不枉養我一場二宗我添了月錢家裡又從容些三宗我開開心只怕這病就好了就是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裡的錢芳官說你的話我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說畢芳官自去了單表五兒回來和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個尊貴物兒却是吃多了也動熱竟把這個倒些送個人去也是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道送你姑舅哥哥一點兒他那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吃我倒半盞給他去五兒聽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傢伙廚內五兒冷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倒又是一場是非他娘道那裡怕起這些來還了得我們

反照後文

頭緒繁多恰極清澈

辛辛苦苦的裡頭賺些東西也是應當的難道是作賊偷的不成說着不聽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他侄兒正躺着一見這個他哥哥嫂子侄兒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凉水吃了一碗心中一爽頭目清凉剩的半盞用紙蓋着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家中幾個小厮和他侄兒素日相好的走來看他的病內中有一個叫做錢槐是趙姨娘之內親他父母現在庫上管賬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因他手頭寬裕尚未娶親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兒標緻一心和父母說了娶他為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却也情願爭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却已中止他父母未敢應允近日又想往園內去越

發將此事丟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時自向外邊擇壻了錢槐家中人見如此也就罷了爭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愿今日也同人來看望柳氏的姪兒不期柳家的在內柳家的見一羣人來了內中有錢槐便推說不得閒起身走了他哥哥嫂子忙說姑媽怎麼不喝茶就走倒難為姑媽記罣著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裡頭傳飯再閒了出來瞧姪兒罷他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個紙包兒出來拿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至墻角邊遞與柳家的又笑道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這五日的班兒一個外財沒發只有昨日有廣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

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禮你哥哥分了這些昨兒晚上我打開看了看怪俊雪白的說拿人奶和了每日早起吃一鍾最補人的沒人奶就用牛奶再不得就是滾白水也好我們想着正是外甥女兒吃得的上半天原打發小丫頭子送了家去他說鎖着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瞧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著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沒什麼差使跑什麼況且這兩日風聞着裡頭家反作亂的倘或沾帶了到值多了姑媽來的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來剛走到角門前只見一個小么兒笑道你老人家那裡去了裡頭三次兩輛叫人傳呢叫我們三四個人各處都找到了你老人家

從那裡來了這条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來了那柳家的笑道好小猴兒崽子你也和我胡說起來了囬来問你

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此回穿插瑣屑類費文心自芳官話人一入大觀園後紛紛多了頭緒作矣叙次有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之懼

紅樓夢第六十回終

紅樓夢

紅樓夢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幺兒一夕話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你不多得一個叔叔嗎有什麽疑的別叫我把你頭上的榪子蓋揪下来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那小厮且不推門又拉着笑道好嬸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吃我這裡老等你要忘了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黧鷄

是的還動他的菓子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怎麽不和他們要倒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和老鴰去借糧守着的沒有飛着的倒有小厮笑道嗳喲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閒話我看你老人家從今已後就用不着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兒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聽了笑道你這個小猴兒精又搗鬼了你姐姐有什麽好地方兒那小厮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們有内緯難道我們就沒有内緯不成我雖在這裡聽差裡頭却也有兩個姐姐成個體統的什麽事瞞的過我正說著只聽門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快傳你柳嬸子去罷再不来

可就悞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和那小廝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
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厨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
敢自專单等他來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丫頭那裡去了衆
人都說纔往茶房裡找他們姐妹去了柳家的聽了便將茯苓
霜擱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裡小丫頭蓮花兒
走來說司棋姐姐說要碗鷄蛋頓的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這
一様兒尊貴不知怎麼今年鷄蛋短的很十個錢一個還找不
出來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
纔湊了二千個來我那裡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
前日要吃荳腐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日要雞蛋

又没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鷄蛋都没有了別叫我翻
出來一面說一面真個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裡面果有十
來箇鷄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麼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給我們
的分例你為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
丢了手裡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裡混唚你媽纔下蛋
呢通共留下這幾箇預備菜上的飄馬兒姑娘們不要還不肯
做上去呢預備遇急兒的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没有好
的連鷄蛋都没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
蛋是平常東西那裡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個有一
年連草棍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

柳嫂子勢利實屬可惡而婢女之驕横亦可概見

肥鷄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腸子天天又鬧起故事
來了鷄蛋豆腐又是什麽麵筋醬蘿蔔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
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不用
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聽了便紅了
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麽來你說這麽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
爲便宜是爲什麽前日春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蒿子桿兒你
怎麽忙著還問肉炒鷄炒春燕說葷的不好另叫你炒個麵筋
兒少擱油纔好你忙著就說自巳發昏赶著洗手炒了狗顛屁
股兒是的親自捧了去今兒反倒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聽
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別說前日一次就從舊

閨中點染實叙得人心竅

年以來那屋裡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
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有的沒的名聲好聽筭著連姑娘帶
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兩隻鴨子一二十斤
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筭筭彀做什麽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
持不住還擱得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
要别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廚房裡
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著
吃到一個月現算倒好連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量了
要吃個油鹽炒荳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着五百錢給我我
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

過去往往如此

錢的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備得起趕著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厨房在裡頭保不住屋裡的人不去叨蹬一鹽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沒的賠你拿著這個錢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蹬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我們心裡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奶聽了又氣不忿反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那裡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裡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

候迎春飯罷帶了小丫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得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扔出去餵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聲七手八脚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慌的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别悞聽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腦袋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鷄蛋難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語方將氣勸得漸平了小丫頭子們也沒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衆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摔碗

丟盤自巳咕唧了一囘蒸了一碗雞蛋令人送去司棊全潑了地下那人囘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甌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聽罷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趂黃昏人稀之時自巳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候可巧春燕出來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個到跟前方看真切因問做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春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

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了園門五兒便將茯苓霜遞給春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給他就是了說畢便走囘來正走蓼溆一帶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着幾個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家的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裡來五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裡呢竟出去讓我關門什麼意思可是你撒謊五兒聽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去取的我忘了挨到這時

寃家路窄

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先去了所以没和大娘說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幾個丫頭對賴没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和幾個媳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倒要審審他這兩日他往這裡頭跑的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日玉釧兒姐姐說太太耳房裡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兒姐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罐子不是找還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我没聽見今日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没主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

探春不做難人乖滑之至

那裡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裡呢林之孝家的聽了忙命打了燈籠帶著衆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裡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贓證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鬟們都在院內納凉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着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睡

鳳姐亦太草草平日未免有冤枉人之處矣

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得哭哭啼啼給平兒跪著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出來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的人了拿你來頂缸的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爲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出來交給上

世道可嘆

夜的媳婦們看守著自已便去了這裡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也有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倘或眼不見尋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趁願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衾枕嗚嗚咽咽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攆他出門去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送了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讚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

處平兒一一的都應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襲人便說露却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於是又問芳官芳官聽了唬了一跳忙應是自巳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是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偺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了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也說是芳官給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况且那邊所丟的霜正沒主兒如今有賍証的白放了又

好語

去找誰誰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這個原故這會子玉釧兒急的哭悄悄問他他要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誰好意攬這事呢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裡炮先吵的合府都知道了我們怎麽裝沒事人呢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賍証怎麽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原是我要嚇他們頑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就都完了襲人道也倒是一件陰隲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了又說你小孩子氣不

審案問情淚在此等處見也平兒之才實是過人人之識度無此靈妙撥度

知好歹了平兒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就打趙姨娘屋裡起了贓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別人都不必管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爲打老鼠傷了玉瓶兒說着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裡應起來的爲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准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爲這個倒像我沒有本事問不出來就是這裡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裡平兒道現在

二奶奶屋裡呢問他什麽應什麽我心裡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這裡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要說出來呢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姐妹窩主却是平常裡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爲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麽樣要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體面呢就求寶二爺應了要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別冤屈了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不用冤屈好人我說了罷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及我再三我拿了些給環哥兒是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有

要知不是彩雲有肝膽是平兒一席話使他有不得不招認之勢耳。

的我原說說過兩天就完了如今旣寃屈了人我心裡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槩應了完事衆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詫異他竟這樣有肝膽寶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嚇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已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爲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麼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聽見豈不又生氣竟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沒事且除了這幾個人都不知道這麼何等的干净但只已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連房子給

妙語解頤。

所謂淡極耳非淡妻彩雲有此骨氣也。

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想只得依允於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給的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已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穀多時了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日一早押了他來怕園裡沒有人伺候早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啊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裡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裡沒什麼事所以姑娘不認識高高兒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二姑娘

司棋亦姓秦，是情之歟也。

措詞極周
面面圓活

的司棋的嬸子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叔却是偺們這邊的平兒聽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裡水落石出了連前日太太屋裡丟的也有了主兒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不知道要什麼來着偏這兩個孽障慪他頑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瞅着他們不隄防自已進去拿了些個什麼出來這兩個孽障不知道就嚇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

芳官一流的人他們私情各自來往也是常事前日那兩簍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別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擱不住人兩何好話給他個炭簍子帶上什麼事他不應承偺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裡的人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著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不用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就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鷄蛋雖然這柳家的没

平兒識見高出鳳姐百倍

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罣誤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麽大不了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總在這屋裡操上一百分心終久是回那邊屋裡去的沒的結些小人的仇恨使人含恨抱怨况且自已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一夕話說的鳳姐兒倒笑了道隨你們罷沒的惱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話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以上三回皆閒文之于事知撰處於文点成一

小片段妻曲入情正是不惡

雖閒文而晴雯之禍芳官等之被逐

均已伏案於此

紅樓夢第六十一回終

紅樓夢

紅樓梦

陈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十九册

點睛

紅樓夢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要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追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就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都說知道了寧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鑽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厨房內正亂着收傢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擔長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一擔粳米在外邊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點送賬房兒的禮又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你們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正亂着忽有人來說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兒原無事如今還交給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了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許多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眉瞪眼無計挽回只得罷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問

小人得志歷碌無揚究點仲堪之畔子添姊姊之類老猾當時豈但為貴廚房衣繪其全神登時掩旗息鼓反要

賠補彩雲凡
極言餘錢諒衣
靜心觀之方
有裨益亦當
世得失之林
必從此經史

出來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的打聽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聽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出來了照着彩雲臉上摔了來說你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寶玉好他怎麼肯替你應你既有担當給了我原該不叫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兒彩雲見如此急的賭咒起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罷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這是怎麼說氣的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

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橫豎看的真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捲包起來趁人不見來至園中都撇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已氣的夜裡在被内暗哭了一夜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熱鬧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並本宫星官值年太歲週歲換的鎖家中常走的男女先一日來上壽王子勝那邊仍是一套衣服一雙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用銀絲掛麵薛姨媽處減一半其餘家中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個

宮製四面扣合堆繡荷包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的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寶琴之禮不能備述姐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為應景而已這日寶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便冠帶了來至前廳院中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裡設下天地香燭寶玉炷了香行了禮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禮出至月臺上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再三拉著然後又見過薛蝌讓一回方進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已長的房中到過復出

二門至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衆人要行禮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此皆不磕頭一時賈環賈蘭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寶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聽外頭咭咭呱呱一羣丫頭笑着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縷入畫邢岫烟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繡鸞八九個人都抱著紅毡子來了笑說道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麵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寶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纔吃了一

接四十四回文字氣脈来。

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說不能見我我又打發進去讓姐姐來着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我那裡禁當的起所以特給二爺來磕頭寶玉笑道我也禁當不起襲人早在門傍安了坐讓他坐平兒便拜下去寶玉作揖不迭平兒又跪下去寶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攙起來又拜了一拜寶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推寶玉你再作揖寶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寶玉喜的忙作揖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兒赶着也還了禮湘雲拉

探春只解卻像生日日便自尔尔

外之之詞甚對寶姐姐呆

寶琴岫烟說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問原來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丫頭去告訴二奶奶赶着補了一分禮和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裡去丫頭答應著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就這樣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都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冥壽過了燈節就是大太太和寶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璉二哥哥二月

單說了些人名其不在家人之上之

没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麼沒人只不是偺們家的

僣們家的

探春竟忘却黛玉知其与黛玉情分淺些之

探春極揚和以為鳳姐之人叔謁力結憐之也且暗暗消釋議事廳賦指氣使之嫌尤是小人心腸

不如那姻姻說一樣而特云指舉平兒探春暗暗為平兒住罪之意自明

探春笑道你看我這個記性兒寶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他所以記得探春笑道原來你們倆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纔知道的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禮的職分可吵嚷什麼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了嗎今日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們回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日倒要替你作個生日我心裏纔過的去寶玉湘雲等一齊都說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奶說我們大家說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凑了分子過生日呢丫頭笑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奶說了多

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只别忘了二奶奶就不來絮聒他了衆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日裏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咱們就凑了錢叫柳家的來領了去只在咱們裏頭收拾倒好衆人都說很好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紈寶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内廚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凑了分子單爲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賬我那裏領錢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

氣玉今裡心過不去之

們竟不知道說著便給平兒磕頭慌得平兒拉起他來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這裡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麵等到李紈寶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和黛玉因天氣和暖黛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團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禮給寶玉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麵兩家皆辦了壽酒互相酧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寶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寶釵帶了寶琴過來給薛蝌行禮把盞畢寶釵因囑咐薛蝌家裡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寶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寶

玉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姊妹回來一進角門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著寶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裡頭倘或要家去取什麼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逾的你們那邊這幾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這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關的有功効了要是開着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腳走近路從這裡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媽和我也禁著些大家別走總有了事也就賴不着這邊的人了寶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要不是裡頭有人你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殊不知還有幾

絮絮家常以為訊竊殊不知寶玉正不寀問也

花開至芍藥花事盡矣故芍藥欄會宴極一時之盛亦花開到十分盛時之旨也以後風波漸作花事闌珊矣

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以後叨登出來了不知裡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總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來大家落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裡已有了稿兒自有頭緒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聽我說已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二個人說着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侍書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來個人都在那裡看魚頑呢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裡預備下了快去上席寶釵等隨攜了他們同到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廠廳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裡只沒

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着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不過留下幾樣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卽刻賞給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鳳姐兒吃過麵方換了衣裳往園裡來剛進了園就有幾個丫鬟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說壽星全了上面四坐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不合你們的拏兒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廳上隨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裡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着自如些

王好難坐
孫失親傍

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還自在且前頭沒人在那裡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議事廳上眼看着命小丫頭們鋪了一個錦裀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太太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拉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太太吃了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裡小丫頭子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寶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寶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鵑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團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寶琴等

四人都說這一鬧一日也坐不成了方纔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這裡沒人聽那些野話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給薛姨媽去寶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行令纔好衆人中有說行這個令好的又有說行那個令纔好的黛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色令都寫了拈成鬮兒偺們抓出那個來就是那個衆人都道妙極即命拿了一副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巴不得連忙起來說我寫衆人想了一回共得十來個念著香菱一一寫了搓成鬮兒擲在一個瓶中探春便命平兒拈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筯夾了一個出來打開

一看上寫着射覆二字寶釵笑道把個令祖宗拈出來了射覆
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裡頭
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探春笑
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再毀如今再拈一個若是雅俗共賞的便
叫他們行去咱們行這一個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個却是拇
戰湘雲先笑著說這個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
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令
寶姐姐快罰他一鍾寶釵不容分說灌了湘雲一杯探春道
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宜只聽我分派取了骰子令盆來
從琴妹妹擲起挨着擲下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寶琴一擲是

個三岫烟寶玉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寶琴笑
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
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寶琴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
菱原生於這令一時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
的成語湘雲先聽了便也亂看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圃三個
字便知寶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衆人
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黛玉偏看見了說快
罰他又在那裡傳遞呢鬧得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
的湘雲拿快子敲黛玉的手於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寶釵和
探春對了點子探春便射了一個人字寶釵笑道這個人字泛得

狠探春笑道添一個字兩覆一射也不泛了說着便又說了一個窗字寶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便猜着他是用雞窗雞人二典了因射了一個塒字探春知他射着用了雞栖於塒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寶玉三五亂叫猜起拳來那邊尤氏和鴛鴦隔着席也七八亂叫搳起拳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叮叮噹噹只聽得腕上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寶玉襲人贏了平兒二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總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菓菜名眾人聽了都說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寶玉快說寶玉

笑道誰說過這個也等想一想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寶玉真個喝了酒聽黛玉說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枝折脚雁叫得人九廻腸這是鴻雁來賓

說得大家笑了眾人說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個榛瓤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何來萬戶擣衣聲

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個壽字不須多贅大家輪流亂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寶琴對了手李紈和岫烟對了點子李紈便覆了一個瓢字岫烟便射了一個綠字

寶釵心心念念在玉但印叙度

二八會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寶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說這個典用得當湘雲便說道

奔騰澎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索纜孤舟既遇著一江風不宜出行

說的衆人都笑了說好個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個令故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說酒底兒湘雲吃了酒夾了一塊鴨肉呷了口酒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夾出來吃腦子衆人催他別只顧吃你到底快說呀湘雲便用筯子舉着說道

這鴨頭不是那丫頭　頭上那些桂花油

衆人越發笑起來引得晴雯小螺等一干人都走過來說雲姑

娘會開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纔罷怎麽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呢倒得每人給瓶子桂花油擦擦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毘誤着打竊盜官司衆人不理論寶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心裡有病不覺的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寶玉的就忘了村了彩雲了自悔不及忙一頓的行令猜拳岔開了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寶釵便覆了一個寶字寶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寶釵作戲指着自已的通靈玉說的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謔我却射著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麽解寶玉道他說寶底下自然是玉字了

玉字亦不應以寶字作覆未免太現成矣寶玉射釵字却佳

我射釵字舊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著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却使不得兩個人都該罰香菱道不止時事這也是有出處的湘雲道寶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寶玉怎麼你倒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盃湘雲無話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點搭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却忽然不見

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兒使人各處去找那裡找的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幾個老婆子來一則恐有正事呼喚二則恐丫鬟們年輕趁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體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並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引子媽媽們別躭心李紈尤氏也都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讓姑娘們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呢何況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聽打聽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會子還該點補

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項東西如今吃一兩盃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媽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頭命取點心來兩傍丫鬟們齊聲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或是姨媽那裡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出去了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再來倒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橫豎偺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說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石板磴上睡着了眾人聽說都笑道快別吵嚷

說着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于山石僻處一個石磴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羣蜜蜂蝴蝶鬧嚷嚷的圍着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眾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攙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嘟嘟囔囔說泉香酒冽醉扶歸宜會親友眾人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磴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慢啟秋波見了眾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已方知是醉了原是納涼避靜的不覺因多罰了兩盃酒姣嫋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悔早有小丫頭端了一盆洗臉水兩個捧着鏡奩眾人等着他便在石磴

頭酒不何不令焦大一銜

上重新匀了臉櫳了鬢連忙起身同著來至紅香圃中又吃了兩盃濃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吃了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給鳳姐兒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幾樣來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倚欄看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碁寶釵岫烟觀局黛玉和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麽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淚眼也不敢進廳來到階下便朝上跪下磕頭探春因一塊碁受了敵算來算去總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着兒兩眼只瞅着碁盤一隻手伸在盒內

只管抓碁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麽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裡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著他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麽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往廳上姨太太處去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麽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想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既這麽着就攆他出去等太太回來再回請姑娘定奪探春點頭仍又下碁這裡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玉和寶玉二人站在花下遙遙盼望黛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倒是個乖人雖然叫

黛玉何云吾才何云吾識四字當是兩字之誤要推定

他管些事也倒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寶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著時他幹了幾件事連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根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幾件事單拿我和鳳姐姐做筏子最是心裡有算計的人豈止乖呢黛玉道要這樣纔好偺們也太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閒了替他們一筭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不短了偺們四個人的黛玉聽了轉身就往廳上尋寶釵說笑去了寶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裡面可式放着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裡去呢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巴巴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寶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寶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那位喝時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寶釵笑道我倒不喝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說著先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盃遞在黛玉手內襲人笑說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彀了難爲你想的到說畢飲乾將盃放下襲人又來接寶玉的寶玉因問這半日不見芳官他在那裡呢襲人四顧一瞧說纔在這裡的幾個人鬥草頑這會子不見了寶玉聽說便忙回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裡睡在床上寶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偺們外頭頑去一會子好吃飯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叫

非以之為美
美人之所悦
多情人亦以
非珍

我悶了半天可不來睡覺罷了寶玉拉了他起來笑道咱們晚上家裡再吃回來我叫襲人姐姐帶了你桌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裡也不好我也吃不慣那個麵條子早起也没好生吃纔剛餓了我巳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裡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叫人管着我我要盡力吃彀了纔罷我先在家裡吃二三觔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幾年也没聞見趁今兒我可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個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春燕接着揭開看時裡面是一碗蝦丸鷄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

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瓤捲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春燕放在案上走來安小菜碗筯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膩的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寶玉聞着倒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遂吃了一個捲酥又命春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春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春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寶玉道你吃了罷若不彀再要些來春燕道不用要這就彀了方纔麝月姐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個儘彀了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在桌傍一頓吃了又留下兩個捲酥說這個留下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

襲人偏如此說美極花注〻含而不露也

碗吃酒就是了寶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着偺們晚上痛喝一
囬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
意思的趁今兒大家開齋還有件事想着囑咐你竟忘了此刻
纔想起來巳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處你提他襲
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春燕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但只五
兒的事怎麼樣寶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兒真叫他進來罷
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芳官聽了笑道這倒是正經事春
燕又叫兩個小丫頭進來伏侍洗手倒茶自巳收了傢伙交給
婆子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寶玉便出來仍往紅香
圃尋衆姊妹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

二人攜手囬來寶玉問你們做什麼呢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
吃飯呢寶玉笑着將方纔吃飯的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人笑
道我說你是猫兒食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個景
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狐媚子什麼空兒
跑了去吃飯兩個怎麼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
道不過是悞打悞撞的遇見說約下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
這麼着要我們無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彀使
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
第一個要去又懶又夯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
孔雀褂子襟再燒了窟窿你去了誰能綵補呢你倒别和我拿

調笑之間○珠露忘痕○足以忍潸去之之○

三撒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什麼我去了幾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到底說話呀怎麼粧憨兒和我笑那也當不了什麼晴雯笑着啐了一口大家說着來至廳上薛姨媽也來了依序坐下吃飯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個人滿園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着坐在花草堆裡鬥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

這個又說我有星星翠那個又說我有月月紅這個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個又說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菓荳官便說我有姐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個剪兒一個花兒叫做蘭一個剪兒幾個花兒叫做蕙上下結花的爲兄弟蕙並頭結花的爲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夫妻蕙荳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要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扯拉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臊香菱聽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口裡

又入佳境菱字双關

妙筆

寶玉於人情物理實在細緻周

放屁胡說荳官見他要站起來怎肯容他就連忙伏身將他壓住回頭笑着央告蕊官等來幫着我擰他這張嘴兩個人滾在地下衆人拍手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弄了他的新裙子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条裙子都汚濕了自已不好意思忙奪手跑了衆人笑個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笑著一哄而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見那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正恨駡不絕可巧寶玉見他們鬥草也尋了些草花來湊戲忽見衆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因問怎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謊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遭塌了寶

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裡倒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着手裡真個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瞧這裙子寶玉便低頭一瞧噯呀了一聲說怎麼就拉在泥裡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禁染香菱道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纔上身寶玉跌脚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塌這麼一件也不値什麼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寶姐姐每人纔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弄壞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的嘴碎饒這麼着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個不清

段歎之子 也欲死

又得一知己矣

香菱聽了這話却碰在心坎兒上反到喜歡起來因笑道就是這話我雖有幾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若有一樣的趕著換了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寶玉道你快休動只站著方好不然連小衣膝褲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我有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這個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個來何如香菱笑着搖頭說不好倘或他們聽見了倒不好寶玉道這怕什麼等他孝滿了他愛什麼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不是你素日為人了况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寶姐姐也可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咧香菱想了一想有理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等着

此段直說到寶玉心坎上 小山

一段心滿意足矣

縈繞有草蛇灰線之妙

你千萬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寶玉聽了喜歡非常答應了忙忙的回來一壁低頭心下暗想可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給這個霸王因又想起往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兒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面胡思亂想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緣故香菱之為人無人不憐愛的襲人又本是個手中撒漫的况與香菱相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寶玉來尋香菱見他還站在那裡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總要淘出個故事來纔罷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姐了誰知那起促俠鬼使的黑心說着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合自己的一樣又命寶

白描仙筆。此種筆法。紅樓夢獨擅其勝。所謂言去是卵小卵。就完了三字耐人尋思。

玉背過臉去自已向內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腌臢了的交給我拿回去收拾了給你送來你要拿回去看見了又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姐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妹罷我有了這個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倒大方的狠香菱忙又拜了兩拜道謝襲人一面襲人拿了那條泥污了的裙子就走菱香見寶玉蹲在地下將方纔夫妻蕙與並蒂菱用樹枝兒挖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菱蕙安放上又些將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伏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叫做什麼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你瞧瞧你這手弄得泥污苔滑的還不快洗去寶玉看笑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

開二人走已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寶玉寶玉不知有何說話扎煞着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作問什麼香菱紅了臉只管笑嘴裡要却說什麼又說不出口來因那邊他的小丫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臉又一紅方向寶玉道裙子的事可別和你哥哥說就完了說畢即轉身走了寶玉笑道可不是我瘋了往虎口裡探頭兒去呢說着也回去了不知端詳且下分解

此回寫得花明柳暗粉白脂紅談笑生風雲咳吐成珠玉鋪陳綷𦄂李太

紅樓夢第六十二回終

白〻宮詞與會淋漓仇十洲〻春畫此種極
樂世界人生何能多得不同而知大觀園將有
風波起矣
真菱解裙敍〻平兒理粧稍着色相然寳玉
只以得心爲樂說見理粧一回

何以又不見所謂檀雲綺霞其人耶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和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麽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春燕四兒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告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單替你做生日寶玉聽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裡的錢不該叫他們出纔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

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的情就是了寶玉聽了笑說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這個人一天不捱他兩句硬話村你你再過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會調三窩四說着大家都笑了寶玉說關了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惑起來索性再等一等寶玉點頭因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春燕一個跟我來能說着走至外邊因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春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倒很喜歡只是五兒那一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去又氣病了那裡來得只等好了罷寶玉聽了未免後悔長嘆因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春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沒有寶玉道

我到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聽得院門前有一羣人進來大家隔窗悄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著大燈籠晴雯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偺們就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出去了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又吩咐別耍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聽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說那裡有這麼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寶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寶玉寶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媽媽進來歇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還沒睡呢如今天長夜短

該早些睡了明日方起的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家笑話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脚漢了說畢又笑寶玉忙笑道媽媽說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日因吃了麵怕停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該淘些普洱茶喝襲人晴雯二人忙說淘了一茶缸子女兒茶已經喝過兩碗了大娘也嚐一碗都是現成的說着晴雯便倒了來林家的站起接了又笑道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裡都換了字眼赶着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屋裡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裡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只管順

口叫起來怕已後兄弟侄兒照樣就惹人笑話這家子的人眼裡沒有長輩了寶玉笑道媽媽說的是我不過是一時半刻偶然叫一句是有的襲人晴雯都笑說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沒離了嘴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纔好呢這纔是讀書知禮的越自己謙遜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太屋裡撥過來的就是老太太太太屋裡的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不得他這纔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寶玉還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處去了這裡晴雯等忙命關了門進來笑說道

位奶奶那裡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著些兒也隄防着怕走了大摺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高棹偺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棹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着大家果然抬來麝月和四兒那邊去搬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寶玉說天熱你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寶玉笑道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慪我就不好了衆人聽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著卸粧

寬衣一時將正粧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鬢兒身上皆是緊身袄兒寶玉只穿著大紅綿紗小袄兒下面綠綾弹墨夾褲散着褲腳繫着一条汗巾靠着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搳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只穿着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拼的水田小夾袄束着一条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褲也散著褲腿頭上齊額編着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粗辮拖在腦後右耳根內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在左耳上單一個白菓大小的硬紅鑲金大墜子越顯得面如滿月猶白眼似秋水還清引得衆人笑說他兩個倒像一對雙生的弟兄襲人等一一斟上酒來說

且等一等再搳拳雖不安席在我們每人手裡吃一口罷了于是襲人爲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其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團圓坐了春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個絨套繡墩近炕沿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彩定窰的不過小茶碟大裡面自是山南海北乾鮮水陸的酒饌菓菜寶玉因說偺們也該行個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纔好別大呼小叫叫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偺們搶紅罷寶玉道没趣不好偺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個頑意雖好人少了没趣春燕笑道依我說偺們竟悄悄的把寶姑娘雲姑娘林姑娘請了

來頑一會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闔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寶玉道怕什麼偺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纔好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屋裡叨登的大發了寶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春燕四兒都巴不得一聲二人忙命開門各帶小丫頭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個去請只怕不肯來須得我們去請死活拉了來于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二人又去果然寶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好歹給我們一點體面略坐坐再來衆人聽了却也歡喜因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同春燕也再三的請了

李紈和寶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併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寶玉忙說林妹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拿了個靠背墊著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着黛玉却離桌遠遠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寶釵李紈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家夜飲聚賭今日我們自已也如此以後怎麼說人李紈笑道有何妨礙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並沒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說着晴雯拿了一個竹雕的簽筒來裡面裝着象牙花名簽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裡面是六點數至寶釵寶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個什麼來說着將筒搖

定評 無情二字可玩也動人三字可玩

了一揸伸手掣出一簽大家一看只見簽上畫着一枝牡丹題着艷冠羣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爲羣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或新曲一支爲賀衆人都笑說巧得狠你也原配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寶釵吃過便笑說芳官唱一隻我們聽罷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了門杯好聽於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去這會子狠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隻賞花時翠鳳翎毛紮帚扠閑踏天門掃落花纔罷寶玉却只管拿着那簽口

合着本心

內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聽了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與寶釵寶釵又擲了一個十六點數到探春探春笑道還不知得個什麽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已一瞧便擲在桌上紅了臉笑道狠不該行這個令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賬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起來衆人看時上面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邊紅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簽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再同飲一杯衆人笑說道我們說是什麽呢這簽原是閨閣中取笑的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王妃難道你

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著大家來敬探春探春那裡肯飲却被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個人强死强活灌了一鍾纔罷探春只叫蠲了這個再行別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强擲了個十九點出來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瞧這行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簽上畫着一枝老梅寫着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舊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與說著便吃酒將骰過給黛玉黛玉一擲是十八點便該湘雲掣湘雲笑著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

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畫着一枝海棠題着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凉兩個字倒好衆人知他打趣日間湘雲醉眠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給黛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說了衆人都笑了因看注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兩家各飲一盃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真好籤恰好黛玉是上家寶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盃只得要飲寶玉先飲了半盃瞅人不見遞與芳官芳官即便端起來一仰脖喝了黛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拚在

迴繞上回鬥草換裙事正開字妙絕請思之

漱盂內了湘雲便抓起骰子來一擲個九點數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上面是一枝荼蘼花題着韶華勝極四字那邊寫着一句舊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盃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寶玉皺皺眉兒忙將籤藏了說偺們且喝酒罷說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盃之數麝月一擲個十點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着聯春繞瑞四字那面寫着一句舊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盃大家陪飲一盃香菱便又擲了個六點該

不怨東風去不怨寶玉也

芙蓉誄是黛玉文字於此可見

又見字妙絕

黛玉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着一枝芙蓉花題着風露淸愁四字那面一句舊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盃牡丹陪飲一盃衆人笑說這個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做芙蓉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個二十點該著襲人襲人便伸手取了一枝出來却是一枝桃花題著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寫着舊詩道是

桃紅又見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

閒中子眼

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算來香菱晴雯寶釵三人皆與他同庚黛玉與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該招貴壻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這是什麽話大嫂子順手給他一巴掌李紈笑道人家不得貴壻反捱打我也不忍得衆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聽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發人來了接黛玉的衆人因問幾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鐘打過十一下了寶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一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還要吃藥呢衆人說也都該散了襲人寶玉等還要留着衆人

李紈探春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盃再走說著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點燈襲人等齊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回來關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來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幾鍾用盤子攢了各樣果菜與地下的老媽媽們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搳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媽媽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衆人聽了方收拾盥漱睡覺芳官吃得兩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添了許多丰韻身子圖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說姐姐我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叫你儘力灌呢春燕四兒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還只管叫寶玉道不用叫了偺們且胡亂歇一歇自

已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就睡着了襲人見芳官醉的狠恐鬧他吐酒只得輕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寶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已却在對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覺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對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著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來叫他寶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喝醉了怎麼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聽了瞧了瞧方知是和寶玉同榻忙羞的笑著下地說我怎麼却說不出下半句來寶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墨說著丫頭進來伺候梳洗寶玉

笑道昨日有擾今日晚上我還席襲人笑道罷罷今日可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寶玉道怕什麼不過纔兩次罷了偺們也算會吃酒了一罈子酒怎麼就吃光了正在有趣兒偏又沒了襲人笑道原要這麼着纔有趣兒必盡了興反無味昨日都好上來了晴雯連臊也忘了我記得他還唱了一個曲兒四兒笑道姐姐忘了連姐姐還唱了一個呢在席的誰沒唱過衆人聽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着笑個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來說我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日我還東短一個也使不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夜裡做什麼來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日夜裡熱鬧非常連

又驚又喜

往日老太太太太帶着衆人頑也不及昨兒這一頑一罈酒我們都鼓搗光了一個個喝的把臊都丟了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纔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盹兒平兒笑道好白和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還說着給我聽氣我晴雯道今兒他還席必自來請你等着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誰是他晴雯聽了把臉飛紅了赶着打笑說道偏你這耳朶尖聽的真平兒笑道呸不害臊的丫頭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有事去了回來再打發人來請一個不到我是打上門來的寶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裡寶玉梳洗了正喝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說道你們這麼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

怎麼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寶玉指道硯台下是什麼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字帖兒遞給寶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紅箋紙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遥叩芳辰寶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忙問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裏要緊的人來的帖子忙一齊問昨兒是誰接下了一個帖子四兒忙跑進來笑說昨兒妙玉並沒親來只打發個媽媽送來我就擱在這裡誰知一頓酒喝的就忘了衆人聽了道我當是誰大驚小怪這也不值的寶玉忙命快拿紙來當下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着檻外人三字自已竟不知回上帖回個什麼字樣纔相敵只管

寶玉黛玉皆是世人意外之人也

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要問寶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黛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來尋黛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顫巍巍的迎面走來寶玉忙問姐姐那裡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寶玉聽了詫異說道他為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的目原來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墻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來寒素賃房居住就賃了他廟裡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裡

來如今又兩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寶玉聽了恍如聽了焦雷一般喜得笑道怪道姐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雲原本有來歷我正因他的一件事為難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姐真是天緣湊合求姐姐指教說著便將拜帖取給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理數寶玉聽說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中裡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叫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妹可巧遇見

玉字評岫以世人中之事揣度之 莫妙

閱名不如見面之歎矣如常之夫二人習於久矣今忽云之妙妙玉如人小此財務不動居已今來事此易得于是細看寶玉果然集邈不凡所以得邀此人青睞向未留心而今始知如和見面長然矣乃白描好手

了姐姐岫烟聽了寶玉這話且只管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的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的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晋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已乃世人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寶玉聽了如醍醐灌頂噯喲了一聲方笑

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聽了便自往櫳翠菴來寶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寶玉薰沐謹拜幾字親自拿了到櫳翠菴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餚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鸞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嬌憨女子不常過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干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裡只憑丫鬟們去服役且同衆人一一的遊玩閑言少述且說當下衆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

見探丫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爲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裡衆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鴛兩個去打鞦韆頑耍寶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送蕩的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忽見東府裡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殯天了衆人聽了唬了一大跳忙都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了家人說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成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個着已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元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忙坐車帶

了賴昇一干老人媳婦出城又請大夫看視到底係何病症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診脈來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爲過於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今雖死腹中堅硬似鐵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皺裂便向媳婦回說係道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歿衆道士慌的回道原是秘製的丹砂吃壞了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夫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去了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了尤氏也不便聽只命鎖着等賈珍來發放且命人飛馬報信一面看視裡面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擡

至鉄檻寺來停放掐指算來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早年已經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破孝開弔一面且做起道場來因那邊榮府裡鳳姐兒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姐妹寶玉不識事體只得將外頭事務暫托了幾個家裡二等管事的賈㻞賈珖賈珩賈瓔賈菖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寧府看家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孫女兒帶來一同住着纔放心且說賈珍聞了此信急忙告假並賈蓉是長孫也請給假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專具本請旨原來天子亦是至孝過人的且更隆重

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蔭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靜於都城之外元真觀今因疾歿于觀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聽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忠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門入都恩賜私第殯殮任子孫盡喪禮畢扶柩回籍外著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弔欽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裡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㻞賈珖二人領家丁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做什麼賈㻞回說嫂子恐哥哥姪和

笑容滿面○在初表时封觉新様其華崇于衣誠○

見來了老太太路上無人叫我們兩個來護送老太太的賈珍聽了讚聲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琮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個姨奶奶在上房住著賈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娘來了喜的笑容滿面賈珍忙說了幾聲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衆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哭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俛伏無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了些

二姨三姨年紀出捱○尤老為人不在己老○

悲戚好指揮衆人因將恩旨備述給衆親友聽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回家來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巴不得一聲兒便先騎馬跑來到家忙命前廳收桌椅下槅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樓等事又忙著進來看外祖母兩個姨娘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歪着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頭們做活計見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我父親正想你呢二姨娘紅了臉罵道好蓉小子我過兩日不罵你幾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個體統都沒了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的也跟不上說着順手拿起一個熨斗來摟頭就打嚇得賈蓉抱著頭滾

庚辰春盡。

到懷裡告饒尤三姐便轉過臉去說道等姐姐來家再告訴他賈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因又和他二姨娘搶砂仁吃那二姐兒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䑛着吃了衆丫頭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兜着走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那丫頭親嘴說我的心肝你說得是咱們饒他們兩個丫頭們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你一般有老婆丫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樣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閒事嚼舌頭的人吵嚷到那府裡背地嚼舌說咱們這邊混賬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

隨口說穿。家法頹隳。玉山子歎。

都彀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髒唐臭漢何況咱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叫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璉二叔還和那小姨娘不乾淨呢鳳嬸子那樣剛强瑞大叔還想他的賬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亂道三姐兒沉了臉早下炕進裡間屋裡叫醒尤老娘這裡賈蓉見他老娘醒了忙去請安問好又說老祖宗勞心又難為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激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門磕頭去尤老安人點頭道我的兒到是你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剛纔趕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

事完了再去說着又和他二姨娘擠眼兒二姐便悄悄咬牙罵道狠會嚼舌根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做媽不成賈蓉又和尤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每日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個有根基的富貴人家又年輕又俏皮兩位姨娘父親好聘嫁這二位姨娘這幾年總沒揀着可巧前兒路上纔相准了一個尤老娘只當是真話忙問是誰家的二姐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赶着打說媽媽別信這混賬孩子的話三姐兒道蓉兒你說是說別只管嘴裡這麼不清不渾的說着人來回話說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呢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出來不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終

前段是前回之事後段向後回之事慶壽吉此羣芳爭艷盛極而將衰者此也二美方來宜有憂而反喜樓園之事敗之兆於此見矣

此回酒令籤上詩句法確切其人謂寶玉為無情作者固已明之揭破矣寶釵之心爭寶玉亦不得為有情之

賈氏世祿之家連姻自必門户相當賈赦賈珍現襲世職豈少公侯之女与

之締騎乃邢夫人尤氏秦氏胡氏等家世皆與賈府門第不稱殊不入情此書往往有自逞筆便不計情理之處蓋立意傳寶玉黛玉二人餘法略不經意故不求其絲絲入扣也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珍于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焜燿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

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在內親女眷中厮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著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掙過來相幫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和那小丫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凉也有睡卧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和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着說道你怎麼來了你

快給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見屋裡唏溜嘩喇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赶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兒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就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麼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早已藏在身後摟著寶玉不放寶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攜了芳官進來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瓜子兒呢都是芳官輸給晴

雯芳官不肯叫打跑出去了晴雯因赶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笑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裡正怕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麼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做什麼呢一點聲兒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參悟了也不可知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縧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站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赶着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說你們頑去罷趁著二爺不在家我

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個話什麽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麽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做的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天有白事纔帶的着一年過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赶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要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穿帶的東西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

的到只是也不可過于赶熱著了倒是大事說著芳官早托了一杯凉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凉意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要珍大哥那邊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即刻送信要沒要緊的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要有事到林姑娘那裡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著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著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凉東西拿這些瓜菓作什麽不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麽雪雁笑道我

欝〻誰語。
惟有黙除。
太史公曰語
疾痛慘怛。
未有不呼
父母者也。

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鵑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什麼來了自已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菓去時又聽叫紫鵑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棹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棹上等瓜菓來時聽用要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要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也當點在常坐臥

的地方兒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燻燻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爲什麼二爺白瞧瞧去寶玉聽了不由的低頭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必有原故要是同那一位姐妹們閒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爲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墳林妹妹有感於心所以在私室自已奠祭取禮記春秋薦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他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到彼稍坐即回如若見

真是細心。
體貼入微。
然使黛玉之
畢竟如此
与否。未可
知也。

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別了雪雁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出鳳姐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麽我纔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厮若沒什麽事趂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的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笑道多謝姐姐惦記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了所以回來看看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麽着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嗳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是拌嘴連賭

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來了兩三件了雖說有三姑娘幇着辦理他又是個沒出閣的姑娘也有呌他知道得的也有往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强扎挣着罷了總不得心靜一會兒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別了鳳姐回身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鵑正看着人往裡收棹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奠祭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鵑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靜些只是爲何又傷心

替〻可憐雖黛玉以以彼流蕩寶玉把緒如此蒼嚴情渦郢正月㊂和老天壞

了黛玉道可是你没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剛說到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況兼黛玉心多每每說話造次得罪因他雖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同死却只心中了他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反倒掉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昔愛哭此時亦不免無

即曾雁愛寫的不知是詩是詞也

言對泣却說紫鵑端了茶來打諒二人又為何事角口因說道姑娘身上纔好些寶二爺又來慪氣了到底是怎麼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慪妹妹了一面搭訕着起來閒步只見硯臺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麼來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麼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首詩以寄感慨可巧

假道学是寶釵一生欺人處。亦是寶釵一生占便宜受。物。

探了頭來會我瞧鳳姐姐去我也身上懶懶的沒同他去將纔做了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撂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沒有什麼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晚給人看來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還是第一件其餘詩詞不

過是閨中游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偺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着寶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湊至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畀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劍雄談態自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幕　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聽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脚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頭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

想必就同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于是寶玉先迎著賈璉打千兒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了我來回家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畢眾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況因賈璉是遠歸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眾人接見已畢略坐了一坐吃了一盃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卻是賈赦賈璉送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中人哭著迎出來了他父子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苦勸方略略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場哭畢眾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璉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着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胗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靜身涼

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
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
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
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
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却說
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
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
與賈珍賈蓉素日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
那三姐兒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
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

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
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
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
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遂托相
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
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
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靑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
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
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先往庫上領去就是了這又
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曾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

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弔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找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給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合你

老娘要出來交給他再者也瞧瞧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和俞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進來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兒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蓉兒一並叫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個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裡倒不安賈璉也笑道自

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姪閒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嬸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做二房何如賈璉笑道你這是頑話還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

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了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糧莊頭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報怨要給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咱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嬸子那裡卻難賈璉聽到這裡心花

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要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賈璉忙道好孩子你有什麼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咱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再撥兩撥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面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道了叔叔兩下裡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過挨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為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

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妒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卻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要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侄兒你果然能夠說成了我買兩個絕色的丫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說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

令兒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鬧出事來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就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兄弟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屋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

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裡去了怎麼不見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瞟看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的因見二姐兒手裡拿着一條拴着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著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帶了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著欲近身來拿二姐兒的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裡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撂在口裡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

二姐蕩甚不然是賈璉有心也

如此光景不配了賈府連姻賈珍當时何至驕如此小家之女耶

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已帶的一個漢玉九龍佩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丫鬟回頭時仍撂了過去二姐也亦不去拿只粧看不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丫鬟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兒是何意思甚實着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着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仍是大家歸坐後叙了些閑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兒有了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兒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

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偺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着在這裡也是住着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著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帮助着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著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給尤老娘老娘便遞給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

批：兩撩雲慣家，首推賈蓉，無眉頭眼下處也。

院内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著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著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兒努嘴二姐兒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纔撕他那嘴呢賈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賈璉也笑着辭了出來走至廳上

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耍錢吃酒等話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拿去一面給賈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已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給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兒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已的主

意賈珍想一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娘心裡願
意不願意明兒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準了你二
姨娘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
訴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
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
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
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
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
子在外面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
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

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
花亂墜不由的尤老娘不肯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
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已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
子強勝張家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
在先已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
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點頭
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
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
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着使人看房子打
首飾給二姐兒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過幾日

伏後秋劫
時事。

早將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鬟只是府裡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吊死了賈璉給了一百銀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向来却就合廚子多渾虫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虫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裡從容了便嫁了鮑二況且這多姑娘兒原也和賈璉好的此時都搬出外頭住着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裡來預備二姐兒過来時伏侍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華之祖原當

皇糧莊頭後来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為婚後来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娶的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燄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給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宗玉好色　寶玉似之　登徒好色　賈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終

璉似之有寶玉自有黛玉有寶璉自有尤二姐臭味相投如磁吸針互美焉九說佩兩兩相形益見寶玉黛玉真是天仙化人矣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廿冊

紅樓夢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兒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稱了心願鮑二兩口子見了如一盆火兒赶着尤老娘一口一聲叫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赶著三姐兒叫三姨兒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兒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來了拜過了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娘見了二姐兒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

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麼奉承這二姐兒纔過得去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只說在東府有事鳳姐因知他和賈珍好有事相商也不疑心家下人雖多都也不管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十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就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體己一併搬來給二姐兒收著又將鳳

姐兒素日鮑為人行事枕邊衾裡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兒聽了自然是願意的了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做完佛事晚間回家時與他姊妹久別意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那裡賈珍喜歡將家人一槩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子裡已是掌燈時候悄悄進去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圈內自往下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裡纔點燈先看過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兒出來相見賈珍見了二姐兒滿臉的笑容一面吃茶一面笑說我做的保山如何要錯過了打着燈籠還沒處尋過

日你姐姐還備禮來瞧你們呢說話之間二姐兒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門來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那鮑二來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所以二爺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二爺事多那裡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笑着點頭道要你知道就好當下四人一處吃酒二姐兒此時恐怕賈璉一時走來彼此不雅吃了兩鍾酒便推故往那邊去了賈珍此時也無可奈何只得看着二姐兒自去剩下尤老娘和三姐兒相陪那三姐兒雖向來也和賈珍偶有戲言但

不似他姐姐那樣隨和兒所以賈珍雖有垂涎之意却也不肯造次了致討没趣况且尤老娘在傍邊陪著賈珍也不好意思太露輕薄却說跟的兩個小厮都在厨下和鮑二飲酒那鮑二的女人多姑娘兒上竈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着來了一時叫起來没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糊塗渾嗆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黄湯罷撞喪醉了夾着你的膫袋挺你的尸去叫不叫與你什麽相干一應有我承當呢風啊雨的横豎淋不到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之力在賈璉前十分有臉今因他女人越發和二姐兒跟前殷勤服侍他便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一聽他

女人吩咐百依百隨當下又吃了些便去睡覺這裡他女人隨着這些丫鬟小厮吃酒又和那小厮們打牙撂嘴兒的頑笑討他們的喜歡準備在賈珍前討好兒正在吃的高興忽聽見扣門的聲兒鮑二的女人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的告訴他說大爺在這裡西院裡呢賈璉聽了便至卧房見尤二姐和兩個小丫頭在房中呢見他來了臉上却有些訕訕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偺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乏了二姐兒忙忙陪笑接衣捧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的女人端上酒來二人對飲兩個小丫頭在地下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瞧

見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裡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笑道你這會子來的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裡來借個地方兒睡一夜隆兒便笑道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鮑二的女人便道偺們這裡有的是炕為什麼大家不睡呢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隆兒纔坐下端起酒來忽聽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踢蹶起來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盃出來喝住另拴好了進來鮑二的女人笑說好兒子們就睡罷我可去了三個攔着不肯叫走又親嘴摸乳口裡亂嘈了一回纔放他出去

良心發現

這裡喜兒喝了幾盃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關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舒服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偺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貼一爐子燒餅了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理他吹了燈將就卧下二姐聽見馬鬧心下着實不安只曾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吃了幾盃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二姐只穿着大紅小襖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俏麗賈璉摟着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俊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二姐兒道我雖標緻却沒品行看來倒是不標緻的好賈璉忙說怎麼說這個話我不懂二姐滴淚說道

二姐尚有羞惡之心而賈璉乃說出如許無恥之言真是全無心肝所以然在賈璉既得二姐又垂涎三姐之美心好色貪多務得不厭名言刑家

弦畫

你們拿我作糊塗人待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月的夫妻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糊塗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終身我靠你豈敢瞞藏一個字我算是有倚有靠了將來我妹子怎麼是個結果據我看來這個形景兒也不是常策要想長久的法兒纔好賈璉聽了笑道你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你前頭的事我也知道你倒不用含糊着如今你跟了我來大哥跟前自然倒要拘起形跡來了依我的主意不如叫三姨兒也合大哥成了好事彼此兩無礙索性大家吃個雜會湯你想怎麼樣二姐一面拭淚一面說道雖然你有這個好意頭一件三妹妹脾氣不好第二件也

怕大爺臉上下不來賈璉道這個無妨我這會子就過去索性破了例就完了說着乘着酒興便往西院中來只見窗內燈燭輝煌賈珍便推門進去說大爺在這裡呢兄弟來請安賈珍聽是賈璉的聲音唬了一跳見賈璉進來不覺羞慚滿面尤老娘也覺不好意思賈璉笑道這有什麼呢咱們弟兄從前是怎麼樣來大哥為我操心我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要多心我倒不安了從此還求大哥照常纔好不然兄弟寧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慌的賈珍連忙攙起來只說兄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來我和大哥吃兩盃因又笑嘻嘻向二姐兒道三妹妹為什麼不合大哥吃個雙鍾兒

可驚可愕

快煞

不必有此事不可無此言真是快絕

雷霆風雨之聲萬馬奔馳之狀令讀去眼光炯炯不定

我也敬一盃給大哥合三妹妹道喜三姐兒聽了這話就跳起來站在炕上指着賈璉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掉嘴的咱們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提着影戲人子上場兒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别糊塗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倆拿着我們姊妹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了二房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我也要會會這鳳奶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兒便罷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條命喝酒怕什麼咱

們就喝說着自已拿起壺來斟了一盃自已先喝了半盞揪過賈璉來就灌說我倒沒有和你哥哥喝過今兒倒要和你喝一喝咱們也親近親近嚇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三姐兒這等拉的下臉來兄弟兩個本是風流場中要慣的不想今日反被這個女孩兒一席話說的不能搭言三姐看了這樣越發一叠聲又叫將姐姐請來要樂咱們四個人一處樂俗語說的便宜不過當家你們是哥哥兄弟我們是姐姐妹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老娘方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溜三姐兒那裡肯放賈珍此時反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人與賈璉反不好輕薄了只見這三姐索性卸了妝飾脫了大衣服鬆

又竭力一寫加倍形容得三姐神氣出

又從珍璉一面着筆總是加倍寫三姐精神

真是神龍出沒不可思議

鬆鬆的挽個鬢兒身上穿着大紅小襖半掩半開的故意露出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鮮艷奪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沒半刻斯文兩個墜子就和打鞦韆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檀口含丹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几杯酒越發橫波入鬢轉盼流光真把那賈珍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遠不捨迷離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纔一席話直將二人禁住弟兄兩個竟全然無一點兒能為別說調情鬭口齒竟連一句響亮話都沒了三姐自已高談濶論任意揮霍村俗流言灑落一陣由着性兒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一時他的酒足興盡更不容他弟兄多坐竟攆出去了自已關門睡去了自此後或略有了

嬛婆子不到之處便將賈珍賈璉賈蓉三個厲言痛罵說他爺兒三個誆騙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也不敢輕易再來那三姐兒有時高興又命小廝來找及至到了這裡也只好隨他的便乾瞅著罷了看官聽說這尤三姐天生脾氣和人異樣詭僻只因他的模樣兒風流標緻他又偏愛打扮的出色另式另樣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風情體態來那些男子們別說賈珍賈璉這樣風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鐵石心腸看見了這般光景也要動心的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種輕狂豪爽目中無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一團高興逼住不敢動手動脚所以賈珍向來和二姐兒無所不至漸漸的俗了却一心注定在三姐

純是柳湘蓮蘇美蘇蜡之流兩人真是一副兩目睜睜也

兒身上便把二姐兒樂得讓給賈璉自己却和三姐兒捏合偏那三姐一般合他頑笑别有一種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他母親和二姐兒也曾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偺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現放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著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勢必有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這如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他母女聽他這話料著難勸也只得罷了那三姐兒天天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寶石吃着肥鵝又宰肥鴨或不趁心連棹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子鉸碎撕一条罵一句究竟賈珍等

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屋裡心中也漸漸的悔上來了無奈二姐兒倒是個多情的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倒還知疼着熱要論溫柔和順却較着鳳姐還有些體度就論起那標緻來及言談行事也不減於鳳姐但已經失了脚有了一個淫字憑他什麼好處也不算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似漆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裡還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内也常勸賈璉說你和珍大爺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把三丫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兒終久要生事的賈璉道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他只是捨不的

我還說就是塊肥羊肉無奈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剌多扎手偺們未必降的住正經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意思思的就撂過手了你叫我有什麼法兒二姐兒道你放心偺們明兒先勸三丫頭問准了讓他自己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兒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妹妹過來和他母親上坐三姐兒便知其意酬斟上酒也不用他姐姐開口便先滴淚說道姐姐今兒請我自然有一番大道理要說但只我也不是糊塗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從前的事我已盡知了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纔是正禮但終

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向來人家看着偺們娘兒們微息不知都安着什麼心我所以破着沒臉人家纔不敢欺負這如今要辦正事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必得我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纔跟他要憑你們揀擇雖是有錢有勢的我心裡進不去白過了這一世了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彩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三姐兒道姐姐橫豎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兒是誰二姐兒一時想不起來賈璉料定必是此人無疑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這人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兒笑道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寶玉二姐兒與尤老娘聽了也以爲必然是寶玉了

知言哉

此處所以為二姐也

此處所以為二姐也

此三有三姐而丕覺寶玉者然料寶玉饒情有屬鄉、輪不着自己知索性置之度外其於湘蓮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耳作者明決若誤作三姐目屬寶玉便是蒋湯之訣釵明知寶玉鍾情黛玉而必篡奪之其識見遠在尤三姐之下

三姐兒便啐了一口說我們有姐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有好男人了不成衆人聽了都詫異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三姐兒道别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裡問我來着麽興兒說小的回奶奶爺在家廟裡和珍大爺商議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人尤二姐便要了兩碟菜來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站著喝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道家裡奶奶多大年紀怎麽個利害

的樣子老太太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話興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喝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人有幾個知奶奶的心腹有幾個知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敢惹提起來我們奶奶的事告訴不得奶奶他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那裡見的他倒是跟前有個平姑娘爲人狠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我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得人都不及

口碎

興兒诙打左右向引不枉也

伏後回骗殺之根

他只一味哄著老太太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的把銀子錢省下來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說他會過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錯了他就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去他還在傍邊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經婆婆都嫌他說他雀兒揀著旺處飛黑母雞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要不是老太太在頭裡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這麼說他將來背着我還不知怎麼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了越發有的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麼說小的不怕雷劈嗎但凡小的要有造

化起先娶奶奶時要得了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爺的幾個人誰不是背前背後稱揚奶奶盛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愿來伺候奶奶呢尤二姐笑道你這小猾賊兒還不起來說句頑話兒就嚇的這個樣兒你們做什麼往這裡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別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不見他纔好呢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脚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兒這張嘴還說不過他呢奶奶這麼斯文良善人那裡是他的對手二姐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麼着我興兒道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說奶

奶就是讓著他他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兒他就
肯善罷干休了人家是醋礶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們跟前
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是的雖然平姑
娘在屋裡大約一年裡頭兩個有一次在一處他還要嘴裡掂
十來個過兒呢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
自已尋來的你逼著我我不愿意又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麼
着他一般也罷了倒央及平姑娘二姐笑道可是撒謊這麼一
個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就是俗語說的三人抬
不過個理字去了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兒的丫頭陪過來一
共四個死的死嫁的嫁只剩下這個心愛的收在房裡一則顯

他賢良二則又拴爺的心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調
三窩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膽伏侍他所以纔容下了二姐笑道
原來如此但只我聽見你們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
他這麼利害這些人肯依他嗎興兒拍手笑道原來奶奶不知
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第一個善德人從不管事只教姑娘
們看書寫字針線道理這是他的事情前兒因為他病了這大
奶奶暫管了幾天事總是按着老例兒行不像他那麼多事逞
才的我們大姑娘不用說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兒叫二木頭
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愛只是有刺
扎手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鴰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經是

文勢紆徐恰好收科

倒字化字
天然入妙

珍大爺的親妹子太太抱過來的養了這麽大也是一位不管
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算外還有兩位姑娘真
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兒姓林一位是姨太太
的女兒姓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一般的呢又都知書識字
的或出門上車或在園子裡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尤二
姐笑道你們家規矩大小孩子進的去遇見姑娘們原該遠遠
的藏躲著敢出什麽氣兒呢興兒搖手道不是那麽不敢出氣
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煖了又吹化了薛姑
娘說得滿屋裡都笑了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下回分解

前列諸美歎觀止矣乃能後出一奇又奇夫
天下名山莫如五岳毓靈鍾秀洵天地英
全力結成者然以造物之大化工之巧豈
遂無餘力別生異境而謂恒岱嵩衡
華外盡屬蟻封則乾坤亦為之減色
矣此匡廬之瀑峨嵋之雪黃山雲海
雁宕天池羅浮風雨天台雲霞與夫
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所由出而爭奇競
秀也文人筆端造化胸具鑪錘于是閨閣
之中特標新格更於常外幻出殊情饒全

紅樓夢第六十五回終

人愛能令人駭能令人悅能令人悲且能令人
驚且畏焉而啟美人之極於備讀其書如見其
人而究不測其爲何如人也嗚呼神乎此書淫人
淫事每用旁見側出不肯正言或託之夢寐荒
唐不肯坐實務於尤二姐未齊稍諱因其太纖
故用閒道出奇更寫一妖艷倜儻風流豪俠之
尤三姐來頓覺風雲變色電烟雲轟使讀者
目眩神迷心驚魄動乎此明皇羯鼓解穢法也
傳中言珍璉見尤欲道不敢狎遠不捨落魄垂涎
終莫能犯形容殆盡豈非淫而不淫者亂無何而

名惟呼爲尤物耳

亦復中心藏之

為俗眼所訝三姐寶玉誠非世道中人所能識也

尤二姐只求外貌只是賈璉一流人物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興兒說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裡越發沒了綑兒了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話倒像是寶玉的人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麽興兒笑道三姨兒別問他說起來三姨兒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麽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裡的師老爺嚴嚴的管着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

瘋顛顛的說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著好清俊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裡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爲他認得幾個字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羣兒裡鬧再者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臥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這樣可惜了兒的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咱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

巨眼

寶玉又得一知己

尤二姐不自忖量榮府如何

三姐豈不笑予寶釵張

若非寶釵機謀奪去其誰回不然

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的自然是天天只在裡頭慣了的要
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偺們同在一處那日正
是和尚們進來遶棺偺們都在那裡站着他只站在頭裡擋著
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偺們說姐
姐們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的那樣腌臢只恐怕
氣味薰了姐姐們接著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
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說那碗是腌臢的另洗了再斟來這兩
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不管什麼都過的去
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
說你兩個巳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

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嗑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
為倒是一對兒好人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只是沒有露形兒
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所以還
沒辦呢再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
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
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得十五六天的工
夫今兒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兒定了那件事明日爺
來好做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回去了這裡尤二姐命掩了門
早睡下了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
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為我悞事賈璉道

也没什麽事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兒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應不用你惦記三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不知多早晚纔來呢也難爲他的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愿剃了頭當姑子去吃常齋念佛再不嫁人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兒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做生日媽媽和我們到那裡給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頑戲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裡頭有個粧小生的叫做柳湘

蓮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聞得這人惹了禍逃走了不知回來了不曾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麽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獃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一向沒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厮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時他是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躭擱了大事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也不知道我們是什麽人今日和你說罷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

兩様的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兒起我吃常齋念佛伏侍母親等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巳修行去了說着將頭上一根玉簪拔下來磕作兩段說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様說著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来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和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焙茗焙茗說竟不知道大約没來若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說没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兒至起身之日巳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裡再悄悄的長行果見三姐兒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是的又見二姐兒持家勤慎

自是不消惦記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飡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匹馬走的近了一看時不是別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爲奇怪忙伸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後寒溫便入一酒店歇下共叙談叙談賈璉因笑道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踪跡全無怎麼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兒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見一夥強盜巳將東西刼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赶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

要婕不說三姐自擇之語以自擇為羞乎豈知盡光擇配至今以為美談以告以自擇之故述其意堅行深悅真豪邁之概則柳必不辰猪犬三姐必不自殺二人革舉無姻緣塞

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兄弟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家他去望候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好只是我們白懸了幾日心因又說道方纔說給柳二弟提親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著便將自已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子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

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定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二弟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一月內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過二弟你是萍踪浪跡倘然去了不來豈不悞了人家一輩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禮小弟素係寒貧況且在客中那裡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道也不用金銀珠寶須是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

只說品貌不說性情可見湘蓮除品貌外一未所愛也

倘子讀書。不識人。有以誤之也。

信耳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乃弟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著二哥就請拿去爲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亦斷不捨此劍說畢大家又飲了幾盃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咐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邊且說二姐兒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那三姐兒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親之餘只和姐姐一處做些活計雖賈珍趁賈璉不在家也來鬼混了兩次無奈二姐兒只不兜攬推故不見那三姐兒的脚氣賈珍早已領過教的那

裡還敢招惹他去所以蹤跡一發踈濶了却說這日賈璉進門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況喜之不盡深念二姐兒之德大家叙些寒温賈璉便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一回又將鴛鴦劍取出遞給三姐兒三姐兒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熒及至拿出來看時裡面却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鏨一鴛字一把上面鏨一鴦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兒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巳繡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喜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巳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則正惱他姐妹們無情把這事丟過

了全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能少不得又給他幾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給二姐兒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只等擇日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焙茗說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焙茗說璉二哥哥着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了寶玉寶玉

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求定下難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了底裡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個絕色的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

脚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淨罷了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甚麼連我也未必干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别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著要找薛蟠一則他病著二則他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内堂和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異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使弟

無言可回要從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劒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這話你說錯了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這個斷乎使不得湘蓮笑說如此說弟愿領責備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座一叙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什麼話來把自己也當做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就是爭辯起來自已也無趣味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劒來將一股雌

貞潔要乃姊之奔名況有似累之而要珍父子之形跡又衆目共見寶玉豈能無疑於三姊哉故説到品行操給不置一詞也

鋒隱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也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劔並鞘送給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横可憐

揉碎桃花紅滿地　玉山傾倒再難扶

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嚎哭一面大罵湘蓮賈璉揪住湘蓮命人綑了送官二姐兒忙止淚反勸賈璉人家並沒威逼他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拉下手絹拭淚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沒福消受大哭一塲等買了棺木眼看着入

殮又撫棺大哭一塲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纔之事原來這樣標緻人才又是這等剛烈自悔不及信步行來也不自知了正走之間只聽得隱隱一陣環佩之聲三姐從那邊來了一手捧着鴛鴦劔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湘蓮哭道妾癡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癡情妾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相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又向湘蓮灑了幾點眼淚便要告辭而行湘蓮不捨連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三姐一摔手便自去了這裡柳湘蓮放聲大哭不覺處夢中哭醒似夢非夢睜眼看時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着一個瘸腿

道士捕風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何號道士笑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脚而已湘蓮聽了冷然如寒氷侵骨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士不知往那裡去了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此回前半幅以妙後半曲折得妙各擅其勝敘事處處寫生宜曲折曲折之妙已屢言之萬難之妙於此始見後來收拾更用此法夫薛蟠遠地經商湘蓮浪游作客二人互作保障難後合在敘兩人如何解怨如何歸家累然美歎使人生厭借賈璉途中一遇不過數言敘出二人一年來許多事情何等自然何等省力賈璉說親反成餘事言外又見得事成倉猝原未詳審為日後悔親張本遺開賈璉本為接歸尤二起見而恰為尤三結姻已是一舉兩得矣其因機巧在所是賈赦為節度使通賄其後事既有秋桐之貴又其後為御史所糾法從此出一事之中包括數事而一法正兩用者矣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終

多剪裁處仍多齷齪小枝直者比
三姐慨然還定之劍強身亦復剪裁夫不剪
裁不成其為三姐也
或曰湘蓮三姐天生一對佳偶今玉碎珠沉不
殺風景乎此婦孺之見必以洞房花燭為團圓
者也此書以二玉為主尤柳特陪客耳今二玉
之事何如況陪客乎湘蓮是寶玉先聲三姐是
黛玉榜樣而寶玉情癡湘蓮頓悟黛玉柔腸
三姐俠骨四人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
也曰情也君子亦情而已矣何必同

涂鉞綸曰士為知己者死尤三姐之死死於
不知己矣不知己而何以死然而三姐則固
以湘蓮為知己也湘蓮知己而意不知己
仍不失為知己則舍知己而意不知己仍不
失為知己之湘蓮天下豈有不知己而能
知己如湘蓮者天下而喜不知己而能知己也
湘蓮矣而竟有知己而意不知己仍不失為知
己之湘蓮是知己而意不知己仍不失為知己
者乃真知己也而竟不知己則安得而不死哉
然而湘蓮去矣是知己而意不知己仍不失為

知己而竟不知己者究未嘗不知己也三姐何嘗死哉

又曰柳湘蓮一風流浪子耳尤三姐還引為知己豈曰知人哉紈袴中無雅人文墨中無旋人仕宦中無骨人道學中無達人則與其為俗子狂生寧為稼穡之婦也毋寧風流浪子耳不然三姐死矣試見紈袴之儔文墨之儔道學仕宦之儔能與道人俱去者哉湘蓮遠矣

又曰或問寶玉與黛玉有影子乎曰有鳳姐

水月庵拆散之姻緣則遠影也賈薔之於齡官則近影也潘又安之於司棋則有情影也柳湘蓮之於尤三姐則無情影也○余則謂前之屬皆未的當尤柳則是矣寶玉之與晴雯乃始有影也襲人之與葯官乃對面影也

寶釵矣是無情之尤于此可見一斑將來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恰也只好由你罷了

紅樓夢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命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這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傢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為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

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我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為什麼自刎了那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的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兒媽媽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纔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

可見寶釵并薛蟠〻不如

可見寶釵亦不及其母

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了就跟著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单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纔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嘗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厮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

前文第一個月亦应改作半個多月

不說起回來抱病与前文不合

沒有也算把你做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偺們家沒人俗語說的夯雀兒先飛省的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給他們道道乏纔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著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為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一個空白

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悞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厮進来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来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賬裡面本要早送来因貨物箱子壓著没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来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厮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噯喲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来的東西都忘了没拿了家裡来還是夥計送了来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要不是特特的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

是在路上叫人把魂打吊了還没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厮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和寶釵因問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細着綑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厮進来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紬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母女二人看時却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来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揑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

似乎此可
見
只於此等處
自表格外親
厚之意其機
械愈深矣

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子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閒話纔回園子裡去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已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已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单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姐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黛玉

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來想到這裡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紫鵑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略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著姑娘很重姑娘看著該喜歡纔是為什麼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為姑娘的病體千萬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為是姑娘的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

可見

寶玉情致纏綿款然入細不悵黛玉感戀不釋千古有情人生當頫首

是自巳遭塌了自巳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麽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血氣姑娘的千金貴體也別自巳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勸解只聽見小丫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妹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麽氣旁邊紫鵑將嘴向床後棹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舖啊黛玉也不答言紫鵑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

來的狠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那也不敢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給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泪的黛玉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為自巳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任憑怎麽没見過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孩子你也忒別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什麽叫什麽名字那是什麽做的這

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做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条桌上當古董兒倒好呢一味的將些沒要緊的話來厮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已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偺們到寶姐姐那邊去能寶玉巴不的黛玉出去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姐姐送偺們東西偺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姐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輌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販

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著酒說閒話兒內中一個道今兒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了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衆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的前兒我們在店裡髣髣髴髴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

賈璉第二次往平安州從薛蟠口中說出的與前文不複

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閒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勸他纔是任他怎麽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麽着罷衆人問怎麽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衆的人怎麽沒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塲呢言畢只是

長吁短歎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衆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几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和著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什麽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算什麽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

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閒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上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强扎挣着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爲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日纔覺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麼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别人都說那寶丫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

此段毫無意味特欲寫寶釵人人見好以襯黛玉之冷落耳觀上文要是

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爲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兒呢自己便蠍蠍螫螫的拿著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爲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麼週到眞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敬奉呢怪不的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

那林了頭云〻了之

隨手過渡釵法徑便用筆亦不平術

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丢在一邊嘴裡咕咕噥噥自言自語道這個又算了個什麼兒呢一面坐著各自生了一回悶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著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璉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似

件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個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事寶釵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咱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來鶯兒於是出來自己倒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著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麝月秋紋在屋裡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丢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笑著道不是怕丢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為寶姐姐送了他東西他看見是

寶玉尚未識透襲人意其欲就姑娘玉心事而為慰之也

前又說鳳姐已大好此處又說身上不好未合潛死之根

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過去勸勸正說著晴雯進來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去呢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頭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已作了回活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幾天也沒有過去看看况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裡別都出去了叫二爺回來抓不着人晴雯道噯喲這屋裡单你一個人惦記着他我們都是白閑着混飯吃的襲人笑

不答言則蓄恨深矣

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著撣子在那裡撣什麼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今兒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嗎我要到璉二奶奶那裡瞧瞧去你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赶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疤瘌流星的弔了好些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一嘟嚕上只咬破兩三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一嘟嚕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偺們說話的空兒没赶就

落上許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多少你倒是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遭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摘一個姑娘嚐嚐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偺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說的是我見姑娘很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别先領著頭兒這麼着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

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見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窻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著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粧著在床上歪著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著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没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著你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

草了倒插
文場亂動

常聽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裡還惦著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傍邊讓襲人坐下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閑話兒只見一個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著呢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閑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

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是怎麼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厮說這個新二奶奶比偺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

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傍站著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麽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裡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下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

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興兒却說興兒正在賬房兒裡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子進來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實說罷興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丫頭們的光景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

向供之言 此因人而施的

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句虛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幾個腦袋瓜子與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巳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的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興兒真個自巳左右開弓打了自巳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槪不知道啊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着了慌連忙把帽子抓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碰的頭山响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的謊鳳姐道快說興兒直蹶蹶

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裡去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着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瞅着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興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興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道

神情口角。種種逼真。敘次妙有波瀾。

這個自然麽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着平兒道咱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興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麽又扯拉上什麽張家李家咧呢興兒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已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兒倒慪笑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興兒想了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着道怎麽樣快說呀興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麽

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兒聽到這裡點了點頭兒回頭便望丫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麽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了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贊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伏侍呢自然是你了興兒赶着碰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

賞我二姐

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自己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爲什麼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筭造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話一字虛假奶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麼瞞著我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

除却興兒旺兒無亡處空隙也今審鞫至此無此才二爺不准家何從告訴耶

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興兒磕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後間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赶忙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麼呢興兒也不敢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候到遲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興兒赶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隄防你的皮興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著過來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外頭

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慢慢的退出去了鳳姐便叫倒茶小丫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着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下回分解

觀物思鄉見顰卿之多情聞尤柳之事而毫不介意見寶釵之無情夫尤柳之事乍聞之無不驚怛歎惋本人情也憎並不問尚可與之言情乎

偷娶之事並因人報信便索然易盡矣鶯兒送物已窺見顏色聽人向病又微露語言經旁人對面寫來匡思入妙鳳姐語向二奴登答一一傳神向去不疾不徐答去往推往還居然一位明察貴府鞫查曉事更普光景不待嚴刑也

紅樓夢第六十七回終

紅樓夢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廿一册

与前文賈璉先已起身鳳姐方知此事不合

紅樓夢第六十八回

尤苦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同程已是將近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得等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什東廟(廂)房三間照依自已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興兒引路一直到了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與兒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跑進去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見於是忙整理衣裳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了車進來二姐一看只見頭上都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子襖青緞子掐銀線的褂子白綾素裙眉灣柳葉高吊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的二女人攙進院來二姐陪笑忙迎上來拜見張口便叫姐姐說今兒實在不知姐姐下降不曾遠接求姐姐寬恕說着便拜下去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赶着拉了二姐兒的手同入房中鳳姐在上坐二姐忙命丫頭拿褥子便行禮說妹子

詞令之妙○直欲駕儀秦而上之○尤二姐知其性惡那○以不入其之中

和混之中○自有鋒鋩○

年輕一從到了這裡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兒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情願傾心吐膽只伏侍姐姐說着便行下禮去鳳姐忙下坐還禮口內忙說皆因我也年輕向來總是婦人的見識一味的只勸二爺保重別在外邊眠花宿柳恐怕叫老爺太太躭心這都是你我的癡心誰知二爺倒錯會了我的意若是外頭包占人家姐妹瞞着家裡也罷了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這樣正經大事也是人家大禮却不曾合我說我也勸過二爺早辦這件事果然生個一男半女連我後來都有靠不想二爺反以我為那等妒忌不堪的人私自辦了真真叫我有冤沒處訴我的這個心惟有天地可

表頭十天頭裡我就風聞着知道了只怕二爺又錯想了遂不敢先說目今可巧二爺走了所以我親自過來拜見還求妹妹體諒我的苦心起動大駕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合意的諫勸二爺謹慎世務保養身子這纔是大禮呢要是妹妹在外頭我在裡頭妹妹白想想我心裡怎麼過的去呢再者叫外人聽着不但我的名聲不好聽就是妹妹的名兒也不雅况且二爺的名聲更是要緊的倒是談論偺們姐兒們還是小事至於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昔持家太嚴背地裡加些減話也是常情妹妹想自古說的當家人惡水缸我要真有不容人的地方兒上頭三層公婆當中有好幾位姐姐

忌極。

妹妹妯娌們怎麼容的我到今兒就是今兒二爺私娶妹妹在外頭住着我自然不願意見妹妹我如何還肯來呢拿著我們平兒說起我還勸着二爺收他呢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的叫這些小人們遭塌我所以纔叫我知道了我如今來求妹妹進去和我一塊兒住的使的穿的帶的總是一樣兒的妹妹這樣伶透人要肯真心幫我我也得個膀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們的嘴就是二爺回來一見他也從今後悔我並不是那種吃醋調歪的人你我三人更加和氣所以妹妹還是我的大恩人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願意搬出來陪着妹妹住只求妹妹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留我個站脚的地方兒就

叫我伏侍妹妹梳頭洗臉我也是願意的說着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了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必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別這麼着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了他妹妹只管受禮他原是偺們的丫頭已後快別這麼著說著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裏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爲拜見的禮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二姐是個實心人便認做他是個好人想道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也是常理故傾心吐膽

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爲知己又見周瑞家等媳婦在傍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痴了反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禮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裡怎麽着呢鳳姐道這有何難妹妹的箱籠細軟只管着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夯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着妹妹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二姐忙說今兒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凴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曾當過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呢這幾件箱櫃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麽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

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攜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太太一槩不知倘或知道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别見老太太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姐妹們住着容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子裡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二姐道任凴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進大門只奔後門來下了車赶散衆人鳳姐便帶了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裡的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衆人來看問二姐一一見過衆人見了他標

第一根着

可憐丫頭之名曰善姐善人之不得而見之矣

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衆人都不許往外走了風聲若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裡的婆子丫頭都素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紈收養幾天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李紈見鳳姐那邊已收什房屋況在服中不好倡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便去將他的丫頭一概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丫頭送他使喚暗暗吩咐他園裡的媳婦們好生照看著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們筭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不提且說合家之人都暗暗的納罕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裡姐妹個個相好倒

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所誰知三日之後丫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一聲大奶奶拿些個來善姐兒便道二奶奶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姑娘妯娌們上下幾百男女人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從娘娘筭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家裡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七萬一天都從他一個人手裡出入一個嘴裡調度那裡為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能着些兒罷咱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

李紈何以俛不照應

可憐

明說下人不好便尤二姐無可告訴惡極

見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頭死不死活不活你敢怎麼着呢一夂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怕端来給他吃了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拿来的東西皆是剩的二姐說過兩次他反瞪着眼叫喚起来了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悅色滿嘴裡好妹妹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丫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着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二姐見他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

正是杜其告訴之

鳳姐办事之不實不可及閨中

是常情我要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這二姐的底細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賭博不理世業家私花盡了父母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場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子二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給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来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要往有司衙門裡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的裡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道真是他娘的話怨不得俗語說

少得賺大王此安同不好

必告來旺過付使賈璉父子無顏看々辣手

癩狗扶不上墻的你細細說給他就告我們家謀反也沒要緊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要鬧大了我這裡自然能殼平服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我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已說你只告我來旺的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一張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寃察院坐堂看狀子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來旺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來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条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衆位弟兄必

奚呆胡說

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好哥哥你去罷別鬧了於是來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給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碰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拉小的在內其中還有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碰頭道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下來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要虛張聲勢驚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給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

疾若風雨 失勢可怕

此句久明白

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妄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況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璉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理賈蓉慌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却早防着這一著倒難為他這麼大膽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對詞正商議間又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聽了這話倒吃了一驚忙要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已經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

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嬸娘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說着便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這裡鳳姐帶着賈蓉走進上房尤氏也迎出來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說什麼事情這麼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願意給也要三媒六證大家說明成個體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層在身就把個人送了來這會子叫人告我們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到了這裡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麼利害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叫你們做這個圈套擠出我去如今偕們兩個一同去見

所謂一日的好果何在耶

實在會做作可謂老面皮

官分証明白回來偺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覿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只求嬸娘息怒鳳姐一面又罵賈蓉天打雷劈五鬼分尸的沒良心的東西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兒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一面罵着揚手就打唬的賈蓉忙碰頭說道嬸娘別動氣只求嬸娘別看這一時姪兒千日的不好還有一日的好實在嬸娘氣不平何用嬸娘打等我自巳打嬸娘只別生氣說著就自巳舉手左右開弓自巳打了一頓嘴把子又自巳問着自巳說巳

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巳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娘的話不了嬸娘是怎麽樣待你你這麽沒天理沒良心的衆人又要勸又要笑又不敢笑鳳姐兒滾到尤氏懷裡嚎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麽使他違旨背親把混賬名兒給我背着偺們只去見官省了捕快皂隸來拿再者偺們過去只見了老太太太太和衆族人等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男人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裡我這裡趕着收什房子和我一樣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下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巳

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麽事我一槩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縱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裡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又放聲大哭起祖宗爺娘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麪團兒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混賬種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我當初就說使不得鳳姐兒聽說這話哭着搬著尤氏的臉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裡難道有茄子攙著不就是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爲什麽你不來告訴我去你要告訴了我這會子不平安了怎麽得驚官動府鬧到這步田

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敢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應賢良的名兒說着啐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要他們聽叫我怎麽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着罷了衆姬妾丫頭媳婦等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殼了當着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點臉兒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回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你父親來我對面問他問親大爺的孝纔五

自爾好

亦復聰明絕世宜鳳姐之愛之也

閒中冷筆

七侄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着日後教導你們賈蓉只跪著磕頭說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侄兒一時吃了屎調唆着叔叔做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嬸娘要鬧起來了侄兒也是個死只求嬸娘責罰侄兒侄兒謹領這官司還求嬸娘料理侄兒竟不能幹這大事嬸娘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折了在袖子裡侄兒糊塗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和那猫兒狗兒一般少不得還要嬸娘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只當嬸娘有這個不孝的兒子就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他呢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兒見了賈蓉這般心裡早軟了只是得着衆人面前又難改過口來因歎了一

口氣一面拉起來一面拭淚向尤氏道嫂子也別惱我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纔這麼着急的顧前不顧後了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在袖子裡剛纔的話嫂子可別惱還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說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嬸娘放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著叔叔嬸娘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給嬸娘送過去好補上那有叫嬸娘又添上虧空的理那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嬸娘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纔好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我就是個

傻子也傻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什麼人嫂子既怕他絕了後我難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妹子就合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什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倒說奶奶太性急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麽樣再收什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這話叫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偏兒的打嘴半空裡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我聽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膽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

他如今急了凍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禮他抓住總然死了死的倒比凍死餓死還值些怎麽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做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來況且他又拿着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就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人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叫人拿住刀靶兒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巴上長瘡多少膿血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

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偺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個妄告不實之罪偺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鳳姐兒咂着嘴兒笑道難爲你想怨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做出這些事來原來你竟是這麼個有心胸的我往日錯看了你了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的小人銀子到手三天五天一光了他又來找事訛詐再要叨蹬起來偺們雖不怕終久躭心擱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爲什麼反給他銀子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這事還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

問張華倆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願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娘叫他出來還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少不得給他些個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出去他要出去了偺們家的臉在那裡呢依我說只寧可多給錢爲是賈蓉深知鳳姐兒口雖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麼說且只好怎麼依着鳳姐兒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裡終久怎麼樣呢你也和我過去回明了老太太太太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兒討主意怎麼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樣事這會子這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

尤氏母家業況老太〻太〻素日豈有全不知道之理如此造謊殊不入情

個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傻心腸兒說不得等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給老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裡的今既見了你妹妹很好而且又是親上做親的我願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親近一槩死了日子又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自春至秋豈止百日後改作一年之外方合）後無奈無家無業實在難等就等我的主意接進來了已經廂房收拾出來了暫且住着等滿了孝再圓房兒仗着我這不害臊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娘兒兩個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嬸娘寬洪大量足智

白描非筆也此一篇氣惱文字恰纔做得法沿至此文心不測意在言外

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鳳姐兒道罷呀還說什麼拜謝不拜謝又指着賈蓉道今日我纔知道你了說着把臉都一紅眼圈兒也紅了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賈蓉忙陪笑道罷了少不得擔待我這一次罷說着忙又跪下了鳳姐兒扭過臉去不理他賈蓉纔笑着起來了這裡尤氏忙命丫頭們舀水取粧奩伏侍鳳姐兒梳洗了趕忙又命預備晚飯鳳姐兒執意要回去尤氏攔著道今日二嬸子要這麼走了我們什麼臉還過那邊去呢賈蓉傍邊笑著勸道好嬸娘親嬸娘已後蓉兒要不真心孝順你老人家天打雷劈鳳姐瞅了他一眼啐道誰信你這說到這裡又咽住了一面老婆丫頭們擺上酒菜

溪甚

來尤氏親自遞酒佈菜賈蓉又跪着敬了一鍾酒鳳姐便合尤氏吃了飯丫頭們遞了漱口茶又捧上茶來鳳姐喝了兩口便起身囘去賈蓉親身送過來進門時又悄悄的央告了幾句私心話鳳姐也不理他只得怏怏的囘去了且說鳳姐進園中將此事告訴尤二姐又說我怎麼操心又怎麼打聽須得如此如此方保得衆人無罪少不得借們按着這個法兒來纔好不知鳳姐又想出什麼計策且聽下回分解

鳳姐辣手利口色色出人頭地尤氏豈鳳姐如此作踐而不敢稍露怨懟必其平日有事爲鳳姐挾制不知不覺賈蓉之與鳳姐狎暱亦不言而喻

紅樓夢第六十八回終

紅樓夢

尤大限三字扭捏湊對殊欠安

紅樓夢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金自逝

受暗氣斃　盡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呢少不得也過來跟著鳳姐去回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就是了說着大家先至賈母屋裡正值賈母和園裡姊妹們說笑解悶兒忽見鳳姐帶了一個絕標緻的小媳婦兒進來忙覷著眼瞧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兒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細細的看看好不好說着忙拉二姐兒說這是太婆婆了快磕頭二姐兒忙行了大禮鳳姐又指著衆姐妹說這是某人某人

老祖宗三信不及也

太太瞧過回來好見禮二姐兒聽了只得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瞧仰着臉想了想因又笑問這孩子我倒像那裡見過他好眼熟啊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別講那些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著嘴兒笑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來我瞧瞧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說道狠齊全我看比你還俊呢鳳姐聽說笑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兒賈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樣賢良狠好只是一年後纔圓得

主意專在此層初意未欲殺之也

房鳳姐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着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為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于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居住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陪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膽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原是親戚接到家裡住着是真並無強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我們的債務追索不給方誣賴小的主兒那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

頓赶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這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借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準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得便去賈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那家並沒退準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從小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斷叫人告了這是什麽事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麽沒準鳳姐在傍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沒見銀子也沒

節節用計然是逼出賈母此語耳
若聽其倚此則尤二姐尚不至死矣如何中人迷不悟竟自尋死路矣夫

見八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准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做二房如此沒對証的話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不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强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裡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在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二十兩銀子退准的他因窮極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

一計不行再起一計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
伏後破家之案

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呢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的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張華帶回二姐兒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兒不去自己拉絆着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

寫鳳姐〻狠實乃過于豺狼世間實有此種陰惡老到人

鳳姐若是信其言豈復成鳳姐耶好在今從打破其情也

秋桐只是文字生發耳不因此故更敘之賞似無情理

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已害了自已原先不該如此把刀靶兒遞給外人哪因此後悔不迭復又想了一個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着了他或訛他做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使人筭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已的名聲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嚇死在店房在那裡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撒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

比親姊妹還勝幾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了新房中已經靜悄悄的關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來見賈赦和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鬟名喚秋桐賞他爲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衆人回來見了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來敘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矜之色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到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

先殺二姐再殺秋桐筭盡從國策得來

尤二姐吃虧在此

此時決計殺之矣

平兒忠厚可感

來遊餙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的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名聲很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淨又和姐夫來往太密沒人要的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的什麼兒是的後來打聽是誰說的又察不出來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呢我反弄了魚頭來折說了兩遍自巳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且說秋桐自以為係賈赦所賜無人僭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

眼裡豈容那先姦後娶沒人抬舉的婦女鳳姐聽了暗樂自從糚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巳拿錢出來弄菜給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逛逛在園中厨內另做了湯水給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碰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姐說奶奶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著不吃却往園裡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會拿耗子我的猫倒咬鷄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就遠着了又暗恨秋桐園中姊妹一干人暗為二姐躭心雖都不敢多言却也可憐每常無人處說起話來二姐便淌眼抹淚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因無

利害在此

賈璉可殺尤二姐真乃枉送了性命也

一點壞形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況素昔見賈赦姬妾丫鬟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今日天緣湊巧竟把秋桐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裡拆得開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鬬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却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

秋桐從來不見出頭此時安得有在賈母王夫人跟前情情告訴之身分耶斂來殊不入情作書者只顧一時筆

麼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娼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鳳姐兒在屋裡只粧不敢出聲兒氣的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睛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喪聲嚎氣背地裡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妒了鳳丫頭倒好意待他他倒這樣爭鋒吃醋可知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喜歡眾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踐踏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

下順利俗矣
列揮灑恰不美
前後照應也

只說前生亦
為存合篇也

只此一點天
良亦得超生

幻境

姐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花爲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月的暗氣便懨懨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妹妹手捧鴛鴦寶劍前來說姐姐你爲人一生心癡意軟終久吃了虧休信那妒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滑他發狠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就是進來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只因你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速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妒婦一同回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白白的喪命也無人憐惜的尤二姐哭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去殺人作孽三

姐兒聽了長嘆而去這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哭着合賈璉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老天可憐生下來還可若不然我的命還不能保何況於他賈璉亦哭說你只管放心我請名人來醫治於是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此時也病了又謀幹了軍前効力回來好討廕封的小廝們走去便仍舊請了那年給晴雯看病的太醫胡君榮來診視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來再看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脉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肝木所致

已成男形○去不止三個月矣○

醫生要大膽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露一露醫生觀看氣色方
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
胡君榮一見早已魂飛天外那裡還能辨氣色一時掩了帳子
賈璉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瘀血凝結
如今只以下瘀通經要緊於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令人
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不止
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下來了於是血行不止二姐
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再去請醫調治
一面命人去找胡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捲包逃走這裡太醫
便說本來血氣虧弱受胎以來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于中這

位先生誤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傷八九一時難保就
愈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
去也開了個煎藥方子並調元散鬱的丸藥方子去了急的賈
璉便查誰請的姓胡的來一時查出便打了個半死鳳姐比賈
璉更急十倍只說偺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遇見這樣
沒本事的大夫來于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已通誠禱告說我
情愿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愿
吃常齋念佛賈璉衆人見了無不稱贊賈璉與秋桐在一處鳳
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
命的回來又說係屬兎的陰人冲犯了大家算將起來只有秋

正後何至于此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桐一人屬兎兒說他沖的秋桐見賈璉請醫調治打人罵狗爲
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
說他沖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你暫且別處躲幾日再來秋桐便
氣得哭駡道理那起餓不死的雜種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
犯河水怎麽就冲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麽人不見偏
來了就冲了我還要問問他呢到底是那裡來的孩子他不過
哄我們那個綿花耳朶的爺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張姓王姓
的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
個倒還是一點攙雜沒有的呢衆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
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告訴邢夫人說二爺二奶奶要攆我出

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太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便數落了鳳
姐兒一陣又駡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麽樣是老爺給
的爲個外來的攆他連老子都沒了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
得意越發走到窗戶根底下大駡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

二姐如此等之人死亦不值得

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尤二姐那
邊來勸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訴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幾句夜
已深了方去安息這裡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
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況胎已經打下無甚懸心何必受這
些零氣不如一死倒還乾淨常聽見人說金子可以墜死人豈
不比上吊自刎又乾淨想畢扎掙起來打開箱子便找出一塊

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邊將近五更天氣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幾次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赶忙將衣裳首飾穿戴齊整上炕躺下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丫鬟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自已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丫頭們就只配沒人心的打著罵着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墻倒衆人推丫環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戴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於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瞧見不禁大哭衆人雖素昔懼怕鳳姐然想二姐實在温和憐下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

（此數行似有）

皆知賈璉進來摟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麽丢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都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靈將二姐兒擡上去用衾單蓋了八個小厮和八個媳婦圍隨抬往梨香院來那裡已請下天文生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賈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久停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一早過來陪哭一場衆族人也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喪事鳳姐兒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說我病著忌三房

（此語不可解）

脫誤矣線另的彷彿人已死矣猶不放鞋下恨賈母云云凡此此一段必須刪改殊堪切齒

不許我去我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遶過羣山至北界墻根下往外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癆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也認真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抬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埂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着丫鬟來請鳳姐說二爺在家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兒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裡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偺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使剩了還有二十幾兩你要就拿去說着便命平兒拿出來遞給賈璉指著賈母有話又去了恨的賈璉無話可說只得

尤氏在此不應印被鳳姐搜括一空從來殊無情理亦應改鼓革方合

開了尤氏箱籠去拿自己體己及開了箱櫃一點無存只有些折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紬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想着他死的不分明又不敢說只得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用小厮丫鬟來拿自己提著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子偷出來悄遞與賈璉說你別言語纔好你要哭外頭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裡來點眼賈璉便說道你說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汗巾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繫的你好生替我收着做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接了自己收去賈璉收了銀子命人買板進來連夜赶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靈晚上自己也不進去只在這裡伴

宿放了七日想着二姐舊情雖不大敢作聲勢却也不免請些僧道超度亡靈一時賈母忽然來叫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從來美人計百發百中無不成功者今以美人攻美人尤爲罕見但尤二姐未至色衰秋桐只是常婢以足以間其寵要知賈璉不知美惡一味以新忘故鳳姐早已識破故其計得行也

紅樓夢第六十九回終

自此之後絕不提及杜桐(?)此人本爲叙尤二姐而設二姐既死其事(?)發旋不必再費筆墨但須設法撤開方見周匝今直至鳳姐病時方見此人未免太費筆墨(?)

紅樓夢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塡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姓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又因年近歲逼諸事煩雜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單子來回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厮應該娶妻成房的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幾個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緣

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向未與寶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個琥珀現又有（以後並不說及都也）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之病亦殊出(?)）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頭發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來這一向因鳳姐兒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閑暇接着過年過節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奈寶玉因柳湘蓮遁跡空門又聞得尤三姐自刎尤二姐被鳳姐逼死又兼柳五兒自那夜監禁之後病越重了連連接接閒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癡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病慌的襲人等又不致回

此之字有誤

漸漸入大觀園寂寞光景

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得外間屋內咭咭
呱呱笑聲不斷襲人因笑說你快出去拉拉罷晴雯和麝月兩
個人按住芳官那裡隔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長襖出來
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着
葱綠杭紬小襖紅綢子小衣兒披着頭髮騎在芳官身上麝月
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裡抓芳官的肋肢芳官却仰
在炕上穿着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脚亂蹬笑的喘不過氣
來寶玉忙笑說兩個大的欺負一個小的等我來撓你們說着
也上床來隔肢晴雯晴雯觸癢笑的忙丟下芳官來合寶玉對
抓芳官趁勢將晴雯按倒襲人看他四人滚在一處倒好笑因

說道仔細凍着了可不是頑的都穿上衣裳罷忽見碧月進來
說昨兒晚上奶奶在這裡把塊絹子忘了去不知可在這裡沒
有春燕忙應道有我在地下撿起來不知是那一位的纔洗了
剛晾着還沒有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滚因笑道倒是你們這
裡熱鬧大清早起就咭咭呱呱的頑成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
裡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頑把兩個姨娘和琴
姑娘也都拘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頭去更冷冷清
清的了兩個姨娘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更那纔冷清呢你
瞧瞧寶姑娘那裡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像短了多少人是的把
個雲姑娘落了單了正說着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

上文叠出煩碎。叙鳳姐妬狠凶惡。令讀者胸中作數日惡。此處陡作幽細清閒之文。使讀者心平氣暢。章法大有如印奏。

爺快出去瞧好詩。寶玉聽了。忙梳洗出去。果見黛玉寶釵湘雲寶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笑道。這會子還不起來。偺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一個人作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發達。如今却好萬物逢春。偺們重新整理起這個社來。自然要有生趣了。况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豈不大妙呢。寶玉聽著。點頭說很好。且忙著要詩看。衆人都又說。偺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社。說着一齊站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寶玉一壁走一壁看。寫着是

桃花行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內晨妝懶
簾外桃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亦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簾櫳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閒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倚
憑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情種

樹樹煙封一萬株　烘樓照壁紅模糊
天機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飲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痴痴呆呆竟要滾下淚來又怕衆人看見忙自已拭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做的寶

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的稿子了寶琴笑道現在是我做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寶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等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之句妹妹本有此才却也斷不肯做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聽說都笑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黛玉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黛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寶釵道使不得古來桃花詩最

學政從無六月進京之例皆未滿任即换人所敘述欠明白

多繼作了必落套此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
回舅太太來了請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
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飯畢又陪着入園中來遊玩一遍至
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
小太監送了幾件玩器合家皆有壽禮自不必細說飯後探春
換了禮服各處行禮黛玉笑向衆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
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少不得都要陪
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閒空兒因此改至
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寶
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

的話說六月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物之帖自有賈璉和王
夫人開讀衆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這日王子
勝將姪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為妻擇于五月間過門鳳姐兒又
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勝的夫人又來接鳳姐
兒一並請衆甥男甥女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寶玉探春黛
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兒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粧飾
了起來五人去了一日掌燈方回寶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
襲人便乘機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好預備著寶玉
屈指算了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還是第二件到那時縱然
你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裡呢寶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

以一日一篇計之二三年有五百六十幾篇却已不少但何以不見別項工課耶

的好些難道都沒收著襲人道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拿出來統共數了一數纔有五百六十幾篇這二三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明日起把別的心先都收起來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槩看的過去寶玉聽了忙着自已又親檢了一遍寔在搪塞不過便說明日爲始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時大家睡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窻下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寶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說十分喜歡就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寶玉聽說遂到王夫人屋裡來說明王夫人

便道臨陣磨鎗也不中用有這會子着急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完不了的這一赶又赶出病來纔罷寶玉回說不妨事寶釵探春等都笑說太太不用着急書雖替不得他字却替得的我們每日每人臨一篇給他搪塞過這一步兒去就完了一則老爺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王夫人聽說點頭而笑原來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功課寶玉一向分心到臨期自然要吃虧的因自已只粧不耐煩把詩社更不提起探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已每日也加功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積了許多這日正算著再得幾十篇也就搪的過了誰知紫鵑走來送了一卷東

寶釵探春在王夫人前討好皆是黛玉之關切不求人知

此等敘述多不入情書中似此紕筆正復不少須細心人改之

西寶玉折開看時卻是一色老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類喜的寶玉和紫鵑作了一個揖又親自來道謝接着湘雲寶琴二人也都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功課亦可搪塞了寶玉放了心于是將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幾次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海嘯似非春令所有）又遭塌了幾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著賈政（時方春末何以賈政即可回京）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算去至七月底方回寶玉聽了便把書字又丟過一邊仍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詞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纔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自拈來空使鵑啼燕妬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做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給寶釵看了又來找黛玉黛玉看畢笑道好的很又新鮮又有趣兒湘雲說道偺們這幾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豈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也倒是湘雲道偺們趁今日天氣好為什麼不就是今日黛玉道也使得說著一面吩咐預備了幾樣菓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這裡二人便擬了柳絮為題又限出幾個調來寫了粘在壁上眾人來看時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上我倒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謅了於是大家拈鬮寶釵炷了一支夢

半闋甚佳

甜香大家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寶琴也忙寫出來寶釵笑道我已有了瞧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今兒這香怎麼這麼快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雖做了些自已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做回頭看香已盡了李紈等笑道寶玉又輸了蕉丫頭的呢探春聽說便寫出來衆人看時上面却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綰繫也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笑道這却也好何不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願認輸不肯勉強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動了興乃

此詞佳絶

提筆續道

落去君休惜飛來我自知鶯愁蝶倦晚芳時縱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縱然好也算不得說着看黛玉的是一闋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隊成毬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頭嘆今生誰捨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留

衆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因又看寶琴的西江月

好說表祥語是时下作閑派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三春事業付東風明月梨
花一夢　幾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簾櫳江南江北一般
同偏是離人恨重

誠益

衆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聲調悲壯幾處誰家兩何最妙寶釵
笑道總不免過于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的東西
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來
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笑道別太謙了自然是好的我們賞
鑒賞鑒因看這一闋臨江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笑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

以二句竟似風箏詞

蜂圍蝶陣亂紛紛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
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借力送
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的好自然這首爲尊纏綿悲戚讓
瀟湘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
寶琴笑道我們自然受罰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麽罰李紈
道不用忙這定要重重的罰他下次爲例一語未了只聽窗外
竹子上一聲響恰似窗屜子倒了一般衆人唬了一跳丫鬟們
出去瞧時簾外丫頭子們回道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
了衆丫鬟笑道好一個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斷了線偺

們拿下他來寶玉等聽了也都出來看時寶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裡嫣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鵑笑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单他有這個不成二爺也太死心眼兒了我不管我且拿起來探春笑道紫鵑也太小器你們一般有的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嫌個忌諱黛玉笑道可是呢把偺們的拿出來偺們也放放晦氣丫頭們聽見放風箏巴不得一聲兒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來也有美人兒的也有沙雁兒的丫頭們搬高墩綑剪子股兒一面撥起籰子來寶釵等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敞地下放去寶琴笑道你這個不好看不如三姐姐的一個軟翅子大鳳凰好寶釵

回頭向翠墨笑道你去把你們的拿來也放放寶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個小丫頭子家去說把昨日賴大娘送的那個大魚取來小丫頭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雯姑娘昨兒放走了寶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橫竪是給你放晦氣罷可寶玉道再把大螃蟹拿來罷丫頭去了同了幾個人扛了一個美人並籰子來回說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這一個是林大娘纔送來的放這一個罷寶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歡喜便叫放起來此時探春的也取了來了丫頭們在那山坡上已放起來寶琴叫丫頭放起一個大蝙蝠來寶釵也放起個一連七個大雁來獨有寶玉的美

人兒再放不起來寶玉說丫頭們不會放自已放了半天只起房高就落下來急的頭上的汗都出來了衆人都笑他他便恨的摔在地下指着風筝說道要不是個美人兒我一頓脚跺個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去叫人換好了就好放了再取一個來放罷寶玉等大家都仰面看天上這幾個風筝起在空中一時風緊衆丫鬟都用絹子墊着手放黛玉見風力緊了過去將籰子一鬆只聽豁喇喇一陣响登時線盡風筝隨風去了黛玉因讓衆人來放衆人都說林姑娘的病根兒都放了去了咱們大家都放了罷於是丫頭們拿過一把剪子來鉸斷了線那風筝都飄飄颻颻隨風而去一時只有鷄蛋大一展眼只

剩下一點黑星兒一會兒就不見了衆人仰面說道有趣有趣說着有丫頭來請吃飯大家方散從此寶玉的工課也不敢像先竟擱在脖子後頭了有時寫字有時念念書悶了也出來合姐妹們頑笑半天或往瀟湘館去閒話一回衆姐妹都知他工課虧欠大家自去吟詩取樂或講習針黹也不肯去招他那黛玉更怕賈政回來寶玉受氣每每推睡不大兜攬他寶玉也只得在自已屋裡隨便用些工課展眼已是夏末秋初一日賈母處兩個丫頭匆匆忙忙來叫寶玉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桃花社欲結而不成柳絮詞偶得而畢和

紅樓夢第七十回終

故作參差。是文家變換法。桃花詩極哀豔。与泣殘紅同。黛玉柳絮詞。直為自家寫照。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廿二冊

下文言寶玉頭一天已迎出一站去接見賈政此處不應如此突然而至

与上文不合節次檢點

与前文合欠劉老老時劉老老自言七十五歲賈母云大我好幾歲語亦不對劉老老游園亦今有閣兩

紅樓夢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話說賈母處兩個丫頭匆匆忙忙來找寶玉口裡說道二爺快跟著我們走罷老爺家來了寶玉聽了又喜又愁只得忙忙換了衣服前來請安賈政正在賈母房中連衣服未換看見寶玉進來請安心中自是喜歡却又有些傷感之意又叙了些任上的事情賈母便說你也乏了歇歇去罷賈政忙站起来笑著答應了個是又畧站着說了幾句話纔退出衆寶玉等也都跟過来賈政自然問問他的工課也就散了原来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珍璉寶玉頭一天便迎出一站去接見了賈政先請了賈母的安便命都回家伺候次日面聖諸事完畢纔回家來又蒙恩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幾年骨肉離異今得宴然復聚自覺喜幸不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槩亦付之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裡邊母子夫妻共叙天倫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大慶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及賈璉等商議議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寧榮兩處齊開筵宴寧國府中单請官客榮國府中单請堂客大觀園中收什出綴錦閣並嘉蔭堂等幾處大地方來做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王郡主王妃公主

本是賈母大於劉老老也

國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閤府督鎮及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家宴初五日是賴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湊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壽禮者便絡繹不絕禮部奉旨欽賜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盃各四件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支伽楠珠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二疋玉盃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家凡所來往者莫不有禮不能勝記堂屋內設下大桌案鋪了紅毡將凡有精細之物都擺上請賈母

過目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瞧瞧後來煩了也不過目只說叫鳳丫頭收了改日悶了再瞧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鸞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寧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蔭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並世交公侯誥命賈母等皆是按品大粧迎接大家厮見先請至大觀園內嘉蔭堂茶畢更衣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纔入座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序便是眾公侯命婦左邊下手一席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邊下手方是賈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婦兩溜雁翅站

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衆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帶領幾個丫鬟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欵待別處去了一時叅了塲臺下一色十二個未留髮的小廝打扮垂手伺候須臾一個捧了戲单至堦下先遞給囬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纔遞給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來遞給尤氏的侍妾配鳳配鳳接了纔奉與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囬點了一齣吉慶戲文然後又讓北靜王妃也點了一齣衆人又讓了一囬命隨便揀好的唱罷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服入園來

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寶玉賈母笑道今日幾處廟裡念保安延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衆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姊妹們病的病弱的弱見人靦腆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廳上陪著他姨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賈母囬頭命了鳳姐兒去把史薛林四位姑娘帶來再只叫你三妹妹陪著來罷鳳姐答應了來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姊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寶玉也纔從廟裡跪經囬來鳳姐說了寶釵姊妹與黛玉湘雲五人來至園中見了大衆俱請安問好內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都齊聲誇讚不絕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

道你在這裡聽見我來了還不出來還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叔算賬因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着寶釵問十幾歲了又連聲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着黛玉寶琴也着實細看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叫我誇那一個的是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幾分來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你姊妹們別笑話留著賞丫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五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畧逛了一逛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快今日若不來實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別了賈母等聽說也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着北靜王妃畧

坐了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勞乏了一日次日便不見人一應却是邢夫人款待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壽的只到廳上行禮賈赦賈政賈珍還禮看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下這幾日尤氏晚間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間待客晚上陪賈母頑笑又幫着鳳姐料理出入大小器皿以及收放禮物晚上往園內李氏房中歇宿這日伏侍過賈母晚飯後賈母因說你們乏了我也乏了早些找點子什麼吃了歇歇去罷明兒還要起早呢尤氏答應着退出去到鳳姐兒屋裡來吃飯鳳姐兒正在樓上看着人收送來的圍屏呢只有平兒在屋裡給鳳姐疊衣服尤氏想起二姐兒在時多承平兒照應便點

着頭兒說道好丫頭你這麼個好心人難為在這裡熬平兒把
眼圈兒一紅忙拿話岔過去了尤氏因笑問道你們奶奶吃了
飯了沒有平兒笑道吃飯麼還不請奶奶去尤氏笑道既這麼
着我別處找吃的去罷餓的我受不得了說着就走平兒忙笑
道奶奶請回來這裡有餑餑且點補些兒回來再吃飯尤氏笑
道你們忙忙的我園裡和他姐兒們鬧去一面說一面走平兒
留不住只得罷了且說尤氏一逕來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和
各處角門仍未關好猶吊著各色彩燈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
班的女人那丫鬟走入班房中竟沒一個人影回來回了尤氏
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這丫頭應了便出去到二門外鹿頂

內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取齊之所到了這裡只有兩個婆子
分菓菜吃因問那一位管事的奶奶在這裡東府裡的奶奶立
等一位奶奶有話吩咐這兩個婆子只顧分菓菜又聽見是東
府裡的奶奶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奶們纔散了小丫
頭道既散了你們家裡傳他去婆子道我們只管看屋子不管
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小丫頭聽了道噯喲這可反
了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新來的怎麼哄起我來了素日你們
不傳誰傳去這會子打聽了體已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
奶的東西你們爭著狗顛屁股兒的傳去不知誰是誰呢璉二
奶奶要傳你們也敢這麼回嗎這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這

丫頭揭着弊病便羞惱成怒了因回口道扯你的臊我們的事
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未從揭挑我們你想想你那老子娘在
那邊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呢各門各戶的你有本
事排揎你們那邊的人去我們這邊你離着還遠些呢丫頭聽
了氣白了臉因說道好好這話說的好一面轉身進來回話尤
氏已早進園来因遇見了襲人寶琴湘雲三人同着地藏菴的
兩個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粧
了幾樣葷素點心出來給尤氏吃那小丫頭子一逕找了來氣
狠狠的把方纔的話都說了尤氏聽了半晌冷笑道這是兩個
什麽人兩個姑子笑推這丫頭道你這姑娘好氣性大那糊塗

老媽媽們的話你也不該來回纔是咱們奶奶萬金之體勞乏
了幾日黃湯辣水沒吃咱們只有哄他歡喜的說這些話做什
麽襲人也忙笑拉他出去說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歇我打發人
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用叫人你去就叫這兩個老婆來到那
邊把他們家的鳳姐叫來襲人笑道我請去尤氏笑道偏不用
你兩個姑子忙立起身來笑說奶奶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祖
宗千秋奶奶生氣豈不惹人議論寶琴湘雲二人也都笑勸尤
氏道不爲老太太的千秋我一定不依且放着就是了說話之
間襲人早又遣了一個丫頭去到園門外找人可巧遇見周瑞
家的這小丫頭子就把這話告訴他可周瑞家的雖不管事因

鳳姐之言實是萬安

天下事往往如下人所誤皆由於挙憑權籍

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體面心性乖滑專慣各處獻勤討好所以各房主子都喜歡他他今日聽了這話忙跑入怡紅院一面飛走一面說可了不得氣壞了奶奶了偏我不在跟前且打他們幾個耳刮子再等過了這幾天算賬尤氏見了他也便笑道周姐姐你來有個理你說說這早晚園門還大開着明燈爉燭出入的人又雜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該班的人吹燈關門誰知一個人芽兒也沒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奶還吩咐過的今兒就沒了人過了這幾日必要打幾個纔好尤氏又說小丫頭子的話周瑞家的說奶奶不用生氣等過了事我告訴管事的打他個賊死只問他們誰

說各門各戶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燈關門呢奶奶也別生氣了正亂着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纔吃了幾個餑餑請你奶奶自己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出去便把方纔之事回了鳳姐鳳姐便命將那兩個的名字記上等過了這幾日細了送到那府裡憑大奶奶開發或是打或是開恩隨他就完了什麼大事周瑞家的聽了巴不得一聲素日因與這幾個人不睦出來了便命一個小廝到林之孝家去傳鳳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的進來見大奶奶一面又傳人立刻綑起這兩個婆子來交到馬圈裡派人看守林之孝家的不知什麼事忙坐車進來先見鳳姐至二門上傳進話去丫頭們出來

贊擅作威福所致故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難養也

說奶奶纔歇下了大奶奶在園內叫大娘見見大奶奶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來到稻香村丫嬛們回進去尤氏聽了反過不去忙喚進他來因笑向他道我不過為找人找不著因問你你既去了也不是什麼大事誰又把你叫進來倒叫你白跑一輸不大的事已經撂過手了林之孝家的也笑回道二奶奶打發人傳我說奶奶有話吩咐尤氏道大約周姐姐說的你家去歇着罷沒有什麼大事李紈又要說原故尤氏反攔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因笑說噯喲喲我的嫂子這會子還不家去歇歇跑什麼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沒家去如此這般進來了趙姨娘便說這事

也值一個屁開恩呢就不理論心窄些兒也不過打幾下就完了也值的叫你進來你快歇歇去我也不留你喝茶了說畢林之孝家的出來到了側門前就有纔兩個婆子的女兒上來哭着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這孩子好糊塗誰叫他好喝酒混說話惹出事來連我也不知道二奶奶打發人綑他連我還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這兩個小丫頭子纔十來歲原不識事只管啼哭求告纏的林之孝家的沒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着門路不去求儘着纏我你姐姐現給了那邊大太太的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過去告訴你姐姐叫親家娘和太太一說什麼完不了的一語提醒了這一個那一個還求林之孝家的

道糊塗攮的他過去一說自然都完了沒有又單放他媽又打你媽的禮說畢上車去了這一個小丫頭子果然過來告訴了他姐姐和費婆子說了這費婆子原是個大不安靜的便隔墻大罵一陣走了來求邢夫人說他親家與大奶奶的小丫頭白鬭了兩句話周瑞家的挑唆了二奶奶現綑在馬圈裡等過兩日還要打呢求太太和二奶奶說聲饒他一次罷邢夫人自為要鴛鴦討了沒意思賈母冷淡了他且前日南安太妃來賈母又單令探春出來自已心內早已怨忿又有在側一干小人心內嫉妒挾怨鳳姐便調唆的邢夫人着實憎惡鳳姐如今又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衆族人到齊

開戲賈母高興又今日都是自已族中子侄輩只便粧出來堂上受禮當中獨設一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已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矮凳寶釵寶琴黛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圍繞因賈㻞之母也帶了女兒喜鸞賈瓊之母也帶了女兒四姐兒還有幾房的孫女兒大小共有二十來個賈母獨見喜鸞四姐兒生得又好說話行事與衆不同心中歡喜便叫他兩個也坐在榻前寶玉却在榻上與賈母搥腿首席便是薛姨媽下邊兩溜順著房頭輩數下去簾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禮後是男客行禮賈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然後賴大等帶領衆家人從

儀門直跪至大廳上磕頭禮畢又是衆家下媳婦然後各房丫嬛足鬧了兩三頓飯時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來在當院中放了生賈赦等焚過天地壽星紙方開戲飲酒直到歇了中台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命鳳姐兒留下喜鸞四姐兒頑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便和他母親說他兩個母親素日承鳳姐的照顧也願意在園內頑笑至晚便不回去了邢夫人直至晚間散時當着衆人陪笑和鳳姐求情說我昨日晚上聽見二奶奶生氣打發周管家的奶奶兒綑了兩個老婆可也不知犯了什麽罪論理我不該討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發狠的還要捨錢捨米周貧濟老偺們先倒挫磨起老奴才來了就不看我的

臉權且看老太太暫且竟放了他們罷說畢上車去了鳳姐聽了這話又當着衆人又羞又氣一時找尋不着頭腦憋的臉紫脹回頭向賴大家的等冷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昨兒因爲這裡的人得罪了那府裡大奶奶我怕大奶奶多心所以儘讓他發放並不爲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麽快王夫人因問爲什麽事鳳姐兒笑將昨日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了鳳姐兒道我爲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禮就如我在你那裡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來儘我處他是什麽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禮去這又不知誰過去沒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情去說王夫人道

王夫人自不得不尔

你太太說的是就是你珍大嫂子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虛禮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們爲是說着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的一陣心灰落下淚來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立等說話琥珀見了詫異道好好的這是什麼原故那裡立等你呢鳳姐聽了忙擦乾了淚洗面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來賈母因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幾家有圍屏鳳姐兒道共有十六家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緞子刻絲滿床笏一面泥金百壽圖的是頭等還有粵海將軍鄔家的一架玻璃的還罷

了賈母道旣這麽樣這兩架別動好生擱着我要送人的鳳姐答應了鴛鴦忽過來向鳳姐臉上細瞧引的賈母問說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麽鴛鴦笑道我看他的眼腫腫的所以我詫異賈母便叫過來也細細的看鳳姐笑道纔覺的發癢揉腫了些鴛鴦笑道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罷鳳姐笑道誰敢給我氣受就受了氣老太太好日子我也不敢哭啊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飯你在這裡打發我吃剩下的你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們兩個在這裡幫着師父們替我揀佛頭兒你們也積積壽前兒你妹妹們和寶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揀別說我偏心說話時先擺上一棹素饌來兩個姑子吃然後擺上葷的賈母吃

愛母所言是正理

畢抬出外間尤氏鳳姐二人正吃着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二人叫來跟他二人吃畢洗了手點上香捧上一升豆子來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一個笸籮內叫日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結壽緣賈母歪着聽兩個姑子說些因果鴛鴦早已聽見琥珀說鳳姐哭之一事又和平兒前打聽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說二奶奶還是哭的那邊大太太當着人給二奶奶沒臉賈母因問為什麼原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這纔是鳳丫頭知禮處難道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罷這是大太太素日沒好氣不敢發作所以今兒拿著這個作法明是當著衆人給鳳姐

兒沒臉罷了正說著只見寶琴來了也就不說了賈母忽想起留下的喜姐兒四姐兒叫人吩咐園中婆子們要和家裡的姑娘一樣照應倘有人小看了他們我聽見可不饒婆子答應了方要走時鴛鴦道我說去罷他們那裡聽他的話說着便一逕往園裡來先到稻香村中李紈與尤氏都不在這裡問丫鬟們都說在三姑娘那裡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見那園中人都在那裡說笑見他來了都笑說你這會子又跑到這裡做什麼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逛逛麼于是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李紈忙起身聽了即刻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一個來令他們傳與諸人知道不在話下這裡尤氏笑道老太太

為探春下砭不得目为富貴公子不知世事諒之

也太想的到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綑上十個也趕不上李紈道鳳丫頭仗着鬼聰明還離腳踪兒不遠偺們是不能的了鴛鴦道罷喲還提鳳丫頭虎丫頭呢他的爲人也可憐見兒的雖然這幾年沒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裡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爲人是難做的若太老實了沒有個機變公婆又嫌太老實了家裡人也不怕若有些機變未免又治一經損一經如今偺們家更好新出來的這些底下字號的奶奶們一個個心滿意足都不知道要怎麼樣纔好少不得意不是背地裡嚼舌根就是調三窩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氣一點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

我當着三姑娘說老太太偏疼寶玉有人背地怨言還罷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聽着也是不好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裡較量得許多我說倒不如小戶人家雖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兒們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都看着我們不知千金萬金何等快樂殊不知這裡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寶玉道誰都像三妹妹多心多事我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榮纔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應該混鬧的尤氏道誰都像你是一心無罣礙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睡再過幾年不過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寶玉笑道我能彀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

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李紈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了就算你是個沒出息的終老在這裡難道他姐兒們都不出門子了罷尤氏笑道怨不得都說你空長了個好胎子真是個傻東西寶玉笑道人事難定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隨心一輩子了衆人不等說完便說越發胡說了別和他說話纔好要和他說話不是獃話就是瘋話喜鸞因笑道二哥哥你別這麼說等這裡姐姐們果然都出了門橫豎老太太太太也悶的慌我來和你作伴兒李紈尤氏都笑道姑娘也別說獃話難道你是不出門子的嗎一句說的喜鸞也臊了低了頭當下已起更時分大家各自歸房安歇不提

且說鴛鴦一逕回來剛至園門前只見角門虛掩猶未上門此時園內無人來往只有班兒房子裡燈光掩映微月半天鴛鴦又不曾有伴也不曾提燈獨自一個脚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會偏要小解因下了甬路找微草處走動行至一塊湘山石後大桂樹底下來剛轉至石邊只聽一陣衣衫響嚇了一驚不小定睛看時只見是兩個人在那裡見他來了便想往樹叢石後藏躲鴛鴦眼尖趂著半明的月色早看見一個穿紅裌兒梳鬅頭高大豐壯身材的是迎春房裡司棋鴛鴦只當他和別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來了故意藏躲嚇着頑耍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着我我就喊起來當賊拿了這

內燈隱躍的是花群时光氣

麽大丫頭也沒個黑家白日只是頑不彀這本是鴛鴦戲語叫他出來誰知他賊人膽虛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出來使衆人知覺更不好且素日鴛鴦又和自己親厚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住鴛鴦便雙膝跪下只說好姐姐千萬別嚷鴛鴦反不知他為什麽忙拉他起來問道這是怎麽說司棋只不言語渾身亂顫鴛鴦越發不解再瞧了一瞧又有一個人影兒恍惚像是個小廝心下便猜着了八九分自已反羞的心跳耳熱又怕起來因定了一會忙悄問那一個是誰司棋又跪下道是我姑舅哥哥鴛鴦啐了一口却羞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司棋又回頭悄叫道你不用藏著姐姐已經看

見了快出來磕頭那小厮聽了只得也從樹後跑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們罷鴛鴦道你不用多說了快叫他去罷橫豎我不告訴人就是了你這是怎麽說呢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經出去了角門上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聽見如此說便忙着接聲道我在這裡有事且略等等兒我出來了司棋聽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鋪排慶壽文境易于平实特生出二

紅樓夢第七十一回終

事。畧作波瀾。上半回應求妾不遂。下半
回伏搜碓借死。水月泛段。

紅樓夢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强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且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猶熱心內突突的亂跳真是意外之事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帶累傍人橫豎與自已無干且藏在心內不說給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不提却說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一處頑笑起初時小兒戲言便都訂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斷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裡外買囑園內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趕亂方從外進來初次入港雖未成雙却也海誓山盟私傳表記已有無限風情忽被鴛鴦驚散那小厮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着又後悔不來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白百般過不去心內懷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恍惚挨了兩日竟不聽見有動靜方畧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悄告訴道你表兄竟逃走了三四天沒上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司棋聽了又急又氣又傷心因想道總然鬧出來也該死在一處真真男人沒情意先就走了因此又添了一層氣次日便覺心內不快支持不住一頭躺倒懨懨的成了病了鴛鴦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個小厮園內司棋病重要往外挪心下

照後事一筆

亦真事隱也

料定是二人懼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因此自己反過意不去指着來望候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己賭咒發誓與司棋說我若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別白遭塌了小命兒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咱們從小兒耳鬢廝磨你不曾拿我當外人待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雖一着走錯了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從此後我活一日是你給我一日我的病要好了把你立個長生牌位我天天燒香磕頭保佑你一輩子福壽雙全的我若死了時變驢變狗報答你倘或咱們散了已後遇見我自有報答的去處一面說一面哭這一席話反把鴛鴦說的酸心也哭起來了因點頭道你也是自家要作死喲我作什麼管你這些事壞你的名兒我白去獻勤兒況且這事我也不便開口和人說你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守己的再別胡行亂鬧了司棋在枕上點首不絕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因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便順路來問候剛進入鳳姐院中二門上的人見是他來便站立待他進去鴛鴦來至堂屋只見平兒從裡頭出來見了他來便忙上來悄聲笑道纔吃了一口飯歇了中覺了你且這屋裡略坐坐鴛鴦聽了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裡來小丫頭倒了茶來鴛鴦悄問道你奶奶這兩日是怎麼了我近來看著他懶懶的平兒見

問因房內無人便嘆道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一月前頭就是這麼着這幾日忙亂了幾天又受了些閑氣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不住就露出馬脚來了鴛鴦道既這樣怎麼不早請大夫治平兒嘆道我的姐姐你還不知道他那脾氣的別說請大夫來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一聲身上覺怎麼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咒他病了饒這樣天天還是察三訪四自己再不看破些且養身子鴛鴦道雖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來瞧瞧是什麼病也都好放心平兒嘆道說起病來據我看也不是什麼小症候鴛鴦忙道是什麼病呢平兒見問又往前湊了一湊向耳邊說道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

一個月竟瀝瀝淅淅的沒有止住這可是大病不是鴛鴦聽了忙答應道嗳喲依這麼說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嗎平兒忙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個女孩兒家這是怎麼說你倒會咒人鴛鴦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笑道究竟我也不懂什麼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姐不是害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麼病因無心中聽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還納悶後來聽見原故纔明白了一二分二人正說着只見小丫頭向平兒道方纔朱大娘又來了我們回了他奶奶纔歇中覺他往太太上頭去了平兒聽了點頭鴛鴦問那一個朱大娘平兒道就是官媒婆朱嫂子因有個什麼孫大人來和偺們求親所以他這兩日天天弄

先用一微物作引措詞不突

個帖子來鬧得人怪煩的一語未了小丫頭跑來說二爺進來了說話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平兒忙迎出來賈璉見平兒在東屋裡便也過這間房內來走至門前忽見鴛鴦坐在炕上便煞住脚笑道鴛鴦姐姐今兒貴步幸臨賤地鴛鴦只坐著笑道來請爺奶奶的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賈璉笑道姐姐一年到頭辛苦伏侍老太太我還沒看你去那裡還敢勞動來看我們又說巧的狠我纔要找姐姐去因為穿著這袍子熱先來換了夾袍子再過去找姐姐去不想老天爺可憐省我走這一躺一面說一面在椅子上坐下鴛鴦因問又有什麽說的賈璉未語先笑道因有一件事竟忘了只怕姐姐還

記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個外路和尚來孝敬一個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太愛就即刻拿過來擺着因前日老太太的生日我看古董賬還有一筆在這賬上却不知此時這件著落在何處古董房裡的人也回過了我兩次等我問准了好註上一筆所以我問姐姐如今還是老太太擺着呢還是交到誰手裡去了呢鴛鴦聽說便說道老太太擺了幾日厭煩了就給你們奶奶了你這會子又問我來了我連日子還記得還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來你忘了或是問你們奶奶和平兒平兒正拿衣裳聽見如此說忙出來回說交過來了現在樓上放著呢奶奶已經打發人去說過他們發昏沒記上又來叨蹬這些沒

要緊的事賈璉聽說笑道既然給了你奶奶我怎麽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奶告訴二爺二爺還要送人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這會子自己忘了倒說我們昧下那是什麽好東西比那强十倍的也沒昧下一遭兒這會子就愛上那不值錢的咧賈璉垂頭含笑想了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了丢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鴛鴦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雜你再喝上兩鍾酒那裡記得許多一面說一面起身要走賈璉忙也立起身來說道好姐姐略坐一坐兒兄弟還有一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丫頭怎麽不沏好茶來快拿干淨蓋碗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沏一碗來說著向鴛鴦道這兩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幾千兩都使了幾處房租地租統在九月纔得這會子竟接不上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裡的禮又要預備娘娘的重陽節還有幾家紅白大禮至少還得三二千兩銀子用一時難去支借俗語說的好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暫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銀家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數兩銀子支騰過去不上半月的光景銀子來了我就贖了交還斷不能叫姐姐落不是鴛鴦聽了笑道你倒會變法兒虧你怎麽想了賈璉笑道不是我撒謊若論除了姐姐也還有人手裡管得起千數兩銀子只是他們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膽量我和他們一說反嚇住了他們所以我寧撞金鐘一下不

打鐃鈸三千一語未了賈母那邊小丫頭子忙忙走來找鴛鴦說老太太找姐姐呢這半日我那裡沒找到却在這裡鴛鴦聽說忙着去見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只得回來瞧鳳姐誰知鳳姐已醒了聽他和鴛鴦借當自已不便答話只躺在榻上聽見鴛鴦去了賈璉進來鳳姐因問道他可應准了須得你再去和他說一說就十分成了賈璉笑道雖未應准却有幾分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些事倘或說准了這會子說着好聽到了有錢的時節你就撂在脖子後頭了誰和你打飢荒去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這幾年的臉面都丟了賈璉笑道好人你要說定了我謝你鳳姐笑道你說謝我什麽賈璉笑道你說要什麽

就有什麽平兒一傍笑道奶奶不用要別的剛纔正說要做一件什麽事恰少一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奶拿這麽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姐笑道幸虧提起我來就是這麽也罷了賈璉笑道你們太也狠了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倒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難為你們和我鳳姐不等說完翻身起來說道我三千五千不是賺的你的如今裡外上下背着嚼說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來說我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看着你家什麽石崇鄧通把我王家的縫子掃一掃就彀你們一輩子過的了說出來的話也不害臊現

忽提尤二姐使賈璉心軟便不敢不聽其取用之妙計

有對証把太太和我的嫁粧細看看比一比我們那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賈璉笑道說句頑話兒就急了這有什麼的呢你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値什麼多的没有這還能較先拿進來你使了再說去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着啣口墊背忙什麼呢賈璉道何苦來犯不着這麼肝火盛鳳姐聽了又笑起來道不是我着急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爲想着後日是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塲雖不能别的到底給他上個坟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塲他雖没個兒女留下也别前人灑土迷了後人的眼睛纔是賈璉半晌方道難爲你想的週全鳳姐一語倒把賈璉說没了話低頭打算說既是後日纔用若明日得了這個你隨便

前文須在二十五歲以上方請指配此處只十七歲彼要娶親殊不相符

使多少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成了没有旺兒媳婦道竟不中用我說須得奶奶作主就成了賈璉便問又是什麼事鳳姐兒見問便說道不是什麼大事旺兒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没娶媳婦兒因要求太太房裡的彩霞不知太太心裡怎麼樣前日太太見彩霞大了二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隨便自已擇女婿去罷因此旺兒媳婦來求我我想他兩家也就算門當戶對了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麼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旺兒家的便笑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别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

相看准一個媳婦兒我只說求那奶奶的恩典替作成了奶奶又說他必是肯的我就煩了人過去試一試誰知白討了個沒趣兒若論那孩子倒好據我素日合意兒試他心裡沒有什麼說的只是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織動了鳳姐和賈璉鳳姐因見賈璉在此且不做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事那裡把這點事放在心裡待要不管只是看着鳳姐兒的陪房且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實在過不去因說什麼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你放心且去我明日作媒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一面說一面帶着定禮去就說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旺兒家的看着鳳姐鳳姐便努嘴兒旺兒家

的會意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賈璉忙道你只管給你們姑奶奶磕頭我雖說了到底也得你們姑奶奶打發人叫他女人上來和他好說更好些不然太霸道了日後你們兩親家也難走動鳳姐忙道連你還這麼開恩操心呢我反倒袖手傍觀不成旺兒家的你聽見了這事說了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事來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賬目一概趕今年年底都收進來少一個錢也不依我的名聲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奶也太膽小了誰敢議論奶奶若收了時我也是一場痴心白使了鳳姐道我真個還等錢做什麼不過為的是日用出的多進的少這屋裡有的沒的我和你姑爺一

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十兩銀子還不彀三五天使用的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過到什麼破窰裡去了如今倒落了一個放賬的名兒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我比誰不會花錢偺們已後就坐着花到多早晚就是多早晚這不是樣兒前兒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來還是我提了一何後樓上現有些沒要緊的大銅錫傢伙四五箱子拿出去弄了三百銀子纔把太太遮羞禮兒搪過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沒有半個月大事小事沒十件白填在裡頭今兒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太了明兒再過一年便搜

尋到頭面衣裳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那一位太太奶奶的頭面衣裳折變了不彀過一輩子的只是不肯罷咧鳳姐道不是我說沒能耐的話要像這麼着我竟不能了昨兒晚上忽然做了個夢說來可笑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找我說娘娘打發他來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說的又不是偺們的娘娘我就不肯給他他就來奪正奪着就醒了旺兒家的笑道這是奶奶日間操心惦記候宫裡的事一語未了人回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內家來說話賈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一年他們也搬彀了鳳姐道你藏起來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有回話賈璉便躲入內套

問去這裡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椅上坐了吃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爺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裡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過一兩日就送來鳳姐兒聽了笑道什麽是送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兌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住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爺還說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過來的鳳姐笑道你夏爺爺好小氣這也值的放在心裡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要都這麽記清了還我們不知還多少了只怕我們沒有要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兒媳婦來出去不管那裡先支二百銀來旺兒媳婦會意

因笑道我纔因別處支不動纔來和奶奶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裡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弄去就不能了說着叫平兒把我那兩個金項圈拿出去暫且押四百兩銀子平兒答應去了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裡面兩個錦袱包着打開時一個金纍絲攢珠的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寶石的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給小太監打疊一半那一半與了旺兒媳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的節那小太監便告辭了鳳姐命人替他拿着銀子送出大門去了這裡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着就來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一

伏後文。

千兩我略應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將來得罪人的地方兒多着呢這會子再發個三五萬的財就好了一面說一面平兒伏侍鳳姐另洗了臉更衣往賈母處伺候晚飯這裡賈璉出來剛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何事林之孝說道纔聽見雨村降了却不知何事只怕未必眞賈璉道眞不眞他那官兒未必保的長只怕將來有事偺們寧可疎遠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從不是只是一時難以疎遠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來往那個不知賈璉道橫豎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聽眞了是爲什麼林之孝答應了却不動身坐在椅子上再說閒話因又說起家道艱難便趂勢說人口太衆

了不如揀個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開恩放幾家出去一則他們各有營運二則家裡一年也省口糧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也太多俗語說一時比不得一時如今說不得先時的例了少不的大家委屈些該使八個的使六個使四個的使兩個若各房算起來一年也可以省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裡頭的女孩子們一半都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滋生出些人來賈璉道我也這麼想只是老爺纔回家來多少大事未回那裡議到這個上頭前兒官媒拿了個庚帖來求親太太還說老爺纔來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忽然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不叫提

喫酒賭錢便不可給老婆世之爲老婆者其慎之哉

起林之孝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的週到賈璉道正是提起這
話我想起一件事來我們旺兒的小子要說太太屋裡的彩霞
他昨兒求我我想什麼大事不管誰去說一聲去就說我的話
林之孝答應了半晌笑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這件事旺兒的
那小子雖然年輕在外吃酒賭錢無所不至雖說都是奴才到
底是一輩子的事彩霞這孩子這幾年我雖沒看見聽見說越
發出跳的好了何苦來白遭塌一個人呢賈璉道哦他小子竟
會喝酒不成人嗎這麼著那裡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
起來再問他老子娘林之孝笑道何必在這一時等他再生事
我們自然回爺處治如今且也不用寃辦賈璉不語一時林之

孝出去晚間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來說媒那彩霞之母
滿心縱不願意見鳳姐自和他說何等體面便心不由已的滿
口應了出去鳳姐又問賈璉可說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
來著聽見他這小子太不成人所以還沒說若果然不成人且
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不遲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人連我
還不中你們的意何況奴才呢我已經和他娘說了他娘倒歡
天喜地難道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你既說了又何
必退呢明日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這裡說話不提且
然知是彩雲和
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人心中雖與賈環有舊尚未作
準今日又見旺兒每每來求親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而

彩霞彩雲書中叙來不見分析殊令讀去不知別其為一人為二人也

賈政看中者究是不知何人

且容顏醜陋不能如意自此心中越發懊惱惟恐旺兒仗勢作成終身不遂未免心中急躁至晚間悄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來找趙姨娘問個端底趙姨娘素日深與彩霞好巴不得給了賈環方有個膀臂不承望王夫人又放出去了每每調唆賈環去討一則賈環羞口難開二則賈環也不在意不過是個丫頭他去了將來自然還有好的遂遷延住不肯說去意思便丟開了手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來問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賈政賈政說道且忙什麼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人不遲我已經看中了兩個丫頭一個給寶玉一個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們悞了念書再等一二年再題趙姨娘還要說話只聽外面一聲響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驚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此回大意見賈門局面愈大名聲雖著外面好看裡頭不濟漸覺難支引起後半部文字

紅樓夢第七十二回終

紅樓夢

閱至此寶玉平素憐惜女孩兒竟有代及豚魚之意能趙姨娘之了然心且閱切如此況身被其惠者乎又見趙姨娘在叛叔繇其怨恨

紅樓夢第七十三回

痴丫頭悞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聽外面一聲响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間窗屜不曾扣好滑了屈戌掉下來趙姨娘罵了丫頭幾句自己帶領丫鬟上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不在話下却說怡紅院中寶玉方纔睡下丫鬟們正欲各散安歇忽聽有人來敲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丫頭名喚小鵲的問他作什麼小鵲不答直往裡走來找寶玉只見寶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床邊坐着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麼事這時候又跑了來小鵲連忙悄向寶玉道我來告訴你個信兒方纔我們奶奶咕咕唧唧的在老爺前不知說了你些個什麼我只聽見寶玉二字我來告訴你仔細明兒老爺和你說話罷一面說着回身就走襲人命人留他吃茶因怕關門遂一直去了寶玉聽了知道趙姨娘心術不端合自己仇人是的又不知他說些什麼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兒咒的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來想去別無他法且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只能書不舛錯就有別事也可搪塞一面想罷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生了畧知該天天好歹温習些如今打算打算肚子裡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還背得出來至上本孟子就有一

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背至下孟子就有大半生的算起五經來因近來做詩常把五經集些雖不甚熟還可塞責別的雖不記得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於古文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這幾年未曾讀得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曾下過苦功如何記得這是更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說這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奧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是後人的時文偶見其中一二股內或承起之中有作的精緻或流蕩或游戲或悲感稍能動性者偶爾一讀不過供一時之興

趣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若溫習這個又恐明日盤究那個若溫習那個又恐盤駁這個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溫習因此越添了焦躁自巳讀書不值緊要却累着一房丫鬟們都不能睡襲人等在傍剪燭斟茶那些小的都困倦起來前仰後合晴雯罵道什麽小蹄子們一個個黑家白日挺屍挺不彀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粧出這個腔調兒來了再這麽着我拿針扎你們兩下子話猶未了只聽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個小丫頭坐着打盹一頭撞到壁上從夢中驚醒却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子遂哭着央說好姐姐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笑起來寶玉忙勸道饒他罷

小波瀾生出大風浪來矣

原該叫他們睡去你們也該替換着睡襲人道小祖宗你只顧你的罷統共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等過了這一關由你再張羅別的也不算悞了什麼寶玉聽他說的懇切只得又讀幾何麝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寶玉接茶吃了因見麝月只穿着短襖寶玉道夜靜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纔是啊麝月笑指着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使不得嗎且把心擱在這上頭些罷話猶未了只聽春燕秋紋從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個人打墻上跳下來了衆人聽說忙問在那裡即喝起人來各處尋找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勞費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心下正要替寶玉想個主意好

脫此難忽然碰着這一驚便生計向寶玉道趁這個機會快裝病只說唬着了這話正中寶玉心懷因叫起上夜的來打着燈籠各處搜尋並無踪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搖的樹枝兒錯認了人晴雯便道別放屁你們查的不嚴怕躭不是還拿這話來支吾剛纔並不是一個人見的寶玉和我們出去大家親見的如今寶玉唬得顏色都變了滿身發熱我這會子還要上房裡取安魂丸藥去呢太太問起來是要回明白了的難道依你說就罷了衆人聽了唬得不敢則聲只得又各處去找晴雯和秋紋二人果出去要藥去故意鬧的衆人皆知寶玉著了驚唬病了王夫人聽了忙命人來看視給藥又吩咐

探春又發大難之端

各上夜人仔細搜查又一面叫查二門外隣園墻上夜的小斷們於是園內燈籠火把直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的細看查訪賈母聞知寶玉被嚇細問原由衆人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母道我不料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的都不小心還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未可知當下邢夫人尤氏等都過來請安李紈鳳姐及姊妹等皆陪侍聽賈母如此說都默無所答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幾日園裡的人比先放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一時半刻或夜裡坐更時三四個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鬥牌小頑意兒不過爲着熬困起見如今漸次放誕竟開了賭局甚至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

即起後文

的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鬥相打的事賈母聽了忙說你既知道爲什麼不早回我來探春道我因想著太太事多且連日不自在所以沒回只告訴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飭過幾次近日好些了賈母忙道你姑娘家那裡知道這裡頭的利害你以爲賭錢常事不過怕起爭端不知夜間既要錢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未免門戶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其中夜靜人稀趁便藏賊引盜什麼事做不出來况且園內你姐兒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丫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倘有別事略沾帶些關係非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聽說便默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未嘗稍減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道偏偏我又病了遂

蘅蕪院中之人在小頭家八人之內卯在聚賭二十多人之內卯

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的四個媳婦來了當着賈母申飭了一頓賈母即刻查了頭家賭家來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動怒誰敢狥私忙去園內傳齊又一一盤查雖然大家頼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統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跪在院內磕嚮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和錢之多少原来這大頭家一個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一個是園內厨房內柳家媳婦之妹一個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爲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命將骰子紙牌一并燒毁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衆人將爲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攆出去總不許再

入從者每人打二十板革去三月月錢撥入圊厠行內又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給他打嘴自已也覺没趣迎春在坐也覺没意思黛玉寶釵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這個奶奶素日原不頑的不知怎麽也偶然高興求看二姐姐面上饒過這次罷賈母道你們不知道大約這些奶子們一個個仗着奶過哥兒姐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們就生事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況且要拿一個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别管我自有道理寶釵等聽說只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賈母

晴雯將死
傻大姐一見
黛玉將死
傻大姐再見
亦是小小圖

生氣皆不敢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氏到鳳姐兒處來閒話了
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園內去閒談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
了一回也要到園內走走剛至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
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嘻走來手內拿著個花紅柳綠的東
西低頭瞧著只管走不防迎頭撞見邢夫人抬頭看見方纔站
住邢夫人因說這傻丫頭又得個什麼愛巴物兒這樣歡喜拿
來我瞧瞧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歲是新挑上來給賈母這
邊專做粗活的因他生的體肥面闊兩隻大腳做粗活很爽利
簡捷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出言可以發笑賈母喜歡便起名
為傻大姐若有錯失也不苛責他無事時便入園內來頑耍正

妖精打架
罵盡天下
痴兒騃女
彼尤氏與
鳳姐諸人皆
妖精也

往山石背後掏促織去忽見一個五彩繡香囊上面繡的並非
花鳥等物一面却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相抱一面是幾個字這
痴丫頭原不認得是春意兒心下打諒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
就是兩個人打架呢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給賈母看呢所
以笑嘻嘻走回忽見邢夫人如此說便笑道太太真個說的巧
真是個愛巴物兒太太瞧一瞧說著便送過去邢夫人接來一
看嚇得連忙死緊攥住忙問你是那裡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
織兒在山子石後頭揀的邢夫人道快別告訴人這不是好東
西連你也要打死呢因你素日是個傻丫頭已後再別提了這
傻大姐聽了反嚇得黃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頭呆呆而去邢

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不便遞給他們自巳便撂在袖
裡心內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來且不形於聲色到了迎
春房裡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來了遂
接入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這麽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事
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偺們的人做出這事來
什麼意思迎春低頭弄衣帶半晌答道我說他兩次他不聽也
叫我沒法兒況因他是媽媽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邢
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該說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
姑娘的身分來他敢不依你就回我去纔是如今直等外人共
知這可是什麼意思再者放頭兒還只怕他巧語花言的和你

借貸些簪環衣裳做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週濟他些若
被他騙了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看你明日怎麽過節迎春不
語只低着頭邢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你是大老爺跟前的
人養的這裡探丫頭是二老爺跟前的人養的出身一樣你娘
比趙姨娘強十分你也該比探丫頭強纔是怎麽你反不及他
一點倒是我無兒女的一生干凈也不能惹人笑話正說着人回璉二
奶奶來了邢夫人聽了冷笑兩聲命人出去說請他自巳養病
我這裡不用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丫頭來報說老太太
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邊來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繡橘因說
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累金鳳竟不知那裡去了

回了姑娘竟不問一聲兒我說必是老奶奶拿去當了銀子放
頭兒了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着叫問司棋司棋雖病心裡却
明白說沒有收起來還在書架上匣裡放着預備八月十五要
戴呢姑娘該叫人去問老奶奶一聲迎春道何用問那自然是
他拿了去摘了肩兒了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出去不過一時
半晌仍舊悄悄的放在裡頭誰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鬧出來
問他也無益綉橘道何曾是忘記他是試准了姑娘的性格兒
纔這麼着如今我有個主意到二奶奶屋裡將此事回了他或
着人要他或省事拿幾吊錢來替他贖了如何迎春忙道罷罷
省事些好寧可沒有了又何必生事繡橘道姑娘怎麼這樣軟

弱都要省起事來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我竟去的是說著便
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由他誰知迎春的乳母之媳玉柱兒媳
婦為他婆婆得罪來求迎春去討情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
進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綉橘立
意去回鳳姐又看這事脫不過去只得進來陪笑先向綉橘說
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
輸了幾個錢沒的撈梢所以借去不想今日弄出事來雖然這
樣到底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悞終久是要贖的如今還要
求姑娘看著從小兒吃奶的情往老太太那邊去討一個情兒
救出他來纔好迎春便說道好嫂子你趁早打了這妄想要等

我去說情兒等到明年也是不中用的方纔連寶姐姐林妹妹大夥兒說情老太太還不依何况是我一個人我自已臊還臊不過來還去討臊去繡橘便說贖金鳳是一件事說情是一件事別絞在一處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賠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說玉柱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絶他繡橘的話又鋒利無可回答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兒乃向繡橘說道姑娘你別太張勢了你滿家子算一算誰的媽媽奶奶不仗著主子哥兒姐兒得些便宜偏偺們就這樣丁是丁卯是卯的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邢姑娘來了太太吩咐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給舅太太去這裡

饒添了邢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銀子時常短了這個少了那個那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算到今日少說也有三十兩了我們這一向的錢豈不白填了限呢繡橘不待說完便啐了一口道做什麼你白填了三十兩我且和你算算賬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迎春聽了這媳婦發邢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罷罷不能拿了金鳳來你不必拉三扯四的亂嚷我也不要那鳳了就是太太問時我只說丟了也妨礙不着你什麼你出去歇歇兒去罷何苦呢一面叫繡橘倒茶來繡橘又氣又急因說道姑娘雖不怕我是做什麼的把姑娘的東西丟了他倒賴說姑娘使了他的錢這如今竟要准折起來倘

或太太問姑娘爲什麽使了這些錢敢是我們就中取勢這還了得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棋聽不過只得免强過來幫着繡橘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去看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寶釵黛玉寶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著來安慰他們走至院中聽見幾個人講究探春從紗牕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丫頭們忙打起簾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不勸自止了遂趂便就走探春坐下便問纔剛誰在這裡說話倒像拌嘴是的迎春笑道沒有什麽左不過他們小題大做罷了何必問他探春笑道

我纔聽見什麽金鳳又是什麽沒有錢只合我們奴才要誰和奴才要錢了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司棋繡橘道姑娘說的是了姑娘何曾和他要什麽了探春笑道姐姐既沒有和他要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你叫他進來我倒要問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你們又無沾礙何必如此探春道這倒不然我和姐姐一樣姐姐的事和我一般他說姐姐卽是說我我那邊有人怨我姐姐聽見也是合怨姐姐一樣咱們是主子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只知想起什麽要什麽也是有的事但不知纍絲鳳怎麽又夾在裡頭那玉柱兒媳婦生恐繡橘等告出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你們

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趁此求二奶奶把方纔的
錢未曾散人的拿出些來贖來就完了比不得沒鬧出來大家
都藏着留臉面如今既是沒了臉趁此時總有十個罪也只一
人受罰沒有砍兩顆頭的理你依我說竟是和二奶奶趁便說
去在這裡大聲小氣如何使得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眞病也無
可賴了只不敢往鳳姐處自首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罷既聽
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誰知探春早使了眼色與侍書侍
書出去了這裡正說話忽見平兒進來寶琴拍手笑道三姐姐
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黛玉笑道這倒不是道家法術倒是
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出如脫兎出其不備的妙策二人

取笑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遂以別話岔開探春見平兒來了
遂問你奶奶可好些了眞是病糊塗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
們受這樣委屈平兒忙道誰敢給姑娘氣受姑娘吩咐我那玉
柱兒媳婦方慌了手腳遂上來赶着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
原故姑娘請聽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裡說話也有你混插嘴的
理嗎你但凡知禮該在外頭伺候也有外頭的媳婦們無故到
姑娘屋裡來的繡橘道你不知我們這屋裡是沒禮的誰愛來
就來平兒道都是你們不是姑娘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
後再回太太去纔是柱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紅了臉方退出
去探春接着道我且告訴你要是別人得罪了我倒還罷了如

今這柱兒媳婦和他婆婆仗着是嬤嬤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兒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還揑造假賬逼着去討情和這兩個丫頭在卧房裡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轄治所以我看不過纔請你來問一聲還是他本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還是有誰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了然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姑娘怎麼今日說出這話來我們奶奶如何擔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語說的物傷其類唇亡寒齒我自然有些心驚麼平兒問迎春道若論此事本好處的但只他是姑娘的奶嫂姑娘怎麼樣呢當下迎春只合寶釵看感應篇故事究竟連探春的話也沒聽見忽見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我也

紅樓夢 第七十三回 十三

藹然仁人孝子之言

沒什麼法子他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加責就是了至于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太們要來問我可以隱瞞遮飾的過去是他的造化要瞞不住我也沒法兒沒有個為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理少不得直說你們要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斷有好主意可以八面週全不叫太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也不管眾人聽了都好笑起來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于階陛尚談因果要是二姐姐是個男人一家上下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衣租食稅及至事到臨頭尚且如此況且太上說的好救人急難最是陰隲事我雖不能救人何苦來白白去和

人結怨結仇作那樣無益有損的事呢一語未了只聽又有人來了不知是誰下回分解

迎春雖懦而平素以安靜為主遇事以寬厚為主又極知大體不肯發其母之私意不肯為下人而欺其母真是大賢大孝百忙中寫盛衰無篇寫迎春類上三處刑家婦德

紅樓夢第七十三回終

紅樓夢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廿三册

紅樓夢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

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的妹子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因這園中有素和柳家的不好的便又告出柳家的來說和他妹子是夥計雖了平分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聽得此言便慌了手腳因思素與怡紅院的人最為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芳官等人轉告訴了寶玉寶玉因思內中迎春的嬭嬷也現有此罪不若來約同迎春去討情比自己獨去單為柳家的說情又更妥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時都問道你

的病可好了跑來做什麼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只說來看二姐姐當下眾人也不在意且說些閑話平兒便出去辦纍金鳳一事那玉柱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只說姑娘好歹口內超生我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就過既這麼樣我也不好意思告訴人趁早兒取了來交給我一字不提玉柱兒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趕晚贖了來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來可別怨我說畢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平兒到房鳳姐問他三姑娘叫你做什麼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我勸着奶奶些問奶奶這兩天可吃

平兒真是解事要人以安靜爲主

若此一段者亦賈玉同族是文家筋法

些什麼鳳姐笑道倒是他還惦記我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柳二媳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凡妹子所爲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巳保養保養也是好的我因聽不進去果然應了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賺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操一會子心倒惹的萬人咒罵不如且自家養養病就是病好了我也會做好好先生得樂且樂得笑且笑一槩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着知道了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此那就是我們的造化了一語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嘆氣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麼知道

了剛纔太太叫過我去叫我不管那裡先借二百銀子做八月十五節下使用我回沒處借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挪移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就沒地方兒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裡的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二百銀子你就這樣難虧我沒和別人說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來又尋事奈何人鳳姐兒道那日並沒個外人誰走了這個消息平兒聽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了那日說話時沒人就只晚上送東西來的時候兒老太太那邊傻大姐的娘可巧來送漿洗衣裳他在下房裡坐了一會子看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必是丫頭們不知道說出來了也

奇峰突起

未可知因此便喚了幾個小丫頭來問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丫衆小丫頭慌了都跪下賭神發誓說自來也沒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麽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說鳳姐詳情度理說他們必不敢多說一句話倒別委屈了他們如今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咱們短些別又討沒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首飾再去押二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璉道索性多押二百咱們也要使呢鳳姐道狠不必我沒處使這不知還指那一項贖呢平兒拿了去吩咐旺兒媳婦領去不一時拿了銀子來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這裏鳳姐和平兒猜疑走風的人反叫鴛鴦受累豈不是咱們之過正在胡想人

報太太來了鳳姐聽了咤異不知何事遂與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個貼巳小丫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裡間坐下鳳姐忙捧茶因陪笑問道太太今日高興到這裡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不知怎麽了忙應了一聲帶著衆小丫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一面將房門掩了自巳坐在台堦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鳳姐也著了慌不知有何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淚從袖裡扔出一個香袋來說你瞧鳳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春意香袋也嚇了一跳忙問太太從那裡得來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顫聲說道我從那裡得來我天天坐在井裡想你是個細心人所以我纔

坐定鳳姐。蓋其平日房帏淫褻。久已耳目昭彰之。

逐層曲折。辯得雪亮。真是琉璃吐舌

偷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裡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頭拾著不虧你婆婆看見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何丢在那裡鳳姐聽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太怎麽知道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嘆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這個何用女孩子們是從那裡得来自然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裡弄來的你們又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的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和我賴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尚未揀得倘或丫頭們揀着你姊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丫頭們揀着出去說是園內揀的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面

要也不要鳳姐聽說又急又愧登時紫脹了面皮便挨着炕沿雙膝跪下也含淚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但我並無這樣東西其中還要求太太細想這香袋兒是外頭倣着內工繡的連穗子一概都是市賣的東西我雖年輕不尊重也不肯要這樣東西再者這也不是常帶着的我縱然有也只好在私處擱着焉肯在身上常帶各處逛去况且又在園裡去個個姊妹我們都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看見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麽意思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媳婦算起來奴才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了况且他們也常在園走動焉知不是他們掉的再者除我常在園裡還有那邊太

明〻說着

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來嫣紅翠雲那幾個人也都是年輕的人他們更該有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大嫂子他也不算狠老也常帶過佩鳳他們來又焉知又不是他們的況且園內丫頭也多保不住都是正經的或者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一刻查問不到偷出去了或借着因由合二門上小么兒們打牙撂嘴兒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席話狠近情理因嘆道你起來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子的姑娘出身不至這樣輕薄不過我氣激你的話但只如今且怎麽處你婆婆纔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把我氣了個死鳳姐道太太快別生氣若被衆

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暗訪察才能得這個實在縱然訪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個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裡以查賭為由再如今他們的丫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娘們委屈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著這個機會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磨牙難纏的拏個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的住沒有別事二則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嘆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你這幾個姊妹每人只有兩三個丫頭像人

攆晴雯〻根实起于鳳姐此言

餘者竟是小鬼兒是的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裡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雖然艱難也還窮不至此我雖没受過大榮華比你們是強些如今寧可省我些別委屈了他們你如今且叫人傳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吩咐他們快快暗訪這事要緊鳳姐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来正是方纔是他送香袋來的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今見他來打聽此事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進園來照管照管比別人強些王善保家的因素日進園去那些

丫鬟們不大趋奉他他心裡不自在要尋他們的故事又尋不着恰好生出這件事來以為得了把柄又聽王夫人委托他正碰在心坎上道這個容易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事該早嚴緊些的太太也不大往園裡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像受了誥封是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哼一聲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還躭得起王夫人點頭道跟姑娘們的丫頭比別的姣貴些這也是常情王善保家的道別的還罷了太太不知頭一個是寶玉屋裡的晴雯那丫頭仗着他的模樣兒比別人標緻些又長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樣子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抓尖要强一句話

句中有眼使閲者心中自有把握

不投机他就立起兩隻眼睛來罵人妖妖調調大不成個體統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兒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裡罵小丫頭我心裡狠看不上那狂樣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說他後來要問是誰偏又忘了今日對了檻兒這丫頭想必就是他了鳳姐道若論這些丫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雯長得好論舉止言語他原輕薄些方纔太太說的倒狠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混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叫了他來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寶玉屋裡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笨笨的倒好要有這個他自

不粘定晴雯說不知是黛玉影子

然不敢來見我呀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且又出來這個事好好的寶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的丫頭來吩咐他道你去只說我有話問他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寶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來你不許和他說什麽小丫頭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好睡中覺纔起來發悶呢聽如此說只得跟了他來素日晴雯不敢出頭因連日不自在並沒十分粧飾自為無碍及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軃鬢鬆衫垂帶褪大有春睡捧心之態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方纔的火來王夫人便冷笑道好個美人兒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

着一病字用去更醒

所以知道去由
襲人諂譖可以
不言而喻
晴雯去試井誤
不言而喻作王善保家之
聰明過頂非
黛玉何足以當
之
按明老太太的
人而智出黛玉
剽而晴雯釋
而不先掌老太太
何怪婚薛釵
林之不願老
太太都
妙語

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著你自然明兒揭你
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晴雯一聽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
暗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作聲他本是個聰明過頂的人見
問寶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實話答應忙跪下回道我不大到
寶玉房裡去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好歹我不能知那都是襲
人合麝月兩個人的事太太問他們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你
難道是死人要你們做什麼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
老太太說園裡空大人少寶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裡
上夜不過看屋子我原回過我笨不能伏侍老太太罵了我又
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做什麼我聽了不敢不去纔去的

不過十天半月之內寶玉叫着了答應幾何話就散了至於寶
玉的飲食起居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下一層有襲人麝
月秋紋幾個人我閒着還要做老太太屋裡的針線所以寶玉
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
以為實了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寶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你
費心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攆你因向
王善保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防他幾日不許他在寶玉屋裡
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處治他喝聲出去站在這裡我看不
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麼花紅柳綠的粧扮晴雯只得出來這
氣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拿絹子握着臉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

園內去這裡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是的東西竟没看見只怕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查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時調唆的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語此刻也不敢說只低頭答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請息怒這些事小只交與奴才如今要查這個是極容易的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個冷不防帶着人到各處丫頭們房裡搜尋想來誰有這個斷不單有這個自然還有別的那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這話倒是若不如此斷乎不能明白因問鳳姐如何鳳姐只得

答應說太太說是就行罷了王夫人道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於是大家商議已定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寶釵等入園時王家的便請了鳳姐一併進園喝命將角門皆上鎖便從上夜的婆子處來抄揀起不過抄揀些多餘攢下蠟燭燈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這也是贓不許動的等明日回過太太再動于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關門當下寶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這一干人來不知爲何直撲了丫頭們的房門去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丢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丫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兒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王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

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打開襲人因見晴雯這樣必有異事又
見這番抄揀只得自已先出來打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揀
一番不過平常通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的挨次都一一搜
過到晴雯的箱子因問是誰的怎麼不打開叫搜襲人方欲替
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豁啷一聲將箱子掀開
兩手提著底子往地下一倒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來王善保
家的也覺没趣兒便紫脹了臉說道姑娘你別生氣我們並非
私自就來的原是奉太太的命來搜察你們叫翻呢我們就翻
一翻不叫翻我們還許回太太去呢那用急的這個樣子晴雯
聽了這話越發火上澆油便指著他的臉說道你說你是太太

索性暢快言之何傷

打發來的我還是老太太打發來的呢太太那邊的人我也都
見過就只没看見你這麼個有頭有臉大管事的奶奶鳳姐見
晴雯說話鋒利尖酸心中甚喜却碍着邢夫人的臉忙喝住晴
雯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氣剛要還言鳳姐道媽媽你也不必
和他們一般見識你且細細搜你的偺們還到各處走走呢再
遲了走了風我可担不起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且忍了這
口氣細細的看了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回了鳳姐要別處去
鳳姐道你可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的衆人都
道盡都細翻了没有什麼差錯東西雖有幾樣男人物件都是
小孩子的東西想是寶玉的舊物没甚關係的鳳姐聽了笑道

有心尋釁

薛姑娘因親戚不可抄而林姑娘獨非其例耶

有心尋釁注意實在此也

既如此偺們就走再瞧別處去說着一逕出來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只抄揀偺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抄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鳳姐點頭道我也這樣說呢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內黛玉已睡了忽報這些人來不知爲甚事纔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他不叫起來只說睡著罷我們就走的這邊且說些閒話那王善保家的帶了衆人到了丫鬟房中也一一開箱倒籠抄揀了一番因從紫鵑房中搜出兩副寶玉往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副束帶上的帔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套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寶玉往日手內曾拿過的

用意顯然

一時無辦而高臥在室矣閨閣亦欠堂正氣度

句中有刺矣甚不以爲然者

王善保家的自爲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又說這些東西從那裡來的鳳姐笑道寶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幾年這自然是寶玉的舊東西況且這符兒合扇子都是老太太和太太常見的媽媽不信偺們只管拿了去王家的忙笑道二奶奶旣知道就是了鳳姐道這也不筭什麼稀罕事撂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紫鵑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裡的賬也算不淸要問這一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這裡鳳姐合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等醜態來遂命衆丫鬟秉燭開門而待一時衆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丢了一件

不祥之讖何忍出口既在感慨亦不應口氣擇言至此探又探春非只如也

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傍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兒倒是洗凈他們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丫鬟們把箱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了我因命丫鬟們快快給姑娘關上平兒豐兒等先忙著替侍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可不能我原比衆人歹毒凡丫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裡間收着一針一線他們也沒得

收藏要搜所以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麼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自然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是議論甄家自巳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偺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纔能一敗塗地呢說着不覺流下淚來鳳姐只看著衆媳婦們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裡奶奶且請到別處去罷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告辭探春道可細細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鳳姐笑道既然丫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裡就不必搜

探春以搜檢失體而有上文云云猶在情理矣此突然謔語殊失大無頼

恬呈可惡

知其非一天之事矣

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没翻
明白敢說我護着丫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趁早說明若還要
翻不妨再翻一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衆不同的只得陪笑
道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察明白了探春又問衆人你們也都
搜明白了没有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都明白了那王善保家
的本是個心内没成筭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他想衆人没
眼色没膽量罷了那裡一個姑娘就這樣利害起來況且又是
庶出他敢怎麽着自巳又仗着是邢夫人的陪房連王夫人尚
另眼相待何况别人只當是探春認真单惱鳳姐與他們無干
他便要趂勢作臉因越衆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

嘻的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麽鳳姐見他這
樣忙說媽媽走罷别瘋瘋顛顛的一語未了只聽咱的一聲王
家的臉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探春登時大怒指着王家的問
道你是什麽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着太太的面
上你又有幾歲年紀叫你一聲媽媽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耗
在我們跟前逞臉如今越發了不得了你索性望我動手動脚
的了你打諒我是和你們姑娘那麽好性兒由著你們欺負你
就錯了主意了你來搜檢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拿我取笑兒說
著便親自要解鈕子拉著鳳姐兒細細的翻省得叫你們奴才
來翻我鳳姐平兒等都忙與探春理裙整袂口内喝着王善保

家的說媽媽吃兩口酒就瘋瘋顛顛起來前兒把太太也沖撞了快出去別再討臉了又忙勸探春好姑娘別生氣他算什麼姑娘氣着到值多了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怎麼許奴才來我身上搜賊贓呢明兒一早先回過老太太太太再過去給大娘賠禮該怎麼著我去領那王善保家的討了個沒臉赶忙躲出窗外只說罷了罷了這也是頭一遭挨打我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罷這個老命還要他做什麼探春喝命丫鬟你們聽着他說話還等我和他拌嘴去不成侍書聽說便出去說道媽媽你知點道理兒省一句兒罷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你捨不得去你去了

差強人意

叫誰討主子的好兒調唆着察考姑娘折磨我們呢鳳姐笑道好丫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做賊的人嘴裡都有三言兩語的就只不會背地裡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勸一面又拉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鳳姐直待伏侍探春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煖香塢來彼時李紈猶病在床上他與惜春是緊鄰又和探春相近故順路先到這兩處因李紈纔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動只到丫鬟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沒有什麼東西遂到惜春房中來因惜春年少尚未識事嚇的不知當有什麼事故鳳姐少不得安慰他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銀錁子來約共三四十個爲察姦情

反得賊贓又有一副玉帶版子並一包男人的靴韈等物鳳姐也黃了臉因問是那裡來的入畫只得跪下哭訴眞情說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因我們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嬸子只要喝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煩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着的惜春膽小見了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帶出他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笑道若果眞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來這個可以傳遞怕什麽不可傳遞這倒是傳遞人的不是了若這話不眞倘是偷來的你可就別想活了入畫跪着哭道我不敢撒謊奶奶只管明日問我們

奶奶和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無怨鳳姐道這個自然要問的只是眞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呢你且說是誰接的我就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他這裡人多要不管了他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麽樣呢嫂子要依他我也不依鳳姐道素日我看他還使得誰沒一個錯只這一次二次再犯兩罪俱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道若說傳遞再無別人必是後門上的老張他常和這些丫頭們鬼鬼祟祟的這些丫頭們也都肯照顧他鳳姐聽說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且拿着等明日對明再議誰知那老張媽原和王善保家有親近因王善保家的

惜春教訓自得大體

鞋襪何以在司棋處不可解

在邢夫人跟前作了心腹人便把親戚和伴兒們都看不到眼裡了後來張家的氣不平鬥了兩次口彼此都不說話了如今王家的聽見是他傳遞碰在他心坎兒上更兼剛纔挨了探春的打受了侍書的氣沒處發泄聽見張家的這事因攛掇鳳姐道這傳東西的事關係更大想來那些東西自然也是傳遞進來的奶奶倒不可不問鳳姐兒道我知道不用你說於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去迎春已經睡著了丫鬟們也纔要睡衆人扣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姑娘遂往丫鬟們房裡來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孫女兒鳳姐要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神看他搜檢先從別人箱子搜起皆無別物及到了

司棋箱中隨意掏了一回王善保家的說也沒有什麼東西纔要關箱時周瑞家的道這是什麼話有沒有總要一樣看看纔公道說着便伸手掣出一雙男子的綿襪並一雙緞鞋又有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時裡面是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兒一總遞給鳳姐鳳姐因理家久了每每看帖看賬也頗識得幾個字了那帖是大紅雙喜箋便看上面寫道

上月你來家後父母已覺察了但姑娘未出閣尚不能完你我心願若園內可以相見你可托張媽給一信若得在園內一見倒比來家好說話千萬千萬再所賜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個略表我心千萬收好表弟潘又安具

鳳姐看了不由的笑將起來那王善保家的素日並不知道他姑表兄妹有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鞋襪心內已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看着笑他便說道必是他們寫的賬不成字所以奶奶見笑鳳姐笑道正是這個賬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他表兄也該姓王怎麼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見問的奇怪只得勉强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弟兄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聽說着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嚇一跳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的四人聽見鳳姐兒念了都吐舌頭搖頭兒周瑞家

的道王大媽聽見了這是明明白白再沒得話說了這如今怎麼樣呢王家的只恨無地縫兒可鑽鳳姐只瞅着他抿着嘴兒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道這倒也好不用他老娘操一點心兒鴉雀不聞就給他們弄了個好女婿來了周瑞家的也笑着湊趣兒王家的無處煞氣只好打着自已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現報衆人見他如此要笑又不敢笑也有趁願的也有心中感動報應不爽的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倒覺可異料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只怕他夜間自尋短志遂喚兩個婆子監守且帶了人拿了贓証回來歇息等待明日料理誰知夜裡下面淋血不止

寔之病

惜春恪守家法遠勝探春

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來遂掌不住請醫胗視開方立案說要保重而去老嬷嬷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之事暫且擱起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又看李紈等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到他房中惜春便將昨夜之事細細告訴了又命人將入畫的東西一槩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道實是你哥哥賞他哥哥的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鹽反成了私鹽了因罵入畫糊塗東西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丫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丫頭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叫鳳姐姐帶了他去又不肯今日嫂子來的恰好快帶了他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槩不管入畫聽說跪地哀求百般

寧府之事只因惜春一席閒話便覺污穢不堪文字以寔為寔之法也

苦告尤氏和奶媽等人也都十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下次再不敢的看他從小兒伏侍一場誰知惜春年幼天性孤僻任人怎說只是咬定牙斷乎不肯留着更又說道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况且近日聞得多少議論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派尤氏道誰敢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着他纔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着我倒好我一個姑娘家只好躲是非的我反尋是非成個什麼人了况且古人說的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勗助何况你我二人之間我只能保住自己就殼了以後你們有事好歹別累我尤氏聽了又氣

以此見人易糊塗也道可知矣

迥非婦女見解

真假二字點醒入時

又好笑因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人都說四姑娘年輕糊塗我
只不信你們聽這些話無原無故又沒輕重眞眞的叫人寒心
衆人都勸說道姑娘年輕奶奶自然該吃些虧的惜春冷笑道
我雖年輕這話却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字所以都是獃子
倒說我糊塗尤氏道你是狀元第一個才子我們糊塗人不如
你明白惜春道據你這話就不明白狀元難道沒有糊塗的可
知你們這些人都是世俗之見那裡眼裡識的出眞假心裡分
的出好歹來你們要看眞人總在最初一步的心上看起纔能（只有寶玉黛玉庶足以領）
明白呢（會對話）尤氏笑道好好纔是才子這會子又做大和尚講起參
悟來了惜春道我也不是什麼參悟我看如今人一槩也都是

妙

暢所欲言

勝于焦大之罵

入畫一般沒有什麼大說頭兒尤氏道可知你眞是個心冷嘴
冷的人惜春道怎麼我不冷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爲什麼叫
你們帶累壞了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聽說有人議論
已是心中羞惱只是今日惜春分中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天
今見惜春又說這話因按捺不住便問道怎麼就帶累了你你
的丫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倒忍了這半日你倒越發得了意
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小姐我們已後就不親近你仔細帶
累了小姐的美名兒即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去說着便賭
氣起身去了惜春道你這一去了若果然不來倒也省了口舌
是非大家倒還干淨尤氏聽了越發生氣但終久他是姑娘任

混怎麽樣也不好和他認真的拌起嘴來只得索性忍了這口氣便也不答言一逕往前邊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晴雯為王夫人痛恨至此所以借映黛玉之凡讀去不覺故有像林妹妹之々及老太太的人云云以醒眼目認人當虎而知薛婚之已定晴雯被逐而知黛玉之必死如鏡照影若離若合善悟者自得之

紅樓夢第七十四回終

即後文賈母所云甄家寄存之物也

紅樓夢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嬤嬤們因悄悄的道回奶奶且別往上屋裡去纔有甄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什麽机密事奶奶這一去恐怕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老爺說看見抄報上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没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麽又有人來老嬤嬤道正是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什麽瞞人的事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紈這邊来了恰好太醫纔胗了脉去李紈近日也覺精爽了些擁衾倚枕坐在床上正欲人來說些閑話因見尤氏進來不似方纔和藹只呆呆的坐着李紈因問道你過來了可吃些東西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麽新鮮點心拿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向病着那裡有什麽新鮮東西况且我也不餓李紈道昨日人家送来的好茶麪子倒是對碗來你喝罷說畢便吩咐去對茶尤氏出神無語跟來的丫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日晌午尚未洗臉這會子趁便可淨一淨好尤氏點頭李紈忙命素雲来取自巳粧奩素雲又將自巳脂粉拿來笑道我們奶奶就少這個奶奶不嫌腌臢能着用些李紈道我雖没有你就該往姑娘們那裡取去怎麽公然拿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要是別人豈不惱呢尤氏

寶釵避嫌而出只是借端自此絶迹不来蓋婚姻已有成議之王夫人薛姨媽同胞姊妹各自心照不宣寶黛二玉尚在夢中豈不可憐

笑道這有何妨說著一面洗臉丫頭只彎腰捧著臉盆李紈道怎麽這樣没規矩那丫頭赶着跪下尤氏笑道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究竟做出來的事都彀使的了李紈聽如此說便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是誰做的事彀使的了尤氏道你倒問我你敢是病著過陰去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報寶姑娘來了二人忙說快請寶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麽一個人忽然走進來別的姊妹都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没有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家裡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別的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陪著老人家夜裡作伴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

想又不是什麽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横豎進來呢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李紈聽說只看著尤氏笑尤氏也看着李紈笑一時尤氏盥洗已畢大家吃麵茶李紈因笑著向寶釵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媽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著不能親自來瞧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且打發人去到你那裡去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叫我落不是寶釵笑道落什麽不是呢也是人之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丫頭請了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妹往那裡去了寶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丫頭去了叫他同到這裡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著果

試問美竟不遮人眼目又擠出

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很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尤氏笑道這話又奇了怎麼攆起親戚來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別人攆的不如我先攆親戚們好也不必要死住着纔好偺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鷄是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裡來的晦氣偏都碰着你姐兒們氣頭兒上了探春道誰叫你趂熱竈火來了因問誰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尋思道鳳丫頭也不犯合你慪氣是誰呢尤氏只含糊答應探春知他怕事不肯多言因笑道你別粧老實了除了朝廷治罪沒有砍頭的你不必唬的這個樣

兒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善保的老婆打了我還頂著徒罪呢也不過背地裡說些閑話罷咧難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寶釵忙問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昨夜的事一一都說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出來了便把惜春方纔的事也說了一遍探春道這是他向來的脾氣孤介太過我們再扭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鳳丫頭病著就打發人四下裡打聽王善保家的是怎麼樣回來告訴我說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頓打嗔着他多事尤氏李紈道這倒也是正禮探春冷笑道這種遮人眼目兒的事誰不會做且再瞧就是了尤氏李紈皆默無所答一時丫頭們來請用飯湘雲寶釵回房打點衣衫不在

日探春之以刻為明珠可笑

話下尤氏辭了李紈往賈母這邊來賈母歪在榻上王夫人正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產來京治罪等話賈母聽了心中甚不自在恰好見他姊妹來了因問從那裡來的可知鳳姐兒妯娌兩個病着今日怎麼樣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點頭嘆道偺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偺們八月十五賞月是正經王夫人笑道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裡好只是園裡恐夜晚風凉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媳婦們抬過飯桌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箸捧飯賈母見自已幾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盛了幾色菜便是各房孝敬的舊規矩賈母說我

椒筆上下共享之湯鶴也

吩咐過幾次蠲了罷你們都不聽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孝順那些麵觔豆腐老太太又不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虀醬來賈母笑道我倒也想這個吃鴛鴦聽說便將碟子挪在跟前寶琴一一的讓了方歸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和寶琴對面坐下侍書忙去取了碗筯鴛鴦又指那幾樣菜道這兩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是大老爺孝敬的這一碗是雞髓筍是外頭老爺送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將這碗筍送至桌上賈母略嘗了兩點便命將那幾樣着人都送回去就說我吃了已後不必天天送我想吃什麼自然着人來要媳婦們答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

下賈母因問拿稀飯來吃些罷尤氏早捧過一碗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將這粥送給鳳姐兒吃去又指着這一盤菓子獨給平兒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了罷尤氏答應着待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閒話行食尤氏告坐吃飯賈母又命鴛鴦等來陪吃賈母見尤氏吃的仍是白米飯因問說怎麼不盛我的飯丫頭們回道老太太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鴛鴦道如今都是可着頭做帽子了要一點兒富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這一二年旱潦不定庄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這幾樣細米更艱難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賈母笑道正是巧媳婦

做不出沒米兒粥來衆人都笑起來鴛鴦一面回頭向門外伺候媳婦們道既這樣你們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來添上也是一樣尤氏笑道我這個就彀了也不用去取鴛鴦道你彀了我不會吃的媳婦們聽說方忙着取去了一時王夫人也用飯這裡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賈母說你也過去罷尤氏方告辭出來走至二門外上了車衆媳婦放下簾子來四個小廝拉出來套上牲口幾個媳婦帶著小丫頭子們先走到那邊大門口等着去了這裡送的丫環們也回來了尤氏在車內因見自己門首兩邊獅子下放着四五輛大車便知係來赴賭之人向小丫頭銀蝶兒道你看坐車的是這些騎馬的又

不知有幾個呢說着進府已到了廳上賈蓉媳婦帶了丫鬟媳婦也都秉着羊角手罩接出來了尤氏笑道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他們賭錢也沒得便今兒到巧順便打他們窻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着提燈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厮們不許失驚打怪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窻下只聽裡面稱三讚四耍笑之音雖多又兼有恨五罵六忿怨之聲亦不少原來賈珍近因居喪不得遊玩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日間以習射爲由請了幾位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白的只會亂射終是無益不但不能長進且壞了式樣必須立了罰約賭個利物大家纔有勉力之心

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鵠子皆約定每日早飯後時射鵠子賈珍不好出名便命賈蓉做局家這些都是少年正是鬭雞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遊蕩紈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做晚飯之主天天宰猪割羊屠鵝殺鴨好似臨潼鬭寶的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裡的好廚役好烹調不到半月工夫賈政等聽見這般不知就裡反說這纔是正理文旣悞了武也當習况在武蔭之屬遂也令寶玉賈環賈琮賈蘭等四人於飯後過來跟着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賈珍志不在此再過幾日便漸次以歇肩養力爲由晚間或抹骨牌賭個酒東兒至後漸次至錢如今三四個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公然鬭葉擲

西府方辦園中賭博而東府家主自先開賭安得不效

骰放頭開局大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各有些利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局勢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所以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錢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的胞弟却居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為樂手中濫漫使錢待人無心因此都叫他傻大舅薛蟠早已出名的獃大爺今日二人湊在一處都愛搶快便又會了兩家在外間炕上搶快又有幾個在當地下大棹子上赶羊裡間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厮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此是前話且說尤氏潛至窗外偷看其中有兩個陪酒的小么兒都

打扮的粉粧錦飾今日薛蟠又擲輸了正沒好氣幸而後手裡漸漸翻過來了除了冲賬的反贏了好些心中自是興頭起來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麼樣此時打天九赶老羊的未清先擺下一棹賈珍陪着吃薛蟠興頭了便摟著一個小么兒喝酒又命將酒去敬傻大舅傻大舅輸家沒心腸喝了兩碗便有些醉意嗔着陪酒的小么兒只赶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兔子真是些沒良心的忘八羔子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這會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這麼三六九等兒的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著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那些輸家不便言語只抵着嘴兒笑那些

贏家忙說大舅罵的狠是這小狗攮的們都是這個風俗兒因笑道還不給舅太爺斟酒呢兩個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忙都跪下奉酒扶着傻大舅的腿一面撒嬌兒說道你老人家別生氣看着我們兩個小孩子罷我們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時有錢的就親近你老人家不信回來大大的下一注贏了白瞧瞧我們兩個是什麼光景兒說的衆人都笑了這傻大舅掌不住也笑了一面伸手接過酒來一面說道我要不看着你們兩個素日怪可憐見的我這一脚把你們的小蛋黃子踢出來說着把腿一抬兩個孩子趁勢兒爬起來越發撒嬌撒痴拿着灑花絹子托了傻大舅的手把那鍾酒灌在傻大舅

嘴裡傻大舅哈哈的笑着一揚脖兒把一鍾酒都乾了因擰了那孩子的臉一下兒笑說道我這會子看着又怪心疼的了說著忽然想起舊事來乃拍案對賈珍說道昨日我和你令伯母慪氣你可知道麽賈珍道沒有聽見傻大舅嘆道就爲錢這件東西老賢甥你不知我們邢家的底裡我們老太太去世時我還小呢世事不知他姐妹三個人只有你令伯母居長他出閣時把家私都帶過來了如今你二姨兒也出了門子了他家裡也很艱窘你三姨兒尚在家裡一應用度都是這裡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我就是來要幾個錢也並不是要賈府裡的家私我邢家的家私也就彀我花了無奈竟不得到手你們就欺負

著此一段以見寧府之穢褻無忌之

我没錢賈珍見他酒醉外人聽見不雅忙用話解勸外面尤氏等聽得十分真切乃悄向銀蝶兒等笑說你聽見了這是北院裡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見他親兄弟還是這樣就怨不得這些人了因還要聽時正值趕老羊的那些人也歇住了要酒有一個人問道方纔是誰得罪了舅太爺我們竟没聽明白且告訴我們評評理邢德全便把兩個陪酒的孩子不理的話說了一遍那人接過來就說可惱怨不得舅太爺生氣我問你舅太爺不過輸了幾個錢罷咧並没有輸掉了𣬠𣬠怎麼你們就不理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邢德全也噴了一地飯說你這個東西行不動兒就撒村搗怪的尤氏在外面聽了這話悄悄

的啐了一口罵道你聽聽這一起没廉耻的小挨刀的再灌喪了黃湯還不知唚出些什麽新樣兒的來呢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至四更時賈珍方散往佩鳳房裡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瓜月餅都全了只待分派送人賈珍吩咐佩鳳道你請奶奶看着送罷我還有别的事呢佩鳳答應去了回了尤氏一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佩鳳來說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門說偺們是孝家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倒好可以大家應個景兒尤氏道我倒不願意出門呢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璉二奶奶也躺下了我再不去越發没個人了佩鳳道爺說奶奶出門好歹早些回來叫我跟了奶奶去呢尤氏道旣這麽樣快些吃

了我好走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奶自已吃罷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外頭有兩個南京新來的倒不知是誰說畢吃飯更衣尤氏等仍過榮府來至晚方回去果然賈珍煮了一口猪燒了一腔羊備了一棹菜蔬菓品在彙芳園叢綠堂中帶領妻子姬妾先吃過晚飯然後擺上酒開懷作樂賞月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朗銀河微隱賈珍因命佩鳳等四個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搳拳飲了一回賈珍有了幾分酒高興起來便命取了一支紫竹簫來命佩鳳吹簫文花唱曲喉清韻雅甚令人心動神移唱罷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換盞更酌之際

正在清娛忽来怪叱不怕者句驚心文勢亦極聳動灯下讀之燭光為豆都成綠色

忽聽那邊墻下有人長嘆之聲大家明明聽見都毛髮竦然賈珍忙厲聲叱問誰在那邊連問幾聲無人答應尤氏道必是墻外邊家裡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墻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況且那邊又緊靠着祠堂焉得有人一語未了只聽得一陣風聲竟過墻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槅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悽慘起來看那月色時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衆人都覺毛髮倒竪賈珍酒已嚇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撑得住些心裡也十分警畏便大沒興頭勉强又坐了一會也就歸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來乃是十五日帶領衆子侄開祠行朔望之禮細察祠內都仍是照舊好好的並無怪異之迹賈

珍自為醉後自怪也不提此事禮畢仍舊閉上門看著鎖禁起來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來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裡坐着說閒話兒與賈母取笑呢賈璉寶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來了都一一見過說了兩句話賈珍方在挨門小杌子上告了坐側着身子坐下賈母笑問道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了賈珍忙起身笑道大長進了不但式樣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勁賈母道這也彀了且別貪力仔細努傷着賈珍忙答應了幾個是賈母又道你昨日送來的月餅好西瓜看着倒好打開却也不怎麼樣賈珍陪笑道月餅是新來的一個餑餑廚子我試了試果然好纔敢做了孝敬來的西瓜往年都

還可已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過賈母笑道此時月亮已上來了偺們且去上香說着便起身扶着寶玉的肩帶領眾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子正門俱已大開掛着羊角燈嘉蔭堂月台上焚著斗香秉着燭陳設着瓜菓月餅等物邢夫人等皆在裡面久候真是月明燈彩人氣香烟晶艷氤氳不可名狀地下鋪着拜毯錦褥賈母盥手上香拜畢于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上的大花廳上去眾人聽說就忙着在那裡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著人上山來王夫人等因回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坐竹椅上去賈

母道天天打掃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不疎散疎散筋骨也好
于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導又是兩個老婆子秉着兩把羊角手
罩鴛鴦琥珀尤氏等貼身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下逶迤
不過百餘步到了主山峯脊上便是一座廠廳因在山之高脊
故名曰凸碧山莊廳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
做兩間凡桌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
坐下左邊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邊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
圍坐只坐了半桌下面還有半桌餘空賈母笑道往常倒還不
覺人少今日看來究竟俗們的人也甚少算不得什麼想當年
過的日子今夜男女三四十個何等熱鬧今日那有那些人如

今叫女孩兒們來坐那邊罷于是令人向圍屏後邢夫人等席
上將迎春探春惜春三個叫過來賈璉寶玉等一齊出坐先儘
他姊妹坐了然後在下依次坐定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叫
個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在手中飲酒一杯罰說笑話一
個于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過鼓聲兩轉恰恰在賈政
手中住了只得飲了酒衆姊妹弟兄都你悄悄的扯我一下我
暗暗的又捏你一把都含笑心裡想着倒要聽是何笑話兒賈
政見賈母歡喜只得承歡方欲說時賈母又笑道要說的不笑
了還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個若不說笑了也只好愿罰賈母
道你就說這一個賈政因說道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只說

了這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沒聽見賈政說過所以纔笑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先多吃一杯賈母笑道使得賈赦連忙捧盃賈政執壺斟了一盃賈赦仍舊遞給賈政賈赦旁邊侍立賈政捧上安放在賈母面前賈母飲了一口賈赦賈政退回本位于是賈政又說道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偏偏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見了幾個朋友死活拉到家裡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脚說既是這樣你替我舔舔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舔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嚇得他男人忙跪下求

說並不是奶奶的脚腌臢只因昨兒喝多了黃酒又吃了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得賈母和衆人都笑了賈政忙又斟了一杯送與賈母賈母笑道既這樣快叫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有媳婦的人受累衆人又都笑起來只賈璉寶玉不敢大笑于是又擊鼓便從賈政起可巧到寶玉鼓止寶玉因賈政在坐早已踧踖不安偏又在他手中因想說笑話倘或說不好了又說沒口才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慣貧嘴更有不是不如不說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求限別的罷賈政道既這樣限個秋字就即景做一首詩好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忙道好好的行令怎麼又做詩賈政陪笑道他能的賈母聽說

笑話自出無心然亦太殺風景矣宜賈母之不悅也

旣這樣就做快命人取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這些水晶冰玉銀彩光明素等堆砌字樣要另出主見試試你這幾年情思寶玉聽了碰在心坎兒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不好便問怎麽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歡便說難爲他只是不肯念書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就該奬勵巳後越發上心了賈政道正是因回頭命個老嬷嬷出去吩咐小厮們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來給兩把與寶玉寶玉磕了一個頭仍復歸坐行令當下賈蘭見奬勵寶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更覺欣喜遂併講與賈母聽時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賈政

賞他於是大家歸坐復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因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這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說是心火一針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鐵就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遠着呢怎麽就好了呢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着呢衆人聽說也都笑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自知出言冒撞賈母疑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題且行令不料這花却在賈環手裡賈環近日讀書稍進

賈母極不喜賈環賈赦却如此詩是其不善于承歡

不但說笑話無眼色也賭酒三回亦自不好

亦好外務今見寶玉做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着賈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中便也索紙筆來立就一絕呈與賈政賈政看了亦覺罕異只見詞句中終帶着不樂讀書之意遂不悅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意總屬邪派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也可以稱二難了就只不是那一個難字却是做難以教訓難字講纔好哥哥是公然溫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爲曹唐再世了說得衆人都笑了賈赦道拿詩來我瞧便連聲讚好道這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偺們這樣人家原不必寒窗螢火只要讀些書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兒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獃子來所以我愛他這詩竟

不失偺們侯門的氣槩因回頭吩咐人去取自己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著賈環的腦袋笑道已後就這樣做去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襲了（此是將來實事）賈政聽說忙勸說不過他胡謅如此那裡就論到後事了說着便斟了酒又行了一回令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姑娘們多樂一會子好歇着了賈政等聽了方止令起身大家公進了一杯酒纔帶着子侄們出去了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寧府穢亂極矣宗祠示警絶不

紅樓夢第七十五回終

知省改。焉能免禍。

紅樓夢

寶釵姊妹無事不与甚至除夕祭祠亦且随同觀禮何以此时中秋會宴並能不来女的也坐寶玉親事不知久矣

寶釵未出差之前宦家宴會之时即如寶母生日合族慶寿之时薛姨媽亦在座中也

紅樓夢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題且說賈母這裡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作一席衆媳婦另行擦桌整菓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添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坐下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坐內知他家去圓月（書中不敘及薛姨媽於㝎可知上回寶釵回去）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是往辭也）少了這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賈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偺們都是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却十分熱鬧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有何不便即云薛姨媽不便与寶釵同席寶釵姊妹何）請他們娘兒們來說笑說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不得即況内外多席尚未見薛姨媽在席之日多矣亦甚不謂）難撂下他們跑到這裡來偏又把鳳丫頭病了有他一個人說（不便也此时掂說不同）說笑笑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聲隨命拿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們雖多終不似今年骨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是爲此所以我纔高興拿大杯來吃酒你們也換大杯纔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來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猶未闌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毡毯鋪在堦上命將月餅西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去令丫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賞月賈母因見月至天中比先

添了兩口人人究是何人前文亦未叙出

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命又將十番上女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彀了說畢剛纔去吹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麽事邢夫人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歪了腿賈母聽說忙命兩個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也趁便兒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使不得你們小兩口兒今夜要團團圓圓的如何為我擔擱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堪了雖是我們年輕巳經是二十來年的

夫妻也奔四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一夜是正理賈母聽說笑道這話狠是我倒也忘了孝未滿可憐你公公巳死了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既這樣你就别送竟陪着我罷叫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去罷尤氏說給賈蓉媳婦答應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自上車回去不在話下這裡衆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煖酒來正說着閑話猛不防那壁裡桂花樹下嗚咽悠揚吹出笛聲來趂着這明月清風天空地靜真令人煩心頓釋萬慮齊除肅然危坐默默相賞聽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大家稱賛不已於是遂又斟上煖酒來賈母笑道果然好聽麽衆人笑道實在好聽我們

家宴之自熱鬧而下前半部比來殊覺冷暖異趣家運已入秋景福惠殊將作矣

也想不到這樣須得老太太帶領着我們也得開些心兒賈母道這還不大好須得揀那曲譜越慢的吹來越好聽便命斟一大杯酒送給吹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細細的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看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瞧了右脚面上白腫了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沒大關係賈母點頭嘆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說着鴛鴦拿巾兜與大斗篷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了風吹了頭坐坐也該歇了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要坐到天亮因命再斟來一面戴上兜巾披了斗蓬大家陪着又飲說些笑話只聽桂花陰裏又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然比先

越發淒涼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靜月明眾人不禁傷感忙轉身陪笑說話解釋又命換酒止笛尤氏笑說道我也就學了一個笑話說給老太太解悶兒賈母勉强笑道這樣更好快說來我聽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子只一個眼睛二兒子只一個耳朵三兒子只一個鼻子眼四兒子到都齊全偏又是個啞吧正說到這裡只見賈母已朦朧雙眼似有睡去之態尤氏方住了忙和王夫人輕輕叫請賈母睜眼笑道我不困白閉閉眼養神你們只管說我聽着呢王夫人等道夜已深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太安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月色也好賈母道什麼時候王夫人笑道已交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

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
在此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
倒省心只是三丫頭可憐尚還等着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着
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坐竹椅小轎兩個婆子搭起衆人圍
隨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衆媳婦收什盃盤却少了個細茶
盃各處尋覔不見又問衆人必是失手打了撂在那裡告訴我
拿了磁瓦去交收作証見不然又說偷起來了衆人都說没有
打碎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細想想或問問他們
去一語提醒了那媳婦笑道是了那一會記得是翠縷拿着的
我去問他說着便找時剛到了甬道就遇見紫鵑和翠縷來了

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裡去了這媳婦道
我來問你一個茶鍾那裡去了你倒問我要姑娘翠縷笑道我
因倒茶給姑娘喝來着展眼回頭連姑娘也没了那媳婦道太
太纔說都睡覺去了你不知那裡頑去了還不知道呢翠縷和
紫鵑道斷乎没有悄悄兒睡去的只怕在那裡走了一走如今
老太太走了趕過前邊送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邊找去有
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鍾也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罷有什麽忙
的媳婦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了明兒和你要罷說畢回去
查收傢伙這裡紫鵑和翠縷便往賈母處來不在話下原來黛
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只因黛玉見賈府中許多人賞月賈

佳年何以
不回去採說
不圈
用典不切

母猶嘆人少又想寶釵姐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賞月不覺對景感懷自去倚欄垂淚寶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王夫人再四遣他去睡他從此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惱著無心遊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個明白人還不自己保養可恨寶姐姐琴妹妹天天說親道熱早已說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必要起詩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扔下咱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做了倒是他們父子叔侄縱橫起來你可知宋太祖說的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他們不來咱們兩個竟聯起句來明日羞他們一羞黛玉見他這般勸慰也不肯負他

的豪興因笑道你看這裡這等人聲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這上山賞月雖好總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山凹裡近水一個所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日蓋這園子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凸碧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凹晶這凸凹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這裡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裡去只是這兩個字俗念作窪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只陸放翁用了一個凹字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黛玉道也不祇放翁

纔用古人中用者甚多如青苔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致畫記上
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日不知俱作俗
字用了實和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
寶玉擬了未妥我們擬寫出來送給大姐姐瞧了他又帶出來
命給舅舅瞧過所以都用了如今咱們就往凹晶館去說着二
人同下山坡只一轉灣就是池沿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着那
邊藕香榭的路徑只有兩個婆子上夜因知在凸碧山庄賞月
與他們無干早已息燈睡了黛玉湘雲見息了燈都笑道倒是
他們睡了好咱們就在捲篷底下賞這水月何如二人遂在兩
個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個月影上下爭輝

如置身於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粼粼然池面皺碧鋪紋真
令人神清氣爽湘雲笑道怎麼得這會子上船吃酒纔好要是
在我家裏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道正是古人常說的事若求
全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何必偏要坐船湘雲笑道得隴望
蜀人之常情正說間只聽笛韻悠揚起來黛玉笑道今日老太
太太太高興這笛子吹的有趣倒是助咱們的興趣了咱們兩
個都愛五言就還是五言排律罷湘雲道什麼韻黛玉笑道咱
們數這個欄杆上的直棍這頭到那頭為止他是第幾根就是
第幾韻湘雲笑道這倒別致於是二人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
止得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了這個韻可用的少作排

止得十三根
是在十三叙

添一宴玉廿數符字以前此海棠社之用十三元韵

律只怕牽强不能壓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黛玉笑道倒要試試偺們誰强誰弱只是沒有紙筆記湘雲道明兒再寫只怕這一點聰明兒還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黛玉笑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倒要對得好呢想

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啟軒　輕寒風剪剪

黛玉道好對比我的却好只是這句又說俗話了就該加勁說了去纔是湘雲笑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些纔是縱有好的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因聯道

良夜景暄暄　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來難我了黛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舊典唐書唐志你看了來再說湘雲笑道這也難不倒我我也有了因聯道

分瓜笑綠媛　新香榮玉桂

黛玉道這可實實是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偺們對查了出來大家看看這會子別躭擱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着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因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這樣現成的韻被你得了只不犯著替他們頌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黛玉笑道你不說玉桂我難道强對個金萱麼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是卽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亂綺園　分曹尊一令

黛玉笑道下句好只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聽三宣　骰彩紅成點

湘雲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聯道

傳花鼓濫喧　晴光摇院宇

黛玉笑道對得却好下句又溜了只管拿些風月來塞責嗎湘雲道究竟没說到月上也要點綴點綴方不落題黛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到說他們做什麽不如說咱們因聯道

吟詩序仲昆　構思時倚檻

黛玉道這可以入上你我了因聯道

擬句或依門　酒盡情猶在

湘雲說道這時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諼　漸聞語笑寂

黛玉道說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霜痕　堦露團朝菌

湘雲道這一句怎麼叶韻讓我想想因起身負手想了一想笑道夠了幸而想出一個字來不然幾乎敗了因聯道

庭烟歛夕棔　秋湍瀉石髓

黛玉聽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

子方說棔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文選見了這個字我不知是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姐姐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叫做朝開夜合的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寶姐姐知道的竟多黛玉笑道棔字用在此時更恰也還罷了只是秋湍一句虧你好想只這一句別的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來對這一句只是再不能似這一句了因想了又想方對道

風葉聚雲根　寶婺情孤潔

湘雲道這對得也還好只是這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不單用寶婺來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催靈兎搗

黛玉不語點頭半日遂念道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點首聯道

乘槎訪帝孫　盈虛輪莫定

黛玉道對句不好合掌下句推開一步倒還是急脉緩受法因又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

湘雲方欲聯時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裡怎麼像個人到黑影裡去了敢是個鬼湘雲笑道可是又見鬼了

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彎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聽打得水响一個大圓圈將月影激蕩散而復聚者幾次只聽那黑影裡嘎的一聲却飛起一個白鶴來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正是這個鶴有趣倒助了我了因聯道

牕燈焰已昏　寒塘渡鶴影

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跺足說了不得了這鶴真是助他的了這一句更比秋湍不同叫我對什麼纔好影字只有一個魂字可對況且寒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筆了湘雲笑道大家細想就有了不然就放著明日再

二人聯句已極清幽忽来妙玉更有山窮水盡柳暗花明之致

聯也可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撈嘴我也有了你聽聽因對道

冷月葬詩魂

湘雲拍手贊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個葬詩魂因又嘆道詩固新奇只是太頹喪了些你現病着不該作此過于淒清奇譎之語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只為用工在這一句了一語未了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來笑道好詩好詩果然太悲凉了不必再往下聯若底下只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了倒弄的堆砌牽強二人不防倒唬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妙玉二人皆詫異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裡妙玉笑道我聽

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脚走到這裡忽聽見你們兩個吟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聽住了只是方纔我聽見這一首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頹敗淒楚此亦關人之氣數所以我出来止住你們如今老太太都早已散了滿園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兩個的丫頭還不知在那裡找你們呢你們也不怕冷了快同我來到我那裡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個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櫳翠菴中只見龕焰猶青爐香未燼幾個老道婆也都睡了只有小丫頭在蒲團上垂頭打盹妙玉喚起來現烹茶忽聽扣門之聲小丫嬛忙開門看時却是紫鵑翠縷和幾個老嬷

妙玉匹林史二人其平易近情稍此可秋之氣象自然流露蓋氣味相投別性情自洽其平日孤高自許實有大不得已者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與其混俗和光毋寧遺世獨立耳怪僻也歟

嬤來找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因都笑道叫我們好找一個園子裡走遍了連姨太太那裡都找到了那小亭裡找時可巧那裡上夜的正睡醒了我們問他們他們說方纔亭外頭棚下兩個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個人聽見說大家往菴裡去我們就知道這裡來了妙玉忙命丫鬟引他們到那邊去坐着歇息吃茶自卻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着遂從頭寫出來黛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改即請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評只是這纔有二十二韻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再續時

倒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黛玉從沒見妙玉做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雖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結到底還歸到本來面目上去若只管丟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檢怪一則失了偺們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極是妙玉提筆微吟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必如此方翻轉過來雖前頭有淒楚之句亦無甚礙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道

香篆銷金鼎　冰脂膩玉盆
簫憎嫠婦泣　衾倚侍兒溫
空帳悲金鳳　閒屏設彩鴛

批：所後く情心並妥一點怪僻處言外之心聲正表出妙玉實是圓閱本色只圓不能耐俗故不肯諧俗耳其真面目自在初何嘗不近人情耶

露濃苔更滑　霜重竹難捫　霜字複前

猶步縈紆沼　還登寂歷原

石奇神鬼縛　木怪虎狼蹲

贔屭朝光透　罘罳曉露屯　複翔蘭句霜字三見

振林千樹鳥　啼谷一聲猿

岐熟焉忘徑　泉知不問源

鐘鳴櫳翠寺　鷄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極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旦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黛玉湘雲二人稱贊不已說可見偺們天天是捨近求遠現有這樣詩人在此却天天去紙上談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潤色此時已天明了到底也歇息歇息纔是林史二人聽說便起身告辭帶領了丫鬟出來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去遠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裡翠縷向湘雲道大奶奶那裡還有人等着偺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裡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叫他們睡罷我這一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去罷說着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了卸粧寬衣盥洗已畢方上床安歇紫鵑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

枕上只是睡不着黛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常不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著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黛玉因問道怎麽還睡不着湘雲微笑道我有個擇席的病况且走了困只好躺躺兒罷你怎麽也睡不着黛玉嘆道我這睡不著也並非一日了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覺湘雲道你這病就怪不得了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月中閑留女伴聯詩美景良辰賞心樂事自饒佳趣而爰去搖曳一股冷氣逼人漸入蕭索之境

寶釵姊妹一去不來中秋之宴竟不在座所是親事已有成說之故若以標榜之事避嫌而去豈無安會亦不一至之理也

寶琴何時回去書中並未敘出賈母只前回已敘喜留在房中同臥起與孫女一樣者待此時竟不問及用筆之疎遠可見是子虛烏有之人只為鉤勒寶釵色相之用耳

紅樓夢第七十六回終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廿四册

紅樓夢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也比先減了雖未大愈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胗脉服藥又開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取時翻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鬚沫出來王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用著了再找不着成日家我叫你們查一查都歸攏一處你們白不聽就隨手混撂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個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去了王夫人道沒有的話你再細找找彩雲

只得又去找尋拿了幾包藥材來說我們不認的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個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麽並沒有一支人參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也只有些參膏蘆鬚雖有幾根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裡用呢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邢夫人那裡問去說因上次沒了纔往這裡來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賈母賈母忙命鴛鴦取出當日餘的來竟還有一大包皆有手指頭粗細不等遂秤了二兩給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交給周瑞家的拿去令小廝送與醫生家去又命將那幾包不能辨的藥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包號上一時周瑞家的又拿進來說

寶釵殷勤討好如此

這幾樣都各包號上名字了但那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只一是年代太陳這東西比别的却不同憑是怎麽好的只過一百年後就自已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爛木也没有力量的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倒不拘粗細多少再換些新的纔好王夫人聽了低頭不語半日纔說這可没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問周瑞家的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的換二兩來倘或一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要去時寶釵因在坐（何時又來何以不与姊妹相見釵來殊欠周匝）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人參都没有好的雖有全枝他們也必截做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攙匀了好

扣寶釵為未搬回去与七十五回不合

一日來去數次可謂極便矣何以來絶跡不至如何說得圓

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裡常和行裡交易如今我去和媽媽說了叫哥哥去托個夥計過去和參行裡要他二兩原枝來不妨偺們多使幾兩銀子到底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但只還得你親自走一輸纔能明白於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赶晚就有回信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娘子水梳頭自來家裡有的給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已用反倒各處尋去說畢長嘆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總不過是藥原該濟衆散人纔是偺們比不得那没見世面的人家得了這個就珍藏密斂的王夫人點頭道你這話也是一時寶釵去後因見無别人在室遂喚周瑞家的問

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下落周瑞家的是巳和鳳姐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吃了一驚想到司棋係迎春丫頭乃係那邊的人只得令人去回邢氏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邊太太嗔着王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幾個嘴巴子如今他也裝病在家不肯出頭了况且又是他外孫女兒自巳打了嘴他只好粧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恐怕又多心倒像偺們多事是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並連贜証與那邊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丫頭來豈不省事如今白告訴去那邊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旣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麼呢豈不倒躭擱了倘或那丫頭

瞅空兒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都有些偷懶倘一時不到豈不倒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一想說這也倒是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偺們家的那些妖精周瑞家的聽說會齊了那邊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裡回明迎春迎春聽了含淚似有不捨之意因前夜之事丫頭們悄悄說了原故雖數年之情難捨但事關風化亦無可如何了那司棋也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能救只是迎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因跪著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麽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說道你還要姑娘留你不成便留下你也難見園裡的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快收了這樣子

倒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大家體面些迎春手裡拿着一本書正看呢聽了這話書也不看話也不答只顧扭着身子呆呆的坐着周瑞家的又催道這麽大女孩兒自巳作的還不知道把姑娘都帶的不好了你還敢緊着纏磨他迎春聽了方發話道你瞧入畫也是幾年的怎麽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這園裡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總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罷周瑞家的道所以到底是姑娘明白明兒還有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罷司棋無法只得含淚給迎春磕頭和眾人告別又向迎春耳邊說好歹打聽我受罪替我說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場迎春亦含淚答應放心于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去了

又有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拿着走了沒幾步只見後頭綉橘赶來一面也擦着淚一面遞給司棋一個絹包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分離這個給你做個念心兒罷司棋接了不覺更哭起來了又和綉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嬸子大娘們好歹略徇個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這幾年我們相好一場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做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況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裡工夫聽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去罷別拉拉扯扯的了我們還有正經事呢誰是你一個衣胞裡爬出來的辭他們

寶玉好色不淫因其自應与女子異體也此處指根

做什麽你不過挨一會是一會難道筭了不成依我說快去罷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脚直帶着出後角門去司棋無奈又不敢再說只得跟着出來可巧正值寶玉從外頭進來一見帶了司棋出去又見後面抱着許多東西料着此去再不能來了因聽見上夜的事並晴雯的病也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說是爲何今見司棋亦走不覺如喪魂魄因忙攔住問道那裡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寶玉素昔行爲又恐嘮叨誤事因笑道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寶玉笑道姐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許少捱時刻又有什麽道理我們只知道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司棋見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做不

得主好歹求求太太去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淚說道我不知你做了什麽大事晴雯也氣病着如今你又要去了這却怎麽着好周瑞家的發躁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要不聽說我就打得你了別想往日有姑娘護着任你們作耗越說着還不好生走一個小厮見了面也拉拉扯扯的什麽意思那幾個婦人不由分說拉着司棋便出去了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的只瞪着他們看走遠了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麽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凡女兒各各是好的了女人個個是壞的了寶玉發狠道不錯

婆子語不足不以男人自居

晴雯取死如此豈不為黛玉失聲一哭

晴雯臨去不作乞恩語絕無可憐色于生死邊說

足見風概

豈知只有襲人一人教壞了寶玉

自己房內有彩鳳而不知其內有環兒何也

試問王夫人何以知之

勾引壞寶玉者即來說他

不錯正說著只見幾個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著此刻太太親自到園裡查人呢又吩咐快叫怡紅院晴雯姑娘的哥嫂來在這裡等着領出他妹子去因又笑道阿彌陀佛今日天睁了眼把這個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凈些寶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親查便料道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是的赶了去所以後來趣愿之話竟未聽見寶玉及到了怡紅院只見一羣人在那裡王夫人在屋裡坐著一臉怒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現打炕上拉下來蓬頭垢面的兩個女人攙架起來去了王夫人吩咐把他貼身的衣服撂出去餘者留下給好的丫頭們穿又命把這裡所有的

丫頭們都叫來一一過目原來王夫人惟怕丫頭們教壞了寶玉乃從襲人起以至于極小的粗活小丫頭們個個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和寶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答言老嬷嬷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做四兒的是同寶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幾分水秀視其行止聰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沒廉恥的貨他背地裡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諒我隔的遠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難道我統共一個寶玉就白放心凭你們勾引壞了不成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着他素日和寶玉的私

人句引壞寶玉之人又孫堪嵩冷

王夫人何以知之

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人叫來領
出去配人又問那芳官呢芳官只得過來王夫人道唱戲的女
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你們又不願去可就該
安分守已纔是你就成精鼓搗起來調唆寶玉無所不爲芳官
爭辯道並不敢調唆什麽了王夫人笑道你還強嘴你連你乾
娘都壓倒了豈止別人因喝命喚他乾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
找個女婿罷他的東西一槩給他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分的唱
戲女孩子們一槩不許留在園裡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出自行
聘嫁一語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趁願不盡都約齊給王夫人
磕頭領去王夫人又滿屋裡搜檢寶玉之物凡略有眼生之物

寶釵之去更得勝著

平日私語王夫人何以得聞之

一併命收捲起來拿到自已房裡去了因說這纔乾淨省得傍
人口舌（言之指襲玉）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
之事我一槩不饒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
年明年一併給我仍舊搬出去纔心淨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
衆人又往別處去閱人暫且說不到後文如今且說寶玉只道
王夫人不過來搜檢搜檢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嗔電怒的
來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私語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囘的雖
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多言一直跟送
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囘去好生念念那書仔細明兒問
你纔已發下狠了寶玉聽如此說纔囘來一路打算誰這樣犯

初不料是襲人之假惺惺

可知是黛玉影子

語意中有黛玉在内

吾況這裡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都說著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裡垂淚且去了第一等的人豈不傷心便倒在床上大哭起來襲人知他心裡別的猶可獨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乃勸道哭也不中用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已經好了他這一家去倒心淨養幾天你果然捨不得他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也不難太太不過偶然聽了別人的閑言在氣頭上罷了寶玉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什麼迷天大罪襲人道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輕狂些太太是深知這樣美人是的人心裡是不能安靜的所以狠嫌他像我們這粗粗笨笨的倒好寶玉道美人是的心裡就不安靜麼你

寶玉慧心固已覺察慧眼固已窺破

青天霹靂快哉妙語大白以浮之

寶玉心中固是了了直將麝秋二人歸入衆人一

那裡知道古来美人安靜的多着呢這也罷了偺們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了襲人道你有什麼忌諱的一時高興你就不管有人沒人了我也曾使過眼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人知道了你還不覺寶玉道怎麼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来襲人聽了這話心内一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因便笑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留心的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是還有別的事等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寶玉笑道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的人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有什麼該罰之處只是芳官尚小過於伶俐些未免倚強壓倒了人惹人厭

妙妙

直駁快絕

黛玉語氣見乎

跡單裡兩時愛以見其與味不同以外明鏡

字字刺入梁人心坎

映襯玉

一

襲人真是沒得說只有先生杜即隨口支吾

一句抹倒

玉言々々透

四兒是我悞了他還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來做細活的衆人見我待他好未免奪了地位也是有的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們一樣從小兒在老太太屋裡過來的雖生的比人强些也沒什麽妨碍着誰的去處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鋒芒竟也沒見他得罪了那一個可是你說的想是他過於生得好了反被這個好帶累了說畢復又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只是寶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勸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一會子也無益了寶玉冷笑道原是想他自幼嬌生慣養的何嘗受過一日委屈如今是一盆纔透出嫩箭的蘭花送到猪圈裡去一般况又是一身重病

裡頭一肚子悶氣他又沒有親爺熱娘只有一個醉泥鰍姑舅哥哥他這一去那裡還等得一月半月再不能見一面兩面的了說着越發心痛起來襲人笑道可是你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偶說一句妨碍的話你就說不吉利你如今好好的咒他就該的了寶玉道我不是妄口咒人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寶玉道這堦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道有壞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人聽了又笑起來說我要不說又掌不住你也太婆婆媽媽的了這樣的話怎麽是你讀書的人說的寶玉嘆道你們那裡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東西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

靈驗的若用大題目比就像孔子廟前檜樹墳前的著草諸葛祠前的栢樹岳武穆墳前的松樹這都是堂堂正大之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他就枯乾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凡千年枯了又生的幾次這不是應兆麼若是小題比就像楊太真沈香亭的木芍藥端正樓的相思樹王昭君墳上的長青草難道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亦是應著人生的襲人聽了這篇痴話又可笑又可嘆因笑道真真的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那晴雯是個什麼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出這些正經人來還有一說他總好也越不過我的次序去就是這海棠也該先來比我也還輪不到他想是我要死的了寶玉聽說忙掩他的嘴勸道這

是何苦一個未是你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這事別弄的去了三個又饒上一個襲人聽說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也沒個了局寶玉又道我還有一句話要和你商量不知你肯不肯現在他的東西是瞞上不瞞下悄悄的送還他去再或有偺們素日積攢下的錢拿幾吊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姐妹好了一場襲人聽了笑道你太把我看得忒小器又沒人心了這話還等你說我纔把他的衣裳各物已打點下了放在那裡如今白日裡人多眼雜又恐生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媽給他拿去我還有攢下的幾吊錢也給他去寶玉聽了點點頭兒襲人笑道我原是久已出名的賢人連這一點子好名還不會買去不

成寶玉聽了他方纔說的又陪笑撫慰他怕他寒了心晚間果遣宋媽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便獨自得便到園子後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先這婆子百般不肯只說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寶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那個婆子方帶了他去却說這晴雯當日係賴大買的還有個姑舅哥哥叫做吳貴人都叫他貴兒那時晴雯纔得十歲時常賴嬤嬤帶進來賈母見了喜歡故此賴嬤嬤就孝敬了賈母過了幾年賴大又給他姑舅哥哥娶了一房媳婦誰知貴兒一爲胆小老實那媳婦却倒伶俐又兼有幾分姿色看著貴兒無能爲便每日家打扮的妖妖調調兩隻眼兒水汪汪的招

惹的賴大家人如蠅逐臭漸漸做出些風流勾當來那時晴雯已在寶玉屋裡他便央及了晴雯轉求鳳姐合賴大家的要過來目今兩口兒就在園子後角門外居住伺候園中買辦雜差這晴雯一時被攆出來住在他家那媳婦那裡有心腸照管吃了飯便自去串門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間屋內爬著寶玉命那婆子在外瞭望他獨掀起布簾進來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一領蘆席上幸而被褥還是舊日鋪蓋的心內不知自已怎麽纔好因上來含淚伸手輕輕拉他悄喚兩聲當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哥嫂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一日纔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他强展雙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一

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道我只道不得見你了接着便嗽個不住寶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彌陀佛你來得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渴了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着寶玉聽說忙拭淚問茶在那裡晴雯道在爐台上寶玉看時雖有個黑煤烏嘴的吊子也不像個茶壺只得桌上去拿一個碗未到手內先聞得油羶之氣寶玉只得拿了來先拿些水洗了兩次復用自已的絹子拭了聞還有些氣味沒奈何提起壺來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也不大像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裡比得咱們的茶呢寶玉聽說先自已嚐了一嚐並無茶味鹹澀不堪只得遞給晴雯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寶玉看着眼中淚直流下來連自已的身子都不知為何物了一面問道你有什麼說的趁著沒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麼可說的不過是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雖生得比別人好些並沒有私情勾引你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我今兒既擔了虛名況且沒了遠限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說到這裡氣往上咽便說不出來兩手已經冰涼寶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隻手攥著他的手一隻手輕輕的給他搥打着又不敢大聲的叫真真萬箭攢心兩三句話時

看此一段見寶玉之情不在私情而在真情所以為情種之言下足與黛玉表白矣乃千採五經同送

哀鳴

癡情特全正是傷心之極

讀此段而不心酸骨折淚如雨下者非人情

晴雯纔哭出來寶玉拉着他的手只覺瘦如枯柴腕上猶戴着四個銀鐲因哭道除下來等好了再戴上去能又說這一病好了又傷好些晴雯拭淚把那手用力拳回擱在口邊狠命一咬只聽咯吱一聲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咬下拉了寶玉的手將指甲擱在他手裡又回手扎掙着連揪帶脫在被窩內將貼身穿着的一件舊紅綾小襖兒脫下遞給寶玉不想虛弱透了的人那裡禁得這麼抖摟早喘成一處了寶玉見他這般已經會意連忙解開外衣將自己的襖兒褪下來蓋在他身上却把這件穿上不及扣鈕子只用外頭衣裳掩了剛繫腰時只見晴雯睜眼道你扶起我來坐坐寶玉只得扶他那裡扶得起

日一知己死可不恨

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寶玉的襖兒往自己身上拉寶玉連忙給他披上拖着肐膊伸上袖子輕輕放倒然後將他的指甲裝在荷包裡晴雯哭道你去罷這裡腌臢你那裡受得你的身子要緊今日這一來我就死了也不枉擔了虛名一語未完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簾進來道好呀你兩個的話我已都聽見了又向寶玉道你一個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裡來做什麼看着我年輕長的俊你敢只是來調戲我麼寶玉聽見嚇得忙陪笑央及道好姐姐快別大聲他伏侍我一場我私自來瞧瞧他那媳婦兒點着頭兒笑道怨不得人家都說你有情有義兒的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裡間來笑道你要不叫我嚷這也

再看此段
這是我足
上文為寶盛
[illegible]表白之

容易你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自巳坐在炕沿上把寶玉拉在懷中緊緊的將兩條腿夾住寶玉那裡見過這個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急得滿面紅脹身上亂戰又羞又愧又怕又惱只說好姐姐別鬧那媳婦也斜了眼兒笑道呸成日家聽見你在女孩兒們身上做工夫怎麽今兒個就發起赸來了寶玉紅了臉笑道姐姐撒開手有話偺們慢慢兒的說外頭有老媽媽聽見什麽意思呢那媳婦那裡肯放笑道我早進來了已經叫那老婆子去到園門口兒等着呢我等什麽兒是的今日纔等着你了你要不依我我就嚷起來叫裡頭太太聽見了我看你怎麽樣你這麽個人只這麽大膽子兒我剛纔進來了好一會

子在窗下細聽屋裡只你兩個人我只道有些個體巳話兒這麽看起來你們兩個人竟還是各不相擾兒呢我可不能像他那麽傻說着就要動手寶玉急的死往外拽正鬧著只聽牕外有人問道晴雯姐姐在這裡住呢不是那媳婦子也嚇了一跳連忙放了寶玉這寶玉巳經嚇怔了聽不出聲音外邊晴雯聽見他嫂子纏磨寶玉又急又臊又氣一陣虛火上攻早昏暈過去那媳婦連忙答應着出來看不是别人却是柳五兒和他母親兩個抱著一個包袱柳家的拿着幾吊錢悄悄的問那媳婦道這是裡頭襲姑娘叫拿出來給你們姑娘的他在那屋裡呢那媳婦兒笑道就是這個屋子那裡還有屋子那柳家的領着

五兒剛進門來只見一個人影兒往屋裡一閃柳家的素知這媳婦子不妥只打諒是他的私人看見晴雯睡着了連忙放下帶着五兒便往外走誰知五兒眼尖早已見是寶玉便問他母親道頭裡不是襲人姐姐那裏悄悄兒的找寶二爺呢嗎柳家的道噯喲可是忘了方纔老宋媽說見寶二爺出角門來了門上還有人等着要關園門呢因回頭問那媳婦兒那媳婦兒自已心虛便道寶二爺那裡肯到我們這屋裡來柳家的聽說便要走這寶玉一則怕關了門一則怕那媳婦子進來又纏也顧不得什麼了連忙掀了簾子出來道柳嫂子你等等我一路兒走柳家的聽了倒唬了一大跳說我的爺你怎麼跑了這裡來

了那寶玉也不答言一直飛走那五兒道媽媽你快叫住寶二爺不用忙留神冒冒失失被人碰見倒不好況且纔出來時襲人姐姐已經打發人留了門了說着趕忙同他媽來趕寶玉這裡晴雯的嫂子乾瞅着把個妙人兒走了却說寶玉跑進角門纔把心放下來還是突突亂跳又怕五兒關在外頭眼巴巴瞅着他母女也進來了遠遠聽見裡邊嬤嬤們正查人若再遲一步就關了園門了寶玉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自已房裡告訴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時鋪床襲人不得不問今日怎麼睡寶玉道不管怎麼睡罷了原來這一二年來襲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越發自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

思瞞襲人用意自明

寶釵搬出園去一樣居心

晴雯与寶玉同床恰無一毫沾染襲人与寶玉不同房恰有警幻所訓之事天下之偽君子甚可輕信哉

夜晚之間總不與寶玉狹昵較先小時反倒踈遠了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並寶玉及諸小丫頭出入銀錢衣履什物等事也甚煩瑣且有吐血之症故近來夜間總不與寶玉同房寶玉夜間膽小醒了便要喚人因晴雯睡卧驚醒故夜間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事悉皆委他一人所以寶玉外床只是晴雯睡着他今去了襲人只得將自已鋪蓋搬來鋪設床外寶玉發了一晚上的獃襲人催他睡下然後自睡只聽寶玉在枕上長吁短嘆覆去翻來直至三更已後方漸漸安頓了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着沒半盞茶時只聽寶玉叫晴雯襲人忙連聲答應問做什麼寶玉因要茶吃襲人倒了茶來寶玉乃歎道我近來

叫慣了他却忘了是你襲人笑道他乍來你也曾睡夢中叫我已後纔改了的說着大家又睡下寶玉又翻轉了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時只見晴雯從外走來仍是往日行景進來向寶玉道你們好生過罷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翻身就走寶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却見寶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那裡的話叫人聽着什麼意思寶玉那裡肯聽恨不得一時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房裡小丫頭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寶玉快洗臉換了衣裳來因今兒有人請老爺賞秋菊老爺因喜歡他前兒做的詩好故此要帶了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

話你們快告訴去立逼他快來老爺在上屋裡等他們吃麵茶呢環哥兒早來了快快兒的去罷我去叫蘭哥兒去了裡面的婆子聽一句應一句一面扣着鈕子一面開門襲人聽得叩門便知有事一面命人開時自已已起來了聽得這話忙催人來舀了洗臉水催寶玉起來梳洗他自去取衣因思跟賈政出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服來只揀那三等成色的來寶玉此時已無法只得忙忙前來果然賈政在那裡吃茶十分喜悅寶玉請了早安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賈政命坐吃茶向環蘭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及你兩個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叫你們做詩寶玉須隨便助他

們兩個王夫人自來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去了方欲過賈母那邊來時就有芳官等三個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賞出來了他就瘋了是的茶飯都不吃勾引上藕官蕊官三個人尋死覓活只要鉸了頭髮做尼姑去我只當是小孩子家一時出去不慣也是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鬧越凶打罵著也不怕實在沒法所以來求太太或是依他們去做尼姑去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做女孩兒去罷我們沒這福王夫人聽了道胡說那裡由得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進去的麼每人打一頓給他們看還鬧不鬧當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內上供去皆有各廟內

芳官出家已足寶玉先惡特叙

的尼姑來送供尖因曾留下水月庵的智通與地藏庵的圓信住下未回聽得此信就想拐兩個女孩子去做活使喚都向王夫人說府上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應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然說佛門容易難上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願原度一切衆生如今兩三個姑娘既然無父母家鄉又遠他們既經了這富貴又想從小命苦入了風流行次將來知道終身怎麼樣所以苦海回頭立意出家修修來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阻了善念王夫人原是個善人起先聽見這話諒係小孩子不遂心的話將來熬不得清淨反致獲罪今聽了這兩個拐子的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

人遣人過來知會明日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備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來求說探春等心緒正煩那裡着意在這些小事既聽此言便笑答道你兩個既這等說你們就帶了做徒弟去如何二姑子聽了念一聲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老人家的陰功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這樣你們問他去若果眞心卽上來當着我拜了師父去罷這三個女人聽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三人已立定主意遂與兩個姑子叩了頭又拜辭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皆決斷知不可強了反倒傷心可憐忙命人來取了些東西來賚了他們又送了兩個姑子些禮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

左晴雯死後以見晴雯是黛玉影子也

蕊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庵圓信各自出家去了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兵法掩其不備曰襲衣服掩而不開曰襲文辭竊勒他人曰襲襲人之名作者殆兼取三者之義乎晴雯被譖不必顯言而可見者其機械潛藏而不露也而取悅於王夫人則一味揣摩迎合如在聲色寫襲人正是寫寶釵取觀於晴雯之死而黛玉可知矣王夫人惡晴雯玉此疑其引誘寶玉是而自己房中有彩雲與環兒相暱何竟懵然不知那金釧兒之言所以說出乃忽撵金釧而不密查彩雲之事何那涂錢論回或向王夫人逐晴雯芳官等乃家法應爾子何痛詆之深也曰紅樓夢只可言情不可言法若言法則紅樓夢可不作矣且即以法論寶玉不置之書房而置之花園法乎否耶不付之師保而付之丫鬟法乎否耶不付之師友而付之姐妹法乎否耶即謂一誤不堪再誤而

紅樓夢第七十七回終

用藝人列小其人逆時愛列小其罪徒使
僉壬倖進方正流亡款之側之畫出千古
庸流之禍作書者有危心也讀之不亦宜
乎

晴雯已逐而後回明賈母可見寶玉室親不待賈母出主言之

紅樓夢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見賈母喜歡便趁便回道寶玉屋裡有個晴雯那個丫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赶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再那幾個學戲的女孩子我也做主放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裡沒輕沒重只會混說女孩兒們聽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唱會了戲白放了他們也是應該的況丫頭們也太多若說不彀

（雯〻說病字可見是黛玉影子）（玉〻病不離身矣）（王夫人之言有不足信）

黛玉影子用意自明　上既是黛玉影子　隱然說黛玉也　隱然寶釵

使再挑上幾個來也是一樣賈母聽了點頭道這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況（但）晴雯這丫頭我看他甚好言談針線都不及他將來還可以給寶玉使喚的誰知變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是他命裡沒造化所以得了這個病俗語又說女大十八變況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調歪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曾經歷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我留心看了去他色色比人強只是不大沉重知大體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也要性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襲人的模樣雖比晴雯次一等然放在房裡也算是一二等的況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實這幾年從未同着寶玉淘氣凡寶

以品擇自任。且直言當擇得一點不錯。業已定於寶玉。不見寶玉金親亦須自己品擇。不能使老太太做主也。明明是寶釵影子。

玉十分胡鬧的事他只有死勸的因此品擇了一二年一點不錯了我悄悄的把他丫頭的月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裡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不過使他自己知道越發小心效好之意且沒有明說一則寶玉年紀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就悞了書二則寶玉自以爲自己跟前的人不敢勸他說他反倒縱性起來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太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如此更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是沒嘴的蘆既是你深知豈有大錯悞的王夫人又回今日賈政如何誇獎如何帶他們逛去賈母聽了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來告辭過去鳳姐也來請早安伺候早飯又說笑一回賈母歇

寶釵亦須有明說之

奶子只宜老小吃奶之人。何以說新進來的奶子。

王夫人亦非由中之言矣。

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曾配來鳳姐道還不曾呢如今還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因告訴攆逐晴雯等事又說寶丫頭怎麽私自回家去了你們都不知道我前兒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的這一個新進來的奶子也十分的妖調也不喜歡他我說給你大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我因問你大嫂子寶丫頭出去難道你們不知道嗎他說是告訴了他了不兩三日等姨媽病好了就進來姨媽究竟沒什麽大病不過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這去的必有原故不是有人得罪了他了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塲別得罪了人反不好了鳳姐笑道誰

兩天竟不知道。未免太疏忽矣。李紈應有不當推及之理。去了

是門面話耳

可好好的得罪着他王夫人道別是寶玉有嘴無心從來沒個忌諱高了興信嘴胡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這可是太太過於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說正經話去却像個傻子若只叫他進來在這些姊妹跟前以至於大小的丫頭跟前最有儘讓又恐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我想薛妹妹此去必是爲前夜搜檢衆丫頭的原故他自然爲信不及園裡的人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丫頭老婆在內我們又不好去搜檢他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個心自已迴避了也是應該避嫌疑的王夫人聽了這話不錯自已遂低頭一想便命人去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以解他的疑心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寶

占先一步然進一步抵叢絕倫大事已定誠不回去靜待就迎矣超勢辭去何等剪截

釵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因姨媽有許多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媽媽又不好了家裡兩個靠得的女人又病所以我趁便去了姨媽今日既已知道了我正好叫明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王夫人鳳姐都笑道你太固執了正經再搬進來爲是休爲沒要緊的事反疎遠了親戚寶釵笑道這話說的太重了並沒爲什麽事要出去我爲的是媽媽近來神思比先大減而且夜晚沒有得靠的人統共只我一個人二則如今我哥哥眼看娶嫂子多少針線活計並家裡一切動用器皿尚有未齊備的我也須得幫着媽媽去料理料理姨媽和鳳姐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不是我撒謊再者自我在園裡東南上小角門

句〻入王夫人〻耳句〻中王夫人〻之言

直欲并黛玉而去之

句〻合王夫人〻之意句中有句寃盡發人〻之言

子就常開着原是為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圖省走路也從那裡走又沒個人盤查設若從那裡弄出事來豈不兩礙而且我進園裡來睡原不是什麽大事因前幾年年紀都小且家裡沒事在外頭不如進來姊妹們在一處頑笑作針線都比在外頭一人悶坐好些如今彼此都大了況姨娘這邊歷年皆遇不遂心之事所以那園子裡倘有一時照顧不到的皆有關係惟有少幾個人就可以少操些心了所以今日不但我決意辭去此外還要勸姨娘如今該減省的就減省些也不為失了大家的體統據我看園裡的這一項費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姨娘深知我家的難道我家當日也是這樣寒落不成

他日金玉配合上只是依稀也

鳳姐聽了這篇話便向王夫人笑道這話依我竟不必強他王夫人點頭道我也無可回答只好隨你的便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寶玉已回來了因說老爺還未散恐天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丟了醜了沒有寶玉笑道不但不丟醜拐(還)了許多東西來接着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內接進東西來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縧環三個寶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員外送的每人一分說著又向懷中取出一個檀香小護身佛來說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做何詩詞說畢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拿着同寶玉

妝語美作甫又看以見王夫人責譏之人亡甚姪狂之

環蘭前來見賈母賈母看了喜歡不盡不免又問些話無奈寶玉一心記着晴雯答應完了便說騎馬顛了骨頭疼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了衣服踈散踈散就好了不許睡寶玉聽了便忙進園來當下麝月秋紋已帶了兩個丫頭來等候見寶玉辭了賈母出來秋紋便將墨筆等物拿着隨寶玉進園來寶玉滿口裡說好熱一壁走一面便摘冠解帶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著只穿着一件松花綾子夾襖襟內露出血點般大紅褲子來秋紋見這條紅褲是晴雯針線因嘆道真是物在人亡了麝月將秋紋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著松花色襖兒石青靴子越顯出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寶玉在前只粧沒聽

見又走了兩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這怎麼好麝月道大白日裡還怕什麼還怕丟了你不成因命兩個小丫頭跟著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去再來寶玉道好姐姐等一等我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來兩個人手裡都有東西倒像擺執事的一個捧着文房四寶一個捧着冠袍帶履成個什麼樣子寶玉聽了正中心懷便讓他二人去了他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一塊山子石後頭悄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人姐姐打發人去瞧晴雯姐姐沒有這一個答道打發宋媽瞧去了寶玉道回來說什麼小丫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道一

隨手打成亦
文妙絕
數句來只有
此數語能動
寶玉之心詩覺
襲人諸人不及
此小婢之

夜叫的是誰小丫頭道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小丫頭說沒有聽見叫別人了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有聽真傍邊那一個小丫頭最伶俐聽寶玉如此說便上來說真個他糊塗又向寶玉說不但我聽的真切我還親自偷着看去來着寶玉聽說忙問怎麽又親自看去小丫頭道我想晴雯姐姐素日和別人不同待我們極好如今他雖受了委屈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親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們一塲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們一頓也是願受的所以我拚着一頓打偷着出去瞧了一瞧誰知他平生爲人聰明至死不變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的手問寶玉那去了我告訴他了他嘆了

一口氣說不能見了我就說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他就笑道你們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個花神玉皇爺叫我去管花兒我如今在未正三刻就上任去了寶玉須得未正三刻纔到家只少一刻兒的工夫不能見面世上凡有該死的人閻王勾取了去是差些個小鬼來拿他的魂兒要遲延一時半刻不過燒些紙澆些漿飯那鬼只顧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挨磨些工夫我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來請那裡捱得時刻呢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及進來到屋裡留神看時辰表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嚥了氣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寶玉忙道你不認得字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不但

此評直是寶玉知己

花有一花神還有總花神但他不知做總花神去了還是單管
一樣花神這丫頭聽了一時謅不來恰好這是八月時節園中
池上芙蓉正開這丫頭便見景生情忙答道我已曾問他是管
什麼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說你只可告訴寶
玉一人除他之外不可洩了天機就告訴我說他就是專管芙
蓉花的寶玉聽了這話不但不以為怪亦且去悲生喜便回過頭
來看着那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主管我就料
定他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雖然超生苦海從此再不能相
見了免不得傷感思念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
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意想畢忙至屋裡正值麝月秋紋

晴雯代寶玉是一是二正不必深別也

王夫人不應殘刻至此只為寶玉不及見靈柩地位以便祭奠耳○然劍劍之死尚有憐憫加賞衣服銀兩之事彼園實與寶玉有戲狎

我來寶玉又自穿戴了只說去看黛玉遂一人出園往前次看
望之處來意為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嚥氣便回了進
去希圖早些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命賞了十兩銀
子又命即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女子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
嫂聽了這話一面得銀一面催人立刻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厰
上去了剩的衣裳簪環約有三四百金之數他哥嫂自收了為
後日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了寶玉走來撲了一個
空站了半天並無別法只得復身進入園中及回至房中甚覺
無味因順路來找黛玉不在房裡問其何往丫環們回說往寶
姑娘那裡去了寶玉又至蘅蕪苑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出

之語有何不稍
究於時變即知
時變之致諸深
矣
以床第之欸
語之厭混可
見寶玉鍾情
不同俗人而
黛玉時變之
際自處貞不
待辯而明矣

空空落落不覺吃一大驚纔想起前日聽見寶釵要搬出去只因這兩日工課忙就混忘了這時看見如此纔知道果然搬出怔了半天因轉念一想不如還是和襲人廝混再與黛玉相伴只這兩三個人只怕還是同死同歸想畢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還未回來正在不知所之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了快走快走寶玉聽了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屋裡他父親已出去了王夫人命人送寶玉至書房裡彼時賈政正與衆幕友們談論尋書之勝又說臨散時忽談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雋逸忠義感慨八字皆備倒是個好題目大家要做一首輓詞衆幕賓聽了都

請教係何等妙事賈政乃道當日曾有一位王爵封曰恒王出鎮青州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令衆美女學習戰攻鬪伐之事內中有個姓林行四的姿色既佳且武藝更精皆呼爲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爲姽嫿將軍衆清客都稱妙極神奇竟以姽嫿下加將軍二字反更覺嫵媚風流真絕世奇文也想這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了賈政笑道這話自然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嘆之事衆清客都驚問道不知底下有何等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千流賊餘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恒王意爲犬羊之輩不足大舉因輕騎進勦不意賊衆

詭譎兩戰不勝恒王遂被衆賊所害于是青州城內文武官員各各皆謂王尚不勝你我何爲遂將有獻城之舉林四娘得聞凶信遂聚集衆女將發令說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報其萬一今王既殞身國患我意亦當殞身于王爾等有愿隨者即同我前往不愿者亦早自散去衆女將聽他這樣都一齊說愿意於是林四娘帶領衆人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裡頭衆賊不防也被斬殺了幾個首賊後來大家見是不過幾個女人料不能濟事遂回戈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等一個不留下倒作成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心之志後來報至都子百官無不歎息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勦滅天兵

爲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四娘一節衆位聽了可羨不可羨衆幕友都嘆道寔在可羨可奇寔是個妙題原該大家輓一輓纔是說着早有人取了筆硯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幾個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遞給賈政看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裡已有原序昨日因又奉恩旨着察核前代以來應加褒獎而遺落未經奏請各項人等無論僧尼乞丐女婦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彙送履歷至禮部備請恩獎所以他這原序也送往禮部去了大家聽了這新聞所以都要做一首姽嫿詞以志其忠義衆人聽了都又笑道這原該如此只是更可羨者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可謂聖朝無闕事了賈政點頭道正是說話

間寶玉賈環賈蘭俱起身來看了題目賈政命他三人各弔一首誰先做成者賞佳者額外加賞賈環賈蘭二人近日當着許多人皆做過幾首了胆量愈壯今看了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了賈環生恐落後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錄出寶玉尚自出神賈政與衆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絕句寫道是

姽嫿將軍林四娘　玉爲肌骨鐵爲腸

捐軀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尚香

衆幕賓看了便皆稱讚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學淵源真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爲他又看賈環的

是首五言律寫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離繡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酬王德　誰能復寇仇

好題忠義墓　千古獨風流

衆人道更佳到底大幾歲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道倒還不甚大錯終不懇切衆人道這就罷了三爺纔大不多幾歲俱在未冠之時如此用心做去再過幾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麽賈政笑道過獎了只是不肯讀書的過失因問寶玉衆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定又是風流悲感不同此等的了寶玉笑道這個題

目似不稱近體須得古體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眾人聽了都站起身來點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每一題到手必先度其體格宜與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這題目名曰姽嫿詞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長篇歌行方合體式或擬溫八叉擊甌歌或擬李長吉會稽歌或擬白樂天長恨歌或擬詠古詞半敘半咏流利飄逸始能盡妙賈政聽說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又向寶玉笑道如此甚好你念我寫若不好了我搥你的肉誰許你先大言不慚的寶玉只得念了一句道

恒王好武兼好色

賈政寫了看時搖頭道粗鄙一幕友道要這樣方古究竟不粗

且看他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寶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歡

列陣挽戈為自得

賈政寫出眾人都道只這第三句便古樸老健極妙這第四句平敘也最得體賈政道休謬加獎譽且看轉的如何寶玉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俏影紅燈裡

眾人聽了這兩句便都叫妙好個不見塵沙起又讀了一句俏影紅燈裡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寶玉道

叱咤時聞口舌香　霜矛雪劍嬌難舉

眾人聽了更拍手笑道越發畫出來了當日敢是寶公也在坐

見其嬌而且聞其香不然何體貼至此寶玉笑道閨閣習武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問而可知嬌怯之形了賈政道還不快續道又有你說嘴的了寶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結子芙蓉絛

衆人都道轉韻更妙這纔流利飄逸而且這句子也綺靡秀媚得妙賈政寫了道這一句不好已有過了口舌香嬌難舉何必又如此這是力量不加故又弄出這些堆砌貨來唐塞寶玉笑道長歌也須得要些詞藻點綴點綴不然便覺蕭索賈政道你只顧說那些這一句底下如何轉至武事呢若再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寶玉道如此底下一句兜轉煞住想也使得賈政

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話如今又要一句連轉帶煞豈不心有餘而力不足呢寶玉聽了垂頭想了一想說了一句道

不繫明珠繫寶刀

忙問這一句可還使得衆人拍案叫絕賈政笑道且放着再續寶玉道使得我便一氣聯下去了若使不得索性塗了我再想別的意思出來再另措詞賈政聽了便喝道多話不好了再做便做十篇百篇還怕辛苦了不成寶玉聽了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

戰罷夜闌心力怯　脂痕粉漬汙鮫綃

賈政道這又是一段了底下怎麽樣寳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强吞虎豹勢如蜂

衆人道好個走字便見得高低了且通句轉的也不板寳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剿滅　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折隴中麥　日照旌旗虎帳空
青山寂寂水澌澌　正是恒王戰死時
雨淋白骨血染草　月冷黃昏鬼守尸

衆人都道妙極妙極佈置叙事詞藻無不盡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妙轉奇句寳玉又念道

紛紛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　憤起恒王得意人

衆人都道鋪叙得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贅呢寳玉又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　姽嫿將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驅趙女　穠桃艷李臨疆場
繡鞍有淚春愁重　鐵甲無聲夜氣凉
勝負自難先預定　誓盟生死報前王
賊勢猖獗不可敵　柳折花殘血凝碧
馬踐胭脂骨髓香　魂依城郭家鄉隔

祭誄一段文字全是爲黛玉而作句句無晴雯也

星馳時報入京師　誰家兒女不傷悲
天子驚慌愁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林四娘
我爲四娘長嘆息　歌成餘意尚徬徨

念畢衆人都大讚不止又從頭看了一遍賈政笑道雖說幾句到底不大懇切因說去罷三人如放了赦的一般一齊出來各自回房衆人皆無別話不過至晚安歇而已獨有寶玉一心悽楚回至園中猛見池上芙蓉想起小丫環說晴雯做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着芙蓉嗟嘆了一會忽又想起死後並未至靈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豈不盡了禮想畢

便欲行禮忽又止道雖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了須得衣冠整齊奠儀周備方爲誠敬想了一想古人云潢汙行潦苻藻蘋蘩之賤可以羞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只在心之誠敬而已然非自作一篇誄文這一段悽慘酸楚竟無處可以發洩了因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鮫縠一幅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歌又備了晴雯素喜的四樣吃食于是黃昏人靜之時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前先行禮畢將那誄文卽掛于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

維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怡紅院濁玉謹以羣花之蕊冰鮫之縠沁芳之泉楓露之茗四者

所謂親暱狎褻者自非厭混之而比也

是代黛玉寫神態家世生身

明寫襲人麝

是激射寶釵

是黛玉身分境地

暢快

明點黛玉二字

是黛玉病死光景

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於白帝宮中撫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曰竊思女兒自臨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載其先之鄉籍姓氏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於衾枕櫛沐之間棲息宴遊之夕親暱狎褻相與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奇憶女曩生之昔其爲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爲體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爲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爲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娣悉慕媖嫻嫗媼咸仰慧德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鷙翻遭罦罬薋葹妒其臭茝蘭竟被芟鉏花原自怯豈奈狂飈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蠆之讒遂抱膏肓之疚故櫻唇紅褪韻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顑

此句是晴雯所祇出名

著此二字恆是泯寶晴

頷諑謠謑詬出自屏帷荊棘蓬榛蔓延戶牖既懷幽沉於不盡復含冤屈於無窮高標見嫉閨闈恨比長沙貞烈遭危巾幗慘於雁塞自蓄辛酸誰憐夭折仙雲既散芳趾難尋洲迷聚窟何來卻死之香海失靈槎不獲回生之藥眉黛煙青昨猶我畫指環玉冷今倩誰溫鼎爐之剩藥猶存襟淚之餘痕尚漬鏡分鸞影愁開麝月之奩梳化龍飛哀折檀雲之齒委金鈿於草莽拾翠盒于塵埃樓空鳷鵲徒懸七夕之針帶斷鴛鴦誰續五絲之縷況乃金天屬節白帝司時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階月暗芳魂與倩影同消蓉帳香殘嬌喘共細腰俱絕連天衰草豈獨蒹葭匝地悲

思能令莫花詩之寫讀哉

千古痛恨

詖奴聲人耶悍婦興風耶

後世聽順

闇無非蟋蟀露階晚砌穿簾不度寒砧雨荔秋垣隔院希聞怨笛芳名未泯簷前鸚鵡猶呼艷質將亡檻外海棠預萎拔迷屏後蓮瓣無聲鬥草庭前蘭芳枉待拋殘繡線銀箋綵袖誰裁褶斷冰絲金斗御香未熨昨承嚴命旣趍車而遠陟芳園今犯慈威復拄杖而遣拋孤柩及聞蕙棺被燹頓違共穴之情石槨成災愧逮同灰之誚爾乃西風古寺淹滯青燐落日荒坵零星白骨楸榆颯颯蓬艾蕭蕭隔霧壙以啼猿遶烟塍而泣鬼豈道紅綃帳裏公子情深始信黃土隴中女兒命薄汝南斑斑淚血灑向西風梓澤默默餘衷訴憑冷月嗚呼固鬼蜮之爲災豈神靈之有妬毀

詖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在卿之塵緣雖淺而玉之鄙意尤深因蓄惓惓之思不禁諄諄之問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蕙死轄芙蓉聽小婢之言似涉無稽據濁玉之思深爲有據何也昔葉法善攝魂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爲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惡乃濫乎始信上帝委托權衡可謂至洽至協庶不負其所秉賦也因希其不昧之靈或陟降於玆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汚慧聽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是之蒼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望繖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光耶列羽

是大觀園空中景也
是瀟湘鬼哭之象
絕世聰明
是瀟湘館竹子

蓀而爲前導兮衛危虛於傍耶驅豐隆以爲庇從兮望舒
月以臨耶聽車軌而伊軋兮御鸞鷖以征耶聞馥郁而飄
然兮紉蘅杜以爲佩耶斕裙裾之爍爍兮鏤明月以爲璫
耶藉葳蕤而成壇畤兮檠蓮焰以燭蘭膏耶文瓠瓟以爲
觶斝兮灑醽醁以浮桂醑耶瞻雲氣而凝睇兮彷彿有所
覘耶俯波痕而屬耳兮恍惚有所聞耶期汗漫而無際兮
捐棄予於塵埃耶倩風廉之爲余驅車兮冀聯轡而攜歸
耶余中心爲之慨然兮徒噭噭而何爲耶卿偃然而長寢
兮豈天運之變於斯耶既窀穸且安穩兮反其真而又奚
化耶余猶桎梏而懸附兮靈格余以嗟來耶來兮止兮卿

其來耶若夫鴻蒙而居寂靜以處雖臨于茲余亦莫覩搴
烟蘿而爲步幛列蒼蔣而森行伍警柳眼之貪眠釋蓮心
之味苦素女約于桂岩宓妃迎於蘭渚弄玉吹笙寒簧擊
敔徵嵩嶽之妃啟驪山之姥龜呈洛浦之靈獸作咸池之
舞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翥爰格爰誠匪簠匪簋發
軔乎霞城還旌乎元圃既顯微而若通復氤氳而倏阻離
合兮烟雲空濛兮霧雨塵霾斂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
心意之怦怦若寤寐之栩栩余乃欷歔悵怏泣涕彷徨人
語兮寂歷天籟兮篔簹鳥驚散而飛魚唼喋以響誌哀兮
是禱成禮兮期祥嗚呼哀哉尚饗

黃昏人靜不應從黛玉尚在風露中揺〻于蜜〻咏不必枸泥如花即笑報

請畢遂焚帛奠茗依依不捨小丫鬟催至再四方纔回身忽聽山石之後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聽了不覺大驚那小丫鬟回頭一看却是個人影兒從芙蓉花裡走出來他便大叫不好有鬼晴雯真來顯魂了唬得寶玉也忙看時究竟是人是鬼下回分解

撓撻詞而芙蓉誄川起將軍姓林已微見其旨一詩一文互極其妙騷則金鉄玉雕情則風淒雨慘擬騷一段尤飄然有凌雲之氣

芙蓉誄是黛玉祭文世人不覺故於下変小婢大呼有鬼以黛玉當晴雯其意尤明然却是為春時失舊未怪情狀天然入妙

下回再說我本無緣卿何薄命尤為醒目

紅樓夢第七十八回終

表出情深

紅樓夢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話說寶玉纔祭完了晴雯只聽花陰中有個人聲倒唬了一跳細看不是別人却是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了寶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答道我想着世上這些祭文都過於熟爛了所以改個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兒誰知被你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黛玉道原稿在那裡倒要細細的看看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什麼只聽見中間兩句什麼紅綃帳裡公子情深黃土隴中女兒命薄這一聯意思却好只是紅綃帳裡未免俗濫些放着

現成的真事為什麼不用寶玉忙問什麼現成的真事黛玉笑道偺們如今都係霞彩紗糊的窓槅何不說茜紗牕下公子多情呢寶玉聽了不禁跌脚笑道好極好極到底是你想得出說得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好事儘多只是我們愚人想不出來罷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却是你在這裡住著還可巳我實不敢的當說着又連說不敢黛玉笑道何妨我的窓即可為你之窓何必如此分晰也太生踈了古人異姓陌路尚然肥馬輕裘敝之無憾何况偺們寶玉笑道論交道不在肥馬輕裘即黃金赤壁亦不當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上頭却萬萬使不得的如今我索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

只是文字波磔不必議其妄理

一路任迴曲於壓出此二句來明明矣芙誄是黛玉文字也不語作讖語

誄他的倒妙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所以寧可棄了這一篇文萬不可棄這茜紗新句莫若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土隴中丫鬟薄命如此一改雖與我不涉我也愜懷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頭何用此話況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等得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呢寶玉聽了笑道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笑道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寶玉道我又有了這一改恰就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隴中卿何薄命黛玉聽了忡然變色雖有無限狐疑外面卻不肯露出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說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幹正經事罷剛纔太太打發人叫你說明兒一早過大舅母那邊

去呢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數準了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寶玉忙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兒還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寶玉忙道這裡風冷偺們只顧站着涼着呢可不是頑的快回去罷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忽想起黛玉無人隨伴忙命小丫頭子跟送回去自已到了怡紅院中果有王夫人打發嬤嬤們來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這邊來方纔與黛玉之言相對原來賈赦已將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算來亦係世交

句〻是寶玉文字莫作迎春文字看過也

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生得相貌魁梧體格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變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候缺題陞因未曾娶妻賈赦見是世交子侄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擇為東床嬌婿亦曾回明賈母賈母心中却不大願意但想兒女之事自有天意况且他親父主張何必出頭多事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深惡孫家雖是世交不過是他祖父當日希慕寧榮之勢有不能了結之事挽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禮名族之裔因此倒勸諫過兩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寶玉却未曾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過去聊以塞責只聽見說娶親的日子甚

此等見解豈世人所知其心乎寶玉者豈反羨不清淨哉。可知只有自己與寶玉是清淨人此外其惟妙玉乎

近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了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越發掃興每每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聽說要陪四個丫頭過去更又跌足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淨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翛然不過只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鬥色可比所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芰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悲　重露繁霜壓纖梗
不聞永晝敲棋聲　燕泥點點污棋枰

親之甚

古人惜別憐朋友　況我今當手足情

寶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獃呢寶玉回頭忙看是誰原來是香菱寶玉忙轉身笑問道我的姐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裡來做什麼許多日子也不進來逛逛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我何曾不要來如今你哥哥回來了那裡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纔剛我們太太使人找你鳳姐姐去竟沒有找着說往園子裡來了我聽見這個話我就討了這個差進來找他遇見他的丫頭說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還要問你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怎麼忽然把個晴雯姐姐也沒了到底是什麼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

好語

此文敘來何其不似大門戶也

瞧瞧這地方一時間就空落落的了寶玉只有一味答應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着璉二奶奶說完了正經話再來寶玉道什麼正經話這般忙香菱道爲你哥哥娶嫂子的話所以要緊寶玉道正是說的是那一家的好只聽見吵嚷了這半年今兒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要李家的後兒又議論王家的好這些人家的女兒他也不知造了什麼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議論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拉扯別人家了寶玉問道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時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這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在戶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咱們

夏薛婚姻門當戶對並要不違反必錯從書矣

兩府都也知道的合京城裡上至王候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是桂花夏家寶玉忙笑道如何又稱為桂花夏家香菱道本姓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幾十頃地種着桂花凡這長安城裡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纔有這個混號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奶帶着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弟兄可惜他竟一門盡絕了寶玉忙道偺們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來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年時又通家來往從小兒都在一處頑過叙親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雖離了這幾年前兒一

頗有大家氣象何以後文如此小家氣耶

薛姨媽一味貪富不愧為王夫人之妹

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的這麼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這姑娘出落的花朶似的了在家裡也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舖裡老夥計們一羣人遭擾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留多住幾天好容易苦辭纔放回家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太太去求親我們太太原是見過的又且門當戶對也依了和這裡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的狠我也巴不得早些過來又添了一個做詩的人了寶玉冷笑道雖如此說但只我倒替你擔心慮後呢香菱道這是什麼話我倒不懂

了寶玉笑道這有什麽不懂的只怕再有個人來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聽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怎麽說素日咱們都是斯抬斯敬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寶玉見他這樣便悵然如有所失獃獃的站了半日只得没精打彩還入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睡種種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發熱也因近日抄揀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所致兼以風寒外感遂致成疾卧床不起賈母聽得如此天天親來看視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晴雯過於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却不露出只吩咐衆奶娘等好生伏侍看守一日兩次帶進醫生來胗脉下藥一月之後方纔漸漸的痊愈好生保養過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麪方可出門行走這百日内院門前皆不許到只在屋裡頑笑四五十天後就把他拘的火星亂迸那裡忍耐的住雖百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只得罷了因此和些丫鬟們無所不至恣意耍笑又聽得薛蟠那裡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得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也略通文翰寶玉恨不得就過去一見纔好再過些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寶玉思及當時姊妹耳鬢斯磨從今一别縱得相逢必不得似先前這等親熱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眞令人凄惶不盡少不得潛心忍耐暫同這些丫鬟們厮鬧釋悶幸

晴雯去後不顧要史甚作者特着此兩筆甚深惡襲人也

總如女鬥

此處不敘及過繼之事則反之來歷不明矣不知矣

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難這百日內只不曾拆毀了怡紅院和這些丫頭們無法無天凡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耍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自爲寶玉有意唐突從此倒要遠避他些纔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日日忙亂著薛蟠娶過親因爲得了護身符自已身上分去責任到底比這樣安靜些二則又知是個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心裡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呢好容易盼得一日娶過來他便十分殷勤小心伏侍原來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亦頗有姿色亦頗識得幾個字若論心裡的邱壑涇渭頗步熙鳳的後塵只吃虧了一

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兄弟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啻珍寶凡女兒一舉一動他母親皆百依百順因此未免釀成個盜跖的情性自已尊若菩薩他人穢如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裡和丫鬟們使性賭氣輕罵重打的今兒出了閣自爲要作當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兒時靦腆溫柔須要拿出威風來纔鈐壓得住人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驕奢若不趁熱竈一氣炮製將來必不能自豎旗幟矣又見有香菱這等一個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做金桂他在家時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來凡有不留心誤道一字者他便定

奇想

悍婦壓丈夫的訣描摹殆盡

要苦打重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得另換一名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爲嫦娥花又寓自已身分如今薛蟠本是個憐新棄舊的人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如今得了這一個妻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儘讓他些那夏金桂見是這般形景便也試着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八氣槩都還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槩漸次的低矮了下去一日薛蟠的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和金桂商議金桂執意不從薛蟠便忍不住便發了幾句話賭氣自行了金桂便哭的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裝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媽恨得罵了薛蟠一

以前在丫香菱處不可以抱兒子耶殊花不同

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了還是這麼胡鬧人家鳳凰似的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比花朶兒還輕巧原看的你是個人物纔給你做媳婦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已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還是這麼胡鬧了黃湯折磨人家這會子花錢吃藥白遭(操)心一夕話說的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越發得了意更粧出些張致來不理薛蟠薛蟠沒了主意惟有自軟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漸的哄轉過金桂的心來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氣槩不免又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旗纛漸倒婆婆良善也就漸漸的持戈試馬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嬌作媚將及薛姨媽後將至寶

釵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每隨機應變暗以言語彈壓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便欲尋隙苦得無隙可乘倒只好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因和香菱閒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答忘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香菱二字是誰起的香菱便答道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奶奶若說姑娘不通奶奶沒合姑娘講究過說起來咱的學問連咱們姨老爺常時還誇的呢欲知香菱說出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夏金桂來歷及薛蟠娶親之事若一詳述則作者煩而看者亦心厭矣借香菱問話設出便覺生動無筆墨痕

自寶釵出大觀園後與寶玉總不一見此

要薛蟠娶親如此大事寶玉弟兄無不去

之理去則直入內室豈有不見寶釵之理

故作寶玉抱病百日以消納其事而不與寶

釵見面實自然入情入理

姻事已定故不使見面卻將其事隱去

是以遮雲掩月揣留讀者言外得之也

紅樓夢第七十九回終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廿五册

貪字不切

香菱自是清才宜其工詩

紅樓夢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謅妬婦方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裡哧哧兩聲冷笑道菱角花開誰見香來若是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裡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香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般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畧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鷄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這蘭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的香可比一句未完金

桂的丫鬟名喚寶蟾的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你可要死你怎麽叫起姑娘的名字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說一時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麽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笑道奶奶說那裡話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是奶奶的何得換一個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金桂冷笑道你雖說得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原來不知當日買了我時原是老太太使喚的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後來伏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越發不與姑娘相干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

林玉秋时
殆将黄落

人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於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香菱笑道就依奶奶這樣罷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只因薛蟠是天性得隴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丫頭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只是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覺察其意想着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既看上寶蟾我且捨出寶蟾與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疏遠了我再乘他疏遠之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伺機而發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倒茶來吃薛蟠接

逼肖

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悞豁瑯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好生拿着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兒都彀使的了別打諒誰是傻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的得了饞癆是的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什麼和我說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仗著酒蓋臉就勢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寶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活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你愛誰說明了就收在房裡省得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麼呢薛蟠得

此計惡極

了這話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竭力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中厮鬧越發放大了膽了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個空兒與他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來寶蟾心裡也知八九了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着在難分之際便叫小丫頭子捨兒過來原來這小丫頭也是金桂在家從小使喚的因他自小父母雙亡無人看管便大家叫他做小捨兒專做些粗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告訴秋菱到我屋裡將我的絹子取來不必說我說的小捨兒聽了一逕去尋着秋菱說菱姑娘奶奶的絹子忘記在屋裡了你去取了來送上去豈不好秋菱正因金桂近日

每每的挫折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聽了這話忙往房裡來取不防正遇見他二人推就之際一頭撞進去了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紅轉身迴避不及薛蟠自為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掩這會子秋菱撞來故雖不十分在意無奈寶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强今既遇見秋菱便恨無地可入忙推開薛蟠一逕跑了口內還怨恨不絕說他强姦力逼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却被秋菱打散不免一腔的興頭變做了一腔的惡怒都在秋菱身上不容分說赶出來啐了兩口罵道死娼婦你這會子做什麼來撞屍遊魂秋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薛蟠再來找寶蟾已無踪跡了于是只恨的罵

秋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防水略熱了些燙了腳便說秋菱有意害他赤條精光趕着秋菱踢打了兩下秋菱雖未受過這氣苦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秋菱房中去成親命秋菱過來陪自己安睡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說他嫌腌臢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裡伏侍勞動又罵說你沒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霸佔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死我就罷了薛蟠聽了這話又怕鬧黄了寶蟾之事忙又赶來罵秋菱不識擡舉再不去就要打了秋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着睡秋菱只得

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又要搥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臥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獲珍寶一槩都置之不顧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幾天等我慢慢的擺弄了他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計擺弄秋菱半月光景忽又粧起病來只說心痛難忍四肢不能轉動療治不效衆人都說是秋菱氣的鬧了兩天忽又從金桂枕頭內抖出個紙人來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肋肢骨縫等處于是衆人當作新聞先報與薛姨媽薛姨媽先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亂起來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道何必冤枉衆人大約是寶蟾的鎮魔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

妬婦挾制丈夫語語氣逼真

空兒在你房裡何苦賴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雖有別人如何敢進我的房呢薛蟠道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誰肯認依我說竟裝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豎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是你三個多嫌我一面說著一面痛哭起來薛蟠更被這些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閂來一逕搶步找著秋菱不容分說便劈頭劈臉渾身打起來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叫屈薛姨媽跑來禁喝道不問明白就打起人來了這丫頭伏侍這幾年那一時不小心他豈肯如今做這沒良心的事你且問個青渾皂白再動粗鹵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怕薛蟠心軟意活了便潑聲浪氣大哭起來說這半個多月把我的寶蟾霸佔了去不容進我的房惟有秋菱跟着我睡我要拷問寶蟾你又護在頭裡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緻的娶來就是了何苦做出這些把戲來薛蟠聽了這些話越發着了急薛姨媽聽見金桂句句挾制着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了丫頭被他說霸佔了去自己還要占溫柔讓夫之禮這魔魔法究竟不知誰做的正是俗語說的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此時正是公婆難斷床幃的事了因無法只得賭氣喝薛

蟠說不爭氣的孽障狗也比你體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頭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說霸佔了丫頭什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清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舊的東西白辜負了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該打我即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氣(說)着又(即)命秋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叫個人牙子來多少賣幾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已低了頭金桂聽了這話便隔着窻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着一個拉着一個的我們狠是那吃醋拈酸容不得下人的不成怎麼拔去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誰的刺但凡

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丫鬟也收在房裡了薛姨媽聽說氣得身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婆在這裡說話媳婦隔着窻子拌嘴虧你是舊人家的女兒滿嘴裡大呼小喊說的是什麼薛蟠急得跺脚說罷喲罷喲看人家聽見笑話金桂意謂一不做二不休越發喊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我害我倒怕人笑話了再不然留下他賣了我誰還不知道薛家有錢行動拿錢墊人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為還等什麼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做什麼去了一面哭喊一面自己拍打薛蟠急得說又不好勸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噯聲嘆氣抱怨

既已開臉上頭明明正氣收作屋裡人寶釵忘不便再當丫頭使喚也

說運氣不好當下薛姨媽被寶釵勸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寶釵笑道咱們家只知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媽可是氣糊塗了倘或叫人聽見豈不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我使喚我正也沒人使姨媽道留下他還是惹氣不如打發了他干净寶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竪不叫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裡也和賣了的一樣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不願出去情願跟姑娘薛姨媽只得罷了自此以後來香菱果跟隨寶釵去了把前面路逕竟自斷絕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傷悲挑燈自嘆雖然在薛蟠房中幾年皆因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肝內外折挫不堪竟釀

又與伊多留一子以延薛氏宗祀之語不合

成乾血之症日漸羸瘦飲食懶進請醫服藥不效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薛蟠有時仗着酒膽挺撞過兩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遞身叫打這裡持刀欲殺時便伸着脖項薛蟠也實不能下手只得亂了一陣罷了如今已成習慣自然反使金桂越長威風又漸次辱嗔寶蟾寶蟾比不得香菱正是個烈火乾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放在腦後近見金桂又作踐他他便不肯低服半點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後來金桂氣急甚至于罵再至於打他雖不敢還手便也撒潑打滾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鬧薛蟠一身難以兩顧惟徘徊觀望十分鬧得無法便出門躲着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糾聚

兩件保去作人

好譬喻一犬子耳故以啃骨頭形容之

上文叙薛家事幾于喧賓奪主此處一筆歸入本家章法嚴密

人來鬥牌擲骰行樂又生平最喜啃骨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肉賞人吃只單是油炸的焦骨頭下酒吃得不耐煩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為什麼不樂薛家母女總不去理他惟暗裡落淚薛蟠亦無別法惟悔恨不該娶這攪家精都是一時沒了主意於是寧榮二府之人上上下下無有不知無有不嘆者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眾姊妹不差上下焉得這等情性可為奇事因此心中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裡淌眼淚只要接了家來散蕩兩日王夫人因說我

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是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日寶玉去了回來也曾說過的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說時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願去寶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逛聽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畢隨了兩三個老嬤嬤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燒香還願這廟裡已于昨日預備停妥的寶玉天性怯懦不敢近猙獰神鬼之像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糧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飯畢眾嬤嬤和李貴等圍隨寶玉到各處頑耍了一回寶玉困倦復回至淨室安歇眾嬤嬤生恐他睡著了便請了當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兒這老道士專在江

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廟外現掛着招牌丸散膏藥色色俱備亦長在寧榮二府走動慣熟都給他起了個混號喚他做王一貼言他膏藥靈驗一貼病除當下王一貼進來寶玉正歪在炕上看見王一貼進來便笑道來的好我聽見說你極會說笑話兒的說一個給我們大家聽聽王一貼笑道正是呢哥兒别睡仔細肚子裡麵觔作怪說着滿屋裡的都笑了寶玉也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沏好茶來焙茗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坐在這屋裡還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不當家花拉的膏藥從不拿進屋裡來的知道二爺今日必來三五日頭裡就拿香薰了寶玉道可是呢天天只聽見說你的膏

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一貼道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長其中底細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際温凉兼用内則調元補氣養榮衛開胃口寧神定魄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脉舒筋絡去死生新去風散毒其效如神貼過便知寶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倒有一種病也貼得好麼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立效若不效二爺只管揪鬍子打我這老臉拆我這廟何如只說出病源來寶玉道你猜若猜得着便貼得好了王一貼聽了尋思一會笑道這倒難猜只怕膏藥有些不美了寶玉命他坐在身邊王一貼心動便笑着悄悄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二爺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

寶玉癡想往々入妙

助的藥可是不是話猶未完焙茗先喝道該死打嘴寶玉猶未解忙問他說什麼焙茗道信他胡說唬得王一貼不等再問只說二爺明說了罷寶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的妒病的方子沒有王一貼聽了拍手笑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沒有方子就是聽也沒有聽見過寶玉笑道這樣還筭不得什麼王一貼又忙道這貼妒的膏藥倒沒經過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不能立刻見效的寶玉道什麼湯怎麼吃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妒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爲度每日清晨吃這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寶玉道這也不值什麼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

極諧語却喚醒天下妒婦不少

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橫豎這三味藥都是順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過一百歲人橫竪是要死的死了還妒什麼那時就見效了說着寶玉焙茗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牛頭王一貼道不過是閑着解午盹罷了有什麼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做神仙呢有眞的跑到這裡來混正說着吉時已到請寶玉出去奠酒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畢寶玉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婆娘媳婦等人已待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啼啼在王夫人房中訴委屈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將及淫

只要瞞老太〻
〻則將薛之
先生安定之
定

遍略勸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又說老爺曾收着五千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把你準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你一頓攆到下房裡睡去當日有你爺爺在時希冀上我們的富貴赶着相與的論理我和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壓著我的頭晚了一輩不該做了這門親倒没的叫人看着赶勢利是的一行說一行哭的嗚嗚咽咽連王夫人並眾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解勸說已是遇見不曉事的人可怎麽樣呢想當日你叔叔也曾勸過大老爺不叫做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聽一心情願到底做不

好了我的兒這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麽苦從小兒没有娘幸而過嬸娘這邊來過了幾年心凈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麽個結果王夫人一面勸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裡安歇迎春道乍乍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惦記着我的屋子還得在園裡住個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還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年輕的夫妻們鬥牙鬥齒也是泛泛人的常事何必說這些喪話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著解釋又吩咐寶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聲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寶玉唯唯的聽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眾

寶釵竟不過来一叙豈尚係姻已定之故乎

姐妹丫鬟等更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纔往邢夫人那邊去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衆姐妹分別各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家的人来接去迎春雖不願去無奈孫紹祖之惡勉強忍情作辭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情塞責而已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薛蟠娶得非人迎春嫁去失所恰好

回叙在書中皆有用文無閒白傳思

紅樓夢第八十回終

自此回以後係另一人續成之多与前八十回矛盾處

紅樓夢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且說迎春歸去之後邢夫人像没有這事倒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塲却甚實傷感在房中自已歎息了一回只見寶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傍邊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寶玉纔捱上炕來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為什麽這樣呆呆的寶玉道並不為什麽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我實在替他受不得雖不敢告訴老太太却這兩夜只是睡不着我想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那裡受得這樣的委屈況且

天下之自以為情香情玉者亦豈能知道女人的苦處耶能為此言真乃情種寶玉多情只是如此其情妙絶俗非寶釵輩所能領略太史公云好色不淫非斯人其誰与歸

二姐姐是箇最懦弱的人向來不會和人拌嘴偏偏兒遇見這樣没人心的東西竟一點兒不知道女人的苦處說着幾乎滴下淚來王夫人道這也是没法兒的事俗語說的嫁出去的女孩兒潑出去的水叫我能怎麽樣呢寶玉道我昨兒夜裡倒想了一箇主意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來還叫他紫菱洲住着仍舊我們姐妹兄弟們一塊兒吃一塊兒頑省得受孫家那混賬行子的氣等他來接偺們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們留一百回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這箇豈不好呢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惱說道你又發了獃氣了混說的是什麽大凡做了女孩兒終是要出門子的嫁到人家去娘

寶玉之所謂女人的苦處者謂既為女人則必要嫁一男子不得不離姐妹兄弟也豈為世俗女人以得嫁男子為樂事耶

此恨須知只合在知己者之前痛哭耳

家那裡顧得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運碰得好就好碰得不好也就沒法兒你難道沒聽見人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裡箇箇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況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孫姑爺也還是年輕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新來乍到自然要有些扭別的過幾年大家摸着脾氣兒生兒長女以後那就好了你斷斷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說起半箇字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快去幹你的去罷不要在這裡混說說得寶玉也不敢作聲坐了一回無精打彩的出來了憋着一肚子悶氣無處可泄走到園中一逕往瀟湘館來剛進了門便放聲大哭起來黛玉在梳洗纔畢見寶玉這箇光景倒嚇了一跳問是怎麼了合誰慪

真真解脫了悟之言

知心語

寶玉用情不在林必故看得婚嫁最足是謂也

了氣了連問幾聲寶玉低着頭伏在棹子上嗚嗚咽咽哭的說不出話來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一會子問道到底是別人合你慪了氣了還是我得罪了你呢寶玉搖手道都不是都不是黛玉道那麼着為什麼傷起心來寶玉道我只想着偺們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着真真沒有趣兒黛玉聽了這話更覺驚詫道這是什麼話你真正發了瘋了不成寶玉道也並不是我發了瘋我告訴你你也不能不傷心前兒二姐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也都聽見看見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為什麼要嫁嫁出去受人家這般苦楚還記得偺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鬧熱如今寶姐姐

不以為癡而悟之痛哭非知心人何能解此

每逢寶玉在黛玉處襲人必出其不意而來固是妬眼防閑忘暗中受王夫人風姐指使也

知己之談增悽恻耳

寶玉与黛玉至今日尚有不合處耶襲人真门外漢也

家去了連香菱也不能過來二姐姐又出了門去了幾個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弄得這樣光景我原打算去告訴老太太接二姐姐回來誰知太太不依倒說我獃混說我又不敢言語這不多幾時你瞧瞧園中光景已經大變了若再過幾年又不知怎麽樣了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心裡難受起來黛玉聽了這番言語把頭漸漸的低了下去身子漸漸的退至炕上一言不發嘆了口氣便向裡躺下去了紫鵑剛拿進茶來見他兩箇這樣正在納悶只見襲人來了進來看見寶玉便道二爺在這裡呢麽老太太那裡叫呢我估量着二爺就是在這裏黛玉聽見是襲人便欠身起來讓坐黛玉的兩箇眼圈兒已經哭得通

紅了寶玉看見道妹妹我剛纔說的不過是獃話你也不用傷心你要想我的話時身子更要保重纔好你歇歇兒罷老太太那邊叫我我看看去就來說着往外走了襲人悄問黛玉道你兩箇人又為什麽黛玉道他為他二姐姐傷心我是剛纔眼睛發癢揉的並不為什麽襲人也不言語忙跟了寶玉出來各自散了寶玉來到賈母那邊賈母却已經歇晌只得回到怡紅院到了午後寶玉睡了中覺起來甚覺無聊隨手拿了一本書看襲人見他看書忙去沏茶伺候誰知寶玉拿的那本書却是古樂府隨手翻來正看見曹孟德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一首不覺刺心因放下這一本又拿了一本看時却是晉文翻了幾頁忽

不自認是獃話妙

言是少不得保伱也

方以為黛玉飾說也

不足与言也
寶釵筆此知提據形骸之內耳
為後文瀟湘館作引子

寶釵回去後湘雲住蘅蕪院中亦應題敘數筆竟置不提未免冷落此番四美釣魚竟要湘雲在內亦不入情湘雲如動不慣何坐小山以傍寶玉之常病惜春

然把書掩上托着腮只管痴癡的坐着襲人倒了茶來見他這般光景便道你為什麽又不看了寶玉也不答言接過茶來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襲人一時摸不着頭腦也只管站在旁邊獃獃的看着他忽見寶玉站起來嘴裡咕咕噥噥的說道好一箇放浪形骸之外襲人聽了又好笑又不敢問他只得勸道你若不愛看這些書不如還到園裡逛逛也省得悶出毛病來那寶玉只管口中答應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一時走到沁芳亭但見蕭疎景象人去房空又來至蘅蕪院更是香草依然門窗掩閉轉過藕香榭來遠遠的只見幾箇人在蓼溆一帶闌干上靠着有幾箇小丫頭蹲在地下找東西寶玉輕輕的走在假山背

後聽着只聽一箇說道看他洑上來不洑上來好似李紋的語音一箇又道住了姐姐你别動只管等着他横竪上來一箇又說上來了這箇却是李綺邢岫烟的聲兒寶玉忍不住拾了一塊小磚頭兒往那水裡一撂咕咚一聲四箇人都嚇了一跳驚訝道這是誰這麽促狹唬了我們一跳寶玉笑着從山子後直跳出來笑道你們好樂啊怎麽不叫我一聲兒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是别人必是二哥哥這樣淘氣沒什麽說的你好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剛纔一個魚上來剛剛兒的要鈎着叫你唬跑了寶玉笑道你們在這裡頑竟不找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大家笑了一回寶玉道偺們大家今兒釣魚占占誰的運氣好看

誰釣得着就是他今年的運氣好釣不着就是他今年運氣不好咱們誰先釣探春便讓李紋李紋不肯探春笑道這樣就是我先釣回頭向寶玉說道二哥哥你再趕走了我的魚我可不依了寶玉道頭裡原是我要唬你們頑這會子你只管釣罷探春把絲繩抛下沒十來句話的工夫就有一箇楊葉竄兒呑着鈎子把漂兒墜下去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却是活迸的侍書在滿地上亂抓兩手捧着擱在小磁罈内清水養着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李紋也把釣竿垂下但覺絲兒一動忙挑起來却是箇空鈎子又垂下去半晌鈎絲一動又挑起來還是空鈎子李紋把那鈎子拿上來一瞧原來往裡鈎了李紋笑道怪

不得釣不着忙叫素雲把鈎子敲好了換上新虫子上邊貼好了葦片兒垂下去一會兒見葦片直沉下去急忙提起來倒是一箇二寸長的鯽瓜兒李紋笑着道寶哥哥釣罷寶玉道索性三妹妹和邢妹妹釣了我再釣岫烟却不答言只見李綺道寶哥哥先釣罷說着水面上起了一箇泡兒探春道不必儘着讓了你看那魚都在三妹妹那邊呢還是三妹妹快着釣罷李綺笑着得了釣竿兒果然沉下去就釣了一個然後岫烟也釣着了一箇隨將竿子仍舊遞給探春探春纔遞與寶玉寶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磯坐在池邊釣起來豈知那水裡的魚看見人影兒都躲到別處去了寶玉掄着釣竿等了半天

心事不諧先為之兆

那釣絲兒動也不動剛有一箇魚兒在水面吐沫寶玉把竿子一幌又唬走了急的寶玉道我最是箇性兒急的人他偏性兒慢這可怎麽樣呢好魚兒快來罷你也成全成全我呢說得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見釣絲微微一動寶玉喜得滿懷用力往上一兜把釣竿往石上一碰折作兩段絲也振斷了鉤子也不知往那裡去了衆人越發笑起來探春道再沒見像你這樣莽人正說着只見麝月慌慌張張的跑來說二爺老太太醒了叫你快去呢五箇人都唬了一跳探春便問麝月道老太太叫二爺什麽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聽見說是什麽鬧破了叫寶玉來問還要叫璉二奶奶一塊兒查問呢嚇得寶玉發了一

点提前病為後文黛玉患病一引

回獃說道不知又是那箇丫頭遭了瘟了探春道不知什麽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麽信兒先叫麝月來告訴我們一聲兒說着便同李紋李綺岫烟走了寶玉走到賈母房中只見王夫人陪着賈母摸牌寶玉看見無事纔把心放下了一半賈母見他進來便問道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時候後來虧了一箇瘋和尚和箇瘸道士治好了的那會子病裡你覺得是怎麽樣寶玉想了一回道我記得病的時候兒好好的站着倒像背地裡有人把我攔頭一棍疼的眼睛前頭漆黑看見滿屋子裏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舉棒的惡鬼躺在炕上覺着腦袋上加了幾箇腦箍是的已後便疼的任什麽不知道了到好的時候又記得

堂屋裡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裡來那些鬼都跑着躲避便不見了我的頭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賈母告訴王夫人道這箇樣兒也就差不多了說着鳳姐也進來了見了賈母又回身見過了王夫人說道老祖宗要問我什麼賈母道你前年害了那病你還記得什麼樣鳳姐兒笑道我也全不記得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殺人纔好有什麼拿什麼見什麼殺什麼自己原覺很乏只是不能住手賈母道好的時候還記得麼鳳姐道好的時候好像空中有人說了幾句話是的却不記得說什麼來着賈母道這麼看起來竟是他了他姐兒兩箇病中的光景合纔說的一樣這老東西竟

這樣壞心寶玉枉認了他做乾媽倒是這箇和尚道人阿彌陀佛纔是救寶玉性命的只是沒有報答他鳳姐道怎麼老太太想起我們的病來呢賈母道你問你太太去我懶得說王夫人道纔剛老爺進來說起寶玉的乾媽竟是箇混賬東西邪魔怪道的如今鬧破了被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監要問死罪的了前幾天被人告發的那箇人叫做什麼潘三保有一所房子賣與斜對過當鋪裡這房子加了幾倍價錢潘三保還要加當鋪裡那東還肯潘三保便買囑了這老東西因他常到當鋪裡去那當鋪裡人的內眷都與他好的他就使了箇法兒叫人家的人便得了邪病家翻宅亂起來他又去說這箇病他能治就用

鳳姐不留餘地如此○

此是王夫人

些神馬紙錢燒献了果然見效他又向人家的內眷們要了十幾銀子豈知老佛爺有眼應該敗露了這一天急要回去掉了一箇絹包兒當鋪裡人撿起來一看裡頭有許多紙人還有四丸子很香的香正詫異着呢那老東西倒回來找這絹包兒這裡的人就把他拿住身邊一搜搜出一箇匣子裡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兩箇魔王還有七根硃紅繡花針立時送到錦衣府去問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隐情事來所以知會了營裡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神煞幾匣子悶香炕背後空房子裡掛着一盞七星燈燈下有幾箇草人有頭上戴着腦箍的有胸前穿着釘子的有項

中拴着鎖子的櫃子裏無數紙人兒底下幾篇小賬上面記着某家驗過應找銀若干得人家油錢香分也不計其數鳳姐道偺們的病一準是他我記得偺們病後那老妖精向趙姨娘處來過幾次要向趙姨娘討銀子見了我便臉上變貌變色兩眼黧雞是的我當初還猜疑了幾遍總不知什麽原故如今說起來却原來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這裏當家自然惹人恨怨怪不得人治我寶玉可合人有什麽讐呢忍得下這樣毒手賈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寶玉不疼環兒竟給你們種了毒了呢王夫人道這老貨已經問了罪决不好叫他來對証趙姨娘那裡肯認賬事情又大鬧出來外面也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

知大體處

鳳姐侍候老太太吃完飯後與鴛鴦等同吃飯例當或有之王夫人之在老太太處吃飯則從來未有之事若與鳳姐都跟着老太太吃尤不合體此後四十回與前文不符之一節也

要自已敗露的賈母道你這話說得也是這樣事没有對証也難作準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他們姐兒兩箇如今又比誰不濟了呢罷了過去的事鳳哥兒也不必提了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我這邊吃了晚飯再過去罷遂叫鴛鴦琥珀等傳飯鳳姐赶忙笑道怎麼老祖宗倒操起心來王夫人也笑了只見幾箇媳婦伺候鳳姐連忙告訴小丫頭子傳飯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正說着只見玉釧兒走來對王夫人道老爺要一件什麼東西請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飯完了自已去找一找呢賈母道你去罷保不住你老爺有要緊的事王夫人答應着便留下鳳姐兒伺候自已退了出來回至房中合賈政說了些閒話

賈政所見恰甚遠大但又送家塾殊不見其教子誌

把東西找了出來賈政便問道迎兒已經回去了他在孫家怎麼樣王夫人道迎丫頭一肚子眼淚說孫姑爺兇橫的了不得因把迎春的話述了一遍賈政嘆道我原知不是對頭無奈大老爺已說定了教我也没法不過迎丫頭受些委屈罷了王夫人道這還是新媳婦只指望他已後好了好說着噗的一笑賈政道笑什麼王夫人把寶玉的言語笑述了一遍賈政也忍不住的笑因又說道你提寶玉我正想起一件事來這小孩子天天放在園裡也不是事生女兒不得濟還是別人家的人生兒若不濟事關係非淺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也是南邊人但我想南邊先生性情最是和

真

平偺們城裏的孩子個個踢天弄井鬼聰明倒是有的可以搪塞就搪塞過去了胆子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給沒臉一日哄哥兒是的沒的白躭悮了所以老輩子不肯請外頭先生只在本家的擇出有年紀再有點學問的請來掌家塾如今儒大太爺雖學問也只中平但還彈壓的住這些小孩子們不至以顢頇了事我想寶玉閒着總不好不如仍舊叫他家塾中讀書去罷了王夫人道老爺說的狠是自從老爺外任去了他又常病竟躭擱了好幾年如今且在家學裡溫習溫習也是好的賈政點頭又說些閒話不題且說寶玉次日起來梳洗已畢早有小廝們傳進話來說老爺叫二爺說話寶玉忙整理了衣服來至賈

政書房中請了安站着賈政道你近來作些什麼功課雖有幾篇字也算不得什麼我看你近來的光景越發比前頭幾年散蕩了況且每每聽見你推病不肯念書如今可大好了我還聽見你天天在園子裡和姊妹們頑頑笑笑甚至和那些丫頭們混鬧把自己的正經事總丟在腦袋後頭就是做得幾句詩詞也並不怎麼樣有什麼稀罕處比如應試選舉到底以文章為主你這上頭倒沒有一點兒工夫我可囑咐你自今起再不許做詩做對的了單要習學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無長進你也不用念書了我也不願有你這樣的兒子了遂叫來說明兒一早傳焙茗跟了寶玉去收拾應念的書籍一齊拿過來我看

寶釵搬回家去自是勝着黛玉無家可歸性受疑謗可痛也

傳焙茗何用

賈政吩咐上回玉家塾讀書時自己帶小子四人帯有李貴等跟去今只傳一焙茗跟去太不成體統

不應此日不去賈母王夫人處請安

所見只如此

看親自送他到家學裡去喝命寶玉去罷明日起早來見我寶玉聽了半日竟無一言可荅因回到怡紅院來襲人正在着急聽信見說取書倒也歡喜獨是寶玉要人即刻送信與賈母欲叫攔阻賈母得信便命人叫過寶玉來告訴他說只管放心先去別叫你老子生氣有什麼難為你有我呢寶玉沒法只得回來囑咐了丫頭們明日早早叫我老爺要等着送我到家學裡去呢襲人等荅應了同麝月兩箇倒替着醒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叫醒寶玉梳洗了換了衣服打發小丫頭子傳了焙茗在二門上伺候拿着書籍等物襲人又催　兩遍寶玉只得出來過賈政　房中來先打聽老爺過來　所荅應方

纔一位清客相公請老爺回話裡邊說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寶玉聽了心裡稍稍安頓連忙到賈政這邊來恰好賈政着人來叫寶玉便跟着進去賈政不免又囑咐幾句話帶了寶玉上了車焙茗拿着書籍一直到家塾中來早有人先搶一步回代儒說老爺來了代儒站起身來賈政早已走入向代儒請了安拉着手問了好又問老太太近日安麼寶玉過來也請了安賈政站着請代儒坐了然後坐下賈政道我今日自已送他來因要求託一番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到底要學箇成人的舉業纔是終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們混鬧雖懂得幾句詩詞也是胡謅亂道的就是好了

心中亦只有發達二字何堪為寶玉之師

也不過是風雲月露與一生的正事毫無關涉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還體面靈性也還去得為什麼不念書只是心野貪頑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的只要發達了已後再學還不遲呢賈政道原是如此自今只求叫他讀書講書作文章倘或不聽教訓還求太爺認真的管教他纔不至有名無實的白耽悮了他的一世說畢站起來又作了一箇揖然後說了些閒話纔辭了出去代儒送至門首說老太太前替我問好請安罷賈政答應着自己上車去了代儒回身進來看見寶玉在西南角靠窗戶擺着一張花梨小桌右邊堆下兩套舊書薄薄兒的一本文章叫焙茗將紙墨筆硯都擱在抽　裡藏着代儒道寶玉我聽見

說你前兒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寶玉站起來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論起來你可也該用功了你父親望你成人懇切的狠你且說從前念過的書打頭兒理一遍每日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幾遍文章就是了寶玉答應了箇是回身坐下時不免四面一看見昔時金榮輩不見了幾箇又添了幾箇小學生都是些粗俗平常的忽然想起秦鐘來如今沒有一箇做得伴說的知心話兒的心上凄然不樂却不敢作聲只是悶着看書代儒告訴寶玉道今日頭一天早些放你家去罷明日要講書了但是你又不是狠愚夯的明日我倒要你先講一兩章書我試試你近來的工課何如我纔曉得你到什麼個分兒上頭

說得寶玉心中亂跳欲知明日聽解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大觀園漸漸冷落黛玉与衆姐妹不能浹洽目前知己只有寶玉一人而已閒閒叙来引起做夢抱病

寶玉說到越早些死的越好蓋深以男女之有家有室爲苦惱而專以姊妹之長聚不散爲至樂也既知至樂不可得而苦惱不能免則惟願早死而已惟早死亦不能自必之事則惟謹將姊妹中最知心之一人長聚不散已是無可如何之極思也此種見解純乎仙佛地位非黛玉不能領會世人存一男女之私於衷中以看此書處處皆隔壁賬矣

不知所謂人功道理者果是何等學問反恐不可与語此也

心乎愛矣舍此安之

情味逼真

紅樓夢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痴魂驚惡夢

話説寶玉下學回來見了賈母賈母笑道好了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去罷見見你老爺回來散散兒去罷寶玉答應着去見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學麽師父給你定了工課沒有寶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文章賈政聽了點點頭兒因道去罷還到老太太那邊陪着坐坐去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別一味的貪頑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學早些起來你聽見了寶玉連忙答應幾箇是退出來忙忙又去見王夫人又到賈母那邊打了箇照面兒趕着出來恨不得一步就走到瀟湘

館纔好剛進門口便拍着手笑道我依舊回來了猛可裏倒唬了黛玉一跳紫鵑打起簾子寶玉進來坐下黛玉道我恍惚見你念書去了這麽早就回來了寶玉道噯呀了不得我今兒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麽心上倒像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了好容易熬了一天這會子瞧見你們竟如死而復生的一樣真真古人説一日三秋這話再不錯的黛玉道你上頭去過了沒有寶玉道都去過了黛玉道別處呢寶玉道沒有黛玉道你也該瞧瞧他們去寶玉道我這會子懶得動了只和妹妹坐着説一會子話兒罷老爺還叫早睡早起只好明兒再瞧他們去了黛玉道你坐坐兒可是正該歇歇兒去了寶玉道我那

勿誤認黛玉之以寶玉念書為喜也玉言玉言前此一番議論知寶玉非不能作八股者可知只不厭其時俗之庸腐文章耳及文破承題

黛玉之論却甚平恕黛玉之意原謂你雖不要取功名而你的地位恰不能不取功名你的父母却不許不取功名既要取功名則不得不做這箇而這箇在功名中尚算清貴也本是説黛玉之言而寶玉

裡是之只是悶得慌這會子俗們坐着纔把悶散了你又催起我來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鵑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泡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的頭裡紫鵑笑着答應去拿茶葉叫小丫頭子泡茶寶玉接着說道還提什麽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八股文章拿他誆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裏原沒有什麽東扯西拉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奥這那裏是闡發聖賢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箇我又不敢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黛玉道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着你們雨村先生念書也

曾看過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那時候雖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槩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箇也清貴些寶玉聽到這裡覺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怎麽也這樣勢慾薰心起來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只得鼻子眼裏笑了一聲正說着忽聽外面兩箇人說話却是秋紋和紫鵑只聽秋紋道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裏接去誰知却在這裡紫鵑道我們這裡纔泡了茶索性讓他喝了再去說着二人一齊進來寶玉和秋紋笑道我就過去又勞動你來我秋紋未及答言只見紫鵑道你快喝了茶去罷人家都想了一天了秋紋啐道呸好混賬丫頭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起身纔辭了出

誤讀黛玉亦
慕勢利未免
太辜負美意

太太不該叫鴛
鴦此二字有誤
也
又來挾制其
意總放不過
黛玉也

來黛玉送到屋門口兒紫鵑在抬堦下站着寶玉出去纔回房裡來却說寶玉回到怡紅院中進了屋子只見襲人從裡間迎出來便問回來了麼秋紋應道二爺早來了在林姑娘那邊來着寶玉道今日有事沒有襲人道事却沒有方纔太太叫鴛鴦姐姐來吩咐我們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如有丫環們再敢和你頑笑都要照着晴雯司棋的例辦（花址司棋事謂）我想伏侍你一塲賺了這些言語也沒什麼趣兒說着便傷起心來寶玉忙道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書太太再不說你們了我今兒晚上還要看書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我要使喚横竪有麝月秋紋呢你歇歇兒去罷襲人道你要真肯念書我們伏侍你也是歡喜的

寶玉豈是凡
才其於八股有
所不屑為耳
豈真不能講
解乎此必要
依小註講章
演說却亦是
大苦事吾故
曰寶玉作文
宜專出性靈
不拘訓詁似子
似禪似詩餘皆
棠寄見之以

寶玉聽得了赶忙吃了晚飯就叫點燈把念過的四書翻出來只是從何處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裡頭似乎明白細按起來却不狠明白看着小註又看講章鬧到梆子下來了自已想道我在詩詞上覺得狠容易在這箇上頭竟沒頭腦便坐着呆呆的歇想襲人道歇歇罷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寶玉嘴裡只管胡亂答應麝月襲人纔伏侍他睡下兩箇纔也睡了及至睡醒一覺聽得寶玉炕上還是翻來覆去襲人道你還醒着呢麼你倒别混想了養養神明兒好念書寶玉道我也是這樣想只是睡不着你來給我揭去一層被襲人道天氣不熱别揭罷寶玉道我心裡煩躁的狠自把被窩褪下來襲人忙爬起來按

為彼庸奴傳而不知其為天地間之真文至文也宜其不悅於乃翁不契於先生惟一黛玉相與賞音耳

住把手去他頭上一摸覺得微微有些發燒襲人道你别動了有些發燒了寶玉道可不是襲人道這是怎麽說呢寶玉道不怕是我心煩的原故你别吵嚷省得老爺知道了必説我裝病逃學不然怎麽病的這樣巧明兒好了原到學裡去就完事了襲人也覺得可憐說道我靠着你睡着便和寶玉搥了一回脊梁不知不覺大家都睡着了直到紅日高升方纔起來寶玉道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畢問了安就往學裡來了代儒已經變着臉說怪不得你老爺生氣說你没出息第二天你就懶惰這是什麽時候纔來寶玉把昨兒發燒的話説了一遍方過去了原舊念書到了下晚代儒道寶玉有一章書你來講講寶玉過

來一看却是後生可畏章寶玉心上說這還好幸虧不是學庸問道怎麽講呢代儒道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寶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說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說到這裡抬頭向代儒一瞧代儒覺得了笑了一笑道你只管說講書是没有什麽避忌的禮記上說臨文不諱只管說不要弄到什麽寶玉道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先將可畏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後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後生的將來說罷看着代儒代儒道也還罷了串講呢寶玉道聖人說人生少時心思才力樣樣聰明能幹實在是可怕的那裏料得定他後來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歲又到

寶玉何至孩氣若此付代儒卻只須作爾爾也

寶玉豈如此論則不合孫家老趣故只說個若達以應酬俗耳也

俗見只如此

殊不知寶玉之好色只是天性虛無人慾

五十歲又不能彀發達這種人雖是他後生時像箇有用的到了這箇時候這一輩子就沒有人怕他了代儒笑道你方纔節古講的倒清楚只是句子裡有些孩子氣無聞二字不是不能發積做官的話聞是實在自己能彀明理見道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不然古聖賢有遯世不見知的豈不是不做官的人難道也是無聞麽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與焉知的知字對針不是怕的字眼要從這裡看出方能入細你懂得不懂得寶玉道懂得了代儒道還有一章你也講一講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給寶玉寶玉看是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寶玉覺得這一章却有些刺心便陪笑道這句話沒有什麽講頭代儒道胡說

譬如場中出了這箇題目也說沒有做頭麽寶玉不得已講道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見了色便好的了不得殊不想德性中本有的東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於那箇色呢雖也是從先天中帶來無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性色是人慾人那裡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是的孔子雖是嘆息的話又是望人回轉的意思并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好得終是浮淺直要像色一樣的好起來那纔是真好呢代儒道這也講的罷了我有一句話問你你既懂得聖人的話為什麽犯着這兩件病我雖不在家中你們老爺也不曾告訴我其寔你的毛病我却盡知的做一箇人怎麽不望長進你這回兒正是後生可畏的時候有聞不

襲人必不作此想晴雯之沒有結果誰使之然也彭斷無兔死狐悲之意也

著此一段以引起黛玉惡夢作書者欲眞者假之假者眞之方解得也

都是說話引話之法

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箇月把念過的舊書全要理清再念一箇月文章已後我要出題目叫你作文章了如若懈怠我是斷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好生記着我的話寶玉答應了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課幹去不提且說寶玉上學之後怡紅院中甚覺清净閒暇襲人倒可做些活計拿着針線要綉箇檳榔包兒想着如今寶玉有了功課了頭們可也沒有饑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兎死狐悲不覺滴下淚來忽又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寶玉的為人却還拿得住只怕娶了一箇利害的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素來看着賈母王夫人光

景及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自然是黛玉無疑了那襲人就是箇多心人想到此際臉紅心熱拿着針不知戳到那裡去了便把活計放下走到黛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黛玉正在那裏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姑娘這幾天身子可大好了黛玉那裏能彀不過畧硬朗些你在家裡做什麽呢襲人道如今寶二爺上了學房中一點事兒沒有因此來瞧瞧姑娘說說話兒說着紫鵑拿茶來襲人忙站起來道妹妹坐着罷因又笑道我前兒聽見秋紋說妹妹背地裏說我們什麽來着紫鵑也笑道姐姐信他的話我說寶二爺上了學寶姑娘又隔斷了連香菱也不過來自然是悶的襲人道你還提香菱

如此探口氣卻好毫無痕跡也

針鋒相對

言語之間包接寶釵送物是草蛇灰線之法

呢這纔苦呢撞着這位太歲奶奶難為他怎麽過把手伸着兩箇指頭道說起來比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黛玉接着道他也穀受了尤二姑娘怎麽死了襲人道可不是想來都是一箇人不過名分裡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面名聲也不好聽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裡說人今聽此話有因便說道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襲人道做了旁邊人心裡先怯了那裏倒敢去欺負人呢說着只見一箇婆子在院裡問道這裏是林姑娘的屋子麽那位姐姐在這裏呢雪雁出來一看模模糊糊認得是薛姨媽那邊的人便問道作什麽婆子道我們姑娘打發來給這裡林姑娘

送東西的雪雁道略等等兒雪雁進來回了黛玉黛玉便叫領他進來那婆子進來請了安且不說送什麽只是覷着眼瞧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因問道寶姑娘叫你來送什麽婆子方笑着回道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子來回頭又瞧見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寶二爺屋裡的花姑娘麽襲人笑道媽媽怎麽認得我婆子笑道我們只在太太屋裡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得姑娘們碰着到我們那邊去我們都模糊記得說着將一箇瓶兒遞給雪雁又回頭看着黛玉因笑着向襲人道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原來真是天仙似的襲

看的怵黛玉

妙筆點出是引起後文不

必蘇嬤嬤真有足言也琴姑娘出閣在寶釵之後此時張羅何事耶
好筆

深諒寶玉必不移情於寶釵特念珠不從玉意思老父母之事而外祖母又不作主雖可圖誰與圖之悲非

人見他說話造次連忙岔道媽媽你乏了坐坐吃茶罷那婆子笑嘻嘻的道我們那裡忙呢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姑娘還有兩瓶荔子叫給寶二爺送去說着顫顫巍巍告辭出去黛玉雖惱這婆子方纔冒撞但因是寶釵使來的也不好怎麽樣他等他出了屋門纔說一聲道給你們姑娘道費心那老婆子還只管嘴裡咕咕噥噥的說這樣好模樣兒除了寶玉什麽人擎受的起黛玉只粧沒聽見襲人笑道怎麽人到了老來就是混說白道的叫人聽着又生氣又好笑一時雪雁拿過瓶子來與黛玉看黛玉道我懶得吃拿了擱起去罷又說了一回話襲人纔去了一時晚妝將卸黛玉進了套間猛抬頭看見了荔子瓶不

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混話甚是刺心當此黃昏人靜千愁萬緒堆上心來想起自己的身子不牢年紀又大了看寶玉的光景心裡雖沒別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見有半點意思深恨父母在時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又轉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別處定了婚姻怎能彀似寶玉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時尚有可圖心內一上一下輾轉纏綿竟道像轆轤一般嘆了一回氣吊了幾點淚無情無緒和衣倒下不知不覺只見小丫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黛玉道我雖跟他讀過書却不比男學生要見我做什麽況且他和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便見的因叫小丫頭回覆身上有病不能出來與我請

運司無升道員之理

點睛

五字點睛寶釵之婚已定而黛玉竟未覺也借夢中映出

六字點睛乃真真不干我事也為賈母竭力表白

真真不中用了

安道謝就是了小丫頭道只怕要與姑娘道喜南京還有人來
接說着又見鳳姐同邢夫人王夫人寶釵等都來笑道我們一
來道喜二來送行黛玉慌忙道你們說什麽話鳳姐道你還粧
什麽呆你難道不知道林姑爺陞了湖北的糧道娶了一位繼
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着你撂在這裡不成事體因托了賈
雨村作媒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麽親戚還說是續絃所以着
人到這裏來接你回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都是你繼
母作主怕的是道兒上没有照應還叫你璉二哥哥送去說得
黛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裏做官的樣子心上
急着硬說道没有的事都是鳳姐姐混鬧只見邢夫人向王夫

人使箇眼色兒他還不信呢偺們走罷黛玉含着淚道舅母坐
坐去衆人不言語都冷笑而去黛玉此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
來哽哽咽咽恍惚又是和賈母在一處的是的心中想道此事
惟求老太太或還可救於是兩腿跪下去抱着賈母的腰說道
老太太救我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况且有了繼母又不是我
的親娘我是情愿跟着老太太一塊兒的但見老太太呆着臉
兒笑道這箇不干我事黛玉哭道老太太這是什麽事呢老太
太道續絃也好倒多一副粧奩黛玉哭道我若在老太太跟前
決不使這裡分外的閒錢只求老太太救我賈母道不中用了
做了女人終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終非了局

總不言語奈何奈何

鴛鴦爲鳳姐之黨亦只知逢迎王夫人以役在老太太前言聽計從彷能爲黛玉圓全如紫鵑之勸黛玉知老太太愛憐寶玉必成寶玉之硏且愛憐黛玉亦必責黛玉之歸於寶玉老太太果然出以從王王夫人雖欲定寶釵亦未便强拂老太太之意矣矣如鴛鴦之於黛玉性情亦復不投且不能深知寶玉之心

黛玉道我在這裏情愿自己做箇奴婢過活自做自吃也是願
意只求老太太老太太作主老太太總不言語黛玉抱着賈母的腰哭
道老太太你向來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緊急的時候
怎麽全不管不要說我是你的外孫女兒是隔了一層了我的
娘是你親生女兒看我娘分上也讓庇此說着撞在懷裏痛疼
哭聽見賈母道鴛鴦你姑娘出去歇歇我倒被他鬧乏了黛玉
情知不是路了求去無用不如尋箇自盡站起來往外就走深
痛自己沒有親娘便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
好可見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什麽獨不見寶玉或見面看
他還有法兒便見寶玉站在面前笑嘻嘻的說妹妹大喜呀黛

玉聽了這一句話越發急了也顧不得什麽了把寶玉緊緊拉
住說好寶玉我今日纔知道你是箇無情無義的人了寶玉道
我怎麽無情無義你既有了人家兒咱們各自幹各自的了黛
玉越聽越氣越沒了主意只得扯着寶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
跟了誰去寶玉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裡住着你原是許了我的
所以你纔到我們這裡來我待你是怎麽樣的你也想想黛玉
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心內忽又轉悲作喜問寶玉道我
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寶玉道我說叫你
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瞧瞧我的心說著就拿着一把小刀
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

故亦望附寶釵以致老太太不以黛玉为念而任憑王夫人聘定寶釵也夢中老太太特叫鴛鴦送出黛玉〻眼極清

所謂怎麽樣好者慮及來有許給人家之事也

握着寶玉的心窩哭道你怎麽做出這個事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寶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亂抓黛玉又顫又哭又恐人撞破抱住寶玉痛哭寶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没有了活不得了説着眼睛往上一番咕咚就倒了黛玉拚命放聲大哭只聽見紫鵑叫道姑娘姑娘怎麽魘住了快醒醒兒脱了衣服睡罷黛玉一番身却原來是一塲惡夢喉間猶是哽咽心上還是亂跳枕頭上已經濕透肩背身心但覺氷冷想了一回父親死得久了與寶玉尚未放定這是從那裏説起又想夢中光景無倚無靠再真把寶玉死了那可怎麽樣好一時痛定思痛神魂俱亂又哭了一回遍身微微的出了一點

兒汗扎挣起來把外罩大襖脱了叫紫鵑蓋好了被褥又躺下去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只聽得外面淅淅颯颯又像風聲又像雨聲又停了一會子又聽得遠遠的吆呼聲兒却是紫鵑已在那裏睡着鼻息出入之聲自己扎挣着爬起來圍着被坐了一回覺得窓縫裏透進一縷凉風來吹得寒毛直竪便又躺了正要矇矓睡去聽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鴉雀兒的聲兒啾啾唧唧叫箇不住那窓上的紙隔着屜子漸漸的透進清光來黛玉此時已醒得雙眸炯炯一回兒咳嗽起來連紫鵑都咳嗽醒了紫鵑道姑娘你還没有睡着麽又咳嗽起來了想是着了風了這會兒窓兒紙發清了也待好亮起來了歇歇兒罷養養神

別儘着想長想短的了黛玉道我何嘗不要睡只是睡不着你睡你的罷說了又嗽起來紫鵑見黛玉這般光景心中也是傷感睡不着了聽見黛玉又嗽連忙起來捧着痰盒這時天已亮了黛玉道你不睡了麽紫鵑笑道天都亮了還睡什麽呢黛玉道既這樣你就把痰盒兒換了罷紫鵑答應着忙出來換了一箇痰盒兒將手裏的這箇盒兒放在桌上開了套間門出來仍舊帶上門放下撒花軟簾出來叫醒雪雁開了屋門去倒那盒子時只見滿盒子痰痰中有些血星唬了紫鵑一跳不覺失聲道噯喲這還了得黛玉裡面接着問是什麽紫鵑自知失言連忙改說道手裡一滑幾乎撂了痰盒子黛玉道不是盒子裡的

痰有了什麽紫鵑道沒有什麽說着這句話時心中一酸那眼淚直流下來聲兒早已岔了黛玉因為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纔聽見紫鵑在外邊詫異這會子又聽見紫鵑說話聲音帶着悲慘的光景心中覺了八九分便叫紫鵑進來罷外頭看涼着紫鵑答應了一　這一聲更比頭裡悽慘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聽了涼了半截看紫鵑推門進來時尚拿手帕拭眼黛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為什麽哭紫鵑勉强笑道誰哭來早起起來眼睛裏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槩比往時醒的時候更大罷我聽見咳嗽了大半夜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着紫鵑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說還是自己開解着些身子是根

天亮後不多时何玉如此元家

本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況這裡自老太太太太起那箇不疼姑娘只這一句話又勾起黛玉的夢來覺得心頭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變紫鵑連忙端着痰盒雪雁搥着脊梁半日纔吐出一口痰來痰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鵑雪雁臉都唬黃了兩箇旁邊守着黛玉便昏昏躺下紫鵑看着不好連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雪雁纔出屋門只見翠縷翠墨兩箇人笑嘻嘻的走來翠縷便道林姑娘怎麼這早晚還不出門我們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景兒呢雪雁連忙擺手兒翠縷翠墨二人倒都嚇一跳說這是什麼原故雪雁將方纔的事一一告訴他二人二人都吐了吐

舌頭兒說這可不是頑的你們怎麼不告訴老太太去這還了得你們怎麼這麼糊塗雪雁道我這裡纔要去你們就來了正說着只聽紫鵑叫道誰在外面說話姑娘問呢三箇人連忙一齊進來翠縷翠墨見黛玉蓋着被躺在床上見了他二人便說道誰告訴你們了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翠墨道我們姑娘和雲姑娘纔都在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叫我們來請姑娘來不知姑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不是什麼大病不覺覺得身子略軟些躺躺兒就起來了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姑娘飯後若無事倒是請他們來這裡坐坐罷寶二爺沒到你們那邊去二人答道沒有翠墨又道寶二爺

真冒失

透頂語是此書本旨

惜春岸岸家合品格更在妙玉之上

這兩天上了學了老爺天天要查功課那裏還能像從前那麼亂跑呢黛玉聽了黙然不言二人又略站了一回都悄悄的退出來了且說探春湘雲正在惜春那邊論評惜春所畫大觀園圖說這個多一點那個少一點這個太疎那個太密大家又議着題詩着人去請黛玉商議正說着忽見翠縷翠墨二人回來神色匆忙湘雲便先問道林姑娘怎麼不來翠縷道林姑娘昨日夜裡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我們聽見雪雁說吐了一盒子痰血探春聽了詫異道這話真麼翠縷道怎麼不真翠墨道我們剛纔進去去瞧了瞧顏色不成顏色說話兒的氣力兒都微了湘雲道不好的這麼着怎麼還能說話呢探春道怎麼你

這麼糊塗不能說話不是已經說到這裡却咽住了惜春道林姐姐那樣一箇聰明人我看他總有些瞧不破一點半點兒都要認起真來天下事那裏有多少真的呢探春道既這麼着偺們都過去看看倘若病的利害偺們好過去告訴大嫂子回老太太傳大夫進來瞧瞧也得箇主意湘雲道正是這樣惜春道姐姐們先去我回來再過去于是探春湘雲扶了小丫頭都到瀟湘館來進入房中黛玉見他二人不免又傷心起來因又轉念想起夢中連老太太尚且如此何況他們況且我不請他們他們還不來呢心裡雖是如此臉上却碍不過去只得勉強令紫鵑扶起口中讓坐探春湘雲都坐在床沿上一頭一箇看了

黛玉這般光景也是傷感探春便道姐姐怎麽身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沒什麽要緊只是身子軟得狠紫鵑在黛玉身後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盒兒湘雲到底年輕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拿起來看不看則已看了唬的驚疑不止說這是姐姐吐的這還了得初時黛玉昏昏沉沉吐了也沒細看此時見湘雲這麽說回頭看時自己早已灰了一半探春見湘雲冒失連忙解說道這不過是肺火上炎帶出一半點來也是常事偏是雲丫頭不拘什麽就這樣蠍蠍螫螫的湘雲紅了臉自悔失言探春見黛玉精神短少似有煩倦之意連忙起身說道姐姐靜靜的養養神罷我們回來再瞧你黛玉道累你二位惦着探

春又囑咐紫鵑好生留神伏侍姑娘紫鵑答應着探春纔要走只聽外面一箇人嚷起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上半回寶玉入塾講書一段敘筆只宜講得別有會心如莊列之詭僻黄老之元妙晉人清談之誕妄方合寶玉身分今竟寫寶玉如三家村頑鈍迂學之生徒豈不憒憒當是對代儒俗人聊以俗態旋之只笑游戲三昧耶

昔樂廣與衛玠論夢曰想也因也黛玉之夢因自傷孤另夙願難酬故積成種種騷擾所謂想也辨察王夫人鳳姐等言中別有所屬其待我情意日漸冷落而寶釵一去不來情蹤可疑雖有外祖

母鍾愛。豈能如王夫人與薛姨媽同胞姊妹之暱近。千頭萬緒。展轉變故。有夢中種種之變幻。所謂因也。此書往往以夢境傳出真事。已鳳姐混鬧。曰不干老太太之事。皆婚薛之實錄也。

此回改筆甚多。蹤跡與八十回以前之筆異不同。自是另出一人之手也。以後諸回中有須刪潤處。須細加斟酌。方成完璧。

黛玉之病。用薛寶釵送荔枝之老媽口中數語引起。為體貼生枝節。且忘此段竟係入後文雪雁與紫鵑述付書之言

複黛玉聽得後黛玉因有此夢。以致咯血。疑如入情。今分作兩次。而此次黛玉之病。如何漸愈。寶玉如何著急。均不一敘。未免疏畧。甚至寶玉竟不來問候。尤無此理。後次黛玉豈忘未死。亦太着痕跡也。

寫黛玉一夢。所以深著其不得於諸姊妹。不得於舅母等。不得於外祖母。實有如夢中情狀者。而又安得不死乎。 伯蕃草

紅樓夢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廿六冊

此數語不已
粗鹵太覺膽
大放肆黛玉
何至誤作罵
自己耶
黛玉方病而
老婆子大聲
罵人共目氣
黛玉心由於
鳳姐訴人輕
忽黛玉之故
乎指使二字
非閑筆也
是識有指使之
者不能如春藝
之母熱罵惧也
即影旅故罵來
何此時探春僅何
之使之耶　伯蕃
黛玉在此亦
外孫女兒也

紅樓夢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閫薛寶釵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面一箇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箇什麽東西來這園子裏頭混攪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裡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窻外兩眼反插上去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着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窻外老婆子這樣罵着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竟像專罵着自己的自思一箇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那裏委屈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暈去了紫鵑只是哭叫姑娘怎麽樣了快醒轉來

罷探春也叫了一回半晌黛玉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窻外指着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拿着柺棍赶着一箇不乾不淨的毛丫頭道我是為照管這園中的花菓樹木來到這裡你作什麽來了等我家去打你一箇知道這丫頭扭着頭把一箇指頭探在嘴裡瞅着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裏是罵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着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了來我怕他所以纔吆喝他回去那裏敢在這裏罵人呢探春道不用多說了快給我都出去這裏林姑娘身上不大好還不快去麽老婆子答應了幾箇是說

着一扭身去了那丫頭也就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着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鵑一手抱着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話你疑了心上麽黛玉只搖搖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剛纔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懂得什麽避諱黛玉聽了點點頭兒拉著探春的手道妹妹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喜歡事兒想想能彀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那麽着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只顧要

我喜歡可憐我那裏趕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彀了探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了誰没箇病兒災兒的那裏就想到這裡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要什麽東西只管叫紫鵑告訴我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裡只說我請安身上畧有點不好不是什麽大病也不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着罷說着纔同湘雲出去了這裡紫鵑扶着黛玉躺在床上地下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傍邊看着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那黛玉閉着眼躺了半晌那裏睡得着覺得園裡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躺在床上偏聽得風聲虫鳴聲鳥語聲人走脚步聲又像

此說來自是入情此係不後過问何也

寶玉剜心不自夢而黛玉夢之對面下筆妙已極矣豈知黛玉夢

遠遠的孩子們啼哭聲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因叫紫鵑放下帳子來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與紫鵑紫鵑隔着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喝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一聲紫鵑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纔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來擱在脣邊試了一試一手摟着黛玉肩臂一手端著湯送到脣邊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三口便搖搖頭兒不喝了紫鵑仍將碗遞給雪雁輕輕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畧覺安頓只聽窓外悄悄問道紫鵑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因悄悄說道姐姐屋裏坐着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着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人聽了這話也慌怔了因說道怪

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唬得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正說着只見紫鵑從裡間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點頭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姑娘睡着了嗎紫鵑點點頭兒問道姐姐纔聽見說了襲人也點點頭兒蹙著眉道終久怎麼樣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了箇半死兒紫鵑忙問怎麼了襲人　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夜裏一疊連聲的嚷起　疼來嘴裡胡說白道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直鬧到打亮梆子以後纔好些了你說唬人不唬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說著只聽黛玉在帳子裏又咳嗽起來紫鵑連忙過來捧痰盒兒接痰黛玉

中之事即實玉夢中之事且夢中之事然之乎為實有之事醒来心痛如割豈謬言耶當毋鑿指而嘗子心痛古来忠臣孝子無不如此銅山西崩洛鍾東應理固然不不如此寫不足見其情之至

玉微微睜眼問道你合誰說話呢紫鵑道襲人姐姐來瞧姑娘來了說着襲人已走到床前黛玉命紫鵑扶起一手指着床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着笑勸姑娘倒還是躺着罷黛玉不妨你們快别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是說誰半夜裏心疼起來襲人道是寶二爺偶然魘住了不是認真怎麽樣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已又懸心的原故又感激又傷心因趂勢問道既是魘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麽襲人道也沒說什麽黛玉點點頭兒遲了半日嘆了一聲纔說道你們别告訴寶二爺說我不好看躭擱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襲人答應了又勸道姑娘還是躺躺歇歇罷黛玉點頭命紫鵑扶着歪下

老太之問寶玉病必親来看視何以只叫請大夫来瞧寶玉耶

賈母口氣明之欲合兩箇玉兒如記得也而衆人何以不答一言耶無一人憐

襲人不免坐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畧覺不受用也沒什麽大病寶玉纔放了心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一路往賈母這邊來探春因囑咐湘雲道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别像剛纔那樣冒冒失失的了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裏是叫他唬的忘了神了說着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道偏是這兩箇玉兒多病多災的林了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箇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箇心細衆人也不敢答言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寶玉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裏去鴛鴦答應着出來告訴了婆子們婆子們自

黛玉者可想而知然此有賈敘在則此時不有匠合賈母為之作合者矣

去傳話這裏探春湘雲就跟着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去不提到了次日大夫來了瞧了寶玉不過說飲食不調着了點兒風邪没大要緊踈散踈散就好了這裏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賈母一面使人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過來紫鵑答應了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赶着收拾房裏的東西一時賈璉陪着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着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鵑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王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胗了脉聽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紫鵑便向帳中扶出黛玉的一

隻手來擱在迎手上紫鵑又把鐲子連袖子輕輕的摟起不叫壓住了脉息那大夫胗了好一回兒又換那隻手也胗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裡坐下說道六脉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說着紫鵑也出來站在裡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鵑道這病時常應得頭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必醒個幾次即日間聽見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為性情乖誕其實因肝陰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箇病在那裡作怪不知是否紫鵑點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很是王太醫道既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　房去開方子小廝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太醫吃了茶因提筆先寫道

時變胗脉尚用綃帕羞手黛玉何以不然

黑逍遥散乃假藥之方殊欠高明

以柴胡爲升提之品庸醫所見大都如是豈知邪農本草經列柴胡於上品久服之藥並無發汗升提之說耶

女人向無仿回事從來未有如是敗筆

六脉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脉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疎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為痰血隨氣湧自然咳吐理宜疎肝保肺涵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驟施姑擬黑逍遥以開其先後用歸脾固金以繼其後不揣固陋俟高明裁服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拿來看時問道血勢上冲柴胡使得麼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為吐衄所忌豈知用鱉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陽甲胆之氣以鱉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養肝陰制遏邪火所以内經說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鱉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

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麽着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再加減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着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麽著了王大夫道寶二爺倒没什麽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着上車而去這裡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回了幾件没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還有事呢說着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箇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没有摸了摸身上只剩得一把骨頭問問他也没有話說只是淌眼淚回

黛之為病然是可憐說來不合情理蓋有不同平兒說的話周瑞家之事鳳姐待黛玉冷落至此可歎也趙姨娘並未為月錢與三姑娘拌嘴皆不合前文

來紫鵑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著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問二奶奶那裡支用一兩箇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箇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低了半日頭說道竟這麼着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卻是不好支的一箇人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娘和三姑娘拌嘴了也無非為的是月錢況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不過過灣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算的不好更有那一種嚼舌根的說我搬運到家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裡經手的人這箇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委屈死人這樣大門頭兒除了

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是女人當不來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箇混賬話說着又笑了一聲道奶奶還沒聽見呢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前兒周瑞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着偺們府裏不知怎麼樣有錢呢也有說賈府裡的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了的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的了一半子給娘家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裏收拾擺設的水晶宮是的那日在廟裡還愿花了幾萬銀子只算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咧有人還說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裡還有金麒麟叫

鋪排無謂八十回以前決無此段要後四十之贅語也

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箇了家裏的奶奶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畫畫橫竪有伏侍的人呢单管穿羅罩紗吃的帶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要天上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頑還有歌兒呢說是甯國府榮國府金銀財寶如糞土吃不窮穿不窮算來說到這裡猛然咽住原來那時歌兒說道是算來總是一場空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裡忽然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姐兒聽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沒要緊只是這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周瑞家笑道就是那廟裡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

金麒麟兒後來丟了幾天虧了史姑娘撿着還了他外頭就造出這箇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鳳姐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偺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麽講究俗語兒說的人怕出名猪怕壯况且又是箇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麽樣呢周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是只是滿城裏茶坊酒鋪兒以及各衙衕兒都是只樣說并且不是一年了那裡握的住衆人的嘴鳳姐點點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遞給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給紫鵑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别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箇伶透人自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

必待得空而後去瞧則必

終不去瞧之若寶釵抱病有不急去問候者乎

銀子答應着自去不提且說賈璉走到外面只見一箇小廝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急忙進來見了賈赦賈赦道方纔風聞宮裏頭傳了一箇太醫院御醫兩箇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這幾天娘娘宮裏有什麼信兒沒賈璉道沒有賈赦道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太醫院裏打聽打聽纔是賈璉答應了一面吩咐人往太醫院裡一面連忙去見賈政賈珍賈政聽了這話因問道是那裏來的風聲賈璉道是大老爺纔說的賈政道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裏頭打聽打聽賈璉道我已經打發人往太醫院打聽去了一面說着一面退出來去找賈珍只見賈珍迎面來

了賈璉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正為也聽見這話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于是兩箇人同着來見賈政賈政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着賈赦也過來了到了晌午打聽的尚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說有兩箇内相在外要見二位老爺呢賈赦道請進來門上的人領了老公進來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先請了娘娘的安一面同着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裡貴妃娘娘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丁四人進裡頭探問許各帶了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箇職名請安聽信不得擅入準于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賈政賈赦等站着聽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老公吃茶畢老

八十餘歲之老祖母何可不必進宮請安

林之孝內日並不省出門之事

公辭了出去賈赦賈政送出大門回來先稟賈母道親丁四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那一箇人呢衆人也不敢答言賈母想了想道必得是鳳姐兒他諸事有照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賈赦賈政答應了出來因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外凡文字輩一應都去遂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大車明兒黎明伺候家人答應去了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老明老太太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些歇歇明[illegible]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赦政等退出這裡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妃的病又說了些閑話纔各自散了次日黎明各間屋子丫頭們將燈火俱已點

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合賴大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門外伺候着呢不不時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大家用了早飯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衆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緩緩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自已家眷隨後文字輩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跟着衆家人一齊去了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着一回兒有兩個内監出來說道賈府省請的太太奶奶們着令入宮探問爺們内宮門外請安不得入見門上人叫快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着小内監前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行跟着令衆家人在外

等候走近宮門口只見幾箇老公在門上坐着看他們來了便
站起來說道賈府爺們至此賈赦賈政便捱次立定轎子抬至
宮門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幾箇小內監引路賈母等各有丫頭
扶着步行走至元妃寢宮只見奎壁輝煌琉璃照燿又有兩箇
小宮女兒傳諭道只用請安一槩儀注都免賈母等謝了恩來
至床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向賈
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着小丫頭顫顫巍巍站起來答應
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邢夫人王夫人問了好邢
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話元妃又問鳳姐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
姐站起來回奏道尚可支持元妃道這幾年來難為你操心鳳

姐正要站起來回奏只見一箇宮女傳進許多職名請娘娘龍
目元妃看時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職名眼圈
兒一紅止不住流下淚來宮女兒遞絹子元妃一面拭淚一面
傳諭道今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歇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
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賈母等
都忍着淚道娘娘不用悲傷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元妃
又問寶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頗肯念書因他父親逼得嚴
緊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了元妃道這樣纔好遂命外宮賜宴
便有兩箇宮女兒四箇小太監引了到一座宮裡已擺得齊整
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一時吃完了飯賈母帶着他婆媳三

寶蟾並未說明作妾。

寶蟾況是賠嫁丫頭。不應稱奶奶。

人謝過宴又躭擱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羇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兒引道送至內宮門門外仍是四箇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舊坐着轎子出來賈赦接着大夥兒一齊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應齊集不題且說薛家夏金桂赶了薛蟠出去日間拌嘴沒有對頭秋菱又住在寶釵那邊去了只剩得寶蟾一人同住既給與薛蟠作妾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箇對頭自己也後悔不來一日吃了幾杯悶酒躺在炕上便要借那寶蟾做箇醒酒湯兒因問着寶蟾道大爺前日出門到底是到那裡去你自然是知道的了寶蟾道我那裏知道他在奶奶跟前還不說誰知道他那

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還有什麼奶奶太太的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惹不得的有人護庇着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虱子你還是我的丫頭問你一句話你就和我摔臉子說塞話你既這麼有勢力為什麼不把我勒死了你和秋菱不拘誰做了奶奶那不清淨了麼偏我又不死碍著你們的道兒寶蟾聽了這話那裏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瞅着金桂道奶奶這些閑話只好說給別人聽去我並沒合奶奶說什麼奶奶不敢惹人家何苦來拿着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正經的奶奶又粧聽不見沒事人一大堆了說着便哭天哭地起來金桂越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寶蟾寶蟾也是夏家的風氣半點兒不讓金桂將桌

掎盃盞畫行打翻那寶蟾只管喊寃叫屈那裡理會他半點兒豈知薛姨媽在寶釵房中聽見如此吵嚷叫香菱你去瞧瞧且勸勸他寶釵道使不得媽媽别叫他去他去了豈能勸他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薛姨媽道既這麼樣我自已過去寶釵道依我說媽媽也不用去由着他們鬧去罷這也是没法兒的事了薛姨媽道這那裏還了得說着自已扶了丫頭往金桂這邉來寶釵只得也跟着過去又囑咐香菱道你在這裡罷母女同至金桂房門口聽見裡頭正還嚷哭不止薛姨媽道你們是怎麽着又這樣家翻宅亂起來這還像箇人家嗎矮牆淺屋的難道都不怕親戚們聽見笑話了麽金桂屋裡接聲道我倒怕人笑話

呢只是這裡掃箒顛倒豎也没有主子也没有奴才也没有妻没有妾是箇混賬世界了我們夏家門子裏没見過這樣規矩實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委屈了寶釵道大嫂子媽媽因聽見鬧得慌纔過來的就是問的急了些没有分清奶奶寶蟾兩字也没有什麽如今且先把事情說開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也省的媽媽天天為偺們操心那薛姨媽道是啊先把事情說開了你再問我的不是還不遲呢金桂道好姑娘好姑娘你是箇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箇好人家好女壻决不像我這樣守活寡舉眼無親叫人家騎上頭來欺負的我是箇没心眼兒的人只求姑娘我說話别往死裏挑檢我從小兒到如今没

殊不似寶釵聲口秋菱已絕足於金桂之房不應再提起寶釵決不如此之隨口說話也

有爹娘教道再者我們屋裡老婆漢子大女兒小女兒的事姑娘也管不得寶釵聽了這話又是羞又是氣見他母親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因忍了氣說道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兒罷誰挑撿你又是誰欺負你不要說嫂子就是秋菱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聲氣兒的金桂聽了這幾句話更加拍着炕簷大哭起來說我那裡比得秋菱連他脚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他是來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會獻勤兒我是新來的又不會獻勤兒如何拿我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幾箇都是貴妃命行點好兒罷别修的像我嫁箇糊塗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了眼了薛姨媽聽到那裏萬分氣不過便站起身來道不是

我護着自己的女孩兒他句句勸你你却句句慪他你有什麽過不去不要尋他勸死我倒也是希鬆的寶釵忙勸道媽媽你老人家不用動氣偺們既倒也是來勸他自己生氣倒多了層氣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歇兒再說因吩咐寶蟾道你可别再多嘴了跟了薛姨媽出得房來走過院子裡只見賈母身邊的丫頭同着秋菱迎面走來薛姨媽道你從那裏來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丫頭道老太太身上好叫來請姨太太安還謝謝前兒的荔子還給琴姑娘道喜寶釵道你都早晚來的那丫頭道來了好一會子了薛姨媽料他知道紅着臉說道這如今我們家裡鬧得也不像箇過日子的人家了叫你們那邊聽見笑話了

此丫頭何人即云来回無詞与前文採不合

頭道姨太太說那裏裡的話誰家沒箇碟大碗小磕着碰着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說着跟了回到薛姨媽房中略坐了一回就去了寶釵正囑咐香菱些話只聽薛姨媽忽然叫道左脇疼痛的很說着便向炕上躺下唬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黛玉病而寶玉亦病二人同心痛癢相關委曲之情出於寶玉與黛玉年歲漸長深恐心事不遂又微窺王夫人之意將來提親恐終不能如願相偎是以憂鬱攢迫同此心即同此病耳黛玉病勢較重除園中姐妹外無人往省視去冷落至此豈復有記念寶玉之詩耶寶釵與黛玉素日親厚而黛玉病中亦竟不來問候可知姻事早已有成說矣

自八十一回起程高揑多與前文不合處言談口角亦都不似其人甚矣續貂之難也○最不合者黛玉病得如此利害何以請一醫生開一藥方之後不復說起八十五回中只在寶玉口中帶出林姑娘緩病起來一語並不知病如何起豈不殊異之至且黛玉寶玉同時沾病王大夫來看視說寶玉無甚大病而自應先愈之

後豈有不急去瀟湘館看望黛玉之理黛
玉病至何時而愈之後寶玉如何欲去讀者
之及何耶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却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慪得肝氣上逆左脇作痛寶釵明知是這箇原故也等不及醫生來看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碗給他母親吃了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搥腿揉胸停了一會兒畧覺安頓這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氣的是金桂撒潑悲的是寶釵有涵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了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肝氣也漸漸平復了寶釵便說道媽媽你這種閒氣不要放在心上纔好過幾天走得動了樂得往那邊老太太姨媽處去說說話兒散散悶也好家裏橫豎有

我和秋菱照看着諒他也不敢怎麼樣薛姨媽點點頭道過兩日看罷了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幾日有幾箇老公走來帶着東西銀兩宣貴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問勤勞俱有賞賜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賈赦賈政等禀明了賈母一齊謝恩畢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賈母房中說笑了一回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小廝們來回道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呢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賈赦答應着退出來自去了這裏賈母忽然想起合賈政笑道娘娘心裏却甚是惦記着寶玉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著呢賈政陪笑道這是寶玉大不肯念書辜負了娘娘的美意賈母道我倒給他上了

賈母因望玉是自己外孫女故不自提却命賈政王夫人留神謂兒子媳婦必能先意承志耳孰知王夫人早已暗定寶釵乎○賈母深明三從之義婚姻大事須其父母作主故不自出主意而令賈政留神也賈母之中以爲眼前只此一外孫女母死無依賈政王夫人似亦必當念於望玉耳矣

箇好兒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賈政笑道那裏能像老太太的話呢賈母道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都沒作上來麼小孩子家漫漫的教導他可是人家說的胖子也不是一口兒吃的賈政聽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的是賈母又道提起寶玉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們也該留神看一箇好孩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終身的大事也別論遠近親戚什麼窮啊富的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賈政道老太太吩咐的很是但只一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己學好纔好不然不稂不莠的反倒躭悞了人家的女孩兒豈不可惜賈母聽了這話心裏却有些不

喜歡便說道論起來現放你你們作父母的那裏用我去操心但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着我未免多疼他一點兒躭悞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也還齊整性兒也還實在未必一定是那種沒出息的必至於蹧蹋了人家的女孩兒也不知是我偏心我看着橫豎比環兒略好些不知你們看着怎麼樣幾句話說得賈政心中甚實不安連忙陪笑道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既說他好有造化的想來是不錯的只是兒子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或者竟合古人的話相反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一句話把賈母也慪笑了衆人也都陪着笑了賈母因說道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

妙實叙之處正誰曰不然然奈王夫人成竹在胸第之不肯出此乎

擺飯何必絮咕咕唧唧耶

此處說已擺飯下文何以再喫

紀又居着官自然越練越老成說到這裡回頭瞅着邢夫人合王夫人笑道想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還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婦纔畧畧的懂了些人事兒如今只抱怨寶玉這會子我看寶玉比他還畧體些人情兒呢說的邢夫人王夫人都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又說起鬬笑兒的話兒來了說着小丫頭子們進來告訴鴛鴦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便問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什麼鴛鴦笑著回明了賈母道那麼着你們也都吃飯去罷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着我吃罷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着伺候擺上飯來賈母又催了一遍纔都退出各散却說邢夫人自去了賈政同王夫

賈政之意只在混功名而已故僅望寶玉作八股文字也

內書房又至何處八十回

人進入房中賈政因提起賈母方纔的話來說道老太太這樣疼寶玉畢竟要他有些實學日後可以混得功名纔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塲也不至糟蹋了人家的女兒王夫人道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賈政因着箇屋裡的丫頭傳出去告訴李貴寶玉放學回來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來還要問他話呢李貴答應了是至寶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只見李貴道二爺先不用過去老爺吩咐了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再過去呢聽見還有還有話問二爺呢寶玉聽了這話又是一箇悶雷只得見過賈母便回園吃飯三口兩口吃完忙漱了口便往賈政這邊來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着寶玉進來請了安一傍侍立賈政問

三字從未敘及

寶玉作文必須作清微真妙之文如明人之以禪學入制藝者賈政因其不和協故大為不喜則深合寶玉身分似此庸劣破承真辱沒殺寶玉筆話

道這幾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問你那一日你說你師傅叫你講一箇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今筭來將兩箇月了你到底開了筆了沒有寶玉道纔做過三次師傅說且不必回老爺知道等好些再回老爺知道罷因此這兩天總沒敢回賈政道是什麼題目寶玉道一箇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箇是人不知而不愠一箇是則歸墨三字賈政道都有稿兒麼寶玉道都是作了抄出來師傅又改的賈政道你帶了家來了還是在學房裡呢寶玉道在學房裡呢賈政道叫人取了來我瞧寶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叫他往學房中去我書桌子抽屜裡有一本薄薄兒竹紙本子上面寫着窗課兩字的就是快拿來一會兒

焙茗拿了來遞給寶玉寶玉呈與賈政賈政翻開看時見頭一篇寫着題目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他原本破的是聖人有志於學幼而已然矣代儒却將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賈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題目了幼字是從小起至十六已前都是幼這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俱要明點出來纔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麼箇光景到了幾時又有那麼箇光景師傅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於學人之常也賈政搖頭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箇學者的志氣又看後句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

何至此等處破尚不懂⊙看得寶玉太不堪矣

了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學而志於學者卒鮮此聖人所為自信于十五時歟便問改的懂得麼寶玉答應道懂得又看第二藝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慍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慍者終無改其悅樂矣方覷着眼看那抹去底本的說道你是什麼能無慍人之心純乎學者也上一句似单做了而不慍三箇字的題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筆纔合題位呢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書理須要細心領略寶玉答應着賈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慍者也而竟不然是非由悅而樂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純學者乎賈政道這也與破題同病的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苦還說得去第三藝

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己揚着頭想了一想因問寶玉道你的書講到這裏了麼寶玉道師傅說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講孟子大前日纔講完了如今講上論語呢賈政因看這箇破承倒沒大改破題云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賈政道第二句倒難為你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政道這是你做的麼寶玉答應道是賈政點點頭兒因說道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處但初試筆能如此還算不離前年我在任上時還出過惟士為能這箇題目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你念過沒有寶玉道也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箇主意不許雷

破也如何不齊同而不雷同又何足異可笑之至做一破見何至要搜索枯腸頓下至不至於此大为可笑

晚飯不從未問再至老太太處

焙茗要回在老太太院門口耶

要母晚飯後何以又聚集姊妹中何以只探春一人

寶釵絕跡不來寶玉竟不

同了前人還做箇破題也使得寶玉只得答應着低頭搜索枯腸賈政背着手也在門口站着作想只見一箇小小廝往外飛走看見賈政連忙側身垂手站住賈政便問道作什麼小廝回道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二奶奶傳出話來叫預偹飯呢賈政聽了也沒言語那小廝自去了誰知寶玉自從寶釵搬回家去十分想念聽見薛姨媽來了只當寶釵同來心中早已忙了便作着胆子回道破題倒作了一箇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寶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無產者亦僅矣賈政聽了點着頭道也還使得已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你來的時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寶玉道知

道的賈政道既如此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寶玉答應了箇是只得拿捏着漫漫的退出剛穿過廊月洞門的影屏便一溜烟跑到老太太院門口急得焙茗在後頭趕着叫看跌倒了老爺來了寶玉那裏聽得見剛進得門來便聽見王夫人鳳姐探春等笑語之聲丫環們見寶玉來了連忙打起簾子悄悄告訴道姨太太在這裏呢寶玉赶忙進來給薛姨媽請安過來纔給賈母請了晚安賈母便問你今兒怎麼這早晚纔散學寶玉悉把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話述了一遍賈母笑容滿面寶玉因問衆人道寶姐姐在那裏坐着呢薛姨媽笑道你寶姐姐沒過來家裏和香菱作活呢寶玉聽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只見

想出定親一層揺因心在黛玉只說人人說他之心不暇計及之外之事也

此處下上文命那王二夫人回去吃飯及留鳳姐尤氏一段不合

說着話兒已擺上飯來了自然是賈母薛姨媽上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媽道寶哥兒呢賈母忙笑說道寶玉跟着我這邊坐罷寶玉連忙回道頭裏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叫吃了飯過去我趕着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碗飯就過去了老太太和姨媽姐姐們用罷賈母道既這麼着鳳了頭就過來跟着我你太太纔說他今兒吃齋叫他們自己吃去罷王夫人也道你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罷不用等我我吃齋呢於是鳳姐告了坐了頭安了盃筯鳳姐執壺斟了一巡纔歸坐大家吃着酒賈母便問道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我聽見前兒了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纔知道是他怎麼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

薛姨媽滿臉飛紅歎了口氣道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箇不知好歹的媳婦成日家咕咕唧唧如今鬧的也不成箇人家了我也說過他幾次他牛心不聽說我也沒那麼大精神和他們儘着吵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了頭的名兒不好改的賈母道名兒什麼要緊的事呢薛姨媽道說起來我也怪臊的其實老太太這邊有什麼不知道的他那裡是為這名兒不好聽見說他因為是寶玉頭起的他纔有心要改賈母道這是什麼原故呢薛姨媽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淚未曾說又歎了一口氣道老太太還不知道呢這如今媳婦子專和寶了頭慪氣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我們家裡正鬧呢賈

薛姨媽在賈母房中吃飯從來未有之事揺揺八十回以後多不合前文之處不堪枚舉也

母連忙接着問道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要打發人看去後來聽見說好了所以沒着人去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再者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我看寶丫頭性格兒溫厚和平雖然年輕比大人還強幾倍呢前日那小丫頭子回來說我們這邊還都讚歎了他一會子都像寶丫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裡挑一的不是我說句冒失話那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麼叫公婆不疼家裡上上下下的不賓服呢寶玉頭裡已經聽煩了推故要走及聽見這話又坐了欵欵的往下聽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是女孩兒家養了蟠兒這箇糊塗孩子真真叫我不放心只怕在

外頭喝點子酒鬧出事來幸虧老太太這裏的大爺二爺常和他在一塊兒我還放點兒心寶玉聽到這裏便接口道姨媽更不用懸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都是有體面的那裡就鬧出事來薛姨媽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敢只不用操心了說話間飯已吃完寶玉先告辭了晚間還要看書便各自去了這裡丫頭們剛捧上茶來只見琥珀走過來向賈母耳朵旁邊說了幾句賈母便向鳳姐兒道你快去罷瞧瞧巧姐兒去罷鳳姐聽了還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過來向鳳姐道剛纔平兒打發小丫頭子來回二奶奶說巧姐兒身上不大好請二奶奶忙着些過來纔好呢賈母因說道你快去罷姨太太

太着跡

欵欵的往下聽者惟恐有干涉自己也

言也是小說通套寶釵作合忘却黛玉

以來回二奶奶何以先告知老太太耶

說來文嘗截

王夫人何以總不回去喫飯豈有在此伺候薛姨媽喫飯之理

然薛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惜無人能體貼老人之心也

只看三四個破承起便知喜歡門客又說學問大進宜乎不笑也作書者於舉業竟是門外漢也

也不是外人鳳姐連忙答應在薛姨媽跟前告了辭又見王夫人說道你先過去我就去小孩子家魂兒還不全呢別叫丫頭們大驚小怪屋裡的貓兒狗兒也叫他們留點神兒儘着孩子貴氣偏有這些瑣碎鳳姐答應了然後帶了小丫頭回房去了這裡薛姨媽又問了一回黛玉的病賈母道林丫頭那孩子倒罷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很結實了要賭靈性兒也合寶丫頭不差什麼要賭寬厚待人裡頭卻不濟他寶姐姐有躭待有儘讓了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便道老太太歇着罷我也要到家裡去看看只剩下寶丫頭和香菱了打那麼同着姨太太看看巧姐兒賈母道正是姨太太上年紀的人看看是怎麼不好說給他們也得點意意兒薛姨媽便告辭同着王夫人出來往鳳姐院裡去了卻說賈政試了寶玉一番心裡卻也喜歡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閒談說起方纔的話來便有新進到來最善大碁的一箇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據我們看來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略懂得些罷咧學問兩箇字早得很呢詹光道這是老世翁過謙的話不但王大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寶二爺必定要高發的賈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句話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議賈政道什麼事王爾調又賠笑道也是晚生相與的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有一位小姐說

此等處文甚為無謂

八十回以前未見邢太太之稱

巧姐此時當已在十歲之外不應尚有驚風之病

節外生枝且此等筆墨更覺無謂此一大段

是生得德容工貌俱全此時尚未受聘他又沒有兒子家資巨萬但是要富貴雙全的人家女壻又要出衆纔肯作親晚生來了兩箇月瞧着寶二爺的人品學業都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這樣門楣還有何說若晚生過去包管一說就成賈政道寶玉說親却也是年紀了並且老太太常說起但只張大老爺素來尚未深悉詹光道王兄所提張家晚生却也知道況合大老爺那邊不曾聽得這門親戚詹光道老世翁原來不知這張府上原和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賈政聽了方知是邢太太的親戚坐了一回進來了便要向王夫人說知轉問邢夫人去誰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媽到鳳姐兒那邊看巧姐兒去了那天已經掌燈

時候薛姨媽去了王夫人纔過來了賈政告訴了王爾調和詹光的話又問巧姐兒怎麽了王夫人道怕是驚風的光景賈政不甚利害呀王夫人道看着是搐風的來頭衹還沒搐出來呢賈政聽了便不言語各自安歇一宿晚景不提却說次日邢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回賈母一面問邢夫人邢夫人道這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久已來不通音信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麽樣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却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箇姑娘托孫親家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聽見說只這一箇女孩兒十分嬌養也識得幾箇字見不得大陣仗兒常在房中不出來的張

必應刪去。

巧姐病尚往看。何以黛玉病竟不往看耶。

邢夫人並不住在一處。不放去吃了飯又來。說來多與上半部所敘不合。

說來太小。與前文總不相合也。

亦太叙叨瑣碎。賈政向日何嘗留心此等事耶。

大老爺又說只有這一個女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姑娘受不得委曲必要女壻過門贅在他家給他料理些家事賈母聽到這裏不等說完便道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伏侍還不彀呢他倒給人家當家去邢夫人道正是老太太這箇話賈母向王夫人道你回來告訴你老爺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事是做不得的王夫人答應了賈母便問你們昨日看巧姐兒怎麽樣頭裡平兒來回我說狠不大好我也要過去看看呢邢王二位夫人說道老太太雖疼他他那裏躭的住賈母道却也不止為他我也要走動走動活活筋骨兒說着便吩咐你們吃飯去罷回來同我過去邢王二夫人答應着出來各自去

了一時吃了飯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中鳳姐連忙出來接了進去賈母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麽樣鳳姐兒道只怕是搐風的來頭賈母道這麽着還不請人趕着瞧鳳姐道已經請去了賈母因同邢王二夫人進房來看只見奶子抱着用桃紅綾子小棉被兒裹着臉皮趣青眉稍鼻翅微有動意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便出外間坐下正說間只見一箇小丫頭回鳳姐道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麽樣鳳姐道替我回老爺就說請大夫去了一會兒開了方子就過去回老爺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向王夫人道你該就去告訴你老爺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又問邢夫人道你們和張家如今為什麽不走動了

邢夫人因又說論起張家的行事也難合偺們作親太嗇刻沒的玷辱了寶玉鳳姐聽了這話已知八九便問道太太不是說寶兄弟的親事邢夫人道可不是麼賈母接著因把剛纔的話告訴鳳姐鳳姐笑道不是我當着老祖宗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胆的話現放着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找賈母笑問道在那裏鳳姐道一箇寶玉一箇金鎖老太太怎麼忘了賈母笑了一笑因說昨日你姑媽在這裡你什麼不提鳳姐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頭那裏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地方兒況且姨媽過來瞧老祖宗怎麼提這些箇這也得太太過去求親纔是賈母笑了邢王二夫人都也笑了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說着

人回大夫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間邢王二夫人略避那大夫同賈璉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道姐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還要用四神散纔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找真牛黃方用得賈母道了乏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去鳳姐道人參家裡常有這牛黃倒怕未必有外面買去只是要真的纔好王夫人道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找他家蟠兒是向與那些西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問問正說話間眾姊妹都來瞧了坐了一回也都跟着賈母等去了這裏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下去只見喀

的一聲連藥帶痰都吐了出來鳳姐纔略放了一點兒心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丫頭拿着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奶牛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鳳姐答應着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氷片硃砂快熬起來自已用戥子摟方秤了攙在裏面等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只見賈環掀簾進來說二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麽了媽叫我來瞧瞧他鳳姐見了他母子便嫌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叫你們姨娘想着那賈環口裏答應只管各處瞧看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你這裏聽說有牛黃不知牛黃是怎麽箇樣兒給我瞧瞧呢鳳姐道你別在這裡鬧了姐兒纔好些那牛黃都煎上了賈環

聽了便去伸手拿那銱子瞧時豈知措手不及沸的一聲銱子倒了火已潑滅了一半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鳳姐急的火星直爆罵道真真那一世的對頭寃家你何苦來還來使促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姐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着只見丫頭來找賈環鳳姐道你去告訴趙姨娘說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惦着了平兒急忙在那裏配藥再熬那丫頭摸不着頭路便悄悄問平兒道二奶奶為什麽生氣平兒將環哥弄倒藥銱子說了一遍丫頭道怪不得他不敢回來躲了別處去了這環哥兒明日還不知怎麽樣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罷平兒這倒

不消幸虧牛黃還有一點如今已配好了你去罷了頭道我一准回去告訴趙姨奶奶也省得他天天說嘴了頭回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娘趙姨娘氣的叫快找環兒環兒在外間屋子裏躲着被了頭找了來趙姨娘便罵道你這下作種子你為什麼弄撒了人家的藥招的人家咒罵我原叫你去問一聲不用進去你偏進去又不就走還要虎頭上捉虱子你看我回了老爺打你不打這裏趙姨娘正說着只聽賈環在外間屋子裏更說出些驚心動魄的話來未知何言下回分解

看捉釵一段文字明明圈套早成賈母亦無從做主矣黛玉是賈母外孫女小金鎖天緣罕不便竟掛倒黛玉直為寶釵作合也寶釵捏造金鎖正為此日一言地步耳此事王夫人主意早定說好妹妹亦皆默會其意故賈母處處提起寶玉姻事縱無人說到黛玉不過鳳姐最工獻勤設有黛玉在心上何難以棄花之言迎合老太太耳

此回率筆件謬妄甚多看熟前八十回書者自知之○最可笑者賈母已喫過飯而薛姨媽來又擺飯於賈母房中探春等不待老太太吩咐便即陪坐鳳姐兒不俟老太

太喫完。鳳姐同喫。宜鴛鴦等人伺候鳳姐布下王夫人不同房。竟在老太太處同侍薛姨媽及探春鳳姐喫飯。寶玉亦在旁喫。尤氏並不見回其。種種忽畧如何成書。○又忘卻賈赦另住一宅。以致處處牽入賈赦邢夫人。與賈政王夫人似在一處住者。尤謬。

好段文一揭妙絕

應是較大來回此等事向日亦從不請賈政的示續書者紛來向前八十回中細尋針線也

紅樓夢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裏抱怨賈環只聽賈環在外間屋裏發話道我不過弄倒了藥鍋子撒了一點子藥那丫頭子又沒就死了值他的也罵我你也罵我賴我心壞把我往死裏遭塌等着我明兒還要那小丫頭子的命呢看你們怎麼着只叫他們隄防着就是了那趙姨娘赶忙從裡間出來握住他的嘴說道你還只管信口胡唚還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娘兒兩個吵了一回趙姨娘聽見鳳姐的話越想越氣也不着人來安慰鳳姐一聲兒過了幾天巧姐兒也好了因此兩邊結怨比從前更加

一層了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是北靜郡王生日請老爺的示下賈政吩咐道只按向年舊例辦了回大老爺知道送去就是了林之孝答應了自去辦理不一時賈赦過來同賈政商議帶了賈珍賈璉寶玉去與北靜王拜壽別人還不理論惟有寶玉素日仰慕北靜王的容貌威儀巴不得常見纔好遂連忙換了衣服跟着來到北府賈赦賈政遞了職名候諭不多時裡面出來了一箇太監手裡掐着數珠兒見了賈赦賈政笑嘻嘻的說道二位老爺好賈赦賈政也都赶忙問好他弟兄三人也過來問好那太監道王爺叫請進去呢于是爺兒五箇跟着那太監進入府中過了兩層門轉過一層殿去裡面方是內宮門

巡撫學政諸
須有個着外

剛到門前大家站住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這裏門上小太監都迎着問了好一時那太監出來說了箇請字爺兒五箇肅敬跟入只見北靜郡王穿着禮服已迎到殿門廊下賈赦賈政先上來請安挨次便是珍璉寶玉請安北靜郡王單拉着寶玉道我久不見你很惦記你因又笑問道你那塊玉兒好寶玉躬着身打着半箇千兒回道蒙王爺福庇都好北靜王道今日你來沒有什麽東西給你吃的倒是大家說說話兒罷說着幾箇老公打起簾子北靜王說請自己卻先進去然後賈赦等都躬着身跟進去先是賈赦請北靜王受禮北靜王也說了兩句謙辭那賈赦早已跪下次及賈政等挨次行禮自不必說那賈

赦等復肅敬退出北靜王吩咐太監等讓在衆戚舊一處好生欵待卻單留寶玉在這裏說話兒又賞了坐寶玉又磕頭謝了恩在挨門邊繡墩上側坐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北靜王甚加愛惜又賞了茶因說道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陛見時萬歲爺〔說起令尊翁前任學政時秉公辦事凡屬生童都心服的了不得他陛見〕也曾問過他也十分保舉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寶玉連忙站起聽畢這一段話纔回啟道此是王爺的恩典吳大人的盛情正說着小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賞宴說着呈上謝宴并請午安帖子來北靜王略看了一看仍遞給小太監笑了一笑說道知道了勞動他們那小太監又回道這賈寶玉王爺單賞的飯預備了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

了寶玉到一所極小巧精緻的院裏派人陪着吃了飯又過來
謝了恩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忽然笑道我前次見你那
塊玉倒有趣兒回來說了箇式樣叫他們也做了一塊來今日
你來得正好就給你帶回去頑罷因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給
寶玉寶玉接過來捧着又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兩箇小
太監跟出來纔同着賈赦等回來了賈赦便各自回院裏去了
這裏賈政帶著他三人回來見過賈母請過了安說了一回府
裏遇見的人寶玉又回了賈政吳大人陞見保舉的話賈政道
這吳大人本來咱們相好也是我輩中人還倒是有骨氣的又
說了幾句閒話兒賈母便叫歇着去罷賈政退出珍璉寶玉都
跟到門口賈政道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著去罷說着便回
房去剛坐了一坐只見一箇小丫頭回道外面林之孝請老爺
回話說着遞上箇紅單帖來寫着吳巡撫的名字賈政知是來
拜便叫小丫頭叫林之孝進來賈政出至廊簷下林之孝進來
回道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奴才回了去了再奴才還聽見說
現今工部出了一箇郎中缺外頭人和部裏都吵嚷是老爺擬
正呢賈政道瞧罷咧林之孝又回了幾句話纔出去了且說珍
璉寶玉三人回去獨有寶玉到賈母那邊一面述說北靜王待
他的光景並拿出那塊玉來大家看着笑了一回賈母因命人
給他收起去罷別丟了因問你那塊玉好生帶着罷別鬧混了

王爺架子太太寶玉何以甘心應酬不知寶玉為人以此玉配寶釵之金真是一對
賈珍何必跟至西府
而今亦是三人陪老太太坐着之事

寶玉在項上摘了下來說這不是我那一塊玉那裏就掉了呢比起來兩塊玉差遠着呢那裏混得過我正要告訴老太太前兒晚上我睡的時候把玉摘下來掛在帳子裏他竟放起光來了滿帳子都是紅的賈母說道又胡說了帳子的簷子是紅的火光照着自然紅是有的寶玉道不是那時候燈已滅了屋裡都漆黑的了還看得見他呢邢王二夫人抿著嘴笑鳳姐道這是喜信發動了寶玉道什麽喜信賈母道你不懂得今兒箇鬧了一天你去歇歇兒去罷別在這裏說獃話了寶玉又站了一回兒纔回園中去了這裡賈母問道正是你們去看薛姨媽說起這事沒有王夫人道本來就要去看的因鳳了頭為巧姐兒

病着躭擱了兩天今日纔去的這事我們都告訴了姨媽倒也十分願意只說蟠兒這時候不在家目今他父親沒了只得和他商量再辦賈母道這也是情理的話既這麽樣大家先別提起等姨太太那邊商量定了再說不說賈母處談論親事且說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襲人道老太太與鳳姐姐方纔說話含含糊糊不知是什麽意思襲人想了想笑了一笑道這箇我也猜不着但只剛纔說這些話時林姑娘在跟前沒有寶玉道林姑娘纔病起來這些時何曾到老太太那邊去呢正說着只聽外間屋裏麝月與秋紋拌嘴襲人道你兩箇又鬧什麽麝月道我們兩箇鬭牌他贏了我的錢他拿了去他輸了錢就不肯

分

襲人何去一
丟玉此

拿出來這也罷了他倒把我的錢都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幾箇錢什麽要緊傻了頭不許鬧了說的兩箇人都咕嘟着嘴坐着去了這裏襲人打發寶玉睡下不提却說襲人聽了寶玉方纔的話也明知是給寶玉提親的事因恐寶玉每有痴想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獃話來所以故作不知自己心上却也是頭一件關切的事夜間躺着想了箇主意不如去見見紫鵑看他有什麽動静自然就知道了次日一早起來打發寶玉上了學自己梳洗了便慢慢的去瀟湘館來見紫鵑正在那裏掐花兒呢見襲人進來便笑嘻嘻的道姐姐屋裏坐著襲人道坐着妹妹掐花兒呢嗎姑娘呢紫鵑道姑娘纔梳洗完了等着

黛玉如此大
病何以起来
爲書之前不
詳敘其病愈
之情節耶

襲人不應如
此之惡試向
黛玉受此何
先有消息耶
豈有要將黛
玉配寶玉而
先令黛玉將
自得信之理

温藥呢紫鵑一面說着一面同襲人進來見了黛玉正在那裏拿着一本書看襲人陪着笑道姑娘清晨起來就看書我們寶二爺念書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好了呢黛玉笑着把書放下雪雁已拿着箇小茶盤裡托着一鍾藥一鍾水小丫頭在後面捧着痰盒漱盂進來原來襲人來時要探探口氣坐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着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着了他倒是不好又坐了搭赸着辭了出來了將到怡紅院門口只見兩箇人在那裏站着呢襲人不便往前走那一箇早看見了忙即跑過來襲人一看却是鋤藥因問你作什麽鋤藥道剛纔芸二爺來了拿了箇帖兒說給咱們寶二爺瞧的在這裡候信襲人道寶

而

愛芸奚何能自進園中与前送白海棠时所上所言不合。初次至怡紅院時有李嬷嬷隆兒不作兩起帶進來何以此處進園之容易耶

二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還候什麼信呢鋤藥笑道我告訴他了他叫告訴姑娘聽姑娘的信呢襲人正要說話只見那一個也慢慢的蹭了過來細看時就是賈芸溜溜湫湫往這邊來了襲人見是賈芸連忙向鋤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回來給寶二爺瞧罷那賈芸原要過來和襲人說話無非親近之意又不敢造次只得慢慢踱來相離不遠不想襲人說出這話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只好站住這裏襲人已掉轉臉往裏面去了賈芸只得快快而回同鋤藥出去了晚間寶玉回房襲人便回道今日廊下小芸二爺來了寶玉道做什麼襲人道他還有箇帖兒呢寶玉道在那裏拿來我看麝月便走去在裏間屋裡書

無意中畧逅

槅子上頭拿了來寶玉接過看時上面皮兒上寫着叔父大人安稟寶玉道這孩子怎麼又不認我作父親了襲人道怎麼寶玉說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稱我作父親大人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認了麼襲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那麼大了倒認你這麼大兒的作父親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經連箇剛說到這裏臉一紅微微的一笑寶玉也覺得了便道這倒難講俗語說和尚無兒孝子多著呢只是我看着他還伶俐得人心兒纔這麼着他不願意我還不希罕呢說着一面拆那帖兒襲人也笑道那小芸二爺也有些鬼鬼頭頭的什麼時候又要看人什麼時候又是躲躲藏藏的可知也是

青作所言隔二十三回方補出此處却已令讀者省得但芸兒太無情理要說破如何向寶玉說那寶玉豈能自主耶

寶玉爲此流漸覺傻玉之事難諧耳

襲人麝月互相調笑無意中言語天然道着玲瓏嵌空

箇心術不正的貸寶玉只顧拆開看那字兒也不理會襲人這些話襲人見他看那帖兒皺一回眉又笑了一笑又搖搖頭兒後光景竟大不耐煩起來襲人等他看完了問道是什麼事情寶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已經撕作幾段襲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但問寶玉吃了飯還看書不看寶玉道可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賬襲人見他所答非所問便微微的笑着問道到底是什麼事寶玉道問他做什麼咱們吃飯罷吃了飯歇着罷心裡鬧的怪煩的說着叫小丫頭子點了一點火兒來那撕的帖兒燒了一時小丫頭們擺上飯來寶玉只是怔怔的坐着襲人連哄帶慪催着吃了一口兒飯便擱下了仍是悶悶的

歪在床上一時間忽然吊下淚來此時麝月襲人都摸不着頭腦麝月道好好兒的這又是為什麼都是什麼芸兒雨兒的不知什麼事弄了這麼箇浪帖子來惹的這麼傻了的是的哭一會子笑一會子要天長日久鬧起這悶葫蘆來可叫人怎麼受呢說着竟傷起心來襲人旁邊由不得要笑便勸道好妹妹你也別慪人了他一箇人就彀受了你又這麼著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麝月道你混說起來了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麼混賬話你混往人身上扯要那麼說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呢襲人還未答言只聽寶玉在床上撲哧的一聲笑了爬起抖衣裳說偺們睡覺罷別鬧了明日我還起早念書呢說着

八十五回從無本家無事進園之理

無情無理

無非待郎中有何大可樂耳

一從仍言家塾亦不合情理

便躺下睡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起來梳洗了便往塾裡去走出院門忽然想起叫焙茗略等急忙轉身回來叫麝月姐姐呢麝月答應着出來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寶玉道今日芸兒要來了告訴他別在這裏鬧再鬧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麝月答應了寶玉纔轉身去了剛往外走着只見賈芸慌慌張張往裏來看見寶玉連忙請安說叔叔大喜了那寶玉估量着是昨日那件事便說道你也太冒失了不管人心裡有事沒事只管來攪賈芸陪笑道叔叔不信只管瞧去人都來了咱們大門口呢寶玉越發急了說這是那裏的話正說着只聽外邊一片聲嚷起來賈芸道叔叔聽這不是寶玉心裡越發狐疑起來只聽一箇人嚷道你們這些人好沒規矩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在這裏混嚷那人答道誰叫老爺陞了官呢怎麼不叫我們來吵喜呢別人家盼着吵還不能呢寶玉聽知纔知道是賈政陞了郎中了人來報喜的心中自是甚喜連忙要走時賈芸赶着說道叔叔樂不樂叔叔的親事要再成了不用說是兩層喜了寶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呸沒趣兒的東西還不快走呢賈芸把臉紅了道這有什麼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寶玉沉着臉道就不什麼賈芸未及說完也不敢言語了寶玉連忙來到家塾中只見代儒笑着說道我剛纔聽見你老爺陞了你今日還來了麼寶玉陪笑道過來見了太爺好到老爺那邊去代儒道今日不必

先生亦不能管到此

卅一回中何必如此之張皇敬吾卯說來殊不稱賈府門第

何以寶玉久不到瀟湘館去。而黛玉大病而不略往探視尤出情理之外

鳳姐既勸娶寶釵又與黛玉作此虐謔

來了放你一天假罷可不許回園子裡頑去你年紀不小了雖不能辦事也當跟着你大哥他們學學纔是寶玉答應着回來剛走到二門口只見李貴走來迎着旁邊站住笑道二爺來了麼奴才纔要到學裡請去寶玉笑道誰說的李貴道老太太纔打發人到院裏去找二爺那邊的姑娘們說二爺學裏去了剛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幾天假聽說還要唱戲賀喜呢二爺就來了說着寶玉自已進了二門只見滿院裏了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見他來了笑道二爺這早晚纔來還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去呢寶玉笑着進了房門只見黛玉挨着賈母左邊坐着呢右邊是湘雲底下邢王二夫人

探春惜春李紈鳳姐李紋李綺邢岫烟一干姐妹都在屋裡只不見寶釵寶琴迎春三人寶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賈母道了喜又給邢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見了眾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妹妹身體可大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大好了聽見說二哥哥身上也欠安好了麼寶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夜裡忽然心裡疼起來這幾天剛好些就上學去了也沒能過去看妹妹黛玉不等他說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鳳姐在地下站着笑道你兩箇那裏像天天在一處的倒像是客一般有這些套話可是人說的相敬如賓了說的大家一笑林黛玉滿臉飛紅又不好說又不好不說遲了一回兒纔說道你懂得什麼衆人越發

大是可惡而黛玉向之却不逆耳方以為好事必成矣寶玉怪及鳳姐前日喜信蓋動之語皆不無要錯誤乎

笑了鳳姐一時回過味來纔知道自己出言冒失正要拿話岔
時只見寶玉忽然向黛玉道林妹妹你瞧芸兒這種冒失鬼說
了這一句方想起來便不言語了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說這
從那裏說起黛玉也摸不着頭路也跟着訕訕的笑寶玉無可
搭訕因又說道可是剛纔我聽見有人要送戲說是幾兒大家
都瞅着他笑鳳姐兒道你在外頭聽見你來告訴我們你這會
子問誰呢寶玉得便說道我外頭再去問問去賈母道別跑到
外頭去頭一件看報喜的笑話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回來
碰見你又該生氣了寶玉答應了箇是纔出來了這裏賈母因
問鳳姐誰說送戲的話鳳姐道說是舅太爺那邊說後兒日子

好送一班新出的小戲兒給老太太老爺太太賀喜因又笑着
說道不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呢說着這話卻瞅着黛玉笑黛
玉也微笑王夫人因道可是呢後日還是外甥女兒的好日子
呢賈母想了一想也笑道可見我如今老了什麼事都糊塗了
虧了有我這鳳丫頭是我箇給事中既這麼着很好他舅舅家
給他們賀喜你舅舅家就給你做生日豈不好呢說的大家都
笑起來說道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怎麼怨得有
這麼大福氣呢說着寶玉進來聽見這些話越發樂的手舞足
蹈了一時大家都在賈母這邊吃飯甚熱鬧自不必說飯後賈
政謝恩回來給宗祠裏磕了頭便來給賈母磕頭站着說了說

鳳姐直是以黛玉為戲大是可惡大事糊塗不在此小節也

化本何人也

幾句話便出去拜客去了這裏接連着親戚族中的人來來去去閙閙穰穰車馬填門貂裘滿座真是

花到正開蜂蝶閙　月逢十足海天寬

如此兩日已是慶賀之期這日一早王子騰和親戚家已送過一班戲來就在賈母正廳前搭起戲臺外頭爺們都穿着公服陪侍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桌酒裏面為着是新戲又見賈母高興便將琉璃屏隔在後廈裏面也擺下酒席上首薛姨媽一桌是王夫人寳琴陪着對面老太太一桌是邢夫人岫烟陪着下面尚空兩桌賈母叫他們快來一回兒只見鳳姐領着衆丫頭都簇擁着林黛玉來了黛玉略換了幾件新鮮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帶笑的出來見了衆人湘雲李紋李綺都讓他上首坐黛玉只是不肯賈母笑道今日你坐了罷薛姨媽站起來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麼賈母笑道是他的生日薛姨媽道咳我倒忘了走過來說道恕我健忘回來叫寳琴過來拜姐姐的壽黛玉笑說不敢大家坐了那黛玉留神一看獨不見寳釵便問道寳姐姐可好麼為什麼不過來薛姨媽道他原該來的只因無人看家所以不來黛玉紅着臉微微笑道姨媽那裏又添了大嫂子怎麼倒用寳姐姐看起家來大約是他怕人多熱閙嬾得來罷我倒怪想他的薛姨媽笑道難得你惦記他他也常想你們姊妹們過一天我叫他來大家叙叙說着了

第三齣做黛玉第四齣做寶釵第五齣做寶玉此之謂無我相無人相

頭們下來斟酒上菜外面已開戲了出場自然一兩齣吉慶戲文及至第三齣只見金童玉女旗旛寶幢引着一箇霓裳羽衣的小旦頭上披着一條黑帕唱了一回兒進去了衆皆不識聽見外面的人說這是新打的蕊珠記裏的冥昇小旦扮的是嫦娥前因墮落人寰幾乎給人為配幸虧觀音點化他就未嫁而逝此時昇引月宮不聽見曲裡頭唱的人間只道風情好那知秋月春花容易拋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却了第四齣是吃糠第五齣是達摩帶着徒弟過江回去正扮出些海市蜃樓好不熱鬧衆人正在高興時忽見薛家的人滿頭汗闖進來向薛蝌說道二爺快回去並裡頭回明太太也請速回去家中有要緊事

薛蝌道什麼事家人道家去說罷薛蝌也不及告辭就走了薛姨媽見裡頭丫頭傳進話去更駭得面如土色即忙起身帶着寶釵寶琴別了一聲即刻上車回去了弄得內外愕然賈母道偺們這裏打發人跟過去聽聽到底是什麼事大家都關切的衆人答應了箇是不說賈府依舊唱戲單說薛姨媽回去只見有兩箇衙役站在二門口幾箇當鋪裏夥計陪着說太太回來自有道理正說着薛姨媽已進來了那衙役們見跟從着許多的男婦簇擁着一位老太太便知是薛蟠之母看見這箇勢派也不敢怎麼只得垂手侍立讓薛姨媽進去了那薛姨媽走到廳房後面早聽見有人大哭却是金桂薛姨媽忙赶走來只見寶釵

薛母正在賈宅看戲忽得薛蟠闖禍之信文勢方欠突兀若無事直敘便最平鋪也何以自外而入與前文大不對

何以從前打死了人竟不要償命

迎出來滿面淚痕見了薛姨媽便道媽媽聽了先別着急辦事要緊薛姨媽同着寶釵進了屋子因為頭裡進門時已經走着聽見家人說了嚇的戰戰兢兢的了一面哭着因問到底是合誰只見家人回道太太此時且不必問那些底細凴他是打死了總要償命的且商量怎麼辦纔好薛姨媽哭着出來道還有什麼商議家人道依小的們的主見今夜打點銀兩同着二爺赶去和大爺見了面就在那裏訪一箇有斟酌的刀筆先生許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撕擄開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門說情還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幾兩銀子來打發了他們好赶着辦事薛姨媽道你們找着那家子許他發送銀子再給他些

從前薛蟠打死人時何以不閙如此着急

我亦云云大不解也

養濟銀子原告不追事情就緩了寶釵在簾內說道媽媽使不得這些事越給錢越鬧的兇倒是剛纔小厮說的話是薛姨媽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赶到那裏見他一面同他死在一處就完寶釵急的一面勸一面在簾子裏叫人快同二爺辦去罷了頭們纔進薛姨媽來薛蝌纔往外走寶釵道有什麼信打發人即刻寄了來你們只管在外頭照料薛蝌答應着去了這寶釵方勸薛姨媽那裡金桂趁空兒抓住香菱又和他嚷道平常你們只管誇他們家裡打死了人一點事也沒有就進京來了的如今攛掇的真打死人了平日裏只講有錢有勢有好親戚這時候我看着也是唬的慌手慌脚的了大爺明兒有箇好歹

何待今日耶。坐墻查夜時豈不儼然賈府的人耶。

寶釵只是仰仗賈府故心心念之要嫁寶玉耳俗情可鄙。

此豈打發小廝之事耶說來不近情理。

兒不能回來時你們各自幹你去了撂下我一箇人受罪說着又大哭起來這裡薛姨媽聽見越發氣的發昏寶釵急的沒法正鬧着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發大了頭過來打聽來了寶釵雖心知自己是賈府的人了一則尚未提明二則事急之時只得向那大了頭道此時事情頭尾尚未明白就只聽見說我哥哥在外頭打死了人被縣裏拿了去了也不知怎麼定罪呢剛纔二爺纔去打聽去了一半日得了準信赶着就給那邊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謝太太惦記着底下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爺們的地方那了頭答應着去了薛姨媽和寶釵在家抓摸不着過了兩日只見小廝回來拿了一封書交給小了頭拿

進來寶釵拆開看時書內寫着大哥人命是悞傷不是故殺今早用蚪出名補了一張呈紙進去尚未批出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準後再錄一堂若能翻供得好便可得生了快向當舖內再取銀伍伯兩來使用千萬莫遲并請太太放心餘事問小廝寶釵看了一一念給薛姨媽聽了薛姨媽拭着眼淚說道這麼看起來竟是死活不定了寶釵道媽媽別先傷心等着叫進小廝來問明了再說一面打發小了頭把小廝叫進來薛姨媽便問小廝道你把大爺的事細說與我聽聽小廝道我于那天晚上聽見大爺和二爺說的把我唬糊塗了未知小廝說出什麼下回分解

寶玉向鳳姐戲黛玉之語以為自己與黛玉
真已定親喜極之際故不覺想到芸兒之事
而此寫芸兒直曰冒失鬼者言謂惟芸兒這
種冒失鬼乃不知我之親事必定林妹妹耳
孰知鳳姐正是冒失鬼眼前無非冒失鬼亂
實則自己太冒失也
薛蟠鬧禍必在此時者文字安頓法也彼為
無事則提親已成便須行聘此事剩則之
玉二玉雖以安頓故用此作停頓耳
此時薛蟠毆死人命薛母一家如此手忙

腳亂以後百計營救而不能脫罪愈見從
前如無薛打死人一事太覺容易了結薛
蟠脫身事外絕不着急殊說不圓矣
薛姨媽與寶釵寶琴日至賈府從無坐車
來往之時此回忽見隔為兩宅必須坐車足
何時諸姊門戶並不敘明殊欠周匝。諸姊
門戶須要說出個緣故來否則殊無情理。既
諸姊門戶矣何以小丫頭大丫頭又來往自如
即當有丫頭可出大門行走之理
賈宅宴會多矣從無親戚男客酒席女眷点

在府內看戲坐席者。（賈母生日。本家小輩設席在外。非宴也。）亦謬矣
男客之席。設在賈母正廳上者。賈母之房
有正廳。前文亦未敘及。此敗筆也。
寶琴為老太太之認作乾孫女兒。故住在老
太太房內。前文不曾說何時搬回去。此回
忽云薛姨媽帶了寶琴上車回去。亦不合。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廿七冊

老官二字欠妥應改作貪官

張德輝等人何以不見

蔣玉函為何肯和薛蟠相好說来都与前文不合

紅樓夢第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番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因叫進小廝問道你聽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麽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着回頭看了一看見無人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裏鬧的特利害大爺也沒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一日想着約一箇人同行這人在僧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先和大老爺好的那箇蔣玉菡帶着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他在箇舖子裏吃飯喝酒因為這當槽兒的儘着拿眼瞟蔣玉菡大爺就有了氣了後來蔣玉

菡走了第二天大爺就請找的那箇人喝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叫那當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箇人不依大爺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箇人也是箇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一下他就冒了血了躺在地下頭裏還罵後頭就不言語了薛姨媽道怎麽也沒人勸勸嗎小廝道這箇也沒聽見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廝答應出來這裏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託王夫人轉求賈政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看他本縣怎麽批了再作道理這裏薛姨媽又在當舖裏兌了銀子叫小廝趕着去了三

無情理

並非胞兄也
探未細看前
文乎草讀
纂之誤

圓圓中豈許
犯人親屬進
去相見乎然
刑法呈院大
謬

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着了即叫小丫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裏的人很刁屍親見証都不依連哥哥請的那箇朋友也幫着他們我與李祥兩箇俱係生地生人幸找着一箇好先生許他銀子纔討箇主意說是須得拉扯着同哥哥喝酒的吳良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他撕擄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明推在異鄉人身上他吃不住就好辦了我依着他果然吳良出來現在他買囑了屍親見証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呈人某呈為兄遭飛禍代伸冤抑事竊生胞兄

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于某年月日備本往南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說遭人命生即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囹圄兄泣告實與張姓素不相認並無仇隙偶因換酒口角生兄將酒潑地恰值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誤碰顖門身死蒙恩拘訊兄懼受刑承認鬭毆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宽抑尚未定案生兄在禁具呈訴辯有干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伏乞憲慈恩準提証質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永永無既矣激切上呈批的是屍場檢驗証據確鑿且並未用刑爾兄自認鬭殺招供在案今爾遠來並非目覩何得揑詞妄控理應治罪姑念為兄情切且恕不准薛姨媽聽到那裏說道

這不是救不過來了麽這怎麽好呢寶釵道二哥哥的書還沒有看完後面還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的聞來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裏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裏謀幹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禮還可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辦再遲了只怕大爺要受苦了薛姨媽聽了叫小廝自去即刻又到賈府與王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托人與知縣說情不肯提及銀物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幾千銀子纔把知縣買通薛蝌那裡也便弄通了然後知縣掛牌坐堂傳齊了一干鄰保証見屍親人等監裏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一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叫屍

親張王氏并屍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稟道小的的男人是張大南鄉裏住十八年前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光留下這箇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還沒有娶女人呢為小人家裏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裏做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裡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跑到那裏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來不多一會兒就死了小人就揪住這箇小雜種拚命衆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寃小人就只這一箇兒子了知縣便道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麽那李二回道不

從前從未見有吳良究於何時与薛蟠同做過買賣耶

薛蟠何以竟是無小功名自稱小的殊不符其身家況既是商家亦應自稱商人

是傭工是做當酒槽兒的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碗砸死的你親眼的麼李二道小的在櫃上聽見說客房裏要酒不多一回便聽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忙跑進去只見張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稟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知道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麼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前日唬昏了亂說衙役又吆喝了一聲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麼薛蟠怎麼打的據實供來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

樣就碰在那腦袋上了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拿碗砸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麼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着要打吳良求着說薛蟠實沒有與張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便是恩典了知縣叫提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什麼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從實供上來薛蟠道求太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為他不肯換酒故拿酒潑他不想一時失手酒碗誤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即忙掩他的血那裏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過了一回他就死了前日屍場上怕太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只求老太爺開恩知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本縣問你怎麼砸他

的你便供說他不換酒纔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知縣假作聲勢要打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仵作將前日屍場塡寫傷痕據實報來仵作禀報說前日騐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顖門有磁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顖門骨脆裂破三分實係磕碰傷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吏改輕也不駁詰胡亂便叫畫供張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前日聽見還有多少傷怎麼今日都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麼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兒身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可又來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并叫地保屍叔指明與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証見俱供並未打

架不為鬬毆只依悞傷吩咐畫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原保領出退堂張王氏哭着亂嚷知縣叫衆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勸張王氏道實在悞傷怎麼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不要胡鬧了薛蝌在外打聽明白心內喜歡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詳回來便好打點贖罪且住着等信只聽路上三三兩兩傳說有箇貴妃薨了皇上輟朝三日這裏離陵寢不遠知縣辦差墊道一時料着不得閒住在這裡無益不如到監告訴哥哥安心等着我回家去過幾日再來薛蟠也怕母親痛苦帶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門再使費幾次便可回家了只是不要可惜銀錢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一徑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的徇

此時已是進宮問病之第二年。叙述欠分明。

不合情料。周貴妃病何必要賈母等進去耶。如有旨意命婦一體齊集亦應叙明一筆。

情怎麽審斷終定了誤傷將來屍親那裏再花些銀子一准贖罪便没事了薛姨媽聽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賈府裡本該謝去况且周貴妃薨了他們天天進去家裡空落落的我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偺們家又没人你這來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原原聽見說是賈妃薨了這麽纔赶回來的我們元妃好好兒的怎麽說死了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没聽見元妃有什麽病只聞那府裏頭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見元妃娘娘衆人都不放心直至打聽起來又没有什麽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親口說是怎麽元妃獨一箇人到我這裏衆人只

道是病中想的話總不信老太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與我說是榮華易盡須要退步抽身衆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想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裏頭吵嚷出來說娘娘病重宣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的了不得赶着進去他們還没有出來我們家裏已聽見周貴妃薨逝了你想外頭的訛言家裏的疑心恰碰在一處可奇不奇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便在家裏的一聽見娘娘兩箇字也就都忙了過後纔明白這兩天那府裏這些丫頭婆子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偺們家的娘娘我說你們那裏拿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了一箇筭命的說着是狠准

伏案

那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了頭們八字裏頭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獨說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不然真是箇貴人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衆人說不管錯不錯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箇字內有傷官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裏養不住的也不見什麽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裡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箇好木料愈經斲削纔成大器獨喜得時上什麽辛金爲貴什麽巳中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天祿馬格又說什麽日祿歸時貴重的狠天月二德坐本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時辰准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這不是算准了麽我們還記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刼而又刼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只管瞎忙我纔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裏是寅年卯月呢寶釵尚未說完薛蝌急道且不要管人家的事既有這樣箇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麽惡星照命遭這麽橫禍快開八字與我給他算去看有妨碍麽寶釵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了說着便打點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裏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着便問道太爺的事怎麽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上司纔定看來也到不了死罪了這纔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太想着說上回家裡

有事全仗姨太太照應如今自己有事也難提了心裏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裏也是難過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裏你姐姐一箇人中什麽用况且我們媳婦兒又是箇不大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目今那裡知縣也正為預備周貴妃的差事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我纔得過來看看李紈便道請太太這裏住幾天更好薛姨媽便點頭道我也要在這邊給你們姐妹們作作伴兒就只你寶妹妹冷静些惜春道姨媽要惦着為什麽不把寶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着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麽使不得他先怎麽住着來呢李紈道你不懂的人家家裡如今有事怎麽來

晌惜春信以為實也不便再問正說着賈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蟠的事薛姨媽細述了一遍寶玉在旁聽見什麽蔣玉菡一段當着人不問心裏打量是他既回京了怎麽不來瞧我又見寶釵也不過來不是怎麽箇原故心内正自呆呆的想呢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裏喜歡只便把想寶釵來的念頭打斷同着姊妹們老太太那裏吃了晚飯大家散了那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裡寶玉回到自己房中換了衣服忽然想起蔣玉菡給的汗巾便向襲人道你那一年没有繫的那条紅汗巾子還有没有襲人道我擱着呢問他做什麽寶玉道我自己問問襲人道你没有聽見薛大

將來嫁此混帳人恰安然樂從何耶

寶玉黛玉二人滿心以為親事已定故於襲事絕不疑心此懵懵也但襲人何至語定勝黛玉乎

此二語殊不合黛玉口氣竟成聽癡女子矣黛玉在寶玉前何曾有如此相錢錢言耶

爺相與這些混賬人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提那些作什麼有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撂開了也好寶玉道我並沒鬧什麼偶然想起有也罷沒也罷我白問一聲你們就有這些話襲人笑道並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理就該往上巴結纔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瞧着喜歡尊敬啊寶玉被襲人一提便說了不得方纔我在老太太那邊看見人多沒有與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裡我去就來說着就走襲人道快些回來罷這都是我提頭兒倒招你的高興來了寶玉也不答言低着頭一逕走到瀟湘館來只見黛玉靠着桌上看書寶

玉走到跟前笑着說道妹妹早回來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那裏做什麼寶玉一面笑說他們人多說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沒有合你說話一面瞧着黛玉看的那本書書上的字一個也不認得有的像芍字有的像茫字也有一個大字旁邊九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個五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個木字底下又是一個五字看着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妹妹近日愈發進了看起天書來了黛玉嗤的一聲笑道好個念書的人連這個琴譜也沒有見過寶玉道琴譜怎麼不知道為什麼上頭的字一個也不認得妹妹你認得麼黛玉道不認得瞧他做什麼寶玉道我不信從沒有聽見你會撫琴我們書房裡掛

着好幾張前年來了一箇清客先生叫做什麽嵇好古老爺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來說都使不得還說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携琴來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便不來了怎麽你有本事藏着黛玉道我何嘗真會呢前日身上略覺舒服在大書案上翻書看有一套琴譜甚是雅趣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静心養性的工夫我在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曾學過只是不弄了就没有了這果真是三日不彈手生荆棘前日看這幾篇没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别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來看着纔有意思究竟怎麽彈得好寔在也難書上說的師曠鼓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人尚學琴于師襄一操便知其爲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裏眼皮兒微微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寶玉正聽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纔說的實在有趣只是我纔見上頭的字都不認得你教我幾箇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寶玉道我是箇糊塗人得教我那箇大字加一勾中間一箇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鈎五絃並不是一箇字乃是一聲是極易容的還有吟揉綽注撞走飛推等法是講究手法的寶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們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製下原以抬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侈若要撫琴必擇静室

黛玉不病。寶玉為白玉。瀟湘館此次黛玉病中及病後。不見寶玉時時往問候。殊不入情。此處雖有寶玉解攏數語。終覺不圓。此書平生欠檢點

高齋或在層樓的上頭在林石的裏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和平纔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寗可獨對着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為不負了這琴還有一層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像表那纔能稱聖人之器然後盥了手焚上香方纔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兒對着自己的當心兩手方從容抬起這纔心身俱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體態尊重方好寶玉道我們學着頑若這麽講究起來那就難了

兩個人正說着只見紫鵑進來看見寶玉笑說道寶二爺今日這樣高興寶玉笑道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頓開茅塞所以越聽越愛聽紫鵑道不是這個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寶玉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鬧的他煩再者我又上學因此顯着就踈遠了是的紫鵑不等說完便道姑娘也是纔好二爺既這麽說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了别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寶玉笑道可是我只顧愛聽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黛玉笑道說這些倒也開心也沒有什麽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管不懂呢寶玉道橫竪慢慢的自然明白了說着便站起來道當真的妹妹歇歇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

受甚多此尤殊異之甚者

受〻蓋此一筆以見黛人防閑之周密

太〻從未送過東西與林姑娘此等閒文殊無謂

四妹妹去叫他們都學起來讓我聽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即如大家學會了撫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黛玉說到那裏想起心上的事便縮住口不肯往下說了寶玉便笑着道只要你們能彈我便愛聽也不管牛不牛的了黛玉紅了臉一笑紫鵑雪雁也都笑了于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着小丫頭捧着一小盆蘭花來說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裡頭有事沒有空兒頑他叫給二爺一盆林姑娘一盆黛玉看時却有幾枝雙朶兒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呆的獃看那寶玉此時却一心只在琴上便說妹妹有了蘭花就可以做猗蘭操了黛玉聽了心裏反不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

木當春花鮮葉茂想我年紀尚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隨[遂]願或者漸漸的好來[起]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到]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裏不禁又滴下淚來紫鵑在旁看見這般光景却想不出原故來方纔寶玉在這裏那麼高興如今好好的看花怎麼又傷起心來正愁着沒法兒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薛婚已定寶釵久已不來而二玉絕不悟及所謂當局者迷

寶玉同出西羅人謂其不忘前情豈知其別有因緣

黛玉論琴。措語太覺繁蕪。尚須加以修飾。方合黛玉談吐。似因周貴妃之事。賈宅男女皆在齋集三則。且賈政等又有送至園寢之差。故此回有薛姨媽來與祖母們作伴及只有李紈探春在家等語。八十八回中。又有賈母說賈政不在家及賈珍辦理家務等語。但何以並不敘明賈母王夫人鳳姐何時離府。何時回來。賈赦賈政何時起身。賈璉在家中。何以要賈珍幫辦家務。薛姨媽來了幾日。幾時回去。種種脫枝失節。總不及前八十回之頭緒清楚也。

語意似以偕誰隱為詩讖矣

二三兩解卻是寶釵自憐惜借黛玉口氣蓋天下忌我嫉我之人非不知我愛我者也

何以不見打發薛家女

紅樓夢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却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書子黛玉叫他去喝茶便將寶釵來書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衰邁兼之猇聲狺語旦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災不啻驚風密雨夜深輾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能不為之愍惻乎迴憶海棠結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歡洽猶記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之句未嘗不歎冷節遺芳如吾兩人也感懷觸緒聊賦四章匪曰無故呻吟亦常歌當哭之意耳

悲時序之遞嬗兮又屬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獨處離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心咻咻一解

雲凭凭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故歡静言思之兮惻肺肝二解

詞有抱歉之意

惟鮪有潭兮惟鶴有梁鱗甲潛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余之永傷三解

銀河耿耿兮寒氣侵月色橫斜兮玉漏沉憂心炳炳兮發我哀吟吟復吟兮寄我知音四解

黛玉看了不勝傷感又想寶姐姐不寄與別人單寄與我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正在沉吟只聽見外面有人說道林姐姐

人回去如何
回憶寶釵
未免踈漏

李紈探春隨
已知於薛之
事每在黛玉
前冷語閒談
不肯明言則
固深知二玉
之心者也知
二玉之心而不
知二玉之心
之不可移則
仍是不知二玉
者耳

黛玉生日係
二月十二日纔
過不久如何
已到深秋

在家裡呢麼黛玉一面把寶釵的書疊起口內便答應道是誰正問着早見幾個人進來却是探春湘雲李紋李綺彼此問了好雪雁倒上茶來大家喝了說些閒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來黛玉便道寶姐姐自從挪出去來了兩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來了真真奇怪我看他終久還來我們這裏不來探春微笑道怎麼不來橫豎要來的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姨媽上了年紀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那裏還比得先前有工夫呢正說着忽聽得唿喇喇一片風聲吹了好些落葉打在窗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來衆人聞着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麼香黛玉道好像

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天九月裏的那裏還有桂花呢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麼不竟說是桂花香只說似乎像呢湘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你只沒有見過罷了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麼事到南邊去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們說嘴李紋李綺只抿着嘴兒笑黛玉道妹妹這可說不得俗語說人是地行仙今日在這裏明日就不知在那裏譬如我原是南邊人怎麼到了這裏呢湘雲拍着手笑道今兒三姐姐可叫林姐姐問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裏就是我們這幾

個人就不同也有本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的長在北
邊的也有生長在南邊到這北邊的今兒大家都湊在一處可
見人總有一個定數大凡地和人總是各自有緣分的衆人聽
了都點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閑話兒大家散出黛
玉送到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纔好些別出來了看着了風於
是黛玉一面說着話兒一面站在門口又與四人慇懃了幾句
便看着他們出院去了進來坐着看看已是林鳥歸山夕陽西
墜因史湘雲說起南邊的話便想着父母若在南邊的景致春
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伏侍諸事可
以任意言語亦可不避香車畫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寄

人籬下縱有許多照應自己無處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
麽罪孽今生這樣孤悽真是李後主說的此間日中只以眼淚
洗面矣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裏去了紫鵑走來看見這
樣光景想着必是剛纔因說起南邊北邊的話來一時觸着黛
玉的心事了便問道姑娘們來說了半天話想來姑娘又勞了
神了纔剛我叫雪雁告訴廚房裏給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
湯加了一點兒蝦米兒配了點青筍紫菜姑娘想着好麽黛玉
道也罷了紫鵑道還熬了一點江米粥黛玉點點頭兒又說道
那粥該你們兩個自己熬了不用他們廚房裏熬纔是紫鵑道
我也怕廚房裏弄的不乾淨我們各自熬呢就是那湯我也告

訴雪雁合柳嫂子說了要弄乾淨着柳嫂子說了他打點妥當拿到他屋裏叫他們五兒瞅着燉呢黛玉道我倒不是嫌人家腌臢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備都是人家這會子又湯兒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說着眼圈兒又紅了紫鵑道姑娘這話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又是老太太心坎兒上的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那裏有抱怨的黛玉點點頭兒又問道你纔說的五兒不是那日合寶二爺那邊的芳官在一處的那個女孩兒紫鵑道就是他黛玉道不聽見說要進來麼紫鵑道可不是因為病了一塲後來好了纔要進來正是晴雯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也就躭擱住了黛

玉道我看那丫頭倒也還頭臉兒乾淨說着外頭婆子送了湯來雪雁出來接時那婆子說道柳嫂子叫回姑娘這是他們五兒作的不敢在大廚房裏作怕姑娘嫌腌臢雪雁答應着接了進來黛玉在房裏已聽見了吩咐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去說叫他費心雪雁出來說了老婆子自去這裏雪雁將黛玉的碗筯安放在小几兒上因問黛玉道還有偺們南來的五香大頭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麼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贅了一面盛上粥來黛玉吃了半碗用羹匙舀了兩口湯喝就擱下了兩個丫嬛撤了下來拭淨了小几端下去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黛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紫鵑添了香了沒有紫鵑道就添去

作一從來

不應不收入箱中

蘇詩已脫正足失去時也

黛玉道你們就把那湯合粥吃了罷味兒還好且是乾淨待我自己添香罷兩個人答應了在外間自吃去了這裏黛玉添了香自己坐着纔要拿本書看只聽得園内的風自西邊直透到東邊穿過樹枝都在那裏唏嚁嘩喇不住的響一回兒簷下的鐵馬也只管叮叮噹噹的亂响起來一時雪雁先吃完了進來伺候黛玉便問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吽你們把那些小毛兒衣服晾晾可曾晾過沒有雪雁道都晾過了黛玉道你那一件我披披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的衣服抱來打開氊包給黛玉自揀只見内中夾着個絹包兒黛玉伸手拿起打開看時却是寶玉病時送來的舊手帕自己題的詩上面淚痕猶在裏頭却包

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并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原來晾衣服時從箱中檢出紫鵑恐怕遺失了遂夾在這氊包裏的這黛玉不看則已看了時也不說穿那一件衣服手裏只拿着那兩方手怕呆呆的看那舊詩看了一回不覺得簌簌淚下紫鵑剛從外間進來只見雪雁正捧着一毡包衣裳在傍邊呆立小几上却擱着剪破的香囊兩三截兒扇袋和那鉸斷了的穗子黛玉手中自拿着兩方舊帕上邊寫着字跡在那裏對着滴淚正是

失意人逢失意事　新啼痕間舊啼痕

紫鵑見了這樣知是他觸物傷情感懷舊事料道勸也無益只

既來此好則探春諸人何以不見

得笑着道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那都是那幾年寶二爺和姑娘小時一時好了一時惱了鬧出來的笑話兒要像如今這樣斯抬斯敬那裏能把這些東西白遭塌了呢紫鵑這話原給黛玉開心不料這幾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和寶玉的舊事來一發珠淚連綿起來紫鵑又勸道雪雁這裏等着呢姑娘披上一件罷那黛玉纔把手帕撂下紫鵑連忙拾起將香袋等物包起拿開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自己悶悶的走到外間來坐下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啟尚未收好又拿出來瞧了兩遍歎道境遇不同傷心則一不免也賦四章翻入琴譜可彈可歌明日寫出來寄去以當和作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

拿來濡墨揮毫賦成四疊又將琴譜翻出借他猗蘭思賢兩操合成音韻與自己做的配齊了然後寫出以備送與寶釵又即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己帶來的短琴拿出調上弦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又在南邊學過幾時雖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撫了一番夜已深了便叫紫鵑收拾睡覺不題却說寶玉這日起來梳洗了帶着焙茗正往書房中來只見墨雨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二爺今日便宜了太爺不在書房裏都放了學了寶玉道當真的麼墨雨道二爺不信那不是三爺和蘭哥兒來了寶玉看時只見賈環賈蘭跟着小厮們兩個笑嘻嘻的嘴裏咭咭呱呱不知說些什麼迎頭來了見了寶玉都

如此不思不到瀟湘館，則黛玉病時何得竟不往問候耶。

此書中於藝事無不講究，黛玉之論琴，寶釵之論畫，尤為精通。

垂手站住寶玉問道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賈環道今日太爺有事說是放一天學明兒再去呢寶玉聽了方回身到賈母賈政處稟明了然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問道你怎麼又回來了寶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兒便往外走襲人道往那裏去這樣忙法就放了學依我說也該養養神兒了寶玉站住脚低了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學還不散散去你也該可憐我些兒了襲人見說的可憐笑道由爺去罷正說着端了飯來寶玉也没法兒只得且吃飯三口兩口忙忙的吃完漱了口一溜烟往黛玉房中去了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絹子呢寶玉因問姑娘吃了飯了麼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

粥懶得吃飯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别處走走回來再來罷寶玉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没有見便信步走到蓼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悄一無人聲寶玉打諒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纔要走時只聽屋裏微微一響不知何聲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拍的一响寶玉還未聽出只見一個人道你在這裏下了一個子兒那裡你不應麼寶玉方知是下大棋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音是誰底下方聽見惜春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這麼一應你又這麼吃我又這麼應還緩着一着兒呢終久連得上那一個又道我要這麼一吃呢惜春道呵嗄還有一着反撲在裏頭呢我倒没防備寶

故借二人着棋以作點綴也

只消却是妙玉四字足矣何必多費此字

白描神手

入化之筆

玉聽了聽那一個聲音狠熟却不是他們姊妹料着惜春屋裏也没外人輕輕的掀簾進去看時不是别人却是那櫳翠菴的檻外人妙玉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際也没理會寶玉却站在旁邊看他兩個的手段只見妙玉低着頭問惜春道你這個畸角兒不要了麼惜春道怎麼不要你那裏頭都是死着子兒我怕什麼妙玉道且别說滿話試試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麼樣妙玉却微微笑着把邊上子一接却搭轉一吃把惜春的一個角兒都打起來了笑着說道這叫做倒脫靴勢惜春尚未答言寶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兩個人都唬了一大跳惜春道你這是怎麼說進來

也不言語這麼使促狹唬人你多早晚進來的寶玉道我頭裏就進來了看着你們兩個爭這個畸角兒說着一面與妙玉施禮一面又笑問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聽了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棊寶玉自覺造次連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静的静則靈靈則慧寶玉尚未說完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寶玉見他不理只得訕訕的旁邊坐了惜春還要下子妙玉半日說道再下罷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痴痴的問着寶玉道你從何處來寶玉巴不得問這聲好解釋前頭

回廣對不必過瀟湘館只是文字取便耳

的話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機鋒轉紅了臉答應不出來妙玉微微一笑自合惜春說話惜春也笑道二哥哥這什麼難答的你沒的聽見人家常說的從來處來麼這也值得把臉紅了見了生人的是的妙玉聽了這話想起自家心上一動臉上一熱必然也是紅的倒覺不好意思起來因站起來說道我來得久了要回菴裏去了惜春知妙玉為人也不深留送出門口妙玉笑道久已不來這裏彎彎曲曲的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寶玉道這到要我來指引指引何如妙玉道不敢二爺前請于是二人別了惜春離了蓼風軒彎彎曲曲走近瀟湘館忽聽得叮咚之聲妙玉道那裏的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裏撫琴

呢妙玉道原來他也會這個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因說咱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沒有看琴的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說着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山子石上坐着靜聽甚覺音調清切只聽得低吟道

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倚欄杆兮涕沾襟

歇了一回聽得又吟道

山迢迢兮水長照軒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羅衫怯怯兮風露涼

又歇了一歇妙玉道剛纔侵字韻是第一疊如今陽字韻是第

念禪門日誦太粗淺宜作看楞嚴華嚴諸經着此八字為下文作勢然有此來心已死矣卻又為此文被劫一逗可謂發情止

二疊了咱門再聽裡邊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煩憂之子與我兮心馬相投

　思古人兮俾無尤

妙玉道這又是一拍何憂思之深也寶玉道我雖不懂得但聽他音啊也覺得過悲了裏頭又調了一回弦妙玉道君弦太高了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裏邊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閒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惙

　素心如何天上月

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變徵之聲音韻可裂金石矣只是太過寶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議論時

聽得君弦蹦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走寶玉道怎麼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弄得寶玉滿肚疑團沒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表单說妙玉歸去早有道婆接着掩了菴門坐了一回把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點上香拜了菩薩命道婆自去歇着自己的禪床靠背俱已整齊屏息垂簾跏趺坐下斷除妄想趨向真如坐到三更過後聽得屋上嗗喙喙一片瓦响妙玉恐有賊來下了禪床出到前軒但見雲影橫空月華如水那時天氣尚不狠涼獨自一個凴欄站了一回忽聽房上兩個猫兒一遞一聲廝叫那妙玉忽想起日閒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

禪房仍到禪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禪床便恍蕩起來身子已不在菴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來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自己不肯去一回兒又有盜賊刼他持刀執棍的逼勒只得哭喊求救早驚醒了菴中女尼道婆等衆都拿火來照看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豎兩顴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保佑你們這些强徒敢要怎麼樣衆人都唬的没了主意都說道我們在這裏呢快醒轉來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什麼好人送我回去罷道婆道這裏就是你住的房子說着又叫别的女尼忙向觀音前禱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時是觸犯了西南角

上的陰人就有一個說是了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没有人住陰氣是有的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那裏忙亂那女尼原是自南邊帶來的伏侍妙玉自然比别人盡心圍着妙玉坐在禪床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妙玉仔細瞧了一瞧道原來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說道你是我的媽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女尼一面喚醒他一面給他揉着道婆倒上茶來喝了直到天明纔睡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脉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也有說是邪祟觸犯的也有說是内外感冒的終無定論後請得一個大夫來看了問曾打坐過没有道婆說道向來打坐的大夫

說如許多人之理也深以正

此等語言甚屬無謂可删去之況且云設伏緣事則上文已足矣

道這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麼道婆道是大夫道這是走魔入火的原故衆人問有碍没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入得淺可以有救寫了降伏心火的藥吃了一劑稍稍平復些外面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樣年紀那裏忍得住況且又是很風流的人品很乖覺的性靈以後不知飛在誰手裏便宜誰去呢過了幾日妙玉病雖畧好神思未復終有些恍惚一日惜春正坐着彩屏忽然進來回道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嗎惜春道他有什麼事彩屏道我昨日聽見邢姑娘和大奶奶那裏說呢他自從那日合姑娘下碁回去夜間忽然中了邪嘴裏亂嚷說强盜來搶他來了到如今還没好姑娘你

說這不是奇事嗎惜春聽了默然無語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時那有邪魔纏擾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想到這裏驀與神會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

此時為張本不作空言可知矣

不出非萬不得已也　惜春之情方纔懂佛

大造本無方　云何是應住
既從空中來　應向空中去

空字是佛家真諦天下有情人皆不能觀空也

占畢即命丫頭焚香自己静坐了一回又翻開那碁譜來把孔融王積薪等所著看了幾篇内中荷葉包蟹勢黄鶯搏兎勢都不出奇三十六局殺角勢一時也難會難記獨看到八龍走馬覺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裏作想只聽見外面一個人走進院來

妙玉小不能斷塵緣也見寶玉則不覺心為一動耳若竟不動深是枯木死灰不顾如妙玉也

連吽彩屏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黛玉孤憐自歎無人憐惜所希冀者只為心願我不發空別此生尚有一知己可相依以不死耳然身為女子鬱鬱難與妙玉一點芳心只堪自喻者正復相同寫出多情女子神防自持處令人掩卷唏噓輒喚奈何

妙玉孤標獨立自謂是世人意外之人乃遇寶玉性情相契竟如寶玉意中之人真覺天下惟有一人知己其心折也久矣忽聞下凡之語不免芳心一動此正寫其本性明流於私情也

古人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發乎情止乎禮義則聖人許之偽以知己而漢然無情便是不能盡其性不能盡人之性然則妙玉未猶無情於寶玉初何損于妙玉哉然佛家以無我相無人相為正法眼藏若塵緣未斷即非佛性故致走魔病魔為惜春之所識幻境冊中所謂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者如此而已然文必於實寫其所趣坐實終掉汙泥中之的殊太慘滯矣

妙玉既入空門必無癡想況是絕世聰明

久已打穿塵障無如目中所見無一可
人惟有寶玉超然物表不禁意洽心許
而又恨他是男子身畢竟有種種之介
故一經唱詩不覺心跳面熱此非世俗懷
春女子可比也寶玉之自忘非女而又自
恨是男一段心事正復相同豈非黛玉之
外祇有此人哉

何以只到惜春一處

寫完終不見做功德之文周延賈母八十歲是日在八月中黛玉生日在二月中上文為黛玉做生日別已在八十歲生日以矣何以云明年八十一歲耶且自賈母生日敘玉此時亦不止一兩月矣此時從左深秋也

鴛鴦是忠惠孝自小寶玉黛玉

紅樓夢第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却說惜春正在那裏揣摩碁譜忽聽院內有人叫彩屏不是別人却是鴛鴦的聲兒彩屏出去同着鴛鴦進來那鴛鴦却帶着一個小丫頭提了一個小黃絹包兒惜春笑問道什麼事鴛鴦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歲是個暗九許下一塲九晝夜的功德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剛經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但是俗說金剛經就像那道家的符殼心經纔筭是符胆故此金剛經內必要揷着心經更有功德老太太因心經是更要緊的觀自在又是女菩薩所以要幾個親丁奶奶姑娘們寫

上三百六十五部如此又虔誠又潔淨咱們家中除了二奶奶頭一宗他當家沒有空兒二宗他也寫不上來其餘會寫字的不論寫得多少連東府珍大奶奶姨娘們都分了去本家裏頭自不用說惜春聽了點頭道別的我做不來若要寫經我最信心的你擱下喝茶罷鴛鴦纔將那小包兒擱在桌上同惜春坐下彩屏倒了一鍾茶來惜春笑問道你寫不寫鴛鴦道姑娘又說笑話了那幾年還好這三四年來姑娘見我還拿了麼惜春道這却是有功德的鴛鴦道我也有一件事向來服侍老太太安歇後自己念念米佛已經念了三年多了我把這個米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時候我將他襯在裏頭供佛施食

一路人物必此等人不足與言情也並自言除了老太太那侍不來則其心專歸於老太太一人亦是見其情之不分報稱成其志之不奪論情正不必分男女但觀其用情之篤與不篤耳要知回寶玉之心直自展其身之非女子也

也是我一點誠心惜春說道這樣說來老太太做了觀音你就是龍女了鴛鴦道那裏跟得上這個分兒却是除了老太太別的也服侍不來不曉得前世什麽緣分兒說着要走叫小丫頭把小絹包打開拿出來道這素紙一扎是寫心經的又拿起一子兒藏香道這是叫寫經時點着寫的惜春都應了鴛鴦遂辭了出來同小丫頭來至賈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見賈母與李紈打雙陸鴛鴦旁邊瞧着李紈的骰子好擲下去把老太太的錘打下了好幾個去鴛鴦抿着嘴兒笑忽見寶玉進來手中提了兩個細篾絲的小籠子籠内有幾個蟈蟈兒說道我聽說老太太夜裏睡不着我給老太太留下解解悶賈母笑道你別瞅着你

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氣寶玉笑道我没有淘氣賈母道你没淘氣不在學房裏念書為什麽又弄這個東西呢寶玉道不是我自己弄的今日因師傅叫環兒和蘭兒對對子環兒對不來我悄悄的告訴了他他說了師傅喜歡誇了他兩句他感激我的情買來孝敬我的我纔拏了來孝敬老太太的賈母道他没有天天念書麽為什麽對不上來對不上來就叫你儒大爺爺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彀受了不記得你老子在家時一叫做詩做詞唬的倒像個小鬼兒是的這會子又說嘴了那環兒小子更没出息求人替做了就變着方法兒打點人這麽點子孩子就鬧鬼鬧神的也不害臊趕大了還不知是個

什麼東西呢説的滿屋子人都笑了賈母又問道蘭小子呢做上來了沒有這該環兒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寶玉笑道他倒沒有却是自己對的賈母道我不信不然就也是你鬧了鬼了如今你還了得羊羣裏跑出駱駝來了就只你大你又會坐文章了寶玉笑道實在是他作的師傅還誇他明兒一定有大出息呢老太太不信就打發人叫了他來親自試試老太太就知道了賈母道果然這麼著我纔喜歡我不過怕你撒謊既是他做的這孩子明兒大概還有一點兒出息因看着李紈又想起賈珠來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場日後也替你大哥哥頂門壯戶説到這裏不禁流下淚來李

紈聽了這話却也動心只是賈母已經傷心自己連忙忍住淚笑勸道這是老祖宗的餘德我們托着老祖宗的福罷咧只要他應得老祖宗的話就是我們的造化了老祖宗看着也喜歡怎麼倒傷起心來呢因又回頭向寶玉道寶叔叔明兒別這麼誇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麼你不過是愛惜他的意思他那裏懂得一來二去眼大心肥那裏還能殼有長進呢賈母道你嫂子這也説的是就只他還太小呢也別逼緊了他小孩子膽兒小一時逼急了弄出點子毛病來書倒念不成把你的工夫都不遭塌了賈母説到這裏李紈却忍不住撲簌簌掉下淚來連忙擦了只見賈環賈蘭也都進來給賈母請了安賈蘭又見

老太〻要飯不應只李紈一人伺候又何以不留寶玉而只留蘭兒

從無李紈不与習春等伺候老太〻吃飯之規矩况侯賈母飯畢与習春同喫方是前文尤氏鳳姐在老太〻房中吃飯時相合大家吃飯四字太率

周瑞是王夫人陪房向不過跟寶玉(在)出門該奴〻

過他母親然後過來在賈母傍邊侍立賈母道我剛纔聽見你叔〻說你對的好對子師傅誇你來着賈蘭也不言語只管抿着嘴兒笑鴛鴦過來說道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道請你姨太太去罷琥珀接着便叫人去王夫人那邊請薛姨媽這裏寶玉賈環退出素雲和小丫頭們過來把雙陸收起李紈尚等着伺候賈母的晚飯賈蘭便跟着他母親站着賈母道你們娘兒兩個跟着我吃罷李紈答應了一時擺上飯來丫環回來禀道太太叫回老太太姨太太這幾天浮來暫去不能過來回老太太今日飯後家去了于是賈母叫賈蘭在身傍邊坐下大家吃飯不必細述却說賈母剛吃完了飯盥漱了歪在床上

說閑話兒只見小丫頭子告訴琥珀琥珀過來回賈母道東府大爺請晚安來了賈母道你們告訴他如今他辦理家務乏乏的叫他歇着去罷我知道了小丫頭告訴老婆子們老婆子纔告訴賈珍賈珍然後退出到了次日賈珍過來料理諸事門上小厮陸續回了幾件事又一個小厮回道庄頭送菓子來了賈珍道單子呢那小厮連忙呈上賈珍看時上面寫着不過是時鮮菓品還夾帶菜蔬野味若干在内賈珍看完問向來經管的是誰門上的回道是周瑞便叫周瑞照帳點清送往裏頭交代等我把來賬抄下一個底子留着好對又叫告訴廚房把下菜中添幾宗給送菓子的來人照常賞飯給錢周瑞答應了一面叫

列並非賈事
之家人也此
要與説周瑞
經管殊不合
此批亦悖乎前文
周瑞家的嘗説我
們男人管地租賬也
不成話

鮑二如何配
挑賈事家人
之契本不曾
有説話分兒
忽然夾入吵
嘴居然亦似
大管家身分
殊爲舛謬

伏後劫盜

周瑞既是管
事大管家之
列如何又走

人搬至鳳姐兒院子裏去又把庄上的賬同菓子交代明白出
去了一回兒又進來回賈珍道纔剛來的菓子大爺曾點過數
目沒有賈珍道我那裏有工夫點這個呢給了你賬你照賬點
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點過也沒有少也不能多出來大爺既
留下底子再叫送菓子來的人問問他這賬是真的假的賈珍
道這是怎麼說不過是幾個菓子罷咧有什麼要緊我又沒有
疑你說着只見鮑二走來磕了一個頭說道求大爺原舊放小
的在外頭伺候罷賈珍道你們這又是怎麼着鮑二道奴才在
這裏又說不上話來賈珍道誰叫你說話鮑二道何苦來在這
裏作眼睛珠兒周瑞接口道奴才在這裏經管地租庄子銀錢

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老爺太太奶奶們從沒有說過
話的何況這些零星東西若照鮑二說起來爺們家裏的田地
房產都被奴才們弄完了賈珍想道必是鮑二在這裏拌嘴不
如叫他出去因向鮑二說道快滚罷又告訴周瑞說你也不用
說了你幹你的事罷二人各自散了賈珍正在廂房裏歇着聽
見門上鬧的翻江攪海叫人去查問回來說道鮑二和周瑞的
乾兒子打架賈珍道周瑞的乾兒子是誰門上的回道他叫何
三本來是個沒味兒的天天在家裏喝酒鬧事常來門上坐着
聽見鮑二與周瑞拌嘴他就插在裏頭賈珍道這却可惡把鮑
二和那個什麼何幾給我一塊兒捆起來周瑞呢門上的回道

門上鬧事何以不先傳賴大林之孝諸人來鎮壓一番要大總管何用耶究其並無不合何以家人不服自必周瑞實有與鮑被鮑二指破以致撑嘴賈珍竟不根究而人所以打架之故顢頇了事宜物議之沸騰也

打架時他先走了賈珍道給我拿了來這還了得了衆人答應了正嚷着賈璉也回來了賈珍便告訴了一遍賈璉道這還了得又添了人去拿周瑞周瑞知道躲不過也找到了賈珍便叫都捆上賈璉便向周瑞道你們前頭的話也不要緊大爺說開了狠是了為什麼外頭又打架你們打架已經使不得又弄個野雜種什麼何三來鬧你不壓伏壓伏他們倒竟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幾腳賈珍道單打周瑞不中用喝命人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攆了出去方和賈璉兩個商量正事下人背地裏便生出許多議論來也有說賈珍護短的也有說不會調停的也有說他本不是好人前兒尤家姊妹弄出許多醜事

來那鮑二不是他調停着二爺叫了的嗎這會子又嫌鮑二不濟事必是鮑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人多嘴雜紛紛不一卻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家人中儘有發財的那賈芸聽見了也要插手弄一點事兒便在外頭說了幾個工頭講了成數便買了些時新綉貨要走鳳姐兒門子鳳姐正在房中聽見丫頭們說大爺二爺都生了氣在外頭對打人呢鳳姐聽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問問只見賈璉已進來了把外面的事告訴了一遍鳳姐道事情雖不要緊但這風俗兒斷不可長此刻還算咱們家裏正旺的時候兒他們就敢打架已後小輩兒們當了家越發難制伏了前年我在東府裏親眼見過焦大吃的爛醉

逐〻照應

卿等自不存體統如今何

不應小紅來回

逐〻接線

非情逼肖

何以不見有老媽帶進來

淫蕩已極而寫來卻不汙筆墨傳非子語極妙矣

躺在台堦子底下罵人不管上〻下〻一輛子的混罵他雖是有過功勞的人倒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存點兒體統綫好珍大奶〻不是我說是個老實頭個〻人都叫他養得無法無天的如今又弄出一個什麽鮑二我還聽見是你和珍大爺得用的人為什麽今兒又打他呢賈璉聽了這話刺心便覺赸〻的拿話來支開借有事說着就走了小紅進來回道芸二爺在外頭要見奶〻鳳姐一想他又來做什麽便道叫他進來罷小紅出來瞅着賈芸微〻一笑賈芸赶忙湊近一步問道姑娘替我回了没有小紅〻了臉說道我就是見二爺的事多賈芸道何曾有多少事能到裏頭來勞動姑娘呢就是那一年姑娘在

寶二叔房裏我綫和姑娘小紅怕人撞見不等說完赶忙問道那年我換給二爺的一塊絹子二爺見了没有那賈芸聽了這句話喜的心花俱開綫要說話只見一個小丫頭從裏面出來賈芸連忙同着小紅往裏走兩個人一左一右相離不遠賈芸悄〻的道回來我出來還是你送出我來我告訴你還有笑話兒呢小紅聽了把臉飛紅瞅了賈芸一眼也不答言同他到了鳳姐門口自己先進去回了然後出來掀起簾子點首兒口中却故意說道奶〻請芸二爺進來呢賈芸笑了一笑跟着他走進房來見了鳳姐兒請了安並說母親叫問好鳳姐也問了他母親好鳳姐道你來有什麽事賈芸道姪兒從前承嬸娘疼愛心

嬸娘如何可以老爺跟前薦人無理之至

所言破綻有理而實豈不免缺憾可知身居要地外人不肯欺詐也

上時刻想着總過意不去欲要孝敬嬸娘又怕嬸娘多想如今重陽時候畧備了一點兒東西嬸娘這裏那一件沒有不過是姪兒一點孝心只怕嬸娘不肯賞臉鳳姐笑道有話坐下說賈芸纔側身坐了連忙將東西捧着擱在傍邊桌上鳳姐又道你不是什麼有餘的人何苦又去花錢我又不等着使你今日來意是怎麼個想頭兒你倒是實說賈芸道並沒有別的想頭兒不過感嬸娘的恩惠過意不去罷咧說着微微的笑了鳳姐道不是這麼說你手裏窄我狠知道我何苦白白兒使你的你要我收下這個東西須先和我說明白了要是這麼含着骨頭露着肉的我倒不收賈芸沒法兒只得站起來陪着笑兒說道

並不是有什麼妄想前幾日聽見老爺總辦陵工姪兒有幾個朋友辦過好些工程極妥當的要求嬸娘在老爺跟前提一提辦得一兩種姪兒再忘不了嬸娘的恩典若是家裏用得着姪兒也能給嬸娘出力鳳姐道若是別的我却可以作主至於衙門裏的事上頭呢都是堂官司員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書辦衙役們辦的別人只怕插不上手連自已的家人也不過跟着老爺伏侍伏侍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為的是各自家裏的事他也並不能攙越公事論家事這裏是踹一頭兒撬一頭兒的連珍大爺還彈壓不住你的年紀兒又輕輩數兒又小那裏纏的清這些人呢況且衙門裏頭的事差不多兒也要完了不過

此事前未敘也

巧姐已不小不應如此襁褓中見生人便哭

伏此文

吃飯瞎跑你在家裡什麼事做不得難道沒了這碗飯吃不成我這是實在話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你的情意我已經領了把東西快拿回去是那裏弄來的仍舊給人家送了去罷正說着只見奶媽子一大起帶了巧姐兒進來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團花簇手裡拿着好些頑意兒笑嘻嘻走到鳳姐身邊學舌賈芸一見便站起來笑盈盈的赶着說道這就是大妹妹麼你要什麼好東西不要那巧姐兒便啞的一聲哭了賈芸連忙退下鳳姐道乖乖不怕連忙將巧姐攬在懷裡道這是你芸大哥哥怎麼認起生來了賈芸道妹妹生得好相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那巧姐兒回頭把賈芸一瞧又哭起來疊連幾

次賈芸看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辭要走鳳姐道你把東西帶了去罷賈芸道這一點子孀娘還不賞臉鳳姐道你不帶去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芸哥兒你不要這麼樣你又不是外人我這裡有機會少不得打發人去叫你沒有事也沒法兒不在乎這些東東西西上的賈芸看見鳳姐執意不受只得紅着臉道既這麼着我再找得用的東西來孝敬孀娘罷鳳姐便叫小紅拿了東西跟着賈芸送出來賈芸走着一面心中想道人說二奶奶利害果然利害一點兒都不漏縫真正斬釘截鐵怪不得沒有後世這巧姐兒更怪見了我好像前世的寃家是的真正悔氣白鬧了這麼一天小紅見賈芸沒得彩頭也不高興拿

鳳姐處何以寂靜無人至此平兒豐兒何在一切伺候之人又何在可任兩人私相授受切切私語耶敘來太不入情

何以從容自在至此不畏人耶

庵姑何以可領幾個月月銀而妙玉則不能耶

着東西跟出來賈芸接過來打開包兒揀了兩件悄悄的遞給
小紅小紅不接嘴裡說道二爺別這麼着看奶奶知道了大家
倒不好看賈芸道你好生收着罷怕什麼那裡就知道了呢你
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小紅微微一笑纔接過來說道誰要
你這些東西算什麼呢說了這句話把臉又飛紅了賈芸也笑
道我也不是為東西況且那東西也算不了什麼說着話兒兩
個已走到二門口賈芸把下剩的仍舊揣在懷裏小紅催着賈
芸道你先去罷有什麼事情只管來找我我如今在這院裡了又
不隔手賈芸點點頭兒說道二奶奶太利害我可惜不能長來
剛纔我說的話你橫竪心裏明白得了空兒再告訴你罷小紅

滿臉羞紅說道你去罷明兒也來長走走誰叫你和他生踈呢
賈芸道知道了賈芸說着出了院門這裏小紅站在門口怔怔
的看他去遠了纔回來了卻說鳳姐在房中吩咐預備晚飯因
又問道你們熬了粥了沒有了鬟們連忙去問回來回道預備
了鳳姐道你們把那南邊來的糟東西弄一兩碟來罷秋桐答
應了叫了頭們伺候平兒走來笑道我倒忘了今兒晌午奶奶
在上頭老太太那邊的時候水月菴的師父打發人來要向奶
奶討兩瓶南小菜還要支用幾個月的月銀說是身上不受用
我問那道婆來着師父怎麼不受用他說四五天了前兒夜裡
因那些小沙彌小道士裡頭有幾個女孩子睡覺沒有吹燈他

此即饅頭庵所做之事之實孽也而此處說是水月庵又与下文分別兩庵語不合

何以不等鳳姐回來便去不過在上頭耳有何等不及耶

在城外何事未見敘明

老尼時息鬼美鳳姐忘究家漸去矣

說了幾次不聽那一夜看見他們三更以後燈還點着呢他便叫他們吹燈個個都睡着了沒有人答應只得自己親自起來給他們吹滅了回到炕上只見有兩個人一男一女坐在炕上他赶着問是誰那裡把一根繩子往他脖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來衆人聽見點上燈火一齊赶來已經躺在地下滿口吐白沫子幸虧救醒了此時還不能吃東西所以叫來尋些小菜兒的我因奶奶不在房中不便給他我說奶奶此時沒有空兒在上頭呢回來告訴便打發他回去了纔剛聽見說起南菜方想起來了不然就忘了鳳姐聽了呆了一呆說道南菜不是還有呢叫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銀子過一天叫芹哥來領就是了又

平兒何至此此語象

見小紅進來回道纔剛二爺差人來說是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來先通知一聲鳳姐道是了說着只聽見小丫頭從後面喘吁吁的嚷著直跑到院子裡來外面平兒接着還有幾個丫頭們咕咕唧唧的說話鳳姐道你們說什麼呢平兒道小丫頭子有些胆怯說鬼話鳳姐叫那一個小丫頭進來問道什麼鬼話那丫頭道我纔剛到後邊去叫打雜兒的添煤只聽得三間空屋子裡嘩喇嘩喇的响我還道是猫兒耗子又聽得噯的一聲像個人出氣兒的是的我害怕就跑回來了鳳姐罵道胡說我這裡斷不興說神說鬼我從來不信這些個話快滾出去罷那小丫頭出去了鳳姐便叫彩明將一天零碎日用賬對過一遍

小丫頭們何往乃出小丫頭去叫打雜兒

的那

若只了賬只鬼亦不至攀心致此良由老虎見鬼索命之事异思怨懼耳

正在疑鬼疑神無閑有事寫為心人如畫

此回有從排陵工之修但前文未敘明

時已將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略說些閒話遂叫各人安歇去罷鳳姐也睡下了將近三更鳳姐似睡不睡覺得身上寒毛一乍自己驚醒了越躺着越發起滲來因叫平兒秋桐過來作伴二人也不解何意那秋桐本來不順鳳姐後來賈璉因尤二姐之事不大愛惜他了鳳姐又籠絡他如今倒也安靜只是心裡比平兒差多了外面情兒今見鳳姐不受用只得端上茶來鳳姐喝了一口道難為你睡去罷只留平兒在這裡就彀了秋桐卻要獻勤兒因說道奶奶睡不着倒是我們兩個輪流坐坐也使得鳳姐一面說一面睡着了平兒秋桐看見鳳姐已睡聽得遠遠的雞聲叫了二人方都穿着衣服畧躺了一躺就天亮

了連忙起來伏侍鳳姐梳洗鳳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寧只是一味要强仍然扎掙起來正坐着納悶忽聽個小丫頭子在院裏問道平姑娘在屋裡麼平兒答應了一聲那小丫頭掀起簾子進來卻是王夫人打發過來找賈璉說外頭有人回要緊的官事老爺纔出了門太太叫快請二爺過去呢鳳姐聽見唬了一跳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此回伏起後文許多事情環生變亦覺簡淨但綠誤處甚多賈政不在家究是何事賈璉東排理家務究是何故賈璉既在家何以要賈珍幫辦（諒前屬之平安州不問要人幫辦也）管理賬務自

前周瑞家的与劉老老言有管地租之說

有賴大林之孝等大管家們何以一個不見而王夫人陪房僕人周瑞何以只管地租莊子一年有三五十萬之賬鳳姐要媳婦老媽丫頭小厮甚多何以竟兒出入只見一小红迎送種種皆未合情節不及前八十回遠矣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廿八册

紅樓夢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顰卿絶粒

却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忽聽見小丫頭這話又唬了一跳連忙問道什麽官事小丫頭道也不知道剛纔二門上小廝回進來回老爺有要緊的官事所以太太叫我請二爺來了鳳姐聽是工部裡的事纔把心畧畧的放下因說道你回去回太太就說二爺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没有回來打發人先回珍大爺去罷那丫頭答應着去了一時賈珍過來見了部裡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人回道部中來報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决了河口湮没了幾府州縣又要開銷國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

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裡特來報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及賈政回家來回明從此直到冬間賈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門裡寶玉的工課也漸漸鬆了只是怕賈政覺察出來不敢不常在學房裡去念書連黛玉處也不敢常去那時已到十月中旬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中去天氣陡寒只見襲人早已打點出一包衣服向寶玉道今日天氣很冷早晚寧使暖些說着把衣服拿出來給寶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丫頭拿出交給焙茗囑咐道天氣凉二爺要換時好生預備着焙茗答應了抱着氈包跟着寶玉自去寶玉到了學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課忽聽得紙窓呼喇喇一派風聲代儒道天氣又發冷把風門推開一

念ㄷ不忘韶物即動小中古多情人不能翻舍及此

看只見西北上一層ㄷ的黑雲漸ㄷ往東南撲上來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服罷寶玉點ㄷ頭兒只見焙茗拿進一件衣服來寶玉不看則已看了時神已痴了那些小學生都巴着眼瞧却原來是晴雯所補的那件雀金裘寶玉道怎麼拿這一件來是誰給你的焙茗道是裡頭姑娘們包出來的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罷代儒只當寶玉可惜這件衣服却也心裡喜他知道儉省焙茗道二爺穿上罷着了涼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奴才罷寶玉無奈只得穿上呆ㄷ的對着書坐代儒也只當他看書不甚理會晚間放學時寶玉便往代儒托病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

又與賈政兩託ㄷ言不合既作其詞何以不問其病

萬分委曲只難向襲人說

也不過伴着幾個孩子解悶兒時常也八病九痛的樂得去一個少操一日心況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ㄷ頭的寶玉一逕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也是這樣說自然没有不信的畧坐一坐便回園中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便和衣躺在炕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這會兒吃還是等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心裡不舒服你們吃去罷襲人道那麼着你也該把這件衣服換下來了那個東西那裡禁得住揉搓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道倒也不但是嬌嫩物兒你瞧ㄷ那上頭的針線也不該這麼遭塌他呀寶玉聽了這話正碰在他心坎兒上歎了一口氣道那麼着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也總

不穿他了說着站起來脫下襲人纔過來接時寶玉已經自己疊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疊好了便問包袱呢麝月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己包好回頭却和襲人擠着眼兒笑寶玉也不理會自己坐着無精打彩猛聽架上鐘响自己低頭看了看表針已指到酉初二刻了一時小丫頭點上燈來襲人道你不吃飯喝一口粥兒罷別淨餓着看仔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寶玉搖々頭兒說這不大餓强吃了倒不受用襲人道既這麼着就索性早些歇着罷于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着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不一頓飯時早又醒了此時襲人麝

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着你翻騰倒五更多我也不敢問你後來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你睡着了没有寶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麼就醒了襲人道你没有什麼不受用寶玉道没有只是心上發煩襲人道今日學房裡去不去寶玉道我昨兒已經告了一天假了今兒我要想園裡去逛一天散々心只是怕冷你吽他們收拾一間房子備下一爐香擱下紙墨筆硯你們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己靜坐半天纔好別吽他們來攪我麝月接着二爺要靜々兒的用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麼着狠好也省得着了涼自己坐々心神也不散因又問你既懶得吃飯今日吃什麼早說好傳給廚房裡去寶玉道還是隨便罷不必

偏偏提出摧心折骨晴雯昔日所住一間書中從未敘及此從似此閑筆頭省力矣

鬧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菓子擱在那屋裡借點菓子香襲人道那個屋裡好別的都不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就是清冷些寶玉道不妨把火盆挪過去就是了襲人答應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端了一個茶盤兒一個碗一雙牙筯遞給麝月道這是剛纔花姑娘要的厨房裡老婆子送了來了麝月接了一看却是一碗燕窩湯便問襲人道這是姐姐要的麼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吃飯又翻騰了一夜想來今日早起心裡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訴小丫頭們叫厨房裡作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叫小丫頭放桌兒麝月打發寶玉喝了漱了口只見秋紋走來說道那屋裡已經

（何以晴雯去世而無人住此屋耶）

收拾妥了但等着一時炭勁過了二爺再進去罷寶玉點頭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一時小丫頭來請說筆硯都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丫頭回道早飯得了二爺在那裡吃寶玉道就拿了來罷不必累贅了小丫頭答應了自去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一笑向襲人麝月道我心裡悶得狠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如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吃的香甜我也多吃些麝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道其實也使得我們一處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悶兒還使得若認真這樣還有什麼規矩體統呢說着三人坐下寶玉在上首襲人麝月兩個打橫陪着吃了飯小丫頭端

念茲在茲

不復稱芙蓉花非用去自明
此方是正晴雯正篇結束似宜改作漫乘

不是別也是知含此何之一心既係也新附刑充此一念可以入聖可以成佛可以升仙但念見痛中不來尚候任餘學此理是作書者躲漏處也

上漱口茶兩個看着徹了下去寶玉因端着茶默默如有所思又坐了一坐便問道那屋裡收拾妥了麼麝月道頭裡就回過了這回子又問寶玉略坐了一坐便過這間屋子來親自點了一炷香擺上些菓品便叫人出去關上了門外面襲人等都靜悄無聲寶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口中祝了幾句便提起筆來寫道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幾來饗其詞云

隨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頓教軀命即時休孰與話輕柔　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無懷夢草添衣還見翠雲裘脉脉使人愁

寫畢就在香上點個火焚化了靜靜兒等着直待一炷香點盡了纔開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了想來又悶的慌了寶玉笑了一笑假說道我原是心裡煩纔找個地方兒靜坐坐兒這會子好了還要外頭走走去呢說着一逕出來到了瀟湘館裡在院裡問道林妹妹在家裡呢麼紫鵑接應道是誰掀簾看時笑道原來是寶二爺姑娘在屋裡呢請二爺到屋裡坐着寶玉同着紫鵑走進來黛玉却在裡間呢說道紫鵑請二爺屋裡坐罷寶玉走到裡間門口看見新寫的一付紫墨色泥金雲龍箋的小對上寫着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寶玉看了笑了一笑走入門去笑問道妹妹做什麼呢黛玉站起來迎了兩步笑着讓

配內超脫有素

著此一段以見天仙化人非寶釵俗骨凡姿所能彷及且見此等精米米非有意外之事必不至死也

此二語點不合寶玉口氣且念

道請坐我在這裡寫經只剩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兒因叫雪雁倒茶寶玉道你别動只管寫說着一面看見中間掛着一幅單條上面畫着一個嫦娥帶着一個侍者又一個女仙也有一個侍者捧着一個長長兒的衣囊似的二人身旁邊略有些雲護别無點綴全倣李龍眠白描筆意上有鬬寒圖三字用八分書寫着寶玉道妹妹這幅鬬寒圖可是新掛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來拿出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出處黛玉笑道眼前熟的很的還要問人寶玉笑道我一時想不起妹妹告訴我罷黛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寶玉道是啊這個實在新奇雅致却

好此時拿出來掛說着又東瞧瞧西走走雪雁沏了茶來寶玉吃着又等了一會子黛玉經纔寫完站起來道簡慢了寶玉笑道妹妹還是這麼客氣但見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繡花小毛皮襖加上銀鼠坎肩頭上挽着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匾簪别無花朵腰下繫着楊妃色綉花綿裙真比如

亭亭玉樹臨風立　冉冉香蓮帶露開

寶玉因問道妹妹這兩日彈琴來着没有黛玉道兩日没彈了因為寫字已經覺得手冷那裡還去彈琴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却不是好東西從没有彈琴的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得心裡記

妙理之言琴德最優如何不足爲東西大舜文王何嘗不富貴壽考關雎鹿鳴中正之音如何淫生愛思怨致不撫琴耶君子無寶玉豈不知耶何不直以好王之言跪曲告之勸其

不作愁苦之思原本入情

情之至者每不能言足見二人如氷如玉謹守禮防亦良緣成就總不能一詮其心中所欲吐之言也

譜未免費心依我說妹〻身子又单弱不操這心也罷了黛玉抿着嘴兒笑寶玉指着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麼怎麼這麼短黛玉笑道這張琴不是短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别的琴都彀不着因此特地做起來的雖不是焦尾枯桐這鶴山鳳尾還配得齊整龍池鴈足高下還相宜你看這斷紋不是牛旄的麼所以音韻也還清越寶玉道妹〻這幾天來做詩没有黛玉道自結社以後没大作寶玉笑道你别瞞我〻聽見你吟的什麼不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你擱在琴裡覺得音响分外的响亮有的没有黛玉道你怎麼聽見了寶玉道我那一天從蓼風軒來聽見的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静聽了一會就走了我

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韻到末了兒忽轉了仄韻是個什麼意思黛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裡就到那裡原没有一定的寶玉道原來如此可惜我不知音枉聽了一會子黛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幾個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裡像有許多話却再無可講的黛玉因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想覺得大冷淡些也就無話寶玉一發打量黛玉設疑遂訕〻的站起來說道妹〻坐着罷我還要到三妹〻那裡瞧〻去呢黛玉道你若見了三妹〻替我問候一聲罷寶玉答應着便出來了黛玉送至屋門口自己回來悶〻的坐着心裡想道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吞忽冷忽

熱也不知他是什麼意思正想着紫鵑走來道姑娘經不寫了我把筆硯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寫了收起去罷說着自已走到裡間屋裡床上歪着慢慢的細想紫鵑進來問道姑娘喝碗茶罷黛玉道不喝呢我略歪歪兒你們自已去罷紫鵑答應着出來只見雪雁一個人在那裏發獃紫鵑走到他跟前問道你這會子也有了什麼心事了麼雪雁只顧發獃倒被他唬了一跳因說道你別嚷今日我聽見了一句話我告訴你聽奇不奇你可別言語說着往屋裡掀嘴兒因自已先行點着頭兒叫紫鵑同他出來到門外平臺底下悄悄兒的道姐姐你聽見了麼寶玉定了親了紫鵑聽見唬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裡來的話只怕不

真罷雪雁道怎麼不真別人大槩都知道就只偺們沒聽見紫鵑道你是那裏聽來的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是個什麼知府家家資也好人才也好紫鵑正聽時只聽得黛玉咳嗽了一聲似乎起來的光景紫鵑恐怕他出來聽見便拉了雪雁搖搖手兒往裡望望不見動靜纔又悄悄兒的問道他到底怎麼說來雪雁道前兒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裡去道謝嗎三姑娘不在屋裏只有侍書在那裡大家坐着無意中說起寶二爺的淘氣來他說寶二爺怎麼好只會頑兒全不像大人的樣子已經說親了還是這麼獃頭獃腦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是個什麼王大爺做媒的那王大爺是東府裡的親戚所以也不

者紫府中之东府则風姐也不用打聽一說就成衣寶釵也雖是以誤傳誤却自鏡花水月讀者可以意會之

如撞見黛玉便當甚妄陳都借鸚哥然出而鸚哥直三十五回已見

彼时只谓写景简峯玉山血得共用彼人知此间本有此物此实其生出本宜如绝

绝不能怀宝玉心事能法所谓意外之事上贾母将我许给他人也

没爹娘的苦是结穴语黛玉喫紧在没

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鵑側着頭想了一想這句話奇又問道怎麼家裡沒有人說起雪雁道侍書也說的是老太太意思若一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囑千萬不可露風說出來只道是我多嘴把手往裏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犯瞞你正說到這裡只聽鸚鵡叫喚學着說姑娘回來了快倒茶來倒把紫鵑雪雁嚇了一跳回頭並不見有人便罵了鸚鵡一聲走進屋內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紫鵑搭赸着問茶問水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裡去了再叫不出一個人來說着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舊倒在炕上往裡躺下叫把帳子撩下紫鵑雪雁答

（黛玉竟坐至寶玉房內聽聽聊二人何不聞）

（若黛玉在房中二人在门外如何能得闻）

應出去他兩個心裏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他聽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竊聽了紫鵑雪雁的話雖不狠明白已聽得了七八分如同將身撂在大海裡一般思前想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讖千愁萬恨堆上心來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那時反倒無趣又想到自己沒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塌起來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清淨打定了主意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裝睡紫鵑和雪雁來伺候幾次不見動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吃點燈已後紫鵑掀開帳子見已睡著了被窩都蹬在脚後怕他着了涼輕輕兒拿來蓋上黛玉也不動單待他出

考娘寶釵後宜在有根之
小紅所說亦乃不真
說來太不入情
何以不說寶玉之病隨癒耶
硬剝自傷千古遺恨

去仍然褪下那紫鵑只管問雪雁今兒的話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雪雁道怎麼不真紫鵑道侍書怎麼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紅那裡聽來的紫鵑道頭裡咱們說話只怕姑娘聽見了你看剛纔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後咱們倒別提這件事了說着兩個人也收拾要睡紫鵑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被窩又蹬下來復又給他輕輕蓋上一宿晚景不提次日黛玉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呆的坐着紫鵑醒來看見黛玉已起便驚問道姑娘怎麼這樣早黛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鵑連忙起來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對着鏡子只管獃獃的自看看了一回那淚珠兒斷斷連連早已濕透了羅帕正是

瘦影正臨春水照　卿須憐我我憐卿

紫鵑在傍也不敢勸只怕倒把閒話勾引舊恨來遲了好一會黛玉纔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終是不乾又自坐了一會叫紫鵑道你把藏香點上紫鵑道姑娘你睡也沒睡得幾時如何點香不是要寫經黛玉點點頭兒紫鵑道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罷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況且我也并不是為經倒借着寫字解解悶兒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蹟就算見了我的面兒了說着那淚直流下來紫鵑聽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勸連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淚來原來黛玉立定主意自此以後有意遭塌身子茶飯無心每日漸減下來寶

非寶玉深

知亦無益

此段極是可知雪雁云云是借影也

玉下學時也常抽空問候只是黛玉雖有千萬言語自知年紀已大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只是說不出來寶玉欲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症兩個人見了面只得用浮言勸慰真真是親極反踈了那黛玉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憐恤不過請醫調治只說黛玉常病那裡知他的心病紫鵑等雖知其意也不敢說從此一天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黛玉日間聽見的話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寶玉娶親的光景薛姨媽來看黛玉不見寶釵越發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寶二奶奶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喝懨懨一息垂斃殆盡未知黛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幸未入木尤中佛性也

此回以死晴雯引起生黛玉夫其睹物懷人填詞誌恨雀裘從今不御斷指甲復遺魂拋一死而有知晴雯之目自可瞑矣生乃見棄黛玉之腸亮悉任其斷乎黛玉雖揣當日情形自問心願斷不能成雖知寶玉心中除我更無他人而子然一身既無父母作主旁人又不能許合我兩人之心除卻一死別無他法青天不老古井無波矣今讀之猶為痛心

黛玉知女子無不從人之理我心許寶玉則必寶
玉之從而何從乎今寶玉既娶他人我若不死寶
母亦將以我身屬之他人我而非人也則已我而
自命為人焉有人而可以心屬一人身歸一人
者乎前之欲得寶玉而從之者誓不貳其心也
今之不得從寶玉而必死者決無負我心也從一
而終不必在已嫁之後也以身殉節不必在喪夫
之後也故惟聖賢仙佛能不動心則可無纏綿激烈
之情若夫英雄豪傑不易動心而不免為知己者一
動其心則常有殺身成仁捨命遂志之事及其仁之

既成志之既遂則聖賢亦即此心仙佛亦即此心舉凡
一切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孰非此心之堅矢自矢乎
以感天地而光日月哉故黛玉之心乎寶玉而決於
一死者乘是究竟是果腸寒則是乾坤正氣也我
初讀之淒然而悲再三讀之不覺肅然起敬
黛玉聞雪雁告紫鵑之言即應登時勾起
舊病吐出一口鮮血以致沉綿待盡正極
入情入理何以要說黛玉立意絕粒而死
而作者之意不過要做出黛玉病得奇怪
好得奇怪使衆人生猜生是心病耳但黛玉

作書者如此叙法。云耶与此文黛玉聞傻大姐之言而死。遂之相印也。但未免犯手。不如作陡發舊病為安。蓋雪雁与傻大姐之言。虛實微有不同。而此次黛玉尚不竟死。則宜為之留地步耳。

不應如此淺露。殊失黛玉身分矣。黛玉求死必存諸心。要死得泯然無迹。豈肯顯然露出。因雪雁之言而然。致人人皆知其故耶。但作書者以為不如此做。則下文無解救之法。殊不知一聞此言而嘔血垂危。至紫鵑雪雁。自可揣知其因有所聞以致發病。而外人則不過謂其舊病復發而已。豈不圓到入情耶。

紫鵑見黛玉如此。卻不可不向寶玉一露真情。昔年所云三人一處活著一處化灰化

烟之言猶在耳。何忍有所聞而不私質之耶。至言寶玉見黛玉病到如此。亦必著急萬分。在紫鵑前探問病源。直有誓以身殉之語。紫鵑方以己意試探。遂露侍書所言云云。使寶玉密之查察。知其虛誕。先釋紫鵑之疑。而適值侍書來與雪雁說出前言之來歷。如此回所云。以釋黛玉之疑。則文字絲絲入扣。儘有佳緒。且可漸漸引起鳳姐移星換斗之計。亦極自然。

寶玉竟不惶急悲痛殊非情理須補一筆

紅樓夢第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菓品小郎驚叵測

卻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從前十幾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有時還說幾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裡雖有時昏暈卻也有時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鵑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裡敢說便是紫鵑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緣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日紫鵑料無指望了守着哭了會子因出

上回此早未示一律當說何也

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裡來好好兒的守着他我去回老太太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鵑自去這裡雪雁正在屋裡伴着黛玉見他昏昏沉沉小孩子家那裏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鵑一時回來纔好正怕着只聽𥦗外脚步走响雪雁知是紫鵑回來纔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掀着裡間簾子等他只見外面簾子响處進來了一個人卻是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見雪雁在那裡掀着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麽樣雪雁點點頭兒叫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鵑不在屋裡瞧了瞧黛玉只剩得殘喘微延唬的驚疑不止因問紫

猶作縱筆的
而洪姓之事
以誤傳誤了
頭聽話不真
情所遂有
可以諒老太
太之心
園子裡的親
上作親之些
时言之小傳
玉而誰而不
知是說從前
園子裡的事
未玲瓏剔透
是在黛玉
屋裏說此數
語則所謂老
太太心裡早
有了人者非
黛玉而誰矣
侍書自去
有不向探春
述此一番說

鵑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裡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鵑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麼王大爺給這裏寶二爺說了親是真話麼侍書道怎麼不真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書道那裡就放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說那都是門客們借着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往後好拉攏的意思別說大太太說不好就是大太太愿意說那姑娘好那大太太眼裡看的出什麼人來再者老太太心裡早有了人了就在偺們園子裏的人太太那裏模的着底呢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

不悶悶罷咧又聽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憑誰來說親橫竪不中用雪雁聽到這裡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侍書道這是從那裏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鵑姐姐說來着這一位聽見了就弄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你悄悄兒的說罷看仔細他聽見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睄睄罷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正說着只見紫鵑掀簾進來說這還了得你們有什麼話還不出去說還在這裏說索性逼死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鵑道好姐姐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什麼呢懂得也不傳這些舌了這裡三個人正

話者奈探春之漠不関心何

說着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聲紫鵑連忙跑到炕沿前站着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紫鵑彎着腰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姑娘喝口水罷黛玉微微答應了一聲雪雁連忙倒了半鍾滚白水紫鵑接了托着侍書也走近前來紫鵑和他搖頭兒不叫他說話侍書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鵑趁勢問道姑娘喝水呀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抬之意那裡抬得起紫鵑爬上炕去爬在黛玉傍邊端著水試了冷熱送到唇邊扶了黛玉的頭就到碗邊喝了一口紫鵑纔要拿時黛玉意思還要喝一口紫鵑便托著那碗不動黛玉又喝了一口搖搖頭兒不喝了喘了一口氣仍舊躺下半日微微睜眼

說道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麼紫鵑答應道是侍書尚未出去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點點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去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原來那黛玉雖則病勢沉重心裏却還明白起先侍書雪雁說話時他也模糊聽見了一半句却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答理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纔明白過前頭的事情原是議而未成的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又是園中住着的非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喝了兩口水又要想問侍書的話恰好賈母王夫人李紈鳳姐聽見紫鵑之言都赶着來看黛玉心

子在自己一面識然却不知其娛也

李紈應仍先來

不見寶玉何也

猶在夢中究卦

明明後文說出却是此時必有之語游戲非通但見靈心

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却也勉强答應一兩句了鳳姐因忖過紫鵑問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麼說你這樣唬人紫鵑道實在頭裡看着不好纔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賈母笑道你也別怪他他懂得什麼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懶腳懶就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着無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　解鈴還是繫鈴人

不言黛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鵑背地裏都念佛雪雁向紫鵑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紫鵑道病的倒

不怪就只好的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這樣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寶玉沒急死了鬧得家翻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的三生石上百年前結下的麼說着兩個悄悄的抿着嘴笑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偺們明兒再別說了就是寶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裡結親我也再不露一句話了紫鵑笑道這就是了不但紫鵑和雪雁在私下裏講究就是衆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好得奇怪三三兩兩唧唧噥噥議論着不多幾時連鳳

姐兒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略猜着了八九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閒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玉和林丫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丫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為有了些知覺了所以我想他們若盡着擱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怎麼說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于寶玉獃頭獃腦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却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麼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赶着把他們的事辦辦

也罷了賈母皺了一皺眉說道林丫頭的乖僻雖也是他的好處我的心裏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為這點子況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丫頭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樣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終好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倘真與寶玉有些私心若知道寶玉定下寶丫頭那倒不成事了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況且林丫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兩歲依你們這樣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鳳姐便吩咐眾丫頭們道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嚷若有多嘴的

是無可如何倒罷了三字有萬分難為情處須認〻

隄防着他的皮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裡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兒心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耍錢都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兒嚴緊嚴緊他們緩好況且我看他們也就只還服你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到了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裡嚷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裡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裡鬧什麼婆子道蒙奶〻們派我在這裡看守花菓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邢姑娘的丫頭說我們是賊鳳姐道為什麼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着我

到這裡頑了一回他不知道又往邢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丫頭說丢了東西了我問他丢了什麼他就問起我來了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着生氣呀婆子道這裡園子到底是奶〻家裡的並不是他們家裡的我們都是奶〻派的賊名兒怎麼敢認呢鳳姐照臉啐了一口厲聲道你在我跟前嘮〻叨〻的你在這裡照看姑娘丢了東西你們就該問哪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把老林叫了來攆出他去丫頭們答應了只見邢岫烟趕忙出來迎着鳳姐陪笑道這使不得沒有的事〻情早過去了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倒不講事情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岫烟見婆

著此一段亦陪〻為岫烟剔照

如此放肆攆出去尚不足蔽其辜

子跪在地下告饒便忙請鳳姐到裡邊去坐鳳姐道他們這種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岫烟再三替他討饒只說自己的丫頭不好鳳姐道我看着邢姑娘的分上饒你這一次婆子纔起來磕了頭又給岫烟磕了頭纔出去了這裡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什麼東西了岫烟笑道沒有什麼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襖兒已經舊了的我原叫他們找找不着就罷了這小丫頭不懂事問了那婆子一聲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丫頭糊塗不懂事我也罵了幾句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鳳姐把岫烟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綿衣服已是半新不舊的未必能煖和他的被窩多半是薄的至于房

中桌上擺設的東西就是老太太拿來的却一些不動收拾的乾乾淨淨鳳姐心上便狠愛敬他說道一件衣服原不要緊這時候冷又是貼身的怎麼就不問一聲兒呢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說了一回鳳姐出來各處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到了自己房中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襖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抖珠兒的小皮襖一條寶藍盤錦鑲花綿裙一件佛青銀鼠褂子包好叫人送去那時岫烟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場雖有鳳姐來壓住心上終是不安想起許多姊妹們在這裡沒沒有一個下人得罪他的獨自我這裡他們言三語四剛剛鳳姐來碰見想來想去終是沒意思又說不出來正在吞聲飲泣

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衣服過來岫烟一看決不肯受豐兒道奶〻吩咐我說姑娘要嫌是舊衣裳將來送新的來岫烟笑謝道承奶〻的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服他就拿來我斷不敢受你拿回去千萬謝你們奶〻承你奶〻的情我算領了倒拿個荷包給了豐兒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同着豐兒過來岫烟忙迎着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說道我們奶〻說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岫烟道不是外道實在不過意平兒道奶〻說姑娘要不收這衣裳不是嫌太舊就是瞧不起我們奶〻剛纔說了我要拿回去奶〻不依我呢岫烟紅着臉笑謝道這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同豐兒回

去將到鳳姐那邊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着問好平兒便問道你那裡來的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們的安我纔剛在奶〻前問起姑娘來說姑娘到園中去了可是從邢姑娘那裡來麼平兒道你怎麼知道婆子道方纔聽見說真〻的二奶〻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平兒笑了一笑說你回來坐着罷婆子道我還有事改日再過來瞧姑娘罷說着走了平兒回來回復了鳳姐不在話下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看見婆子回來述起岫烟的事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寶釵道都為哥〻不在家所以叫邢姑娘多吃幾天苦如今還虧鳳姐〻不錯偺們底下

絕無人一班老野計何耶○

作者若好蔣玉函為佛太下作矣○偷玉函不啻自信置○對不能見契於寶玉也○

天下多有倒置者○豈獨此兩人哉○

也得留心到底是偺門家裡人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狐群狗黨我看他們那裡是不放心不過將來探探消息兒罷咧這兩天都被我趕出去了以後吩咐了門上不許傳進這種人來薛姨媽道又是蔣玉函那些人哪薛蝌道蔣玉函却倒沒來倒是別人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不覺又傷心起來說道我雖有兒如今就像沒有的了就是上司准了也是個廢人你雖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哥明白些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你自己從今更要學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時了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容易再沒別

此句太似自探消息不應說出也

的想頭只盼着女壻能幹他就有日子過了若邢了頭也像這個東西說着把手往裡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邢了頭實在是個有廉恥有心計兒的又守得貧耐得富只是等偺們的事情過去了早些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妹還沒有出門子這倒是太太煩心的一件事至于這個可算什麼呢大家又說了一回閑話薛蝌回到自己房中吃了晚飯想起邢岫烟住在賈府園中終是寄人籬下况且又窮日用起居不想可知况兼當初一路同來模樣兒性格兒都知道的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教他有錢嬌養得這般潑辣邢岫烟這種人偏教他這樣受苦閻王判命的時候不

痛恨之

詩欠雅馴

毋乃他日兒哭於岫烟耶

人盡去也古人言之矣

知如何判法的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首寫出來出出胸中的悶氣又苦自己沒有工夫只得混寫道

蛟龍失水似枯魚　兩地情懷感索居

同在泥塗多受苦　不知何日向清虛

寫畢看了一回意欲拿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沉吟道不要被人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粘上自己看着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拿來夾在書裡又想自己年紀可也不小了家中又碰見這樣飛災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致使幽閨弱質弄得這般淒凉寂寞正在那裡想時只見寶蟾推進門來拿着一個盒子笑嘻嘻放在槕上薛蝌站起來讓坐

寶蟾笑着向薛蝌道這是四碟菓子一小壺兒酒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薛蝌陪笑道大奶奶費心但是叫小了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麽又勞動姐姐呢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再者我們大爺這件事實在叫二爺操心大奶奶久已要親自弄點什麽兒謝二爺又怕別人多心二爺是知道的咱們家裡都是言合意不合送點子東西沒要緊倒沒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兩樣菓子一壺酒叫我親自悄悄兒的送來說着又笑瞅了薛蝌一眼道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叫人聽着怪不好意思的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伏侍的着大爺就伏侍的着二爺這有何妨呢薛蝌一

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才寶蟾說為薛蟠之事也是情理因說道菓子留下罷這個酒兒姐〻只管拿回去我向來的酒上寔在狠有限擠住了偶然喝一鍾平白無事是不能喝的難道大奶〻和姐〻還不知道麼寶蟾道別的我作得主獨這一件事我可不敢應大奶〻的脾氣兒二爺是知道我拿回去不說二爺不喝倒要說我不盡心了薛蝌沒法只得留下寶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〻回過頭來向着薛蝌一笑又用手指着裡面說道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謝呢薛蝌不知何意反倒赸赸的起來因說道姐〻替我謝大奶〻罷天氣寒看凉着再者

自己叔嫂也不必拘這些個禮寶蟾也不答言笑着走了薛蝌始而以為金桂為薛蟠之事或者真是不過意備此酒菓給自已道乏也是有的及見了寶蟾這種鬼〻祟〻不尷不尬的光景也覺了幾分却自己回心一想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那裡就有別的講究了呢或者寶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麼樣却指着金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倒底是哥〻的屋裡人也不好忽又一轉念那金桂素性為人毫無閨閣禮法況且有時高興打扮得妖調非常自以為美又焉知不是懷着壞心呢不然就是他和琴妹〻也有了什麼不對的地方兒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把我拉在渾水裡弄一個不清不白的名兒也未

可知想到這裡索性倒怕起來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忽聽
外樸哧的笑了一聲把薛蝌倒唬了一跳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上回所敍黛玉必死且立死矣死則無好文可做
也不死則又無藥也若說倚着奇奩定是仙佛
救度或又是跛道人癩和尚出見豈不取厭夫通
靈之來不必在海外也不死之丹不必在仙家之片
言即是靈方小胖亦能司命心病須將心藥醫豈
不信哉尤妙在侍書之言句句是寶釵在黛玉
睡來卻句句是自己文心幻妙絕倫
湯玉茗云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復生者

非情之至也我於黛玉見之矣
賈母因黛玉多病且其不壽猶可言也
因其與寶玉兩小無猜心有所屬而以
為乖僻不可言也既知其心正當配合
乃云我不把林丫頭配他正是為此且
云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是直棄
黛玉不顧矣豈人情也哉要意聘薛之言
出自鳳姐賈母業已首肯曾經向薛姨媽
求親薛家允許則木已成舟矣此處竊見
黛玉隱衷正當暗暗後悔不應再從而下

石也直待襲人詐出寶玉之言鳳姐設出移花接木之計賈母亦可不置一詞聽之而已說到寶玉今親之事只須以父母作主四字概括一切庶九泉之下可以對得住姑太之耳賈母口中惜憐黛玉防閒黛玉之語盡行刪去豈不妥淨何必說乃賈母竟与王夫人鳳姐一鼻孔出氣耶

男女相悅之私心誠不可有中表相得之真心恰須原諒況不肯苟合又不肯二心以玉於病且貧死其心亦可憐矣寶玉閱黛玉

回去一語登時痰厥垂死賈母固當見之詎可獨罪黛玉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此君子耶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此淑女耶恨婦人之不學無術耳

紅樓夢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話說薛蝌正在狐疑忽聽窓外一笑唬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寶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們看他們有什麼法兒聽了半日却又寂然無聲自己也不敢吃那酒菓掩上房門剛要脫衣時只聽見窓紙上微微一响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是如何是好聽見窓紙微响細看時又無動靜自己反倒疑心起來掩了懷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菓子拿了一塊翻來覆去的細看猛回頭看見窓上紙濕了一塊走過來覷着眼看時却不防外面往裡一吹把薛蝌唬了一大

跳聽得吱吱的笑聲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臥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為什麼不喝酒吃菓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語音薛蝌只不作聲粧睡又隔有兩句話時又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天下那裏有這樣没造化的人薛蝌聽了是寶蟾又似是金桂的語音纔知道他們原來是這麼一番意思翻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剛到天明早有人來扣門薛蝌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應薛蝌只得起來開了門看時却是寶蟾攏着頭髮掩着懷穿一件片錦邊琵琶襟小緊身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下面並未穿裙正露着石榴紅灑花夾褲一雙新綉紅鞋原來寶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見赶早來取

粧裝相同皆小旗粧也

傢伙薛蝌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只得陪笑問道怎麽這樣早就起來了寶蟾把臉紅着並不答言只管把菓子折在一個碟子裡端着就走薛蝌見他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裏想道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惱了索性死了心也省得來纏於是把心放下喚人舀水洗臉自己打算在家裡靜坐兩天一則養養心神二則出去怕人找他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見薛家無人只有薛蝌在那裡辦事年紀又輕便生許多覬覦之心也有想插在裡頭做跑腿的也有能做狀子的認得一二個書役的要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又想在內趁錢的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種種不一薛蝌見了這些人遠遠躲避又

不敢面辭恐怕激出意外之變只好藏在家中聽候轉詳不提

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菓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寶蟾回來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便怕白鬧一場反被寶蟾瞧不起欲把兩三句話遮飾改過口來又可惜了這個人心裡倒没了主意只怔怔的坐着那知寶蟾亦知薛蟠難以回家正欲尋個頭路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透漏今見金桂所為先已開了端了他便樂得借風使船先弄薛蝌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蝌似非無情又不甚兜攬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大覺掃興回來告訴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怔

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夜裡那裡睡得着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兒來不如明日一早起來先去取了傢伙卻自己換上一兩件動人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番嬌媚來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己反倒粧出一番惱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泊岸不愁不先到手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這般光景並無邪僻之意自己只得以假為真端了碟子回來卻故意留下酒壺以為再來搭轉之地只見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蟾道沒有二爺也沒問你什麼寶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着也想不出一個法子來只得回思道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寶蟾如何能瞞不如我

分惠于他〻自然沒有不盡心的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脚倒不如和他商量一個穩便主意因帶笑說道你看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寶蟾道倒像個糊塗人金桂聽了笑道你如何說起爺們來了寶蟾也笑道他辜負奶〻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怎麼辜負我的心你到得說〻寶蟾道奶〻給他好東西吃他倒不吃這不是辜負奶〻的心麼說着卻把眼溜着金桂一笑金桂道你別胡想我給他送東西為大爺的事不辭勞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你這些話向我說我不懂是什麼意思寶蟾笑道奶〻別多心我是跟奶〻的還有兩個心麼但是事情要密些倘或聲張起來不是頑的

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了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裏看上了卻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寶蟾道只是奶々那麼想罷咧我到是替奶々難受奶々要真瞧二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々想那個耗子不偷油呢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依我想奶々且別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兒奶々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過幾天他感奶々的情他自然要謝奶々那時奶々再備點東西在咱們屋裡我帮着奶々灌醉了他怕跑了他他要不應咱們索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々他害怕他自然得順着咱們的手兒

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咱們也不至白丟了臉面奶々想怎麼樣金桂聽了這話兩顴早已紅暈了笑罵道小蹄子你倒偷過多少漢子的是的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不開你寶蟾把嘴一撇笑說道罷喲人家倒替奶々拉縴奶々倒往我們說這個話咧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蝌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少覺安靜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仍是穩々重々一臉的正氣薛蝌偷眼看了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豈非自惹的呢過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蝌遇見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抬遇見金桂金桂卻一盆火兒

一路叙來宜印寫金桂拉住薛蝌被秋菱撞見一段矣卻撥下另撩入夏三用筆不嵌平徑又卻如此寫毒藥謀死香菱埋根

玉纖豈有不備禮上門來相而先私探乃姊之理耶

一路叙來殊太小家氣與前不差所言夏家情形不合且說是夏

的赶着薛蝌見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這且不表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親熱起來一家子都為罕事薛姨媽十分歡喜想到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沖犯了什麼纔敗壞了這幾年目今鬧出這樣事來虧得家裡有錢賈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兒忽然安靜起來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了也未可知於是自己心裡倒以為希有之奇這日飯後扶了同貴過來到金桂房裡瞧瞧走到院中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同桂知機便說道大奶奶老太太過來了說着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姨媽一嚇倒退了出來金桂道太太請裡頭坐沒有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本住

在屯裡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太今日纔來還沒去請太太的安薛姨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見金桂道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作了一個揖問了好薛姨媽也問了好坐下叙起話來薛姨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來瞧瞧姐姐薛姨媽看那尷尬于是略坐坐兒便起身道舅爺坐着罷回頭向金桂道舅爺頭上末下的來留在偺們這裡吃了飯再去罷金桂答應着薛姨媽自去了金桂見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省得我們二爺查考你我今日還叫你買些東西只別叫衆人看見夏三道這個交給我就完了你要什麼只要

母廷借之子是薛蟠之說家何異乎盡孝亦何必如此方為盡了明明節伏後文

有錢我就買得來金桂道且別說嘴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收說着二人又笑了一回然後金桂陪夏三吃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囑咐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知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生出無限風波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上寫男在縣裡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縣裡書辦說府裡已經准詳想是我們的情到了豈知府裡詳上去道理反駁下來虧得縣理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道理却把知縣申飭現在道裡要親提若一上去麼又要吃苦必是道裡沒有托到母親見字快快托人求道爺去還叫兄弟快來不然就要解

道銀子短不得火速火速薛姨媽聽了又哭了一場自不必說薛蝌一面勸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縣照料命人即便收拾行李兌了銀子家人李祥本在那裡照應的薛蝌又同了一個當中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脚亂雖有下人辦理寶釵又恐他們思想不到親來帮着直鬧至四更纔歇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的心上又急又勞苦了一會晚上就發燒到了明日湯水都吃不下鶯兒去回了薛姨媽薛姨媽急來看時只見寶釵滿面通紅身如燔灼話都不說薛姨媽慌了手脚便哭得死去活來寶琴扶着勸薛姨媽秋菱也淚如泉湧只管叫着寶釵不能說話手也不能搖動眼乾鼻塞叫人

哭得死去活來亦未免太過

反襯金玉病時三府漢

回護寶玉却未免牽強

既説去後何以後文又説未去

老太〻生日在中秋後獻春天太遠

前云薛姨媽去後此處不説何時從來讀忽明白

往在何處亦不明白

既是昨日來

請醫調治漸〻蘇醒回來薛姨媽等大家略〻放心早驚動榮寧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了頭來問候却都不叫寶玉知道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纔得病好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沒有瞧去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薛姨媽看了怕寶釵躭憂也不叫他知道自己來求王夫人并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求賈政賈政道此事上頭可托底下難托必須打點纔好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因說道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别叫他

蹧蹋壞了身子賈政道我也是這麼想但是他家忙亂况且如今到了冬底已經年近歲逼不無各自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過禮過了老太〻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〻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明日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述了薛姨媽想着也是到了飯後王夫人陪着來到賈母房中大家讓了坐賈母道姨太〻纔過來薛姨媽道還是昨兒過來的因為晚了沒得過來給老太〻請安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賈母甚喜說着寶玉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吃了飯了沒有寶玉道纔打學房裡回來吃了要往學房裡去先見〻老太〻又聽見說姨媽來了過

何以寶玉此時方知之

來給姨媽請安因問寶姐〻可大好了薛姨媽笑道好了原來方纔大家正說着見寶玉進來都煞住了寶玉坐了坐見薛姨媽情形不似從前親熱雖是此刻没有心情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疑自往學中去了晚間回來都見過了便往瀟湘館來掀簾進去紫鵑接着見裡間屋内無人寶玉道姑娘那裡去了紫鵑道上屋裡去了知道薛姨媽太〻過來姑娘請安去了二爺没有到上屋裡去麽寶玉道我去了來的没有見你姑娘紫鵑道這奇了寶玉問道姑娘到底那裡去了紫鵑道不定寶玉往外便走剛出外門只見黛玉帶着雪雁冉〻而來寶玉道妹〻回來了縮身退步進來黛玉進來走入裡間屋内便請

寶玉裡頭坐紫鵑拿了一件外罩換上然後坐下問道你上去看見姨媽没有寶玉道見過了黛玉道姨媽說起我没有寶玉道不但没有說起你連見了我也不像先時親熱今日我問起寶姐〻病來他不過笑了一笑並不答言難道怪我這兩天没有去瞧他麽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過没有寶玉道頭幾天不知道這兩天知道了也没有去黛玉道可不是寶玉道老太太不叫我去太〻也不叫我去老爺又不叫我去我如何敢去若是像從前這扇小門走得通的時候要我一天瞧他十趟也不難如今把門堵了要打前頭過去自然不便了黛玉道他那裡知道這個原故寶玉道寶姐〻為人是最體諒我的黛玉道

回護之筆似閑極絶覺牢從何不在薛蟠娶親時

說已搬回薛家自己屋內豈不入情

何以兩玉病而寶釵像沒事人一般而玉竟不疑耶

太不近情

這段語黛玉固然為有寶玉故多愁病寶釵亦復如

有了寶玉用盡機械也

黛玉數語要甚難悟寶玉何以瘋耶如此只是引起參禪耳

數舉數語是寶

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若論寶姐姐更不體諒又不是姨媽病是寶姐姐病向來在園中做詩賞花飲酒何等熱鬧如今隔開了你看見他家裡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沒事人一般他怎麼不惱呢寶玉道這樣難道寶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黛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却不知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寶玉聽了瞪着眼呆了半晌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也不睬他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又番出書來細看了一會只見寶玉把眉一皺把脚一跺道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我倒也乾淨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怖顛倒夢想更有許多纏碍纔剛我說的都

是頑話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寶姐姐身上去姨媽過來原為他的官司事情心緒不甯那裡還來應酬你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想鑽入魔道裡去了寶玉豁然開朗笑道狠是狠是你的性靈比我竟强遠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我寔在對不上來我雖丈六金身還藉你一莖所化黛玉乘此机會說道我便問你一句話你如何回答寶玉盤着腿合着手閉着眼撅着嘴道講來黛玉道寶姐姐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不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今兒和你好後來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不和

壓出此句
呆主

斬釘截鐵心
堪自信

又看此等用
意自明

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麼樣寶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寶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寶玉道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風舞鷓鴣黛玉道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寶玉道有如三寶黛玉低頭不語只聽見簷外老鴉呱呱的叫了幾聲便向東南上去了寶玉不知主何吉凶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鳥音中忽見秋紋走來說道請二爺回去老爺叫人到園裡來問過說二爺打學裡回來了沒有襲人姐姐只說已經來了快去罷嚇得寶玉站起身來往外忙走黛玉也不敢相留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寶釵患病姑瞞寶玉既而知之遂不往候諸姊未奉親命及小門堵斷之故全不入情此往則難於下筆也寶釵抱病黛玉尚失不往況前此自己抱病垂危而寶玉漠然更不入情奈兩人病中相見如何情形如何措詞皆難於用筆故寶釵相見十倍也故前文亦置不敘黛玉病愈後又無一句說寶玉如何喜悅此果忘情也夫既寫後之何等喜悅必先寫前之何等悲痛痛不至死尚不似從前之寶玉痛如欲死又頗占後來之寶玉種之舉時遂將多情之寶玉反說做

善情多疑々黛玉反不見其生疑安得妙手改削
別成妙文以補其闕失耶
誤謂一段寫寶玉心如止水雖被人力撮合金玉
姻緣豈能奪其志耶
自抄檢大觀園後寶釵回去至此已逾一
年々久寶釵從未再至大觀園亦竟不
至賈府拜年拜節拜壽實是第分說不
圓總為薛婚已定々又未明說雖以前篇業
也然李紈探春等固早已知々止瞞寶
玉黛玉二人耳而二人竟未悟到此何耶

每每寶玉在瀟湘館襲人必來隔開是襲人有意防閑二人云出自王夫人之意甚明且讀者忽略故特補此數筆

向襲人說真是對牛彈琴

不足與深言只此撇向可也

紅樓夢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笑道沒有叫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纔哄你的寶玉聽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唬我說着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裡去了寶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起薛姨媽寶姐姐的事來便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又不是和尚寶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

我們的禪機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襲人笑道你們參禪參畨了又叫我們跟着打悶葫蘆了寶玉道頭裡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氣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沒有惱的了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一處好像生疏了是的襲人道原該這麼着纔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寶玉點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什麼來着沒有襲人道沒有說什麼寶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日不是十一月初一日麼年年老太太那裡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消寒會齊打夥兒坐下喝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裡告了

俗眼看去必以此等語為有正經遂亦盲稱讚嘆而不知正是襲人要結王夫人處故用麝月語揭醒之讀者勿被其瞞

假了這會子沒有信兒明日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爺知道了又說我偷懶襲人道據我說你竟是去的是纔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歇着依我說也該上緊些纔好昨日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學房裡回來還各自念書作文章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赶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氣倒不如明日早起去罷麝月道這樣冷天已經告了假又去倒叫學房裡既這麼着就不該告假呀顯見的是告謊假脫滑兒依我說落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咱們這裡就不消寒了麼咱們也鬧個會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頭兒二爺更不肯去了麝月道

過也

可兒可兒

可兒可兒大如晴雯口氣

史姑娘必在此住在何處何以久不提起

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比不得你要好名兒使喚一個月再多得二兩銀子襲人啐道小蹄子人家說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為你襲人道為我什麼麝月道二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咕嘟着嘴想着巴不得二爺早一刻兒回來就有說有笑的了這會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看見了襲人正要罵他只見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道老太太說了叫二爺明日不用上學去呢明日請了姨太太來給他解悶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裡的史姑娘邢姑娘李姑娘們都請了明日來赴什麼消寒會呢寶玉沒有聽完便喜歡道可不是老太太最高興的明日不上學是過了明路的了襲人也便不

此回長聚寶玉之心以此而已但又知必不能長聚是以寫情於黛玉一人也

敷衍一段此為引出五兒一語耳

言語了那丫頭回去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巴不得頑這一天
又聽見薛姨媽過來想着寶姐〻自然也來心裡喜歡便說快
睡罷明日早些起來於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
太〻那裡請了安又到賈政王夫人那裡請了安回明了老太
太今日不上學賈政也沒言語便慢〻退出來走了幾步便
一溜烟跑到賈母房中見衆人都沒來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
子帶了巧姐兒跟着幾個小丫頭過來給老太〻請了安說我
媽〻先叫我來請安陪着老太〻說〻話兒媽〻回來就來賈
母笑着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來等他們總不來只有你二叔
叔來了那奶媽子便說姑娘給你二叔〻請安寶玉也問了一

聲妞〻好巧姐兒道我昨夜聽見我媽〻說要請二叔〻去說
話寶玉道說什麼呢巧姐兒道我媽〻說跟着李媽認了幾年
字不知我認得不認得我說都認得我認給媽〻瞧〻媽〻說
我瞎認不信說我一天儘子頑那裡認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
要緊就是那女孝經也是容易念的媽〻說我哄他要請二叔
叔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〻賈母聽了笑道好孩子你媽〻是
不認得字的所以說你哄他明日叫你二叔〻理給他瞧〻他
就信了寶玉道你認多少字了巧姐兒道認了三千多字念了
一本女孝經半個月頭裡又上了列女傳寶玉道你念了懂得
嗎你若不懂我倒是講〻這個你聽罷賈母道做叔〻的也該

此段与家珍板本多不同处

講究給姪女兒聽〻寶玉道那文王后妃是不必說了想來是知道的那姜后脱簪待罪齊國的無鹽雖醜能安邦定國是后妃裡頭的賢能的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姑班婕妤蔡文姬謝道韞諸人孟光的荊釵裙布鮑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的母截髮留賓還有畫荻教子的這是不厭貧的那苦的裡頭有樂昌公主破鏡重圓蘇蕙的迴文織錦那孝的是更多了木蘭代父從軍曹娥投水尋父的屍首等類也多我也說不得許多那個曹氏的引刀割鼻是魏國的故事那守節的更多了只好慢〻的講若是那些艷的王嬙西子樊素小蠻絳仙等妒的是禿妾髮怨洛神等類也少文君紅拂是女中的豪俠賈母聽到這裡說

忽提五兒遥映前文并伏後文

彀了不用說了你講的太多他那裡還記得呢巧姐兒道二叔叔纔說的也有念過的也有沒念過的念過的二叔〻一講我更知道了好些寶玉道那字是自然認得的了不用再理明日我還上學去呢巧姐兒道我還聽見我媽〻昨日說我們家的小紅頭裡是二叔〻那裡的我媽〻要了來還沒有補上人呢我媽〻想着要把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不知二叔〻要不要寶玉聽了更喜歡笑着道你聽你媽〻的話要補誰就補誰罷咧又問什麼要不要呢因又向賈母笑道我瞧大妞〻這個小模樣兒又有這個聰明兒只怕將來比鳳姐〻還強呢又比他認的字賈母道女孩兒家認得字呢也好只是女工針黹倒是

如此知不甚小矣与前文鶯兒以文[illegible][illegible]諸不相稱

如在此時仍未補入文法曲折〻矣

此時只瞞過二玉耳

不入情

要緊的巧姐兒道我也跟着劉媽〻學着做呢什麼扎花兒咧拉鎖子咧雖弄不好却也學着會做幾針兒賈母道偺們這樣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己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後總不受人家的拿捏巧姐兒答應着是還要寳玉解說列女傳見寳玉呆〻的也不敢再說你道寳玉呆的是什麼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頭一次是他病了不能進來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五兒跟着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見了一面更覺嬌娜嫵媚今日虧得鳳姐想着叫他補入小紅的窩兒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〻的想他賈母等着那些人見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丫頭去請回來

李紈同着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雲黛玉都來了大家請了賈母的安衆人廝見獨有薛姨媽未到賈母又叫請去果然姨媽帶着寳琴過來寳玉請了安問了好只不見寳釵邢岫烟二人黛玉便問起寳姐〻為何不來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邢岫烟知道薛姨媽在坐所以不來寳玉雖見寳釵不來心中納悶因黛玉來了便把想寳釵的心暫且擱開不多時邢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見婆〻們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賈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偺們這時候很該吃飯了丫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兒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大家序

甚死心矣純是可信也裂

次坐下吃了飯依舊圍爐閒談不須多贅且說鳳姐因何不來頭裡為着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不好意思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迎姑娘那裡打發人來請奶奶安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奶這裡來鳳姐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麼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麼好的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實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為什麼來求我那人道自從司棋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來了他母親見了恨得什麼是的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着臉和他母親道我是為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

今他來了媽又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親罵他不害臊的東西你心裡要怎麼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腳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了決不肯再失身給別人的我恨他為什麼這樣胆小一身作事一身當為什麼要逃就是他一輩子不來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拚着一死的今日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媽跟前磕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裡我跟到那裡就是討飯吃也是願意的他媽氣得了不得便哭着罵着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麼着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墻上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死了他媽哭着救不

人愧死矣

接了東西便不顧女兒天下豈少此等人哉王夫人正復不免如此耳

附寶玉湘蓮以傳又何愧焉

以此為傻真不知帯我為何物者○卿自不傻卿所碰見者亦無此傻小子也

賈政何以又不到衙門去

過來便要吽那小子償命他表兄說道你門不用着急我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着他纔回來心也算是真了你們若不肯信只管瞧說着打懷裡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他媽ヒ看見了便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為什麼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若說有錢他便是貪圖銀錢了如今他只為人就是難得的我把金珠給你們我去買棺盛殮他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便由着外甥去那裡知道他外甥吽人抬了兩口棺材來司棋的母親看見咤異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裝不下得兩口纔好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疼傻了豈知他忙着就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裡一抹也就抹死了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倒哭得了不得如今坊上知道了要報官他急了央我來求奶ヒ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磕頭鳳姐聽了咤異道那有這樣傻丫頭偏ヒ的就碰見這個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東西來他心裡沒事人是的敢只是這麼個烈性孩子論起來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閑事但只你纔說的吽人聽着怪可憐見兒的也罷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和你二爺說打發旺兒給他撕擄就是了鳳姐打發那人去了纔過賈母這邊來不提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大碁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單為着一隻角兒死活未分

此事殊与前文不合須说此日不該班故得在家方是但前有賈璉出城料理賈赦代管家務一節何時完事須補出為周匝也

在那裡打結門上的小厮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賈政道請進來小厮出去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賈政即忙迎着馮紫英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碁便道只管下碁我來觀局詹光笑道晚生的碁是不堪瞧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罷賈政道有什麼事麼馮紫英道沒有什麼話老伯只管下碁我也學幾隻兒賈政向詹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的既沒事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馮大爺在旁邊瞧着馮紫英道下采不下采詹光道下采的馮紫英道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賈政道多嘴也不妨橫豎他輸了十來兩銀子終久是不拿出來的往後只好罸他做東便了詹光笑道這倒使得馮紫英道

老伯和詹公對下麼賈政笑道從前對下他輸了如今讓他兩個子兒他又輸了時常還要悔幾隻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道沒有的事賈政道你試試瞧大家一面說笑一面下完了做起碁來詹光還了碁頭輸了七個子兒馮紫英道這盤終吃虧在打結裡頭老伯結少就便宜了賈政對馮紫英道有罪有罪咱們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侄與老伯久不見面一來會會二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帶了四種洋貨可以做得貢的一件是圍屏有二十四扇槅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間雖說不是玉却是絕好的硝子石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等物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都是宮粧的女子名為漢宮春曉人

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觀園中正廳上卻可用得着還有一個鐘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個小童兒拿着時辰牌到了什麼時候他就報什麼時辰裡頭也有些人在那裏打十番的這是兩件重笨的卻還沒有拿來現在我帶在這裡兩件卻有些意思兒就在身邊拿出一個錦匣子見幾重白綿裹着揭開了盖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裡頭金托子大紅縐紬托底上放着一顆桂圓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據說這就吽做母珠因吽拿一個盤兒來詹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道使得麼馮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懷裡掏出一個白絹包兒將包兒裡的珠

子都倒在盤裡散着把那顆母珠擱在中間將盤置于桌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溜滴溜都滚到大珠身邊來一回兒把這顆大珠子抬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詹光道這也奇怪賈政道這是有的所以吽做母珠原是珠之母那紫英回頭看着他跟來的小廝道那個匣子呢那小廝赶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着虎紋錦錦上叠着一束藍紗詹光道這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吽做鮫綃帳在匣子裡拿出來時叠得長不滿五寸厚不上半寸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到十來層已經桌子上鋪不下了馮紫英道你看裡頭還有兩摺必得高屋裡去總張得下這就

此見賈氏之家。

是鮫絲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屋裡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怕疊起來倒費事詹光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折好收了馮紫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狠貴兩萬銀他就賣母珠一萬鮫綃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賈政道那裡買得起馮紫英道你們是個國戚難道宮裡頭用不着麼賈政道用得着的狠多只是那裡有這些銀子等我叫人拿進去給老太々瞧々馮紫英道狠是賈政便着人叫賈璉把那兩件東西送到老太々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鳳姐兒都來瞧着又把兩樣東西一一試過賈璉道他還有兩件一件是圍屏一件是樂鐘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鳳

數語中肯但不配鳳姐說耳。

姐兒接着道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裏有這些閒錢偺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像偺們這種人家必得置些不動搖的根基纔好或是祭地或是義庄再置些墳屋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是點兒底子不到一敗塗地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々老爺太々們怎麼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賈母與衆人都說這話說的倒也是賈璉道還了他罷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々瞧為的是宮裡好進誰說買來擱在家裡老太々還沒開口你便說了一大些喪氣話說着便把兩件東西拿了出去告訴了賈政說老太々不要便與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好可好就只沒銀子我替你留

續娶已久此復提亦無謂

且馮紫英与珍璉輩皆相与極熟之人不應不知賈蓉續娶之事

心有要買的人我便送信給你去馮紫英只得收拾好坐下說些閒話沒有興頭就要起身賈政道你在我這裡吃了晚飯去罷馮紫英道罷了來了就叨擾老伯嗎賈政道說那裡的話正說着人回大老爺來了賈赦早已進來彼此相見敘些寒溫不一時擺上酒來餚饌羅列大家喝着酒至四五巡後說起洋貨的話馮紫英道這種貨本是難消的除非要像尊府這種人家還可消得其餘就難了賈政道這也不見得賈赦道我們家裡也比不得從前了這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馮紫英又問東府珍大爺可好麼我前日見他說起家常話兒來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婦遠不及頭裡那位秦氏奶々了如今後娶的到底

是那一家的我也沒有問起賈政道我們這個姪孫媳婦兒也是這裡大家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女孩兒紫英道胡道長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教上也不怎麼樣也罷了只要姑娘好就好賈璉道聽得內閣裡人說起賈雨村又要陞了賈政道這也好不知准不准賈璉道大約有意思的了馮紫英道我今日從吏部裡來也聽見這樣說雨村老先生是貴本家不是賈政道是馮紫英道是有服的還是無服的賈政道說也話長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流寓到蘇州甚不得意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時常周濟他已後中了進士得了榜下知縣便娶了甄家的了頭如今的太々不是正配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

這處前同理
清係家

應是由知府
行取得了御
史

被竊珍板要
函道下缺五
行

托太如此多得
不好

賈政陳恢赦
終能保家並

賈赦及珍璉
之不謹慎也

堪沒有我處雨村革了職以後那還與我家並未相識的只因
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請他在家做西席外
甥女兒是他的學生因他有起復的信要進京來恰好外甥女
兒要上來探親林姑老爺便托他照應上來的還有一封薦書
托我吹噓吹噓那時看他不錯大家常會豈知雨村也奇我家
世襲起從代字輩下來寧榮兩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
槩都明白因此遂覺得親熱了因又笑說道幾年鬧門子也會
鑽了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不過幾年陞了吏部侍郎署兵部
尚書為着一件事降了三級如今又要陞了馮紫英道人世的
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賈政道像雨村算便宜的了還有

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就是甄家從前一樣功勳一樣的世襲一
樣的起居我們也是時常往來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
我這裡請安狠還熱鬧一回兒抄了原籍的家財至今杳無音
信不知他近況若何心下也着實惦記看了這樣你想做官的
怕不怕賈赦道偺們家是再沒有事的馮紫英道果然尊府是
不怕的一則裡頭有貴妃照應二則故舊好親戚多三則你家
自老太太起至於少爺們沒有一個刁鑽刻薄的賈政道雖無刁
鑽刻薄却沒有德行才情的白白的衣租食稅那裡當得起賈
赦道偺們不用說這些話大家吃酒罷大家又喝了几盃擺上
飯來吃畢喝茶馮家的小廝走來輕輕的向紫英說了一句馮

賈政烏乎知之

紫英便要告辭了賈赦賈政道你說什麼小廝道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梆子了賈政叫人看時已是雪深一寸多了賈政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麼馮紫英道收好了若尊府要用價錢還自然讓些賈政道我留神就是了紫英道我再聽信罷天氣冷請罷別送了賈赦賈政便命賈璉送了出去未知後事下回分解

此回此簡文而有用意處巧姐以來有事故此回精妙照綴見其漸漸長大不至突然而出也母珠等物珍巧神奇賈氏力不能買見其家計日絀也甄家抄沒雨村升擢卻借馮紫英簡話中帶出有行雲流水之妙

此回多刪改原本處意在去其繁冗以歸簡淨也故余亦不錄原文增入矣

補小紅以五兒數語雖是照應前文但不合此時情節賈璉鳳姐方有裁減各房丫頭之議未必肯先提此事王夫人又惡伶俐丫頭未必許叫進五兒自以賓敘進門作補入為得宜故雖有此言並無此事也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廿九册

拉車滋事衙役肆毒於書為閒文於事為真境曲曲折折引到寶玉與蔣玉函相見文心

紅樓夢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却說馮紫英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日臨安伯那裡來請吃酒知道是什麼事門上的人道奴才曾問過並没有什麼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裡到了一班小戲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爺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着賈赦過來問道明日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麼好不去的說着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裡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派的事必得早些去賈政道知道了說着只見兩個管屯裡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

邊站着賈政道你們是郝家庄的兩個答應了一聲賈政也不往下問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家人等秉着手燈送過賈赦去這裡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那人說道十月裡的租子奴才已經赶上來了原是明日可到誰知京外拿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裡收租子的車不是買賣車他更不管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拉着走几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硬扯了兩輛車去了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裡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掀下來赶着就

經營些小草二

不告假無差使可出門乎

賈政並不與賈赦同居須遣人往說方合

尚未知蔣玉函來何必歡喜的了不得耶

又將玉函出色煊染只是煊染襲人也

走那些赶車的但說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聽了罵道這個還了得立刻寫了一個帖兒叫家人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裡要車去并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璉道這些忘八羔子一個都不在家他們終年閒吃糧不管事因吩咐小厮們快給我找去說着也回到自己屋裡睡下不題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是衙門裡有事璉兒要在家等候拿車的事情也不能去倒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賈政遣人去叫寶玉說今日跟大爺到臨安伯那裡聽戲去寶玉喜歡的了不得便換上

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藥三個小子出來見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來到臨安伯府裡門上人回進去一會子出來說老爺請于是賈赦帶着寶玉走入院內只見賓客喧鬨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又與衆賓客都見過了禮大家坐着說笑了一回只見一個掌班的拿着一本戲單一個牙笏向上打了一個千兒說道求各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赦也點了一齣那人回頭見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搶步上來打個千兒道求二爺賞兩齣寶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唇若塗砂鮮潤如出水芙蕖飄揚似臨風玉樹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蔣玉函前日聽得他帶了小戲兒進京也沒有到自己那裡此時見了又不好站

何以必該知道

何以又不在王府

有此主意足以配作寶玉相知也

起來只得笑道你多早晚來的蔣玉函把手在自已身子上一指笑道怎麽二爺不知道麽寶玉因衆人在坐也難說話只得胡亂點了一齣蔣玉函去了便有幾個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紀也大了就在府裡掌班頭裡也改過小生他也攢了好幾個錢家裡已經有兩三個舖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舊領班有的說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說親還沒有定他倒拿定一個主意說是人生配偶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要配的上他的纔罷所以到如今還並沒娶親寶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嫁着這樣的人材兒也算是不辜負了

那時開了戲也有昆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梆子腔做得熱鬧過了晌午便擺開桌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留道天色尚早聽見說蔣玉函還有一齣占花魁他們頂好的首戲寶玉聽了巴不得賈赦不走于是賈赦又坐了一會果然蔣玉函扮着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把這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繾綣寶玉這時不看花魁只把兩支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蔣玉函聲音響喨口齒清楚按腔落板寶玉的神魂都唱了進去了直等這齣戲進場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非尋常戲子可比因想着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所

前薛蟠鬧事時叙及玉函無謂何不於此次回來向及茜羅叙有情致。

昨日所叫兩人洗浩房小李住家人也賈府謝就廢弛不似前此愈衰矣。

以知聲知音知樂有許多講究聲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主人不及相留寶玉没法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了寶玉來見賈政賈政纔下衙門正向賈璉問起拿車之事賈璉道今日叫人拿帖兒去知縣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這是本官不知道的並無牌票出去拿車都是那些混賬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既是老爺府裏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包管明日連車連東西一并送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官重重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裡老爺看破些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賈政道既無官票到底是何等

樣人在那裡作怪賈璉道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想來明日必定送來的賈璉說完下來寶玉上去見了賈政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裡去賈璉因為昨夜叫空了家人出來傳喚那起人多已伺候齊全賈璉罵了一頓叫大管家賴升將各行檔的花名冊子拿來你去查點查點寫一張諭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並未告假私自出去傳喚不到貽誤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攆出去賴升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出來吩咐了一回家人各自留意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着氊帽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脚下穿着一雙撒鞋走到門上向衆人作了個揖衆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諒了一番便問他是那裡來的呢那

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并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裡的爺們呈上尊老爺衆人聽見他是甄府來的終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是了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看時上寫着

世交夙好氣誼素敦遥仰襜帷不勝依切弟因菲材獲譴自分萬死難償幸邀寬宥待罪邊隅迄今門戶凋零家人星散所有奴子包勇向曾使用雖無奇技人尚慤實倘使得備奔走餬口有資屋烏之愛感佩無涯矣專此奉達餘容再敘不宣

賈政看完笑道這裡正因人多甄家倒薦人來又不好卻的吩咐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起來道家老爺請老爺安自己又打個千兒説包勇請老爺安賈政回問了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肩背寬肥濃眉爆眼磕額長鬚氣色粗黑垂着手站着便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住過幾年的包勇道小的向在甄家的賈政道你如今為什麼要出來呢包勇道小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爺再四叫小的出來説是別處你不肯去這裡老爺家裡只當原在自己家裡一樣的所以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事情弄到這樣的田地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説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

世寶玉丝玉之謂乎

原是不雕之璞是矣寶玉也

鏡花水月之文本是天真爛漫不雕不琢之人一如經治文章之說洗染逐時本來面目一稍改盡矣賈政如何性到處閒閒叙一包勇亦文部大有用處

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包勇道因為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笑了一笑道既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包勇道老爺若問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寔從小兒只管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老爺太太也狠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兒哥兒大病了一塲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幾乎急死裝裹都預俻了幸喜後來好了嘴裡說道走到一座牌樓那裡見了一個姑娘領着他到了一座

廟裡見了好些櫃子裡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裡見了無數女子說是多變了鬼怪似的也有變做骷髏兒的他嚇急了便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好了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頑去他竟改了脾氣了好着時候的頑意兒一槪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為事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漸的能彀帮着老爺料理些家務了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罷等這裡用着你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包勇答應着退下來跟着這裡人出去歇息不提一日賈政早起剛要上衙門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裡交頭接耳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是的又不好明回只管咕咕唧唧

賈政向日不管家事一切付之賈璉夫婦而八十回以後則事無鉅細無不關白賈政與八十回之前不相合

的說話賈政吽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麼事這麼鬼鬼祟祟的門上的人回道奴才們不敢說賈政道有什麼事不敢說的門上的人道奴才今日起來開門出去見門上貼着一張白紙上寫着許多不成事體的字賈政道那裡有這樣的事寫的是什麼門上的人道是水月菴裡的腌臢話賈政道拿給我瞧門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得結實揭不下來只得一面抄一面洗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就是那門上貼的話奴才們不敢隱瞞說着呈上那帖兒賈政接來看時上面寫着

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庵裡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窩娼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府內出新聞

更不入情賈珠只应通知賈璉也況賈珍回早已知

賈政看了氣得頭昏目暈赶着吽門上的人不許聲張悄悄吽人往寧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墻壁上再去找尋隨即吽人去喚賈璉出來賈璉即忙赶至賈政忙問道水月菴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來你也查考查考過沒有賈璉道沒有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裡照管賈政道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照管不來賈璉道老爺既這麼說想來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賈政歎道你瞧瞧這個帖兒寫的是什麼賈璉一看道有這樣事麼正說着只見賈蓉走來拿着一封書子寫着二老爺密啟打開看時也是無頭榜一張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賈政道快吽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子到水月菴裡去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

之已於年終領東西時大加申飭此時何必又特地叙出是賈政耶不愧為寶玉賞識那人愧死矣

拉回來不許泄漏只說裡頭傳喚賴大領命去了且說水月菴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菴中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管日間教他些經懺已後元妃不用也便習學得懶怠了那些女孩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都也有個知覺了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便去招惹他們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長得都甚妖嬈賈芹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閒時便學些絲絃唱個曲兒那時正當十月中旬賈芹給菴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便想起法兒來告訴眾人道我為你們領月錢不能

進城又只得在這裏歇着怪冷的怎麼樣我今日帶些菓子酒大家吃着樂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擺起桌子連本菴的女尼也叫了來惟有芳官不來賈芹喝了幾杯便說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會到不如搳拳罷誰輸了喝一杯豈不爽快本菴的女尼道這天剛過晌午混嚷混喝的不像且先喝幾鍾愛散的先散去誰愛陪芹大爺的回來晚上儘子喝去我也不管正說着只見道婆急忙進來說快散了罷府裡賴大爺來了眾女尼忙亂收拾便叫賈芹躲開賈芹因多喝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怕什麼話猶未完已見賴大進來見這般樣子心裡大怒為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只得含糊裝

鳳姐何病肯文未敘

八十八回中說水月庵的師父只一男一女兩兒

笑道芹大爺也在這裡呢麼賈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作什麼賴大說大爺在這裡更好快々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宮裡傳呢賈芹等不知原故還要細問賴大說天已不早了快々的好趕進城衆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賴大騎着大走騾押着趕進城不題却說賈政知道這事氣得衙門也不能上了獨坐在內書房嘆氣賈璉也不敢走開忽見門上的進來稟道衙門裡今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病了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芹此時又要該班心裡納悶也不言語賈璉走上去說道賴大是飯後出去的水月庵離城二十來里就趕進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爺的帮班請老爺只管去賴大來了叫他押着也別聲張等明日老爺回來再發落倘或芹兒來了也不用說明看他明日見了老爺怎麼樣說賈政聽來有理只得上班去了賈璉抽空纔要回到自己房中一面走着心裡抱怨鳳姐出的主意欲要埋怨因他病着只得隱忍慢々的走着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裡頭先是平兒知道即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懨々的總沒精神正是惦記鉄檻寺的事情聽說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嚇了一跳忙問帖的是什麼平兒隨口答應不留神就錯說了道沒要緊是饅頭菴裡的事情鳳姐本是心虛聽見饅頭菴的事情這一唬直唬怔了一句話沒說出來急火上攻眼

亦鳳姐心虛之由也○

水月庵饅頭庵是一是二○前文却未叙明○

雖病而機械不減自是能人○

鳳姐何以為不問及○

前發暈咳嗽了一陣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平兒慌了說道水月菴裡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奶々着什麼急鳳姐聽是水月菴纔定了定神說道呸糊塗東西到底是水月菴呢是饅頭菴平兒笑道是我頭裡錯聽了是饅頭菴後來聽見不是饅頭菴是水月菴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說成饅頭菴了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菴那饅頭菴與我什麼相干原是這水月菴是我叫芹兒管的大約剋扣了月錢平兒道我聽着不像月錢的事還有些腌臢話呢鳳姐道我更不管那個你二爺那裡去了平兒說聽見老爺生氣他不敢走開我聽見事情不好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不知太々們知道了麼但聽見說老爺

平兒伶牙如此想必心

叫賴大拿這些女孩子去了且叫個人前頭打聽打聽奶々現在病着依我竟先别管他們的閒事正說着只見賈璉進來鳳姐欲問他見賈璉一臉的怒氣暫且裝作不知賈璉飯沒吃完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呢賴大回來了賈璉道芹兒來了沒有旺兒道也來了賈璉便道你去告訴賴大說老爺上班兒去了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裡明日等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叫芹兒在內書房等着我旺兒去了賈芹走進書房只見那些下人指々點々不知說什麼看起這個樣兒來不像宮裡要人想着問人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裡疑惑只見賈璉走出來賈芹便請了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娘々宮裡即刻傳那些孩子

們做什麼吽姪兒好赶幸喜姪兒今日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着賴大來了二叔想來是知道的賈璉道我知道什麼你總是明白的呢賈芹摸不着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賈璉道你幹得好事把老爺都氣壞了賈芹道姪兒沒有幹什麼菴裡月錢是月〻給的孩子們經懺是不忘記的賈璉見他不知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便嘆口氣道打嘴的東西你各自去瞧〻罷便從靴掖兒裡頭拿出那個揭帖來扔與他瞧賈芹拾來一看嚇得面如土色說道這是誰赶的我並沒有得罪人為什麼這麼坑我〻〻一月送錢去只走一躺並沒有這些事若是老爺回來打着問我姪兒便該死了我母親知道更要打死說着見沒人

在旁邊便跪下去說道好叔〻救我一救兒罷說着只管磕頭滿眼淚流賈璉想道老爺最惱這些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這場氣也不小鬧出去也不好聽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志氣了將來咱們的事多着呢倒不如趁着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着若混過去就可以沒事了現在沒有對証想定了主意便說你別瞞我你幹的鬼〻祟〻的事你打諒我都不知道呢若要完事就是老爺打着問你〻一口咬定沒有纔好沒臉的起去罷吽人去喚賴大不多時賴大來了賈璉便與他商量賴大說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奴才今日到菴裡的時候他們正在裡面喝酒呢帖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賈璉道芹兒你聽賴

下回不接 有脫漏矣

大還賴你不成賈芹此時紅漲了臉一句也不敢言語還是賈璉拉着賴大央他護庇護庇罷只說是芹哥兒在家裡找來的你帶了他去只說沒有見我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去一賣完事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兒咱們再買賴大想來鬧也無益且名聲不好就應了賈璉叫賈芹跟了賴大爺去罷聽着他教你你就跟着他說罷賈芹又磕了一個頭跟着賴大出去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磕頭賴大說我的小爺你太鬧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鬧出這個亂兒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賈芹想了一想忽然想起一個人來究竟是誰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蔣玉函已於八十六回一見旅邸身分未敘詳也用臨安伯開宴與寶玉會面細談其業已成家尚未娶親爲從來伶者又見其風姿之美自命不凡不肯輕於擇配則雖人之一見鍾情頗忘寶玉可知矣文心文筆入細入妙此回云々如到臨行從媒人口中說出便成死筆瓢僕撮賈爲從何用伏筆趁賈府僕從如林豈竟無一近盜之人其家要借包勇口中述瓢倉寶玉璞渺之事耳若如此別敘一回則垂後把實豈不累墜取厭即此書慣用此法

○好〻一塊真寶玉一爲世情所移便成了俗物而世之好俗物者無不以此爲貴寶玉反以不雕不琢全其天真者爲無用之物而訕笑之唾罵之且瓦礫視之則以爲假寶玉云耳作者慇焉故特設此兩人以見世之所謂真者反假而所謂假者實真也茫〻宇宙舍林黛玉其誰識之哉

紅樓夢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寶玉通靈知奇禍

話說賴大帶了賈芹出來一宿無話靜候賈政回來單是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都喜歡的了不得欲要到各處明日預備進宮不料賴大便吩咐了看園的婆子並小廝看守惟給了些飯食却是一步不准走開那些女孩子摸不着頭腦只得坐着等到天亮園裡各處的了頭雖都知道拉進女尼們來預備宮裡使喚却也不能深知原委到了明日早起賈政正要下班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的銷冊子立刻要查核一時不能回家便呌人回來告訴賈璉說賴大回來你務必查問明白該如何辦

就如何辦了不必等我賈璉奉命先替芹兒喜歡又想道若是辦得一點影兒都沒有又恐賈政生疑不如回明二太太討個主意辦去便是不合老爺的心我也不至甚擔干係主意定了進內去見王夫人陳說昨日老爺見了揭帖生氣把芹兒和女尼女道等都呌進府來查辦今日老爺沒空問這種不成體統的事呌我來回太太該怎麼便怎麼樣我所以來請示太太這件事如何辦理王夫人聽了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若是芹兒這麼起來這還成偺們家的人了麼但只是這個貼帖兒的也可惡這些話可是亂嚼說得的麼你到底問了芹兒有這件事沒有呢賈璉道剛纔也問過了太太想別說他幹了沒有就是幹

賈璉甚是芹兒實隨何以如此庇護豈亦為鳳姐面上耶何其昏也

既有家廟錢糧者何以上墳燒紙要到水月庵鳳姐辦秦氏喪事時何以住饅頭

了一個人幹了混賬事也肯應承麼但只我想芹兒也不敢行此事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〻一時要叫的倘或鬧出事來怎麼樣呢依姪兒的主見要問也不難若鬧出來太〻怎麼個辦法呢王夫人道如今那些女孩子在那裡賈璉道都在園裡鎖着呢王夫人道姑娘們知道不知道賈璉道大約姑娘們也都知道是預備宮裡頭的話外頭並没提起别的來王夫人道狠是這些東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頭裡我原要打發他們去來着都是你們說留着好如今不是弄出事來了麼你竟叫賴大把那些女人帶去細〻的問他本家有人没有將文書查出花上幾十兩銀子僱隻船派個妥當人送到本地一槩連文書

發還了也落得無事若是為着一兩個不好個〻都押着他們還俗那又大造孽了若在這裡發給官媒雖然我們不要身價他們弄去賣錢那裡顧人的死活呢芹兒呢你便狠〻的說他一頓除了祭祀喜慶無事叫他不用到這裡來看仔細碰在老爺氣頭兒上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並說與賬房兒裡把這一項錢糧檔子銷了還打發個人到水月菴說老爺的諭除了上坟燒紙若有本家爺們到他那裡去不許接待若再有一點不好風聲連老姑子一並攆出去賈璉一一答應了出去將王夫人的話告訴賴大說是太〻主意叫你這麼辦去辦完了告訴我去回太〻你快辦去罷回來老爺來你也按着太〻的話

庵不住小月庵耶

回去賴大聽說便道我們太〻真正是個佛心這班東西還着人送回去既是太〻好心不得不挑個好人芹哥兒竟交給二爺開發了罷那個貼帖兒的奴才想法兒查出來重〻的收拾他纔好賈璉點頭說是了即刻將賈芹發落賴大也赶着把女尼等領出按着主意辦去了晚上賈政回家賈璉賴大回明賈政賈政本是省事的人聽了也便撂開手了獨有那些無賴之徒聽得賈府發出二十四個女孩子出來那個不想究竟那些人能彀回家不能未知着落亦難虛擬且說紫鵑因黛玉漸好園中無事聽見女尼等預備宮內使喚不知何事便到賈母那邊打聽打聽恰遇着鴛鴦下來閒着坐下說閒話兒提起女尼

傅〻富音同試〻勢音同可以會意其實欲之謂乎

的事鴛鴦詫異道我並没有聽見回來問〻二奶〻就知道了正說着只見傅試家兩個女人過來請賈母的安鴛鴦要陪了上去那兩個女人因賈母正睡晌覺就與鴛鴦說了一聲兒回去了紫鵑問這是誰家差來的鴛鴦道好討人嫌家裡有了一個女孩兒生得好些便獻寶的是的常〻在老太〻面前誇他家姑娘長得怎麼好心地怎麼好禮貌上又能說話兒又簡絕做活計兒手兒又巧會寫會算尊長上頭最孝敬的就是待下人也是極和平的來了就編這麼一大套常〻說給老太〻聽我聽着狠煩幾個老婆子真討人嫌我們老太〻偏愛聽那些個話老太〻也罷了還有寶玉素常見了老婆子便狠厭煩的

此老婆子大薛姨媽乎

說去此便不說下去可知是寶釵借影文字

既有金玉之說而又寫也書意固自然

紫鵑已深信寶玉不移又作此想

此數句可刪紫鵑此際玉為性情難伏侍亦無此理作者不過欲着此數語見得紫鵑所以

偏見了他們家的老婆子便不厭煩你說奇不奇前兒還來說他們姑娘現有多少人家兒來求親他們老爺總不肯應心裡只要和偺們這種人家作親纔肯一回誇獎一回奉承把老太々的心都說活了紫鵑聽了一呆便假意道若太々喜歡為什麼不就給寶玉定了呢鴛鴦正要說出原故聽見上頭說老太太醒了鴛鴦赶着上去紫鵑只得起身出來回到園裡一頭走一頭想道天下莫非只有一個寶玉你也想他我也想他我們家的那一位越發痴心起來了看他的那個神情兒是一定在寶玉身上的三番五次的病可不是為着這個是什麼這家裡金的銀的還鬧不清若添了一個什麼傳姑娘更了不得了我

看寶玉的心也在我們那一位的身上聽着鴛鴦的說話竟是見一個愛一個的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操了心了嗎紫鵑本是想着黛玉往下一想連自己也不得主意了不免掉下淚來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又恐怕他煩惱若是看着他這樣又可憐見兒的左思又想一時煩躁起來自己啐自己道你替人耽什麼憂就是林姑娘真配了寶玉他的那性情兒也是難伏侍的寶玉性情雖好又是貪多嚼不爛的我倒勸人不必瞎操心我自己纔是瞎操心呢從今以後我盡我的心伏侍姑娘其餘的事全不管這麼一想心裡倒覺清淨回到瀟湘舘來見黛玉獨自一人坐在炕上理從前做過的詩文詞稿抬頭見紫鵑

當指寶玉

當指黛玉

與上常勸林黛玉之意不合

不急〻探聽再不然紫鵑細心人也有從來將薛〻事合府皆知而獨不知一處風聲者卻但用筆太拙殊不入情遠不及前八十回筆墨

進來便問你到那裡去了紫鵑道我今兒瞧〻姐妹們去黛玉道敢是找襲人姐〻去麼紫鵑道我找他做什麼黛玉一想這話怎麼順嘴說了出來反覺不好意思便啐道你找誰與我什麼相干倒茶去罷紫鵑也心裡暗笑出來倒茶只聽見園裡的一疊聲亂嚷不知何故一面叫人去打聽回來說道怡紅院裡的海棠本來萎了幾棵也沒人去澆灌他昨日寶玉走去瞧見枝頭上好像有了骨朵兒是的人都不信沒有理他忽然今日開得狠好的海棠花衆人咤異都爭着去看連老太〻太〻都鬨動了來瞧花兒呢所以大奶〻叫人收拾園裡敗葉枯枝這些人在那裡傳喚黛玉也聽見了知道老太〻來便更了衣叫

只須黛玉便請了安六字足矣順手敘明姊光簡便寶琴住在老太太家前文並未明寶釵回去也

雪雁去打聽若是老太〻來了即來告訴我雪雁去不多時便跑來說老太〻太〻好些人都來了請姑娘就去罷黛玉略自照了一照鏡子掠了一掠鬢髮便扶着紫鵑到怡紅院來已見老太〻坐在寶玉常臥的榻上黛玉便說道請老太〻安退後便見了邢王二夫人回來與李紈探春惜春邢岫烟彼此問了好只有鳳姐因病未來史湘雲因他叔〻調任回京接了家去薛寶琴跟他姐〻家去住了李家姐妹因見園內多事李嬸娘帶了在外居住所以黛玉今日見的只有數人大家說笑了一回講究這花開得古怪賈母道這花兒應在三月裡開的如今雖是十一月因節氣遲還算十月應着小陽春的天氣這花開

黛玉近時之貌為世故應酬之言蓋知取悅於賈母王夫人非此種說話不可是以聊復爾爾賈赦賈政之語數之耳恰好兩人性情[illegible]一[illegible]傳出妙 伯[illegible]

因為和暖是有的王夫人道老太太見的多說得是也不為奇邢夫人道我聽見這花已經萎了一年怎麼這回不應時候兒開了必有個原故李紈笑道老太太與太太說得都是據我的糊塗想頭必是寶玉有喜事來了此花先來報信探春雖不言語心內想此花必非好兆大凡順者昌逆者亡草木知運不時而發必是妖孽只不好說出來獨有黛玉聽說是喜事心裡觸動便高興說道當初田家有荊樹一棵三個弟兄因分了家那荊樹便枯了後來感動了他弟兄們仍舊歸在一處那荊樹也就榮了可知草木也隨人的如今二哥哥認真念書舅舅喜歡那棵樹也就發了賈母王夫人聽了喜歡便說林姑娘比方得

賈赦何以亦來

有理狠有意思正說着賈赦賈政賈環賈蘭都進來看花賈赦便道據我的主意把他砍去必是花妖作怪賈政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不用砍他隨他去就是了賈母聽見便說誰在這裡混說人家有喜事好處什麼怪不怪的若有好事你們享去若是不好我一個人當你們不許混說話賈政聽了不敢言語赸赸的同賈赦等走了出來那賈母高興叫人傳話到廚房裡快快預備酒席大家賞花叫寶玉環兒蘭兒各人做一首詩誌喜林姑娘的病纔好不要他費心若高興給你們改改對着李紈道你們都陪我喝酒李紈答應了是便笑對探春笑道都是你鬧的探春道饒不叫我們做詩怎麼我們鬧的李紈道海棠社

依書中〻年月初晴雯死至今纔越周年緣晴雯死在老太〻八十的慶壽〻時而八十八回賀壽言明年老太太八十一歲是

不是你起的麽如今那棵海棠也要來入社了大家聽着都笑了一時擺上酒菜一面喝着彼此都要討老太〻的歡喜大家說那興頭話寶玉上來斟了酒便立成了四句詩寫出來念與賈母聽道

海棠何事忽摧隤　今日繁花為底開
應是北堂增壽考　一元旋復占先梅

賈環也寫了來念道

草木逢春當茁芽　海棠未發候偏差
人間奇事知多少　冬月開花獨我家

賈蘭恭楷謄正呈與賈母命李紈念道

烟凝媚色春前萎　霜浥微紅雪後開
莫道此花知識淺　欣榮預佐合歡盃

賈母聽畢便說我不大懂詩聽去倒是蘭兒的好環兒做得不好都上來吃飯罷寶玉看見賈母喜歡更是興頭因想起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的今日海棠復榮我們院內這些人自然都好但是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復生了頓覺轉喜為悲忽又想起前日巧姐提鳳姐要把五兒補入或此花為他而開也未可知卻又轉悲為喜依舊說笑賈母還坐了半天然後扶了珍珠回去了王夫人等跟着過來只見平兒笑嘻〻的迎上來說我們奶〻知道老太〻在這裡賞花自己不得來叫奴才來伏侍

今年八十歲正八月五十一月催三月時蛩非笑發開時花則不已兩月餘矣何以說那年卯

一裹圓三字八十回以前未見

元果花在矣与以前所叙之紫來不同何也

以果金鎖為通靈之配何相薛事成而失玉乎

老太太們還有兩疋紅送給寶二爺包裹這花當作賀禮襲人過來接了呈與賈母看賈母笑道偏是鳳了頭行出點事兒來叫人看着又體面又新鮮狠有趣兒襲人笑着向平兒道回去替寶二爺給二奶奶道謝要有喜大家喜賈母聽了笑道噯喲我還忘了呢鳳了頭雖病着還是他想得到送得也巧一面說着衆人就隨着去了平兒私與襲人道奶奶說這花開得奇怪叫你鉸塊紅紬子掛掛便應在喜事上去了以後也不必只管當作奇事混說襲人點頭答應送了平兒出去不題且說那日寶玉本來穿着一裹圓的皮袄在家歇息因見花開只管出來看一回賞一回歎一回愛一回的心中無數悲喜離合都

弄到這株花上去了忽然聽說賈母要來便去換了一件狐腋箭袖罩一件元狐腿外褂出來迎接賈母匆匆穿換未將通靈寶玉掛上及至後來賈母去了仍舊換衣襲人見寶玉脖子上沒有掛着便問那塊玉呢寶玉道纔剛忙亂換衣摘下來放在炕桌上我沒有帶襲人回看桌上並沒有玉便向各處找尋蹤影全無嚇得襲人滿身冷汗寶玉道不用着急少不得在屋裡的問他們就知道了襲人當作麝月等藏起嚇他頑便向麝月等笑着說道小蹄子們頑呢到底有個頑法把這件東西藏在那裡了別真弄丟了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麝月等都正色道這是那裡的話頑是頑笑是笑這個事非同兒戲你可別混說

是何言歟注
来真丢了寶
二爺又何如耶

你自已昏了心了想ㄑ罷想是擱在那裡了這會子又混賴人了襲人見他這般光景不像是頑話便着急道皇天菩薩小祖宗到底你擺在那裡去了寶玉道我記得明ㄑ放在炕桌上的你們到底找啊襲人麝月秋紋等也不敢叫人知道大家偷ㄑ兒的各處搜尋鬧了大半天毫無影響甚至番箱倒籠實在沒處去找便疑到方纔這些人進來不知誰檢了去了襲人說道進來的誰不是知這玉是性命是的東西呢誰敢檢了去呢你們好歹先別聲張快到各處問去若有姐妹們檢着嚇我們頑呢你們給他磕頭要了回來若是小丫頭偷了去問出來也不回上頭不論把什麼送他換了出來都使得的這可不是小事

重玉不重人不知要玉何用真不成話

真要丟了這個比丟了寶二爺的還利害呢麝月秋紋剛要往外走襲人又赶出來囑咐道頭裡在這裡吃飯的倒先別問去找不着再惹出些風波來更不好了麝月等依言分頭各處追問人人不曉個ㄑ驚疑麝月等回來俱目瞪口呆面ㄑ相窺寶玉也嚇怔了襲人急的只是乾哭找是沒處找回又不敢回怡紅院裡的人嚇得個ㄑ像木雕泥塑一般大家正在發獃只見各處知道的都來了探春叫把園門關上先命個老婆子帶着兩個丫頭再往各處去尋去一面又叫告訴衆人若誰找出來重ㄑ的賞銀大家頭宗要脫干係二宗聽見重賞不顧命的混找了一遍甚至于茅厠裡都找到誰知那塊玉竟像綉花針兒

偷之何用可謂忍極

平兒不應在此矣平兒知之而未附上房矣不知之矣

不是兩日之事

一般我了一天總無影響李紈急了說這件事不是頑的我要說句無禮的話了衆人道什麽呢李紈道事情到了這裡也顧不得了現在園裡除了寶玉都是女人要求各位姐〻妹〻姑娘都要叫跟來的了頭脫了衣服大家搜一搜若沒有再叫了頭們去搜那些老婆子並粗使的了頭大家說道這話也說的有理現在人多手亂魚龍混雜到是這麽以來你們也洗〻清探春獨不言語那些了頭們也都愿意洗淨自己先是平兒起平兒說道打我先搜起於是各人自已解懷李紈一氣兒混搜探春嗔着李紈道大嫂子你也學那起不成材料的樣子來了那個人既偷了去還肯藏在身上況且這件東西在家裡是寶

此言甚是

到了外頭不知道的是廢物偷他做什麽我想來必是有人使促狹衆人聽說又見環兒不在這裡昨兒是他滿屋裡〻跑都疑到他身上只是不肯說出來探春又道使促狹的只有環兒你們叫個人去悄〻的叫了他來背地裡哄着他叫他拿出來然後嚇着他叫他不要聲張這就完了大家點頭稱是李紈便向平兒道這件事還是得你去纔弄得明白平兒答應就赶着去了不多時同了環兒來了衆人假意裝出沒事的樣子叫人倒了碗茶擱在裡間屋裡衆人故意搭赸走開原叫平兒哄他平兒便笑着向環兒道你二哥〻的玉丟了你瞧見了沒有賈環便急得紫漲了臉瞪着眼說道人家丟了東西你怎麽又叫

臨安伯府中聽戲亦不止演一日也

我來查問疑我〻是犯過案的賊麼平兒見這樣子到不敢再問便又陪笑道不是這麼說怕三爺要拿了去嚇他們所以白問〻瞧見了沒有好叫他們找賈環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見不看見該問他怎麼問我捧着他的人多着咧得了什麼不來問我丟了東西就來問我說着起身就走衆人不好攔他這裡寶玉倒急了說道都是這勞什子鬧事我也不要他了你們也不用鬧了環兒一去必是嚷得滿院裡都知道了這可不是鬧事了麼襲人等急得又哭道小祖宗你看這玉丟了沒要緊若(不像樣)是上頭知道了我們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說着便嚎啕大哭起來衆人更加傷感明知此事掩飾不來只得要商議

話回來好回賈母諸人寶玉道你們竟也不用商議硬說我砸(不成話呀)了就完了平兒道我的爺好輕巧話兒上頭要問為什麼砸的呢他們也是個死啊倘或要起砸破的碴兒來那又怎麼樣呢寶玉道不然便說我前日出門丟了衆人一想這句話倒還混得過去但是這兩天又沒上學又沒往别處去寶玉道怎麼沒有大前兒還到臨安伯府裡聽戲去了呢便說那日丟的探春道那也不妥既是前兒丟的為什麼當日不來回衆人正在胡思亂想要裝點撒謊只聽得趙姨娘的聲兒哭着喊着走來說你們丟了東西自己不找怎麼叫人背地裡拷問環兒我把環兒帶了來索性交給你們這一起洑上水的該殺該剮隨你們

王夫人不叫驚人去向而就自進園殊無情理從前小老太太來王夫人從未捐來此只有攆晴雯等時曾來過

亦不入情

罷說着將環兒一推說你是個賊快〻的招罷氣得環兒也哭喊起來李紈正要勸解了頭來說太〻來了襲人等此時無地可容寶玉等赶忙出來迎接趙姨娘暫且也不敢作聲跟了出來王夫人見衆人都有驚惶之色纔信方纔聽見的話便道那塊玉真丢了麼衆人都不敢作聲王夫人走進屋裡坐下便叫襲人慌得襲人連忙跪下含淚要稟王夫人道你起來快〻叫人細〻找去一忙亂倒不好了襲人哽咽難言寶玉生恐襲人直告訴出來便說道太〻這事不與襲人相干是我前日到臨安伯府那裡聽戲在路上丢了王夫人道為什麼那日不找寶玉道我怕他們知道沒有告訴他們我叫焙茗等在外頭各處

我過的王夫人道胡說如今脫換衣服不是襲人他們伏侍的麼大凡哥兒出門回來手巾荷包短了還要個明白何況這塊玉不見了便不問的麼寶玉無言可答趙姨娘聽見便得意了忙接過口道外頭丢了東西也賴環兒話未說完被王夫人喝道這裡說這個你且說那沒要緊的話趙姨娘便不敢言語了還是李紈探春從寔的告訴了王夫人一遍王夫人也急得淚如雨下索性要回明賈母去問邢夫人那邊跟來的這些人去鳳姐病中也聽見寶玉失玉知道王夫人過來料躲不住便扶了豐兒來到園裡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鳳姐姣怯〻的說請太〻安寶玉等過來問了鳳姐好王夫人因說道你也聽見了

此玉失細已甚他人以之不足寶也何所見不及探春耶

王夫人真無見識一玉耳何至影了命根後文種種事端及寶玉瘋顛總是妖由人興

與邢夫人何涉何必要同邢夫人商量此彰其王夫人同鳳姐出邢夫人家之理

麼這可不是奇事嗎剛纔眼錯不見就丟了再找不着你去想想打從老太太那邊丫頭起至你們平兒誰的手不穩誰的心促狹我要回了老太太認真的查出來纔好不然是斷了寶玉的命根子了鳳姐回道偺們家人多手雜自古說的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裡保得住誰是好的但是一吵嚷已經都知道了偷玉的人若叫太太查出來明知是死無葬身之地他着了急反要毀壞了滅口那時可怎麼處呢據我的糊塗想頭只說寶玉本不愛他撂丟了也沒有什麼要緊只要大家嚴密些别叫老太太老爺知道這麼說了暗暗的派人去各處察訪哄騙出來那時玉也可得罪名也好定不知太太心裡怎麼樣王夫人遲

了半日纔說道你這話雖也有理但只是老爺跟前怎麼瞞的過呢便叫環兒過來道你二哥哥的玉丟了白問了你一句怎麼你亂嚷若是嚷破了人家把那個毀壞了我看你活得活不得賈環嚇得哭道我再不敢嚷了趙姨娘聽了那裡還敢言語王夫人便吩咐衆人道想來自然有沒找到的地方兒好端端的在家裡的還怕他飛到那裡去不成只是不許聲張限襲人三天內給我找出來要是三天找不着只怕也瞞不住大家那就不用過安靜日子了說着便叫鳳姐兒跟到邢夫人那邊商議踹緝不題這裡李紈等紛紛議論便傳喚看園子的一干人來叫把園門鎖上快傳林之孝家的來悄悄兒的告訴了他叫

他吩咐前後門上三天之內不論男女下人從裡頭可以走動
要出去時一槩不許放出只說裡頭丟了東西待這件東西有
了着落然後放人出來林之孝家的答應了是因說前兒奴才
家裡也丟了一件不要緊的東西林之孝必要明白上街去找
了一個測字的那人叫做什麼劉鐵嘴測了一個字說的狠明
白回來依舊一找便找着了襲人聽見便央及林家的道好林
奶奶出去快求林大爺替我們問問去那林之孝家的答應着
出去了邢岫烟道若說那外頭測字打卦的是不中用的我在
南邊聞妙玉能扶乩何不煩他問一問況且我聽見說這塊玉
原有仙機想來問得出來衆人都詫異道偺們常見的從沒有

聽他說起麝月便忙問岫烟道想來別人求他是不肯的好姑
娘我給姑娘磕個頭求姑娘就去若問出來了我一輩子總不
忘你的恩說着赶忙就要磕下頭去岫烟連忙攔住黛玉等也
都慫恿着岫烟速往櫳翠菴去一面林家的進來說道姑娘們
大喜林之孝測了字回來說這玉是丟不了的將來橫竪有人
送還來的衆人聽了也都半信半疑惟有襲人麝月喜歡的了
不得探春便問測的是什麼字林之孝家的道他的話多奴才
也學不上來記是拈了個賞人的東西的賞字那劉鐵嘴也不
問便說丟了東西不是李紈道這就算好林之孝家的道還說
賞字上頭一個小字底下一個口字這件東西狠可嘴裡放得

石不說出

妙在半准半不准若說得太確鑿則矣成異人反不入情也且預占妙玉扶乩地步矣

必是個珠子寶石衆人聽了誇讚道真是神仙往下怎麽說林之孝家的道他說底下貝字拆開不成一個見字可不是不見了因上頭拆了當字叫快到當鋪裡找去賞字加一人字可不是償字只要找着當鋪就有人有了人便贖了來可不是償還了嗎衆人道既這麽着就先往左近找起橫竪幾個當鋪都找遍了少不得就有了偺們有了東西再問人就容易了李紈道只要東西那怕不問人都使得林嫂子煩你就把測字的話快去告訴二奶奶回了太太先叫太太放心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林家的答應了便走衆人畧安了一點兒神呆呆的等岫烟回來正呆等只見跟寶玉的焙茗在門外招手兒叫小丫頭

子快出來那小丫頭赶忙的出去了焙茗便說道你快進去告訴我們二爺和裡頭太太奶奶姑娘們天大喜事那小丫頭子道你快說罷怎麽這麽累贅焙茗笑着拍手道我告訴姑娘姑娘進去回了偺們兩個人都得賞錢呢你打量什麽寶二爺的那塊玉呀我得了准信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上回揭帖人事不靖也此回花妖天機自動也總為賈氏將衰之兆与失玉叙在一處者以失玉事大不便久瞞即便告知賈母諸人則又多騰挪故下回緊接貴妃之事使賈母等正在倉皇未及理論得以轉緩也

測字如神。開頭便是尚字。直至和尚送還始悟。妙不說出。

有玉而金玉之姻緣未即成。失玉而賈薛之姻緣乃速合。金玉之說。有憑耶。無憑耶。作者特設失玉一節。以破寶釵之機心也。

何以寶玉失玉之後不即糊塗耶

焙茗是極聰明伶俐之人何至是蠢至此

此段無謂可删

纔是妙玉身分

紅樓夢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顛

話說焙茗在門口和小丫頭子說寶玉有了那小丫頭急忙回來告訢寶玉衆人聽了都推着寶玉出去問他衆人在廊下聽着寶玉也覺放心便走到門口問道你那裡得了快拿來焙茗道拿是拿不來的還得托人做保去呢寶玉道你快說是怎麼得的我好叫人取去焙茗道我在外頭知道林爺〻去測字我就跟了去我聽見說在當鋪裡我没等他說完便跑到幾個當鋪裡去我比給他們瞧有一家便說有我說給我罷那鋪子裡要票子我說當多少錢他說三百錢的也有五百錢的

也有前兒有一個人拿這麼一塊玉當了三百錢去今兒又有人也拿一塊玉當了五百錢去寶玉不等說完便道你快拿三百五百錢去取了來我們挑着看是不是裡頭襲人便啐道二爺不用理他我小時候兒聽見我哥〻常說有些人賣那些小玉兒没錢用便去當想來是家〻當鋪裡有的衆人正在聽得咤異被襲人一說想了一想倒大家笑起來說快叫二爺進來罷不用理那糊塗東西了他說的那些玉想來不是正經東西寶玉正笑着只見岫烟來了原來岫烟走到櫳翠菴見了妙玉不及閒話便求妙玉扶乩妙玉冷笑幾聲說道我與姑娘來往為的是姑娘不是勢利場中的人今日怎麼聽了那裡的謠言

過來纏我況且我並不曉得什麼乩扶乩說着將要不理岫烟懊悔此來知他脾氣是這麼着的一時我已說出不好白回去又不好與他質証他會扶乩的話只得陪着笑將襲人等性命關係的話說了一遍見妙玉畧有活動便起身拜了幾拜妙玉嘆道何必為人作嫁但是我進京以來素無人知今日你來破例恐將來纏繞不休岫烟道我也一時不忍知你必是慈悲的便是將來他人求你願不願在你誰敢相強妙玉笑了一笑叫道婆焚香在箱子裡找出沙盤乩架書了符命岫烟行禮祝告畢起來同妙玉扶着乩不多時只見那仙乩疾書道

噫來無跡去無踪青埂峯下倚古松欲追尋山萬重入我門來一笑逢

書畢停了乩岫烟便請問是何仙妙玉道請的是拐仙岫烟錄了出來請教妙玉解識妙玉道這個可不能連我也不懂你快拿去他們的聰明人多着呢岫烟只得回來進入院中各人都問怎麼樣了岫烟不及細說便將所錄乩語遞與李紈衆姊妹看寶玉看着都解的是一時要我是我不着的然而丢是丢不了的不知幾時不我便出來了但是青埂峯不知在那裡李紈道這是仙機隱語俗們家裡那裡跑出青埂峯來必是誰怕查出撂在松樹的山子石底下也未可定獨是入我門來這句到底是入誰的門呢黛玉道不知請的是誰岫烟道拐仙探春說

此时寶釵聞知寶玉失玉不知如何着急○後又有心裡驚疑一掌小滴寶釵一面也

道若是仙家的門便難入了襲人心裡着忙便捕風捉影的混找沒一塊石底下不找到只是沒有回到院中寶玉也不問有無只管儍笑麝月着急道小祖宗你到底是那里丢的説明了我們就是受罪也在明處啊寶玉笑道我説外頭丢的你們又不依你如今問我〻〻知道麽李紈探春道今日從早起鬧起已到三更來的天了你瞧林妹〻〻已經撑不住各自散去我們也該歇〻兒了明日再鬧罷説着大家散去寶玉即便睡下可憐人等哭一回想一回一夜無眠暫且不題且説黛玉先自回去想起金石的舊話來反自歡喜心裡説道和尚道士的話真個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縁寶玉如何能把這玉丢了呢或者因

我之事拆散他們的金玉也未可知想了半天更覺安心把這一天的勞乏竟不理會重新倒看起書來紫鵑倒覺身倦連催黛玉睡下黛玉雖躺下又想到海棠花上説這塊玉原是胎裡帯來的非比尋常之物來去自有關係若是這花主好事呢不該失了這玉呀看來此花開的不祥莫非他有不吉之事不覺又傷起心來又轉想到喜事上頭此花又似應開此玉又似應失如此一悲一喜直想到五更方睡着次日王夫人等早派人到當鋪裡去查問鳳姐暗中設法找尋一連鬧了幾天總無下落還喜賈母賈政未知襲人等每日提心吊胆寶玉也好幾天不上學只是怔〻的不言不語沒心沒緒的王夫人只知他因

失玉而起也不着意那一日正在納悶忽見賈璉進來請安嘻嘻的笑道今日聽得軍機賈雨村打發人來告訴二老爺說舅太爺陞了内閣大學士奉旨來京已定明年正月二十日先嗎有三百里的文書去了想舅太爺晝夜趲行半個多月就要到了姪兒特來回太太知道王夫人聽說便歡喜非常正想娘家人少薛姨媽家又衰敗了兄弟又在外任照應不着今日忽聽兄弟拜相回京王家榮耀將來寶玉都有倚靠便把失玉的心又畧放開些了天天只望兄弟來京忽一天賈政進來滿臉淚痕喘吁吁的說道你快去禀知老太太即刻進宮不用多人的是你伏侍進去因娘娘忽得暴病現在太監在外立等他說太

醫院已經奏明痰厥不能醫治王夫人聽說便大哭起來賈政道這不是哭的時候快快去請老太太說得寬緩些不要嚇壞了老人家賈政說着出來吩咐家人伺候王夫人收了淚去請賈母只說元妃有病進去請安賈母念佛道怎麽又病了前番嚇的我了不得後來又打聽錯了這回情願再錯了也罷王夫人一面回答一面催鴛鴦等開箱取衣飾穿戴起來王夫人趕着回到自己房中也穿戴好了過來伺候一時出廳上轎進宮不題且說元春自選了鳳藻宮後聖眷隆重身體發福未免舉動費力每日起居勞乏時發痰疾因前日侍宴回宮偶沾寒氣勾起舊病不料此回甚屬利害竟至痰氣壅塞四肢厥冷一面

存前寫其命之言元妃在家時曾教寶玉識字作詩則不過長於寶玉十歲而已茲今年四十三歲則長於寶玉二十五六歲矣豈有三十歲老閨女方選進宮之理四十三歲改作

奏明即召太醫調治豈知湯藥不進連用通關之劑並不見效內官憂慮奏請預辦後事所以傳旨命賈氏椒房進見賈母王夫人遵旨進宮見元妃痰塞口涎不能言語見了賈母只有悲泣之狀卻少眼淚賈母進前請安說些寬慰的話少時賈政等職名遞進宮嬪傳奏元妃目不能顧漸漸臉色改變內宮太監即要奏聞恐派各妃看視椒房姻戚未便久羈請在外宮伺候賈母王夫人怎忍便離無奈國家制度只得下來又不敢啼哭惟有心內悲感朝門內官員有信不多時只見太監出來立傳欽天監賈母便知不好尚未敢動稍刻小太監傳諭出來說賈娘娘薨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

乃八十六回寫命合寅年卯月不對

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四十三歲賈母含悲起身只得出宮上轎回家賈政等亦已得信一路悲感到家中邢夫人李紈鳳姐寶玉等出廳分東西迎着賈母請了安並賈政王夫人請安大家哭泣不題次日早起凡有品級的按貴妃喪禮進內請安哭臨賈政又是工部雖按照儀注辦理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同事又要請教他所以兩頭更忙非比從前太后與周妃的喪事了但元妃並無所出惟謚曰賢淑貴妃此是王家制度不必多贅只講賈府中男女天天進宮忙的了不得幸喜鳳姐兒近日身子好些還得出來照應家事又要預備王子騰進京接風賀喜鳳姐胞兄王仁知道叔叔入了內閣仍帶家眷來

二十七歲方合

薛事已成必作寶玉糊塗方易於着筆否則有許多難安頓處

京鳳姐心內歡喜便有些心病有這些娘家的人也便撂開所以身子到覺比前好了些﹅王夫人看見鳳姐照舊辦事又把擔子卸了一半又眼見兄弟來京諸事放心倒覺安靜些﹅獨有寶玉原是無職之人又不念書代儒學裡知他家內有事也不來管他賈政正忙自然沒有空兒查他想來寶玉趁此機會竟可與姊妹們天﹅暢樂不料他自失了玉後終日懶怠走動說話也糊塗了并賈母等出門回來有人叫他去請安便去沒人叫他﹅也不動襲人等懷着鬼胎又不敢去招惹他恐他生氣每天茶飯端到面前便吃不來也不要襲人看這光景不像是有氣竟像是有病的襲人偷着空兒到瀟湘館告訴紫鵑說是二

亦是文字善於安頓之法使二玉不見面則薛婚無破綻耳

既已定何又如此說耶

爺這麼着求姑娘給他開導開導紫鵑雖即告訴黛玉只因黛玉想着親事上頭一定是自己了如今見了他反覺不好意思若是他來呢原是小時在一處的也難不理他若說我去找他斷﹅使不得所以黛玉不肯過來襲人又背地裏去告訴探春那知探春心裡明﹅知道海棠開的怪異寶玉失的更奇接連着元妃姐﹅薨逝諒家道不祥日﹅愁悶那有心腸去勸寶玉況兄妹們男女有別只好過來一兩次寶玉又終是懶﹅的所以也不大常來寶釵也知失玉因薛姨媽那日應了寶玉的親事回去告訴了寶釵薛姨媽還說雖是你姨媽說了我還沒有應準說等你哥﹅回來再定你願意不願意寶釵反正色的對

此時兩心快活要得說冠冕話且此數語正是抑厥言之詞也。驚知驚失玉之不祥。疑知疑失玉而金玉之說哉在把握也。

母親道媽々這話說錯了女孩兒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親沒了媽々應該做主的再不然問哥々怎麼問起我來所以薛姨媽更愛惜他說他雖是從小嬌養慣的却也生來的貞靜因此在他面前反不提起寶玉了寶釵自從聽此一說把寶玉二字自然更不提起了如今雖然聽見失了玉心裏也甚驚疑倒不好問只得聽旁人說去竟像不與自己相干的只有薛姨媽打發了頭過來了好幾次問信因他自己的兒子薛蟠的事焦心只等哥々進京便好為他出脫罪名又知元妃已薨雖然賈府忙亂却得鳳姐好了出來理家也把賈家的事撂開了只苦了襲人雖然在寶玉跟前低聲下氣的伏侍勸慰寶

周貴妃之事。賈母等出去齋集。薛姨媽與過來與姊妹們作伴。何以此次反不一去耶。

玉竟是不懂襲人只有暗々的着急而已過了幾日元妃停靈寢廟賈母等送殯去了几天豈知寶玉一日獃似一日也不發燒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說話都無頭緒那襲人麝月等一發慌了回過鳳姐幾次鳳姐不時過來起先道是找不着玉生氣如今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只有日々請醫治煎藥吃了好幾劑只有添病的沒有減病的及至問他那里不舒服寶玉也不說出來直至元妃事畢賈母惦記寶玉親自到園看視王夫人也隨過來襲人等忙叫寶玉接去請安寶玉雖說是有病每日原起來行動今日叫他接賈母去他依然仍是請安惟是襲人在旁扶着指教賈母見了便道我的兒我打

諒你怎麼病着故此過來瞧你今你依舊的模樣兒我的心放了好些王夫人也自然是寬心的但寶玉並不回答只管嘻〻的笑賈母等進屋坐下問他的話襲人教一句他說一句大不似往常直是一個傻子似的賈母愈看愈疑便說我纔進來看時不見有什麼病如今細〻一瞧這病果然不輕竟是神魂失散的樣子到底因什麼起的呢王夫人知事難瞞又瞧〻襲人那可憐的樣子只得便依着寶玉先前的話將那往臨安伯府裡去聽戲時丟了這塊玉的話悄〻的告訴了一遍心裡也徬徨的狠生恐賈母着急并說現在着人在四下裡找尋求籤問卦都說在當鋪裡找少不得找着的賈母聽了急的站起來眼

試問此玉入他人之手何值一錢歷〻何如

淚直流說道這件玉如何是丟得的你們忒不懂事了難道老爺也是撂開手的不成王夫人知賈母生氣叫襲人等跪下自已斂容低首回說媳婦恐老太〻着急老爺生氣都沒敢回賈母咳道這是寶玉的命根子因丟了所以他是這麼失魂喪魄的還了得況且這玉滿城裡都知道誰撿了去便叫你們找出來麼叫人快〻請老爺我與他說那時嚇的王夫人襲人等哀告道老太〻這一生氣回來老爺更了不得了現在寶玉病着交給我們儘命的找來就是了賈母道你們怕老爺生氣有我呢便叫麝月傳人去請不一時傳進話來說老爺謝客去了賈母道不用他也使得你們便說我說的話暫且也不用責罰下

賈母訴有此言賈璉亦豈有此辦之理明明非路上失去賈璉豈不知之

借此搬出園去文勢簡便

人我便叫璉兒來寫出賞格懸在前日經過的地方便說有人檢得送來者情愿送銀一萬兩如有知人檢得送信找得者送銀五千兩如真有了不可吝惜銀子這麼一找少不得就找出來了若是靠着咱們家幾個人找就找一輩子也不能得王夫人也不敢直言賈母傳話告訴賈璉叫他速辦去了賈母便叫人將寶玉動用之物都搬到我那里去只派襲人秋紋跟過來餘者仍留園內看屋子寶玉聽了終不言語只是傻笑賈母便携了寶玉起身襲人等攙扶出園回到自己房中叫王夫人坐下着人收拾裡間屋内安置便對王夫人道你知道我的意思麼我為的園裡人少怡紅院裡的花樹忽萎忽開有些奇怪頭

裡仗着一塊玉能除邪祟如今此玉丢了生恐邪氣易侵故我帶他過來一塊兒住着這幾天也不用叫他出去大夫來就在這里瞧王夫人聽說便接口道老太太想的自然是如今寶玉同着老太太住了老太太的福氣大不論什麼都壓住了賈母道什麼福氣不過我屋裡乾淨些經卷也多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你問寶玉好不好那寶玉見問只是笑襲人叫他說好寶玉也就說好王夫人見了這般光景未免落泪在賈母這裡不敢出聲賈母知王夫人着急便說道你回去罷這裡有我調停他晚日老爺回來告訴他不必來見我不許言語就是了王夫人去後賈母叫鴛鴦找些安神定魄的藥按方吃了不題且說

但是如此招貼要隨對
不糊塗乃尔也

賈政當晚回家在車內聽見道兒上人說道人要發財也容易的狠那個問道怎麼兒得這個人又道今日聽見榮府裡丟了什麼哥兒的玉了貼着招帖兒上頭寫着玉的大小式樣顏色說有人檢了送去就給一萬兩銀子送信的還給五千呢賈政雖未聽得如此真切心內咤異急忙赶回便叫門上的人問起那事來門上的人禀道奴才頭裡也不知道今兒晌午璉二爺傳出老太太的話叫人去貼帖兒纔知道的賈政便嘆氣道家道該衰偏生養這麼一個孽障纔養他的時候滿街的謠言隔了十幾年畧好了些這會子又大張曉諭的找玉成何道理說着忙走進裡頭去問王夫人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訴賈政

知是老太太的主意又不敢違拗只抱怨王夫人幾句又走出來叫瞞着老太太背地裡揭了這個帖兒下來豈知早有那些游手好閑的人揭了去了過了些時竟有人到榮府門上口稱送玉來家內人們聽見喜歡的了不得便說拿來我給你回去那人便懷內掏出賞格來指給門上人瞧這不是你府上的帖子麼寫明送玉來的給銀一萬兩二太爺你們這會子瞧我窮回來我得了銀子就是個財主了別這麼待理不理的門上聽他話頭來的硬說道你到底畧給我瞧一瞧我好給你回去那人初到不肯後來聽人說的有理便掏出那玉托在掌中一揚說這是不是衆家人原是在外服役只知有玉也不常見今日

並無式樣仿造何至無人辨得出耶

緣看見這玉的模樣兒了急忙跑到裡頭搶頭報似的今日賈政賈赦出門只有賈璉在家衆人回明賈璉還細問真不真門上人口稱親眼見過只是不給奴才要見主子一手交銀一手交玉賈璉却也喜歡忙去稟知王夫人即便回明賈母把個襲人樂得合掌念佛賈母並不改口一疊連聲快叫璉兒請那人到書房內坐下將玉取來一看即便送銀賈璉依言請那人進來當客待他用好言道謝要借這玉送到裡頭本人見了謝銀分厘不短那人只得將一個紅紬子包兒送過去賈璉打開一看可不是那一塊晶瑩美玉呢賈璉素昔原不理論今日倒要看看了半日上面的字也彷彿認的出來什麼除邪祟等字

賈璉看了喜之不勝便叫家人伺候忙忙的送與賈母王夫人認去這會子驚動了合家的人都等着爭看鳳姐見賈璉進來便劈手奪去不敢先看送到賈母手裡賈璉笑道你這麼一點兒事還不叫我獻功呢賈母打開看時只見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一面用手擦摸鴛鴦拿上眼鏡兒來戴着一瞧說奇怪這塊玉倒是的怎麼把頭裡的寶色都没了呢王夫人看了一會子也認不出便叫鳳姐過來看鳳姐看了道像倒像只是顏色不大對不如叫寶兄弟自己一看就知道了襲人在旁也看着未必是那一塊只是盼得心盛也不敢說出不像來鳳姐於是從賈母手中接過來同着襲人拿來給寶玉瞧這時寶玉正

心有真鑑豈得以假混真也見假玉而不識其假則見寶釵無異黛玉矣

此恰是千金市駿骨之意

睡着纔醒鳳姐告訴道你的玉有了寶玉睡眼朦朧接在手裡也沒瞧便往地下一摞道你們又來哄我了說着只是冷笑鳳姐連忙拾起來道這也奇了怎麼你沒瞧就知道呢寶玉也不答言只管笑王夫人也進屋裡來了見他這樣便道這不用說了他那玉原是胎裡帶來的一種古怪東西自然他有道理想來這個必是人見了帖兒照樣做的大家此時恍然大悟賈璉在外間屋裡聽見這話便說道既不是快些拿來給我問他去人家這樣事他敢來鬼混賈母喝住道璉兒拿了去給他叫他去罷那也是窮極了的人沒法兒了所以見我們家有這樣事他便想着賺給個錢也是有的如今白白的花了錢弄了這個

東西又叫咱們認出來了依着我不要難為他把這玉還他說不是我們的賞給他幾兩銀子外頭的人知道了纔肯有信兒就送來呢若是難為了這一個人就有真的人家也不敢拿來了賈璉答應出去那人還等着呢半日不見人來正在那裡心裡發虛只見賈璉氣忿走出來了未知何如下回分解

此說寶玉瘋顛者是作者巧於安頓之法夫寶玉極靈慧人與黛玉頃刻不離今忽有寶釵結親之事即莫鳳姐巧計瞞天能保寶玉之不覺察乎且安必無如傻大姐者漏言於寶玉前也前此寶釵病而寶玉不往看視黛玉絕

粒而寶玉依然無恙。已覺不合於情理。況此段合卺結褵。若非寶玉瘋顛。被人撮弄。而茫然不知。將何以為寶玉解乎。故特設寶玉瘋顛一層。恕寶玉也。亦文字取巧法也。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卅冊

何以又不依賈母之言

惟假寶玉可以配金鎖

紅樓夢第九十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

話說賈璉拿了那塊假玉忿忿走出到了書房那個人看見賈璉的氣色不好心裡先發了虛了連忙站起來迎着剛要說話只見賈璉冷笑道好大胆我把你這個混賬東西這裡是什麼地方兒你敢來掉鬼回頭便問小廝們呢外頭轟雷一般幾個小廝齊聲答應賈璉道取繩子去綑起他來等老爺回來回明了把他送到衙門裡去衆小廝又一齊答應預備着呢嘴裡雖如此却不動身那人先自唬的手足無措見這般勢派知道難逃公道只得跪下給賈璉碰頭口口聲聲只叫老太爺別生氣

是我一時窮極無奈纔想出這個沒臉的營生來那玉是我借錢做的我也不敢要了只得孝敬府裡的哥兒頑罷說畢又連連磕頭賈璉啐道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這府裡希罕你的那扔不了的浪東西正鬧着只見賴大進來陪着笑向賈璉道二爺別生氣了靠他算個什麼東西饒了他叫他滾出去罷賈璉道寔在可惡賴大賈璉作好作歹衆人在外頭都說道糊塗狗攮的還不給爺和賴大爺磕頭呢快快的滾罷還等窩心脚呢那人趕忙磕了兩個頭抱頭鼠竄而去從此街上鬧動了賈寶玉弄出假寶玉來且說賈政那日拜客回來衆人因為燈節底下恐怕賈政生氣已過去的事了便也都不肯回只因元妃

有元妃之事本不該有照例家宴

不如原本叢杂矣

的事忙碌了好些時近日寶玉又病着雖有舊例家宴大家無興也無有可記之事到了正月十七日王夫人正盼王子騰來京只見鳳姐進來回說今日二爺在外聽得有人傳說我們家大老爺趕着進京離城只二百多里地在路上沒了太太聽見了沒有王夫人吃驚道我沒有聽見老爺昨晚也沒有說起到底在那裡聽見的鳳姐道說是在樞密張老爺家聽見的王夫人怔了半天那眼淚早流下來了因拭淚說道回來再叫璉兒索性打聽明白了來告訴我鳳姐答應去了王夫人不免暗裡落淚悲女哭弟又為寶玉躭憂如此連三接二都是不隨意的事那裡擱得住便有些心口疼痛起來又加賈璉打聽明白了

來說道舅太爺是趕路勞乏偶然感冒風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醫調治無奈這個地方沒有名醫誤用了藥一劑就死了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裡沒有王夫人聽了一陣心酸便心口疼得坐不住叫彩雲等扶了上炕還扎挣着叫賈璉去回了賈政即速收拾行裝迎到那裡帮着料理完畢即刻回來告訴我們好叫你媳婦兒放心賈璉不敢違拗只得辭了賈政起身賈政早已知道心裡很不受用又知寶玉失玉以後神志惛憒醫藥無效又值王夫人心疼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將賈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帶領引見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即放了江西糧道即日謝恩已奏明起程日期雖有衆親朋賀喜賈政也無心應

二月京察引見記名三月印放

外任四月欽恩出京是寶玉吉期當在四月之內五月之前此處又說八十二歲則寫係以後已滿一年餘矣敘來只是秋冬未已春發何也

酬只念家中人口不寧又不敢躭擱在家正在無計可施只聽見賈母那邊叫請老爺賈政即忙進去看見王夫人帶着病也在那裡便向賈母請了安賈母叫他坐下便說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多少話與你說不知你聽不聽說着掉下淚來賈政忙站起來說道老太々有話只管吩咐兒子怎敢不遵命呢賈母咽哽着說道我今年八十二歲的人了你又要做外任去偏有你大哥在家你又不能告親老你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々的又病得糊塗還不知道怎麼樣呢我昨日叫賴升媳婦出去叫人給寶玉算々命這先生算得好靈說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冲々喜纔好不然只怕保不住我知道你不

信那些話所以教你來商量你的媳婦也在這裡你們兩個也商量商量還是要寶玉好呢還是隨他去呢賈政陪笑說道老太々當初疼兒子這麼疼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麼只為寶玉不上進所以時常恨他也不過是恨鐵不成剛的意思老太々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着老太々不疼他的理如今寶玉病着兒子也是不放心因老太々不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我到底瞧々寶玉是個什麼病王夫人見賈政說着也有些眼圈兒紅知道心裡是疼的便叫襲人扶了寶玉見了他父親襲人叫寶玉來他請安他便請了個安賈政見他臉兒很瘦目光無神大有瘋傻之狀便

寶釵造作
金鎖始終
以此湊濟
真是辱他

吽人扶了進去便想到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如今又放外任不知道幾年回來倘或這孩子果然不好一則年老無嗣雖說有孫子到底隔了一層二則老太太最疼的寶玉是若有差錯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瞧瞧王夫人一包眼淚又想到他身上復站起來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想法兒疼孫子做兒子的還敢違拗老太太主意該怎麼便怎麼就是了但只姨太太那邊不知說明白了沒有王夫人便道姨太太是早應了的只為蟠兒的事沒有結案所以這些時總沒題起賈政又道這就是第一層難處了他哥哥在監裡妹妹怎麼出嫁況且貴妃的事雖不禁婚嫁寶玉應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個月的功服此時

也難娶親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不敢耽擱這幾天怎麼辦呢賈母想了一想說的果然不錯若是等這幾件事過去他父親又走了倘或這病一天重似一天怎麼好只可越些禮辦了纔好想定主意便說道你若給他辦呢我自然有個道理包管都碍不着姨太太那邊我和你媳婦親自過去求他蟠兒那裡我央蝌兒去告訴他說是要救寶玉的命諸事將就自然應的若說服裡娶親當真使不得況且寶玉病着也不可教他成親不過是冲冲喜我們兩家愿意孩子們又有金玉的道理婚是不用合的了即挑了好日子按着偺們家分兒過了禮趕着挑個娶親日子一槩鼓樂不用倒按宮裡的樣子用十二對

想出此法

特筆醒出

薛家造出金玉之說矣乃萬全勝算莫非此安能使賈母傾心玉此

薛姨勉強做成全是人定勝天即賈政原未願意也

可知此事是王夫人鳳姐主之

提燈一乘八人轎子擡了來照南邊規矩拜了堂一樣坐床撒帳可不是算娶了親了麼寶了頭心地明白是不用慮的內中又有襲人也還是個妥妥當當的孩子再有個明明白人常勸他更好他又和寶了頭合的來再者姨太太曾說寶了頭的金鎖也有個和尚說過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焉知寶了頭過來不因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也定不得從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是大家的造化這會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鋪排起來這屋子是要你派的一槩親友不請也不排筵席待寶玉好了過了功服然後再擺席請人這麼着都赶的上你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兒的事也好放心的去賈政聽了原不願意只是賈母做主不敢違命勉強陪笑說道老太太想得極是也狠妥當只是要吩咐家下衆人不許吵嚷得裏外皆知這要躭不是的姨太太那邊只怕不肯若是果真應了也只好按着老太太的主意辦去賈母道姨太太那裏有我呢你去罷賈政答應出去心中好不自在因赴任事多部裏領憑親友們薦人種種應酬不絕竟把寶玉的事聽憑賈母交與王夫人鳳姐兒了惟將榮禧堂後身王夫人內屋旁邊一大跨所二十餘間房屋指與寶玉餘者一槩不管賈母定了主意叫人告訴他去賈政只說狠好此是後話且說寶玉見過賈政襲人扶回裏間炕上因賈政在外無人敢與寶玉說話寶玉便昏昏沉沉睡去賈母與着賈政所

襲人不應至此時方知道

說的話寶玉一句也沒有聽見襲人等却靜〻兒的聽得明白頭裡雖也聽得些風聲到底影响只不見寶釵過來却也有些信真今日聽了這些話心裡方纔〻水落歸槽倒也喜歡心裡想道果然上頭的眼力不錯這纔配得是我也造化若他來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擔子但是這一位的心裡只有一個林姑娘幸虧他沒有聽見若知道了又不知要鬧到什麼分兒了襲人想到這裡轉喜為悲心想這件事怎麼好老太〻太〻那裡知道他們心裡的事初時高興說給他知道原想要他病好若是他仍似前的心事初見林姑娘便要摔玉砸玉況且那年夏天在園裡把我當作林姑娘說了好些私心話後來因為紫鵑說了

所見甚明奈何衆人皆不見及此

句頑話兒便哭得死的活來若是如今和他說要娶寶姑娘就把林姑娘撂開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若稍明白些只怕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我再不把話說明那不是一害三個人了麼襲人想定主意待等賈政出去叫秋紋照看着寶玉便從裡間出來走到王夫人身傍悄〻的請了王夫人到賈母後身屋裡去說話賈母只道是寶玉有話也不理會還在那裡打算怎麼過禮怎麼娶親那襲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後間便跪下哭了王夫人不知何意把手拉着他說好端〻的這是怎麼說有什麼委屈起來說襲人道這話奴才是不該說的這會子因為沒有法兒了王夫人道你慢〻的說襲人道寶玉的親事老

何不早言之

太〻太〻已定了寶姑娘了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只是奴才想着太〻看去寶玉和寶姑娘好還是和林姑娘好呢王夫人道他兩個因從小兒在一處所以寶玉和林姑娘又好些〻襲人道不是好些便將寶玉素與黛玉這些光景一一的說了還說這些事都是太〻親眼見的獨是夏天的話我從沒敢和別人說王夫人拉着襲人道我看外面兒已瞧出幾分來了你今日一說更加是了但是剛纔老爺說的話想必都聽見了你看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襲人道如今寶玉若有人和他說話他就笑沒人和他說話他就睡所以頭裡的話却倒都沒聽見王夫人道倒是這件事叫人怎麼樣呢襲人道奴才說是說了還得太

王夫人將着若一說寶玉豈知我害乃郎

半日沒言語真乃悔之無及無從說起也

觀場之矮人看到此處必痛恨鳳姐謂

太告訴老太〻想個萬全的主意纔好王夫人便道既這麼着你去幹你的這時候滿屋子的人暫且不用提起等我瞅空兒回明老太〻再作道理說着仍到賈母跟前賈母正在那裡和鳳姐兒商議見王夫人進來便問道襲人丫頭說什麼這麼鬼鬼祟〻的王夫人趁問便將寶玉的心事細〻回明賈母〻聽了半日沒言語王夫人和鳳姐也都不再說了只見賈母歎道別的事都好說林丫頭倒沒有什麼若寶玉真是這樣這可叫人作了難了只見鳳姐想了一想因說道難倒不難只是我想了個主意不知姑媽肯不肯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管說給老太〻聽大家娘兒們商量着辦罷了鳳姐道依我想這件事

直是棄而不顧矣

黛玉死於此計矣不知鳳姐此時特不過責薛賭已定然鳳姐此計將退薛而復娶林字折於世俗蓋本兩娶之事此但事之所必無且理之所不容

賈母實欲保全黛玉其奈王夫人與鳳姐全不體貼老人之心亦置黛玉於度外久矣一心只要成就寶釵耳

只有一個掉包兒的法子賈母道怎麽掉包兒鳳姐道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嚷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姑娘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兒怎麽樣要是他全不管這個包兒也就不用掉了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這事却要大費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歡你怎麽樣辦法呢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王夫人點了幾點頭兒笑了一笑說道也罷了賈母便問道你娘兒兩個搗鬼到底告訴我是怎麽着呀鳳姐恐賈母不懂露洩機關便也向耳邊輕輕的告訴了一遍賈母果真一時不懂鳳姐笑着又說了幾句賈母笑道這麽着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寶丫頭了倘或吵嚷出來林丫頭

又怎麽樣呢鳳姐道這個話原只說給寶玉聽外頭一概不許題起有誰知道呢正說間丫頭傳進話來說璉二爺回來了王夫人恐賈母問及使個眼色與鳳姐鳳姐便出來迎着賈璉擞了個嘴兒同到王夫人屋裡等着去了一回兒王夫人進來已見鳳姐哭的兩眼通紅賈璉請了安將到十里屯料理王子騰的喪事話說了一遍便說有恩旨賞了内閣職銜謚了文勤公命本宗扶柩回籍着沿途地方官員照料昨日起身同家眷回南去了舅太太叫我回來請安問好說如今想不到不能進京有多少話不能說聽見我大舅子要進京若是路上遇見了便叫他來到偺們這裡細細的說王夫人聽畢其悲痛自不必言

遣開紫鵑使紫鵑不聞傻大姐之言也○若聞其言則後來有何根究○勢必難爲傻大姐○筆墨皆成鈍置矣○

以己度人○

傻大姐一見而晴雯死○再見而黛玉死○可知晴雯是黛玉影子○

鳳姐勸慰了一番請太〻畧歇晚上來再商量寶玉的事罷說畢同了賈璉回到自己〻房中告訴了賈璉叫他派人收拾新房不題一日黛玉早飯後帶着紫鵑到賈母這邊來一則請安二則也為自己散〻悶出了瀟湘館走了幾步忽然想起忘了手絹子來因叫紫鵑回去取來自己却慢〻的走着等他剛走到沁芳橋那邊山石背後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忽聽一個人嗚〻咽〻在那裡哭黛玉煞住脚聽時又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也聽不出哭着叨〻的是些什麼話心裡甚是疑惑便慢〻的走去及到了跟前却見一個濃眉大眼的了頭在那裡哭呢黛玉未見他時還只疑府裡這些大了頭有什麼說不出的心

事所以來這裡發洩發洩及至見了這個了頭却又好笑因想到這種蠢貨有什麼情種自然是那屋裡作粗活的了頭受了大女孩子的氣了細瞧了一瞧却不認得那了頭見黛玉來了便也不敢再哭站起來拭眼淚黛玉問道你好〻的為什麼在這裡傷心那了頭聽了這話又流淚道林姑娘你評〻這個理他們說話我又不知道我就說錯了一句話我姐〻也不犯就打我呀黛玉聽了不懂他說的是什麼因笑問道你姐〻是那一個那了頭道就是珍珠姐〻黛玉聽了纔知他是賈母屋裡的因又問你叫什麼那了頭道我叫傻大姐兒黛玉笑了一笑又問你姐〻為什麼打你〻說錯了什麼話了那了頭道為什麼

若黛玉深知此事者也妙〻

特卦此即先到葬花處先前此擔囊荷鋤都非泛設

黛玉必死在此一語

妙在絕不知是要瞞黛玉

呢就是為我們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情黛玉聽了這句話如同一個疾雷心頭亂跳略定了定神便叫這了頭你跟了我這裡來那了頭跟着黛玉到那個角兒上葬桃花的去處那裡背靜黛玉因問道寶二爺娶寶姑娘他為什麼打你呢傻大姐道我們老太〻和太〻二奶〻商量了因為我們老爺要起身說就赶着往姨太〻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罷頭一宗給寶二爺冲什麼喜第二宗說到這裡又瞅着黛玉笑了一笑纔說道赶着辦了還要給林姑娘說婆〻家呢黛玉已經聽呆了這了頭只管說道我又不知道他們怎麼商量的不叫人吵嚷怕寶姑娘聽見害臊我白和寶二爺屋裡的襲人姐〻說了一句咱們明

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〻這可怎麼叫呢林姑娘你說我這話害着珍珠姐〻什麼了嗎他走過來就打了我一個嘴巴說我混說不遵上頭的話要攆我出去我知道上頭為什麼不叫言語呢你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說着又哭起來那黛玉此時心裡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甜苦酸鹹竟說不出什麼味兒來了停了一會兒顫巍〻的說道你別混說了你再混說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說着自己轉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觔重的兩隻脚却像踹着綿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的走將下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原來脚下軟了走的慢且又迷〻痴〻

妙〻

極力描寫

筆力直透紙背

沁芳橋可作醒芳橋

绝妙筆法有却無數筆墨妙

信着脚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的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却又不知不覺的順着堤往回裡走起來紫鵑取了絹子來却不見黛玉正在那裡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々蕩蕩的眼睛也直々的在那裡東轉西轉又見一個了頭往前頭走了離的遠也看不出是那一個來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赶過來輕々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裡去黛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答道我問々寶玉去紫鵑聽了摸不着頭腦只得攙着他到賈母這邊來黛玉走到賈母門口心裡微覺明晰回頭看見紫鵑攙着自己便站住了問道你作什麼來的紫鵑陪笑道我找了絹子來了頭裡見姑娘在橋那邊呢我赶着過

然紫鵑早有所聞特不敢言耳真是知心

文字縱閃々佳

去問姑娘姑娘没理會黛玉笑道我打量你來睄寶二爺來了呢不然怎麼往這裡走呢紫鵑見他心裡迷惑便知黛玉必是聽見那了頭什麼話了惟有點頭微笑而已只是心裡怕他見了寶玉那一個已經是瘋々傻々這一個又這樣恍々惚々一時説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那時如何是好心裡雖如此想却也不敢違拗只得攙他進去那黛玉却又奇怪了這時不似先前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鵑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却是寂然無聲因賈母在屋裡歇中覺了頭們也有脫滑頑去的也有打盹兒的也有在那裡伺候老太々的倒是襲人聽見簾子响從屋裡出來一看見是黛玉便讓道姑娘屋裡坐罷黛玉笑着道

不哭而笑矣大解脫

要言不煩黛玉雖死亦諒其心矣

寶二爺在家麽襲人不知底裡剛要答言只見紫鵑在黛玉身後和他拟嘴兒指着黛玉又搖〻手兒襲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語黛玉却也不理會自己走進房來看見寶玉在那裡坐着也不起來讓坐只瞅着嘻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寶玉笑兩個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只管對着臉傻笑起來襲人看見這番光景心裡大不得主意只是沒法兒忽然聽着黛玉說道寶玉你為什麽病了寶玉笑道我為林姑娘病了襲人紫鵑兩個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個却又不答言仍舊傻笑起來襲人見了這樣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不減於寶玉因悄和紫鵑說道姑娘纔好了我叫秋紋妹

解脫

寶玉出家時寶釵勸之行寶玉亦有是去的時候了一語與此兩〻相映

如此恍惚入情入理遠勝

妹同着你攙回姑娘歇〻去罷因回頭向秋紋道你和紫鵑姐姐送林姑娘去罷你可別混說話秋紋笑着也不言語便來同着紫鵑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瞅着寶玉只管笑只管點頭兒紫鵑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〻罷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着便回身笑着出來了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飛快紫鵑秋紋後面赶忙跟着走黛玉出了賈母院門只管一直走去紫鵑連忙抱住叫道姑娘往這麽來黛玉仍是笑着隨了往瀟湘館來離門不遠紫鵑道阿彌陀佛可到了家了只這一句話沒說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聲一口血直吐出來未知性命如何且聽

前聞雪雁之言絕粒病甚而自欲減餐求死也

下回分解

鳳姐奇謀真同兒戲一時騙過將來如何因此
此策可見鳳姐之為人矣彼所指者癩蝦蟆耳
其他則人盡夫也以己度人知寶玉惟色是好何
必擇人寶釵之美不下黛玉平時亦相親愛一經
入手自必移情而忘却黛玉矣彼安知男子中乃
有癡心如寶玉者耶如責其冒昧反怨之也
王夫人亦糊塗已甚試思黛玉閨閣千金竟可借
其名與寶玉成婚他日豈得再婚他家耶賈母云
林丫頭怎麼樣一處其死一處及此也

黛玉聞信之下甚難描寫此時心裡云云刻劃入微
形容盡致即你去罷三字亦不能容易說也歎觀止
者十分經意而出之情狀也始則腳軟如踏綿花神
氣奪也既而腳步如飛肝火動也不知作者從何處
體會出此
此事甚秘何由使黛玉知之是棘手處也不知正為
嚴禁傳言遂有人傳言天下事往往如此使少寬其
禁儍大姐不被巴掌何從向黛玉哭訴乎
鳳姐之謀瞞過一時真是兒戲夫人而知其不可也
題曰奇謀何也鳳姐蓋甚利寶玉之死也寶玉於黛

玉其生之死之之情狀不知之豈鳳姐之能決而反未之
察耶是策得行而黛玉必死黛玉死而寶玉亦得生
則所以殺黛玉而並殺寶玉者計孰便於此歟故曰
鳳姐設奇謀識歟是鳳姐之奇謀也
鳳姐與寶玉有明徵矣小紅初名紅玉曰因重了寶二
爺林姑娘名字改的鳳姐曰討人嫌的很得了玉便宜
是的你也玉我也玉是皆甚惡黛玉之之歟
王夫人之從其計則是深惡黛玉因而不得為寶玉
計猶之通情變之用心如若賈母則雖欲為黛玉作
合而不可得之況惑於浸潤之久置黛玉於不顧耶 綠勉九誌

紅樓夢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話說黛玉到瀟湘館門口紫鵑說了一句話更動了心一時吐出血來幾乎暈倒虧了還同着秋紋兩個人攙扶着黛玉到屋裡來那時秋紋去後紫鵑雪雁守着見他漸漸甦醒過來問紫鵑道你們守着哭什麼紫鵑見他說話明白倒放了心了因說姑娘剛纔打老太太那邊回來身上覺着不大好唬的我們沒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我那裡就能彀死呢這一句話沒完又喘成一處原來黛玉因昨日聽得寶玉寶釵的事情這本是他數年的心病一時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及至回來吐了

這一口血心中却漸漸的明白過來把頭裡的事一字也不記得了這會子見紫鵑哭方糢糊想起傻大姐的話來此時反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債這裡紫鵑雪雁只得守着想要告訴人去怕又像上次招得鳳姐兒說他們失驚打怪的那知秋紋回去神情慌遽正值賈母睡起中覺來看見這般光景便問怎麼了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回了一遍賈母大驚說這還了得連忙着人叫了王夫人鳳姐過來告訴了他婆媳兩個鳳姐道我都囑咐到了這是什麼人去走了風這不更是一件難事了嗎賈母道且別管那些先瞧瞧去是怎麼樣了說着便起身帶着王夫人鳳姐等過來看視見黛玉顏色如雪並無一點

血色神氣昏沉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了一陣了頭遞了痰盒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大家都慌了只見黛玉微〻睜眼看見賈母在他旁邊便喘吁〻的說道老太〻你白疼了我了賈母一聞此言十分難受便道好孩子你養着罷不怕的黛玉微〻一笑把眼又閉上了外面了頭進來回鳳姐道大夫來了于是大家畧避王大夫同着賈璉進來胗了脉說道尚不妨事這是鬱氣傷肝〻不藏血所以神氣不定如今要用斂陰止血的藥方可望好王大夫說完同着賈璉出去開方取藥去了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難好你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冲一冲或者好了

豈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麼樣也不至臨時忙亂偺們家裡這兩天正有事呢鳳姐兒答應了賈母又問了紫鵑一回到底不知是那個說的賈母心裡只是納悶因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該要分別些纔是做女孩兒的本分我纔心裡疼他若是他心裡有別的想頭成了什麼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們說了我倒有些不放心因回到房中又叫襲人來問襲人仍將前日回王夫人的話並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賈母道我方纔看他却還不至糊塗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偺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〻有不得的林了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凴

自然是死了乾淨
殘忍已極矣
知其必死矣

着花多少錢都使得若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鳳姐道林妹〻的事老太〻倒不必掛心橫豎有他二哥〻天天同着大夫瞧看倒是姑媽那邊的事要緊今日早起聽見說房子不差什麽就要當了竟是老太〻太〻到姑媽那邊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媽家裡有寶妹〻在那裡難以說話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偺們一夜都說結了就好辦了賈母王夫人都道你說的是今日晚了明日飯後偺們娘兒們就過去說着賈母用了晚飯鳳姐同王夫人各自歸房不提

且說次日鳳姐吃了早飯過來便要試〻寶玉走進裡間說道寶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

絕好機鋒

寶玉聽了只管瞅着鳳姐笑微〻的點〻頭兒鳳姐笑道給你娶林妹〻過來好不好寶玉却大笑起來鳳姐看着也斷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因又問道老爺說你好了纔給你娶林妹〻呢若還是這麽傻便不給你娶了寶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纔傻呢說着便站起來說我去瞧〻林妹〻叫他放心鳳姐忙扶住了說林妹〻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婦了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寶玉道娶過來他到底是見我不見鳳姐又好笑又着忙心想〻襲人的話不差提了林妹〻雖說仍舊說些瘋話却覺得明白些若真明白了將來不是林姑娘打破了這個燈虎兒那饑荒纔難打呢便忍笑說道你好〻兒的便見你若

是瘋瘋顛顛的他就不見你了寶玉說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竪給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裡頭鳳姐聽着竟是瘋話便出來看着賈母笑賈母聽了又是笑又是疼便說道我早聽見了如今且不用理他叫襲人好好的安慰他偺們走罷說着王夫人也來了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裡只說惦記着這邊的事來瞧瞧薛姨媽感激不盡說些薛蟠的話喝了茶薛姨媽纔要叫人告訴寶釵鳳姐連忙攔住說姑媽不必告訴寶妹妹又向薛姨媽陪笑說道老太太此來一則為瞧姑媽二則也有句要緊的話特請姑媽到那邊商議薛姨媽聽了點點頭兒說是了於是大家又說些閒話便回來了當晚薛

姨媽果然過來見過了賈母到王夫人屋裡來不免說起王子騰來大家落了一回淚薛姨媽便問道剛纔我到老太太那裡寶哥兒出來請安還好好兒的不過畧瘦些怎麼你們說得狠利害鳳姐便道其實也不怎麼樣只是老太太懸心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不知幾年纔來老太太的意思頭一件叫老爺看着寶兄弟成了家也放心二則也給寶兄弟冲冲喜借大妹妹的金鎖壓壓邪氣只怕就好了薛姨媽心裡也愿意只慮着寶釵委屈便道也使得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計較纔好王夫人便按着鳳姐的話和薛姨媽說只說姨太太這會子家裡沒人不如把粧奩一概蠲免明日就打發蝌兒去告訴蟠兒

形似之筆瞭吉似如痴從深於情者正以之心攤骨折也既要叫縛叫來何以叙得如此平略

而請之意須在前文說出方清楚

姑從注定金鎖

低頭不語者○正中下懷也○以來垂淚在○良心發現對不住代寶玉○不免哀憐黛玉也○

寶釵不願意○燒不熱鬧不肯要母假情○可嫌○

一面這裡過門一面給他變法兒撕擄官事並不提寶玉的心事又說姨太〻既作了親娶過來早〻好一天大家早放一天心正說着只見賈母差鴛鴦過來候信薛姨媽雖恐寶釵委屈然也沒法兒又見這般光景只得滿口應承鴛鴦回去回了賈母賈母也甚喜歡又叫鴛鴦過來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薛姨媽也答應了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大家散了王夫人姊妹不免又叙了半夜話兒次日薛姨媽回家将這邊的話細〻的告訴了寶釵還說我已經應承了寶釵始則低頭不語後來便自垂淚薛姨媽用好言勸慰解釋了好些話寶釵自回房内寶琴隨去解悶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叫他明日起身一則打聽審詳的事二則告訴你哥〻一個信兒你即便回來薛蝌去了四日便回來回覆薛姨媽道哥〻的事上司已經准了誤殺一過堂就要題本了叫咱們預備贖罪的銀子妹〻的事說媽〻做主很好的赶着辦罷薛姨媽聽了一則薛蟠可以回家二則完了寶釵的事心裡安頓了好些便是看着寶釵心裡好像不願意似的雖是這樣他是女兒家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知我應了他也沒得說的便叫薛蝌辦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即叫人送到璉二爺那邊去還問了過禮的日子來你好預備本來咱們不驚動親友哥〻的朋友是你說的都是混賬人親戚呢就是賈王二家如今賈家是男家王家無人

順手將湘雲定親事遮湘雲心當有心於寶玉知不能奪寶釵則遂安然他定矣襯出黛玉之深於情也非他人所可及也○但湘雲此時正不必定親留在後文補敘寶玉此如文

吉期當在三四月間若正在賈

在京裡史姑娘放定的事他家没有來請偺們偺們也不用通
知倒是把張德輝請了來托他照料些他上幾歲年紀的人到
底懂事薛蟠領命叫人送帖過去次日賈璉過來見了薛姨媽
請了安便說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過來回姨太太就是
明日過禮罷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飭就是了說着捧過通書來
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點頭應允賈璉赶着回去回明賈政賈
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說既不叫親友們知道諸事寧可簡便些
若是東西上請老太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訴我賈璉答應進
内将話回明賈母這裡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将過禮的物件
都送與賈母過目并叫襲人告訴寶玉那寶玉又嘻嘻的笑道

這裡送到園裡回來園裡又送到這裡偺們的人送偺們的人
收何若來呢賈母王夫人聽了都喜歡道說他糊塗他今日怎
麼這麼明白呢鴛鴦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來一件一件的點
明給賈母瞧說這是金項圈這是金珠首飾共八十件這是粧
蟒四十疋這是各色紬緞一百二十疋這是四季的衣服共一
百二十件外面也没有預備羊酒這是折羊酒的銀子賈母看
了都說好輕輕的與鳳姐說道你去告訴姨太太說不是虛禮
求姨太太等蟠兒出來慢慢的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那
好日子的被褥還是偺們這裡代辦了罷鳳姐答應了出來叫
賈璉先過去又叫周瑞旺兒等吩咐他們不必走大門只從園

政出矣乙
前一日則完
是四月矣

只描是笑亦
常了悟

可憐可痛

最可恨李紈探春二人
也

紫鵑同此
一語亦付心
如悲玉死矣

裡從前開的便門內送去我也就過去這門離瀟湘館還遠倘別處的人見了囑咐他們不用在瀟湘館裡提起衆人答應着送禮而去寶玉認以為真心裡大樂精神便覺得好些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那過禮的回來都不提名說姓因此上下人等雖都知道只因鳳姐吩咐都不敢走漏風聲且說黛玉雖然服藥這病日重一日紫鵑等在旁苦勸說道事情到了這個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也都知道至於意外之事是再沒有的姑娘不信只拿寶玉的身子說起這樣大病怎麽做得親呢姑娘别聽瞎話自己安心保重纔好黛玉微笑一笑也不答言又咳嗽數聲吐出好些血來紫鵑等看去只有一息奄奄

明知勸不過來惟有守着流淚天天三四輪去告訴賈母鴛鴦測度賈母近日比前疼黛玉的心差了些所以不常去回況賈母這幾日的心都在寶釵寶玉身上不見黛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只請太醫調治罷了黛玉向來病着自賈母起直到姊妹們的下人常來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一個問的人都没有睜開眼只有紫鵑一人自料萬無生理因扎掙着向紫鵑說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雖是老太太派你伏侍我這幾年我拿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說到這裡氣又接不上來紫鵑聽了一陣心酸早哭得說不出話來遲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紫鵑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起我來靠着

自此以後筆下不知是墨是淚是血閱者莫能辨也

此恨寶玉也不欲當此病婦耳

时已四月天焉有因冷而生火盆之理也

坐〻纔好紫鵑道姑娘的身上不大好起來又要抖摟着了黛玉聽了閉上眼不言語了一時又要起來紫鵑没法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兩邊用軟枕靠住自己却倚在旁邊黛玉那裡坐得住下身自覺硌的疼狠命的掌着叫過雪雁來道我的詩本子說着又喘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因找來送到黛玉跟前黛玉點〻頭兒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發怔黛玉氣的兩眼直瞪又咳嗽起來又吐了一口血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黛玉嗽了口吐在盒內紫鵑用絹子給他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絹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鵑道姑娘歪〻兒罷黛玉又搖〻頭兒紫鵑料是要絹子便叫雪

雁開箱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黛玉瞧了撂在一邊使勁說道有字的紫鵑這纔明白過來要那塊題詩的舊帕只得叫雪雁拿出來遞給黛玉紫鵑勸道姑娘歇〻罷何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只見黛玉接到手裡也不瞧詩扎掙着伸出那隻手來狠命的撕那絹子却是只有打顫的分兒那裡撕得動紫鵑早已知他是恨寶玉却也不敢說破只說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氣黛玉點〻頭兒掖在袖裏便叫雪雁點燈雪雁答應連忙點上燈來黛玉瞧〻又閉了眼坐着喘了一會子又道籠上火盆紫鵑打諒他冷因說道姑娘躺下多蓋一件罷那炭氣只怕躭不住黛玉又搖頭兒雪雁只得籠上擱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點

頭意思叫挪到炕上來雪雁只得端上來出去拿那張火盆炕桌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鵑只得兩隻手來扶着他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點點頭兒往上一撂紫鵑唬了一跳欲要搶時兩隻手却不敢動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時那絹子已經燒着了紫鵑勸道姑娘這是怎麼說呢黛玉只作不聞回手又把那詩稿拿起來瞧了瞧又撂下了紫鵑怕他也要燒連忙將身倚住黛玉騰出手來拿時黛玉又早拾起撂在火上此時紫鵑却彀不着乾急雪雁正拿進桌子來看見黛玉一撂不知何物赶忙搶時那紙沾火就着如何能彀少待早已烘烘的着了雪雁也顧不得燒手從火裡抓起來

撂在地下亂踩却已燒得所餘無幾了那黛玉把眼一閉往後一仰幾乎不曾把紫鵑壓倒紫鵑連忙叫雪雁上來將黛玉扶着放倒心裡突突的亂跳欲要叫人時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時自己同着雪雁和鸚哥等幾個小了頭又怕一時有什麼原故好容易熬了一夜到了次日早起覺黛玉又緩過一點兒來飯後忽然又嗽又吐又緊起來紫鵑看着不祥了連忙將雪雁等都叫進來看守自己却來回賈母那知到了賈母上房靜悄悄的只有兩三個老媽媽和幾個做粗活的了頭在那裡看屋子呢紫鵑因問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說不知道紫鵑聽這話詫異遂到寶玉屋裡去看竟也無人遂問屋裡的了頭也說不知

了無挂礙真可瞭月帕燬玉於如此解脫

一齊到新房中去也却說來今

人不覺

難得傷心千古

不知我身在何處因疑仍住怡紅院也

紫鵑此時又苦又氣不暇詳思正

從房子不應在花園中也

沒什麼事七字傷心千古

黛玉此時心中已極了々亦紫鵑猶悲恨寶玉宜以文筆宗訴々不

紫鵑已知八九但這些人怎麼竟這樣狠毒冷淡又想到黛玉這幾天竟連一個人問的也沒有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一扭身便出來了自已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々寶玉是何形狀看他見了我怎麼樣過的去那一年我說了一句謊話他就急病了今日竟公然做出這件事來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々是氷寒雪冷令人切齒的一面走一面想早已來到怡紅院只見院門虛掩裡面却又寂靜的狠紫鵑忽然想到他要娶親自然是有新屋子的但不知他這新屋子在何處正在那裡徘徊瞻顧看見墨雨飛跑紫鵑便叫住他墨雨過來笑嘻々的道姐々在這裡做什麼紫鵑道我聽見寶二爺娶親我要來看

看熱鬧兒誰知不在這裡也不知幾兒墨雨悄々的說道我這話只告訴姐々你可別告訴雪雁他們上頭吩咐了連你們都不叫知道呢就是今日夜裡娶那裡是在這裡老爺派璉二爺另收拾了房子了說着又問姐々有什麼事麼紫鵑道沒什麼事你去罷墨雨仍舊飛跑去了紫鵑自已發了一回獃忽然想起黛玉來這時候還不知是死是活因兩淚汪々咬着牙發狠道寶玉我看他明兒死了你算是躲的過不見了你過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兒拿什麼臉來見我一面哭一面走嗚嗚咽咽的自回去了還未到瀟湘館只見兩個小丫頭在門裡往外探頭探腦的一眼看見紫鵑那一個便嚷道那不是紫鵑姐々來

理也寶玉之李奶媽何以久不一見

黛玉一病至此素日姊妹何至絕無一人来看乎李紈稍待諸尚汲去可痛可怕鳳姐生出此計李紈何以不好過瀟湘館来此言欠通

了嗎紫鵑知道不好了連忙攞手兒不叫嚷赶忙進去看時只見黛玉肝火上炎兩顴紅赤紫鵑覺得不妥叫了黛玉的奶媽不知此時方来耶王奶〻來一看他便大哭起來這紫鵑因王奶媽有些年紀可以仗個胆兒誰知竟是個沒主意的人反倒把紫鵑弄得心裡七上八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便命小了頭急忙去請你道是誰原來紫鵑想起李宮裁是個孀居今日寶玉結親他自然迴避況且園中諸事向係李紈料理所以打發人去請他李紈正在那裡給賈蘭改詩冒冒失失的見一個了頭進來回說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裡都哭呢李紈聽了嚇了一大跳也不及問了連忙站起身來便走素雲碧月跟着一頭走着一頭

落淚想着姐妹在一處一場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雙惟有青女素娥可以髣髴一二竟這樣小〻的年紀就作了北邙鄉女偏〻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自己也不好過瀟湘館來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真〻可憐可歎一頭想着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裡面却又寂然無聲李紈倒着起忙來想來必是已死都哭過了那衣衾未知粧裹妥當了沒有連忙三步兩步走進屋子來裡間門口一個小了頭已經看見便說大奶〻來了紫鵑忙往外走和李紈走了個對臉李紈忙問怎麼樣紫鵑欲說話時惟有喉中哽咽的分兒却一字說不出那眼淚一似斷線珍珠一般紙將一隻手回過去指着黛玉李紈看

了紫鵑這般光景更覺心酸也不再問連忙走過來看時那黛玉已不能言李紈輕輕叫了兩聲黛玉却還微微的開眼似有知識之狀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動意口內尚有出入之息却要一句話一點淚也沒有了李紈回身見紫鵑不在跟前便問雪雁雪雁道他在外頭屋裡呢李紈連忙出來只見紫鵑在外頭空床上躺着顏色青黃閉了眼只管流淚那鼻涕眼淚把一個砌花錦邊的褥子已濕了碗大的一片李紈連忙喚他那紫鵑纔慢慢的睜開眼欠起身來李紈道傻丫頭這是什麼時候且只顧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衾還不拿出來給他換上還等多早晚呢難道他個女孩兒家你還叫他失身露體精着來光著去

此節說必是來叫紫鵑耳

嗎紫鵑聽了這句話一發止不住痛哭起來李紈一面也哭一面着急一面拭淚一面拍着紫鵑的肩膀說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快着收拾他的東西罷再遲一會子就了不得了正鬧着外邊一個人慌慌張張跑進來倒把李紈唬了一跳看時却是平兒跑進來看見這樣只是獃磕磕的發怔李紈道你這會子不在那邊做什麼來了說着林之孝家的也進來了平兒道奶奶不放心叫來瞧瞧既有大奶奶在這裡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李紈點點頭兒平兒道我也見見林姑娘說着一面往裡走一面早已流下淚來這裡李紈因和林之孝家的道你來的正好快出去瞧瞧去告訴管事的預備林姑娘的

此舉真乃毫無人心者所為紫鵑數語大是快心吾為擲共來暢

後事妥當了叫他來回我不用倒那邊去林之孝家的答應了還站着李紈道還有什麼話呢林之孝家的道剛纔二奶〻和老太〻商量了那邊用紫鵑姑娘使喚使喚呢李紈還未答言只見紫鵑道林奶〻你先請罷等着人死了我們自然是出去的那裡用這麼說到這裡却又不好說了因又改說道況且我們在這裡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潔淨林姑娘還有氣兒呢不時的叫我李紈在旁解說道當真這林姑娘和這了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倒是雪雁是他南邊帶來的他倒不理會惟有紫鵑我看他兩個一時也離不開林之孝家的頭裡聽了紫鵑的話未免不受用被李紈這番一說却也沒的說又見紫鵑哭得淚

人一般只好瞅着他微〻的笑因又說道紫鵑姑娘這些閒話倒不要緊只是他却說得我可怎麼回老太〻呢況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〻的嗎正說着平兒擦着眼淚出來道告訴二奶奶什麼事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平兒低了一回頭說這麼着罷就叫雪姑娘去罷李紈道他使得嗎平兒走到李紈耳邊說了幾句李紈點〻頭兒道既是這麼着就叫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雪姑娘使得嗎平兒道使得都是一樣林家的道那麼姑娘就叫快雪姑娘跟了我去我先去回了老太〻和二奶〻這可是大奶〻和姑娘的主意回來姑娘再各自回二奶〻去李紈道是了你這麼大年

恰宜共不瓜包說来久入情頓說二句雪雁命名之意恰与薛字同音亦巧合也作者欲成鳳姐之計遂不能不說明雪雁全無心肝偽雪雁替死不主則鳳姐之計將不能十分如心稱意必要說到如何諉令雪雁依計而行又不免多费筆墨也此段深表雪雁頭不知寶玉之心却不愧為黛玉之婢且似見上文云ㄷ只是為要行鳳姐之計故云說們雪雁忽心

紀連這麼點子事還不躭呢林家的笑道不是不躭頭一宗這件事老太ㄷ和二奶ㄷ辦的我們都不能狠明白再者又有大奶ㄷ和平姑娘呢說着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原來雪雁因這几日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麼便也把心冷淡了况且聽是老太ㄷ和二奶ㄷ叫也不敢不去連忙收拾梳頭平兒叫他換了新鮮衣服跟着林家的去了隨後平兒又和李紈說了几句話李紈又囑咐平兒打那麼催着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辦了來平兒答應着出來轉了個彎子看見林家的帶着雪雁在前頭走呢赶忙叫住道我帶了他去罷你先告訴林大爺辦林姑娘的東西去罷奶ㄷ那裡我替回就是了那林家的答應着去

了這裡平兒帶了雪雁到了新房子裡回明了自去辦事却說雪雁看見這般光景想起他家姑娘也未免傷心只是在賈母鳳姐跟前不敢說出因又想道也不知用我作什麼我且瞧ㄷ寶玉一日家和我們姑娘好的蜜裡調油這時候總不見面了也不知是真病假病怕我們姑娘不依他假說丟了玉粧出傻子樣兒來叫我們姑娘寒了心他好娶寶姑娘的意思我看ㄷ他去看他見了我傻不傻莫不成今兒還粧傻麼一面想着已溜到裡間屋子門口偷ㄷ兒的瞧這時寶玉雖因失玉昏憒但只聽見娶了為妻真乃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自知那身子頓覺健旺起來祇不過不似從前那般

雖却從王閃命即行也。此我等擬筆為之究之上文恐要回護一二筆不肯說的如此草草耳此書中不經之處甚多然得有人起而掌削之

新人肥瘦豈不能辨故必說寶玉病傻使於掩飾耳

靈透所以鳳姐的妙計百發百中巳不得即見黛玉盼到今日完姻真樂得手舞足蹈雖有幾句傻話却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絕了雪雁看了又是生氣又是傷心他那裡曉得寶玉的心事便各自走開這裡寶玉便叫襲人快快給他裝新坐在王夫人屋裡看見鳳姐尤氏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時只管問襲人道林妹妹打園裡來為什麼這麼費事還不來襲人忍着笑道等好時辰回來又聽見鳳姐與王夫人道雖然有服外頭不用鼓樂咱們南規矩要拜堂的冷清清使不得我傳了家內學過音樂管過戲了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熱鬧些王夫人點頭說使得一時大轎從大門進來家裡細樂迎出十二對宮燈排着進

來倒也新鮮雅致儐相請了新人出轎寶玉見新人蒙着蓋頭喜娘披紅扶着下首扶新人的你道是誰原來是雪雁寶玉看雪雁猶想因何紫鵑不來倒是他呢又想道是了雪雁原是他南邊家裡帶來的紫鵑仍是我們家的自然不必帶來因此見了雪雁竟如見了黛玉的一般歡喜儐相贊禮拜了天地請出賈母受了四拜後請賈政夫婦登堂行禮畢送入洞房還有坐床撒帳等事俱是按金陵舊例賈政原為賈母作主不敢違拗不信冲喜之說那知今日寶玉居然像個好人一般賈政見了倒也喜歡那新人坐了床便要揭起蓋頭的鳳姐早已防備故請賈母王夫人等進去照應寶玉此時到底有些傻氣便

寶釵此時不知何以為情大約只圖警幻所訓之事不拘寶玉將自己當作何人皆可耶○竭力描寫寶釵之美○以見寶玉果不移情○真乃古今第一情種○

寶玉之意○若林姑娘亦要來便○容得寶妝

走到新人跟前說道妹〻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見了盖着這勞什子做什麼欲待要揭去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來寶玉又轉念一想道林妹〻是愛生氣的不可造次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揭了喜娘接去盖頭雪雁走開鶯兒等上來伺候寶玉睜眼一看好像寶釵心中不信自已一手持燈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寶釵麼只見他盛妝艷服豐肩愞體鬟低鬢嚲眼瞤息微真是荷粉露垂杏花烟潤了寶玉發了一回怔又見鶯兒立在傍邊不見了雪雁寶玉此時心無主意自已反以為是夢中了呆〻的只管跕着衆人接過燈去扶了寶玉仍舊坐下兩眼直視半語全無賈母恐他病發親自扶他上床鳳

（是）（論雅淡）（看嬌羞是）（又連筆寫如）

姐尤氏請了寶釵進入裡間床上坐下寶釵此時自然是低頭不語寶玉定了一回神見賈母王夫人坐在那邊便輕〻的叫襲人道我是在那裡呢這不是做夢麼襲人道你今日好日子什麼夢不夢的混說老爺可在外頭呢寶玉悄〻兒的拿手指着道坐在那裡這一位美人兒是誰襲人握了自已的嘴笑的說不出話來歇了半日纔說道是新娶的二奶〻衆人也都回過頭去忍不住的笑寶玉又道好糊塗你說二奶〻到底是誰襲人道寶姑娘寶玉道林姑娘呢襲人道老爺作主娶的姑娘怎麼混說起林姑娘來寶玉道我纔剛看見林姑娘了麼還有雪雁呢怎麼說沒有你們這都是做什麼頑呢鳳姐便走

（此時何不仍說是林姑娘前之設謀究竟何我實在不懂）

賬也從知恩于此年敘着意寫向林妹妹下筋一點靈犀

辭他置之罔聞否其恨寶玉此時不死

賈政三月放缺在日四月領憑出京

糧道年〻押運此上正好入都至省須要補出此去不過一年〻別仍年必可押運進來〻諒賈政出京計在四五月間到任

上來輕〻的說道寶姑娘在屋裡坐着呢別混說回來得罪了他老太〻不依的寶玉聽了這會子糊塗更利害了本來原有昏憒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沒更叫他不得主意便也不顧別的了口〻聲〻只要找林妹〻去賈母等上前安慰無奈他只是不懂又有寶釵在內又不好明說知寶玉舊病復發也不講明只得滿屋裡點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衆人鴉雀無聞停了片時寶玉便昏沉睡去賈母等纔得畧〻放心只好坐以待旦叫鳳姐去請寶釵安歇寶釵置若罔聞也便和衣在內暫歇賈政在外未知內裏原由只就方纔眼見、[illegible]景想來心下倒放寬了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畧歇了一歇

衆人賀喜送行賈母見寶玉睡着也回房去暫歇次早賈政辭了宗祠過來拜別賈母禀稱不孝遠離惟願老太〻順時頤養兒子一到任所即修禀請安不必掛念寶玉的事已經依了老太〻完結只求老太〻訓誨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並不將寶玉復病的話說起只說我有一句話寶玉昨夜完姻並不是同房今日你起身必該叫他遠送纔是他因病沖喜如今纔好些又是昨日一天勞乏出來恐怕着了風故此問你〻叫他送呢我即刻去叫他你若疼他我就叫人帶了他來你見〻叫他給你磕頭就算了賈政道叫他送什麼只要他從此以後認真念書比送我還喜歡呢賈母聽了又放了一條心便叫賈政坐

嘗在六七月間正在籌辦行禮之前也

已遠出家消息

着叫鴛鴦去如此如此帶了寶玉叫襲人跟着來鴛鴦去了不多一會果然寶玉來了仍是叫他行禮寶玉見了父親神志略斂些片時清楚也没什麽大差賈政吩咐了幾句寶玉答應了賈政叫人扶他回去了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又切寔的叫王夫人管教兒子斷不可如前驕縱明年鄉試務必叫他下塲王夫人一一的聽了也没提起别的即忙命人扶了寶釵過來行了新婦送行之禮也不出房其餘內眷俱送至二門而回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訓飭大家舉酒送行一班子弟及晚輩親友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别不言賈政起程赴任且說寶玉回來舊病陡發更加昏憒連飲食也不能進了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古語云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非忠臣讀陳情表而不流涕者非孝子僕謂讀此回而不流涕者非人情也昔杜甫下第至項王廟中痛哭泥神為之下淚夫下第之悲何至於此若此回焚絹子焚詩稿雖鐵石心腸亦應斷絕矣屈子吟騷江郎賦恨其為沈痛應或過之雖然世人皆為黛玉哭耳僕所哭者尤在寶玉焉斷癡情之痛不若成大神之痛為更深夫自古皆有死而黛玉哭恨可亡之民無信不立為寶玉哭恨不可言也天下古今第一有情人偏生為作負心人此段奇

冤訴於人人不知向訴於天天不能言豈不痛哉世
之讀紅樓夢者莫不深愛寶玉或有恭漢不愛
黛玉者即不愛黛玉者亦知而不忍見其如此死深愛
寶玉亦不忍見其如此生
自聞給玉一死無一點眼淚平昔善哭而此時絕不一
哭真是大徹大悟如凡人則哭殺矣寶釵於寶玉去
後終日痛哭其去黛玉身分不知幾千萬里矣

小悔奪黛玉之悔。悔嫁病婿耳。

紅樓夢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話說寶玉見了賈政回至房中更覺頭昏腦悶懶待動撣連飯也沒吃便昏沉睡去仍舊延醫胗治服藥不效索性連人也認不明白了大家扶着他坐起來還是像個好人一連鬧了幾天那日恰是回九之期若不過去薛姨媽臉上過不去若說去呢寶玉這般光景賈母明知是為黛玉而起欲要告訴明白又恐氣急生變寶釵是新媳婦又難勸慰必得姨媽過來纔好若不回九姨媽嗔怪便與王夫人鳳姐商議道我看寶玉竟是魂不守舍起動是不怕的用兩乘小轎叫人扶着從園裏過去應了

回九的吉期已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寶釵偺們一心一計的調治寶玉可不兩全王夫人答應了即刻預備幸虧寶釵是新媳婦寶玉是個瘋儍的由人掇弄過去了寶釵也明知其事心裏只怨母親辦得糊塗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獨有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心裏懊悔只得草草完事到家寶玉越加沉重次日連起坐都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湯水不進薛姨媽等忙了手脚各處遍請名醫皆不識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着個窮醫姓畢別號知菴的胗得病源是悲喜激射冷暖失調飲食失時憂忿滯中正氣壅閉此內傷外感之症於是度量用藥至晚服了二更後果然省些人事便要水喝賈母王夫人等纔放了

何以寶釵又要到賈母處歇息

好極妙極亦描盡大〻寫

寶玉能知黛玉必死黛玉豈有不知寶玉必死必做和尚本故其臨死了無挂礙含笑而逝也

豈是勸寶玉話頭寶釵只在以寶玉之身不如以寶玉之心彼以為我既以其身許我即能變化其情以持其心也可笑可恨

心請了薛姨媽帶了寶釵都到賈母那裡暫且歇息寶玉片時清楚自料難保見諸人散後房中只有襲人因喚襲人至跟前拉着手哭道我問你寶姐〻怎麼來的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〻過來怎麼被寶姐〻趕了去了他為什麼覇佔在這裡我要說呢又恐怕得罪了他你們聽見林妹〻哭得怎麼樣了襲人不敢明說只得說道林姑娘病着呢寶玉又道我瞧〻他去說着要起來豈知連日飲食不進身子那能動轉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裡的話只求你回明老太〻橫竪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兩處兩個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發難張羅不如騰一處空房子趂早將我同林妹〻兩個

抬在那裡活着也好一處醫治伏侍死了也好一處停放你依我這話不枉了幾年的情分襲人聽了這些話便哭的哽嗓氣噎寶釵恰好同了鶯兒過來也聽見了便說道你放着病不保養何苦說這些不吉利的話老太〻纔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來老太〻一生疼你一個如今八十多歲的人了雖不圖你的封誥將來你成了人老太〻也看着樂一天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太〻更是不必說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撫養了你這一個兒子若是半途死了太〻將來怎麼樣呢我雖是命薄也不至於此據此三件看來你便要死那天也不容你死的所以你是不得死的只管安穩着養個四五天後風邪散了太和正氣

妙ㄷ

此又恨寶玉此時不死但死則文字已完無可再作只得再為唐肩之計耳

一足自然這些邪病都没有了寶玉聽了竟是無言可答半晌方緩嘻ㄷ的笑道你是好些時不和我說話了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寶釵聽了這話便又說道實告訴你說罷那兩日你不知人事的時候林妹ㄷ已經亡故了寶玉忽然坐起來大聲詫異道果真死了嗎寶釵道果真死了豈有紅口白舌咒人死的呢老太ㄷ太ㄷ知道你姐妹和睦你聽見他死了自然你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訴你寶玉聽了不禁放聲大哭倒在床上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只見眼前好像有人走來寶玉茫然問道借問此是何處那人道此陰司泉路你壽未終何故至此寶玉道適聞有一個人已死遂尋訪

寶玉所聞冥中人言ㄷ玉理微言可謂知鬼神之情狀者鬼神皆由人心生耳解在一百十三回

至此不覺迷途那人道故人是誰寶玉道姑蘇林黛玉那人冷笑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無魂無魄何處尋訪凡人魂魄聚而成形散而為氣生前聚之死則散焉常人尚無可尋訪何況林黛玉呢汝快回去罷寶玉聽了呆了半晌道既云死者散也又如何有這個陰司呢那人冷笑道那陰司說有便有說無就無皆為世俗溺於生死之說設言以警世便道上天深怒愚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或嗜淫慾尚氣逞凶無故自殞者特設此地獄囚其魂魄受無邊的苦以償生前之罪汝尋黛玉是無故自陷也且黛玉已歸太虛幻境汝若有心尋訪潛心修養自然有時相見如不安生即以自行夭折之

若此一段以為展向之計見寶玉竟死則無文字可做見寶玉不死則不成其為寶玉故作此一曲也

罷因禁陰司除父母外欲圖一見黛玉終不能矣那人說畢袖中取出一石向寶玉心口擲來寶玉聽了這話又被這石子打着心窩嚇的即欲回家只恨迷了道路正在躊躇忽聽那邊有人喚他回首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賈母王夫人寶釵襲人等圍繞哭泣叫着自己仍舊躺在床上見案上紅燈窗前皓月依然錦綉叢中繁華世界定神一想原來竟是一塲大夢渾身冷汗覺得心內清爽仔細一想真正無可奈何不過長嘆數聲而已寶釵早知黛玉已死因賈母等不許衆人告訴寶玉知道恐添病難治自己却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故趁勢說明使其一痛决絕神魂歸一庶可療治賈母王夫人等不

知寶釵的用意深怪他造次後來見寶玉醒了過來方緩放心立即到外書房請了畢大夫進來胗視那大夫進來胗了脉便道奇怪這回脉氣沉靜神安鬱散明日進調理的藥就可以望好了說着出去衆人各自安心散去襲人起初深怨寶釵不該告訴惟是口中不好說出鶯兒背地也說寶釵道姑娘忒性急了寶釵道你知道什麼好歹橫豎有我呢那寶釵任人誹謗並不介意只窺察寶玉心病暗下針砭一日寶玉漸覺神志安定雖一時想起黛玉尚有糊塗更有襲人緩緩的將老爺選定的寶姑娘為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病中着急所以叫雪雁過來哄你的話時常勸解寶

寶玉必不作此想數句宜刪去

即時變死係ㄑ警人所說ㄑ言也寶釵夜只合ㄑㄑ做些幻所訓ㄑ事也○即薛有所云男人再娶不把死的丢過去ㄑ之意亦即五兒錯愛時寶玉有移花接木之意

可怕可痛

一生心事云

玉終是心酸落淚欲待尋死又想着夢中之言又恐老太ㄑ太生氣又不能撩開又想黛玉已死寶釵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玉姻緣有定自己也解了好些寶釵看來不妨大事于是自己心也安了只在賈母王夫人等前盡行過家庭之禮後便設法以釋寶玉之憂寶玉雖不能時常坐起亦常見寶釵坐在床前禁不住生來舊病寶釵每以正言勸解以養身要緊你我既為夫婦豈在一時之語安慰他那寶玉心裡雖不順遂無奈日與賈母王夫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夜間寶釵獨去安寢賈母又派人服侍只得安心靜養又見寶釵舉動溫柔也就漸漸的將愛慕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寶釵身上此是後話却說寶

玉成家的那一日黛玉白日已經昏暈過去却心頭口中一絲微氣不斷把個李紈和紫鵑哭的死去活來到了晚間黛玉却又緩過來了微ㄑ睜開眼似有要水要湯的光景此時雪雁已去只有紫鵑和李紈在傍紫鵑便端了一盞桂圓湯和的梨汁用小銀匙灌了兩三匙黛玉閉着眼靜養了一會子覺得心裡似明似暗的此時李紈見黛玉略緩明知是迴光返照的光景却料着還有一半天耐頭自己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這裡黛玉睜開眼一看只有紫鵑和奶媽並幾個小丫頭在那裡便一手攥了紫鵑的手使着勁說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幾年我原指望咱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着又喘

此說出寶玉所說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教你疊被鋪牀也。明知賈母王夫人必疑其不乾淨故特〻自表其冰清玉潔也。全受全歸死無愧色覺晴雯臨終數語尚有塵障無此超潔。

了一會子閉了眼歇着紫鵑見他攥着不肯鬆手自己也不敢挪動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回轉聽了這話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說道妹〻我這裡並沒親人我的身子是乾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說到這裡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腳漸〻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經促疾的狠了紫鵑忙了連忙叫人請李紈可巧探春來了紫鵑見了忙悄〻的說道三姑娘瞧〻林姑娘罷說着淚如雨下探春過來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經涼了連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鵑正哭着叫人端水來給黛玉擦洗李紈趕忙進來了三個人纔見了不及說話剛擦着猛聽黛玉直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

妙在不說完。千古恨事。鐵石人心當動心。娶親鼓樂也却說得渺茫非真。

說到好字便渾身冷汗不作聲了紫鵑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漸〻的冷了探春李紈叫人亂着攏頭穿衣只見黛玉兩眼一翻嗚呼

香魂一縷隨風散　愁緒三更入夢遙

當時黛玉氣絕正是寶玉娶寶釵的這個時辰紫鵑等都大哭起來李紈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憐也便傷心痛哭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所以那邊並沒聽見一時大家痛哭了一陣只聽得遠〻一陣音樂之聲側耳一聽却又沒有了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聽時惟有竹梢風動月影移牆好不淒涼冷淡一時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將黛玉停放畢派人看守

比哭秦氏如何無卦鳳姐無情之尤

此时悔怕心事如見心有所原拚以死殉如此貞深反如是傻設使不死而胜賈母别为擇配在時不傻耶賈母深思寶玉亡死别固知寶玉之心矣○林壮根是

等明早去回鳳姐鳳姐來見賈母王夫人等忙亂賈政起身又
為寶玉惛憒更甚正在着急異常之時若是又將黛玉的兇信
一回恐賈母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來只得親自到園到了
瀟湘館内也不免哭了一塲見了李紈探春知道諸事齊備便
說狠好只是剛緣你們為什麽不言語叫我着急探春道剛緣
送老爺怎麽說呢鳳姐道還倒是你們兩個可憐他些這麽着
我還得那邊去招呼那個寃家呢但是這件事好累墜若是今
日不回使不得若回來恐怕老太〻擱不住李紈道你去見機
行事得回再回方好鳳姐點頭忙〻的去了鳳姐到了寶玉那
裡聽見大夫說不妨事賈母王夫人略覺放心鳳姐便背了寶

玉緩〻的將黛玉的事回明了賈母王夫人聽得都嚇了一大
跳賈母眼淚交流說道是我弄壞了他了但只是這個了頭也
而鳳姐説潘又安是僅小去來
忒傻氣說着便要到園裡去哭他一塲又惦記着寶玉兩頭難
顧王夫人等含悲共勸賈母不必過去老太〻身子要緊賈母
無奈只得叫王夫人自去又說你替我告訴他的陰靈並不是
我忍心不來送你只為有個親疎你是我的外孫女兒是親的
了若與寶玉比起來可是寶玉比你更親些倘寶玉有些不好
我怎麼見他父親呢說着又哭起來王夫人勸道林姑娘是老
太〻最疼的但只壽夭有定如今已經死了無可盡心只是葬
禮上要上等的發送一則可以少盡偺們的心二則就是姑太

老太太最疼的套寶姑娘是太太最疼的林姑娘是老太太美快了寶姑娘却是太太美快了

一切措置由你們辦也

太和外甥女兒的陰靈兒也可以少安了賈母聽到這裡越發痛哭起來鳳姐恐怕老人家傷感太過明仗着寶玉心中不甚明白便偷偷的使人來撒個謊兒哄老太太道寶玉那裡找老太太呢賈母聽見纔止住淚問道不是又有什麼緣故鳳姐陪笑道沒什麼緣故他大約是想老太太的意思賈母連忙扶了珍珠兒鳳姐也跟着過來走至半路正遇王夫人過來一一回明了賈母賈母自然又是哀痛的只因要到寶玉那邊只得忍淚含悲的說道既這麼着我也不過去了由你們辦罷我看着心裡也難受只別委屈了他就是了王夫人鳳姐一一答應了賈母纔過寶玉這邊來見了寶玉因問你做什麼找我寶玉笑

道我昨日晚上看見林妹妹來了他說要回南去我想沒人留的住還得老太太給我留一留他賈母聽着說使得只管放心罷襲人因扶寶玉躺下賈母出來到寶釵這邊來那時寶釵尚未回九所以每每見了人到有些含羞之意這一天見賈母滿面淚痕遞了茶賈母叫他坐下寶釵側身陪着坐了纔問道聽得林妹妹病了不知他可好些了賈母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因說道我的兒我告訴你你可別告訴寶玉都是因你林妹妹纔叫你受了多少委屈你如今作媳婦了我纔告訴你這如今你林妹妹沒了兩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個時辰死的如今寶玉這一番病還是為着這個你們先都在園子裡自

呈實係僥寶玉梁託夢使餘夢文字死活辯在此

如何回好問可惡

是另一回小而從玉死之第六回也

其實乃深喜之。在賈母前不免下淚不免二字可知其不出自肺腸
迭迭接前使以上許多文字不覺冗贅
賈母亦在此竹轎痛之甚悔之甚悔之甚
亦是不免在酬心中寔深喜其死也
勉強陪哭
紫鵑終能酬寶玉之心所以必使玉知心人也

然也都是明白的寶釵把臉飛紅了想到黛玉之死又不免落下淚來賈母又說了一回話去了自此寶釵千回萬轉想了一個主意祇不肯造次所以過了回九纔想出這個法子來如今果然好些然後大家說話纔不至似前留神獨是寶玉雖然病勢一天好似一天他的癡心總不能解必要親去哭他一場賈母等知他病未除根不許他胡思亂想怎奈他鬱悶難堪病多反覆倒是大夫看出心病索性叫他開散了再用藥調理倒可好得快些寶玉聽說立刻要往瀟湘館來賈母等只得叫人抬了竹椅子過來扶寶玉坐上賈母王夫人即便先行到了瀟湘館內一見黛玉靈柩賈母已哭得淚乾氣絶鳳姐等再三勸住

王夫人也哭了一場李紈便請賈母王夫人在裡間歇着猶自落淚寶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來到這裡今日屋在人亡不禁嚎啕大哭想起從前何等親密今日死別怎不更加傷感衆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都來解勸寶玉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大家攙扶歇息其餘隨來的如寶釵俱極痛哭獨是寶玉必要叫紫鵑來見問明姑娘臨死有何話說紫鵑本來深恨寶玉見如此心裡已回過來些又見賈母王夫人都在這裡不敢洒落寶玉便將林姑娘怎麼復病怎麼燒毀帕子焚化詩稿並將臨死說的話一一的都告訴了寶玉又哭得氣噎喉乾探春趁便又將黛玉臨終囑咐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賈母王夫人又哭

賈母之病直是如鳳姐所害、不怕深究吃醋卻如何入耳

黛玉的命卻是姨太ㄈ送了

寶釵以粧作粗笨取悦於王夫人亦猶襲人以笨實勝晴雯也黛玉聰明外露宜為王夫人所惜

起來多虧鳳姐能言勸慰畧ㄈ止些便請賈母等回去寶玉那裡肯捨無奈賈母逼着只得勉强回房賈母有了年紀的人打從寶玉病起日夜不寧今又大痛一陣已覺頭暈身熱雖是不放心惦着寶玉却也掙扎不住回到自己房中睡了王夫人更加心痛難禁也便回去派了彩雲幫着襲人照應並説寶玉若再悲感速來告訴我們寶釵是知寶玉一時必不能捨也不相勸只用諷刺的話説他寶玉倒恐寶釵多心也便飲泣收心歇了一夜倒也安穩明日一早衆人都來瞧他但覺氣虛身弱心病倒覺去了幾分于是加意調養漸ㄈ的好起來賈母幸不成病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那日薛姨媽過來探望看見寶玉精

神略好也就放心暫且住下一日賈母特請薛姨媽過去商量（此日當在寶釵過門七八個月之後）説寶玉的命都虧姨太ㄈ救的如今想來不妨了獨委屈了你的姑娘如今寶玉調養百日身體復舊又過了娘ㄈ的功服正（況初也是九十月間）好圓房要求姨太ㄈ作主須擇個上好的吉日薛姨媽便道老太ㄈ主意狠好何必問我寶丫頭雖生的粗笨心裡却還是極明白的他的性情老太ㄈ素日是知道的但願他們兩口兒言和意順從此老太ㄈ也省好些心我姐ㄈ也安慰些我也放了心了老太ㄈ便定個日子還通知親戚不用呢賈母道寶玉和你們姑娘生來第一件大事況且費了多少周折如今綫得安逸必要大家熱鬧幾天親戚都要請的一來酬愿二則咱們吃

動云粧奩賠
黛玉亡在此
死者被賠之哀
動痛訃

盃喜酒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薛姨媽聽說自然也是喜歡的便將要辦粧奩的話也說了一番賈母道偺們親上做親我想也不必這些若說動用的他屋裡已經滿了必定寶了頭他心愛的要你幾件姨太太就拿了來我看寶了頭也不是多心的人不比的我那外孫女兒的脾氣所以他不得長壽說着連薛姨媽也便落淚恰好鳳姐進來笑道老太太姑媽又想着什麽了薛姨媽道我和老太太說起你林妹妹來所以傷心鳳姐笑道老太太和姑媽且別傷心我剛纔聽了個笑話兒來了意思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賈母拭了拭眼淚微笑道你又不知要編派誰呢你說來我和姨太太聽聽說不笑我們可不依

只見那鳳姐未從開口先用兩隻手比着笑彎了腰了未知他說出些什麽來下回分解

寶玉囑襲人回明老太太云云字字從肝腸中流出不知是淚是血何嘗有些瘋意此可見其至情所結故能瘋而不迷玉死而不易也

寶玉癡情所以若所能爭寶釵告以黛玉已死竟傷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也然試問黛玉如為未死則萬無可救恨有兩人同歸於死耳寶釵其奈之何

寶玉被石子打着心窩似即知尚用玉擲來而不

甚分明。其時正在不分明之。第說和尚如何救解。便成鈍置矣。新人進門。而黛玉斷氣。此遠遠一陣音樂所由來也。止聞一陣者。自園中進去。路經其地。既過即不能聞也。一經附會。便成登仙之樂。物在有無恍惚之間。如說異香撲鼻。仙樂來迎。便俗不可耐矣。黛玉之死。實釵所深幸也。第一不死。則相見既難為情。且隔腔摘索。必有許多疑慮周防醜態矣。抑臉飛紅者。追悟前事。果知慚愧也。不覺落下淚來者。大患既除。聊装門面也。

賈政之於薛蟠乃姨丈所窮也

鳳姐之計至此奏功於十分快活特來賣弄耳

做作之至可知其偽

所謂厭混者如此哉畢竟說得寶玉太憨

紅樓夢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話說鳳姐見賈母和薛姨媽為黛玉傷心便說有個笑話兒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未從開口先自笑道因說道老太太和姑媽打諒是那裡的笑話兒就是咱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賈母道怎麼了鳳姐拿手比着道一個這麼坐着一個這麼站着一個這麼扭過來一個這麼轉過來一個又說到這裡賈母已經大笑起來說道你好生說罷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慪的受不得了薛姨媽也笑道你往下直說罷不用比了鳳姐纔說道剛纔我到寶兄弟屋裡我聽見好幾個人笑我

只道是誰巴着窗戶眼兒一瞧原來寶妹妹坐在炕沿上寶兄弟站在地下寶兄弟拉着寶妹妹的袖口口口聲聲只叫寶姐姐你為什麼不會說話了你這麼說一句話我的病包管全好寶妹妹却扭着頭只管躲寶兄弟却作了一個揖上前又拉寶妹妹的衣服寶妹妹急得一扯寶兄弟自然病後是脚軟的索性一撲撲在寶妹妹身上了寶妹妹急得紅了臉說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說到這裡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鳳姐又道寶兄弟便立起身來笑道虧了跌了這一交好容易纔跌出你的話來了薛姨媽笑道這是寶丫頭古怪這有什麼的既作了兩口兒說說笑笑的怕什麼他沒見他璉二哥和你鳳姐兒笑

道這是怎麼說呢我饒說笑話給姑媽解悶兒姑媽反到拿我打起卦來了賈母也笑道要這麼着纔好夫妻固然要和氣也得有個分寸兒我愛寶丫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愁着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這麼說起來比頭裡竟明白多了你再說說還有什麼笑話兒沒有鳳姐道明兒寶玉圓了房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那時侯不更是笑話兒了麼賈母笑道猴兒我在這裡同着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來慪個笑兒還罷了怎麼臊起皮來了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妹恨你將來不要獨自一個到園裡去隄防他拉着你不依鳳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臨死咬牙切齒倒恨着寶玉呢賈母薛姨媽聽着還道是頑話兒也不理會便道你別胡拉扯了你去叫外頭挑個狠好的日子給你寶兄弟圓了房兒罷鳳姐去了擇了吉日重新擺酒唱戲請親友這不在話下却說寶玉雖然病好復元寶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談論起來寶玉所有眼前常見的尚可記憶若論靈機大不似從前活變了連他自己也不解寶釵明知是通靈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襲人時常說他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機都忘了那些舊毛病忘了纔好為什麼你的脾氣還覺照舊在道理上更糊塗了呢寶玉聽了並不生氣反是嘻嘻的笑有時寶玉順性胡鬧多虧寶釵勸說諸事畧覺收斂些些襲人倒可少費些些唇舌惟知悉心伏侍別的丫頭

何時生殘寶
玉必應一送

六個多月只來兩次其乃太冷淡又不留其一哭使玉亦不入情秦可卿死時湘雲尚隨史侯之夫人往吊豈可黛玉死竟不一至耶

此時節不將寶釵因房安至秋冬之間此將須釵在前方合

素仰寶釵貞靜和平各人心服無不安靜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時常要到園裡去逛賈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二則恐他睹景傷情雖黛玉之柩已寄放城外菴中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舊病來所以也不使他去況且親戚姊妹們薛寶琴已回到薛姨媽那邊去了史湘雲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來只有寶玉娶親那一日與吃喜酒這天來過兩次也只在賈母那邊住下為着寶玉已經娶過親的人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就是有時過來也只和寶釵說話見了寶玉不過問好而已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後便隨着邢

夫人過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即同着李嬸娘過來亦不過到太太們與姐妹們處請安問好即回到李紈那裡略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內的只有李紈探春惜春了賈母還要將李紈等挪進來為着元妃薨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也無暇及此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園裡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過上司即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賈政向來作京官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學差也無關于吏治上所以外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却未嘗身親

幕府家人多有飯喫如賴家者正復不少此段先說成哥帝京故不足動威大家光景之般草也

具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並諭以一經
查出必定詳參揭報初到之時果然胥吏畏懼便百計鑽營偏
遇賈政這般古執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
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着在外發財的名頭向
人借貸做衣裳裝體面心裏想着到了任銀錢是容易的了不
想這位老爺獃性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縣餽送一概不受
門房簽押等人心裏盤算道我們再挨半個月衣服也要當完
了債又逼起來那可怎麼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的銀子只是
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什麼本錢來
的我們纔冤花了若干的銀子打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

旅人注用也僕豈能任其告假而去此輩乃親戚朋友及上司所薦之人宜李十兒之必待其衆去而後設法生財也

半個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
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賈政不知就
裏便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裏不好就都請
便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議道他們可
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個法兒纔好內中有一個管
門的叫李十兒便說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着什麼忙我見
這長字號兒的在這裏不犯給他出頭如今都餓跑了瞧瞧你
十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
弄幾個錢回家受用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豎拚得過你們
衆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過若你不管我們實在是死

四月出京六七月即可到任到任一月餘不過在八九月間安得即催兌卯

症了李十兒道不要我出了頭得了銀錢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窩兒裡反起來大家沒意思衆人道你萬安沒有的事就沒有多少也强似我們腰裡掏錢正說着只見粮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蹺着一隻腿挺着腰說道找他做什麼書辦便垂手陪着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李十兒道你別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說到那裡是要辦到那裡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幾天纔歇的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書辦道原為打聽催文的事沒有別的李十兒道越

發胡說方纔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謅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賬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外頭也有些體面家裡還過得就規規矩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彀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說着回了一聲二太爺我走了李十兒便站起堆着笑說這麼不禁頑幾句話就臉急了書辦道不是我臉急若再說什麼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李十兒過來拉着書辦的手說你貴姓啊書辦道不敢我姓詹單名是個會字從小兒也在京裡混了幾年李十兒道詹先生我是久聞你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什麼說晚上到這裡偺們說一說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把我

咕唧半夜所定計策如此

一詐就嚇毛了大家笑著走開那晚便與書辦咕唧了半夜第二天拿話去探賈政被賈政痛罵了一頓隔一天拜客裡頭吩咐伺候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大堂上没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賈政踱出煖閣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好一回來齊了抬出衙門那個炮只響得一響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麼今兒不齊集至此抬頭看那執事却是攙前落後勉强拜客回來便傳誤班的要打有的說因没有帽子誤的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又有的說是三天没吃飯抬不動賈政生氣打了

一兩個也就罷了隔一天管廚房的上來要錢賈政帶來銀兩付了已後便覺樣樣不如意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好些無奈便喚李十兒問道我跟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你也管管現在帶來銀兩早便没有了藩庫俸銀尚早該打發京裡取去李十兒禀道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不知道怎麼樣這些人都是没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没法兒老爺說家裡取銀子多少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幾天有生日别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到底送多少呢賈政道爲什麼不早說李十兒說老爺最聖明的我們新來乍到又不與别位老爺很來往誰肯送信巳不得老爺不去便好想老爺的美缺賈政道胡說我這

官是皇上放的不與節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李十兒笑着回道老爺說的也不錯京裡離這裡狠遠凡百的事都是節度奏聞他說好便好說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經遲了就是老太太太太們那個不願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賈政聽了這話也自然心裡明白道我正要問你為什麼都說起來李十兒回說奴才本不敢說老爺既問到這裡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氣賈政道只要說得在理李十兒說道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着糧道的衙門來想發財俱要養家活口自從老爺到了任並沒見為國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載道賈政道民間有什麼話李十道百姓

說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銀子收糧的時候衙門裡便說新道爺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錢這一留難叨蹬那些鄉民心裡愿意花幾個錢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幾年已巳到極頂的分兒也只為識時達務能彀上和下睦罷了賈政聽到這話道胡說我就不識時務嗎若是上和下睦叫我與他們猫鼠同眠嗎李十兒回說道奴才為着這點忠心兒掩不住纔這麼說若是老爺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候老爺又說奴才沒良心有什麼話不告訴老爺了賈政道依你怎麼做纔好李十

兒道也沒有別的趁着老爺的精神年紀裡頭的照應老太太的硬朗為顧着自己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裡的錢也都貼補完了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錢藏着受用倘遇着一兩件為難的事誰肯帮着老爺那時辦也辦不清悔也悔不及賈政道據你一說是叫我做貪官嗎送了命還不要緊必定將祖父的功勳抹了纔是李十兒回稟道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舊年犯事的幾位老爺嗎這幾位都與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個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裡現有幾位親戚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如今陞的陞遷的遷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也要顧

若是依着老爺不准州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要老爺外面還是這樣清名聲原好裡頭的委屈只要奴才辦去關碍不着老爺的奴才跟主兒一場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賈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說着便踱了進去李十兒便自己做起威福鈎連內外一氣的哄着賈政辦事反覺得事事周到件件隨心所以賈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幾處揭報上司見賈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們耳目最長見得如此得便用言規諫無奈賈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畢尚無隕越一日賈政無事在書房中看

此海疆總制當是松江提督或狼山福山等鎮總兵故云一水可通且江西粮道屬兩江節度管轄只算同在一省也

書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外面官封上開着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飛遞江西粮道衙門賈政拆封看時只見上寫道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昨歲供職來都竊喜常依座右仰蒙雅愛許結朱陳至今佩德勿諼祗因調任海疆未敢造次奉求衷懷歉仄自歎無緣今幸棨戟遙臨快慰平生之願正申燕賀先蒙翰教邊帳光生武夫額手雖隔重洋尚叨樾蔭想蒙不棄卑寒希望蔦蘿之附小兒已承青盼淑媛素仰芳儀如蒙踐諾即遣冰人途路雖遙一水可通不敢云百輛之迎敬備仙舟以俟玆修寸幅恭賀陞祺并求金允臨穎不勝待命之至　世弟周瓊頓首

粮道衙門在江西省城此所謂節度文書調取到省會議事件節度當在南京所

賈政看了心想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的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又是同的人素來相好又見那孩子長成好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因未說定也没有與他們說起後來他調了海疆大家也不說了不料我今陞任至此他寫書來問我看起門户却也相當與探春到也相配但是我並未帶家眷只可寫字與他商議正在躊躇只見門上轉進一角文書是議取到省會議事件賈政只得收拾上省候節度派委一日在公館閑坐見桌上堆着一堆字紙賈政一一看去見刑部一本為報明事會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賈政便吃驚道了不得已經提本了隨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毆傷張三身死串囑屍証捏供誤殺一案賈政一

謂以於上省
労是到南京
也○
此則吳良小
與沖人矣
前文不符○

拍桌道完了只得又看底下是據京營節度使咨稱緣薛蟠籍隸金陵行過太平縣在李家店歇宿與店內當槽之張三素不相認於某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飲令當槽張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換好酒張三因稱酒已沽定難換薛蟠因伊倔強將酒照臉潑去不期去勢甚猛恰值張三低頭拾箸一時失手將碗擲在張三顖門皮破血出逾時殞命李店主趨救不及隨向張三之母告知伊母張王氏往看見已身死隨喊稟地保赴縣呈報前署縣詣驗仵作將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漏報填格詳府審轉看得薛蟠實係潑酒失手擲碗誤傷張三身死將薛蟠照過失殺人准鬬殺罪收贖等

因前來臣等細閱各犯証屍親前後供詞不符且查鬬殺律註云相爭為鬬相打為毆必實無爭鬬情形邂逅身死方可以過失殺定擬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妥擬具題今據該節度疏稱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醉後拉着張三右手先毆腰眼一拳張三被毆回罵薛蟠將碗擲出致傷顖門深重骨碎腦破立時殞命是張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碗砸傷深重致死自應以薛蟠擬抵將薛蟠依鬬殺律擬絞監候吳良擬以杖徒承審不實之府州縣應請以下註着此稿未完賈政因薛姨媽之托曾托過知縣若請旨革審起來牽連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將下一本開看偏又不是只好翻來覆去將報看完終沒有接這一本的心

小
波瀾○

此时打通衙門竟不濟事何以買香菱時人命易了乃余食見前文〻不大入情也畢竟居心忠厚

中狐疑不定更加害怕起來正在納悶只見李十兒進來請老爺到官廳伺候去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鼓了賈政只是發怔沒有聽見李十兒又請一遍賈政道這便怎麼處李十兒道老爺有什麼心事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李十兒道老爺放心若是部裡這麼辦了還算便宜薛大爺呢奴才在京的時候聽見薛大爺在店裡叫了好些媳婦兒都喝醉了生事直把當個槽兒的活〻打死的奴才聽見不但是托了知縣還求璉二爺去花了好些錢各衙門打通了纔提的不知道怎麼部裡沒有弄明白如今就是鬧破了也是官〻相護的不過認個承審不實革職處分罷那裡還肯認得銀子聽情呢老爺不用想等奴才

再打聽罷不要誤了上司的事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只可惜那知縣聽了一個情把這個官都丟了還不知道有罪沒有呢李十兒道如今想他也無益外頭伺候着好半天了請老爺就去罷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賈政吏才不濟遂為李十作傀儡因寫惡奴聲音笑貌酷似但李十兒在榮府時何以從不見其用事且未見其姓名想是到任後上司所薦之人須補一筆方周匝

然書中明說是家人則亦賈氏之世僕也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卅一册

已提入探春事用筆自然

紅樓夢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話說賈政去見了節度進去了半日不見出來外頭議論不一李十兒在外也打聽不出什麼事來便想到報上的飢荒寔在也着急好容易聽見賈政出來便迎上來跟着等不得回去在無人處便問老爺進去這半天有什麼要緊的事賈政笑道並沒有事只為鎮海總制是這位大人的親戚有書來囑托照應我所以說了些好話又說我們如今也是親戚了李十兒聽得心内喜歡不免又壯了些胆子便竭力慫恿賈政許這親事賈政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麼罣礙在外頭信息不早難以打

特地將寶釵長情亦盡力一寫

點故回到本任來便打發家人進京打聽順便將總制求親之事回明賈母如若願意即將三姑娘接到任所家人奉命赶到京中回明了王夫人便在吏部打聽得賈政並無處分惟將署太平縣的這位老爺革職即寫了稟帖安慰了賈政然後住着等信且說薛姨媽為着薛蟠這件人命官司各衙門内不知花了多少銀錢纔定了誤殺具題原打量將當鋪折變給人備銀贖罪不想刑部駁審又托人花了好些錢總不中用依舊定了個死罪監着守候秋天大審薛姨媽又氣又疼日夜啼哭寶釵雖時常過來勸解說是哥哥本來沒造化承受了祖父這些家業就該安安頓頓的守着過日子在南邊已經鬧的不像樣便

手足骨肉
但止盡心
便可拋卻
耶

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因為仗着親戚們的勢力花了些銀錢這算白打死了一個公子哥〻就該改過做起正經人來也該奉養母親纔是不想進了京仍是這樣媽〻為他不知受了多少氣哭掉了多少眼淚給他娶了親原想大家安〻逸〻的過日子不想命該如此偏〻娶的嫂子又是一個不安靜的所以哥〻躲出門的真正俗語說的冤家路兒狹不多幾天就鬧出人命來了媽〻和二哥〻也算不得不盡心的了花了銀錢不算自己還求三拜四的謀幹無奈命裡應該也算自作自受大凡養兒女是為着老來有靠便是小户人家還要掙一碗飯養活母親那裡有將現成的鬧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

去活來的不是我說哥〻的這樣行為不是兒子竟是個冤家對頭媽〻再不明白明哭到夜〻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氣我呢又不能常在這裡勸解我看見媽〻這樣那裡放得下心他雖說是傻也不肯叫我回去前兒老爺打發人回來說看見京報唬的了不得所以纔叫人來打點的我想哥〻鬧了事擔心的人也不少幸虧我還是在跟前的一樣若是離鄉調遠聽見了這個信只怕我想媽〻也就想殺了我求媽〻暫且養〻神趁哥〻的活口現在問〻各處的賬目人家該咱們的咱們該人家的也該請個舊夥計來算一算看〻還有幾個錢沒有薛姨媽哭着說道這幾天為鬧你哥〻的事你來了不是你勸我便

情實須待秋審尚說不定奉旨句法也何以要說到他必死耶

容何至法不成

請問富非狠富何在勢何在

是我告訴你衙門的事你還不知道京裡的官商名字已經退了兩個當鋪已經給了人家銀子早拿來使完了還有一個當鋪管事的逃了虧空了好幾千兩銀子也夾在裡頭打官司你二哥〻天〻在外頭要賬料着京裡的賬已經去了幾萬銀子只好拿南邊公分裡銀子並住房折變纔彀前兩天還聽見一個謊信說是南京的公當鋪也因為折了本兒收了若是這麽着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的了說着又大哭起來寶釵也哭着勸道銀錢的事媽〻操心也不中用還有二哥〻給我們料理单可恨這些夥計們見俗們的勢頭兒敗了各自奔各自的去也罷了我還聽見說帮着人家來擠我們的訛頭可見我哥〻

活了這麽大交的人總不過是些個酒肉弟兄急難中是一個沒有的媽〻若是疼我聽我的話有年紀的人自己保重些媽媽這一輩子想來還不致挨凍受餓家裡這點子衣裳傢伙只好聽憑嫂子去那是沒法兒的了所有的家人婆子瞧他們也沒心在這裡該去的叫他們去就可憐香菱苦了一輩子只好跟着媽〻過去實在短什麽我要是有的還可以拿些個來料我們那個也沒有不依的就是襲姑娘也是心術正道的他聽見我哥〻的事他到提起媽〻來就哭我們那一個還道是沒事的所以不大着急若聽見了也是要唬個半死兒的薛姨媽不等說完便說好姑娘你可別告訴他〻為一個林姑娘幾乎

寶釵之待胞兄竟不如寶玉之待表兄

兩人之情相去如何如耶

没要了命如今總好了些要是他急出個原故來不但你添一層煩惱我越發没了依靠了寶釵道我也是這麼想所以總没告訴他正說着只聽見金桂跑來外間屋裡哭喊道我的命是不要的了男人呢已經是没有活的分兒了偺們如今索性鬧一鬧大彩兒到法場上去拚一拚說着便將頭往隔斷板上亂撞々的披頭散髮氣得薛姨媽白瞪着兩隻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還虧得寶釵嫂子長嫂子短好一句歹一句的勸他金桂道姑奶々如今你是比不得頭裡的了你兩口兒好々的過日子我是個單身人兒要臉做什麼說着便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虧得人還多扯住了又勸了半天方住把個寶琴唬的再不

敢見他若是薛蝌在家他便抹粉施脂描眉畫鬢奇情異致的打扮收拾起來不時打從薛蝌住房前過或故意咳嗽一聲或明知薛蝌在屋特問房裡何人有時遇見薛蝌他便妖々喬々嬌々痴々的問寒問熱忽喜忽嗔丫頭們看見都赶忙躲開他自己也不覺得只是一意一心要弄得薛蝌感情時好行寶蟾之計那薛蝌却止躲着有時遇見也不敢不周旋一二只怕他潵潑放刁的意思更加金桂一則為色迷心越瞧越愛越想越幻那裡還看得出薛蝌的真假來只有一宗他見薛蝌有什麼東西都是托香菱收着衣服縫洗也是香菱兩個人偶然說話他來了急忙散開一發動了一個醋字欲待發作薛蝌却是捨

越描越幻四字將此等兇女肺肝描畫殆盡

不得只得将一腔隱恨都擱在香菱身上却又恐怕鬧了香菱得罪了薛蝌倒弄得隱忍不發一日寶蟾走來笑嘻々的向金桂道奶々看見了二爺没有金桂道没有寶蟾笑道我說二爺的那種假正經是信不得的偺們前日送了酒去他說不會喝剛纔我見他到太々那屋裡去那臉上紅撲々兒的一臉酒氣奶々不信回來只在偺們院門口等他々打那邊過來時奶々叫住他問々看他說什麼金桂聽了一心的怨氣便道他那裡就出來了呢他既無情義問他作什麼寶蟾道奶々又迂了他好說偺們也好說他不好說偺們再另打主意金桂聽着有理因叫寶蟾瞧着他看他出去了寶蟾答應着出來金桂却去打

開鏡奩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兒又抹了一抹然後拿一條洒花絹子纔要出來又似忘了什麼的心裡倒不知怎麼是好了只聽寶蟾外面說道二爺今日高興呵那裡喝了酒來了金桂聽了明知是叫他出來的意思連忙掀起簾子出來只見薛蝌和寶蟾說道今日是張大爺的好日子所以被他們强不過吃了半鍾到這時候臉還發燒呢一句話没說完金桂早接口道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偺們自己家裡的酒是有趣兒的薛蝌被他拿話一激臉越紅了連忙走過來陪笑道嫂子說那裡的話寶蟾見他二人交談便躲到屋裡去了這金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薛蝌兩句無奈一見他兩頰微紅雙眸帶澁别有一種謹

同一好淫風姐何其幸〻叔心金桂何其不之不得亦有幸有不幸耶

愿可憐之意早把自己那驕悍之氣感化到爪窪國去了因笑說道這麼說你的酒是硬强着緫肯喝的呢薛蝌道我那裡喝得來金桂道不喝也好强如像你哥〻喝出亂子來明兒娶了你們奶〻兒像我這樣守活寡受孤单呢說到這裡兩個眼已經乜斜了兩腮上也覺紅暈了薛蝌見這話越發邪僻了打算着要走金桂也看出來了那裡容得早已走過來一把拉住薛蝌急了道嫂子放尊重些說着渾身亂顫金桂索性老着臉道你只管進來我和你說一句要緊的話正鬧着忽聽背後一個人叫道奶〻香菱來了把金桂唬了一跳回頭瞧時却是寶蟾掀着簾子看他二人的光景一抬頭見香菱從那邊來了赶忙

知會金桂金桂這一驚不小手已鬆了薛蝌得便脫身跑了那香菱正走着原不理會忽聽寶蟾一嚷緫瞧見金桂在那裡拉住薛蝌往裡死拽香菱却唬的心頭亂跳自己連忙轉身回去這裡金桂早已連嚇帶氣獃〻的瞅着薛蝌去了怔了半天恨了一聲自己掃興歸房從此把香菱恨入骨髓那香菱本是要到寶琴那裡剛走出腰門看見這般嚇回去了是日寶釵在賈母屋裡聽得王夫人告訴老太〻要聘探春一事賈母說道既是同鄉的人狠好只是聽見說那孩子到過我們家裡怎麼你老爺没有提起王夫人道連我們也不知道賈母道好便好但是道兒太遠雖然老爺在那裡倘或將來老爺調任可不是我

甚遠何以在任些所以着邪○南京別離海疆正近矣賈母極不願意王夫人定見必許借探春以映寶玉黛玉之事可知勝蘇小霎母所願意之此乃文字借賓定主之法

們孩子太卑了嗎王夫人道兩家都是做官的也是拿不定或者那邊還調進來即不然終有個葉落歸根況且老爺既在那裡做官上司已經說了好意思不給麼想來老爺的主意定了只是不敢做主故遣人來回老太太的賈母道你們願意更好了是三了頭這一去了不知三年兩年那邊可能回家若再遲了恐怕我趕不上再見他一面了說着掉下淚來王夫人道孩子們大了少不得總要給人家的就是本鄉本土的人除非不做官還使得若是做官的誰保得住總在一處只要孩子們有造化就好譬如迎姑娘倒配得近呢偏是時常聽見他被女壻打鬧甚至不給飯吃就是我們送了東西去他也摸不着近來

聽見益發不好了也不放他回來兩口子拌起來就說偺們使了他家的銀錢可憐這孩子總不得個出頭的日子前兒我惦記他打發人去瞧他迎了頭藏在耳房裡不肯出來老婆子們必要進去看見我們姑娘這樣冷天還穿着幾件舊衣裳他一包眼淚的告訴婆子們說回去別說我這麼苦這也是命裡所招也不用送什麼衣服東西來不但摸不着反要添一頓打說是我告訴的老太太想想這倒是近處眼見的若不好更難受倒虧了大太太也不理會他大老爺也不出個頭如今迎姑娘實在比我們三等使喚的了頭還不如我想探了頭雖不是我養的老爺既看見過女壻定然是好纔許的只請老太太示下

叨叨自己做主不起淑材寶釵之事矣乃手揮目送非乎技矣

念茲在茲

擇個好日子多派幾個人送到他老爺任上該怎麽着老爺也不肯將就賈母道有他老子作主你就料理妥當揀個長行的日子送去也就定了一件事王夫人答應着是寶釵聽得明白也不敢則聲只是心裡吽苦我們家裡姑娘們就算他是個尖兒如今又要遠嫁眼看着這裡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見王夫人起身告辭出去他也送了出來一逕回到自己房中並不與寶玉說話見襲人獨自一個做活便將聽見的話說了襲人也狠不受用却說趙姨娘聽見探春這事反歡喜起來心裡說道我這個丫頭在家忒瞧不起我我何從還是個娘比他的丫頭還不濟況且洑上水護着別人他擋在頭裡連環兒也不得出

頭如今老爺接了去我倒乾淨想要他孝敬我不能彀了只願意他像迎丫頭似的我也稱稱願一面想着一面跑到探春那邊與他道喜說姑娘你是要高飛的人了到了姑爺那邊自然比家裡還好想來你也是願意的便是養了你一場並沒有借你的光兒就是我有七分不好也有三分的好總不要一去了把我擱在腦杓子後頭探春聽着毫無道理只低頭作活一句也不言語趙姨娘見他不理氣忿忿的自己去了這裡探春又氣又笑又傷心也不過自己掉淚而已坐了一回悶悶的走到寶玉這邊來寶玉因問道三妹妹我聽見林妹妹死的時候你在那裡來着我還聽見說林妹妹死的時候遠遠的有音樂之

小巽紫鵑〻〻忠也。衷甘不理寶玉耳。如紫鵑果有柔情。又將設法逐之矣。姤心何減鳳姐。紫鵑之噯聲歎氣。從沒好話。旁惡寶玉也。見寶釵襲人而視眈〻。不可稍与寶玉親近耳。

聲或者他是有來歷的也未可知探春笑道那是你心裡想着罷了祇是那夜却怪不似人家鼓樂之音你的話或者也是寶玉聽了更以為實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飄蕩之時曾見一人說是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必是那裡的仙子臨凡忽又想起那年唱戲做的嫦娥飄〻艷〻何等風致過了一回探春去了因必要紫鵑過來立刻回了賈母去叫他無奈紫鵑心裡不願意雖經賈母王夫人派了過來也就没法只是在寶玉跟前不是噯聲就是嘆氣的寶玉背地裡拉着他低聲下氣要問黛玉的話紫鵑從没好話回答寶釵倒背地裡誇他有忠心並不嗔怪他那雪雁雖是寶玉娶親這夜出過力的寶釵見他心地不

甚明白便回了賈母王夫人將他配了一個小厮各自過活去了王奶媽養着他將來好送黛玉的靈柩回南鸚哥等小丫頭仍伏侍了老太〻寶玉本想念黛玉因此及彼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經雲散更加納悶〻到無可如何忽又想黛玉死得這樣清楚必是離凡返仙去了反又歡喜忽然聽見襲人和寶釵那裡講究探春出嫁之事寶玉聽了啊呀的一聲哭倒在炕上唬得寶釵襲人都來扶起說怎麼了寶玉早哭的說不出來定了一回子神說道這日子過不得了我姊妹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林妹〻是成了仙去了大姐〻呢已經死了這也罷了没天天在一塊二姐〻呢碰着了一個混賬不堪的東西三妹〻又

九雲雁只实恨寶玉要薛〻來全未知寶玉〻心故曰心地不甚明白寶玉心中自是洞見兩人肺肝然玉為同寶玉〻之言又如陪〻痛哭今寶釵只是一派做情妬意所言真堪発笑寶玉豈欲娶盡姐〻妹〻耶寶玉所謂大家在一塊兒豈兒女私昵〻意亂乃云退避讓人識見淺却玉此爲概知寶玉〻心

要遠嫁總不得見的了史妹〻又不知要到那裡去薛妹〻是有了人家的這些姐〻妹〻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裡單留我做什麼襲人忙又拿話解勸寶釵擺着手說你不用勸他讓我來問他因問着寶玉道據你的心裡要這些姐妹都在家裡陪到你老了都不要為終身的事嗎若說別人或者還有別的想頭你自己的姐〻妹〻不用說沒有遠嫁的就是有老爺作主你有什麼法兒打量天下獨是你一個人愛姐〻妹〻呢若是都像你就連我也不能陪你了大凡人念書原為的是明理怎麼你益發糊塗了這麼說起來我同襲姑娘各自一邊兒去讓你把姐〻妹〻們都邀了來守着你寶玉聽了兩隻手拉住寶

釵襲人道我也知道為什麼散的這麼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時候再散也不遲襲人掩着他的嘴道又胡說纔這兩天身上好些二奶〻纔吃些飯若是你又鬧翻了我也不管了寶玉慢〻的聽他兩個人說話都有道理只是心上不知道怎樣纔好只得強說道我却明白但只是心中裡鬧得慌寶釵也不理他暗叫襲人快把定心丸給他吃了慢〻的開導他襲人便欲告訴探春說臨行不必來辭寶釵道這怕什麼等消停幾日待他心裏明白還要叫他們多說句話兒呢況且三姑娘是極明白的人不像那些假惺〻的人少不得有一番箴諫他已後便不是這樣了正說着賈母那邊打發過鴛鴦來說知道寶玉舊病又發

叫襲人勸說安慰叫他不要胡思亂想襲人等應了鴛鴦坐了一會子去了那賈母又想起探春遠行雖不備粧奩其一應動用之物俱該預備便把鳳姐叫來將老爺的主意告訴了一遍即叫他料理去鳳姐答應不知怎麼辦理下回分解

破好事為後文張本也遠嫁了上文未完釵金桂〻淫婦見淫婦釵寶釵〻愚婦見愚人文人〻筆何所不可

寶釵〻俗在骨故甚於薛蟠〻空死罪別愚心丟開於寶玉〻愛姐妹別妒心畢露也

已涉鬼趣

紅樓夢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却說鳳姐回至房中見賈璉尚未回來便分派那管辦探春行李粧奩事的一干人那天有黃昏已後因忽然想起探春來要瞧瞧他去便叫豐兒與兩個丫頭跟着頭裡一個丫頭打着燈籠走出門來見月光已上照耀如水鳳姐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因而走至茶房牕下聽見裡面有人嘁嘁喳喳的又似哭又似笑又似議論什麼的鳳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心內大不受用便命小紅進去粧做無心的様子細細打聽着用話套出原委來小紅答應著去了鳳姐只帶着

園門未關人何候延接似無此理

寫鬼魂出現先之以風已見悽惨繼之以狗更甚驚惶正有戒心而隨魂適至廣之說來倍加

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尚未關只虛虛的掩着于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外面更覺明朗滿地下重重樹影杳無人聲甚是淒涼寂靜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聽唿的的一聲風過吹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唰喇喇的作響枝梢上吱嘍嘍的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鳳姐吃了酒被風一吹只覺身上發噤豐兒後面也把頭一縮說好冷鳳姐也掌不住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銀鼠坎肩兒拿來我在三姑娘那裡等着豐兒巴不得一聲也要回去穿衣裳連忙答應一聲回頭就跑了鳳姐剛舉步走了不遠只覺身後咈咈哧哧似有聞嗅之聲不覺頭髮森然直豎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

攢動文心之妙全在乎細

見黒油油一個東西在後面伸着鼻子聞他呢那兩隻眼睛恰似燈光一般鳳姐嚇的魂不附體不覺失聲的咳了一聲却是一隻大狗那狗抽頭回身拖著個掃帚尾巴一氣跑上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猶向鳳姐拱爪兒鳳姐此時肉跳心驚急急的向秋爽齋來將已來至門口方轉過山子只見迎面有一個人影兒一恍鳳姐心中疑惑還想著必是那一房的丫頭便問是誰問了兩聲並沒有人出來早已神魂飄蕩了恍恍忽忽的似乎背後有人說道嬸娘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忙回頭一看只見那人形容俊俏衣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裡的媳婦來只聽那人又說道嬸娘只管享榮華受富貴

起抄家之事

的心盛把我那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於東洋大海了鳳姐聽說低頭尋思總想不起那人冷笑道嬸娘那時怎樣疼我來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鳳姐聽了此時方想起來是賈蓉的先妻秦氏便說道噯呀你是死了的人哪怎麼跑到這裡來了呢啐了一口方轉回身要走時不防一塊石頭絆了一跤猶如夢醒一般渾身汗如雨下雖然毛髮悚然心中却也明白只見小紅豐兒影影綽綽的來了鳳姐恐怕落人的褒貶連忙爬起來說道你們做什麼呢去了這半天快拿來我穿上罷一面豐兒走至跟前伏侍穿上小紅過來攙扶着要往前走鳳姐道我纔到那裡他們都睡了回去罷一面說著一面帶了兩個

与上半部情节不合○鳳姐与賈璉○豈有相見不発一言之自秋○綫之時耶○

伏線○

了頭急急忙忙回到家中賈璉已回來了鳳姐見他臉上神色更變不似往常待要問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突然相問只得睡了至次日五更賈璉就起來要往總理內庭都檢點太監裘世安家來打聽事務因太早了見桌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便拿起來閒看第一件吏部奏請急選郎中奉旨照例用事第二件是刑部題奏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私帶神鎗火藥出邊事共十八名人犯頭一名鮑音係太師鎮國公賈化家人賈璉想了一想又往下看第三件蘇州刺史李孝一本參劾縱放家奴倚勢凌辱軍民以致因姦不遂殺死節婦事兇犯姓時名福自稱係世襲三等職銜賈範家人賈璉看見這一件心中

不自在起來待要往下看又恐遲了不能見裘世安的面便穿了衣服也等不得吃東西恰好平兒端上茶來喝了兩口便出來騎馬走了平兒收拾了換下的衣服此時鳳姐尚未起來平兒因說道今兒夜裡我聽着奶奶沒睡什麼覺我替奶奶捶着好生打個盹兒罷鳳姐也不言語平兒料着這意思是了便爬上炕來坐在身邊輕輕的捶着那鳳姐剛有要睡之意只聽那邊大姐兒哭了鳳姐又將眼睜開平兒連向那邊叫道李媽你到底是怎麼着姐兒哭了你到底拍着他些你也忒愛睡了那邊李媽從夢中驚醒聽得平兒如此說心中沒好氣狠命的拍了幾下口裡嘟嘟囔囔的罵道真真的小短命鬼兒放着屍不

大姐兒非幼孩○何至夜啼○此假妝耳○

鳳姐感觸

前巧姐所說劉媽媽若非奶媽耶

稍減。房內人不應放肆至此。此二段文字。未能入情。將後文一刪。

此時即死。豈不卯訖。鳳姐始終不信平兒。以身邊最親近之人。而疑之至此。何以得人之心。

挨三更半夜嚎你娘的喪一面說一面咬牙便向那孩子身上擰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鳳姐聽見說了不得你聽聽他該挫磨孩子了你過去把那黑心的養漢老婆下死勁的打他幾下子把妞妞抱過來罷平兒笑道奶奶別生氣他那裡敢挫磨妞兒只怕是不隄防磞了一下子也是有的這會子打他幾下子沒要緊明兒叫他們背地裡嚼舌根倒說三更半夜的打人了鳳姐聽了半日不言語長嘆一聲說道你瞧瞧這會子不是我十旺八旺的呢明兒我要是死了撂下這小孽障還不知怎麽樣呢平兒笑道奶奶這是怎麽說大五更的何苦來呢鳳姐冷笑道你那裡知道我是早已明白了我也不久了

雖然活了二十五歲人家沒見的也見了沒吃的也吃了衣祿食祿也算全了所有世上有的也都有了氣也賭盡了強也算爭足了就是壽字兒上頭缺一點兒也罷了平兒聽說由不的眼圈兒紅了鳳姐笑道你這會子不用假慈悲我死了你們只有喜歡的你們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省的我是你們眼裡的刺只有一件你們知好歹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平兒聽了越發掉下淚來鳳姐笑道別扯你娘的臊那裡就死了呢這麽早就哭起來我不死還叫你哭死了呢平兒見說連忙止住哭道奶奶說的這麽叫人傷心一面說一面又搥鳳姐纔朦朧的睡着平兒方下炕來只聽外面脚步響誰知賈璉去遲了

与前半部之賈璉竟如兩人。璉本懼內。祗為王仁央及之故遂敢驕其妻妾。小人情態如畫。鳳姐性剛病人尤易生氣。此卷卻肯忍耐者此王家之在有求之下耳。閨門之內亦威勢利之墻。富貴人家往往如此。王仁敗類借賈璉口中鬧之帝也陰为

那裏世安已經上朝去了不遇而回心中正沒好氣進來就問平兒道他們還沒起來呢麼平兒回說沒有呢賈璉一路摔簾子進來冷笑道好啊這會子還都不起來安心打擂臺打撒手兒一疊聲又要吃茶平兒忙倒了一碗茶來原來那些丫頭老婆見賈璉出了門又復睡了不打諒這會子回来原不曾預偹平兒便把温過的拿了來賈璉生氣舉起碗來嘩啷一聲摔了個粉碎鳳姐驚醒唬了一身冷汗噯喲一聲睜開眼只見賈璉氣狠狠的坐在傍邊平兒彎着腰拾碗片子呢鳳姐道你怎麼就回來了問了一聲半日不答應只得又問一聲賈璉嚷道你不要我回來叫我死在外頭罷鳳姐笑道這又是何苦来呢常時我見你不像今兒回來的快問你一聲兒也沒什麼生氣的賈璉又嚷道又沒遇見怎麼不快回來呢鳳姐笑道沒有遇見少不得奈煩些明兒再去早些兒自然遇見了賈璉嚷道我可不吃着自已的飯替人家赶獐子呢我這裡一大堆的事沒個動秤兒的沒來由為人家的事瞎鬧了這些日子當什麼呢正經那有事的人還在家裡受用死活不知還聽見說要鑼鼓喧天的擺酒唱戲做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一面說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罵平兒鳳姐聽了氣的乾咽要和他分証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強陪笑道何苦來生這麼大氣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麼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你既應了只得耐煩

從寧伏脈。○賈璉此因心緒惡劣氣從何事上之何嘗盡施於暴於鳳姐ゝゝ前即云財産之絕色意愛施而賈璉向日行徑卻不如此粗屬說ゝ與前半部不是一色筆墨也。

些少不得替人家辦辦也沒見這個人自巳有爲難的事還有心腸唱戲擺酒的鬧賈璉道你可說麽你明兒倒也問問他鳳姐咤異道問誰賈璉道問誰問你哥哥鳳姐道是他嗎賈璉道可不是他還有誰呢鳳姐忙問道他又有什麽事叫你替他跑賈璉道你還在罈子裡呢鳳姐道眞眞這就奇了我連一個字兒也不知道賈璉道你怎麽能知道呢這個事連太太和姨太太還不知道呢頭一件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二則你身上又常嚷不好所以我在外頭壓住了不叫裡頭知道說起來眞眞可人惱你今兒不問我我也不便告訴你你打諒你哥哥行事像個人呢你知道外頭的人都叫他什麽鳳姐道叫他什麽

賈璉道叫他什麽叫他忘仁鳳姐撲哧的一笑他可不叫王仁叫什麽呢賈璉道你打諒那個王仁嗎是忘了仁義禮智信的那個忘仁哪鳳姐道這是什麽人這麽刻薄嘴兒遭塌人賈璉道不是遭塌他呀今兒索性告訴你你也該知道知道你那哥哥的好處到底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阿鳳姐想了一想道噯喲可是阿我還忘了問你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嗎我記得年年都是寶玉去前者老爺陞了二叔那邊送過戲來我還偷偷兒的說二叔爲人是最嗇刻的比不得大舅太爺他們各自家裡還烏眼雞是的不麽昨兒大舅太爺沒了你瞧他是個兄弟他還出了個頭兒攬了個事兒嗎所以那一天說趕他的生

王仁何時出京前文未叙及

大舅太爺服制尚可唱戲做生日耶

前文送殯者唯是王子勝與王子騰也族中多事正宜斂跡而反交通內侍說了過財賄矣野乎

日偺們還他一班子戲省了親戚跟前落虧欠如今這麼早就

（內圍房則此時正當之夫人約提早一個多月做生日也）

做生日也不知是什麼意思賈璉道你還作夢呢你哥哥一到

京接着舅太爺的首尾就鬧了一個弔他怕偺們知道攔他所

以沒告訴偺們弄了好幾千銀子後來二舅嗔着他說他不該

一網打盡他吃不住了變了個法兒指著你們二叔的生日撒

了個網想著再弄幾個錢好打點二舅太爺不生氣也不管親

戚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這麼丟臉你知道我起

早爲什麼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參了一本說是大舅太爺

的虧空本員已故應着落其弟王子勝侄兒王仁賠補爺兒兩

個急了找了我給他們托人情我見他們嚇的那個樣兒再者

又關係太太和你我纔應了想着找找總理內庭都檢點老裘

替辦辦或者前任後任挪移挪移偏又去晚了他進裡頭去了

我白起來跑了一輛他們家裡還那裡定戲擺酒呢你說說叫

人生氣不生氣鳳姐聽了纔知王仁所行如此但他素性要强

護短聽賈璉如此說便道憑他怎麼樣到底是你的親大舅兒

再者這件事死的大爺活的二叔都感激你罷了沒什麼說的

我們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省了帶累別人受

氣背地裡罵我說着眼淚便下來了掀開被窩一面坐起來一

面挽頭髮一面披衣裳賈璉道你倒不用這麼着是你哥哥不

是人我並沒說你什麼況且我出去了你身上又不好我都起

平兒所云。自今要緊。是句可(?)料。

全不是要緊。平日口吻。

鳳姐謝、一一心灰。張亡、天奪其魄。

來了他們還睡着偺們老輩子有這個規矩麼你如今作好好先生不管事了我說了一句你就起來明兒我要嫌這些人難道你都替了他們麼好沒意思啊鳳姐聽了這些話纔把淚止住了說道天也不早了我也該起來了你有這麼說的你替他們家在心的辦辦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光為我就是太太聽見也喜歡賈璉道是了知道了大蘿卜還用屎澆平兒道奶奶這麼早起來做什麼那一天奶奶不是起來有一定的時候兒呢爺也不知是那裡的邪火拿着我們出氣何苦來呢奶奶也算替爺挣彀了那一點兒不是奶奶擋頭陣不是我說爺把現成兒的也不知吃了多少這會子替奶奶辦了一點子

事況且關會着好幾層兒呢就這麼拿糖作醋的起來也不怕人家寒心況且這也不單是奶奶的事呀我們起遲了原該爺生氣左右到底是奴才呀奶奶跟前儘著身子累的成了個病包兒了這是何苦來呢說着自巳的眼圈兒也紅了那賈璉本是一肚子悶氣那裡見得這一對嬌妻美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話呢便笑道彀了算了罷他一個人就彀使的了不用你幫着左右我是外人多早晚我死了你們就淸淨了鳳姐道你也別說那個話誰知道誰怎麼樣呢你不死我還死呢早死一天早心淨說着又哭起來平兒只得又勸了一回那時天巳大亮日影横窗賈璉也不便再說站起來出去了這裡鳳姐自巳起來

新婚眷戀人之常情寶玉恰恐不然彼不忘故劍餘恨方深矣不在新婦也然亦足見萬分無可如何之際聊以自寬耳又與五十八回芳官述藕官語

正在梳洗忽見王夫人那邊小丫頭過來道太太說了叫問二奶奶今日過舅太爺那邊去不去要去說叫二奶奶同著寶二奶奶一路去呢鳳姐因方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意恨娘家不給爭氣又兼昨夜園中受了那一驚也實在沒精神便說道你先回太太去我還有一兩件事沒辦清今日不能去況且他們那又不是什麽正經事寶二奶奶要去各自去罷小丫頭答應着回去回覆了不在話下且說鳳姐梳了頭換了衣服想了想雖然自已不去也該帶個信兒再者寶釵還是新媳婦出門子自然要過去照應照應的於是見過王夫人支吾了一件事便過來到寶玉房中只見寶玉穿着衣服歪在炕上兩個眼睛獃

獃的看寶釵梳頭鳳姐站在門口還是寶釵一回頭看見了連忙起身讓坐寶玉也爬起來鳳姐纔笑嘻嘻的坐下寶釵因說麝月道你們瞧着二奶奶進來也不言語聲兒麝月笑着道二奶奶頭裡進來就擺手兒不叫言語麼鳳姐因向寶玉道你還不走等什麽呢沒見這麽大人了還是這麽小孩子氣人家各自梳頭你爬在傍邊看什麽成日家一塊子在屋裡還看不彀嗎也不怕丫頭們笑話說著哧的一笑又瞅着他咂嘴兒寶玉雖也有些不好意思還不理會把個寶釵直臊的滿臉飛紅又不好聽着又不好說什麽只見襲人端過茶來只得搭赸著自已遞了一袋烟鳳姐兒笑着站起來接了道二妹妹你別管我

何以無人通報亦是敗筆

此二十年前書中所未有之筆

遙照

光武微时故劍之求亡如是而已矣

不似襲人口氣

們的事你快穿衣服罷寶玉一面也搭赸着找這個弄那個鳳姐道你先去罷那裡有個爺們等著奶奶們一塊兒走的理呢寶玉道（此玉道不穿他衣件再接起）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不如前年穿着老太太給的那件雀金泥好鳳姐因嘔他道你為什麼不穿寶玉道穿着太早些鳳姐忽然想起自悔失言（亦無甚失言也）幸虧寶釵也和王家是內親只是那些丫頭們跟前已經不好意思了襲人却接着說道二奶奶還不知道呢就是穿得他也不穿了鳳姐兒道這是什麼原故襲人道告訴二奶奶真真的我們這位爺行的事都是天（此語妹不成話）外飛來的那一年因二舅太爺的生日老太太給了他這件衣裳誰知那一天就燒了我媽病重了我沒在家那時候還有晴

遙述前事所以表寶玉也即以引起五兒

謠言即是目前的人所說襲人能不愧乎

雯妹妹呢聽見說病着整給他縫了一夜第二天老太太纔沒瞧出來呢去年那一天上學天冷我叫焙茗拿了去給他披披誰知這位爺見了這件衣裳想起晴雯來了說了總不穿了（此九字不必）叫我給他收一輩子呢（寶玉自己接起）鳳姐不等說完便道你提晴雯可惜了兒的那孩子模樣兒手兒都好就只嘴頭子利害些偏偏兒的太太不知聽了那裡的謠言活活兒的把個小命兒要了還有一件事那一天我瞧見廚房裡柳家的女人他女孩兒叫什麼五兒那丫頭長的和晴雯脫了個影兒我心裡要叫他進來後來我問他媽他媽說是狠願意我想著寶二爺屋裡的小紅跟了我去我還沒還他呢就把五兒補過來罷平兒說太太那一天

這段淺文。

說了凡像那個樣兒的都不叫泒到寶二爺屋裡呢我所以也就擱下了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了還怕什麼呢不如我就叫他進來可不知寶二爺願意不願意要想着晴雯只瞧見這五兒就是了寶玉本要走聽見這些話又獃了襲人道為什麼不願意早就要弄進來的只是因為太太的話說的結實罷了鳳姐道那麼着明兒我就叫他進來太太的跟前有我呢寶玉聽了喜不自勝纔走到賈母那邊去了這裏寶釵穿衣服鳳姐兒看他兩口兒這般恩愛纏綿想起賈璉方纔那種光景甚實傷心坐不住便起身向寶釵笑道我和你上太太屋裡去罷笑着出了房門一同來見賈母寶玉正在那裡回賈母往舅舅家

寶玉何曾如此之獃。

太覺可笑。殊不似寶玉口吻。八十回之前雖時有獃語皆非淺人俗人

去賈母點頭說道去罷只是少吃酒早些回來你身子纔好些寶玉答應着出來剛走到院內又轉身回來向寶釵耳邊說了幾句不知什麼寶釵笑道是了你快去罷將寶玉催着去了這裡賈母和鳳姐寶釵說了沒三句話只見秋紋進來傳說二爺打發焙茗回來說請二奶奶寶釵道他又忘了什麼又叫他回來秋紋道我叫小丫頭問了焙茗說是二爺忘了一句話二爺叫我回來告訴二奶奶若是去呢快些來罷若不去呢別在風地裡站着說的賈母鳳姐並地下站着的老婆子丫頭都笑了寶釵的臉上飛紅把秋紋啐了一口說道好個糊塗東西這也值的這麼慌慌張張跑了來說秋紋也笑着回去叫小丫頭去

稱能道何至作如此獃氣之言。經刪去即焙茗之不至累贅矣此。

寺名散花。澌大空際。尼名大了。澌就完結。

駡焙茗那焙茗一面跑着一面回頭說道二爺把我巴巴兒的叫下馬來叫回來說我若不說回來對出來又駡我了這會子說了他們又駡我那丫頭笑着跑回來說了賈母向寶釵道你去能省了他這麼不放心說的寶釵站不住又被鳳姐謳着頑笑沒好意思纔走了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了來了給賈母請安見過了鳳姐坐着吃茶賈母因問他這一向怎麼不來大了道因這几日廟中作好事有几位誥命夫人不時在廟裡起坐所以不得空兒來今日特來回老祖宗明兒還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若高興也去隨喜隨喜賈母便問做什麼好事大了道前月爲王大人府裡不干凈見神見鬼的偏

生那太太夜間又看見去世的老爺因此昨日在我廟裡告訴我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保佑家口安寧亡者昇天生者獲福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太太的安却說鳳姐素日最是厭惡這些事自從昨夜見鬼心中總只是疑疑惑惑的如今聽了大了這些話不覺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巳有三分信意便問大了道這散花菩薩是誰他怎麼就能避邪除鬼呢大了見問便知他有些信意說道奶奶要問這位菩薩等我告訴你奶奶知道這個散花菩薩根基不淺道行非常生在西天大樹園中父母打柴爲生養下菩薩來頭長三角眼横四目身長八尺兩手拖地父母說這是妖精便棄

在氷山背後了誰知這山上有一個得道的老猢猻出來打食看見菩薩頂上白氣冲天虎狼遠避知道來歷非常便抱回洞中撫養誰知菩薩帶了來的聰慧禪也會談與猢猻天天談道恭禪說的天花散漫到了一千年後便飛昇了至今山上猶見談經之處天花散漫所求必靈時常顯聖救人苦厄因此世人纔蓋了廟塑了像供奉着鳳姐道這有什麼憑據呢大了道奶奶又來搬駁了一個佛爺可有什麼憑據呢就是撒謊也不過哄一兩個人罷咧難道古往今來多少明白人都被他哄了不成奶奶只想惟有佛家香火歷來不絕他到底是祝國裕民有些靈驗人纔信服啊鳳姐聽了大有道理因道既這麼着我明

兒去試試你廟裏可有籤我去求一籤我心裏的事籤上批的出來我從此就信了大了道我們的籤最是靈的明兒奶奶去求一籤就知道了賈母道既這麼著索性等到後日初一你再去求說着大了吃了茶到王夫人各房裏去請了安回去不提這裏鳳姐勉强扎掙著到了初一清早令人預備了車馬帶著平兒并許多奴僕來至散花寺大了帶了衆姑子接了進去獻茶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那鳳姐兒也無心瞻仰聖像一秉虔誠磕了頭舉起籤筒默默的將那見鬼之事並身體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回纔搖了三下只聽唰的一聲筒中攛出一支籤來于是叩頭拾起一看只見寫着第三十三籤上上大吉大了

俚鄙可笑。

隨手照應。使前文亦小妥語。

定評。

忙查籤簿看時只見上面寫着王熙鳳衣錦還鄉鳳姐一見這幾個字吃一大驚忙問大了道古人也有叫王熙鳳的麽大了笑道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難道漢朝的王熙鳳求官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周瑞家的在傍笑道前年李先兒還說這一回書來着我們還告訴他重着奶奶的名字不許叫呢鳳姐笑道可是呢我倒忘了說着又瞧底下的寫的是

去國離鄉二十年　於今衣錦返家園
蜂採百花成蜜後　爲誰辛苦爲誰甜

行人至　音信遲　訟宜和　婚再議

看完也不甚明白大了道奶奶大喜這一籤巧得狠奶奶自幼

在這裡長大何曾回南京去過如今老爺放了外任或者接家眷來順便回家奶奶可不是衣錦還鄉了一面說一面抄了個籤經交與丫頭鳳姐也半疑半信的大了擺了齋來鳳姐只動了一動放下了要走又給了香銀大了苦留不住只得讓他走了鳳姐回至家中見了賈母王夫人等問起籤來命人一解都歡喜非常或者老爺果有此心偺們走一趟也好鳳姐兒見人人這麽說也就信了不在話下却說寶玉這一日正睡午覺醒來不見寶釵正要問時只見寶釵進來寶玉問道那裡去了半日不見寶釵笑道我給鳳姐姐瞧一回籤寶玉聽說便問是怎麽樣的寶釵把籤帖念了一回又道家中人人都說好的據我

寶玉何言未詫乃尔

看這衣錦還鄉四字裡頭還有原故後來再瞧罷了寶玉道你又多疑了妄解聖意衣錦還鄉四字從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今兒你又偏生看出緣故來了依你說這衣錦還鄉還有什麼別的解說寶釵正要解說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丫頭過來請二奶奶寶釵立刻過去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寫鳳姐人衰運退須與將來之結穴不寐慘聞愛女啼聲昧旦晨興愁見良人怒色賈璉李嬤上下交侵平日之威風安在耶宜乎月夜游魂得而乘之散花靈籤得而警之之也

此回敘賈璉与寶玉夫婦閨中情意裡都不肖其生平題了前半部兩樣筆墨後四十回書只可節取其大段佳處不必求其盡合也

紅樓夢第一百一回終

下文云次日即起程此處有上一日出待王夫人命往話別之理

坐轎查應時因已飲此擡子矣

此時五兒已得二十歲矣何若來補了頭之缺

此等革是招來的王夫人一向要玉耳

襲人蘭形林心能令王夫人全不忘世固寵守節

紅樓夢第一百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災祲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寶釵寶釵連忙過來請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妹如今要出嫁了你們作嫂子的大家開導開導他也是你們姊妹之情況且他也是個明白孩子我看你們兩個也狠合的來只是我聽見說寶玉聽見他三妹妹出門子哭的了不的你也該勸勸他纔是如今我的身子是十病九痛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兩日不好你還心地明白些諸事該管的也別說只管吞着不肯得罪人將來這一番家事都是你的擔子寶釵答應着王夫人又說道還有一件事你二嫂子昨兒帶

了柳家媳婦的丫頭來說補在你們屋裡寶釵道今日平兒纔帶過來說是太太和二奶奶的主意王夫人道是呦你二嫂子和我說我想也沒要緊不便駁他的回只是一件我見那孩子眉眼兒上頭也不是個狠安頓的起先為寶玉房裡的丫頭狐狸是的我攆了几個那時候你也自然知道纔搬回家去的如今有你固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訴你不過留點神兒就是了你們屋裡就是襲人那孩子還可以使得寶釵答應了又說了几句話便過來了飯後到了探春那邊自有一番殷勤勸慰之言不必細說次日探春將要起身又來辭寶玉寶玉自然難割難分探春倒將綱常大體的話說的寶玉始而低頭不語後來轉

之術九旨侍示必有顾拜门墙者

此门前之未曾叙及亡淫無人淫此足通寧府去者

足徒書之人聪進此门不知其無根也

悲作喜似有醒悟之意於是探春放心辭別眾人竟上轎登程
水舟陸車而去先前眾姊妹們都住在大觀園中後來賈妃薨
後也不修葺到了寶玉娶親林黛玉一死史湘雲回去寶琴在
家住着園中人少況兼天氣寒冷李紈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挪
回舊所到了花朝月夕依舊相約玩耍如今探春一去寶玉病
後不出屋門益發沒有高興的人了所以園中寂寞只有几家
看園的人住着那日尤氏過來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車
便從前年在園裡開通寧府的那個便門裡走過去了覺得淒
凉滿目臺榭依然女墻一帶都種作園地一般心中悵然如有
所失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發熱扎挣一兩天竟躺倒了日間

的發燒猶可夜裡身熱異常便譫語綿綿賈珍連忙請了大夫
看視說感冒起的如今纏經入了足陽明胃經所以譫語不清
如有所見有了大穢即可身安尤氏服了兩劑並不稍減更加
發起狂來賈珍着急便叫賈蓉來打聽外頭有好醫生再請几
位來瞧瞧賈蓉回道前兒這個大夫是最興時的了只怕我母
親的病不是藥治得好的賈珍道胡說不吃藥難道由他去罷
賈蓉道不是說不治為的是前日母親往西府去回來是穿着
園子裡走過來的一到了家就身上發燒別是撞客着了罷外
頭有個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狠靈不如請他來占算占算
看有信兒呢就依着他要是不中用再請別的好大夫來賈珍

聽了即刻叫人請來坐在書房內喝了茶便說府上叫我不知占什麼事賈蓉道家母有病請教一卦毛半仙道既如此取凈水洗手設下香案讓我起出一課來看就是了一時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懷裡掏出卦筒來走到上頭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手內搖着卦筒口裡念道伏以太極兩儀絪緼交感圖書出而變化不窮神聖作而誠求必應茲有信官賈某為因母病虔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聖人鑒臨在上誠感則靈有凶報凶有吉報吉先請內象三爻說着將筒內的錢倒在盤內說有靈的頭一爻就是交拿起來又搖了一搖倒出來說是單第三爻又是交檢起錢來嘴裡說是內爻已示更請外象三爻完成

此書醫卜星相立論皆有根柢不似他書草草不通作者真乃

一卦起出來是單拆單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銅錢便坐下問道請坐請坐讓我來細細的看看這個卦乃是未濟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刼財悔氣是一定該有的如今尊駕為母問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動出官鬼來五爻上又有一層官鬼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輕的還好還好如今子亥之水休囚寅木動而生火世爻上動出一個子孫來倒是尅鬼的况且日月生身再隔兩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戊日就好了但是父母爻上變鬼恐怕令尊大人也有些關碍就是本身世爻比刼過重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也不好說完了便撤着鬍子坐着賈蓉起先聽他搗鬼心裡忍不住要笑聽他講的卦理明

渝有衆長

白又說生怕父親也不好便說道卦是極高明的但不知我母親到底是什麽病毛半仙道據這卦上世爻午火變水相尅必是寒火凝結若要斷的清楚揲著也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壬纔斷的准賈蓉道先生都高明的麽毛半仙道知道些賈蓉便要請教報了一個時辰毛先生便畫了盤子將神將排定筭去是戌上白虎這課叫做魄化課大凡白虎乃是凶將乘旺象氣受制便不能爲害如今乘着死神死煞及時令囚死則爲餓虎定是傷人就如魄神受驚消散故名魄化這課象說是人身喪魄憂患相仍病多死喪訟有憂驚按象有日墓虎臨必定是傍晚得病的象內說凡占此課必定舊宅有伏虎作怪或有形響

妙

如今尊駕爲大人而占正合著虎在陽憂男在陰憂女此課十分凶險呢賈蓉沒有聽完唬得面上失色道先生說的狠是但與那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妨碍麽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着頭又咕噥了一會子便說好了有救星了筭出巳上有貴神救解謂之魄化魂歸先憂後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賈蓉奉上卦金送了出去回稟賈珍說是母親的病是在舊宅傍晚得的爲撞着什麽伏屍白虎賈珍道你說你母親前日從園裡走回來的可不是那裡撞着的你還記得你二嬸娘到園裡去回來就病了他雖沒有見什麽後來那些丫頭老婆們都說是山子上一個毛烘烘的東西眼睛有燈

籠大還會說話他把二奶奶赶出来了唬出一塲病来賈蓉道怎麼不記得我還聽見寶二叔家的焙茗說晴雯做了園裡芙蓉花的神了林姑娘死了半空裡有音樂必定他也是管什麼花兒了想這許多妖怪在園裡還了得頭裡人多陽氣重常來常往不打緊如今冷落的時候母親打那裡走還不知踹了什麼花兒呢不然就是撞着那一個那卦也還筭是准的賈珍道到底說有妨碍没有呢賈蓉道據他說到了戊日就好了只願早兩天好或除兩天纔好賈珍道這又是什麼意思賈蓉道那先生若是這樣准生怕老爺也有些不自在正說著裡頭嚷說奶奶要坐起到那邊園裡去了頭們都按捺不住賈珍等進去

安慰只聞尤氏嘴裡亂說穿紅的來叫我穿綠的來赶我地下這些人又怕又好笑賈珍便命人買些紙錢送到園裡燒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靜些到了戊日也就漸漸的好起來由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說大觀園中有了妖怪唬得那些看園的人也不修花補樹灌溉菓蔬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鳥獸逼人近來甚至日間也是約伴持械而行過了些時果然賈珍也病竟不請醫調治輕則到園化紙許愿重則詳星拜斗賈珍方好賈蓉等相繼而病如此接連數月鬧的兩府俱怕從此風聲鶴唳草木皆妖園中出息一槩全蠲各房月例重新添起反弄的榮府中更加拮据那些看園的没有了想頭個個要離此

亦有樵采處至園內荒封閉園門。則妙玉何從得食。續書竟不知妙玉住在園中耶。寶玉並不住在園中何必如此。

本無真識見。何若孩

處每每造言生事便將花妖樹怪編泒起來各要搬出將園門封固再無人敢到園中以致崇樓高閣瓊館瑤臺皆爲禽獸所棲却說晴雯的表兄吳貴正住在園門口他媳婦自從晴雯死後聽見說作了花神每日晚間便不敢出門這一日吳貴出門買東西回來晚了那媳婦子本有些感冒着了日間吃錯了藥晚上吳貴到家已死在炕上外面的人因那媳婦子不大妥當便說妖怪爬過墻來吸了精去死的于是老太太着急的了不得另派了好些人將寶玉的住房圍住廵邏打更這些小丫頭們還說有看見紅臉的有看見很俊的女人的吵嚷不休唬的寶玉天天害怕虧得寶釵有把持聽見丫頭們混說便嚇唬着

要打所以那些謡言畧好些無奈各房的人都是疑人疑鬼的不安靜也添了人坐更於是更加了好些食用獨有賈赦不大狠信說好好兒的園子那裡有什麽鬼怪挑了個風清日煖的日子帶了好几個家人手內持着器械到園踹看動靜衆人勸他不依到了園中果然陰氣逼人賈赦還扎挣前走跟的人都探頭縮腦的內中有個年輕的家人心內已經害怕只聽唿的一聲回過頭來只見五色燦爛的一件東西跳過去了唬的噯喲一聲腿子發軟就栽倒了賈赦回身查問那小子喘噓噓的回道親眼着見一個黃臉紅鬍子綠衣裳一個妖精走到樹林子後頭山窟窿裡去了賈赦聽了便也有些膽怯問道你們都

看見麼有几個推順水船兒的回說怎麼沒瞧見因老爺在頭裡不敢驚動罷了奴才們還掌得住說得賈赦害怕也不敢再走急急的回來吩咐小子們不用提及只說看遍了沒有什麼東西心裡實也相信要到真人府裡請法官驅邪豈知那些家人無事還要生事今見賈赦怕了不但不瞞著反添些穿鑿說得人人吐舌賈赦沒法只得請道士到園作法驅邪逐妖擇吉日先在省親正殿上鋪排起壇場來供上三清聖像傍設二十八宿并馬趙溫周四大將下排三十六天將圖像香花燈燭設滿一堂鐘鼓法器排列兩邊插著五方旗號道紀司派定四十九位道衆的執事淨了一天壇三位法官行香取水畢然後擂

起法鼓法師們俱戴上七星冠披上九宮八卦的法衣踏着登雲履手執牙笏便拜表請聖又念了一天的消災驅邪接福的洞元經已後便出牓召將牓上大書太乙混元上清三境靈寶符籙演教大法師行文勅令本境諸神到壇聽用那日兩府上下爺們仗著法師擒妖都到園中觀看都說好大法令呼神遣將的鬧起來不管有多少妖怪也唬跑了大家都擠到壇前只見小道士們將旗旛舉起按定五方站住伺候法師號令三位法師一位手提寶劍拿著法水一位捧着七星皂旗一位舉著桃木打妖鞭立在壇前只聽法器一停上頭令牌三下口中念起咒來那五方旗便團團散布法師下壇叫本家領着到各處

樓閣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灑了法水將劍指畫了一回回來連擊令牌將七星旗祭起衆道士將旗旛一聚接下打妖鞭望空打了三下本家衆人都道拿住妖怪爭着要看及到跟前並不見有什麽形響只見法師叫衆道士拿取瓶罐將妖收下加上封條法師硃筆書符收起令人帶回在本觀塔下鎮住一面徹壇謝將賈赦恭敬叩謝了法師賈蓉等小弟兄背地都笑個不住說這樣的大排場我打量拿着妖怪給我們瞧瞧到底是些什麽東西那裡知道是這樣搜羅究竟妖怪拿去了沒有賈珍聽見罵道糊塗東西妖怪原是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如今多少神將在這裡還敢現形嗎無非把這妖氣收了便不作祟

道士不能收外來之怪卻能收心中之怪不必有功著此一節以見妖異之無憑巫覡之不足信之

就是法力了衆人將信將疑且等不見響動再說那些下人只知妖怪被擒疑心去了便不大驚小怪往後果然沒人提起了賈珍等病愈復原都道法師神力獨有一個小厮笑說道頭裡那些響動我也不知道就是跟著大老爺進園這一日明明是個大公野雞飛過去了拴兒嚇離了眼說的活像我們都替他圓了個謊大老爺就認真起來倒瞧了個很熱鬧的壇場衆人雖然聽見那裡肯信究無人敢住一日賈赦無事正想要叫幾個家下人搬住園中看守惟恐夜晚藏匿奸人方欲傳出話去只見賈璉進來請了安回說今日到大舅家去聽見一個荒信說是二叔被節度使參進來爲的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請旨

革職的事賈赦聽了吃驚道只怕是謠言罷前兒你二叔帶書子來說探春於某日到了任所擇了某日吉時送了你妹子到了海疆路上風恬浪靜合家不必掛念還說節度認親倒設席賀喜那裡有做了親戚倒提參起來的且不必言語快到吏部打聽明白就來回我賈璉即刻出去不到半日回來便說纔到吏部打聽果然二叔被參題本上去虧得皇上的恩典沒有交部便下旨意說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苛虐百姓本應革職姑念初膺外任不諳吏治被屬員蒙蔽着降三級加恩仍以工部員外上行走并令即日回京這信是準的正在吏部說話的時候來了一個江西引見的知縣說起我們二叔是狠感激的但

說是個好上司只是用人不當那些家人在外招搖撞騙欺凌屬員已經把好明聲都弄壞了節度大人早已知道也說我們二叔是個好人不知怎麼樣這回又參了想是忒鬧得不好恐將來弄出大禍所以借了一件失察的事情參的倒是避重就輕的意思也未可知賈赦未聽說完便叫賈璉先去告訴你嬸子知道且不必告訴老太太就是了賈璉去回王夫人未知有何話說下回分解

上回之事人鬼異之此回之事妖由人興也淫氣所感遂成妖氣因疾病而有

紅樓夢第一百二回終

周姨娘亦應同去

星卜因星卜而有祈禱于是譫語鬧作訛言流傳而白日見鬼矣神道設教所以弭人心之妖恐人錯認巫覡果能除邪故借小僮以中道破見解極精

賈政欲外任官理應帶家眷去因老太太年高不願遠行王夫人要留家侍奉必應帶趙姨娘母子三人去任所方合情理即前此來帶去臨時接探春到江西待周家來接去成親豈有命閨女獨自一人到衙門中出閣之理尤應以老太

太之命叫趙姨娘同行賈環隨侍而往即使送親至海疆此正理也況正好敘出趙姨娘在衙內搶作威福以太太自居致失賈政之寵而賈環沾染紈袴習氣因送親往還一路大肆嫖賭回署後亦縱情花柳無所不至只瞞得賈政一人以致墮入下流為不文賣巧姐作引豈不有好文字做耶

自京至江西雖南京甚近押運此上路過南京正好至家鄉上墳祭祖一哭原

務風氣亦在補敘。數筆則串插好有意趣。此番接探春出嫁。只須說清楊畢。次賈政仍押運至通州。即於交兑。藉事入都。携帶家眷。仍押空運船回江西。豈不入情入理耶。

今之奴輩何在不然

薛姨媽家何至無一曉事老媽而遣此糊塗人耶

紅樓夢第一百三囘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眞禪雨村空遇舊

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一一的說了次日到了部裡打點停妥囘來又到王夫人那邊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王夫人便道打聽准了麽果然這樣老爺也願意合家也放心那外任何嘗是做得的不是這樣囘來只怕叫那些混賬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賈璉道太太怎麽知道王夫人道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並沒有一個錢拿囘來把家裡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你瞧那些跟老爺去的人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那些小老婆子們都金頭銀面的粧扮起來了可不是在外頭

瞞着老爺弄錢你叔叔就由着他們鬧去要弄出事來不但自已的官做不成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賈璉道太太說的很是方纔我聽見參了嚇的了不得直等打聽明白纔放心也願意老爺做個京官安安逸逸的做幾年纔保得住一輩子的聲名就是老太太知道了倒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太說的寬緩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到底再去打聽打聽賈璉答應了纔要出來只見薛姨媽家的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到王夫人裡間屋內也沒說請安便道我們太太叫我來告訴這裡的姨太太說我們家了不得了又鬧出事來了王夫人聽了便問鬧出什麽事來那婆子又說了不得了不得王夫人哼道糊塗

着急把事人先来諾肯

东西有緊要事你到底說呀婆子便說我們家二爺不在家一個男人也沒有這件事情出來怎麼辦要求太太打發幾位爺們去料理料理王夫人聽着不懂便着急道到底要爺們去幹什麼婆子道我們太奶奶死了王夫人聽了啐道呸那行子女人死就死了罷咧也值的大驚小怪的婆子道不是好好兒死的是混鬧死的快求太太打發人去辦辦說着就要走王夫人又生氣又好笑說這老婆子好混賬璉哥兒倒不如你去瞧瞧別理那糊塗東西那婆子沒聽見打發人去只聽見說別理他他便賭氣跑回去了這裡薛姨媽正在着急再不見來好容易那婆子來了便問姨太太打發誰來婆子嘆說道人再別有急

写糊塗漲是糊塗到十二分

肥妹也如何是外人

爲人通都合也

難事什麼好親好眷看來也不中用姨太太不但不肯照應我們倒罵我糊塗薛姨媽聽了又氣又急道姨太太不管你姑奶奶怎麼說來着婆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沒有去告訴薛姨媽啐道姨太太是外人姑娘是我養的怎麼不管婆子一時省悟道是啊這麼着我還去正說着只見賈璉來了給薛姨媽請了安道了惱回說我嬸子知道弟婦死了問老婆子再說不明着急的狠打發我來問個明白還叫我在這裡料理該怎麼樣姨太太只管說了辦去薛姨媽本來氣的乾哭聽見賈璉的話便赶忙說倒叫二爺費心我說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都是這老貨說不淸幾乎悮了事請二爺

昔也決絕此忽又要香菱作伴殊不入情

坐下等我慢慢的告訴你便說不爲別的事爲的是媳婦不是好死的賈璉道想是爲兄弟犯事怨命死的薛姨媽道若這樣倒好了前幾個月頭裡他天天赤脚蓬頭的瘋鬧後來聽見你兄弟問了死罪他雖哭了一塲已後倒擦脂抹粉的起來我要說他又要吵個了不得我總不理他有一天不知爲什麼來要香菱去作伴兒我說你放著寶蟾要香菱做什麼况且香菱是你不愛的何苦惹氣呢他必不依我没法兒只得叫香菱到他屋裡去可憐香菱不敢違我的話帶着病就去了誰知道他待香菱狠好我倒喜歡你大妹妹知道了說只怕不是好心罷我也不理會頭幾天香菱病着他倒親手去做湯給他喝誰知香

何云房中更無一小丫頭○自己掃地耶○

菱没福剛端到跟前他自已燙了手連碗都砸了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没生氣自已還拿笤箒掃了拿水潑凈了地仍舊兩個人狠好昨兒晚上又叫寶蟾去做了兩碗湯來自已說和香菱一塊兒喝隔了一會子聽見他屋裡鬧起來寶蟾急的亂嚷已後香菱也嚷着扶着墻出來叫人我忙着看去只見媳婦鼻子眼睛裡都流出血來在地下亂滾兩隻手在心口裡亂抓兩隻脚亂蹬把我就嚇死了問他也說不出來鬧了一會子就死了我瞧那個光景兒是服了毒的寶蟾就哭著來揪香菱說他拿藥藥死奶奶了我看香菱也不是這麼樣的人再者他病的起還起不來怎麼能藥人呢無奈寶蟾一口咬定

何必捆起了交寶蟾直報時賈璉也從部裡回來了王夫人說話半晌矣云等開門來告訴即此等筆墨皆自相矛盾

只要人伴守即亦無此辦法

我的二爺這叫我怎麽辦只得硬着心腸叫老婆子們把香菱捆了交給寶蟾便把房門反扣了我和你二妹妹守了一夜等府裡的門開了纔告訴去的二爺你是明白人這件事怎麽好賈璉道夏家知道了沒有薛姨媽道也得撕擄明白了纔好報啊賈璉道據我看起來必要經官纔了的下來我們自然疑在寶蟾身上別人却說寶蟾爲什麽藥死他們姑娘呢若說在香菱身上倒還裝得上正說着只見榮府的女人們進來說我們二奶奶來了賈璉雖是大伯子因從小兒見的也不廻避寶釵進來見了母親又見了賈璉便往裡間屋裡和寶琴坐下薛姨媽進來也將前事告訴了一遍寶釵便說若把香菱捆了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了麽媽媽說這湯是寶蟾做的就該捆起寶蟾來問他呀一面就該打發人報夏家去一面報官纔是薛姨媽聽見有理便問賈璉賈璉道二妹子說的狠是報官還得我去托了刑部裡的人相驗問口供的時候方有照應只是要捆寶蟾放香菱倒怕難些薛姨媽道並不是我要捆香菱我恐怕香菱病中受寃着急一時尋死又添了一條人命纔捆了交給寶蟾也是個主意賈璉道雖是這麽說我們倒幫了寶蟾了若要放都放要捆都捆他們三個人是一處的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寶釵就派了帶來的幾個女人幫着捆寶蟾只見香菱已哭的死去活來寶蟾

（太不為香菱留地步）

前文說得夏家十分富足何以花完家業如是之速且易也

七十九回云夏家小常之富貴何以金桂進門不久夏家便已沒了餘些至于倫選首歸回家亦足又家久檢點審郭

反得意洋洋已後見人要捆他便亂嚷起來那禁得榮府的人吆喝着也就捆了竟開著門好叫人看着這裡報夏家的人已經去了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裡因近年消索又惦記女孩兒新近搬進京來父親已沒只有他母親又過繼了一個混賬兒子把家業都花完了不時的常到薛家那金桂原是個水性人兒那裡守得住空房況兼天天心裡想念薛蝌便有些饑不擇食的光景無奈他這個乾兄弟又是個蠢貨雖也有些知覺祇是尚未入港所以金桂時常回去也帮貼他些銀錢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只見薛家的人來心裡想着又拿什麼東西來了不料說這裡的姑娘服毒死了他就氣的亂嚷亂叫金桂的母親

聽見了更哭喊起來說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為什麼服了毒呢哭著喊著的帶了兒子也等不得僱車便要走來那夏家本是買賣人家如今沒了錢那顧什麼臉面兒子頭裡走他就跟了個破老婆子出了門在街上哭哭啼啼的僱了一輛車一直跑到薛家進門也不搭話就兒一聲肉一聲的鬧起那時賈璉到刑部去托人家裡只有薛姨媽寶釵寶琴何曾見過這個陣仗兒都嚇的不敢則聲要和他講理他也不聽只說我女孩兒在你家得過什麼好處兩口子朝打暮罵鬧了幾時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你們商量着把我女婿弄在監裡永不見面你們娘兒們仗着好親戚受用也罷了還嫌他碍眼叫人藥死

言宜添一筆夏家近来遭遇水火盗賊以致賬負方為入情應夏三亦不應如是之遠如是之遠仗此大官之家矣或説前進大舒進級應改座業查抄入官亦可

他倒說是服毒他爲什麼服毒說着直奔薛姨媽來薛姨媽只得退後說親家太太且瞧瞧你女孩兒問問寶蟾再說歪話還不遲呢寶釵寶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難以出來攔護只在裡邊著急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看一進門來見一個老婆子指著薛姨媽的臉哭罵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親便走上來說這位是親家太太麼大奶奶自巳服毒死的與我們姨太太什麼相干也不犯這麼遭塌呀那金桂的母親問你是誰薛姨媽見有了人胆子略壯了些便說這就是我們親戚賈府裡的金桂的母親便道誰不知道你們有仗腰子的親戚纔能殼叫姑爺坐在監裡如今我的女孩兒倒白死了不成

說著便拉薛姨媽說你到底把我女孩兒怎麼弄殺了給我瞧瞧周瑞家的一面勸說只管瞧去不用拉拉扯扯把手只一推夏家的兒子便跑進來不依道你仗著府裡的勢頭兒來打我母親麼說著便將椅子打去却没有打着裡頭跟寶釵的人聽見外頭鬧起來赶着來瞧恐怕周瑞家的吃虧齊打夥兒上去半勸半喝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潑來說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我們家的姑娘巳經死了如今也都不要命了說著仍奔薛姨媽拚命地下的人雖多那裡擋得住自古說的一人拚命萬夫莫當正鬧到危急之際賈璉帶了七八個家人進來見是如此便叫人先把夏家的兒子拉出去便說你們不許鬧有

話好好兒的說快將家裡收拾收拾刑部裡頭的老爺們就來相驗了金桂的母親正在撒潑只見來了一位老爺幾個在頭裡吆喝那些人都垂手侍立金桂的母親見這個光景也不知是賈府何人又見他兒子已被衆人揪住又聽見說刑部來驗他心裡原想看見女孩兒的屍首先鬧個稀爛再去喊冤不承望這裡先報了官也便軟了些薛姨媽已嚇糊塗了還是周瑞家的回說他們來了也沒去瞧瞧他們姑娘便作踐起姨太太來了我們爲好勸他那裡跑進一個野男人在奶奶們裡頭混撒村混打這可不是沒有王法了賈璉道這會子不用和他講理等回來打着問他說男人有男人的地方兒裡頭都是些姑

娘奶奶們况且有他母親還瞧不見他們姑娘麼他跑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麼家人們做好做歹壓伏住了周瑞家的仗着人多便說夏太太你不懂事既來了該問個青紅皂白你們姑娘是自已服毒死了不然就是寶蟾藥死他主子了怎麼不問明白又不看屍首就想訛人來了呢我們就肯叫一個媳婦兒白死了不成現在把寶蟾捆着因爲你們姑娘必要點病兒所以叫香菱陪着他也在一個屋裡住故此兩個人都看守在那裡原等你們來眼看着刑部相驗問出道理來纔是啊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也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兒屋裡只見滿臉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便叫哭起來寶蟾見是他家的

妙極

人來便哭喊說我們姑娘好意待香菱叫他在一塊兒住他倒抽空兒藥死我們姑娘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便齊聲吆喝道胡說昨日奶奶喝了湯纔藥死的這湯可不是你做的寶蟾道湯是我做的端了來我有事走了不知香菱起來放了些什麼在裡頭藥死的金桂的母親沒聽完就奔香菱衆人攔住薛姨媽便道這樣子是砒霜藥的家裡决無此物不管香菱寶蟾終有替他買的回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纔賴不去如今把媳婦權放平正好等官來相驗衆婆子上來抬放寶釵道都是男人進來你們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檢點只見炕褥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金桂的母親瞧見便拾起打開看時並

沒有什麼便撩開了寶蟾看見道可不是有了憑據了這個紙包兒我認得頭幾天耗子鬧的慌奶奶家去找舅爺要的拿回來擱在首飾匣內必是香菱看見了拿來藥死奶奶的若不信他們看見首飾匣裡有沒有了金桂的母親便依着寶蟾的話取出匣子來只有幾支銀簪子薛姨媽便說怎麼好些首飾都沒有了寶釵叫人打開箱櫃俱是空的便道嫂子這些東西被誰拿去這可要問寶蟾金桂的母親心裡也虛了好些見薛姨媽查問寶蟾便說姑娘的東西他那裡知道周瑞家的道親家太太別這麼說麼我知道寶姑娘是天天跟着大奶奶的怎麼說不知道寶蟾見問得緊又不好胡賴只得說道奶奶自己每

妙在寶蟾全不懂事因以洩露真情

處處逼出

每帶回家去我管得麼衆人便說好個親家太太哄着拿姑娘的東西哄完了叫他尋死來訛我們好罷咧回來相驗就是這麼說寶釵叫人到外頭告訴璉二爺說别放了夏家的人裡頭金桂的母親忙了手脚便罵寶蟾道小蹄子别嚼舌頭了姑娘幾時拿東西到我家去寶蟾道如今東西是小給姑娘償命是大寶琴道有了東西就有償命的人了快請璉二哥哥問準了夏家的兒子買砒霜的話回來好回刑部裡的話金桂的母親着了急道這寶蟾必是撞見鬼了混說起來我們姑娘何嘗買過砒霜要這麼說必是寶蟾藥死了的寶蟾急的亂嚷說别人賴我也罷了怎麼你們也賴起我來呢你們不是常和姑娘說

妙着

叫他别受委屈鬧得他們家破人亡那時將東西捲包兒一走再配一個好姑爺這個話是有的没有金桂的母親還未及答言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這是你們家的人說的還賴什麼呢金桂的母親恨的咬牙切齒的罵寶蟾說我待他不錯呀為什麼你倒拿話來葬送我呢回來見了官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寶蟾氣的瞪着眼說請太太放了香菱罷不犯着白害别人我見官自有我的話寶釵聽出這個話頭兒來了便叫人反倒放開了寶蟾說你原是個爽快人何苦白寃在裡頭你有話索性說了大家明白豈不完了事了呢寶蟾也怕見官受苦便說我們奶奶天天抱怨說我這樣人為什麼碰着這個瞎眼的娘

正是換針之時

不配給二爺偏給了這麼個混賬糊塗行子要是能彀和二爺過一天死了也是願意的說到那裡便恨香菱我起初不理會後來看見和香菱好了我只道是香菱怎麼哄轉了不承望昨兒的湯不是好意金桂的母親接說道越發胡說了若是要藥香菱爲什麼倒藥了自巳呢寶釵便問道香菱昨日你喝湯來着沒有香菱道頭幾天我病的抬不起頭來奶奶叫我喝湯我不敢說不喝剛要扎掙起來那碗湯巳經洒了倒叫奶奶收拾了個難我心裡狠過不去昨兒聽見叫我喝湯我喝不下去沒有法兒正要喝的時候兒偏又頭暈起來見寶蟾姐姐端了去我正喜歡剛合上眼奶奶自巳喝着湯叫我嚐嚐我便勉强也

薛家不應亞車

喝了兩口寶蟾不待說完便道是了我老實說罷昨兒奶奶叫我做兩碗湯說是和香菱同喝我氣不過心裡想着香菱那裡配我做湯給他喝呢我故意的一碗裡頭多抓了一把鹽記了暗記兒原想給香菱喝的剛端進來奶奶却攔著我叫外頭叫小子們僱車說今日回家去我出去說了回來見鹽多的這碗湯在奶奶跟前呢我恐怕奶奶喝着鹹又要罵我正沒法的時候奶奶往後頭走動（此語尚不入情）我眼錯不見就把香菱這碗湯換過來了也是合該如此奶奶同來就拿了湯去到香菱床邊喝着說你到底嚐嚐那香菱也不覺鹹兩個人都喝完了我正笑香菱沒嘴道兒那裡知道這死鬼奶奶要藥香菱必定趁我不在將砒

線索。

此段上應首回。下伏末回。為全部之關鍵。為收末之線索。

霜撒上了也不知道我換碗這可就是天理昭彰自害自身了于是衆人往前後一想真正一絲不錯便將香菱也放了扶着（不應仍在死人房中睡臥）他仍舊睡在床上不說香菱得放且說金桂的母親心虛事實還想辯賴薛姨媽等你言我語反要他兒子償還金桂之命正然吵嚷賈璉在外嚷說不用多說了快收拾停當刑部的老爺就到了此時惟有夏家母子着忙想來總要吃虧的不得已反求薛姨媽道千不是萬不是總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這也是他自作自受要是刑部相驗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求親家太太息了這件事罷寶釵道那可使不得已經報了怎麼能息呢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勸說若要息事除非夏親

家太太自已出去攔驗我們不提長短罷了賈璉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他情愿迎到刑部具結攔驗衆人依允薛姨媽命人買棺成殮不題且說賈雨村陞了京兆府尹兼管稅務一日出都查勘開墾地畝路過知機縣到了急流津正要渡過彼岸因待人夫暫且停轎只見村傍有一座小廟牆壁坍頹露出幾株古松倒也蒼老雨村下轎閒步進廟但見廟內神像金身脫落殿宇歪斜傍有斷碣字跡模糊也看不明白意欲行至後殿只見一株翠柏下蔭着一間茅廬廬中有一個道士合眼打坐雨村走近看時面貌甚熟想着倒像在那裡見過的一時再想不起來從人便欲吆喝雨村止住徐步向前叫一聲老道那道士

千里来龍
至此乃落
真旨

雙眼略啟微微的笑道貴官何事雨村便道本府出都查勘事件路過此地見老道靜修自得想來道行深通意欲冐昧請教那道人說來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是有些來歷的便長揖請問老道從何處焚修在此結廬此廟何名廟中共有幾人或欲真修豈無名山或欲結緣何不通衢那道人道葫蘆尚可安身何必名山結舍廟名久隱龕碣猶存形影相隨何須修募豈似那玉在匱中求善價釵於匳內待時飛之輩耶雨村原是個穎悟人初聽見葫蘆兩字後聞釵玉一對忽然想起甄士隱的事來重復將那道士端詳一回見他容貌依然便屏退從人問道君家莫非甄老先生麽那道人微微笑道什麽真什麽假要

知道真即是假假即是真雨村聽說出賈字來益發無疑便從新施禮道學生自蒙慨贈到都托庇獲雋公車受任貴鄉始知老先生超悟塵凡飄舉仙境學生雖溯洄思切自念風塵俗吏未由再覩仙顏今何幸於此處相遇求老仙翁指示愚蒙倘荷不棄京寓甚近學生當得供奉得以朝夕聆教那道人也站起來回禮道我于蒲團之外不知天地間尚有何物適纔尊官所言貧道一概不解說畢依舊坐下雨村復又心疑想去若非士隱何貌言相似若此離別來十九載面色如舊必是修煉有成未肯將前身說破但我旣遇恩公又不可當面錯過看來不能以富貴動之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說了想罷又道仙師旣不肯

說破前因弟子於心何忍正要下禮只見從人進來稟說天色將晚快請渡河雨村正無主意那道人道請尊官速登彼岸見面有期遲則風浪頓起果然不棄貧道他日尚在渡頭候教說畢仍合眼打坐雨村無奈只得辭了道人出廟正要過渡只見一人飛奔而來未知何人下回分解

金桂之人不堪已極特〻詳叙究是何意細思之乃知作者所以醜薛氏也書中惡尤氏則叙尤二姐乃尤老娘出身以醜之惡鳳姐則叙王仁以醜之惡邢夫人則叙邢大舅以醜之正面不好着筆叙其族類之不堪是旁敲側擊法也若淑女賢媛則從無其親戚以損其聲名家世者今薛寶釵以嫁寶玉宜從淑女賢媛之例矣乃叙其兄既已粗俗不堪叙其親眷又復淺惡至此作者於寶釵若不復存投鼠忌器之意矣此本庸劣書法不覩也金桂事不待閒官即在夏家自案中闡出此文心之妙也所以然者止為愛

紅樓夢第一百三回終

惜香菱起見耳夫投鼠者猶忌器彈雀
者不以珠矣今羞到官辱與隸之手不免
出乖露醜已屬難堪况地涉嫌疑動須刑
訊又為寶蟾指證如何開脫矣入俗手必是
賈氏說情刑部徇庇況覆薛蟠之事而嬌女
匍匐公庭因服對簿成何事體於是苦心
算出無知少婢又在倉猝中不能計及匣
中原無餘藥而首飾已空不可開也又以
飾匣之空與人命無干不知反指證夏母
而夏母亦謂母取女物事出常情必無因

此殺女之理其女亦必不至因此急而自戕不
直認取首飾反自相攻擊以致主婢成仇不
料自招也層層剝出如剝蕉心乘其間隙甚
得水落石出豈非從經營慘淡中得來者乎
惜刑部無摘驗之理而雨村方任京兆似宜呈
報司坊判驗亦可摘亦可不准摘亦須夏家主
婢詰問一番尚有好文字可做
此回是香菱傳中文字如後來扶正張
本故以賈雨村遇見甄士隱遙應首尾
預伏末回也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卅二册

仁清巷裡一火士隱出家知機那前一火入士機隱悟並回視迎々轟々世界皆成灰燼

紅樓夢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癡公子餘痛觸前情

話說賈雨村剛欲過渡見有人飛奔而來跑到跟前口稱老爺方纔進的那廟火起了雨村回首看時只見烈焰燒天飛灰蔽日雨村心想這也奇怪我纔出來走不多遠這火從何而來莫非士隱遭刼於此欲待回去又恐悞了過河若不回去心下又不安想了一想便問道你方纔見那老道士出來了沒有那人道小的原隨老爺出來因腹內疼痛畧走了一走回頭看見一片火光原來就是那廟中火起特赶來禀知老爺並沒有見有人出來雨村雖則心裡狐疑究竟是名利關心的人那肯回去

看視便叫那人你在這裡等火滅了進去瞧那老道在與不在即來回禀那人只得答應了伺候雨村過河仍自去查看查了幾處遇公館便自歇下明日又行一程進了都門衆衙役接着前呼後擁的走着雨村坐在轎內聽見轎前開路的人吵嚷雨村問是何事那開路的拉了一個人過來跪在轎前禀道那人酒醉不知廻避反冲突過來小的吆喝他他倒恃酒撒潑躺在街心說小的打了他了雨村便道我是管理這裡地方的你們都是我的子民知道本府經過喝了酒不知退避還敢撒賴那人道我喝酒是自己的錢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就是大人老爺也管不得雨村怒道這人目無法紀問他叫什麼名字那人

回道我叫醉金剛倪二雨村聽了生氣叫人打這東西瞧他是金剛不是手下把倪二按倒着實的打了幾鞭子倪二負痛酒醒求饒雨村在轎內哈哈笑道原來是這麼個金剛我且不打你叫人帶進衙門裡慢慢的問你衆衙役答應拴了倪二拉着就走倪二哀求也不中用雨村進內覆旨回曹那裡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那街上看熱鬧的三三兩兩傳說倪二仗着有些力氣恃酒訛人今兒碰在賈大人手裡只怕不輕饒的這話已傳到他妻女耳邊那夜果等倪二不見回家他女兒便到各處賭場尋覓那賭博的都是這麼說他女兒哭了衆人都道你不用着急那賈大人是榮府的一家榮府裡的一個什麼二爺和你

父親相好你同你母親去找他說個情就放出來了倪二的女兒想了一想果然我父親常說間壁賈二爺和他好為什麼不找他去赶着回來就和母親說了娘兒兩個去找賈芸那日賈芸恰好在家見他母女兩個過來便讓坐賈芸的母親便命倒茶倪家母女將倪二被賈大人拿去的話說了一遍求二爺說個情兒放出來賈芸一口應承說這算不得什麼我到西府裡說一聲就放了那賈大人全仗着西府裡纔得做了這麼大官只要打發個人去一說就完了倪家母女歡喜回來便到府裡告訴了倪二叫他不用忙已經求了賈二爺他滿口應承討個情便放出來的倪二聽了也喜歡不料賈芸自從那日給鳳姐

送禮不收不好意思進來也不常到榮府那榮府的門上原看着主子的行事叫誰走動纔有些體面一時來了他便進去通報若主子不大理了不論本家親戚他一槩不回支回去就完事那日賈芸到府說給璉二爺請安門上的說二爺不在家等回來我們替回罷賈芸欲要說請二奶奶的安又恐門上厭煩只得回家又被倪家母女催逼著說二爺常說府上不論那個衙門說一聲兒誰敢不依如今還是府裡的一家兒又不為什麼大事這個情還討不來白是我們二爺了賈芸臉上下不來嘴裡還說硬話昨兒我們家裡有事沒打發人說去少不得今兒說了就放什麼大不了的事倪家母女只得聽信豈知賈芸

近日大門竟不得進去繞到後頭要進園內找寶玉不料園門鎖著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想起那年倪二借銀買了香料送他纔派我種樹如今我沒錢打點就把我拒絕那也不是他的能為拿著太爺留下的公中銀錢在外放加一錢我們窮當家兒要借一兩也不能他打諒保得住一輩子不窮的了那裡知道外頭的名聲兒很不好我不說罷了若說起來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一面想着來到家中只見倪家母女正等著呢賈芸無言可支便說是西府裡已經打發人說了只言賈大人不依你還求我們家的奴才周瑞的親戚冷子興去纔中用倪家母女聽了說二爺這樣體面爺們還不中用若是奴才是更不

玉而更府亡子段於極矣

本其固切一有怨毒則心變矣一一提風使讀者知烈焰迷天起于星星之火

中用了賈芸不好意思心裡發急道你不知道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強多著呢倪家母女聽來無法只得冷笑幾聲說這倒難爲二爺白跑了這幾天等我們那一個出来再道乏罷說畢出来另托人將倪二弄出來了只打了幾板也沒有什麼罪倪二回家他妻女將賈家不肯說情的話說了一遍倪二正喝着酒便生氣要找賈芸說這小雜種沒良心的東西頭裡他沒有飯吃要到府内鑽謀事辦虧我倪二爺幫了他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好罷咧要是我倪二鬧起來連兩府裡都不乾凈他妻女忙勸道噯你又喝了黄湯就是這麼有天沒日頭的前兒可不是醉了鬧的亂子捱了打還沒好呢你又鬧了倪二道捱了打

就怕他不成只怕拿不着由頭兒我在監裡的時候兒倒認得了好幾個有義氣的朋友聽見他們說起來不獨是城裡姓賈的多外省姓賈的也不少前兒監裡收下了好幾個賈家的家人我倒說這裡的賈家小一輩子連奴才們雖不好他們老一輩的還好怎麼犯了事呢我打聽了打聽說是和這裡賈家是一家兒都住在外省審明白了解進来問罪的我纔放心若說賈二這小子他忘恩負義我就和幾個朋友說他家怎麼欺負人怎麼放重利怎麼強娶活人妻吵嚷出去有了風聲到了都老爺耳躲裡頭這一鬧起來叫他們纔認得倪二金剛呢他女人道你喝了酒睡去罷他又強占誰家的女人來着沒有的事

你不用混說了倪二道你們在家裡那裡知道外頭的事前年我在塲兒裡碰見了小張說他女人被賈家占了他還和我商量我倒勸著他纔壓住了不知道小張如今那裡去了這兩年沒見若碰着了他我倪二太爺出個主意叫賈二小子死給我瞧瞧好好兒的孝敬孝敬我倪二太爺纔罷了說着倒身躺下嘴裡還是咕咕噥噥的說了一回便睡去了他妻女只當是醉話也不理他明日早起倪二又往賭塲中去了不題且說雨村回到家中歇息了一夜將道上遇見甄士隱的事告訴了他夫人一遍他夫人便埋怨他爲什麼不回去瞧一瞧倘或燒死了可不是偺們沒良心說着掉下淚來雨村道他是方外的人了

不肯和偺們在一處的正說着外頭傳進話來禀說前日老爺吩咐瞧那廟裡失火去的人回來了雨村踱了出來那衙役請了安回說小的奉老爺的命回去也沒等火滅冒着火進去瞧那道士那裡知他坐的地方兒都燒了小的想着那道士必燒死了那燒的墻屋往後塌了道士的影兒都沒有了只有一個蒲團一個瓢兒還是好好的小的各處找他的尸首連骨頭都沒有一點兒小的恐怕老爺不信想要拿這蒲團瓢兒回來做個証見小的這麼一拏誰知都成了灰了雨村聽畢心下明白知士隱仙去便把那衙役打發出去了回到房中並沒提起士隱火化之言恐怕婦女不知反生悲感只說並無形跡必是他

先走了雨村出來獨坐書房正要細想士隱的話忽有家人傳報說內廷傳旨交看事件雨村疾忙上轎進內只聽見人說今日賈存周江西糧道被參回來在朝內謝罪雨村忙到了內閣見了各大臣將海疆辦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來即忙找着賈政先說了些爲他抱屈的話後又道喜問一路可好賈政也將違別以後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雨村道謝罪的本上了去沒有賈政道已上去了等膳後下來看旨意罷正說着只聽裡頭傳出旨來叫賈政賈政即忙進去各大人有與賈政關切的都在裡頭等着等了好一回方見賈政出來看見他帶着滿頭的汗衆人迎上去接著問有什麼旨意賈政吐舌道嚇死人嚇死

人倒蒙各位大人關切幸喜沒有什麼事衆人道旨意問了些什麼賈政道旨意問的是雲南私帶神鎗一案本上奏明是原任太師賈化的家人主上一時記着我們先祖的名字便問起來我忙着磕頭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主上便笑了還降旨意說前放兵部後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賈化麼那時雨村也在傍邊倒嚇了一跳便問賈政道老先生怎麼奏的賈政道我便慢慢奏道原任太師賈化是雲南人現任府尹賈某是浙江人主上又問蘇州刺史奏的賈範是你一家子麼我又磕頭奏道是主上便變色道縱使家奴強占良民妻女還成事麼我一句不敢奏主上又問道賈範是你什麼人我忙奏道是遠族主上

哼了一聲降旨叫出來了可不是沱事衆人道本來也巧怎麽一連有這兩件事賈政道事倒不奇倒是都姓賈的不好算來我們寒族人多年代久了各處都有現在雖没有事究竟主上記着一個賈字就不好衆人說真是真假是假怕什麽賈政道我心裡巴不得不做官只是不敢告老現在我們家裡兩個世襲這也無可奈何的雨村道如今老先生仍是工部想來京官是没有事的賈政道京官雖然無事我究竟做過兩次外任也就說不齊了衆人道二老爺的人品行事我們都佩服的就是令兄大老爺也是個好人只要在令姪輩身上嚴緊些就是了賈政道我因在家的日子少舍姪的事情不大查考我心裡也

不甚放心諸位今日提起都是至相好或者聽見東宅的姪兒家有什麽不奉規矩的事麽衆人道没聽見别的只有幾位侍郎心裡不大和睦內監裡頭也有些想來不怕什麽只要囑咐那邊令姪諸事留神就是了衆人說畢舉手而散賈政然後回家衆子姪等都迎接上来賈政迎着請賈母的安然後衆子姪俱請了賈政的安一同進府王夫人等已到了榮禧堂迎接賈政先到了賈母那裡拜見了陳述些違别的話賈母問探春消息賈政將許嫁探春的事都禀明了還說兒子起身急促難過重陽雖没有親見聽見那邊親家的人來說的極好親家老爺太太都說請老太太的安還說今冬明春大約還可調進京來

舅氏如此
念念不忘則
老太太之心
可知矣

兩日賈政回
來並無喜慶事
既有家宴何
以不請老太太
耶

王夫人何以如
此膽怯

這便好了如今聞得海疆有事只怕那時還不能調賈母始則因賈政降調回來知探春還在他鄉一無親故心下傷感後聽賈政將官事說明探春安好也便轉悲爲喜便笑著叫賈政出去然後弟兄相見衆子姪拜見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賈政回到自已屋內王夫人等見過寶玉賈璉替另拜見賈政見了寶玉果然比起身之時臉面豐滿倒覺安靜並不知他心裡糊塗所以心甚喜歡不以降調爲念心想幸虧老太太辦理的好又見寶釵沉厚更勝先時蘭兒文雅俊秀便喜形於色獨見環兒仍是先前究不甚鍾愛歇息了半天忽然想起爲何今日短了一人王夫人知是想着黛玉前因家書未報今日又剛到家正

是喜歡不便直告只說是病着豈知寶玉的心裡已如刀攪因父親到家只得把持心性伺候王夫人設筵接風子孫敬酒鳳姐雖是姪媳現辦家事也隨了寶釵等遞酒賈政便叫遞了一巡酒都歇息去罷命衆家人不必伺候待明早拜過宗祠然後進見分派已定賈政與王夫人說些別後的話餘者王夫人都不敢言倒是賈政先提起王子騰的事來王夫人也不敢悲戚賈政又說蟠兒的事王夫人只說他是自作自受趁便也將黛玉已死的話告訴賈政反嚇了一驚不覺掉下淚來連聲嘆息王夫人也掌不住也哭了傍邊彩雲等即忙拉衣王夫人止住重又說些喜歡的話便安寢了次日一早至宗祠行禮衆子姪

都隨往賈政便在祠旁廂房坐下叫了賈珍賈璉過來問起家中事務賈珍揀可說的說了賈政又道我初回家也不便來細細查問只是聽見外頭說起你家裡更不比從前諸事要謹慎纔好你年紀也不小了孩子們該管教管教別叫他們在外頭得罪人璉兒也該聽着不是纔回家就說你們因我有所聞所以纔說的你們更該小心些賈珍等臉漲通紅的也只答應個是字不敢說什麼賈政也就罷了回歸西府衆家人磕頭畢仍復進內衆女僕行禮不必多贅只說寶玉因昨日賈政問起黛玉王夫人答以有病他便暗裡傷心直待賈政命他回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淚回到房中見寶釵和襲人等說話他便獨

坐外間納悶寶釵叫襲人送過茶去知他必是怕老爺查問工課所以如此只得過來安慰寶玉便借此過去向寶釵說你今夜先睡我要定定神這時更不如從前了三言倒忘兩語老爺瞧着不好你先睡叫襲人陪我略坐坐寶釵不便强他點頭應允寶玉出來便輕輕和襲人說央他把紫鵑叫來有話問他但是紫鵑見了我臉上總是有氣須得你去解勸開了再來纔好襲人道你說要定神我倒喜歡怎麼又定到這上頭去了有話你明兒問不得寶玉道我就是今晚得閒明日倘或老爺叫幹什麼便沒空兒了好姐姐你快去叫他來襲人道他不是二奶奶叫是不來的寶玉道所以得你去說明了纔好襲人道叫我

說什麼寳玉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和他的心麽都爲的是林姑娘你說我並不是負心我如今叫你們弄成了一個負心的人了說着這話便瞧瞧裡間屋子用手指着說他是我本不願意的都是老太太他們捉弄的好端端把個林妹妹弄死了就是他死也該叫我見見說個明白他死了也不抱怨我嗄你到底聽見三姑娘他們說過的臨死恨怨我那紫鵑爲他們姑娘也是恨的我了不得你想我是無情的人麽晴雯到底是個丫頭也沒有什麼大好處他死了我實告訴你罷我還做個祭文祭他呢這是林姑娘親眼見的如今林姑娘死了難道倒不及晴雯麽我連祭都不能祭一祭况且林姑娘死了還有靈聖的

他想起來不更要怨我麽襲人道你要祭就祭去誰攔着你呢寳玉道我自從好了起來就想要做一篇祭文不知道如今怎麽一點靈機兒都沒了要祭别人呢胡亂還使得祭他是斷斷粗糙不得一點兒的所以叫紫鵑來問他姑娘的心他打那裡看出來的我沒病的頭裡還想的出來病後都不記得了你倒說林姑娘已經好了怎麽忽然死的他好的時候我不去他怎麽說來着我病的時候他不來他又怎麽說來著所有他的東西我誆過來你二奶奶總不叫動不知什麽意思襲人道二奶奶惟恐你傷心罷了還有什麽呢寳玉道我不信林姑娘旣是念我爲什麽臨死把詩稿燒了不留給我作個記念又聽見說

天上有音樂響必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雖見過了棺材倒底不知道棺材裡有他沒有襲人道你這話越發糊塗了怎麼一個人沒死就擱在一個棺材裡當死了的呢寶玉道不是嗄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脫胎去的好姐姐你倒底叫了紫鵑來襲人道如今等我細細的說明了你的心他要肯來還好要不肯來還得費多少話就是來了見你也不肯細說據我的主意明日等二奶奶上去了我慢慢的問他或者倒可仔細週着閒空兒我再慢慢的告訴你寶玉道你說得也是你不知道我心裡的着急正說着麝月出來說二奶奶說天已四更了請二爺進去睡罷襲人姐姐必是說高了興了忘了

時候兒了襲人聽了道可不是該睡了有話明兒再說罷寶玉無奈只得進去又向襲人耳邊道明兒好歹别忘了襲人笑說知道了麝月抹着臉笑道你們兩個又鬧鬼兒了爲什麼不和二奶奶說明了就到襲人那邊睡去由着你們說一夜我們也不管寶玉擺手道不用言語襲人恨道小蹄子兒你又嚼舌根看我明兒撕你的嘴回頭對寶玉道這不是你鬧的說了四更天的話一面說一面送寶玉進屋各人散去那夜寶玉無眠到了次日還想這事只聽得外頭傳進話來說衆親朋因老爺回家都要送戲接風老爺再四推辭說不必唱戲竟在家裡備了水酒倒請親朋過來大家談談於是定了後兒擺席請人所以

進來告訴不知所請何人下回分解

賈氏之禍數十回前已屢屢埋伏至是
而雜將作矣鳳姐不受賈蕓之賄則
賈蕓等求于便宜以至此回結怨之
事可知也禍之由從是鳳姐招攬納
賄有以召之也東窗之魁耳
相連語向同自家付賈政此着急
而孫賺誑人為是泄泄沓沓焉得不敗
寶玉說寬羽紗紫鵑而作之款之深深
然是可憐可痛如一百八九回及十三回

惜乎筆下太拙鈍殊不稱寶玉為人
庶子作離騷太史公作史記皆有所大不得
已於中者然晉懷而著書也夫得一知己死
可不恨黛玉而得寶玉誠可為知己矣雖死
又何恨乎獨寶玉既知己之人而不能大白其
知己之心又不幸而竟為不知己之事卒致內
知己者一訴之而不可得嗚呼恨何如也從古
一人知己而問其知己者不一人人不知己而
嗟哉之束縛之幽使之貳於不知己之人而後

紅樓夢第一百四回終

已而我之知己則已死矣我之所以郁知己者
非惟不能大白於知己之前並無以白之人人
白之天下後世也於是不得不作書以白之吾
不知作者有何感憤抑鬱之苦心乃有此悲痛
淋漓之一書也夫豈可以尋常兒女子之情視
之也哉○此卷中我並不是負心我如今叫
你們美成了一個負心的人了是點睛語
也
八十回後諸回屬稿者不甚融會前書
之旨每多拼湊即如襲人與紫鵑輩

猶不同器託襲人道意於紫鵑猶托
寶釵通款於黛玉矣寶玉慧人豈肯
作此默事乃向襲人備訴衷曲無一語
此襲人所不入耳之談姑妄聽之而已決
不代達之紫鵑也費此筆墨太覺無謂
安得能文者一切芟除之另出錦心繡
口為寶玉一白沉冤也○黛玉死後寶
玉私自言心歸竟無一人可與言即向
紫鵑瑣瑣亦復贅筆無味吾意只須於
旁敲側擊處作一提振即已醒豁不然

主正雨蒼掌为明

紅樓夢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話說賈政正在那裡設宴請酒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堂來回賈政道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領好幾位司官說來拜望奴才要取職名來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了車走進來了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賈政聽了心想和老趙並無來往怎麼也來現在有客留他不便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賈璉說叔叔快去罷再想一回人都進來了正說着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趙老爺已進二門了賈政等搶步接去只見趙堂官滿臉笑容並不說什麼一逕走上廳來後面跟着五

六位司官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但是總不答話賈政等心裡不得主意只得跟着上來讓坐衆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着臉不大理人只拉着賈政的手笑着說了幾句寒溫的話衆人看見來頭不好也有躲進裡間屋裡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賈政正要帶笑敘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道西平王爺到了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來的老爺們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衆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連忙跪接西平郡王用兩手扶起笑嘻嘻的說道無事不敢輕造有奉旨交辦事件要赦老接旨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且請衆位府上親友

各散獨留本宅的人聽候趙堂官回說王爺雖是恩典但東邊的事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衆人知是兩府干係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笑道衆位只管就請叫人來給我送出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些親友聽見就一溜烟如飛的出去了獨有賈赦賈政一干人唬得面如土色滿身發顫不多一會只見進來無數番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趙堂官便轉過一付臉來回王爺道請爺宣旨意就好動手這些番役都撩衣奮臂專等旨意西平王慢慢的說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產賈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王爺便站在上頭說有旨

意賈赦交通外官依勢凌弱辜負朕恩有忝祖德著革去世職欽此趙堂官一疊聲叫拿下賈赦其餘皆看守維時賈赦賈政賈璉賈珍賈蓉賈薔賈芝賈蘭俱在惟寶玉假說有病在賈母那邊打混賈環本來不大見人的所以就將現在幾人看住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傳齊司員帶同番役分頭按房查抄登賬這一言不打緊唬得賈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處動手西平王道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爨的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資其餘且按房封鎖我們覆旨去再候定奪趙堂官站起來說回王爺賈赦賈政並未分家聞得他姪兒賈璉現在承總管家不能不盡行查抄西平王聽

忽然撇同老趙太近兒戲無此體制

了也不言語趙堂官便說賈璉賈赦兩處須得奴才帶領查抄纔好西平王便說不必忙先傳信後宅且叫內眷迴避再查不遲一言未了老趙家奴翻役已經拉着本宅家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王爺喝命不許囉唕待本爵自行查看說着便慢慢的站起來吩咐說跟我的人一個不許動都給我站在這裡候着回來一齊瞧着登數正說着只見錦衣司官跪稟說在內查去御用衣裙並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回來請示王爺一會子又有一起人來攔住西平王回說東跨所抄出兩箱子房地契又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的老趙便說好個重利盤剝很該全抄請王爺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來再候定奪罷說着只

見王府長史來稟說守門軍傳進來說主上特派北靜王到這裡宣旨請爺接去趙堂官聽了心想我好晦氣碰着這個酸王如今那位來了我就好施威了一面想着也迎出來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廳就向外站着說有旨意錦衣府趙全聽宣說奉旨著錦衣官惟提賈赦質審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欽此西平王領了旨意甚實喜歡便與北靜王坐下着趙堂官提取賈赦回衙裡頭那些查抄的人聽得北靜王到俱一齊出來及聞趙堂官走了大家沒趣只得侍立聽候北靜王便揀選兩個誠實司官並十來個老年翻役餘者一槩逐出西平王便說我正和老趙生氣幸得王爺到來降旨不然這裡很吃大虧北靜王說我

賈政並未革職又未拿問何得自稱犯官究竟知犯何罪耶

此數語並不見得尖巧不似鳳姐口吻

在朝內聽見王爺奉旨查抄賈宅我甚放心諒這裡不致荼毒不料老趙這麼混賬但不知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裡裡面不知鬧到怎麼樣了衆人回禀賈政等在下房看守着裡面已抄的亂騰騰了北靜王便吩咐司員快將賈政帶來問話衆人領命帶了上來賈政跪下不免含淚乞恩北靜王便起身拉着說政老放心便將旨意說了賈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謝了恩仍上來聽候王爺道政老方纔老趙在這裡的時候番役呈禀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我們也難掩過這禁用之物原係辦貴妃用的我們聲明也無礙獨是借券想個什麼法兒纔好如今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也就完事切不可再有隱

匿自干罪戾賈政答應道犯官再不敢但犯官祖父遺產並未分過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便爲已有兩王便說這也無妨惟將赦老那邊所有的交出就是了又吩咐司員等依命行去不許胡亂混動司員領命去了且說賈母那邊女眷也擺家宴王夫人正在那邊說寶玉不到外頭看你老子生氣鳳姐帶病哼哼唧唧的說我看寶玉也不是怕人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了所以在這裡照應也是有的倘或老爺想起裡頭少個人在那裡照應太太便把寶兄弟獻出去可不是好賈母笑道鳳丫頭病到這個分兒這張嘴還是那麼尖巧正說到高興只聽見邢夫人那邊的人一直聲的嚷進來說老太太太太

何玉村氣乃名
欲來却久官祿

不不好了多多少少的穿靴帶帽的强强盜來了翻箱倒籠的來拿東西賈母等聽着發獃又見平兒披頭散髮拉着巧姐哭哭啼啼的來說不好了我正和姐兒吃飯只見來旺被人拴着進來說姑娘快快傳進去請太太們迴避外頭王爺就進來抄家了我聽了幾乎唬死正要進房拿要緊的東西被一夥子人渾推渾赶出來了這裡該穿該帶的快快的收拾罷邢王二夫人聽得俱魂飛天外不知怎樣纔好獨見鳳姐先前圓睁兩眼聽着後來一仰身便栽倒地下賈母沒有聽完便嚇得涕淚交流連話也說不出來那時一屋子人拉這個扯那個正鬧得翻天覆地又聽見一叠聲嚷說叫裡頭女眷們迴避王爺進來了

寶釵寶玉等正在沒法只見地下這些丫頭婆子亂抬亂扯的時候賈璉喘吁吁的跑進來說好了好了幸虧王爺救了我們了衆人正要問他賈璉見鳳姐死在地下哭着亂叫又見老太太嚇壞了也回不過氣來更是着急還虧了平兒將鳳姐叫醒令人扶着老太太也甦醒了又哭的氣短神昏躺在炕上李紈再三寬慰然後賈璉定神將兩王恩典說明惟恐賈母邢夫人知道賈赦被拿又要唬死且暫不敢明說只得出來照料自已屋内一進屋門只見箱開櫃破物件搶得半空此時急的兩眼直竪淌淚發獃聽見外頭叫只得出來見賈政同司員登記物件一人報說枷楠壽佛一尊枷楠觀音像一尊佛座一件枷楠

所抄之物不見甚多亦無窮奢極華之事可見賈氏先世勤儉現在空虛也。大半為當役私取可知

念珠二串金佛一堂鍍金鏡光九件玉佛三尊玉壽星八仙一堂柳楠金玉如意各二柄古磁餅鑪十七件古玩軟片共十四箱玉缸一口小玉缸二件玉碗二對玻璃大屏二架炕屏二架玻璃盤四件玉盤四件瑪瑙盤二件淡金盤四件金碗六對金搶碗八個金匙四十把銀大碗銀盤各六十個三鑲金牙筯四把鍍金執壺十二把折盂三對茶托二件銀碟銀盃一百六十件黒狐皮十八張貂皮五十六張黃白狐皮各四十四張猞猁猻皮十二張雲狐筩子二十五件海龍二十六張海豹三張虎皮六張麻葉皮三張獺子皮二十八張絳色羊皮四十張黑羊皮六十三張香鼠筩子二十件豆鼠皮二十四方天鵝絨四卷

何以不見石獃子之扇

灰鼠二百六十三張倭緞三十二度洋泥三十度嗶嘰三十三度姑絨四十度紬緞一百三十卷紗綾一百八十卷線縐三十二卷羽緞羽紗各二十二卷氆氌三十卷粧蟒緞十八卷各色布三十捆皮衣一百三十二件綿夾單紗絹衣三百四十件帶頭兒九付銅錫等物五百餘件鐘表十八件朝珠九掛珍珠十三掛赤金首飾一百二十三件珠寶俱全上用黃緞迎手靠背三分宮粧衣裙八套脂玉圈帶二條黃緞十二卷潮銀七千兩淡金一百五十二兩錢七千五百串一切動用傢伙及榮國賜第一一開列房地契紙家人文書亦俱封裹賈璉在傍竊聽不見報他的東西心裡正在疑惑只聞二王問道所抄家資內有

查抄家產何玉遂見不着所言殊先料的

借券實係盤剝究是誰行的政老據實纔好賈政聽了跪在地下磕頭說實在犯官不理家務這些事全不知道問犯官侄兒賈璉纔知賈璉連忙走上跪下禀說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裡抄出來的敢說不知道麽只求王爺開恩奴才叔叔並不知道的兩王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併案辦理你今認了也是正理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餘俱散收宅內政老你須小心候旨我們進內覆旨去了這裡有官役看守說着上轎出門賈政等就在二門跪送北靜王把手一伸說請放心覺得臉上大有不忍之色此時賈政魂魄方定猶是發怔賈蘭便說請爺爺到裡頭先瞧瞧老太太去呢賈政聽了疾忙起身進內只見各門上

婦女亂糟糟的都不知要怎樣賈政無心查問一直到了賈母房中只見人人淚痕滿面王夫人寶玉等圍着賈母寂靜無言各各掉淚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因見賈政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仍舊好好的進來了請老太太安心罷賈母奄奄一息的微開雙目說我的兒不想還見的着你一聲未了便嚎啕的哭起來于是滿屋裡的人俱哭個不住賈政恐哭壞老母即收淚說老太太放心罷本來事情原不小蒙主上天恩兩位王爺的恩典萬般軫恤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等問明白了主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裡一些也不動了賈母見賈赦不在又傷心起來賈政再三安慰方止衆人俱不敢走散獨

邢夫人回至自巳那邊見門全封鎖了頭老婆也鎖在几間屋裡無處可走便放聲大哭起來只得往鳳姐那邊去見二門傍邊也上了封條惟有屋門開着裡頭嗚咽不絕邢夫人進去見鳳姐面如紙灰合眼躺着平兒在傍暗哭邢夫人打諒鳳姐死了又哭起來平兒迎上來說太太先别哭奶奶纔抬回來像是死了的歇息了一會子甦過來哭了几聲這會子畧安了安神兒太太也請定定神兒罷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了邢夫人也不答言仍走到賈母那邊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自巳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苦現在身無所歸那裡止得住悲痛衆人勸慰李紈等令人收拾房屋請邢夫人暫住王夫人撥人服侍

賈政在外心驚肉跳拈鬚搓手的等候旨意聽見外面看守軍人亂嚷道你到底是那一邊的既碰在我們這裡就記在這裡册上拴着他交給裡頭錦衣府的爺們賈政出外看時見是焦大便說怎麼跑到這裡來焦大見問便號天跺地的哭道我天天勸這些不長進的爺們倒拿我當作冤家爺還不知道焦大跟着太爺受的苦嗎今兒弄到這個田地珍大爺蓉哥兒都叫什麼王爺拿了去了裡頭女主兒們都被什麼府裡衙役搶的披頭散髮圈在一處空房裡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都像猪狗是的攔起來了所有的都抄出來擱着木器釘的破爛磁器打的粉碎他們還要把我拴起來我活了八九十歲只有跟着

薛家自有衙門可以出入內官又通賈宅何不說薛蝌從宅內已來耶

實事法用虛敘筆下絕不冗贅

太爺捆人的那裡有倒叫人捆起來的我說我是西府裡的就跑出來那些人不依押到這裡不想這裡也是這麽着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拼了罷說着撞頭衆衙役見他年老又是兩王吩咐不敢發狠便說你老人家安靜些兒罷這是奉旨的事你先歇歇聽信兒賈政聽着雖不理他但是心裡刀攪一般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一敗塗地如此正在着急聽候內信只見薛蝌氣嘘嘘的跑進來說好容易進來了姨父在那裡呢賈政道來的好外頭怎麽放進來的薛蝌道我再三央及又許他們錢所以我纔能彀出入的賈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就煩他打聽打聽說別的親友在火頭兒上也不便送信是

你就好通信了薛蝌道這裡的事我倒想不到那邊東府的事我已聽見說了賈政道究竟犯什麽事薛蝌道今兒爲我哥哥打聽決罪的事在衙門裡聽見有兩位御史風聞是珍大哥引誘世家子弟賭博這一款還輕還有一大款強占良民之妻爲妾因其不從凌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准還將偺們家的鮑二拿去又還拉出一個姓張的來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爲的是姓張的起先告過賈政尚未聽完便跺脚道了不得罷了罷了嘆了一口氣撲簌簌的掉下淚來薛蝌寬慰了幾句即便又出去打聽隔了半日仍舊進來說事情不好我在刑科裡打聽倒沒有聽見兩王覆旨的信只聽說李御史今早又參奏平安

州奏迎合京官上司虐害百姓好幾大款賈政慌道那管他人的事到底打聽我們的怎麽樣薛蝌道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那參的京官就是大老爺說的是包攬詞訟所以火上澆油就是同朝這些官府俱藏躲不迭誰肯送信即如纔散的這些親友們有各自回家去了的也有遠遠兒的歇下打聽的可恨那些貴本家都在路上說祖宗撂下的功業弄出事來了不知道飛到那個頭上去呢大家也好施爲施爲賈政沒有聽完復又頓足道都是我們大老爺忒糊塗東府也忒不成事體如今老太太和璉兒媳婦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你再打聽去我到老太太那邊瞧瞧若有信能彀早一步纔好正說著聽見裡頭亂

嚷出來說老太太不好了急的賈政即忙進去未知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抄沒之事牽類出色平鋪而已卻從家家說起倍覺驚惶此用筆之妙也昔嚴世蕃籍沒時於其臥床下取出白綾千百段詢之則淫籌也今賈氏之淫甚矣珍璉臥房須查抄出此等物方快人意

堂堂國公府第僅一內廳宴客更

紅樓夢第一百五回終

無一處堂屋竟説成三家村房舍
矣抑何可笑賈赦別開一宅自有大
門出入第三回敘述甚明以後邢夫
人鳳姐往來皆須坐車亦屢見於傳
中續書之人並未細看前八十回誤
將賈赦併入賈政宅內同住殊太紕繆
若説赦政並未分家則自老太太房中
及賈政財産本應一併查抄俟奏明後
或奉特旨給還一半不應王爺作主只抄賈赦
父子房中也

紅樓夢

紅樓夢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即忙進去看視見賈母驚嚇氣逆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即用疎氣安神的丸藥服了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總說是兒子們不肖招了禍來累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寛慰些兒子們尚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作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裡都托着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過這些事如今到老了見你們倘或受罪叫我心裡過的去嗎倒不如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着又哭賈政此時着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謝了請長史坐下請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大人懼怕之心感激天恩之語都代奏過了主上甚是憫恤並念及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槩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賈璉着革去職銜免罪釋放賈政聽畢即起身叩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為稟謝明晨到闕謝恩并到府裡磕頭那長史去

賈璉紈袴子弟銀錢到手即花未必有積蓄鳳姐體己之物賈璉亦未必確知其數也至此時猶如此云云復何及耶

了少停傳出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賈璉放出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給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所存者只有傢伙物件賈璉始則懼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體已不下五七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疼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你父親所爲固難諫勸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況且非偺們這樣人家所爲如今入了官在銀錢呢是不打緊的這聲名出去還了得嗎

掩飾可笑並鳳姐瞞了賈璉放債賈璉實不知道此語亦是真情

賈璉跪下說道姪兒辦家事並不敢存一點私心所有出入的賬目自有賴大吳新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現在這幾年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賬連姪兒也不知道那裡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纔知道賈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己屋裡的事還不知道那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我這會子也不查問你現今你無事的人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聽打聽賈璉一心委屈含着眼淚答應了出去賈政連連嘆氣想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勲得了兩個世職如今兩房犯事都革去了我瞧這些子

任沒一個長進的老天哪老天哪我賈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蒙聖恩格外垂慈給還家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人那裡支撐的住方纔璉兒所說更加詫異說不但庫上無銀而且尚有虧空這几年竟是虛名在外只恨我自巳爲什麽糊塗若此倘或我珠兒在世尚有膀臂寶玉雖大更是無用之物想到那裡不覺淚滿衣襟又想老太太若大年紀兒子們并沒奉養一日反累他老人家嚇得死去活來種種罪孽叫我委之何人正在獨自悲切只見家人稟報各親友進來看候賈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姪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妥那邊珍大爺更加驕縱若說

因官事錯誤得個不是於心無愧如今自巳鬧出的倒帶累了二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也多也沒見御史參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至如此有的說也不怪御史我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几個泥腿在外頭哄嚷出來的御史恐參奏不實所以誆了這裡的人去纔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爲什麽還有這事有的說大凡奴才們是一個養活不得的今兒在這裡都是好親友我纔敢說就是尊駕在外任我保不得你是不愛錢的那外頭的風聲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你該隄防些如今雖說沒有動你的家倘或再遇着主上疑心起來好些不便呢賈政聽說心下着忙道衆位聽見我的風聲怎樣衆

王夫人何以為情。

人道我們雖沒見實據只聽得外頭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麽叫門上家人要錢賈政聽了便說道我這是對天可表的從不敢起這個念頭只是奴才們在外頭招謠撞騙鬧出事來我就耽不起衆人道如今怕也無益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都嚴嚴的查一查若有抗主的奴才查出來嚴嚴的辦一辦也罷了賈政聽了點頭便見門上的進來回說孫姑爺打發人來說自己有事不能來着人來瞧瞧說大老爺該他一項銀子要在二老爺身上還的賈政心內憂悶只說知道了衆人都冷笑道人說令親孫紹祖混賬果然有的如今丈人抄了家不但不來瞧看幫補倒赶忙的來要銀子眞眞不在理上賈政道如今且不必

說他那頭親事原是家兄配錯了的我的侄女兒的罪已經受彀了如今又找上我來了正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我打聽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的辦只怕大老爺和珍大爺吃不住衆人都道二老爺還是得你出去求求王爺怎麽挽回挽回纔好不然這兩家子就完了賈政答應致謝衆人都散那時天已點燈時候賈政進去請賈母的安見賈母略略好些回到自已房中埋怨賈璉夫婦不知好歹如今鬧出放賬的事情大家不好心裡狠不受用只是鳳姐現在病重況他所有的什物盡被抄搶心內自然難受一時也未便說他暫且隱忍不言一夜無話次早賈政進內謝恩幷到北静王府西平王府兩處叩

賈璉何至氣殺用事至此

眉前 姓張的告狀原是鳳姐指使故此時十分着急也。但鳳姐那時欲殺張華知以張華為已死矣何以此時又怕

謝求二位王爺照應他哥哥姪兒二王應許賈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且說賈璉打聽得父兄之事不大妥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兒守着鳳姐哭泣秋桐在耳房裡抱怨鳳姐賈璉走到旁邊見鳳姐奄奄一息就有多少怨言一時也說不出來平兒哭道如今已經這樣東西去了不能復來奶奶這樣還得再請個大夫瞧瞧纔好啊賈璉啐道呸我的性命還不保我還管他呢鳳姐聽見睜眼一瞧雖不言語那眼淚直流看見賈璉出去了便和平兒道你別不達時務了到了這個田地你還顧我做什麼我巴不得今兒就死纔好只要你能彀眼裡有我我死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我在陰司裡也感激你的情平兒聽

了越發抽抽搭搭的哭起來了鳳姐道你也不糊塗他們雖沒有來說必是抱怨我的雖說事是外頭鬧起我不放賬也沒我的事如今枉費心計掙了一輩子的強偏偏兒的落在人後頭了我還恍惚聽見珍大爺的事說是強占良民妻子爲妾不從逼死有個姓張的在裡頭你想想還有誰呢要是這件事審出來咱們二爺是脫不了的我那時候兒可怎麼見人呢我要立刻就死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你還要請大夫這不是你疼我反倒害了我了麼平兒愈聽愈慘想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只得緊緊守着幸賈母不知底細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見賈政無事寶玉寶釵在旁天天不離左右略覺放心素來最疼

叫財根的節
是此人所根
之後四十回與
前文多不合
筍安也

房子之敘仍
太早、殊不
明白究在何
處。外頭只
一牌樓當未
免太少裡頭
空屋又未免
太多何不叫

鳳姐便叫鴛鴦將我的體己東西拿些給鳳丫頭再拿些銀錢
交給平兒好好的伏侍好了鳳丫頭我再慢慢的分派又命王
夫人照看邢夫人此時寧國府第入官所有財產房地等項并
家奴等俱已造冊收盡這裡賈母命人將車接了尤氏婆媳過
来可憐赫赫寧府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並佩鳳偕鸞二人連
一個下人没有賈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間
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丫頭兩個伏侍一應飯食起居在大厨房
內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賈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賬房內開銷
俱照榮府每人月例之數那賈赦賈珍賈蓉在錦衣府使用賬
房內實在無項可支如今鳳姐兒一無所有賈璉外頭債務滿

邢夫人尤氏婆媳皆住在園中耶

薛姨媽家
亦不應狀
甚就窮
榮府地畝
應有一半
入官從叙
清代係後
來給還时
補出

身賈政不知家務只說已經托人自有照應賈璉無計可施想
到那親戚裡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餘者親戚雖有俱
是不能照應的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地畝暫賣數千金作為
監中使費賈璉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也便趁此弄
鬼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用些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
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在監質審邢夫人尤氏等日
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寶玉寶釵在側只可解勸不能分
憂所以日夜不寧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叫寶玉回去
自已扎掙坐起叫鴛鴦等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已院內焚起
斗香用拐拄着出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下大紅猩

毡拜墊賈母上香跪下磕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含淚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兇霸道我帮夫助子雖不能爲善也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奢淫佚暴殄天物以致闔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兇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今叩求皇天保佑在監的逢凶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總有闔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求饒恕兒孫若皇天憐念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默默說到此處不禁傷心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鴛鴦珍珠一面解勸一面扶進房去只見王夫人帶了寶玉寶釵過來請晚安見賈母傷悲三人也大哭起

來寶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哥也在外監將來要處决不知可能減等公婆雖然無事眼見家業蕭條寶玉依然瘋傻毫無志氣想到後來終身更比賈母王夫人哭的悲痛寶玉見寶釵如此他也有一番悲戚想着老太太年老不得安心老爺太太見此光景不免悲傷衆姐妹風流雲散一日少似一日追思園中吟詩起社何等熱鬧自林妹妹一死我鬱悶到今又有寶姐姐伴着不便時常哭泣况他又憂兄思母日夜難得笑容今日看他悲哀欲絕心裏更加不忍竟嚎啕大哭起來鴛鴦彩雲鶯兒襲人看着也各有所思便都抽抽搭搭的餘者丫頭們看的傷心不覺也都哭了竟無人勸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將外頭上

李不可解

史侯家之人從未見於正傳湘雲之姓何以不叙來

豈不在話說友之間耶

湘雲配与何人書無明文豈未出世前未定謂不如一直說湘雲待年未嫁為佳

夜婆子唬慌急報於賈政知道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聽見賈母的人來報心中着忙飛奔進內遠遠聽得哭聲甚衆打諒老太太不好急的魂魄俱喪疾忙進來只見坐着悲啼纔放下心來便道老太太傷心你們該勸解纔是啊怎麼打夥兒哭起來了衆人這纔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怔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說了衆人几句都心裡想道我們原怕老太太悲傷所以來勸解怎麼忘情大家痛哭起來正自不解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說道我們家的老爺太太姑娘打發我來說聽見府裡的事原沒什麼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來

告訴一聲說這裡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本要自巳來的因不多几日就要出閣所以不能來了賈母聽了不便道謝說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承你們老爺太太惦記着改日再去道謝你們姑娘出閣想來姑爺是不用說的了他們的家計如何呢兩個女人回道家計倒不怎麼着只是姑爺長的狠好爲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几次看來和這裡的寳二爺差不多兒還聽見說文才也好賈母聽了喜歡道這麼着纔好這是你們姑娘的造化只是偺們家的規矩還是南方禮兒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我前兒還想起我娘家的人来最疼的就是你們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

湘雲定親已久（在三十二回薛家人語中）此时不应如此説。湘雲嫁一不知誰何之人，叙得無謂之至。何不留湘云为甄宝玉之配，正好与芥堂麒麟之日在芥堂任實中兆姓逢從此一着活跃映合大有好文字可做。

寶玉犯終情著此念，非塵世中人所能同其志趣。

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混的這麼大了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婿又爲他叔叔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既有造化配了個好姑爺我也放心月裡頭出閣我原想過來吃盃喜酒不料我們家鬧出這樣事來我的心就像在熱鍋裡熬的是的那裡能彀再到你們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裡的人都請安問好你替另告訴你們姑娘不用把我放在心上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筭不得没福了只願他過了門兩口兒和和順順的百年到老我就心安了說着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等回了九少不得同着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安那時老太太見了纔喜歡呢賈母點頭那女人出

去別人都不理論只有寶玉聽着發了一回怔心裡想道爲什麼人家養了女孩兒到大了必要出嫁呢一出了嫁就改換了一個人是的史妹妹這麼個人又叫他叔叔硬壓着配了人了他將來見了我必是也不理我了我想一個人到了這個没人理的分兒還活着做什麼想到這裡又是傷心見賈母此時纔安又不敢哭只得悶坐着一時賈政不放心又進來瞧瞧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閤府裡管事的家人的花名冊子拿來一齊點了一點除去賈赦入官的人尚有三十餘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内當差的男人共四十一名進來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該用若干出

去那管總的家人將近來支用簿子呈上賈政看時所入不敷所出又加連年宮裡花用賬上多有在外浮借的再查東省地租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加了十倍賈政不看則已看了急的跺脚道這還了得我打諒璉兒管事在家自有把持豈知好幾年頭裡已經寅年用了卯年的還是這樣裝好看竟把世職俸祿當作不打緊的事有什麼不敢的呢我如今要省儉起來已是遲了想到這裡背着手踱來踱去竟無方法衆人知賈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著急便說道老爺也不用心焦這是家家這樣的若是統總算起來連王爺家還不彀過的也不過是裝着門面過到那裡是那裡罷咧如今老爺

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纔有這點子家產若是一並入了官老爺就不過了不成賈政嗔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最沒良心的仗着主子好的時候兒任意開銷到弄光了走的走跑的跑還顧主子的死活嗎如今你們說是沒有查抄你們知道嗎外頭的名聲連大本兒都保不住了還擱的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說大話誆人騙人到鬧出事來望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和你珍大爺的事說是偺們家人鮑二吵嚷的我看這冊子上並沒有什麼鮑二這是怎麼說衆人回道這鮑二是不在檔子上的先前在寧府冊上爲二爺見他老實把他們兩口子叫過來了後來他女人死了他又回寧府去自從老爺衙門

与前文不甚相合

裡頭有事老太太太太們和爺們往陵上去了珍大爺替理家事帶過來的已後也就去了老爺幾年不管家務事那裡知道這些事呢老爺只打諒着冊子上有這個名字就只有這一個人呢不知道一個人手底下親戚們也有好幾個奴才還有奴才呢賈政道這還了得想來一時不能清理只得喝退衆人早

畢竟是何主意後文不見說出來

打了主意在心裡了且聽賈赦等的官事審的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籌筭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賈政聽了心下着忙只得進去未知吉凶下回分解

此回本無可生色然亦抄沒後必有情事

○御史參劾必不止書中所見之事須以渾括之筆出之為得

紅樓夢第一百六回終

紅樓夢

紅樓夢

賈珍小賈赦〻子縱究之字不成句若說賈璉則賈璉現已釋放不在案中且本無聚賭之事也

此案何以不干連雨村

賈璉竟不牽連在此案中太覺從寬三姐案亦須根究始末方為入情

紅樓夢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臣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來有遵旨問你的事賈政急忙跪下衆大臣便問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强凌弱縱兒聚賭强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麽賈政回道犯官（不應自稱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賑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任江西糧道題參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寔在糊塗不能管教子侄這就是辜負聖恩只求主上重重治罪北靜王據說轉奏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靜王便述道主上因御史參奏賈赦交通外官恃强凌弱據該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來賈赦包攬詞訟嚴鞫賈赦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來往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寔惟有倚勢强索石獃子古扇一欵是寔的然係玩物究非强索良民之物可比雖石獃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致死者有間今從寬將賈赦發往臺站効力贖罪所參賈珍强占良民妻女爲妾不從逼死一欵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寔係張華指腹爲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婚尤二姐之母願給賈珍之弟爲妾並非强占再尤三姐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何以不究其故）一欵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爲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衆人揚言

何以不究造言訐饑之人況當日並無家

寬於三姐之死加以羞忿二字於心何忍 二十餘歲不得謂之年幼

賈母深知大體此等時候如何尚存私心

穢亂以致羞忿自盡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疆効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寔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賈政聽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寔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遺受重祿積餘置產一并交官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賞罰無差如今既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此一奏衆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上下

男女人等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都在外頭打聽一見賈政回家都畧畧的放心也不敢問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寬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世職革去賈赦又往台站効力賈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傷起來邢夫人尤氏聽見這話更哭起來賈政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雖則台站効力也是為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很該出力若不是這樣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止邢夫人想着家產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下雖有璉兒又

人稱言穢亂此數語錄刪去另造情節方妥

此事實在不平。無怪尤氏怨恨。書中應於賈珍獨設出脫。賈璉處再添數筆方合情理。

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都靠着二叔他兩口子自然更順着那邊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麽好那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爲尊又與賈珍夫妻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抄盡依住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兼帶着佩鳳偕鸞那蓉兒夫婦也還不能興家立業又想起二妹妹三妹妹都是璉二爺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妻完聚只剩我們幾個怎麽度日想到這裡痛哭起來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呢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托人徇個私情叫我大哥同着侄兒回家好置辦

行裝衙門内業已應了想來蓉兒同着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几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没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裡是抄了去了房子入官不用說你大哥那邊璉兒那裡也都抄了咱們西府裡的銀庫和東省地土你知道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几千銀子纔好賈政正是没法聽見賈母一問心想着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着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只現在怎樣辦法呢想畢便回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裡現在璉兒也在這裡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花銀托人

雖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尚無打筭東省的地畆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了一時也弄不過來只好儘所有蒙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和珍兒作盤費罷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筭賈母聽了又急的眼淚直淌說道怎麽着咱們家到了這個田地了麽我雖沒有經過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裡還强十倍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沒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據你說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俸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着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沒有用過我們的又不肯照應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了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着賈赦一隻手拉着賈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賈政只得勸解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又吩咐賈政道這件事是不能

紫硯本也

久待的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悮了欽限怎麽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筭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着便叫鴛鴦吩咐去了這裡賈赦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懊悔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夫妻們那邊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還撂的下獨有賈珍與尤氏怎忍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着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離死别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着心腸過去却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着鴛鴦等開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儹的東西都拿出來又叫賈赦賈政賈珍等一一的分派給賈赦三千兩說這裡現有的銀子你拿

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大太太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去留下二千給你媳婦收着仍舊各自過日子房子還是一處住飯食各自吃罷四丫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只可憐鳳丫頭操了一輩子心如今弄的精光也給他三千兩叫他自己收着不許叫璉兒用如今他還病的神昏氣短叫平兒來拿去這是你祖父留下的衣裳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也用不着了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璉兒蓉兒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太珍兒媳婦鳳丫頭拿了分去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外頭還該着賬呢這是少不得的你

叫人拿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鬨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寶玉已經成了家我下剩的這些金銀東西大約還值幾千銀子這是都給寶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這就是我的事情完了賈政等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晰俱跪下哭着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了要不鬧出這個亂兒來我還收着呢只是現在家人太多只有二老爺當差留幾個人就彀了你就吩咐管事的將人叫齊了分派妥當各家有人就罷了譬如那時都抄了怎麼樣呢我們裡頭的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的賞去如今雖說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是呢那些地畝還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賣留的留再不可支架子做空頭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二太太那裡收着該叫人就送去罷倘或再有點事兒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遭了雨了麼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一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實在真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鬧壞了賈政見賈母勞乏求着老太太歇歇養神賈母又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下剩的都給伏侍我的丫頭賈政等聽到這裡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只願兒子們托老太太的福過了

些時都邀了恩眷那時兢兢業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賈母道但願這樣纔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你們別打諒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哪不過這幾年看着你們轟轟烈烈我樂得都不管說說笑笑養身子罷了那知道家運一敗直到這樣若說外頭好看裡頭空虛是我早知道的了只是居移氣養移體一時下不了臺就是了如今借此正好收斂守住這個門頭兒不然叫人笑話你還不知只打諒我知道窮了就着急的要死我心裡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勳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還強能彀守住也罷了誰知他們爺兒兩個做些什麽勾當賈母正自長篇大論的說只見豐兒

慌慌張張的跑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塲如今氣都接不上了平兒叫我來回太太豐兒沒有說完賈母聽見便問到底怎麽樣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說是不大好賈母起身道嗳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說着叫人扶着要親自看去賈政急忙攔住勸道老太太傷了好一會子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會子該歇歇兒了就是孫子媳婦有什麽事叫媳婦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去呢倘或再傷感起來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叫做兒子的怎麽處呢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子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兒姪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挑人跟去這裡

此時惶愧之狀直是難以形容

重利盤剝一层竟瞞過賈母

立言亦不得不許孫媳婦孝孩

賈母纔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着過來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的眼腫腮紅聽見賈母帶着王夫人等過來疾忙出來迎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麼樣了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些兒說着跟了賈母等進來赶忙先走過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開眼瞧著只見賈母進來滿心慚愧先前原打諒賈母等惱他不疼他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親自來瞧心裡一寬覺那擁塞的氣略鬆動些便要扎掙坐起賈母叫平兒按着不用動你好些麼鳳姐含淚道我好些了只是從小兒過来老太太太太怎麼樣疼我那知我福氣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不能彀在老太太跟前盡點兒孝心討個好

兒還這樣把我當人叫我帮著料理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我還有什麼臉見老太太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太親自過來我更擔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了兩天去了說著悲咽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與你什麼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這也算不了什麼呀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你瞧瞧說着叫人拿上來給他瞧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如今被抄淨盡自然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今見賈母仍舊疼他王夫人也不嗔怪過來安慰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與賈母磕頭說道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托着老太太的福好了我情願自己當個粗使的丫

豈知外頭之事大半是鳳丫頭鬧出来的

盡心竭力伏侍也

頭盡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太太罷賈母聽他說的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不知憂患的人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鳳姐看見衆人憂悶反倒勉强說幾句寬慰賈母的話求着請老太太太太回去我略好些過來磕頭說着將頭仰起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什麽到我那裡要去說着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己房中只聽見兩三處哭聲賈母聽着寔在不忍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寶玉去見你大爺大哥送一送就回來自己躺在榻上下淚幸喜鴛鴦等能用百樣言語勸解賈母暫且安歇不言賈赦等分離悲痛那些跟去的人

誰是願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連天正是生離果勝死別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好好的一個榮國府鬧到人嚎鬼哭賈政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講究的執手分別後自己先騎馬赶至城外舉酒送行又叮嚀了好些國家軫恤勳臣力圖報稱的話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別賈政帶了寶玉回家未及進門只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裡亂嚷說今日旨意將榮國公世職着賈政承襲那些人在那裡要喜錢門上人和他們分爭說是本來的世職我們本家襲了有什麽喜報那些人說道那世職的榮耀比任什麽還難得你們大老爺鬧掉了想要這個再不能的了如今聖人的恩典比天還大又賞給二老爺了這是千載難逢

世職革去本應查抄恐之人承襲蓋亦哉

却此職文字。固世職之喜。有人承襲方合。

的怎麽不給喜錢正鬧著賈政回家門上回了雖則喜歡究竟
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覺感極涕零赶著進内告訴賈母賈母自
然喜歡拉着說了些勤黽報恩的話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
來安慰聽得世職復還也是歡喜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
只不好露出來且說外面這些趨炎奉勢的親戚朋友先前賈
宅有事都遠避不來今見賈政襲職知聖眷尚好大家都來賀
喜那知賈政純厚性成因他襲哥哥的職心内反生煩惱只知
感激天恩于第二日進内謝恩到底將賞還府第園子備摺奏
請入官内廷降旨不必賈政纔得放心回家以後循分供職但
是家計蕭條入不敷出賈政又不能在外應酬家人們見賈政

一齊衆楚。從古如之。秋君子少人。其勢不敵如此。

忠厚鳳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璉的虧空一日重似一日難免典
房賣地府内家人几個有錢的怕賈璉纏擾都裝窮躲事甚至
告假不來各自另尋門路獨有一個包勇雖是新投到此恰遇
榮府壞事他倒有些真心辦事見那些人欺瞞主子便時常不
忿奈他是個新來乍到的人一句話也揷不上他便生氣每日
吃了就睡衆人嫌他不肯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
事並不當差賈政道隨他去罷原是甄府荐來不好意思橫豎
家内添這一個人吃飯雖說窮也不在他一人身上並不叫驅
逐衆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麽樣不好賈璉此時也不敢自
作威福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奈不過吃了幾杯酒在榮府街

是一家麽仍廻避此姓往來今況不默子之桑乎啼雨村耶

雨村豈有不來与賈政道喜之理

上閧逛見有兩個人說話那人說道你瞧這麽個大府前兒抄了家不知如今怎麽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麽能敗聽見說裡頭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雖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况且我常見他們來往的都是王公侯伯那裡沒有照應就是現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們的一家兒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麽那人道你白住在這裡别人猶可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前兒御史雖參了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蹟再辦你說他怎麽樣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怕人說他廻護一家兒他倒狠狠的踢了一脚所以兩府裡纔到底抄了你說如今的世情還了得嗎兩人無心說閒話豈知旁邊有人

跟着聽的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這樣人但不知是我們老爺的什麽人我若見了他便打他一個死鬧出事來我承當去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忽聽那邊喝道而來包勇遠遠跕着只見那兩人輕輕的說道這來的就是那個賈大人了包勇聽了心裡懷恨趁着酒興便大聲說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麽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雨村在轎内聽得一個賈字便留神觀看見是一個醉漢也不理會過去了那包勇醉着不知好歹便得意洋洋间到府中問起同伴知道方纔見的那位大人是這府裡提拔起來的他不念舊恩反來踢弄偺們家裡見了他罵他几句他竟不敢答言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計

較他如今他又在外頭惹禍正好趁著賈政無事便將包勇喝洒鬧事的話回了賈政賈政此時正怕風波聽見家人回稟便一時生氣叫進包勇來數罵了几句也不好深究責罰他便派去看園不許他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個直爽的脾氣投了主子他便赤心護主那知賈政反倒聽了別人的話罵他他也不敢再辯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守澆灌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衰敗之際光景不傷賈母要分家事明達周到其才豈鳳姐輩所能及

紅樓夢第一百七回終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卅三冊

既已封鎖則櫳翠菴寧從出入何以妙玉尚住在內殊為不通我故曰邢夫人尤氏兩家應派住園內也

上文數回敘述碎雜無暇回照也妙妙未免於書中主賬處稍覺冷落此要借湘雲回來將諸人一一照

紅樓夢第一百八回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却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官內廷不收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因園子接連尤氏惜春住宅太覺曠濶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此時賈政理家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尚且不能支持幸喜鳳姐是賈母心愛的人王夫人等雖不大喜歡若說治家辦事尚能出力所以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近來因被抄以後諸事運轉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原是寬裕慣了的如今較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辭在賈母前扶病

承歡過了些時賈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恃有用度暫且自安寫書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必掛念於是賈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略略寬懷一日史湘雲出嫁回門來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史湘雲也將那裡家中平安的話說了請老太太放心又提起黛玉去世不免大家落淚賈母又想起迎春苦楚越覺悲傷起來史湘雲勸解一回又到各家請安問好畢仍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鬧的家破人亡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能減等賈母道你還不知道呢昨兒蟠兒媳婦死的不明白幾乎又鬧出一場事來還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來的丫頭自已供出來了那夏奶奶

應用法極密

沒的鬧了自家擱住相驗你姨媽這裡纔將皮裹肉的打發出去了如今守着蝌兒過日子這孩子却有良心他說哥哥在監裡尚沒完事不肯娶親你邢妹妹在大太太那邊也就很苦琴姑娘為他公公死了還沒滿服梅家尚未娶去你說說真真是六親同運薛家是這麼着二太太的娘家大舅太爺一死鳳丫頭的哥哥也不成人那二舅太爺是個小氣的又是官項不清也是打饑荒甄家自從抄家已後别無信息湘雲道三姐姐去了會有書字回來麼賈母道自從出了嫁二老爺囘来說你三姐姐在海疆狠好只是沒有書信我也是日夜惦記為我們家連連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顧不來如今四丫頭也沒有給

說不去

說〻就傷心 李紈惜春 岫烟諸人者 不至如此

他提親環兒呢誰有功夫提起他來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裡的時候更苦了只可憐你寶姐姐自過了門沒過一天舒服日子你二哥哥還是那麼瘋瘋顛顛這怎麼好呢湘雲道我從小兒在這裡長大的這裡那些人的脾氣我都知道的這一回來了竟都改了樣子了我打諒我隔了好些時沒來他們生踈我我細想起來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瞧他們的意思原要像先一樣的熱鬧不知道怎麼說說就傷起心來了所以我坐了坐兒就到老太太這裡來了賈母道如今的日子在我也罷了他們年輕輕兒的人還了得我正要想個法兒叫他們還熱鬧一天纔好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湘雲道我想起

心中無事去偽不讀諒多事之人心緒惡劣寫來確是湘雲身分

與湘雲言當稱係大嫂子方合不應稱珠兒媳婦

來了寶姐姐不是後兒的生日嗎我多住一天給他拜個壽大家熱鬧一天不知老太太怎麼樣賈母道我真正氣糊塗了你不提我竟忘了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嗎我明日拿出錢來給他辦個生日他沒有定親的時候倒做過好幾次如今過了門倒沒有做寶玉這孩子頭裡狠伶俐狠淘氣如今因為家裡的事不好把這孩子越發弄的話都沒有了倒是珠兒媳婦還好他有的時候是這麼着沒的時候他也是這麼着帶着蘭兒靜靜兒的過日子倒難為他湘雲道別人還不離獨有璉二嫂子連模樣兒都改了說話也不伶俐了明日等我來引逗他們看他們怎麼樣但只他們嘴裡不說心裡要抱怨我說我有了剛

說到這裡却把個臉飛紅了賈母會意道這怕什麼當初姊妹們都是在一處樂慣了的說說笑笑再別留這些心大凡一個人有也罷沒也罷總要受得富貴耐得貧賤纔好呢你寶姐姐生來是個大方的人頭裡他家這樣好他也一點兒不驕傲後來他家壞了事他也是舒舒坦坦的如今在我家裡寶玉待他好他也是那樣安頓一時待他不好也不見他有什麼煩惱我看這孩子倒是個有福的你林姐姐他就最小性兒又多心所以到底兒不長命的鳳丫頭也見過些事狠不該畧見些風波就改了樣子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器了後兒寶丫頭的生日我另拿出銀子來熱熱鬧鬧的給他做個生日也叫他喜

評隱釵黛即是湘雲平日之言

香稜無謂可刪

歡這麼一天湘雲答應道老太太說的狠是索性把那些姐妹們都請了來大家敘一敘賈母道自然要請的一時高興遂叫鴛鴦拿出一百銀子來交給外頭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鴛鴦領命叫婆子交了出去一宿無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接迎春又請了薛姨媽寶琴叫帶了香菱來又請李嬸娘不多半日李紋李綺都來了寶釵本不知道聽見老太太的丫頭來請說薛姨太太來了請二奶奶過去呢寶釵心裡喜歡便是隨身衣服過去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寶琴並香菱都在這裡又見李嬸娘等人也都來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的事情完了所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嬸娘好見了賈母

然後與他母親說了幾句話和李家姐妹們問好湘雲在旁說道太太們請都坐下讓我們姐妹們給姐姐拜壽寶釵聽了倒呆了一呆回來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嗎便說姐妹們過來瞧老太太是該的若說為我的生日是斷斷不敢的正推讓著寶玉也來請薛姨媽李嬸娘的安聽見寶釵自己推讓他心裡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今見湘雲等衆人要拜壽便喜歡道明日纔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太來湘雲笑道扯臊老太太還等你告訴你打諒這些人爲什麼來是老太太請的寶釵聽了心下未信只聽賈母合他母親道可憐寶丫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裡接

絕非寶玉
非情去理
此後四十回
三處皆遜於
前八十回也

二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今日我給他做個生日請姨太太太太們來大家說說話兒薛姨媽道老太太這些時心裡纔安他小人兒家還沒有孝敬老太太倒要老太太操心湘雲道老太太最疼的孫子是二哥哥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麼況且寶姐姐也配老太太給他做生日寶釵低頭不語寶玉心裡想道我只說史妹妹出了閣必換了一個人了我所以不敢親近他他也不來理我如今聽他的話竟和先前是一樣的爲什麼我們那個過了門更覺的靦腆了話都說不出來了呢正想着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回來了隨後李紈鳳姐都進來大家厮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本要趕來見見只

是他攔着不許來說是偺們家正是晦氣時候不要沾染在身上我扭不過沒有來直哭了兩三天鳳姐道今兒爲什麼肯放你回來迎春道他又說偺們家二老爺又襲了職還可以走走不妨事的所以纔放我來說着又哭起來賈母道我原爲悶的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過生日說說笑笑解個悶兒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都不敢作聲了鳳姐雖勉强說了幾句有興的話終不似先前爽利招人發笑賈母心裡要寶釵喜歡故意的慪鳳姐兒說話鳳姐也知賈母之意便竭力張羅說道今兒老太太喜歡些了你看這些人好幾時沒有聚在一處今兒齊全說著回過頭去看看見婆

許久不見邢岫烟抄家时应常振一筆方周匝

擺席应照向日規矩李紈鳳姐寶釵有席而不坐仍在上席伺候方合

要尤氏不在這裡又縮住了口賈母爲著齊全兩字也想邢夫人等叫人請去邢夫人尤氏惜春等聽見老太太叫不敢不來心內也十分不愿意想着家業零敗偏又高興給寶釵做生日到底老太太偏心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賈母問起岫烟來邢夫人假說病着不來賈母會意知薛姨媽在這裡有些不便也不提了一時擺下菓酒賈母說也不送到外頭今日只許偺們娘兒們樂一樂寶玉雖然娶過親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裡頭打混但不與湘雲寶琴等同席便在賈母身旁設着一個坐兒他替寶釵輪流敬酒賈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喝酒到挨晚兒再到各處行禮去若如今行起禮来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

興頭打回去就没趣了寶釵便依言坐下賈母又向衆人道偺們今兒索性灑脫些各留一兩個人伺候我叫鴛鴦帶了彩雲鶯兒襲人平兒等在後間去也喝一鍾酒鴛鴦等說我們還没有給二奶奶磕頭怎麽就好喝酒去呢賈母道我說了你們只管去用的着你們再來鴛鴦等去了這裡賈母纔讓薛姨媽等喝酒見他們都不是往常的樣子賈母着急道你們到底是怎麽着大家高興些纔好湘雲道我們又吃又喝還要怎麽着呢鳳姐道他們小的時候都高興如今礙着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太瞧着冷淨了寶玉輕輕的告訴賈母道話是没有什麽說的再說就說到不好的上頭去了不如老太太出個主意叫他

賈母自說便
成拙筆不如
前文矣
鴛鴦不與寶
玉接談久矣
何以寶玉找他
展出咨材耶
搃与八十回之
前不相合也

們行個令兒罷賈母側着耳聯聽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鴛鴦去寶玉聽了不待再說就出席到後間去找鴛鴦說老太太要行令叫姐姐去呢鴛鴦道小爺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喝一鍾罷何苦來又來攪什麼寶玉道當真老太太說的叫你去呢與我什麼相干鴛鴦沒法說道你們只管喝我去了就來便到賈母那邊老太太道你來了麼這裡要行令呢鴛鴦道聽見寶二爺說老太太叫我纔來的不知老太太要行什麼令兒賈母道那文的怪悶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倒是想個新鮮頑意兒纔好鴛鴦想了想道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紀不肯費心倒不如拿出令盆骰子來大家擲個曲牌名兒賭輸贏酒罷賈母道這也使

得便命人取骰盆放在案上鴛鴦說如今用四個骰子擲去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盃擲出名兒來每人喝酒的盃數兒擲出來再定眾人聽了道這是容易的我們都隨着鴛鴦便打點兒眾人叫鴛鴦喝了一盃就在他身上數起恰是薛姨媽先擲薛姨媽便擲了一下却是四個么鴛鴦道這是有名的叫做商山四皓有年紀的喝一盃于是賈母李嬸娘邢王兩夫人都該喝賈母舉酒要喝鴛鴦道這是姨太太擲的還該姨太太說個曲牌名兒下家接一句千家詩說不出來的罰一盃薛姨媽道你又來算計我了我那裡說的上來賈母道不說到底寂寞還是說一句的好下家兒就是我了若說不出來我陪姨太太喝一

借筆成趣
有何難說
閒中巧映
黛玉死後
寶々提點

鍾就是了薛姨媽便道我說個臨老入花叢賈母點點頭兒道
將謂偷閑學少年說完骰盆過到李紋便擲了兩個四兩個二
鴛鴦說也有名兒可這叫劉阮入天台李紋便接着說了個二
士入桃源下手兒便是李紈說道尋得桃花好避秦大家又喝
了一口骰盆又過到賈母跟前便擲了兩個二兩個三賈母道
這要喝酒了鴛鴦道有名兒的這是江燕引雛衆人都該喝一
盃鳳姐道雛是雛倒飛了好些了衆人瞅了他一眼鳳姐便不
言語賈母道我說什麽呢公領孫罷下手是李綺便說道閒看
兒童捉柳花衆人都說好寶玉巴不得要說只是令盆輪不到
正想着恰好到了跟前便擲了一個二兩個三一個么便說道

這是什麽鴛鴦笑道這是個臭先喝一鍾再擲罷寶玉只得喝
了又擲這一擲擲了兩個三兩個四鴛鴦道有了這叫做張敞
畫眉寶玉知是打趣他寶釵的臉也飛紅了鳳姐不大懂得還
說二兄弟快說了再找下家兒是誰寶玉難說自認罰了罷我
也沒下家兒過了令盆輪到李紈便擲了一下鴛鴦道大奶奶
擲的是十二金釵寶玉聽了趕到李紈身傍看時只見紅綠對
開便說這一個好看的狠忽然想起十二釵的夢來便呆呆的
退到自巳座上心裡想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怎麽我家這些
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了這幾個復又看看湘雲寶釵雖說
都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住眼淚便要下來恐人看

總不空寫寶玉○湘雲雖是粗人○豈能故意為之無心乃知耶○

見便說身上燥的狠脫脫衣裳去掛了籌出席去了史湘雲看見寶玉這般光景打諒寶玉擲不出好的來被別人擲了去心裡不喜歡纔去的又嫌那個令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紈道我不說了席間的人也不齊不如罰我一盃賈母道這個令兒也不熱鬧不如蠲了罷讓鴛鴦擲一下看擲出個什麼來小丫頭便把令盆放在鴛鴦跟前鴛鴦依命便擲了兩個二一個五那一個骰子在盆裡只管轉鴛鴦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單單轉出一個五來鴛鴦道了不得我輸了賈母道這是不算什麼的嗎鴛鴦道名兒倒有只是我說不上曲牌名來賈母道你說名兒我給你謅鴛鴦道這是浪掃浮萍賈母道這也不難我替你

說個秋魚入菱窠鴛鴦下手的就是湘雲便道白萍吟盡楚江秋衆人都道這句狠確賈母道這令完了偺們喝兩盃吃飯罷回頭一看見寶玉還沒進來便問道寶玉那裡去了還不來鴛鴦道換衣裳去了賈母道誰跟了去的那鶯兒便上來回道我看見二爺出去我叫襲人姐姐跟了去了賈母王夫人纔放心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小丫頭到了新房子裡只見五兒在那裡插蠟小丫頭便問寶二爺那裡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那邊喝酒呢小丫頭道我打老太太那裡來太太叫我來找豈有在那裡倒叫我來找的呢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你到別處找去罷小丫頭沒法只得回來遇見秋紋問道你見二爺那裡

豈有不曾去問候過之理且自己家中之房屋豈有不曾到過而要瞧瞧他住的怎麽樣耶

去了秋紋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吃飯這會子那裡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去不必說不在家只說喝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飯了略躺一躺再來請老太太們吃飯罷小丫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珍珠回了賈母賈母道他本來吃不多不吃也罷了叫他歇歇罷告訴他今兒不必過來有他媳婦在這裡就是了珍珠便向小丫頭道你聽見了小丫頭答應着不便說明只得在別處轉了一轉說告訴了衆人也不理會吃畢飯大家散坐閒話不題且說寶玉一時傷心走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襲人赶來問是怎麼了寶玉道不怎麼只是心裡怪煩的要不趁他們喝酒偺們兩個到珍大奶奶那裡逛逛去襲人道珍大奶

奶在這裡去找誰寶玉道不找誰瞧瞧他既在這裡住的房屋怎麼樣襲人只得跟着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氏那邊又一個小門兒半開半掩寶玉也不進去只見看園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兒寶玉問道這小門兒開着麽婆子道天天不開今兒有人出來說今日預俻老太太要用園裡的菓子纔開着門等着呢寶玉便慢慢的走到那邊果見腰門半開寶玉纔要進去襲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園裡不乾淨常沒有人去别再撞見什麽寶玉仗着酒氣說道我不怕那些襲人苦苦的拉住不容他去婆子們上來說道如今這園子安靜的了自從那日道士拿了妖去我們摘花兒打菓子一個人常走的二爺要去

如此未久亦不至如此荒涼

何至過怡紅院而不入數月不進園亦何至生疏若此

偺們都跟着有這些人怕什麽寶玉喜歡襲人也不便相强只得跟着寶玉進得園來只見滿目凄凉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幾處亭館彩色久經剝落遠遠望見一叢翠竹倒還茂盛寶玉一想說我自病時出園住在後邊一連幾個月不准我到這裡瞬息荒凉你看獨有那幾杆翠竹菁葱這不是瀟湘館麽襲人道你幾個月沒來連方向兒都忘了偺們只管說話兒不覺將怡紅院走過了回頭用手指着道這纔是瀟湘館呢寶玉順着襲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是過了嗎偺們回去瞧瞧襲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飯該回去了寶玉不言找着舊路竟往前走你道寶玉雖離了大觀園將及一載豈遂忘了路徑只因襲

鬼哭之說本虛無稽且寶玉黛皆如此自人心中想出既見寶玉之情深而於事亦非虛誕矣

人怕他見了瀟湘館想起黛玉又要傷心所以要用言混過後來見寶玉只望裡走又怕他招了邪氣所以哄着他只說已經走過了那裡知道寶玉的心全在瀟湘館上此時寶玉往前急走襲人只得赶上見他站着似有所見如有所聞便道你聽什麽寶玉道瀟湘館倒有人住麽襲人道大約沒有人罷寶玉道我明明聽見有人在內啼哭怎麽沒有人襲人道是你疑心素常你到這裡常聽見林姑娘傷心所以如今還是那樣寶玉不信還要聽去婆子們赶上說道二爺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别處我們還敢走走這裡的路兒隱僻又聽見人說這裡打林姑娘死後常聽見有哭聲所以人都不敢走的寶玉襲人聽說都吃

嘔心而出一語足矣添此虵足便成笨伯必應刪去

了一驚寶玉道可不是說著便滴下淚來說林妹妹林妹妹好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別怨我只是父母作主並不是我負心愈說愈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只見秋紋帶着些人赶來對襲人道你好大胆子怎麽和二爺到這裡來老太太太太急的打發人各處都找到了剛纔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和二爺到這裡來了唬的老太太太太們了不得罵着我叫我帶人赶來還不快叫去呢寶玉猶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哭兩個人拉著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淚告訴他老太太着急寶玉沒法只得回來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將寶玉仍送到賈母那邊衆人都等着未散賈母便說襲人我素常因你明白纔把寶玉交給

此等語寶玉豈肯明說

湘雲語亦太拙

你怎麽今日帶他園裡去他的病纔好倘或撞着什麽又鬧起來那可怎麽好襲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頭不語寶釵看寶玉顏色不好心裡着實的吃驚倒還是寶玉恐襲人受委屈說道青天白日怕什麽我因為好些時沒到園裡逛逛今兒趁着酒興走走那裡就撞着什麽了呢鳳姐在園裡吃過大虧的聽到那裡寒毛直竪說寶兄弟膽子忒大了湘雲道不是胆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是尋什麽仙去了寶玉聽著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賈母問道你到園裡沒有唬著呀不用說了已後要逛到底多帶幾個人纔好不是你鬧的大家早散了去能好好的睡一夜明兒一早過來我要找補

賈政在家薛姨媽宜可住在王夫人處此大叔無況歷久之路從前一日可以往來數次晚上尚可過來打牌夜深散歸今日何妨回去明日再來耶

叫你們再樂一天呢別為他又鬧出什麼原故來衆人聽說遂辭了賈母出來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裡住下（何必住王夫人住下何不在寶釵處耶）史湘雲仍在賈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裡去了餘者各自回去不題獨有寶玉回到房中噯聲嘆氣寶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憂悶勾出舊病來便進裡間叫襲人來細問他寶玉到園怎麼樣的光景未知襲人怎生回說下回分解

上幾回寫得雷轟電掣瓦解冰消使讀者黯然欲絕矣此回又作和平之奏可謂驚魂甫定行春令仍覺滿紙蕭索也夫一人向隅舉坐不樂今日之壽便一史

湘雲再衆人雖在愁苦之中雖有旨酒誰能和血淚而益嚥雖有佳肴奚啻劇心肉以自飽耶況蘅蕪瀟湘兩人相厄有言於林而已作神夫之不無心于薛而強成幕之遂令之值慶壽之歡娛聞鬼啼之慘也一生一死欲往欲歎寶玉若悰的誰訴耶雖然死者長已矣生者獨奈何家門之氣勢頓改前觀而夫情之癡情不忘故劍令即御林慶陽觀笑而情益淒

紅樓夢第一百八回終

將舉案相莊共綢繆而愈添悲緒轉覺瀟湘之死已成太上忘情而蘅蕪之生真是有生大患鬼若有知方悔窮極機關謀姻事者墮落苦海備嘗惡趣而何哭之有哭在怡紅意中不在瀟湘館中也細心尋味其妙無盡

却有個不凡之人不是濁物

只你筭得相好

寶玉不作此妄想語宜删之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眞元

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恐寶玉悲傷成疾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說是人在世上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那樣的人死後還是那樣活人雖有痴心死的竟不知道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裡還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已疑心所以招出些邪魔外祟來纏擾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原說給寶玉聽的襲人會意也說是沒有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裡我們也筭相好怎麼沒有夢見過一次寶玉在外面聽着細細的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幾遍怎麼從沒夢見想必他到天上去了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我如今就在外間睡或者我從園裡同來他知道我的心肯與我夢裡一見我必要問他實在那裡去了（即不夢又豈肯不想）我也時常祭奠（寶玉已不以此為重）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便也不想他了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夜就在外間睡你們也不用管我寶釵也不強他只說你不用胡思亂想你沒瞧見太太因你園裡去了急的話都說不出來你這會子還不保養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不用心寶玉道白這麼說罷咧（東料不清）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寶釵料他必進來的假

〔支更婆子在寶玉臥榻之側豈非笑話〕

意說道我睡了叫襲姑娘伺候你罷寶玉聽了正合機宜等寶釵睡下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付被褥常叫人進來照二奶奶睡着了没有寶釵故意裝睡也是一夜不寧那寶玉只當寶釵睡着便與襲人道你們各自睡罷我又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伏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襲人果然伏侍他睡下預備下了茶水關好了門進裡間去照應了一回各自假寐等着寶玉若有動靜再出來寶玉見襲人進去了便將〔不是在房中〕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他輕輕的坐起来暗暗的祝贊了幾句方纔睡下起初再睡不著已後把心一靜誰知竟睡着了却倒一夜安眠直到天亮方纔醒來拭了拭眼坐着想了一

回並無有夢便嘆口氣道正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寶釵反是一夜沒有睡着聽見寶玉在外邊念這兩句便接口道這話你說莽撞了若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寶玉聽了自覺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訕着進裡間來說我原要進來不知怎麼一個盹兒就打着了寶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何其冷也〕麼相干襲人也本沒有睡聽見他們兩個說話即忙上來倒茶只見老太太那邊打發小丫頭來問寶二爺昨夜睡的安頓麼若安頓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道你去回老太太說寶玉昨夜很安頓回來就過來小丫頭去了寶釵連忙梳洗了鶯兒襲人等跟著先到賈母那裡行了禮便到王夫人那

一日都不能留二〇太出情理之外〇

邊起至鳳姐都讓過了仍到賈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
問起寶玉晚上好麽寶釵便說回去就睡了沒有什麽衆人放
心又說些閒話只見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
說孫姑爺那邊人來到大太太那裡說了些話大太太叫人到
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
那邊哭呢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衆人聽了心中好不自
在都說二姑娘這麽一個人爲什麽命裡遭着這樣的人一輩
子不能出頭這可怎麽好呢說着迎春進來淚痕滿面因是寶
釵的好日子只得含着淚辭了衆人要回去賈母知道他的苦
處也不便強留只說道你回去也罷了但只不用傷心碰着這

又另住在王夫人處不合〇

樣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幾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罷迎春道老
太太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了可憐我沒有再來的時候兒
了說着眼淚直流衆人都勸道這有什麽不能回來的呢比不
得你三妹妹隔得遠要見面就難了賈母等想起探春不覺也
大家落淚爲是寶釵的生日只得轉悲作喜說這也不難只要
海疆平靜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見的着了大家說可不是這
麽着麽說着迎春只得含悲而别大家送了出來仍回賈母那
裡從早至暮又鬧了一天衆人見賈母勞乏各自散了獨有薛
姨媽辭了賈母到寶釵那裡說道你哥哥是今年過了直要等
到皇恩大赦的時候減了等纔好贖罪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仃

要每令王夫人说宝琴作札女尚在自己后房住妄故与此同出此处文當推出天珠不入梦况一進京即说己与梅家结亲则宝钗出阁后即应叙其出阁即于尔时接回薛家岂不较便何以迟迟不遣嫁耶前文早有

怎麼處我想要給你二哥哥完婚你想想好不好寶釵道媽媽是因爲大哥哥娶了親唬怕了的所以把二哥哥的事也疑惑起來據我說狠該辦那姑娘是媽媽知道的如今在這裡也狠苦娶了去雖說咱們窮究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著呢薛姨媽道你得便的時候就去回明老太太說我家沒人就要擇日子了寶釵道媽媽只管和二哥哥商量挑個好日子過來和老太太大太太說了娶過去就完了一宗事這裡大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纔好薛姨媽道今日聽見史大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裡要留你妹妹在這裡住幾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們姐妹們也多敘幾天話兒寶釵

道正是呢于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出來辭了衆人回去了却說寶玉晚間歸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夢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個主意向寶釵說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頭睡著似乎比在屋裡睡的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裡也覺清淨我的意思還要在外頭睡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攔我寶釵聽了明知早晨他嘴裡念詩自然是爲黛玉的事了想來他那個獃性是不能勸的倒好叫他睡兩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罷了況兼昨夜聽他睡的倒也安靜便道好沒來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攔你作什麼但只別胡思亂想的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寶玉笑

非眾琴外狼的事情一語亦總不見出色

襲人應當有一關係

昧夜何以不述

道誰想什麼襲人道依我勸二爺竟還是屋裡睡罷外邊一時照應不到着了凉倒不好寶玉未及答言寶釵却向襲人使了個眼色兒襲人會意道也罷叫個人跟着你罷夜裡好倒茶倒水的寶玉便笑道這麼說你就跟了我來襲人聽了倒沒意思起來登時飛紅了臉一聲也不言語寶釵素知襲人穩重便說道他是跟慣了我的還叫他跟着我罷叫麝月五兒照料着也罷了況且今日他跟着我鬧了一天也乏了該叫他歇歇了寶玉只得笑著出來寶釵因命麝月五兒給寶玉仍在外間鋪設了又囑咐兩個人醒睡些要茶要水都留點神兒兩個答應着出來看見寶玉端然坐在床上閉目合掌居然像個和尚一般

兩個也不敢言語只管瞅着他笑寶釵又命襲人出來照應襲人看見這般却也好笑便輕輕的叫道該睡了怎麼又打起坐來了寶玉睜開眼看見襲人便道你們只管睡罷我坐一坐就睡襲人道因爲你昨日那個光景鬧的二奶奶一夜沒睡你再這麼著成什麼事寶玉料著自已不睡都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囑咐了麝月等幾句纔進去關門睡了這裡麝月五兒兩個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寶玉睡著各自歇下那知寶玉要睡越睡不着見他兩個人在那裡打鋪忽然想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晴雯麝月兩個人服事夜間麝月出去晴雯要唬他因爲没穿衣服着了凉後來還是從這個病上死的想到這裡一

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個影兒因將想晴雯的心又移在五兒身上自己假粧睡着偷偷兒的看那五兒越瞧越像晴雯不覺獃性復發聽了聽裡間已無聲息知是睡了但不知麝月睡了沒有便故意叫了兩聲却不答應五兒聽見了寶玉叫人便問道二爺要什麼寶玉道我要漱漱口五兒見麝月已睡只得起來重新剪了蠟花倒了一鍾茶來一手托着漱盂却因趕忙起來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紅綾子小襖兒鬆鬆的挽著一個鬢兒寶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忽又想起晴雯說的早知擔了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不覺獃獃的呆看也不接茶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也無心進

來了後來聽說鳳姐叫他進來伏侍寶玉竟比寶玉盼他進來的心還急不想進來以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著心裡實在敬慕又見寶玉瘋瘋傻傻不似先前的丰致又聽見王夫人為女孩子們和寶玉頑笑都攆了所以把那女兒的柔情和素日的痴心一槩擱起怎奈這位獃爺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來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又不敢大聲說話只得輕輕的說道二爺漱口啊寶玉笑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沒有便笑嘻嘻的問道你和晴雯姐姐好不是啊五兒聽了摸不着頭腦便道都是姐妹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又悄悄的問道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麼五兒

生前心目中何嘗有五兒而乃云相好耶

此語尤何等人太褻不合情理

實欲見以另代晴雯耶寶玉何至如是之呆負是盡人非若何者

情無別有想寶玉表露寄移寶玉之情耶

微微笑着點頭兒寶玉道你聽見他說什麼了沒有五兒搖着頭兒道沒有寶玉已經忘神把便五兒的手一拉五兒急的紅了臉心裡亂跳便悄悄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只管說別拉拉扯扯的寶玉纔撒了手說道他和我說來着早知擔了個虛名也就打正經主意了你怎麼沒聽見麼五兒聽了這話明明是撩撥自己的意思又不敢怎麼樣便說道那是他自己沒臉這也是我們女孩兒家說得的嗎寶玉着急道你怎麼也是這麼個道學先生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你怎麼倒拿這些話遭塌他此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寶玉是怎麼個意思便說道夜深了二爺也睡罷別緊着坐着看涼着了剛

纔奶奶和襲人姐姐怎麼囑咐來寶玉道我不涼說到這裡忽然想起五兒沒穿着大衣裳就怕他也像晴雯着了涼便問道你爲什麼不穿上衣裳就過來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裡有儘著穿衣裳的空兒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我也穿上了寶玉聽了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綿襖兒揭起來遞給五兒叫他披上五兒只不肯接說二爺蓋着罷我不涼我涼我有我的衣裳說着回到自己鋪邊拉了一件長襖披上又聽了聽麝月睡的正濃纔慢慢過來說二爺今晚不是要養神呢嗎寶玉笑道實告訴你罷什麼是養神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五兒聽了越發動了疑心便問道遇什麼仙寶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

此語正爲寶釵襲人痛下棒喝

五兒早即知名而遇遇不偶此時晚矣頗得小青盼

畢竟寶玉空心園子佳人命薄猶家措大也一嘆

着呢你挨着我來坐下我告訴你五兒紅了臉笑道你在那裡躺着我怎麽坐呢寶玉道這個何妨那一年冷天也是你晴雯姐姐和麝月姐姐頑我怕凍着他還把他攬在一個被窩兒裡呢這有什麽大凡一個人總別酸文假醋的纔好五兒聽了句句都是寶玉調戲之意那知這位獃爺却是實心實意的話五兒此時走開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倒没了主意因拿眼一溜抿着嘴兒笑道你别混説了看人家聽見什麽意思怨不得人家説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著二奶奶和襲人姐姐都是仙人兒是的只愛和別人混攪明兒再説這些話我回了二奶奶看你什麽臉見人正説着只聽外面咕咚一聲

把兩個人嚇了一跳裡間寶釵咳嗽了一聲寶玉聽見連忙撅嘴兒五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悄悄的躺下了原來寶釵襲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曾聽見他們説話此時院中一响猛然驚醒聽了聽也無動靜寶玉此時躺在床上心裡疑惑莫非林妹妹來了聽見我和五兒説話故意嚇我們的翻來覆去胡思亂想五更以後纔朦朧睡去却説五兒被寶玉鬼混了半夜又兼寶釵咳嗽自已懷著鬼胎生怕寶釵聽見了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次日一早起來見寶玉尚自昏昏睡著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便道你怎麽這麽早起來了你難道一夜没睡嗎五兒聽這話又

何其怯也

此等語極妙寶釵誤認爲黛玉而言謬之甚矣晴雯代黛玉是一是二正不必分別之

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赸笑也不答言一時寶釵襲人也都起來開了門見寶玉尙睡却也納悶怎麽在外頭兩夜睡的倒這麽安穩呢及寶玉醒來見衆人都起來了自巳連忙爬起揉着眼睛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慢慢的下了床又想昨夜五兒說的寶釵襲人都是天仙一般這話却也不錯便怔怔的瞅着寶釵寶釵見他發怔雖知他爲黛玉之事却也定不得夢不夢只是瞅的自巳倒不好意思的便道你昨夜可遇見仙了麽寶玉聽了只道昨晚的話寶釵聽見了笑着勉强說道這是那裡的話那五兒聽了這一句越發心虛起來又不好說的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只見寶釵又笑着問五

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裡和人說話來着麽寶玉聽了自巳坐不住搭赸着走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倒說了幾句我也沒聽真什麽擔了虛名又什麽沒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着二爺睡了後來我也睡了不知二爺還說來着沒有寶釵低頭一想這話明是爲黛玉了但儘着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些花妖柳怪來况兼他的舊病原在姐妹上情重祗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然後能免無事想到這裡不免面紅耳熱起來也就赸赸的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賈母兩日高興畧吃多了些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覺着胸口飽悶鴛鴦等要回賈政賈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饞些吃多

畧拗。但以癡幻處訓之未為宜玉之情設想左矣寳玉置諸之於此事者非

了點子我餓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吵嚷於是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寳玉回到自已房裡見寳釵自賈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回來寳玉想著早起之事未免赧顏抱慚寳釵看他這樣的也曉得是沒意思的光景因想着他是個痴情人要治他的這個病少不得仍以痴情治之想了想便問寳玉道你今夜還在外頭睡去罷嗎寳玉自覺沒趣便道裡頭外頭都是一樣的寳釵意欲再說反覺碍難出口襲人道罷呀這倒是什麽道理呢我不信睡的那麽安頓五兒聽見這話連忙接口道二爺在外頭睡別的倒沒有什麽只愛說夢話叫人摸不着頭腦兒又不敢駁他的回襲人便道我今日挪出床上睡睡看

寳玉只從與五兒說話被寳釵聽得故勸治之時稍帶愧色非矣為棄情移易本

說夢話不說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裡間就完了寳釵聽了也不作聲寳玉自已慚愧那裡還有強嘴的分兒便依着搬進來一則寳玉抱歉欲安寳釵之心二則寳釵恐寳玉思鬱成疾不如稍示柔情使得親近以為移花接木之計於是當晚襲人果然挪出去這寳玉固然是有意負荊那寳釵自然也無心拒客從過門至今日方纔是雨膩雲香氤氳調暢從此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是後話不提且說次日寳玉寳釵同起寳玉梳洗了先過賈母這邊來這裡賈母因疼寳玉又想寳釵孝順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來便叫鴛鴦開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的一個漢玉玦雖不及寳玉他那塊玉石掛在身上却也希罕鴛

性之

与之以玦
永诀之意
恰借老太
爷就像见
我一语点
映出来

舊我出來遞與賈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的老太
太這些年還記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什麼匣子裡裝着我
按着老太太的話一拿就拿出來了老太太這會子叫拿出來
做什麼賈母道你那裡知道這塊玉還是祖爺爺給我們老太
爺老太爺疼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去親手遞給我的還說
這玉是漢朝所佩的東西狠貴重你拿着就像見了我的一樣
我那時還小拿了來也不當什麼便撩在箱子裡到了這裡我
見偺們家的東西也多這算得什麼從沒帶過一撩便撩了六
十多年今兒見寶玉這樣孝順他又丟了一塊玉故此想著拿
出來給他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寶玉請了安賈母便

喜歡道你過來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寶玉走到床前賈母便
把那塊漢玉遞給寶玉寶玉接來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圓形似
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寶玉口口稱讚賈母道你愛麽這是
我祖爺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罷寶玉笑着請了個安謝了又拿
了要送給他母親瞧賈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疼
兒子不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沒見過寶玉笑着去了寶釵等又
說了幾何話也辭了出來自此賈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是
膨悶覺得頭暈目眩咳嗽邢王二夫人鳳姐等請安見賈母精
神尚好不過叫人告訴賈政立刻來請了安賈政出來即請大
夫看脉不多一時大夫來胗了脉說是有年紀的人停了些飲

從未見書中說過劉大夫何也

食感冒些風寒暑消導發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賈政看了知是尋常藥品命人煎好進服已後賈政早晚進來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賈政又命賈璉打聽好大夫快去請來瞧老太太的病偺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我瞧着不怎麽好所以叫你去賈璉想了一想說道記得那年寶兄弟病的時候倒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賈政道醫道郄是極難的越是不興時的大夫倒有本領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賈璉即忙答應去了回來說道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過十來天進城一次這時等不得又請了一位也就來了賈政聽了只得等著不題且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

妙玉從未出來此來殊覺無謂以為欲引起後文耳

此處將妙玉裝束細寫一番蓋劫數將臨凡塵漸遠故衣飾亦覺入時也

日衆人都在那裡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裡的櫳翠菴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了特來請安衆人道他不常過來今兒特來你們快請進來鳳姐走到床前回了賈母岫烟是妙玉的舊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帶妙常冠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紬袄兒外罩一件水田青緞鑲邊長背心拴着秋香色的絲縧腰下繫一條淡墨畫的白綾裙手執麈尾念珠跟着一個侍兒飄飄拽拽的走來岫烟見了問好說是在園內住的時候兒可以常来瞧瞧你近來因爲園內人少一個人輕易難出來况且偺們這裡的腰門常關着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兒幸會妙玉道頭裡你們是熱鬧場中你們雖在外

以是為非病家往往如此

一張園子圖究於何時告成起原書必有之伏案

園裡住我也不便常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裡的事情也不大好又聽說是老太太病着又惦記着你還要瞧瞧寶姑娘我那管你們鬬不鬬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啊岫烟笑道你還是這種脾氣一面說着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都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說了幾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個女菩薩你瞧瞧我的病可好的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冒吃幾貼藥想來也就好了有年紀的人只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爲這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麼着只是胸膈飽悶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夫脉

理平常麼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明兒還請他來說着叫鴛鴦吩咐廚房裡辦一桌淨素菜來請妙師父這裡便飯妙玉道我吃過午飯了我是不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咱們多坐一會說些閒話兒罷妙玉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日來瞧瞧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回頭見惜春站着便問道四姑娘爲什麼這樣瘦不要只管愛畫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畫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裡的顯亮所以沒興頭畫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惜春道就是你纔來的那個門東邊的屋子你要來狠近妙玉道我高興的時候來瞧你惜春等說着送了出去回身過來聽見丫頭們回說大夫在賈母

何以王夫人身邊只有彩雲一人何其冷落如此

何以不到邢夫人處說去

那邊呢衆人暫且散去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延醫調治不效已後又添腹瀉賈政著急知病難醫即命人到衙門告假日夜同王夫人親侍湯藥一日見賈母略進些飲食心裡稍寬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問是誰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麽婆子道我來了半日這裡找不著一個姐姐們我又不敢冒撞我心裡又急彩雲道你急什麽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麽婆子道姑娘不好了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們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太病着呢别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已聽見了恐老太太聽見不受用忙叫彩雲帶他外

玉釧兒等人何往並未

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靜偏偏聽見便道迎丫頭要死了麽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裡問大夫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大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裡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個孫女兒一個享盡了福死了三丫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丫頭雖苦或者熬出來不打諒他年輕輕兒的就要死了留着我這麽大年紀的人活着做什麽王夫人鴛鴦等解勸了好半天那時寶釵李氏等不在房中鳳姐近來有病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着自已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已後我在老太太那

見放出配人也

此筆法畢不筆墨未何故必要說湘雲之人守家節卻湘雲亦書中有名之人只夫之姓名不見於書太覺草草故不必全此一節從又見配作鐵寶玉豈不大料此處賈母病中萬無不來之談之理

裡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丫頭們依命不言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人那裡外頭的人已傳進來說二姑奶奶死了邢夫人聽了也便哭了一塲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看知賈母病重衆人都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褵年餘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又値賈母病篤衆人不便離開竟容孫家草草完結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孫女兒一時想起湘雲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人悄悄的找鴛鴦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裡不便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珀告訴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聽那裡知道史姑娘哭的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說這病只怕

不能好若是變了癆病還可捱個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心裡著急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我別在老太太跟前提起來倘或老太太問起來務必托你們變個法兒回老太太纔好琥珀聽了咳了一聲也就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你去罷琥珀也不便回心裡打算告訴鴛鴦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賈母床前見賈母神色大變地下站著一屋子的人嘁嘁喳喳的說瞧着是不好也不敢言語了這裡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旁向耳邊說了幾句話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便傳齊了現在家裡的一干人說老太太的事待好出來了你們快快分頭派人辦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瞧瞧好掛裡子快到各處將

筆下只見要要小家氣讀書者似未知大家風範也

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衣那棚杠執事都講定了厨房裡還該多派幾個人賴大等回道二爺這些事不用爺費心我們早打算好了只是這項銀子在那裡領呢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外頭去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答應派人分頭辦去賈璉復回到自己房中便問平兒你奶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往裡一努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還脫得過麼快叫人將屋裡收拾收拾就該扎挣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還能回來麼

鳳姐道偺們這裡還有什麼收拾的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還怕什麼你先去罷看老爺叫你我換件衣裳就來賈璉先回到賈母房裡向賈政悄悄的回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賈政點頭外面又報太醫來了賈璉接入胗了一回大夫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老太太的脉氣不好防着些賈璉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鴛鴦過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鴛鴦自去料理賈母睁眼要茶喝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賈母剛用嘴接著喝便道不要這個倒一鍾茶來我喝眾人不敢違拗即忙送上來一口喝了還要又喝一口便說我要坐起來賈政等道老太太要什麼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

來纔好賈母道我喝了口水心裏好些兒略靠着和你們說說
話見珍珠等用手輕輕的扶起看見賈母這會子精神好了些
未知生死下回分解

凡人愛博則情不專獨寶玉不然彼固
以女色爲命到處留情然只如鏡中之
花水中之月雲中之鴻爪夢中之鹿肉
原在何有何無之數其饑渴飲食性命
以之者惟一林黛玉耳故有從未一面而
聞聲相合者見其愛之博有久經作合
而覿面若忘者見其情之專今獨着々

于五兒何哉昔孔子卒群弟子欲奉有
若爲師蔡伯喈殁孔北海以虎賁替
卒爲友豈謂有若之即孔子虎賁之即
中郎哉蓋祇念似若子此實聊似子愛
寶玉之中作如是觀耳若晴雯者黛
玉之影身而五兒又晴雯之影身者同
黛玉旣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晴雯者對可
矣晴雯旣又不得而見之矣得見五兒者對
可矣其去益降其心益苦如孔子思有恆

紅樓夢第一百九回終

正是愚吾人愚君子愚聖人也不然三千七
十子豈皆無恒者耶不然新婚之薛舊好之
花神仙姿貌猶不在意而獨戀戀於五兒乎
作者曲曲寫出善不一一指出世人不察必
如紫鵑所言貪多嚼不爛說成薄倖兒郎
而寶玉之真面目不出即此書之真滋味
不生其章負良工之心苦多矣〇但卷中
着筆拙鈍處甚多尚須細加琢磨方合
寶玉性情然設若如此回所叙真令人閱
之生厭胸中作數日惡也

作此四十回書者其見解總未能免
俗故揣摩寶玉黛玉妙玉諸人不
免沾染情慾寶玉豈以知心為惡情
以淫事為正經者耶晴雯臨終之
言因屈被誣謗作此憤語耳此以
不曾做得警幻所訓之事為遺憾
也寶玉何肯將此語牢記在心欲使
五兒代寶女言以釋此憾耶寶玉
僅見五兒之貌未知五兒之心書中
說五兒全不解意誤認寶玉以淫情

與黛玉臨終說身子乾淨一樣意思正是自幸此後悔也

句挑亮是徒有其貌不足〻〻道此
中人語云寶玉因此處而不飲則〻
作書本旨相合若説寶玉悔不肖〻
黛玉晴雯做過幾紛所訓〻事因欲
移此情於五兒身上則隔膜到萬分
矣玉以五兒爲与晴雯相好爲是小
節〻誤可以粗心解〻獨誤以淫情
爲獸性則大事糊塗由於識見〻都
俗宜除文叙好玉茂赫掌顯亦流
流帶水無一毫超塵拔俗之致也

讀之痛心

紅樓夢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話說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裡拿眼滿地下瞅着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窩裡伸出手來拉着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寶玉嘴裡答應心裡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着聽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兒在那裡呢李紈也推賈蘭上去賈母放了寶玉拉着賈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

若有憾焉

了人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鳳丫頭呢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邊赶忙走到跟前說在這裡呢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修福罷我也沒有修什麼不過心實吃虧那些吃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鳳姐道沒有呢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纔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樂了最可惡的是史丫頭沒良心怎麼總不來瞧我鴛鴦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語賈母又瞧了一瞧寶釵嘆了口氣只見臉上發紅賈政知是迴光返照即忙進上參湯賈母的牙關已經緊了合了一回眼又睁着滿屋裡瞧了一瞧王夫人寶釵上去輕輕扶着邢夫人鳳姐等便忙穿衣

自做八十歲以來似已不止三年得事緒無多未將付月劃清在去珠不明白也

地下婆子們已將床安設停當鋪了被褥聽見賈母喉間略一响動臉變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歲衆婆子疾忙停床於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着邢夫人等在內一邊跪着一齊舉起哀來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聽裡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宅門扇扇大開一色淨白紙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竪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賈政報了丁憂禮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及世代功勳又係元妃祖母賞銀一千兩諭禮部主祭家人們各處報喪衆親友雖知賈家勢敗今見聖恩隆重都來探喪擇了吉時成殮停靈正寢賈赦不在家賈政爲長寶玉賈環賈蘭是親孫年紀又小都應守靈賈璉雖

也是親孫帶着賈蓉向可分派家人辦事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內裡邢王二夫人李紈鳳姐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他自賈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的事不甚諳練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惜春年小雖在這裡長的他于家事全不知道所以內裡竟無一人支持只有鳳姐可以照管裡頭的事況又賈璉在外作主裡外他二人倒也相宜鳳姐先前仗着自已的才幹原打諒老太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用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曾辦過秦氏的事必是妥當於是仍叫鳳姐總理裡頭的事鳳姐本不應辭自然應了心想這裡的事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更是我手下的人太太和珍

向日卻男都辦

昔年鳳姐抱病李紈时尤氏寶釵皆曾代鳳姐理事者此时王夫人必应派三人協助鳳姐不得委之鳳姐一人

男女僕人從多數去處此三四十人未免太少前賈政查冊時尚有二百三十餘人也應將前文賈璉之言照應對看

如道數若干人分給尤氏邢夫人若干人留用若干人（二錢出）人另用

鴛鴦真是思忠思孝試問賈赦風光何如

大嫂子的人本來難使喚如今他們都去了銀項雖沒有對牌這種銀子都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我們那個辦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褒貶必比寧府裡還得辦些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三後日一早分派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上來鳳姐一一的瞧了統共男僕只有二十一人女僕只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丫頭連各房算上也不過三十多人難以派差心裡想道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裡的人多又將莊上的弄出幾個也不敷差遣正在思算只見一個小丫頭過來說鴛鴦姐姐請奶奶鳳姐只得過去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一把拉著鳳姐兒說道二奶奶請坐我給二奶

奶磕個頭雖說服中不行禮這個頭是要磕的鴛鴦說着跪下慌的鳳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禮有話好好的說鴛鴦跪著鳳姐便拉起來鴛鴦說道老太太的事一應內外都是二爺和二奶奶辦這種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糟塌過什麼銀錢如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體體面面的辦一辦纔好我方纔聽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我也不懂又說什麼喪與其易寧戚我更不明白我問寶二奶奶說是老爺的思意老太太的喪事只要悲切纔是真孝不必靡費圖好看的念頭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怎麼不該體面些我雖是奴才丫頭敢說什麼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這一

益于老太太孔
主意已定

場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我想二奶奶是能辦大事的故此我請二奶奶來作個主意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若是瞧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將來怎麼見老太太呢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面是不難的雖是老爺口說要省那勢派也錯不得便拿這項銀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該當的鴛鴦道老太太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奶倘或用着不彀只管拿這個去折變補上就是老爺說什麼也不好違了老太太的遺言況且老太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裡聽見的麼鳳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這樣的着急起來了鴛鴦

道不是我着急為的是大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若是二奶奶心裡也是老爺的想頭說抄過家的人家喪事還是這麼好將來又要抄起來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樣呢我呢是個丫頭好歹礙不着到底是這裡的聲名鳳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鴛鴦千恩萬謝的托了鳳姐那鳳姐出來想道鴛鴦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太身上本該體面些嗳且別管他只按着偺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於是叫旺兒家的來把話傳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道怎麼找我你在裡頭照應着些就是了橫豎作主是老爺太太們他說怎麼著我們就怎麼著鳳姐道你也說起

一語撇去。却是正理。

要緊之言。蓋其中理。但宜酌量。表率用數。定以限制。將銀子發出辦事耳。

不應吝嗇。不發以致要緊鳳姐內外掣肘也。

邢夫人此時依傍王夫人。不應出頭作福作威。

這個話來了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麼賈璉道什麼鴛鴦的話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賈璉道他們的話算什麼剛纔二老爺叫我去說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真辦理但是知道的呢說是老太太自已結果自已不知道的只說偺們都隱匿起來了如今很寬裕老太太的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要麼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邊的雖有坟地却沒有陰宅老太太的靈是要歸到南邊去的留這銀子在祖坟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置買几頃祭田偺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便叫那些貧窮族中住着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香時常祭掃祭掃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麼據你的話

難道都花了罷鳳姐道銀子發出來了沒有賈璉道誰見過銀子我聽見咱們太太聽見了二老爺的話極力的攛掇二太太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麼着現在外頭棚杠上要支幾百銀子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我要去他們都說有先叫外頭辦了回來再算你想這些奴才有錢的早溜了按著冊子叫去有說告病的有說下莊子去了的剩下幾個走不動的只有賺錢的能耐還有賠錢的本事麼鳳姐聽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辦什麼正說著見來了一個丫頭說大太太的話問二奶奶今兒第三天了裡頭還很亂供了飯還叫親戚們等着嗎叫了半天上了菜短了飯這是什麼辦事的道理鳳姐急忙進去吆

鴛鴦何至不明白若此

鴛鴦豈有不知之理

咐人來伺候將就着把早飯打發了偏偏那日人來的多裡頭的人都死眉瞪眼的鳳姐只得在那裡照料了一會子又惦記着派人赶着出來叫了旺兒家的傳齊了家下女人們一一分派了衆人都答應着不動鳳姐道什麼時候還不供飯衆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裡頭的東西發出來我們纔好照管去鳳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得有的衆人只得勉强應着鳳姐卽往上房取發應用之物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見人多難說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只得找了鴛鴦說要老太太存的那一分傢伙鴛鴦道你還問我呢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來了麼鳳姐道不用銀的金的只要那一分平常使的鴛鴦

道大太太珍大奶奶屋裡使的是那裡來的鳳姐一想不差轉身就走只得到王夫人那邊找了玉釧彩雲纔拿了一分出來急忙叫彩明登賬發與衆人收管鴛鴦見鳳姐這樣慌張又不好叫他回來心想他頭裡作事何等爽利週到如今怎麼掣肘的這個樣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都沒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嗎那裡知邢夫人一聽賈政的話正合着將來家計艱難的心巴不得留一點子作個收局况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作主賈赦雖不在家賈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請大太太的主意邢夫人素知鳳姐手脚大賈璉的鬧鬼所以死拿住不放鬆鴛鴦只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出去了故見鳳

鳳姐現是病體家中光景又大非昔比王夫人不應如此不相諒也

此後寔是難言

姐掣肘如此却疑爲不肯用心便在賈母靈前嘮嘮叨叨哭個不了邢夫人等聽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已不令鳳姐便宜行事反說鳳丫頭果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鳳姐過來說偺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體面是要的這兩三天人來人往我瞧着那些人都照應不到想必你沒有吩咐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纔好鳳姐聽了呆了一會要將銀兩不湊手的話說出来但只銀錢是外頭管的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鳳姐也不敢辨只好不言語邢夫人在旁說道論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但是我們動不得身所以托你你是打不得撒手的鳳姐紫漲了臉正要回說只聽外頭

鼓樂一奏是燒黄昏紙的時候了大家舉起哀來又不得說鳳姐原想回来再說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說道這裡有我們呢你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鳳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吩咐了一會說大娘嬸子們可憐我罷我上頭捱了好些說爲的是你們不齊截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那些人回道奶奶辦事不是今兒個一遭兒了我們敢違拗嗎只是這回的事上頭過於累贅只說打發這頓飯罷有在這裡吃的有要在家裡吃的請了這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來諸如此類那裡能齊全還求奶奶勸勸那些姑娘們少挑飭就好了鳳姐道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了

英雄失勢
末路可憐

頭們是難纏的太太們的也難說話叫我說誰去呢衆人道從前奶奶在東府裡還是署事要打要罵怎麼那樣鋒利誰敢不依如今這些姑娘們都壓不住了鳳姐嘆道東府裡的事雖說托辦的太太雖在那裡不好意思說什麼如今是自己的事情又是公中的人人說得話再者外頭的銀錢也叫不靈即如棚裡要一件東西傳出去了總不見拿進來這叫我什麼法兒呢衆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應付麼鳳姐道還提這個他也是那裡爲難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裡要一件得回一件那裡湊手衆人道老太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裡嗎鳳姐道你們回來問管事的就知道了衆人道怨不得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

怨說這麼件大事偺們一點摸不着淨當苦差叫人怎麼能齊心呢鳳姐道如今不用說了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罷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麼說的我可和你們不依衆人道奶奶要怎麼樣我們敢抱怨嗎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我們實在難週到鳳姐聽了也沒法只得央及道好大娘們明兒且幫我一天等我把姑娘們鬧明白了再說罷了衆人聽命而去鳳姐一肚子的委屈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整理整理又恐邢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怎奈邢夫人挑唆這些丫頭們見邢夫人等不助着鳳姐的威風更加作踐起他來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說是二奶奶巴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太

們吩咐了外頭不許靡費所以我們二奶奶不能應付到了說過幾次纔得安靜些雖說僧經道懺弔祭供飯絡繹不絕終是銀錢吝嗇誰肯踴躍不過草草了事連日王妃誥命也來的不少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個走了這個發一回急央及一回支吾過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鴛鴦等看去不像樣連鳳姐自己心裡也過不去了邢夫人雖說是冢婦仗着悲戚爲孝四個字倒也都不理會王夫人只得跟着邢夫人行事餘者更不必說了獨有李紈瞧出鳳姐的苦處却不敢替他說話只自嘆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太們不虧了鳳丫頭那些人還幫着嗎若是三姑娘在家還

好如今只有他几個自己的人瞎張羅背前面後的也抱怨說是一個錢摸不着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庶務上頭不大明白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几個錢就辦的開了嗎可憐鳳丫頭鬧了几年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臉了於是抽空兒叫了他的人來吩咐道你們別看着人家的樣兒也遭塌起璉二奶奶來別打諒什麼穿孝守靈就算了大事了不過混過几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就插個手兒也未爲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都該出力的那些素服李紈的人都答應着說大奶奶說的狠是我們也不敢那麼着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好像怪璉二奶奶的是的李紈

說得寶玉太不堪殊失此書本意与上半部寂人識評寶玉要不同盖尋常

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過他我說璉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裡叫他巧媳婦還作的上沒米的粥來嗎如今鴛鴦也知道了所以也不怪他了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沒有作過什麼威福如今老太太死了沒有了仗腰子的了我看他倒有些氣質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家纔躲過去了不然他有什麼法兒說着只見賈蘭走來說媽媽睡罷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歇歇罷我這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兒今兒爺爺叫我家裡睡我喜歡的狠要理個一兩本書纔好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李紈道好

孩子看書呢自然是好的今兒且歇歇罷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賈蘭道媽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裡頭想想也罷了衆人聽了都誇道好哥兒怎麼這點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麼孩子氣這幾日跟著老爺跪着瞧他狠不受用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咕咕的說些什麼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去找琴姑娘琴姑娘也躲着他那姑娘也不狠和他說話倒是咱們本家兒的什麼喜姑娘四姑娘咧哥哥長哥哥短的和他親密我們看那寶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只怕他心裡也沒有別的事白過費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那裡

时候宝玉自平生行往獨来之性现在大神所向宝玉必不肯不盡神也

及蘭哥兒一零兒呢大奶奶將來是不愁的了李紈道就好也還小呢只怕到他大了咱們家還不知怎麼樣了呢環哥兒你們瞧著怎麼樣衆人道那一個更不像樣兒了兩隻眼睛倒像個活猴兒是的東溜溜西看看雖在那裡嚎喪見了奶奶姑娘們來了他在孝幔子裡頭淨偷着眼兒瞧人呢李紈道他的年紀其實也不小了前日聽見說還要給他說親呢如今又得等着了嗳還有一件事咱們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且不必說閒話兒後日送殯各房的車是怎麼樣了衆人道璉二奶奶這几天鬧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了也沒見傳出去昨兒聽見外頭男人們說二爺派了薔二爺料理說是咱們家的車也不彀趕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李紈笑道車也都是借得的麼衆人道奶奶說笑話兒了車怎麼借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只怕難借想來還得僱呢李紈道底下人的只得僱上頭白車也有僱的麼衆人道現在大太太東府裡的大奶奶小蓉奶奶都沒有車了不僱那裡來的呢李紈聽了嘆息道先前見有咱們家裡的太太奶奶們坐了僱的車來咱們都笑話如今輪到自已頭上了你明兒去告訴你們的男人我們的車馬早早的預備好了省了擠衆人答應了出去不題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着賈母死後只來了一次屈指算是後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暫且不

妨只得坐夜前一日過來想起賈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已命苦剛配了一個才貌雙全的女壻情性又好偏偏的得了冤孽症候不過捱日子罷了於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寶玉瞅着也不勝悲傷又不好上前去勸見他淡粧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猶勝几分回頭又看寶琴等也都是淡素裝飾丰韻嫣然獨看到寶釵渾身掛孝那一種雅致比尋常穿顏色時更自不同心裡想道古人說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為魁看來不止為梅花開的早竟是那潔白清香四字真不可及了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更不知怎樣的丰韻呢想到這裡不覺的心酸起來那淚珠兒便

一直的滾下來了趁着賈母的事不妨放聲大哭衆人正勸湘雲外間忽又添出一個哭的人來大家只道是想着賈母疼他的好處所以悲傷豈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眼淚這場大哭招得滿屋的人無不下淚還是薛姨媽李嬸娘等勸住次日乃坐夜之期更加熱鬧鳳姐這日竟支撑不住也無方法只得用盡心力甚至咽喉嚷啞敷衍過了半日到了下半天親友更多了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顧後正在着急只見一個小了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裡呢怪不得大太太說裡頭人多照應不過來二奶奶是躲着受用去了鳳姐聽了這話一口氣撞上來往下一咽眼淚直流只覺得眼前一黑嗓子裡一甜便噴

出鮮紅的血來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只見鳳姐的血一口一口的吐個不住不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才貝合而為財二者相資敢問才難乎貝難乎才難之說傳乎孔子貝難則未之聞也然古來才盡者惟一江郎而貝盡者不可勝數焉豪如蘇季而金盡裘敝即不能說是王賢如端木而束錦連騎乃有以存魯國護之三窟以焚券結人心之陳平之亦未以黃金間敵國也甚至散財發粟帝王亦藉此以龍興錄承燒丹神仙猶因茲以羽化貝之為靈昭昭矣若乃一錢不人任戚家傑南面百城徒虛語耳此回與第十三回同看猶之王鳳姐耳何前後如兩人耶顧賈政惜費邢夫人擊財然使囊橐尚存不過稍出贏餘暗中賠補則人心鵲躍歸令自行好勝之人豈肯自丟其臉乎受侮不少命亦隨之吐血此病也僕是以較量于才貝之間而不勝三歎云

紅樓夢第一百十回終

鳳姐昔年抱病王夫人必派協理當家之人
豈有於此大事而專責成一病人之理
甚至鳳姐躺倒尚不委人接辦邢夫人
即亦不慈王夫人詎無人心耶況寶釵
作閨女時尚免查察之說其才亦早為
王夫人所知此時成婚已久正當令其
協同李紈理事以代鳳姐之勞計不出
此豈小可事若出自原書作手必不如
是疏忽揣由續書者不知照應前半部
率筆為之致閱者索然意盡耳

紅樓夢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卅四册

真病難道看不出耶

到此時尚不派李紈尤氏幫辦更說不圓寶釵置身事外文無情理

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話說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一口血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急來扶住忙叫了人來攙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已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盃開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呷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畧瞧了一瞧便走開了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傍站着平兒便說快去回明二位太太于是豐兒將鳳姐吐血不能照應的話回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都在內裡也不好說別的心裡却不全信只說叫他

歇著去罷衆人也並無言語自然這晚親友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閑歇力的亂亂吵吵已鬧的七顛八倒不成事體了到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疼了一場要跟了去的話衆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及至辭靈的時候上上下下也有百十餘人只不見鴛鴦衆人因爲忙亂却也不曾撿點到琥珀等一干人哭奠之時纔要找鴛鴦又恐是他哭乏了暫在別處歇着也不言語辭靈已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

只派芸兒一人不合情理況芸兒久已踈遠不得進府何時又得任用亡須補敘數筆不應此處突如其來處派重任論正理應留賈芸賈薔二人薔家方為鄭重况榮府應有親支可派耶
秦氏自縊此處方明

賈璉回說上人裡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裡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但不知裡頭派誰看家賈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丫頭陪着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照看上屋裡纔好賈璉聽了心想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所以攛掇着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我們那一個又病着也難照應想了一回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賈璉便進去了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塲想到自已跟着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没有著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大太太的

這樣行為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巳後便亂世為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掇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裡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淨但是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到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鴛鴦也不驚怕心裡想道這一個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裡了便問道你是誰偺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丫頭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一時就不見了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是了這

回顧秋便

是東府裡的小蓉大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裡來必是來叫我來了他怎麼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鴛鴦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粧匣取出那年鉸的一綹頭髮揣在懷裡就在身上解下一条汗巾按着秦氏方纔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聽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端了一個脚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脚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赶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

點情

此段說却是此書本旨但不宜出諸可卿之口

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坐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為第一情人引這些癡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所以我該懸梁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癡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来引你前去的鴛鴦的魂道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個

說明

可卿了悟處乃云未發四字一合

紅樓夢全部主意

情正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若待發洩出來這情就不為真情了鴛鴦的魂聽了點頭會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這裡琥珀辭了靈聽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便在賈母的那間屋裡找了一遍不見又找到套間裡頭剛到門口見門兒掩着從門縫裡望裡看時只見燈光半明半滅的影影綽綽心裡害怕又不聽見屋裡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裡去了劈頭見了珍珠說你見鴛鴦姐姐來着沒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套間裡睡着了罷琥珀道我瞧了屋裡沒有那燈也沒人夾燭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偺們一塊兒進去

瞧看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夾燭花珍珠說誰把脚凳撂在這裡幾乎絆我一跤說着往上一瞧唬的嗳喲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隻脚挪不動外頭的人也都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嚷着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聽了都哭著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聽見此信便唬的雙眼直竪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要哭就哭別憋着氣寶玉死命的纔哭出來了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筭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

鴛鴦生平無甚足取

只此一死實非他人所能及得了死所四字實以訴書

孫誰能赶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了
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不好了又要瘋了寶
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更喜歡寶釵的話到底
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裡知道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
着實的嗟嘆着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即命賈璉
出去吩咐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殯送出也
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應出去這裡命人將
鴛鴦放下停放裡間屋內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鶯兒等
一干人都哭的哀哀欲絶內中紫鵑也想起自已終身一無着
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

寶之致母針線極細

空懸在寶玉屋內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麼
於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即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叫他看着
入殮遂與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
銀子還說等閑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他嫂子磕了
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
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傍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
這會子你把一個活姑娘賣了一百銀子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
見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
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
孝帶了人擡進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幫着盛殮假意哭

鴛鴦亦策夫計

邢夫人舊恨未忘適見其愚

從一病人一小姑娘我家如何禁得住以又理理我家之人皆而女子能擔並所論理應當尤氏在賈母上房住惜同上夜公矣

嚎了幾聲賈政因他爲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丫頭論你們小一輩的都該行個禮兒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來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就是了別折受的他不得超生賈璉就不便過來了寶釵聽着這話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偺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爲他肯替偺們盡孝偺們也該托托他好好的替偺們伏侍老太太西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着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了幾拜狠狠的哭了他一塲衆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

子都是傻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賈政反倒合了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齊人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棚將門窗上好打掃淨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交二更三門掩上男人就進不去了裏頭只有女人們查夜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裏動得只有平兒同着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

宇方合

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却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攆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頭便噯聲嘆氣的回到賭場中悶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麽不下来撈本兒了嗎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没有錢麽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大太爺那裡去了幾日府裡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来又來和我們裝窮兒了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們的金銀不知有幾百萬只藏着不用明兒留着不是火燒了就是賊偷了他們纔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謊他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

知道呢抄的是撂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後還留了好些金銀他們一個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裡擱着等送了殯回來纔分呢内中有一個人聽在心裡擲了幾骰便說我輸了幾個錢也不番本兒了睡去了說着便走出來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說句話何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麽個伶俐人這麽窮我替你不服這口氣何三道我命裡窮可有什麽法兒呢那人道你纔說榮府的銀子這麽多爲什麽不去拿些使喚使喚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雖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錢他們給偺們嗎那人笑道他不給偺們偺們就不會拿嗎何三聽了這話裡有話忙問道依你說怎麽樣拿呢那人道我說你没有本事若

反因留着不用送陪合家議論有此傳說

前中點出周瑞家的淫濫如鳳姐被托也但周瑞家的是王夫人陪房年紀必在五十上下不應如為何三兩戀也

是我早拿了來了何三道你有什麼本事那人便輕輕的說道你若要發財你就引個頭兒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別說他們送殯去了家裡只剩下幾個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沒這麼大膽子罷咧何三道什麼敢不敢你打諒我怕那個乾老子嗎我是瞧着乾媽的情兒上頭纔認他做乾老子罷咧他又算了人了你剛纔的話就只怕弄不來倒招了饑荒他們那個衙門不熟別說拿不來倘或拿了來也要鬧出來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我的朋友還有海邊上的呢現今都在這裡看個風頭等個門路若到了手你我在這裡也無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麼你若捨不下你乾媽偕

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大家夥兒樂一樂好不好何三道老大你別是醉了罷這些話混說的是什麼說着拉了那人走到個僻靜地方兩個人商量了一回各人分頭而去暫且不題

且說包勇自被賈政吆喝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也忙了不曾派他差使他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悶來睡一覺醒時便在園裡耍刀弄棍倒也無拘無束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雖知道因沒有派他差使他任意閒遊只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婆來到園內腰門那裡扣門包勇走來說道女師父那裡去道婆道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恐他寂寞我們師父來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

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同去罷要來呢等主子們回來了再來婆子道你是那裡來的個黑炭頭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了包勇道我嫌你們這些人我不叫你們來你們有什麽法兒婆子生了氣嚷道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連老太太在日還不能攔我們的來往走動呢你是那裡的這麽個橫強盜這樣沒法没天的我偏要打這裡走說着便把手在門環上狠狠的打了幾下妙玉已氣的不言語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裡頭看二門的婆子聽見有人拌嘴連忙開門一看見是妙玉已經回身走去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們四姑娘都和他親近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進他來那時

如何躭得住趕忙走來說不知師父來我們開門遲了我們四姑娘在家裡還正想師父呢快請回來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他不知偺們的事回來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攆出去就完了妙玉雖是聽見總不理他那禁得看腰門的婆子趕上再四央求後來纔說出怕自己擔不是幾乎急的跪下妙玉無奈只得隨着那婆子過來包勇見這般光景自然不好再攔氣得瞪眼嘆氣而回這裡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裡道了惱敘些閒話惜春說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幾夜但是二奶奶病着一個人又悶又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裡我就放心如今裡頭一個男人也沒有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偺們下棋說話兒可

妙玉為惜春若留而住故後文包勇云惜春愈覺難堪之若不留住妙玉則強賊不挾兒妙玉何玉有強拜之舉此妙玉之數而文字布置之法也

即盜匪窃窺之時

使得麼妙玉本來不肯見惜春可怜又提起下棋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道婆去了不多一時又來了一個侍者送下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時天有初更時候彩屏放下棋枰兩人對奕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個子兒惜春方贏了半子不覺已到四更正是天空地闊萬籟無聲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我自有人伏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已養神不便扭他剛要歇去猛聽得東邊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惜春那

裡的老婆子們也接著聲嚷道了不得了有了人了唬得惜春彩屏等心膽俱裂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便聲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裡有了賊了說着赶忙的關上屋門便掩了燈光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只見幾個男人站在院內唬得不敢作聲回身擺著手輕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幾個大漢站着說猶未了又聽得房上响聲不絕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拿賊一個人說道上屋裡的東西都丟了并不見人東邊有人去了咱們到西邊去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已的人便在外間屋裡說道這裡有好些人上了房了上夜的都道你瞧這可不是嗎大家一齊嚷起來只聽房上飛下好些瓦來衆

夜間置散至此乃得世用于左人才以各事而理沒去豈少也耶

人都不敢上前正在沒法只聽園裡腰門一聲大响打進門來見一個梢長大漢手執木棍衆人唬得藏躲不及聽得那人喊說道不要跑了他們一個你們都跟我來這些家人聽了這話越發唬得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亂喊家人中有一個眼尖些的看出来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荐来的包勇這些家人不覺胆壯起來便顫巍巍的說道有一個走了有的在房上呢包勇便向地下一撲聳身上房追赶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賈家無人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見有個絕色尼姑便頓起淫心又欺上屋俱是女人且又畏懼正要踹進門去因聽外面有人進来追赶所以賊衆上房見人不多

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房赶來那些賊見是一人越發不理論了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房來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園墻過去包勇也在房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裡接贓已經接過好些見賊夥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衆反倒迎上來包勇一見生氣道這些毛賊敢來和我鬪鬪那夥賊便說我們有一個夥計被他們打倒了不知死活偺們索性搶了他出来這裡包勇聞聲即打那夥賊便輪起器械四五個人圍住包勇亂打起來外頭上夜的人也都仗著膽子只顧赶了來衆賊見鬪他不過只得跑了包勇還要赶時被一個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

糢糊極輕
詞氣逼肖

想東西未丟衆賊遠逃也不追趕便叫衆人將燈照着地下只有幾個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不熟走到鳳姐那邊見裡面燈燭輝煌便問這裡有賊沒有裡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道這裡也沒開門只聽上屋叫喊說有賊呢你到那裡去罷包勇止摸不着路頭遂見上夜的人過來纔跟着一齊尋到上屋見是門開戶啟那些上夜的在那裡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都進來了見是失盗大家着急進內查點老太太的房門大開將燈一照鎖頭擰折進內一瞧箱櫃已開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都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都不知道麼那些上夜的人啼哭着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

我們都沒有住脚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纔下班兒只聽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個人趕着照看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求爺們問管四更五更的林之孝道你們個個要死回來再說偺們先到各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領著走到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幾個接音說唬死我們了林之孝問道這裡沒有丟東西呀裡頭的人方開了門道這裡沒丟東西林之孝帶着人走到惜春院內只聽得裡面說道了不得唬死了姑娘了醒醒兒罷林之孝便叫人開門問是怎麼了裡頭婆子開門說賊在這裡打仗把姑娘都唬壞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纔將姑娘救醒東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

毫無本事妄膛嘆儀以身捕賊而出也已

男人說幸虧包大爺上了房把賊打跑了去了還聽見打倒了一個人呢包勇道在園門那裡呢你們快瞧去罷賈芸等走到那邊果然看見一個人躺在地下死了細細的一瞧好像是周瑞的乾兒子衆人見了詫異派了一個人看守着又派了兩個人照看前後門走到門前看時那門俱仍舊關鎖着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賊踪是從後夾道子上了房的到了西院房上見那瓦片破碎不堪一直過了後園去了衆上夜的人齊聲說道這不是賊是強盜營官著急道並非明火執杖怎麽便算是強盜呢上夜的道我們趕賊他在房上撇瓦我們不能到他跟前幸虧我們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

到園裡還有好幾個賊竟和姓包的打起仗來打不過姓包的纔都跑了營官道可又來若是強盜難道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麽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遞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了上屋裡已見鳳姐扶病過來惜春也來了賈芸請了鳳姐的安問了惜春的好大家查看失物因鴛鴦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都是老太太的並沒見過數兒只用封鎖如今打從那裡查起衆人都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兒自然不小了那些上夜的人管做什麽的况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鳳姐聽了氣的眼睛直瞪瞪的便說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來交給營

裡去審問衆人叫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的
物件有無着落下回分解

此回了結妙玉及惜春出家
數案也盜劫倉皇敘來妙極
清澈

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

活寃孽妙姑遭大刼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話說鳳姐命捆起上夜的女人送營審問衆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賈芸道你們求也無益老爺派我們看家沒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躭不是誰救得你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裡裡外外的都不干爭鳳姐喘吁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裡所招和他們說什麼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那丟的東西你告訴營裡去說實在是老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纔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裡我們也是這樣報賈芸林之孝答應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只是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為什麼偏偏碰在偺們兩個人身上明兒老爺太太回來叫我怎麼見人說把家裡交給你們如今鬧到這個分兒還想活着麼鳳姐道偺們願意嗎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裡惜春道你還能說况且你又病着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了他攛掇着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擱在那裡呢說着又痛哭起來鳳姐道姑娘你快別這麼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是這個糊塗想頭我更擱不住了二人正說着只聽見外頭院子裡有人大嚷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我們甄府裡從來是一槩不許上門的不想這府裡倒不講究這個昨兒老太太的

此語殊太覇道周瑞乾兒子與太太何與要奴卻冤枉口不要

亦不成話

惜春聞此言安得不羞愧

惜春越想越悔在包勇係係粗話又是鳳姐說老爺知道也不好一語之且又隨後即是妙玉被劫之了外間謠言不一惜春

頭纔出去那個什麼庵裡的尼姑死要到僧們這裡來我吆喝著不准他進來腰門上的老婆子們倒罵我死央及着叫那姑子進來那腰門子一會兒開着一會兒關着不知做什麼我不放心沒敢睡聽到四更這裡就嚷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聽見聲兒緊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裡有人站着我便赶上打死了我今兒纔知道這是四姑娘奶奶的屋子那個姑子就在裡頭今兒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麼平兒等聽着都說這是誰這麼沒規矩姑娘奶奶都在這裡敢在外頭這麼混嚷鳳姐道你聽他說甄府裡别就是甄家薦來的那個厭物罷惜春聽得明白更加心裡受不的鳳姐接著問惜

春道那個人混說什麼姑子你們那裡弄了個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瞧他留着下棋守夜的話說了鳳姐道是他麼他怎麼肯這樣是再沒有的話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嚷出來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鳳姐雖說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來只得叫他先别走且看着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着僧們好走平兒道僧們不敢收等衙門裡來了踏看了纔好收呢僧們只好看着但只不知老爺那裡有人去了沒有鳳姐道你叫老婆子問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是走不開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芸二爺去了鳳姐點頭同惜春坐着發愁且

更覺難安矣。

以為厭物。豈知此厭物難免奇禍。

說那夥賊原是何三等邀的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見人追赶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內偷去在窗外看見裡面燈光底下兩個美人一個姑娘一個姑子那些賊那顧性命頓起不良就要踹進來因見包勇來赶纔獲贓而逃只不見了何三大家且躲入窩家到第二天打聽動靜知是何三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這裡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趁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若遲了通緝文書一行關津上就過不去了內中一個人胆子極大便說咱們走是走我就只捨不得那個姑子長的寔在好看不知是那個廟裡的雛兒呢一個人道啊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賈府園裡的什麼櫳翠菴

在前太汙筆墨。

裡的姑子不是前年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二爺有原故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那一個人聽了說咱們今日躲一天叫咱們大哥拿錢置辦些買賣行頭明兒亮鐘時候陸續出關你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衆賊議定分贓俵散不題且說賈政等送殯到了寺內安厝畢親友散去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邢王二夫人等在內一宿無非哭泣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賈芸進來在老太太靈前磕了個頭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喘吁吁的將昨夜被盜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包勇赶賊打死了一個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賈政聽了發怔那

邢夫人此时不知何等肉痛矣

王二夫人等在裡頭也聽見了都唬得魂不附體並無一言只有啼哭賈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单怎樣開的賈芸回道家裡的人都不知道還沒有開單賈政道還好偺們動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耽罪名快叫璉兒那時賈璉領了寳玉別處上祭未回賈政叫人赶了回來賈璉聽了急得直跳一見芸兒也不顧賈政在那裡便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說不配抬舉的東西我將這樣重任托你押着人上夜巡更你是死人麼虧你還有臉來告訴說着望賈芸臉上啐了幾口賈芸垂手站着不敢回一言賈政道你罵他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下說這便怎麼樣賈政道也没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遺下的

東西偺們都沒動你說要銀子我想老太太死得几天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原打諒完了事算了賬還人家再有的在這裡和南邊置坟產的所有東西也沒見數兒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單若將幾件好的東西開上恐有碍若說金銀若干衣飾若干又沒有實在數目謊開使不得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為什麼這樣料理不開你跪在這裡是怎麼樣呢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裡去賈璉又回來道侄兒赶回家去料理清楚賈政哼了一聲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進去回了你母親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丫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单子賈璉心裡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

絫米之炊先以何物耶

迂极

埋怨無理。

何怪之有兩婦女如何能防寇盜耶。

是鴛鴦經管他死了問誰就問珍珠他們那裡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連的答應了回身走到裡頭那王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明兒怎麼見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套車預備琥珀等進城自已騎上騾子跟了幾個小厮如飛的回去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斜簽着身子慢慢的溜出來騎上了馬來趕賈璉一路無話到了家中林之孝請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太上屋裡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裡心裡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問林之孝道衙門裡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都瞧了來踪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吃驚道又驗什麼屍

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了賈璉賈璉道叫芸兒賈芸進來也跪着聽話賈璉道你見老爺時怎麼没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賊被包勇打死的話賈芸說道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没有回賈璉道好糊塗東西你若告訴了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回道如今衙門裡把屍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是個糊塗東西誰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償命麼林之孝回道這不用人家認奴才就認得是他賈璉聽了想道是啊我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麼林之孝回說他和鮑二打架來着爺還見過的呢賈璉聽了更生氣便要打

數言寫哭真似畫英雄血戰傳神一時撚魂之讀之使人淚下

上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們敢偷懶嗎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裡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就是奴才們裡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刻查點見三門關的嚴嚴的外頭的門一層没有開那賊是從後夾道子來的賈璉道裡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上夜的人說奉奶奶的命捆著等爺審問的話回了賈璉問包勇呢林之孝說又往園裡去了賈璉便說去叫他小厮們便將包勇帶來說還虧你在這裡若没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裡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包勇也不言語惜春恐他說出那話心下着急鳳姐也不敢言語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姐們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

又哭一塲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者都没有了賈璉心裡更加着急想着外頭的棡杠銀厨房的錢都没有付給明兒拿什麼還呢便呆想了一會只見琥珀等進去哭了一番見箱櫃開着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亂猜想虛擬了一張失單命人卽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鳳姐惜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埋怨鳳姐竟自騎馬趕出城外去了這裡鳳姐又恐惜春短見打發豐兒過去安慰天已二更不言這裡賊去關門衆人更加小心不敢睡覺且說夥賊一心想着妙玉知是孤菴女衆不難欺負到了三更夜靜便拿了短兵器帶些悶香跳上高墻遠遠

甚矣好名之為累也

禍機動矣

瞧見櫳翠菴內燈光猶亮便潛身溜下藏在房頭僻處等到四更見裡頭只有一盞海燈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會便噯聲嘆氣的說道我自元墓到京原想傳個名的為這裡請來不能又棲他處昨兒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這蠢人的氣夜裡又受了大驚今日回來那蒲團再坐不穩只覺肉跳心驚因素常一個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寒顫起來正要叫人只聽見窗外一響想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自己坐着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顖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口裡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着急只見一個人拿着明晃晃的刀進來此時妙玉心中却

是明白只不能動想是要殺自己索性橫了心倒也不怕那知那個人把刀插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輕薄了一會子便拖起背在身上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強盜的悶香熏住由着他擺弄了去了却說這賊背了妙玉來到園後墻邊搭了軟梯爬上墻跳出去了外邊早有夥賊弄了車輛在園外等着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反打起官銜燈籠叫開柵欄急急行到城門正是開門之時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也不及查詰趕出城去那夥賊加鞭趕到二十里坡和衆強徒打了照面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汚辱還是不屈而死不知下

寃訛

表出

作書者必要寫妙玉落劫亦詩孤高為造物所忌也不能保全今亦猶之可也而必寫得淋漓盡致於此何其即此一段也宜刪改塗

伏倫謂妙玉隱遁而託之於盜以詐記之只貴不見尾令人不可思議此真奇趣天開亦是說到妙玉為盜汙心中忿大過不去故不得不曲為之說耳○余每看到此處胸中輒作數日惡深恨八十一回之後為另本湊成者言原本必不如是之汙衊筆而殺風景也○蓋真本隱乃此書本旨即有其事亦不肯實寫一筆況妙玉乃書中第一流人物○豈肯下一死筆耶○

落也難妄擬只言櫳翠菴一個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靜室後面睡到五更聽見前面有人聲響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後來聽見有男人脚步門牕响動欲要起來瞧看只是身子發軟懶怠開口又不聽見妙玉言語只睁着兩眼聽着到了天亮纔覺得心裡清楚披衣起來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豈知妙玉的踪跡全無門窻大開心裡詫異昨晚响動甚是疑心說這樣早他到那裡去了走出院門一看有一個軟梯靠墻立着地下還有一把刀鞘一條搭膊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急叫人起來查看菴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侍女們都說昨夜煤氣熏着了今早都起不來這麼早叫

我們做什麽那女尼道師父不知那裡去了衆人道在觀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們還做夢呢你來瞧瞧衆人不知也都着忙開了菴門滿園裡都找到了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裡去了衆人來叩腰門又被包勇駡了一頓衆人說道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來找求你老人家叫開腰門問一問来了没来就是了包勇道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手了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衆人道阿彌陀佛說這些話的防着下割舌地獄包勇生氣道胡說你們再鬧我就要打了衆人陪笑央告道求爺叫開門我們瞧瞧若没有再不敢驚動你太爺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没有回來問你們包勇說着叫開腰門

豈有一人自去之理此段亦可删去　何一是四姑娘出來

所謂心事亦只是七十四回杜絕寧國府之言惟恐情情白白的一个人被尤氏業累壞也太太們不知此一層心事必得尤氏親嫂正可相依則必被帶累矣此所以必要剪髮自誓也

衆人且找到惜春那裡惜春正是愁悶惦着妙玉清早去後不知聽見我們姓包的話了沒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後總不肯來我的知己是沒有了况我現在寔難見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頭裡有老太太到底還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姐姐折磨死了史姐姐守著病人三姐姐遠去這都是命裡所招不能自由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無拘無束我若能學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意這回看家大就不是還有何顏又恐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將來的後事更未曉如何想到其間便要把自己的青絲鉸去要想出家彩屏等聽見急忙來勸豈知已將一半頭髮鉸去了

彩屏愈加著忙說道一事不了又出一事這可怎麼好呢正在吵鬧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找妙玉彩屏問起來由先唬了一跳說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裡面惜春聽見急忙問道那裡去了道婆將昨夜聽見的响動被煤氣薰着今早不見妙玉菴內有軟梯刀鞘的話說了一遍惜春驚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必是那些强盜看見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來孤潔的很豈肯惜命便問道怎麼你們都沒聽見麼婆子道怎麼沒聽見只是我們都是睁著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必是那賊燒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况且賊人必多拿刀執杖威逼著他還敢聲喊麼正說着包勇又在腰

何三串賊們搶明〻逃出為的周瑞家的孤作從盗憤〻可笑

門那裡嚷說裡頭快把這些混賬道婆子趕出來罷快關上腰門彩屏聽見恐耽不是只得催婆子出去叫人關了腰門惜春於是更加苦楚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勸仍舊將一半青絲籠起大家商議不必聲張就是妙玉被搶也當作不知且等老爺太太回來再說惜春心裡從此死定一個出家的念頭暫且不提且說賈璉回到鐵檻寺將到家中查點了上夜的人開了失单報去的話回了賈政賈政道怎樣開的賈璉便將琥珀記得的數目單子呈出並說上頭元妃賜的東西已經註明還有那人家不大有的東西不便開上等侄兒脫了孝出去托人細細的緝訪少不得弄出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言賈璉

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商量着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呢不然都是亂麻是的邢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裡也是驚心吊胆賈璉道這是我們不敢說的還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過了一夜賈政也不放心打發寶玉進來說請太太們今日回家過兩三日再來家人們已經派定了裡頭請太太們派人罷邢夫人派了鸚哥等一干人伴靈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總管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時忙亂套車備馬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别衆人又哭了一場都起來正要走時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諒他還哭便去拉他豈知趙姨娘滿嘴白沫眼睛直竪把舌頭吐出反

玉釧未出此又是伏侍那夫人者後在玉釧處仍留賈母床前著又在叙明

鸚哥是賈母之婢派伴靈

把家人唬了一跳賈環過來亂嚷趙姨娘醒來說道我是不回去的跟著老太太回南去衆人道老太太那用你跟呢趙姨娘道我跟了老太太一輩子大老爺還不依弄神弄鬼的算計我我想仗着馬道婆出出我的氣銀子白花了好些也沒有弄死一個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誰來算計我衆人先只說鴛鴦附着他後頭聽說馬道婆的事又不像了那王二夫人都不言語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鴛鴦姐姐你死是自巳願意與趙姨娘什麼相干放了他罷見邢夫人在這裡也不敢說別的趙姨娘道我不是鴛鴦我是閻王老爺差人拿我去的要問我爲什麼和馬道婆用魘魔法的案件說着口裡又叫好璉二奶奶你

在這裡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罷我有一千日的不好還有一天的好呢好二奶奶親二奶奶並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時糊塗聽了那個老娼婦的話正鬧着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子們去回說趙姨娘中了邪了三爺看着呢賈政道沒有的事我們先走了於是爺們等先回這裡趙姨娘還是混說一時救不過來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便說多派幾個人在這裡瞧著他偺們先走到了城裡打發大夫出來瞧罷王夫人本嫌他也打撒手兒寶釵本是仁厚的人雖想著他害寶玉的事心裡究竟過不去背地裡托了周姨娘在這裡照應周姨娘也是個好人便應承了李紈說道我也在這裡罷王夫人道可以不必

何以揔不見林之孝家的 邢夫人實在是理此 る与惜春你干而不理之耶

於是大家都要起身賈環着急說我也在這裡嗎王夫人啐道糊塗東西你姨媽的死活都不知你還要走嗎賈環就不敢言語了寶玉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我進了城打發人來瞧你說畢都上車回家寺裡只有趙姨娘賈環鸚哥等人賈政邢夫人等先後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場林之孝帶了家下衆人請了安跪着賈政喝道去罷明日問你鳳姐那日發暈了几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春見了覺得滿面羞慚邢夫人也不理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紈寶釵拉着手說了幾句話獨有尤氏說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應了好几天惜春一言不答只紫漲了臉寶釵將尤氏一拉使了個眼色尤氏等各自歸房去了賈政略

賈芸此時又甚親近何耶 鮑二於此了結內人上來而以苟且私然之事隨之用人乎哉

畧的看了一看嘆了口氣並不言語到書房席地坐下叫了賈璉賈蓉賈芸吩咐了几句話寶玉要在書房來陪賈政賈政道不必蘭兒仍跟他母親一宿無話次日林之孝一早進書房跪著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並將周瑞供了出來又說衙門拿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失单上的東西現在夾訊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賈政聽了大怒道家奴負恩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了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送到衙門審問林之孝只管跪着不敢起來賈政道你還跪著做什麽林之孝道奴才該死求老爺開恩正說著賴大等一干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喪事賬簿賈政道交給璉二爺算明了來回吆喝

賈政於趙姨
非類如憐愛
不知作何取
諸

着林之孝起來出去了賈璉一腿跪着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賈政把眼一瞪道胡說老太太的事銀兩被賊偷去難道就該罰奴才拿出來麼賈璉紅了臉不敢言語站起來也不敢動賈政道你媳婦怎麼樣了賈璉又跪下說看來是不中用了賈政嘆口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如此況且環哥兒他媽尚在廟中病着也不知是什麼症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賈璉也不敢言語賈政道傳出話去叫人帶了大夫瞧瞧去賈璉即忙答應着出來叫人帶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瞧趙姨娘求知死活下回分解

妙玉被劫大是可憐然其平昔孤

妙玉生平何
等自屏棄六
根清淨藥
盜虛名之罪
如所言妙与
寶玉說腥狎
褻乃謂之有
真情而亦盜
虛名而此批
誤矣悔而改
之應為妙玉
一白其冤

高自喜而不能斷絕情緣而魔既生外魔易因不足甚矣慕清名長之必被濁禍之黛玉華不諱言情乃以終保潔清耳（此批誤妙玉正是黛玉一流人正如梅花与冰仙各具風韻而其為潔淨則一也）惜春小女子鳳姐病婦人畀以家重任幸極蹤息從前王夫人生而必請人管家此當不當尤氏而當惜春大凡情理作者只引渡入惜春怨恨出家之業耳但只須說尤氏与惜春愈

不和睦時時詬誶並矣以失盜事而邢夫
人不理惜春尤氏從而譏訕殊不入情
尤氏門風穢汙已甚惜春避之若浼惟恐
同居被人牽連議論而賈母已死西府未能
久依自己年為未笄勢不得不仍依尤氏
故仔細思量不如出家之為乾淨也心胸
真乃精細異常
余少時看書眼光未到要甚多隨俗
論人要亦不少如妙玉真是上等人
物而每該不滿之詞誤也孤高自喜本

出家人身分應爾若癡情則女子之
本色也倘妙玉和光同塵人人見好
因不成其為妙玉然使見寶玉而漠
然忘情又豈慧美女子之天性乎觀
其在賈府中亦不周旋世故而不屑作
勢利逢迎之態與園中姊妹雖不往來
親近而品茶時則另款黛玉寶釵中秋
夜則續黛玉湘雲所聯之句寶琴索紅
梅則亦與之岫烟乞扶乩則亦應之至
其對待惜春尤見賞識不凡蹤其生平

惜春生来貿性可以造到佛菩薩地位妙只固应讓伊先一頭地

或作遇甄士隱度之入道亦可

初何嘗矯情絶物亦何嘗欺世盜名而
且紅樓夢情書也無情之人何必寫之倘
妙玉六根清淨則已到佛菩薩地位必以
佛菩薩視妙玉則紅樓夢之書可以不作
矣夫寶玉之性情舍黛玉誰能知之而妙
玉獨能相契於微則亦黛玉之下一人而
已若因衆人所不悅而亦從而詆之豈非矮
人觀場之見哉我過矣我過矣
必欲坐實妙玉落劫實失真本隱李旨
豈意不如留在寶玉出家之後妙玉豈

時了悟遂將衣鉢付之惜春飄然出世而
行途遇甄幻仙姑虛設種種塵劫或於不
免失身妙玉入汙泥而不染決然舍身畢
命一脫凡胎竟登幻境如此說來豈悅閱
者之目何必汙紙汙筆以此穢風景之文
哉○幻出塵劫必須以寶玉為試讀妙玉
之人萬不要以王孫公子俗人暴客褻視
冰清玉潔之妙玉也

汙絲織筆。妄謂已甚。不知作書者何苦如此。

紅樓夢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寃鳳姐托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痴郎

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見人少了更加混說起來唬的衆人發怔就有兩個女人攙着趙姨娘雙膝跪在地下說一回哭一回有時爬在地下叫饒說打殺我了紅鬍子的老爺（可笑）我再不敢了有一時雙手合着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裡鮮血直流頭髮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時又將天晚趙姨娘的聲音只管陰啞起來居然鬼嚎的一般無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幾個有膽量的男人進來坐着趙姨娘一時死去隔了些時又回過來整整的鬧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語只裝鬼臉自

已拿手撕開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其痛苦之狀實在難堪正在危急大夫來了也不敢診脈只囑咐辦後事罷說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請老爺看看脈小的好回稟家主那大夫用手一摸已無脈息賈環聽了這纔大哭起來衆人只顧賈環誰管趙姨娘蓬頭赤腳死在炕上（豈亦以此死耶）只有周姨娘心裡想到做偏房的下場頭不過如此况他還有兒子我將來死的時候還不知怎樣（何人耶）呢於是反倒悲切且說那人趕回家去稟知賈政即派人去照例料理陪着環兒住了三天一同回來那人去了這裡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裡拷打死了

先見如此。慘怕竟未一哭。亦不入情。

使毒心害人者。豈止

趙姨娘何必費此筆墨作此惡札
所謂色衰而愛弛也
王夫人親姑母也亦不一視可歎
璉之心切用鳳姐病中見尤二姐說出所當

又說是璉二奶奶只怕也好不了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甚是着急看着鳳姐的樣子寔在是不能好的了况且賈璉近日並不似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竟像不與他相干的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又兼着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只打發人來問問並不親身來看鳳姐心裡更加悲苦賈璉回來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鳳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裡一想邪魔悉至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漸近牀前說姐姐許久的不見了做妹妹的想念的狠要見不能如今好容易進來見見姐姐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咱們的二爺糊塗也不領姐姐的情反倒怨姐姐作事過於刻薄把他的前程去了叫他

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姐氣不平鳳姐恍惚說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忒窄了妹妹不念舊惡還來瞧我平兒在傍聽見說道奶奶說什麼鳳姐一時蘇甦想起尤二姐已死必是他來索命被平兒叫醒心裡害怕又不肯說出只得勉強說道我神魂不定想是說夢話給我搥搥平兒上去搥着見個小丫頭子進來說是劉老老來了婆子們帶着來請奶奶的安平兒急忙下來說在那裡呢小丫頭子說他不敢就進來還聽奶奶的示下平兒聽了點頭想鳳姐病裡必是懶待見人便說道奶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著你問他來有什麼事麼小丫頭子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道老太太去世了因沒有報纔來遲

了小丫頭子說着鳳姐聽見便叫平兒你來人家好心來瞧不可冷淡了他你去請了劉老老進來我和他說說話兒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這裡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的鳳姐急忙便叫平兒說那裡來了一個男人跑到這裡來了連叫了兩聲只見豐兒小紅赶來說奶奶要什麽鳳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裡明白不肯說出來便問豐兒道平兒這東西那裡去了豐兒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麽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說我們姑奶奶在那裡平兒引到炕邊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

此處先式個月不見的話

劉老老在百回之前伏案直至此處將持貫用鳳姐病中一見所以信兇報之輕也鳳姐生平好勝至死不肯降氣未使之然於禳奈心中甚餒然見鬼時見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忽聞

心說老老你好怎麽這時候纔來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麽大了劉老老看着鳳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裡也就悲慘起來說我的奶奶怎麽這幾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我糊塗的要死怎麽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青兒只是笑鳳姐看了倒也十分憐愛便叫小紅招呼着劉老老道我們屯鄉裡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願從不知道吃藥我想姑奶奶的病別是撞著什麽了罷平兒聽着那話不在理忙在背地裡拉他劉老老會意便不言語了那裡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扎掙着說老老你是有年紀的人說的不錯你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你知道麽劉老老咤

劉老到来托其在村行事人所不知或可希冀第二部以自然雖心腹之平兒有不及知者此是一層不作文之意又為巧姐之事將核此人救護故於此時一一逗起收文此更是一層也

明明照起收文

此處飛來是間文也知此文實有此了覚金玉二字久不提矣至津此一回頓莫乃小

興道阿彌陀佛好端端一個人怎麽就死了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這可怎麽樣呢平兒道那怕什麽他還有老爺太太呢劉老老道姑娘你那裡知道不好死了是親生的隔了肚皮子是不中用的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衆人都來解勸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便走到炕前用手拉着鳳姐的手也哭起來鳳姐一面哭着道你見過了老老了沒有巧姐兒道沒有鳳姐道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就和乾媽一樣你給他請個安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劉老老忙拉着道阿彌陀佛不要折殺我了巧姑娘我一年多不來你還認得我麽巧姐兒道怎麽不認得那年在園裡見的時候我還小呢

前年你來我和你要隔年的蟈蟈兒你也沒有給我必是忘了劉老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要說蟈蟈兒我們屯裡多着呢只是不到我們那裡去若去了要一車也容易鳳姐道不然你帶了他去罷劉老老笑道姑娘這樣千金貴體綾羅裹大了的吃的是好東西到了我們那裡我拿什麽哄他頑拿什麽給他吃呢這倒不是坑殺我了麽說着自已還笑因說那麽著我給姑娘做個媒罷我們那裡雖說是屯鄉裡也有大財主人家幾千頃地幾百牲口銀子錢亦不少只是不像這裡有金的有玉的姑奶奶自然瞧不起這樣人家我們庄家人瞧着這樣財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鳳姐道你說去我愿意就給劉老老道

笑死里。

這是頑話兒罷咧放著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還不肯給那裡肯給庄家人就是姑奶奶肯了上頭太太們也不給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漸漸的就熟起來了這裡平兒恐劉老老話多攪煩了鳳姐便拉了劉老老說你提起太太來你還沒有過去呢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也不枉來這一輸劉老老便要走鳳姐道忙什麼你坐下我問你近來的日子還過的麼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道我們若不仗著姑奶奶說着指着青兒說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如今雖說是庄家人苦家裡也掙了好幾畝地又打了一眼井種些菜蔬爪菓一年賣的錢也不少儘彀

年近九十尚做莊家生活抑何強健乃爾因前有賈母云大我好幾歲之語故知其年近九十也。

他們嚼吃的了這兩年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疋在我們村裡算過得的了阿彌陀佛前日他老子進城聽見姑奶奶這裡動了家我就幾乎唬殺了虧得又有人說不是這裡我纔放心後來又聽見說這裡老爺陞了我又喜歡就要來道喜為的是滿地的庄家來不得昨日又聽見說老太太沒有了我在地裡打豆子聽見了這話唬的連豆子都拿不起來了就在地裡狠狠的哭了一大場我合女婿說我也顧不得你們了不管真話謊話我是要進城瞧瞧去的我女兒女婿也不是沒良心的聽見了也哭了一會子今兒天沒亮就赶着我進城來了我也不認得一個人沒有地方打聽一徑來到後門見是門神都糊

方派在家廟緣簽是何时攆出去前文应補一筆周瑞送訴衙门審問究竟如何亦要下落

了我這一唬又不小進了門找周嫂子再找不著撞見一個小姑娘說周嫂子得了不是攆出去了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見個熟人纔得進來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這麽病說着就掉下淚來平兒着急也不等他說完了拉着就走說你老人家說了半天口也乾了咱們喝茶去罷拉著劉老老到下房坐着青兒自在巧姐那邊劉老老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帶了我去請太太的安哭哭老太太去罷平兒道你不用忙今兒也赶不出城去了方纔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所以催你出來你別思量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姑娘這是多心我也知道倒是奶奶的病怎麽好呢平兒道你瞧妨碍不妨碍劉老老說

夫婦之間至闵切也死生之事最吃緊也鳳姐病危而賈璉漠然何其薄倖表費心儲忙疎亦何至此

是罪過我瞧着不好正說著又聽鳳姐叫呢平兒及到床前鳳姐又不言語了平兒正問豐兒賈璉進來向炕上一瞧也不言語走到裡間氣哼哼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進去倒了茶殷勤一回不知嘁嘁喳喳的說些什麽回來賈璉叫平兒來問道奶奶不吃藥麽平兒道不吃藥怎麽樣呢賈璉道我知道麽你拿櫃子上的鑰匙來罷平兒見賈璉有氣又不敢問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鳳姐不言語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裡就走賈璉道有鬼叫你嗎你擱着叫誰拿呢平兒忍氣打開取了鑰匙開了櫃子便問道拿什麽賈璉道咱們有什麽嗎平兒氣的哭道有話明說人死了也願意賈璉道這還要說麽

頭裡的事是你們鬧的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賬弄銀子你說有麼外頭拉的賬不開發使得麼誰叫我應這個名兒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你不依麼平兒聽了一句不言語將櫃裡東西搬出只見小紅過來說平姐姐快走奶奶不好呢平兒也顧不得賈璉急忙過來見鳳姐用手空抓平兒用手攥着哭叫賈璉也過來一瞧把脚一跺道若是這樣是要我的命了說着掉下淚來豐兒進來說外頭找二爺呢賈璉只得出去這裡鳳姐愈加不好豐兒等便大哭起來巧姐聽見趕來劉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嘴裡念佛搗了些鬼果然鳳姐好些一時王夫人聽了丫頭的

信也過來了先見鳳姐安靜些心下略放心見了劉老老便說劉老老你好什麼時候來的劉老老便說請安也不及說別的只言鳳姐的病講究了半天彩雲進來說老爺請太太呢王夫人叮嚀了平兒幾句話便過去了鳳姐鬧了一回此時又覺清楚些見劉老老在這裡心裡信他求神禱告便把豐兒等支開叫劉老老坐在床前告訴他心神不寧如見鬼的樣子劉老老便說我們屯裡什麼菩薩靈什麼廟有感應鳳姐道求你替我禱告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便在手腕下退下一隻金鐲子來交給他劉老老道姑奶奶不用那個我們村庄人家許了愿好了花上幾百錢就是了那用這些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也是

潛消銷贾琏蔣偉甚執使男子忘寒玉此鈔寫贾琏今旦寫鳳姐至所言溺情林等各必無玉情豈不仔頌

許愿等姑奶奶好了要花什麼自巳去花罷鳳姐明知劉老老
一片好心不好勉强只得留下說老老我的命交給你了我的
巧姐兒也是千灾百病的也交給你了劉老老順口答應便說
這麽着我看天氣尚早還赶的出城去我就去了明兒姑奶奶
好了再請還願去鳳姐因被衆寃魂纏繞害怕巴不得他就去
便說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穩睡一覺我就感激你了你外
孫女兒叫他在這裡住下罷劉老老道庄家孩子没有見過世
面没的在這裡打嘴我帶他去的好鳳姐道這就是多心了既
是偺們一家人這怕什麼雖說我們窮了多一個人吃飯也不
算什麽劉老老見鳳姐真情樂得叫青兒住幾天省了家裡的

亮不見留吃飯何也

妙玉自由自在不受賈府羈勒故以其自有資財之以自給不動賈府錢糧耳此其一生脉於墮玉也

嚼吃只怕青兒不肯不如叫他來問問若是他肯就留下于是
和青兒說了幾句青兒因與巧姐兒頑得熟了巧姐又不願意
他去青兒又要在這裡劉老老便吩咐了幾句辭了平兒忙忙
的赶出城去不題且說櫳翠菴原是賈府的地址因蓋省親園
子將那菴圈在裡頭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糧如今
妙玉被刼那女尼呈報到官一則候官府緝盜的下落二則是
妙玉基業不便離散依舊住下不過回明了賈府那時賈府的
人雖都知道只爲賈政新喪且又心事不寧也不敢將這些没
要緊的事回禀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漸漸傳到寶玉
耳邊說妙玉被賊刼去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寶

省親時為安頓女尼等而設此庵並非先有此庵圈入園中也平日出入總在園門並非從外別有門戶通街上者錄來皆誤

在賈府園內亦應由賈府報官女尼等並未自立門戶行

将撇却賈府惟妙玉是賈府請來此庵並不是妙玉基業也

真是如說

可謂信之以心。

矜毋。

莊子是緣宗。

心心念念只是要寶玉巷科甲做官而已。以真心愛之者爲同情癡。愛寶釵所見不過如此。烏解知寶玉哉。

玉聽得十分納悶想來必是被強徒搶去這個人必不肯受一定不屈而死但是一無下落心下甚不放心每日長噓短嘆還說這樣一個人自稱爲檻外人怎麼遭此結局又想到當日園中何等熱鬧自從二姐姐出閣以來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住的了豈知風波頓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由是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來想到莊子上的話虛無縹緲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覺的大哭起來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百般的溫柔解勸寶釵初時不知何故也用話箴規怎奈寶玉抑鬱不解又覺精神恍惚寶釵想不出道理再三打聽方知妙玉被刼不知去向也是傷感只爲寶玉愁煩便用正言

解釋因提起蘭兒自送殯回來雖不上學聞得日夜攻苦他是老太太的重孫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老爺爲你日夜焦心你爲閒情痴意遭塌自己我們守着你如何是個結果說得寶玉無言可答過了一回纔說道我那管人家的閒事只可歎偺們家的運氣衰頹寶釵道可又來老爺太太原爲是要你成人接續祖宗遺緒你只是執迷不悟如何是好寶玉聽來話不投機便靠在桌上睡去寶釵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着自己都去睡了寶玉見屋裡人少想起紫鵑到了這裡我從沒合他說句知心的話兒冷冷清清撂着他我心裡甚不過意他呢又比不得麝月秋紋我可以安放得的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他在我

這裡件了好些時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還在我這裡他的情意却也不薄了如今不知爲什麼見我就是冷冷的若說爲我們這一個呢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鵑也不錯我不在家的日子紫鵑原也與他有說有笑的到我來了紫鵑便走開了想來自然是爲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噯紫鵑紫鵑你這樣一個聰明女孩兒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看不出來麼因又一想今晚他們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如趁著這個空兒我找他去看他有什麼話倘或我還有得罪之處便陪個不是也使得想定主意輕輕的走出了房門來找紫鵑那紫鵑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裡間寶玉悄悄的走到窗下只見

裡面尚有燈光便用舌頭舐破窗紙往裡一瞧見紫鵑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麼呆呆的坐著寶玉便輕輕的叫道紫鵑姐姐還沒有睡麼紫鵑聽了唬了一跳怔怔的半日纔說是誰寶玉道是我紫鵑聽著似乎是寶玉的聲音便問是寶二爺麼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紫鵑問道你來做什麼寶玉道我有一句心裡的話要和你說說你開了門我到你屋裡坐坐紫鵑停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天晚了請回罷明日再說罷寶玉聽了寒了半截自己還要進去恐紫鵑未必開門欲要回去這一肚子的隱情越發被紫鵑這一句話勾起無奈說道我也沒有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紫鵑道既是一句就請說寶玉

痛極之語

半日反不言語紫鵑在屋裡不見寳玉言語知他素有痴病恐怕一時寔在搶白了他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了因站起來細聽了一聽又問道是走了還是傻站着呢有什麽又不說儘著在這裡慪人已經慪死了一個難道還要慪死一個麽這是何苦来呢說着也從寳玉舐破之處往外一瞧見寳玉在那裡獃聽紫鵑不便再說回身剪了剪燭花忽聽寳玉嘆了一聲道紫鵑姐姐你從來不是這樣鐵心石腸怎麽近來連一句好好的兒話都不和我說了我固然是個濁物不配你們理我但只我有什麽不是只望姐姐說明了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我死了倒作個明白鬼呀紫鵑聽了冷笑道二爺就是這個話呀

何詞以對

如何受得

應前托紫人餘技語

此數語亦不是麝月聲口

還有什麽若就是這句話呢我們姑娘在時我也跟着聽熟了若是我們有什麽不好處呢我是太太派來的二爺倒是回太太去左右我們丫頭們更算不得什麽了說到這裡那聲兒便哽咽起來說着又醒鼻涕寳玉在外知他傷心哭了便急的跺脚道這是怎麽說我的事情你在這裡幾個月（不止幾個月矣）還有什麽不知道的就便別人不肯替我告訴你難道你還不叫我說叫我鱉死了不成說著也嗚咽起來了寳玉正在這裡傷心忽聽背後一個人接言道你叫誰替你說呢誰是誰的什麽自己得罪了人自己央及呀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何苦來拿我們這些没要緊的墊喘兒呢這一句話把裡外兩個人都嚇了一跳你道

對素紫鵑清白 小生家則剝不能剖白故決然舍去之

釋舊嫌去 寫寶玉小 寫紫鵑之 實玉不負 黛玉紫鵑 早已諒之

是誰原來那是麝月寶玉自覺臉上沒趣只見麝月又說道到底是怎麽着一個陪不是一個又不理你倒是快快兒的央及呀噯我們紫鵑姐姐也就太狠心了外頭這麽怪冷的人家央及了這半天總連個活動氣兒也沒有又向寶玉道剛纔二奶奶說了多早晚了打諒你在那裡呢你却一個人站在這房簷底下做什麽紫鵑裡面接着說道這可是什麽意思呢早就請二爺進去有話明日說罷這是何苦來寶玉還要說話因見麝月在那裡不好再說別的只得一面同麝月走回一面說道罷了罷了我今生今世也難剖白這個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罷了說到這裡那眼淚也不知從何處來的滔滔不斷了麝月道二

寶釵勸人一鼻孔出氣語

爺依我勸你死了心罷白陪眼淚也可惜了兒的寶玉也不答言遂進了屋子只見寶釵睡了寶玉也知寶釵粧睡却是襲人說了一句道有什麽話明日說不得巴巴兒的跑到那裡去鬧鬧出說到這裡也就不肯說遲一遲纔接着道身上不覺怎麽樣寶玉也不言語只搖搖頭兒襲人便打發寶玉睡下一夜無眠自不必說這裡紫鵑被寶玉一招越發心裡難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前想後寶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所以衆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後來寶玉明白了舊病復發常時哭想並非忘情負義之徒今日這種柔情一發叫人難受只可憐我們林姑娘真真是無福消受他如此看來人生緣分都有一定在

平日赤心有以雨行于人豈我句究言果能釋恨非紫鵑因此勘破一切而來埜腸化作冰冷恰如引起隨惜春出家事文辛之妙真如水到渠成

那未到頭時大家都是痴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那糊塗的也就不理會了那情深義重的也不過臨風對月灑淚悲啼可憐那死的倒未必知道這活真真的是苦惱傷心無休無了算來竟不如草木石頭無知無覺倒也心中乾淨想到此處倒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冰冷了纔要收拾睡時只聽東院裡吵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鳳姐之惡十倍趙姨叙趙姨之死太直太实（本可不必叙）未見玲瓏此回叙鳳姐之死遠勝以其只他情寞之人病棘时眼中自见耳中自闻即见不得口中自道不图阎王小鬼拏到地狱也識見極高夫鬼由心造而見有而塗誠哉之玉則洋洋如在聖賢之見鬼也證畏之至則截鬼一事庸人之見鬼也凡人作惡太甚一切損人利己之事無所不為嘗其運隆氣壯行之但覺快心處處無忌憚鬼神亦莫能難奪及乎年衰病至旋魄失时智計不生良心謝現回光一照悚懼難安一切冤家自然畢集而地獄即在眼前矣此等果報萬無一爽并説陰司受

紅樓夢第一百十三回終

罪來世償寬誰人見來於得今世胡為且圖快意耳僕最信果報之說却不喜看果報之書不是勸人為善直勸人為惡也一有不應則君子枉自為君子小人樂得為小人矣夫出爾反爾人事之報惠迪從逆天道之報大段原必不錯豈可作將錢買物看據斤播兩較其多寡得失計讀此回書賢於看太上感應篇

直應初試雲雨時

因鳳姐將歿說返金陵歸冊子而襲人提及冊子因冊子而寶玉思先知因先知而寶釵及籤語因籤語而及扶乩因扶乩而及岫烟因岫烟而順勢說出莊蝶成夢一事說話引話如抽自出

紅樓夢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却說寶玉寶釵聽說鳳姐病的危急赶忙進來了頭秉燭伺候正要出院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不好了還没有嚥氣二爺二奶奶且慢些過去罷璉二奶奶的病有些古怪從三更天起到四更時候没有住嘴說了好些胡話要船要轎只說赶到金陵歸入什麼冊子去衆人不懂他只是哭哭喊喊璉二爺没有法兒只得去糊船轎還没拿來璉二奶奶喘着氣等着呢太太叫我們過來說等璉二奶奶去了再過去罷寶玉道這也奇他到金陵做什麼去襲人輕輕的說道你不是那

年做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莫不璉二奶奶是到那裡去罷寶玉聽了點頭道是呀可惜我都不記得那上頭的話了這麼說起來人都有個定數的了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裡去了（伏下）（令人不忍）我如今被你一說我有些懂的了若再做這個夢時我必細細的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襲人道你這樣的人可是不可合你說話我偶然提了一句你就認起真來了嗎就算你能先知了又有什麼法兒寶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着為你們瞎操心了（解脫之說）兩人正說着寶釵走來問道你們說什麼寶玉恐他盤詰只說我們談論鳳姐姐寶釵道人要死了你們還只管議論他舊年你還說我咒人那個籤不是應了

向得仍極。寶釵方投伏貴果佳夢間心隔〻題就揭反達功立叢寶玉却已自空傳身於友語〻

敘邢烟事並無賦筆仍在說話

中常遇作者有力而省去不厭以慧心運妙手故能以敘事爲烟墨但寔尽何以中間何不亦常一筆

麽寶玉又想了一想拍手道是的是的這麽說起來你倒能先知了我索性問問你你知道我將來怎麽樣寶釵笑道這是又胡鬧起來了我是就他求的籤上的話混解的你就認了真了你和我們二嫂子成了一樣的了你失了玉他去求妙玉扶乩批出來衆人不解他背地裡合我說妙玉怎麽前知怎麽參禪悟道如今他遭此大難如何自已都不知道這可是算得前知嗎就是我偶然說着了二奶奶的事情其實知道他是怎麽樣了只怕我連我自已也不知道呢這些事情原都是虛誕的可是信得的麽寶玉道別提他了你只說邢妹妹罷自從我們這裡連連的有事把他這件事竟忘記了你們家這麽一件大事

雖不請親友寶玉豈無不去之理

怎麽就草草的完了也沒請親戚的寶釵道你這話又是迂

云不過去亦須欽生一個緣故來方是

了我們家的親戚秪有偺們這裡和王家最近王家沒了什麽正經人了偺們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所以也沒請就是璉二

事且尤氏作媒自當從從其事何以一字不敘

哥張羅了張羅别的親戚雖也有一兩門子你沒過去如何知道算起來我們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好好的許了我二哥哥我媽媽原想要體體面面的給二哥哥娶這房親事的一則爲我哥哥在監裡二哥哥也不肯大辦二則爲偺們家的事三則爲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邊忒苦又加着抄了家大太太是一味的苛刻他也寔在難受所以我和媽媽說了便將將就就的娶了過去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樂意的孝敬我媽

媽比親媳婦還强十倍呢待二哥哥也是極盡婦道的和香菱又甚好二哥哥不在家他兩個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雖說是窮些我媽媽近来倒安逸好些就是想起我哥哥來不免傷心况且常打發人家裡來要使用多虧二哥哥在外頭賬頭兒上討來應付他我聽見說城裡的幾處房子已經也典了還剩了一所如今打算着搬了去住寶玉道爲什麽要搬住在這裡你來去也便宜些若搬遠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寶釵道雖說是親戚到底各自的穩便些那裡有個一輩子住在親戚家的呢寶玉還要講出不搬去的理王夫人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嚥了氣了所有的人都過去了請二爺二奶奶就過去寶玉聽了也掌

不住跺脚要哭寶釵雖也悲戚恐寶玉傷心便說有在這裡哭的不如到那邊哭去於是兩人一直到鳳姐那裡只見好些人圍着哭呢寶釵走到跟前見鳳姐已經停床便大放悲聲寶玉也拉着賈璉的手大哭起來賈璉也重新哭泣平兒等因見無人勸解只得含悲上來勸止了衆人都悲哀不止賈璉此時手足無措叫人傳了賴大來叫他辦理喪事自己回明了賈政然後去行事但是手頭不濟諸事拮据又想起鳳姐素日的好處來更加悲哭不已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來越發傷心哭到天明即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來那王仁自從王子騰死後王子勝又是無能的人任他胡爲已鬧的六親不和今知

王仁不知賈家空虛且素與賈璉不睦宜其大肆不平之說而巧姐反以迴護父親致怨于舅氏遂有後文串賣之事

妹子死了只得赶着過來哭了一塲見這裡諸事將就心下便不舒服說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當了好几年家也没有什麼錯處你們家該認真的發送發送纔是怎麼這時候諸事還没有齊備賈璉本與王仁不睦見他說些混賬話知他不懂的什麼也不大理他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兒巧姐過來說你娘在時本來辦事不周到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把我們的人都不大看在眼裡外甥女兒你也大了看見我從來沾染過你們没有如今你娘死了諸事要聽着舅舅的話你母親娘家的親戚就是我和你二舅舅了你父親的爲人我也早知道了只有敬重别人的那年什麼尤姨娘死了我雖不在京聽見說

老太太所留喪費爲賊劫去賈璉亦出老太太分給之銀以補喪事所費極爲正大何須大張曉諭以告

花了好些銀子如今你娘死了你父親倒是這樣的將就辦去你也不知道勸勸你父親嗎巧姐道我父親巴不得要好看只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現在手裡没錢所以諸事省些是有的王仁道你的東西還少麽巧姐兒道舊年抄去何嘗還有呢王仁道你也這樣說我聽見老太太又給了好些東西你該拿出來巧姐又不好說父親用去只推不知道王仁便道哦我知道了不過是你要留着做嫁裝罷咧巧姐聽了不敢回言只氣得哽噎難鳴的哭起來了平兒生氣說道舅老爺有話等我們二爺進來再說姑娘這麼點年紀他懂的什麼王仁道你們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你們就好爲王了我並不要什麼好看些也

親族叔何不如說之有非

糊塗大全不知事可笑

伏案

是你們的臉面說着賭氣坐着巧姐滿心的不舒服心想我父親並不是沒情我媽媽在時舅舅不知拿了多少東西去如今說得這樣干净于是便不大瞧得起他舅舅了豈知王仁心裡想來他妹妹不知積儹了多少雖說抄了家那屋裡的銀子還怕少嗎必是怕我來纏他們所以也幫着這麽說這小東西兒也是不中用的從此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賈璉並不知道只忙着弄銀錢使用外頭的大事叫賴大辦了裡頭也要用好些錢一時實在不能張羅平兒知他着急便叫賈璉道二爺也別過於傷了自己的身子賈璉道什麽身子現在日用的錢都沒有這件事怎麽辦偏有個糊塗行子又在這裡蠶纏你想有什

平兒私財何故未抄官於一百五回前先為布置既見此人有急智令此處不覺其突然此書慣用伏筆未有臨時拼湊者惟此偶失之

麽法兒平兒道二爺也不用着急若說沒錢使喚我還有些東西舊年幸虧沒有抄在裡頭去二爺要就拿去當著使喚罷賈璉聽了心想難得這樣便笑道這樣更好省得我各處張羅等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平兒道我的也是奶奶給的什麽還不還只要這件事辦的好看些就是了賈璉心裡倒着實感激他（看此句方知賈璉）便將平兒的東西拿了去當錢使用諸凡事情便與平兒商量秋桐看着心裡就有些不甘每每口角裡頭便說平兒沒有了奶奶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爺的人他怎麽就越過我去了呢平兒也看出來了只不理他倒是賈璉一時明白越發把秋桐嫌了碰着有些煩惱便拿着秋桐出氣邢夫人知道反說賈璉不

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上不正而欲整齊其下。不亦難乎。

好賈璉恐氣不題再說鳳姐停了十餘天送了殯賈政守着老太太的孝總在外書房那時清客相公漸漸的都辭去了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裡時常陪著說說話兒提起家運不好一連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爺合珍大爺又在外頭家計一天難似一天外頭東庄地畝也不知道怎麼樣總不得了那程日興道我在這裡好些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個不是肥已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裡拿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彀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兩處的費用外頭又有些債務前兒又破了好些財要想衙門裡緝賊追贓那是難事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除非傳那些管事的來派一個心腹人各處去清查清查該

去的去該留的留有了虧空着在經手的身上賠補這就有了數兒了那一座大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這裡頭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幾年老世翁不在家這些人就弄神弄鬼兒的鬧的一個人不敢到園裡這都是家人的弊此時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使着不好的便攆了這纔是道理賈政點頭道先生你有所不知不必說下人就是自已的侄兒也靠不住若要我查起來那能一一親見親知况我又在服中不能照管這些個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有的沒的我還摸不著呢程日興道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若在別人家這樣的家計就窮起來十年五載還不怕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彀了我聽見世翁的家

人還有做知縣的呢賈政道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已儉省些但是册子上的產業若是實有還好生怕有名無實了程日興道老世翁所見極是晚生爲什麼說要查查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雖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語的賈政聽了便知話裏有因便嘆道我家祖父已來都是仁厚的從没有刻薄過下人我看如今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裏行出主子樣兒來又叫人笑話兩人正說著門上的進來回道江南甄老爺來了賈政便問道甄老爺進京爲什麼那人道奴才也打聽過了說是蒙聖恩起復了賈政道不用說了快請罷那人出去請了進

來那甄老爺即是甄寶玉之父名叫甄應嘉表字友忠也是金陵人氏功勳之後原與賈府有親素來走動的因前年挂誤革了職動了家產今遇主上眷念功臣賜還世職行取來京陛見知道賈母新喪特備祭禮擇日到寄靈的地方拜奠所以先來拜望賈政有服不能遠接在外書房門口等着那位甄老爺一見便悲喜交集因在制中不便行禮遂拉着手敘了些闊別思念的話然後分賓主坐下獻了茶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賈政問道老親翁几時陛見的甄應嘉道前日賈政道主上隆恩必有溫諭甄應嘉道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還高下了好些旨意賈政道什麼好旨意甄應嘉道近來越寇猖獗海疆一

帶小民不安派了安國公征剿賊寇主上因我熟悉土疆命我前往安撫但是即日就要起身昨日知老太太仙逝謹備瓣香至靈前拜奠稍盡微忱賈政即忙叩首拜謝便說老親翁此一行必是上慰聖心下安黎庶誠哉莫大之功正在此行但弟不克親覩奇才只好遙聆捷報現在鎮海統制是弟舍親會時務望青照甄應嘉道老親翁與統制是什麼親戚賈政道弟那年在江西糧道任時將小女許配與統制少君結褵已經三載因海口案內未清繼以海寇聚奸所以音信不通弟深念小女俟老親翁安撫事竣後拜懇便中一視弟即修字數行煩尊紀帶去便感激不盡了甄應嘉道兒女之情人所不免我正在有

奉託老親翁的事昨蒙聖恩召取來京因小兒年幼家下乏人將賤眷全帶來京我因欽限迅速晝夜先行賤眷在後緩行到京尚需時日弟奉旨出京不敢久留將來賤眷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定叫小犬叩見如可進教遇有姻事可商之處望乞留意爲感賈政一一答應那甄應嘉又說了几句話就要起身說明日在城外再見賈政見他事忙諒難再坐只得送出書房賈璉寶玉早已伺候在那裡代送因賈政未叫不敢擅入甄應嘉出來兩人上去請安應嘉一見寶玉呆了一呆心想這個怎麼甚像我家寶玉只是渾身縞素因問道至親久濶爺們都不認得了賈政忙指賈璉道這是家兄名赦之子璉二侄兒又指著寶

實有其人實有其事何妨一言及之寶釵何必責备

玉道這是第二小犬名叫寶玉應嘉拍手道奇我在家聽見說老親翁有個啣玉生的愛子名叫寶玉因與小兒同名心中甚爲罕異後來想著這個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一見不但面貌相同且舉止一般這更奇了問起年紀比這裡的哥兒畧小一歲賈政便又提起承薦包勇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同名的話述了一遍應嘉因屬意寶玉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好歹只連連的稱道真真罕異因又拉着寶玉的手極致殷勤又恐安國公起身甚速急須預備長行勉强分手徐行賈璉寶玉送出一路又問了寶玉好些然後纔登車而去那賈璉寶玉回來見了賈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賈政命他二人

散去賈璉又去張羅弄明鳳姐喪事的賬目寶玉回到自巳房中告訴了寶釵說是常提的甄寶玉我想一見不能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我還聽得說寶玉也不日要到京了要來拜望我們老爺呢他也說和我一模一樣的我只不信若是他後兒到了偺們這裡來你們都去瞧瞧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寶釵聽了道噯你說話怎麽越發沒前後了什麽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還叫我們瞧去呢寶玉聽了知是失言臉上一紅連忙的還要解說不知何話下回分解

鳳姐死結上回文字設家政畧提

紅樓夢第一百十四回終

家人會邑伏以與賴尚榮借銀文字。頗應嘉入部。起以回兩寶玉相見文字。通篇皆是過接。

平兒以寵專房。雖因保護巧姐之故。然但以為名耳。實則為自生私財。辦理喪事。救賈璉之急也。與不期眾寡。期於當厄。小心之謂歟。閨內衽席之間。亦藉錢神之力。可勝三歎。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卅五册

紅樓夢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話說寶玉爲自已失言被寶釵問住想要掩飾過去只見秋紋進來說外頭老爺叫二爺呢寶玉巴不得一聲兒便走了到賈政那裡賈政道我叫你來不爲別的現在你穿着孝不便到學裡去你在家裡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温習温習我這幾天倒也閒着隔兩三日要做幾篇文章我瞧瞧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寶玉只得答應着賈政又道你環兄弟蘭侄兒我也叫他們温習去了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反倒不及他們那可就不成事了寶玉不敢言語答應了個是站着不動賈政道去罷寶

玉退了出來正遇見賴大諸人拿著些冊子進來寶玉一溜烟回到自已房中寶釵問了知道叫他作文章倒也喜歡惟有寶玉不願意也不敢怠慢正要坐下靜靜心只見兩個姑子進來是地藏庵的見了寶釵說道請二奶奶安寶釵待理不理的說你們好因叫人來倒茶給師父們喝寶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話見寶釵似乎厭惡這些也不好兜搭那姑子知道寶釵是個冷人也不久坐辭了要去寶釵道再坐坐去罷那姑子道我們因在鐵檻寺做了功德好些時没來請太太奶奶們的安今日來了見過了奶奶太太們還要看看四姑娘呢寶釵點頭由他去了那姑子到了惜春那裡看見彩屏便問姑娘在那裡呢彩屏

既是地藏庵姑子何不帶了蕊官藕官来

道不用提了姑娘這幾天飯都沒吃只是歪着那姑子道爲什麼彩屏道說也話長你見了姑娘只怕他就和你說了惜春早已聽見急忙坐起說你們兩個人好啊見我們家事差了就不來了那姑子道阿彌陀佛有也是施主沒也是施主別說我們是本家庵裏受過老太太多少恩惠的如今老太太的事太太奶奶們都見過了只沒有見姑娘心裏惦記今兒是特特的來瞧姑娘來了惜春便問起水月庵的姑子來那姑子道他們庵裏鬧了些事如今門上也不肯常放進來了便問惜春道前兒聽見說櫳翠庵的妙師父怎麼跟了人走了惜春道那裏的話說這個話的人隄防着割舌頭人家遭了强盜搶去怎麼還說

此兩姑子頗似寶釵

依佛護法只是如此惜春与妙玉契合極請明心見

這樣的壞話那姑子道妙師父的爲人古怪只怕是假惺惺罷在姑娘面前我們也不好說的那裏像我們這些粗夯人只知道諷經念佛給人家懺悔也爲着自己修個善果惜春道怎麼樣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除了咱們家這樣善德人家兒不怕若是別人家那些誥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輩子的榮華到了苦難來了可就救不得了只有個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遇見人家有苦難就慈心發動設法兒救濟爲什麼如今都說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呢我們修了行的人雖說比夫人小姐們苦多着呢只是沒有險難的了雖不能成佛作祖修修來世或者轉個男身自己也就好了不像如今脫生了

惜之学者本自與時亦復難同入耳要知惜春只取修行只要修得真一語而已

個女人胎子什麽委屈煩難都說不出來姑娘你還不知道呢要是姑娘們到了出了門子這一輩子跟着人是更沒法兒的若說修行也只要修得真那妙師父自爲才情比我們强他就嫌我們這些人俗豈知俗的纔能得善緣呢他如今到底是遭了大劫了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話說的合在机上也顧不得了頭們在這裡便將尤氏待他怎樣前兒看家的事說了一遍並將頭髮指給他瞧道你打諒我是什麽沒主意戀火坑的人麽早有這樣的心只是想不出道兒來那姑子聽了假作驚慌道姑娘再别說這個話珍大奶奶聽見還要罵殺我們攆出菴去呢姑娘這樣人品這樣人家將來配個好姑爺享一輩子的榮

看透二姑子揣惑之心明知而言詭詞相激矣乃亦覺聪明

華富貴惜春不等說完便紅了臉說珍大奶奶攆得你我就攆不得麽那姑子知是真心便索性激他一激說道姑娘别怪我們說錯了話太太奶奶們那裡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時鬧出没意思來倒不好我們倒是爲姑娘的話惜春道這也瞧罷咧彩屏等聽這話頭不好便使個眼色兒給姑子叫他走那姑子會意本來心裡也害怕不敢挑逗便告辭出去惜春也不留他便冷笑道打諒天下就是你們一個地藏菴麽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彩屏見事不妥恐耽不是悄悄的去告訴了尤氏說四姑娘鉸頭髮的念頭還没有息呢他這幾天不是病竟是怨命奶奶隄防些别鬧出事來那會子歸罪我們身上尤氏道

此說說到惜春心坎上
此言極是
可笑
可知只是為此要出家也

大爺不在家尤見必仍有不堪之事為惜春所深鄙也

他那裡是為要出家他為的是大爺不在家安心和我過不去也只好由他罷了彩屏等沒法也只好常常勸解豈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飯只想鉸頭髮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到各處告訴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勸了好幾次怎奈惜春執迷不解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訴賈政只聽外頭傳進來說甄家的太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來了衆人急忙接出便在王夫人處坐下衆人行禮敘些寒温不必細述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寶玉與自巳的寶玉無二要請甄寶玉進來一見傳話出去同來說道甄少爺在外書房同老爺說話說的投了机了打發人來請我們二爺三爺還叫蘭哥兒在外頭吃飯吃了飯進來說畢裡頭也便擺

兩寶玉至此總見面而此書將畢矣所謂真事隱也

飯原來此時賈政見甄寶玉相貌果與寶玉一樣試探他的文才竟應對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寶玉等三人出來警勵他們再者到底叫寶玉來比一比（四字存乎筆）寶玉聽命穿了素服帶了兄弟侄兒出來見了甄寶玉竟是舊相識一般那甄寶玉也像那裡見過的兩人行了禮然後賈環賈蘭相見本來賈政席地而坐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甄寶玉因是晚輩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鋪了褥子坐下如今寶玉等出來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着為甄寶玉是晚一輩又不好竟叫寶玉等站着賈政知是不便站起來又說了幾何話叫人擺飯說我失陪叫小兒輩陪着大家說話兒好叫他們領領大教甄寶玉遜謝道老伯大人請便小侄

奇想是寶玉本色

錦衣玉食四字鄙陋

正欲領世兄們的教呢賈政回覆了幾句便自往內書房去那甄寶玉却要送出來賈政攔住寶玉等先搶了一步出了書房門檻站立著看賈政進去然後進來讓甄寶玉坐下彼此套叙了一回諸如久慕渴想的話也不必細述且說賈寶玉見了甄寶玉想到夢中之景並且素知甄寶玉爲人必是和他同心以爲得了知己因初次見面不便造次且又賈環賈蘭在坐只有極力誇讚說久仰芳名無由親炙今日見面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那甄寶玉素來也知賈寶玉的爲人今日一見果然不差只是可與我共學不可與我適道他既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魂了我如今略知些道理何不和他講講但只

是初見尚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只好緩緩的來便道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數萬人裡頭選出來最清最雅的至於弟乃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覺玷辱了這兩個字賈寶玉聽了心想這個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但是你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兒們清潔怎麼他拿我當作女孩兒看待起來便道世兄謬讚實不敢當弟至濁至愚只不過一塊頑石耳何敢比世兄品望清高實稱此兩字呢甄寶玉道弟少時不知分量自謂尚可琢磨豈知家遭消索數年來更比瓦礫猶賤雖不敢說歷盡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領悟了些須世兄是錦衣玉食無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經濟高出人上所以老

已極

所言似尚不卑但在此書中說來便覺俗不可耐

俗人何嘗知性情中有學問耶

伯鍾愛將爲席上之珍弟所以纔說尊名方稱賈寶玉聽這話頭又近了祿蠹的舊套想話回答賈環見未與他說話心中早不自在倒是賈蘭聽了這話甚覺合意便說道世叔所言固是太謙若論到文章經濟實在從歷練中出來的方爲眞才實學在小侄年幼雖不知文章爲何物然將讀過的細味起來那膏粱文繡比著令聞廣譽眞是不啻百倍的了甄寶玉未及答言賈寶玉聽了蘭兒的話心裡越發不合想道這孩子從幾時也學了這一派酸論便說道弟聞得世兄也詆盡流俗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今日弟幸會芝範想欲領教一番超凡入聖的道理從此可以洗淨俗腸重開眼界不意視弟爲蠢物所以將世

此段更隱

若今食叙以問此一席之談當深悔不將着此人矣

路的話來酬應甄寶玉聽說心裡曉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以疑我爲假我索性把話說明或者與我作個知心朋友也是好的便說世兄高論固是眞切但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懶於應酬委弟接待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便是著書立說無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親師長養育教誨之恩所以把少時那些迂想痴情漸漸的淘汰了些如今尚欲訪師覓友教導愚蒙幸會世兄定當有以教我適纔所言並非虛意賈寶玉愈聽愈不耐煩又不好冷淡只得將言語支吾幸喜裡頭傳出話來

此應刪去兩行

紫鵑何至如此鄙俗若作癡人想出便入情

隨手帶過李綺但敘

說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請甄少爺裡頭去坐呢寶玉聽了趁勢便邀甄寶玉進去那甄寶玉依命前行賈寶玉等陪着來見王夫人賈寶玉見是甄太太上坐便先請過了安賈環賈蘭也見了甄寶玉也請了王夫人的安兩母兩子互相厮認雖是賈寶玉是娶過親的那甄夫人年紀已老又是老親因見賈寶玉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不禁親熱起來王夫人更不用說拉着甄寶玉問長問短覺得比自已家的寶玉老成些回看賈蘭也是清秀超羣的雖不能像兩個寶玉的形像也還隨得上只有賈環粗夯未免有偏愛之色衆人一見兩個寶玉在這裡都來瞧看說道眞眞奇事名字同了也罷怎麼相貌身材都是

一樣的虧得是我們寶玉穿孝若是一樣的衣服穿着一時也認不出來內中紫鵑一時癡意發作便想起黛玉來心裡說道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時就將那甄寶玉配了他只怕也是願意的正想着只聽得甄夫人道前日聽得我們老爺回來說我們寶玉年紀也大了求這裡老爺留心一門親事王夫人正愛甄寶玉順口便說道我也想要與令郎作伐我家有四個姑娘那三個都不用說死的死嫁的嫁了還有我們珍大侄兒的妹子只是年紀過小幾歲恐怕難配倒是我們大媳婦的兩個堂妹子生得人才齊正二姑娘呢已經許了人家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爲配過一天我給令郎作媒但是他家的家計如今差

来殊之味

王夫人轉私之心老而愈篤

李紈李綺是書中無關緊要之人與寶玉又無關涉惟尤採以湘雲配之為最妙

蓋甄寶玉是賈寶玉對面影子觀其言論恰與湘雲所言仕途經濟云云一鼻孔出氣正好作匹偶也

此論無人解得

蘇寶釵與是甄寶玉之地惜早不相遇也

些甄夫人道太太這話又客套了如今我們家還有什麼只怕人家嫌我們窮罷喇王夫人道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將來不但復舊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來甄夫人笑着道但願依著太太的話更好這麼着就求太太作個保山甄寶玉聽他們說起親事便告辭出來賈寶玉等只得陪著來到書房見賈政已在那裡復又立談幾句聽見甄家的人來回甄寶玉道太太要走了請爺回去罷于是甄寶玉告辭出來賈政命寶玉環蘭相送不題且說寶玉自那日見了甄寶玉之父知道甄寶玉來京朝夕盼望今兒見面原想得一知巳豈知談了半天竟有些冰炭不投悶悶的回到自巳房中也不言也不笑只管發怔寶釵

前日改擬白寶玉今日仍故又問

便問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寶玉道相貌倒還是一樣的只是言談間看起來並不知道什麼不過也是個祿蠹寶釵道你又編派人家了怎麼就見得也是個祿蠹呢寶玉道他說了半天并沒個明心見性之談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又說什麼為忠為孝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麼只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寶釵見他又說獃話便說道你真真說出句話來叫人發笑這相貌怎麼能不要呢況且人家這話是正理做了一個男人原該要立身揚名的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說自巳沒有剛烈倒說人家是祿蠹寶玉本聽了甄寶玉的話甚不耐煩又被寶釵搶

瘋語失卻本來面目之

本心語矣。乃出淤泥而不染也。

白了一場心中更加不樂悶悶昏昏不覺將舊病又勾起來了并不言語只是傻笑寶釵不知只道自已的話錯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豈知那日便有些發獃襲人等慪他也不言語過了一夜次日起來只是獃獃的竟有前番的病樣一日王夫人因爲惜春定要鉸髮出家尤氏不能攔阻看着惜春的樣子是若不依他必要自盡的雖然晝夜着人看守終非常事便告訴了賈政賈政嘆氣跺脚只說東府裡不知幹了什麽鬧到如此地位叫了賈蓉來說了一頓叫他去和他母親說認真勸解勸解若是必要這樣就不是我們家的姑娘了豈知尤氏不勸還好一勸了更要尋死說做了女孩兒終不能在家一輩子的若

像二姐姐一樣老爺太太們倒要操心況且死了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放我出了家干干淨淨的一輩子就是疼我了況且我又不出門就是櫳翠菴原是偺們家的基趾我就在那裡修行我有什麽你們也照應得著現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裡你們依我呢我就算得了命了若不依我呢我也沒法只有死就完了我如若遂了自已的心願那時哥哥回來我和他說並不是你們逼着我的若說我死了未免哥哥回來倒說你們不容我尤氏本與惜春不合聽他的話也似乎有理只得去回王夫人王夫人已到寶釵那裡見寶玉神魂失所心下着忙便說襲人道你們忒不留神二爺犯了病也不來回我襲人道二爺的

針對尤氏語而入畫出園時惜春自明。

病原來是常有的一時好一時不好天天到太太那裡仍舊請安去原是好好兒的今兒纔發糊塗些二奶奶正要求同太太恐怕太太說我們大驚小怪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心裡一時明白怕他們受委屈便說道太太放心我沒什麼病只是心裡覺着有些悶悶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好請大夫瞧瞧吃兩劑藥好了不好若再鬧到頭裡丟了玉的樣子那可就費了事了寶玉道太太不放心便叫個人瞧瞧我就吃藥王夫人便叫丫頭傳話出來請大夫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事忘了遲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藥王夫人回去過了幾天寶玉更糊塗了甚至於飯食不進大家着急起來

紅樓夢 第百五回 十

恰又忙着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賈璉家下無人請了王仁來在外幫着料理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也是病了所以榮府中又鬧的馬仰人番一日又當脫孝來家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見寶玉人事不醒急的衆人手足無措一面哭著一面告訴賈政說大夫說了不肯下藥只好預備後事賈政嘆氣連連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賈璉辦去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爲難只見一個人跑進來說二爺不好了又有饑荒來了賈璉不知何事這一號非同小可瞪着眼說道什麼事那小廝道門上來了一個和尚手裡拿著二爺的這塊丟的玉說要一萬賞銀賈璉照

賈芸王仁漸漸復用引起後文拾甚先案理

突兀之至

一誤何堪再誤賈芸必出來惹事

請此人幫着料理更与前文不合

何以直待賈政起起從前正事節寶釵最重玉者乃聞和尚送玉來亦若漠然不知金玉之說只是謀親事之話頭親事既成不但無須金鎖并玉亦看得平常也

妙筆

臉啐道我打量什麼事這樣慌張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麼就是真的現在人要死了要這玉做什麼小厮道奴才也說了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正說着外頭嚷進來說這和尚撒野各自跑進來了衆人攔他攔不住賈璉道那裡有這樣怪事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又鬧著賈政聽見了也沒了主意了裡頭又哭出來說寶二爺不好了賈政益發著急只見那和尚說道要命拿銀子來賈政忽然想起頭裡寶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這會子和尚來或者有救星但是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銀子來怎麼樣呢想一想如今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說賈政叫人去請那和尚已進來了也不施禮也不答話便往裡就跑賈

璉拉着道裡頭都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麼那和尚道遲了就不能救了賈璉急得一面走一面亂嚷道裡頭的人不要哭了和尚進來了王夫人等只顧着哭那裡理會賈璉走進來又嚷王夫人等回過頭來見一個長大的和尚唬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尚直走到寶玉炕前寶釵避過一邊襲人見王夫人站着不敢走開只見那和尚道施主們我是送玉來的說着把那塊玉擎着道快把銀子拿出來我好救他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擇真假便說道若是救活了人銀子是有的那和尚笑道拿來王夫人道你放心橫竪折變的出來和尚哈哈大笑手拿着玉在寶玉耳邊叫道寶玉寶玉你的寶玉回來了說了這

何以了頭老媽都不看見

一句王夫人等見寶玉把眼一睜襲人說道好了只見寶玉便問道在那裡呢那和尚把玉遞給他手裡寶玉先前緊緊的攥着後來慢慢的回過手來放在自己眼前細細的一看說噯呀久違了裡外衆人都喜歡的念佛連寶釵也顧不得有和尚了賈璉也走過來一看果見寶玉回過來了心裡一喜疾忙躲出去了那和尚也不言語赶來拉着賈璉就跑賈璉只得跟着到了前頭赶着告訴賈政賈政聽了喜歡即找和尚施禮叩謝和尚還了禮坐下賈璉心下狐疑必是要了銀子纔走賈政細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見的便問寶刹何方法師大號這玉是那裡得的怎麽小兒一見便會活過來呢那和尚微微笑道我也不

知道只要拿一萬銀子來就完了賈政見這和尚粗魯也不敢得罪便說有和尚道有便快拿來罷我要走了賈政道畧請少坐待我進內瞧瞧和尚道你去快出來纔好賈政果然進去也不及告訴便走到寶玉炕前寶玉見是父親來欲要爬起因身子虛弱起不來王夫人按着說道不要動寶玉笑着拿這玉給賈政瞧道寶玉來了賈政畧略一看知道此玉有些根源也不細看便和王夫人道寶玉好過來了這賞銀怎麽樣王夫人道儘着我所有的折變了給他就是了寶玉道只怕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罷賈政點頭道我也看來古怪但是他口口聲聲的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款留着他再說賈政出來寶玉

挽今古

誰訛度伐

華之突兀

便嚷餓了喝了一碗粥還說要飯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王夫人還不敢給他吃寶玉說不妨的我已經好了便爬着吃了一碗漸漸的神氣果然好過來了便要坐起來麝月上去輕輕的扶起因心裡喜歡忘了情說道真是寶貝纔看見了一會兒就好了虧的當初沒有砸破寶玉聽了這話神色一變把玉一撂身子往後一仰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見解与衆人一般）（此語亦正出於紫鵑之口）（此即玉為衆所生）

甄寶玉入都与寶玉相見後通靈玉即後歸真便離合一片非仍尤妙立結尾一筆挽到上半部文字引起下回寶玉悟境重墨變幻離結保伐

前此之真玉未顧璞也夢中窺而欲合一璧今此之真玉已雕琢成器也覿面千里儼若兩人僅去真來在塵世罗为美玉在仙境罗为俗物矣一病將死以玉而生寫來離合變幻可以神通而不可以迹求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

書中有名之女子皆有歸结惟叙史湘雲後半截太覺草草既不叙其夫婿

紅樓夢第一百十五回終

賈母慶壽時只命釵黛湘探四人出見話王妃可見看待比衆不同也

之姓名亦不詳其出嫁之始末前後太不相稱矣夫湘雲為賈母內姪孫女釵黛之下即數此人其與寶玉自幼相親樂數晨夕無異於釵黛也初非無意於寶玉故深忌黛玉而甚親襲人及窺見王夫人意屬寶釵遂與寶玉疏而與黛玉親嘗在大觀園時分誼固居衆姊妹之上也何下不詳釵其所適者為何如人遣嫁時賈母寶玉及姊妹行相送相賀亦何熱鬧如何

殷勤以收束多年相聚之情術耶吾意湘雲不配寶玉素耦雖其人結好有一甄寶玉在若以之作合豈不成玉合乎底蓋耶書中湘雲定親生閱回九皆只空釵並不指實忽云新婿得病沉而夭逝意將有費筆墨而簡略無味殊太冷落不如補釵數筆說三十二回襲人口中常出之語彼時係甄夫人在京相親揀定後因緣事抄家遂將此事擱起直至此時起後進京方過禮聘娶豈不配

縱有情湘雲識見志趣適與今日之飄
寶玉相合自然魚水和諧勝於寶釵遠
矣中間要者筆墨只須說湘雲之嫁又
放外任因賈府查抄後不便仍來長住
故亦隨任出去一年任滿回京已在賈
母去世之後則放開湘雲不寫自不覺其
疏漏至於李紋李綺乃書中無關緊
要之人前文不過為大觀園選集繁盛
時點綴花簇而已正不必特敘其婚姻之
事也且以李綺配甄寶玉只不過一娶一

嫁無可煊染未免辜負生花之筆乎

末麝月

夢游以上幻如標字魂游以和尚如線索是前是引入情關此則跳出情關夫指引度脫之日其宜出家之眼

紅樓夢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話說寶玉一聽麝月的話身往後仰復又死去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禍此時王夫人等也不及說他那麝月一面哭着一面打算主意心想若是寶玉一死我便自盡跟了他去不言麝月心裡的事且說王夫人等見叫不回來趕着叫人出來找和尚救治豈知賈政進內出去時那和尚已不見了賈政正在咤異聽見裡頭又鬧急忙進來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牙關緊閉脉息全無用手在心窩中一摸尚是温熱賈政只得急忙請醫灌藥救治那知那寶玉的魂魄早已出了

竅了你道死了不成却原来恍恍惚惚赶到前廳見那送玉的和尚坐着便施了禮那和尚忙站起身來拉着寶玉就走寶玉跟了和尚覺得身輕如葉飄飄飖飖也沒出大門不知從那裡走出來了行了一程到了個荒野地方遠遠的望見一座牌樓好像曾到過的正要問那和尚只見恍恍惚惚又來了一個女人寶玉心裡想道這樣曠野地方那得有如此的麗人必是神仙下界了寶玉想着走近前來細細一看竟有些認得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見那女人合和尚打了一個照面就不見了寶玉一想竟是尤三姐的樣子越發納悶怎麼他也在這裡又要問時那和尚早拉着寶玉過了牌樓只見牌上寫著真如福地

仍是夢游時光景

作者特作孰要兩寶玉之意只在前後兩配見之

大解脫是此回主意

正意

四個大字兩邊一幅對聯乃是

　　假去真來真勝假　無原有是有非無

後人〻見之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門上也橫書着四個大字道福善禍淫又有一副對聯大書云

　　過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

　　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

寶玉看了心下想道原來如此我倒要問問因果來去的事了這麽一想只見鴛鴦站在那裡招手兒叫他寶玉想道我走了半日原不曾出園子怎麽改了樣兒了呢趕着要合鴛鴦說話豈知一轉眼便不見了心裡不免疑惑起來走到鴛鴦站的地

方見乃是一溜配殿各處都有匾額寶玉無心去看只向鴛鴦立的所在奔去見那一間配殿的門半掩半開寶玉也不敢造次進去心裡正要問那和尚一聲回過頭來和尚早已不見了寶玉恍惚見那殿宇巍峩絕非大觀園景象便立住脚抬頭看那匾額上寫道引覺情痴兩邊寫的對聯道

　　喜笑悲哀都是假　貪求思慕總因痴

寶玉看了便點頭嘆息想要進去找鴛鴦問他是什麽所在細細想來甚是熟識便仗着膽子推門進去滿屋一瞧並不見鴛鴦裡頭只是黑漆漆的心下害怕正要退出見有十數個大櫥櫥門半掩寶玉忽然想起我少時做夢曾到過這樣個地方如

揭出書旨。

夢猶反想清楚。現猶反想恍惚。閒筆入妙。

念花在花

度出金針。

今能彀親身到此也是大幸恍惚間把找鴛鴦的念頭忘了便仗着膽子把上首大櫥開了櫥門一瞧見有好幾本冊子心裡更覺喜歡想道大凡人做夢說是假的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我常說還要做這個夢再不能的了料今兒被我找着了但不知那冊子是那個見過的不是伸手在上頭取了一本冊上寫着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拿着一想道我恍惚記得是那個只恨記得不清楚便打開頭一頁看去見上頭有畫但是畫跡模糊再瞧不出來後面有幾行字跡也不清楚尚可摹擬便細細的看去見有什麼玉帶上頭有個好像林字心裡想道莫不是說林妹妹能便認真看去底下又有金簪雪裡四字詫異道怎

麼又像他的名字呢復將前後四句合起來一念道也沒有什麼道理只是暗藏着他兩個名字並不為奇獨有那憐字嘆字不好這是怎麼解想到那裡又啐道我是偷着看若只管呆想起來倘有人來又看不成了遂往後看也無暇細玩那畫圖只從頭看去看到尾上有幾句詞什麼虎兕相逢大夢歸一句便恍然大悟道是了果然機關不爽這必是元春姐姐了若都是這樣明白我要抄了去細玩起來那些姊妹們的壽夭窮通沒有不知的了我回去自不肯洩漏只做一個未卜先知的人也省了多少閒想又向各處一瞧並沒有筆硯又恐人來只得忙着看去只見圖上影影有一個放風箏的人兒也無心去看急

包括得妙。正不必鋪排犯複也。只疑誤人一看已是故意易接妙文也。妙極閃爍之致。

急的將那十二首詩詞都看遍了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一想便得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牢牢記著一面嘆息一面又取那金陵又副冊一看看到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先前不懂見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便大驚痛哭起來待要往後再看聽見有人說道你又發呆了妹林妹請你呢好似鴛鴦的聲氣回頭却不見人心中正自驚疑忽鴛鴦在門外招手寶玉一見喜得趕出來但見鴛鴦在前影影綽綽的走只是趕不上寶玉叫道好姐姐等等我那鴛鴦並不理只顧前走寶玉無奈儘力趕去忽見別有一洞天樓閣高聳殿角玲瓏且有好些宮女隱約其間寶玉貪看景致竟將鴛鴦忘了寶玉順步走入一座

宮門內有奇花異卉都也認不明白惟有白石花闌圍着一顆青草葉頭上畧有紅色但不知是何名草這樣矜貴只見微風動處那青草已擺搖不休雖說是一枝小草又無花朶其嫵媚之態不禁心動神怡魂消魄喪寶玉只管呆呆的看着只聽見旁邊有一人說道你是那裡來的蠢物在此窺探仙草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却是一位仙女便施禮道我找鴛鴦姐姐誤入仙境恕我冒昧之罪請問神仙姐姐這裡是何地方怎麼我鴛鴦姐姐到此還說是林妹妹叫我望乞明示那人道誰知你的姐姐妹妹我是看管仙草的不許凡人在此逗留寶玉欲待要出來又捨不得只得央告道神仙姐姐既是那管理仙

幻境改作真境已是返真入幻

絳珠仙草瀟湘妃子是即是離文境超妙

華光納媒不定妙妙

草的必然是花神姐姐了但不知這草有何好處那仙女道你要知道這草說起來話長着呢那草本在靈河岸上名曰絳珠草因那時萎敗幸得一個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得以長生後來降凡歷刧還報了灌溉之恩今返歸眞境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不令蜂纏蝶戀寶玉聽了不解一心疑定必是遇見了花神了今日斷不可當面錯過便問管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還有無數名花必有專管的我也不敢煩問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那仙女道我却不知除是我主人方曉寶玉便問道姐姐的主人是誰那仙女道我主人是瀟湘妃子寶玉聽道是了你不知道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那仙女

道胡說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雖號爲瀟湘妃子並不是娥皇女英之輩何得與凡人有親你少來混說瞧着叫力士打你出去寶玉聽了發怔只覺自形穢濁正要退出又聽見有人赶來說道裡面叫請神瑛侍者那人道我奉命等了好些時總不見有神瑛侍者過來你叫我那裡請去那一個笑道纔退去的不是麽那侍女慌忙趕出來說請神瑛侍者回來寶玉只道是問別人又怕被人追赶只得踉蹌而逃正走時只見一人手提寶劍迎面攔住說那裡走唬得寶玉驚惶無措仗着膽抬頭一看却不是別人就是尤三姐寶玉見了畧定些神央告道姐姐怎麽你也來逼起我來了那人道你們弟兄沒有一個好人敗人

尤三姐死於寶玉之一言責之不爲過也

奇幻已極

名節破人婚姻今兒你到這裡是不饒你的了寶玉聽去話頭不好正自着急只聽後面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攔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今兒見了必定要一劍斬斷你的塵緣寶玉聽了益發着忙又不懂這些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只得回頭要跑豈知身後說話的並非別人却是晴雯寶玉一見悲喜交集便說我一個人走迷了道兒遇見仇人我要逃回却不見你們一人跟着我如今好了晴雯姐姐快快的帶我回家去罷晴雯道侍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我是奉妃子之命特來請你一會並不難爲你寶玉滿腹狐疑只得問道姐姐說是妃子叫我那妃子究是何人晴雯道此時不必問到

了那裡自然知道寶玉沒法只得跟着走細看那人背後舉動恰是晴雯那面目聲音是不錯的了怎麼他說不是我此時心裡糢糊且別管他到了那邊見了妃子就有不是那時再求他到底女人的心腸是慈悲的必定恕我冒失正想着不多時到了一個所在只見殿宇精致彩色輝煌庭中一叢翠竹戶外數本蒼松廊簷下立着幾個侍女都是宮粧打扮見了寶玉進來便悄悄的說道這就是神瑛侍者麼引着寶玉的說道就是你快進去通報罷有一侍女笑着招手寶玉便跟着進去過了幾層房舍見一正房珠簾高掛那侍女說站着候旨寶玉聽了也不敢則聲只得在外等着那侍女進去不多時出來說請侍者

奇幻極矣。

妙筆一語真
如水晶簾風
有被吹去近。

奇幻。

忽見又有一人捲起珠簾只見一女子頭戴花冠身穿繡服端坐在內寳玉略一擡頭見是黛玉的形容便不禁的說道妹妹在這裡叫我好想那簾外的侍女悄吒道這侍者無禮快快出去說猶未了又見一個侍兒將珠簾放下寳玉此時欲待進去又不敢要走又不捨待要問明見那些侍女並不認得又被驅逐無奈出來心想要問睛雯回頭四顧並不見有睛雯心下狐疑只得怏怏出來又無人引着正欲找原路而去却又找不出舊路了正在爲難見鳳姐站在一所房簷下招手兒寳玉看見喜歡道可好了原來回到自巳家裡了怎麼一時迷亂如此急奔前來說姐姐在這裡麼我被這些人捉弄到這個分見林妹

滴滴歸原。

妙玉未見。
豈已超出
幻境。直證
真如耶。抑
為後來寶
玉之別經
度脫。不知
所注耶。

女子變作
鬼怪。妙語。

妹又不肯見我不知是何原故說着走到鳳姐站的地方細看起來並不是鳳姐原來却是賈蓉的前妻秦氏寳玉只得立住脚要問鳳姐姐在那裡那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裡去了寳玉怳怳惚惚的又不敢跟進去只得呆呆的站着嘆道我今兒得了什麼不是衆人都不理我痛哭起來見有幾個黃巾力士執鞭趕來說是何處男人敢闖入我們這天仙福地來快走出去寳玉聽得不敢言語正要尋路出來遠遠望見一羣女子說笑前來寳玉看時又像是迎春等一干人走來心裡喜歡叫道我迷住在這裡你們快來救我正嚷着後面力士赶來寳玉急得往前亂跑忽見那一羣女子都變作鬼怪形像也來追撲寳

大澈大悟。如照明鏡。此鏡同小風月鏡耶。

真諦。伏此。

玉正在情急只見那送玉來的和尚手裡拿着一面鏡子一照說道我奉元妃娘娘旨意特來救你登時鬼怪全無仍是一片荒郊寶玉拉着和尚說道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裡你一時又不見了看見了好些親人只是都不理我忽又變作鬼怪到底是夢是真望老師明白指示那和尚道你到這裡曾偷看什麽東西沒有寶玉一想道他既能帶我到天仙福地自然也是神仙了如何瞞得他況且正要問個明白便道我倒見了好些册子來着那和尚道可又來你見了册子還不解麽世上的情緣都是那些魔障只要把歷過的事情細細記着將來我與你說明說着把寶玉狠命的一推說回去罷寶玉站不住脚一跤跌

倒口裡嚷道阿喲衆人正在哭泣聽見寶玉甦來連忙叫喚寶玉睜眼看時仍躺在炕上見王夫人寶釵等哭的眼泡紅腫定神一想心裡說道是了我是死去過來的遂把神魂所歷的事呆呆的細想幸喜還記得便哈哈的笑道是了是了王夫人只道舊病復發便好延醫調治卽命丫頭婆子快去告訴賈政說是寶玉回過來了頭裡原是心迷住了如今說出話來不用脩辦後事了賈政聽了卽忙進來看視果見寶玉甦來便道沒福的痴兒你要唬死誰麽說着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下來了又歎了幾口氣仍出去叫人請醫生胗脉服藥這裡麝月正思自盡見寶玉一過來也放了心只見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圓湯叫他

麝月之不同爲鴛鴦友。爭此須

王夫人鈍根人笨極

刻耳

喝了幾口漸漸的定了神王夫人等放心也沒有說麝月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給寶釵給他帶上想起那和尚來這玉不知那裡找來的也是古怪怎麼一時要銀一時又不見了莫非是神仙不成寶釵道說起那和尚來的蹤跡去的影響那玉並不是找來的頭裡丟的時候必是那和尚取去的王夫人道玉在家裡怎麼能取的了去寶釵道既可送來就可取去襲人麝月道那年丟了玉林大爺測了個字後來二奶奶過了門我還告訴過二奶奶說測的那字是什麼賞字二奶奶還記得麼寶釵想道是了你們說測的是當鋪裡找去如今纔明白了竟是個和尚的尚字在上頭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麼王夫人道那和尚

本來古怪那年寶玉病的時候那和尚來說是我們家有寶貝可解說的就是這塊玉了他既知道自然這塊玉到底有些來歷況且你女婿養下來就嘴裡含着的古往今來你們聽見過這麼第二個麼只是不知終久這塊玉到底怎麼着就連偺們這一個也還不知是怎麼着病也是這塊玉好也是這塊玉生也是這塊玉說到這裡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淚來寶玉聽了心裡卻也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語心裡細細的記憶那時惜春便說道那年失玉還請妙玉請過仙說是青埂峯下倚古松還有什麼入我門來一笑逢的話想起來入我門三字大有講究佛教法門最大只怕二哥哥不能入得去

何以一向不提起金鎖而去提造之物事成之後便如敝屣矣

妙評

寶玉聽了又冷笑幾聲寶釵聽着不覺的把眉頭兒肐揪着發起怔來尤氏道偏你一說又是佛門了你出家的念頭還沒有歇麽惜春笑道不瞞嫂子說我早已斷了葷了王夫人道好孩子阿彌陀佛這個念頭是起不得的惜春聽了也不言語寶玉想青燈古佛前的詩句不禁連嘆幾聲忽又想起一床蓆一枝花的詩句來拿眼睛看着襲人不覺又流下淚來衆人都見他忽笑忽悲也不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舊病豈知寶玉觸處機來竟能把偷看冊上的詩句牢牢記住了只是不說出來心中早有一家成見在那裡了暫且不題且說衆人見寶玉死去復生神氣清爽又加連日服藥一天好似一天漸漸的復原起來

便是賈政見寶玉已好現在丁憂無事想起賈赦不知幾時遇赦老太太的靈柩久停寺內終不放心欲要扶柩回南安葬便叫了賈璉來商議賈璉便道老爺想的極是如今趁著丁憂幹了這件大事更好將來老爺起了服只怕又不能遂意了但是我父親不在家姪兒又不敢僭越老爺的主意狠好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幾千銀子衙門裡緝賊那是再緝不出來的賈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只爲大老爺不在家叫你來商議商議怎麽個辦法你是不能出門的現在這裡沒有人我想好幾口材都要帶回去我一個人怎麽能彀照應想着把蓉哥兒帶了去况且有他媳婦的棺材也在裡頭還有你林妹妹的那是老太太

賈政扶柩回南須安照的日期方5塲期遠近时日清楚

的遺言說跟著老太太一塊兒回去的我想這一項銀子只好在那裡挪借幾千也就彀了賈璉道如今的人情過於淡薄老爺呢又丁憂我們老爺呢又在外頭一時借是借不出來的了只好拿房地文書出去押去賈政道住的房子是官蓋的那裡動得賈璉道住房是不能動的外頭還有幾所可以出脫的等老爺起復後再贖也使得將來我父親回來了倘能也再起用也好贖的只是老爺這麼大年紀辛苦這一場姪兒們心裡却不安賈政道老太太的事是應該的只要你在家謹慎些把持定了纔好賈璉道老爺這倒只管放心姪兒雖糊塗斷不敢不認真辦理的况且老爺回南少不得多帶些人去所留下的人

也有限了這點子費用還可以過的來就是老爺路上短少些必經過賴尚榮的地方可以叫他出點力兒賈政道自巳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帮什麼呢賈璉答應了個是便退出來打筭銀錢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叫他管了家自巳擇了發引長行的日子就要起身寳玉此時身體復元賈環賈蘭倒認真念書賈政都交付給賈璉叫他管教今年是大比的年頭環兒是有服的不能入塲蘭兒是孫子服滿了也可以考的務必叫寳玉同着姪兒考去能彀中一個舉人也好贖一贖僧們的罪名賈璉等唯唯應命賈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說了好些話纔別了宗祠便在城外念了幾天經就發引下船帶了林之孝等而去也

今知解人更難索矣

黛玉非沒只有一笑寶玉今日庶乎決陰得上矣

臨窗之夕兄五究毫不解意不盡與言遂置之度外也

沒有驚動親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寶玉因賈政命他赴考王夫人便不時催逼查考起他的工課來那寶釵襲人時常勸勉自不必說那知寶玉病後雖精神日長他的念頭一發更奇僻了竟換了一種不但厭棄功名仕進竟把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只是衆人不大理會寶玉也並不說出來一日恰遇紫鵑送了林黛玉的靈柩回來悶坐自己屋裡啼哭想著寶玉無情見他林妹妹的靈柩回去並不傷心落淚見我這樣痛哭也不來勸慰反瞅着我笑這樣負心的人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着我們前夜虧我想得開不然幾乎又上了他的當只是一件叫人不解如今我看他待襲人也是冷冷兒的二

此句殊妙須從寶玉本年來不甚親熱寶釵方是

奶奶是本來不喜歡親熱的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麼看來女孩兒們多半是痴心的白操了那些時的心不知將來怎樣結局正想着只見五兒走來瞧他見紫鵑滿面淚痕便說姐姐又哭林姑娘了我想一個人聞名不如眼見頭裡聽著二爺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豈知我進來了盡心竭力的伏侍了幾次病如今病好了連一句好話也沒有剩出來這會子索性連正眼兒也不瞧了紫鵑聽他說的好笑便噗嗤的一笑啐道呸你這小蹄子你心裡要寶玉怎麼樣待你纔好女孩兒家也不害臊人家明公正氣的屋裡人他瞧着還沒事人一大堆呢有功夫理你去因又笑著拿個指頭往

臉上抹着問道你到底箒寶玉的什麽人哪那五兒聽了自知失言便飛紅了臉待要解說不是要寶玉怎樣看待說他近来不憐下的話只聽院門外亂嚷說外頭和尚又來了要那一萬銀子呢太太着急叫璉二爺和他講去偏偏璉二爺又不在家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太太叫請二奶奶過去商量不知怎樣打發那和尚下回分解

可生而不可死者非情之至也可死而不可生亦非情之至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復生者猶非情之至也如寶玉其庶幾乎（寶玉有此事也）一紅樓也始之以夢終非夢也情痴不可而操托詞云爾終之以魂消此魂之非月不可（寶玉無此事也）撲亦托詞云爾若說仍歷了了而甚至与鐵玉强仙令合時變亦同攀鳳尾自如似同而覺由識本觀之墮入惡道矣僕嘗謂劉阮謫仙詩語襃真靈槎氣無言趣不解世何以流傳此回收回話敘此不熱鬧而不覺色相真如鏡花水月海市蜃樓情悅迷離可望而不可即一片靈機空中翔舞仙才仙才顧將來黛玉

紅樓夢第一百十六回終

僅得望見顏色。不道一語。若覿面相見。
如何行禮。如何答問。必然做出許多惡俗
套數矣。其餘諸女。亦作生作死。未嘗正寫
一筆。文品之高。見地之超。非食人間煙火
者所能道也。觀止矣。

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寶釵過去商量寶玉聽見說是和尚在外頭赶忙的獨自一人走到前頭嘴裡亂嚷道我的師父在那裡叫了半天並不見有和尚只得走到外面見李貴將和尚攔住不放他進來寶玉便說道太太叫我請師父進去李貴聽了鬆了手那和尚便搖搖擺擺的進來寶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死去時所見的一般心裡早有些明白了便上前施禮連叫師父弟子迎候來遲那僧說我不要你們接待只要銀子拿了來我就走寶玉聽來又不像有道行的話看他滿頭癩瘡渾身腌臢破爛心裡想道自古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也不可當面錯過我且應了他謝銀並探探他的口氣便說道師父不必性急現在家母料理請師父坐下略等片刻弟子請問師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那和尚道什麽幻境不過是來處來去處去罷了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我且問你那玉是從那裡來的寶玉一時對答不來那僧笑道你自己的來路還不知便來問我寶玉本來穎悟又經點化早把紅塵看破只是自己的底裡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當頭一棒便說道你也不用銀子的我把那玉還你罷那僧笑道也該還我了寶玉也不答言往裡就跑走到自己院內見寶釵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

應前惜春代寶玉答妙玉語機鋒絶妙

解脫之言大澈大悟真是絶妙機鋒

玉何以不常在身上。

癡蠢蠢物所忘古憐。真諦在茲。其文所云吾有一个心已給林妹妹了一語又在前文林代黛玉寫中寶玉云我的心沒有了一語。解脫。

裡去了忙向自巳床邊取了那玉便走出來迎面碰見了襲人撞了一個滿懷把襲人唬了一跳說道太太說你陪着和尚坐著狠好太太在那裡打筭送他些銀兩你又回來做什麼寶玉道你快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子了我把這玉還了他就是了襲人聽說即忙拉住寶玉道這斷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他拿了去你又要病着了寶玉道如今再不病的了我巳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摔脫襲人便想要走襲人急的赶着嚷道你回來我告訴你一句話寶玉回過頭來道沒有什麼說的了襲人顧不得什麼一面赶着跑一面嚷道上回丢了玉几乎沒有把我的命要了剛剛兒的有了他拿了去你也活不

成我也活不成了你要還他除非是叫我死了說着赶上一把拉住寶玉急了道你死也要還你不死也要還狠命的把襲人一推抽身要走怎奈襲人兩隻手繞着寶玉的帶子不放哭着喊着坐在地下裡面的丫頭聽見連忙赶來瞧見他兩個人的神情不好只聽見襲人哭道快告訴太太去寶二爺要把那玉去還和尚呢丫頭赶忙飛報王夫人那寶玉更加生氣用手來掰開了襲人的手幸虧襲人忍痛不放紫鵑在屋裡聽見寶玉要把玉給人這一急比別人更甚把素日冷淡寶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雲外了連忙跑出來幫著抱住寶玉那寶玉雖是個男人用力摔打怎奈兩個人死命的抱住不放也難脫身嘆口

此紫鵑之所以為紫鵑也不能附黛玉以俱也宜哉。

秋波千泛共淚淋漓底

如語只可如此否則萬萬說不明白也

氣道為一塊玉這樣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個人走了你們又怎麼樣襲人紫鵑聽了這話不禁嚎啕大哭起來正在難分難解王夫人寶釵急忙趕來見是這樣形景王夫人便哭着喝道寶玉你又瘋了寶玉見王夫人來了明知不能脫身只得陪笑道這當什麼又叫太太着急他們總是這樣大驚小怪我說那和尚不近人情他必要一萬銀子少一個不能我生氣進來拿了這玉還他就說是假的要這玉幹什麼他見我們不希罕那玉便隨意給他些就過去了王夫人道我打諒真要還他這也罷了為什麼不告訴明白了他們叫他們哭哭喊喊的像什麼寶釵道這麼說呢倒還使得要是真拿那玉給他那和尚有些

寶釵低極能知還玉古怪而不解寶玉之心寶玉安得不去

叫寶釵以玉為重也

在寶玉手裡拿了這玉而自由他去就是了

世然為金玉姻緣乎

古怪倘或一給了他又鬧到家口不寧豈不是不成事了麼至於銀錢呢就把我的頭面折變了也還彀了呢王夫人聽了道也罷了且就這麼辦罷寶玉也不回答只見寶釵走上來在寶玉手裏拿了這玉說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合太太給他錢就是了寶玉道玉不還他也使得只是我還得當面見他一見纔好襲人等仍不肯放手到底寶釵明決說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襲人只得放手寶玉笑道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你們既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們就守着那塊玉怎麼樣襲人心裏又着急起來仍要拉他只礙着王夫人和寶釵的面前又不好太露輕薄恰好寶玉一撒手就走了襲人忙叫小丫

頭在三門口傳了焙茗等告訴外頭照應着二爺他有些瘋了小丫頭答應了出去王夫人寶釵等進來坐下問起襲人來由襲人便將寶玉的話細細說了王夫人寶釵甚是不放心又叫人出去吩咐衆人伺候聽着和尚說些什麼回來小丫頭傳話進來回王夫人道二爺真有些瘋了外頭小厮們說裡頭不給他玉他也沒法兒見如今身子出來了求那和尚帶了他去王夫人聽了說道這還了得那和尚說什麼來著小丫頭回道和尚說要玉不要人寶釵道不要銀子了麼小丫頭道沒聽見說後來和尚合二爺兩個人說着笑着有好些話外頭小厮們都不大懂王夫人道糊塗東西聽不出來學是自然學得來的便叫小丫頭你把那小厮叫進來小丫頭連忙出去叫進那小厮站在廊下隔着窗戶請了安王夫人便問道和尚和二爺的話你們不懂難道學也不來嗎那小厮回道我們只聽見說什麼大荒山什麼青埂峯又說什麼太虛境斬斷塵緣這些話王夫人聽着也不懂寶釵聽了唬得兩眼直瞪半句話都沒有了正要叫人出去拉寶玉進來只見寶玉笑嘻嘻的進來說好了好了寶釵仍是發怔王夫人道你瘋瘋顛顛的說的是什麼寶玉道正經話又說我瘋顛那和尚與我原認得的他不過也是要來見我一見他何嘗是真要銀子呢也只當化個善緣就是了所以說明了他自已就飄然而去了這可不是好了麼王夫人

真诉
竟说明矣

不信又隔着窗戶問那小厮那小厮連忙出去問了門上的人進來回說果然和尚走了說請太太們放心我原不要銀子只要寶二爺時常到他那裡去去就是了諸事只要隨緣自有一定的道理王夫人道原來是個好和尚你們曾問他住在那裡何其鈍也小厮道門上的說他說來着我們二爺知道的王夫人便問寶玉他到底住在那裡寶玉笑道這個地方兒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寶釵不待說完便道你醒醒兒罷別儘着迷在裡頭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老爺還吩咐叫你幹功名上進呢為說此話可謂鈍極寶玉道我說的不是功名麼你們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昇天王夫人聽到那裡不覺傷起心來說我們的家運怎麼好一個四丫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使人不測
用筆入妙

頭口口聲聲要出家如今又添出一個來了我這樣的日子過他做什麼說着放聲大哭寶釵見王夫人傷心只得上前苦勸寶玉笑道我說了一句頑話兒太太又認起真來了王夫人止住哭聲道這些話也是混說的麼正鬧着只見丫頭來回話璉二爺回來了顏色大變說請太太回去說話王夫人又吃了一驚說道將就些叫他進來罷小嬸子也是舊親不用迴避了賈璉進來見了王夫人請了安寶釵迎着也問了賈璉的安賈璉回道剛纔接了我父親的書信說是病重的狠叫我就去遲了恐怕不能見面說到那裡眼淚便掉下來了王夫人道書上寫的是什麼病賈璉道寫的是感冒風寒起的如今竟成了癆病

了現在危急嵩差一個人連日連夜赶来的說如若再躭擱一兩天就不能見面了故來囘太太侄兒必得就去纔好只是家裡没人照管薔兒芸兒雖說糊塗到底是個男人外頭有了事來還可傳個話侄兒家裡倒没有什麽事秋桐是天天哭着喊着不願意在這裡侄兒叫了他娘家的人來領了去了倒省了平兒好些氣雖是巧姐没人照應還虧平兒的心不狠壞姐兒心裡也明白只是性氣比他娘還剛硬些求太太時常管教管教他說着眼圈兒一紅連忙把腰裡拴檳榔荷包的小絹子拉下來擦眼王夫人道放著他親祖母在那裡托我做什麽賈璉輕輕的說道太太要說這個話侄兒就該活活兒的打死了没什麽說的總求太太始終疼侄兒就是了說着就跪下來了王夫人也眼圈兒紅了說你快起来娘兒們說話兒這是怎麽說只是一件孩子也大了倘或你父親有個一差二錯又躭擱住了或者有個門當戶對的來說親還是等你囘來還是你太太作主賈璉道現在太太們在家自然是太太們做主不必等我王夫人道你要去就寫了稟帖給二老爺送個信說家下無人你父親不知怎樣快請二老爺將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結快快囘来賈璉答應了是正要走出去復轉囘来囘說道偺們家的家下人家裡還彀使喚只是園裡没有人太空了包勇又跟了他們老爺去了姨太太住得房子薛二爺已搬到自巳的

補薛家搬回之后前寶釵之言明之是園中之庵可得云外頭的事

房子內住了園裡一帶屋子都空著忒沒照應還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那櫳翠菴原是咱們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那裡去了所有的根基他的當家女尼不敢自已作主要求府裡一個人管理管理王夫人道自已的事還鬧不清還擱得住外頭的事麼這句話好歹別叫四丫頭知道若是他知道了又要吵着出家的念頭出來了你想咱們家什麼樣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了家還了得賈璉道太太不提起侄兒也不敢說四妹妹到底是東府裡的又沒有父母他親哥哥又在外頭他親嫂子又不大說的上話侄兒聽見要尋死覓活了好幾次他既是心裡這麼着的了若是牛着他將來倘或認真尋了死比出家

此四行無謂可刪此數人本不必結也法四姐妻寧

更不好了王夫人聽了點頭道這件事真真叫我也難擔我也做不得主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賈璉又說了幾句纔出來叫了衆家人來交代清楚寫了書收拾了行裝平兒等不免叮嚀了好些話只有巧姐兒慘傷的了不得賈璉又欲托王仁照應（何糊塗至此）巧姐到底不願意聽見外頭托了芸薔二人心裡更不受用嘴裡却說不出來只得送了他父親謹謹慎慎的隨著平兒過日子豐兒小紅因鳳姐去世告假的告假告病的告病平兒意欲接了家中一個姑娘來一則給巧姐作伴二則可以帶量他遍（此句有誤字）想無人秖有喜鸞四姐兒是賈母舊日鍾愛的偏偏四姐兒新近出了嫁了喜鸞也有了人家兒不日就要出閣也只得罷了

芸兒不見何以一好至此

閱至此等處使人有異意之感

補明前後中之事

寶釵端、自然何必執之見于浮言耶好在竟說寶釵有定奉而黛玉不過相思而已因黛有情裡湯

且說賈芸賈薔送了賈璉便進來見了邢王二夫人他兩個倒替著在外書房住下日間便與家人厮鬧有時找了幾個朋友吃個車輛會甚至聚賭裡頭那裡知道一日邢大舅王仁來瞧見了賈芸賈薔住在這裡知他熱鬧也就借著照看的名兒時常在外書房設局賭錢喝酒所有幾個正經的家人賈政帶了幾個去賈璉又跟去了幾個只有那賴林諸家的兒子姪兒那些少年托著老子娘的福吃喝慣了的那知當家立計的道理況且他們長輩都不在家便是沒籠頭的馬了又有兩個旁主人慫恿無不樂為這一鬧把個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沒裡沒外那賈薔還想勾引寶玉賈芸攔住道寶二爺那個人沒運

氣的不用惹他那一年我給他說了一門子絕好的親父親在外頭做稅官家裡開幾個當舖姑娘長的比仙女兒還好看我巴巴兒的細細的寫了一封書子給他誰知他沒造化說到這裡瞧了瞧左右無人又說他心裡早和咱們這個二嬸娘好上了你沒聽見說還有一個林姑娘呢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誰不知道這也罷了各自的姻緣罷咧誰知他為這件事倒惱了我了總不大理他打諒誰必是借誰的光兒呢賈薔聽了點點頭纔把這個心歇了他兩個還不知道寶玉自會那和尚已後他是欲斷塵緣一則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已與寶釵襲人等皆不大款洽了那些丫頭不知道還要逗他寶玉那裡看得

此二字尤有分寸

秋之云。
此时另有宝玉岂不水乳交融。
判此宝玉今尚在王夫人之侈不待言矣。
物玉都中竟是万法相牵画之人殊欠情理。

到眼裡他也並不將家事放在心裡時常王夫人寶釵勸他念書他便假作攻書一心想著那個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机關心目中觸處皆為俗人却在家難受閑來倒與惜春閒講他們兩個人講得上了那種心更加准了幾分那裡還管賈環賈蘭等那賈環為他父親不在家趙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會他便入了賈薔一路倒是彩雲時常規勸反被賈環辱罵玉釧兒見寶玉瘋顛更甚早和他娘說了要求著出去如今寶玉賈環他哥兒兩個各有一種脾氣鬧得人人不理獨有賈蘭跟著他母親上緊攻書作了文字送到學裡請教代儒因近來代儒老病在床只得自已刻苦李紈是素來沉靜的除請王夫人的安

會會寶釵餘者一步不走只有看著賈蘭攻書所以榮府住的人雖不少竟是各自過各自的誰也不肯做誰的主賈環賈薔等愈鬧的不像事了甚至偷典偷賣不一而足賈環更加宿娼濫賭無所不為一日邢大舅王仁都在賈家外書房喝酒一時高興叫了幾個陪酒的來唱着喝着勸酒賈薔便說你們鬧的太俗我要行個令兒衆人道使得賈薔道偺們月字流觴罷我先說起月字數到那個便是那個喝酒還要酒面酒底須得依着令官不依者罸三大盃衆人都依了賈薔喝了一盃令酒便說飛羽觴而醉月順飲數到賈環賈薔說酒面要個桂字賈環便說道冷露無聲濕桂花酒底呢賈薔道說個香字賈環道天

香雲外飄那大舅說道沒趣沒趣你又懂得什麼字了也假斯文起來這不是取樂竟是慪人了偺們都蠲了倒是搳拳輸家喝輸家唱叫作苦中苦若是不會唱的說個笑話兒也使得只要有趣衆人都道使得於是亂搳起來王仁輸了喝了一盃唱了一個衆人道好又搳起來了是個陪酒的輸了唱了一個什麼小姐小姐多丰彩以後那大舅輸了衆人要他唱曲兒他道我唱不上來我說個笑話兒罷賈薔道若說不笑人仍要罰的那大舅就喝了一盃說道諸位聽着村庄上有一座元帝廟旁邊有個土地祠那元帝老爺常叫土地來說閒話兒一日元帝廟裡被了盜便叫土地去查訪土地稟道這地方沒有賊的必

是神將不小心被外賊偷了東西去元帝道胡說你是土地失了盜不問你問誰去呢你倒不去拿賊反說我的神將不小心嗎土地稟道雖說是不小心倒底是廟裡的風水不好元帝道你倒會看風水麼土地道待小神看看那土地向各處瞧了一會便來回稟道老爺坐的身子背後兩扇紅門就不謹慎小神坐的背後是砌的墻自然東西丟不了以後老爺的背後也改了墻就好了元帝老爺聽來有理便叫神將派人打墻衆神將嘆口氣道如今香火一炷也沒有那裡有磚灰人工來打墻呢元帝老爺沒法叫神將作法却都沒有主意那元帝老爺脚下的龜將軍站起來道你們不中用我有主意你們將紅門拆下

來到了夜裡拿我的肚子堵住這門口難道當不得一堵墻麼衆神將都說道好又不花錢又便當結寔于是龜將軍便當這個差使竟安靜了豈知過了幾天那廟裡又丢了東西衆神將叫了土地來說道你說砌了墻就不丢東西怎麼如今有了墻還要丢那土地道這墻砌的不結寔衆神將道你瞧去土地一看果然是一堵好墻怎麼還有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我打諒是真墻那裡知道是個假墻衆人聽了大笑起來賈薔也忍不住的笑說道傻大舅你好我沒有罵你你為什麼罵我快拿盃來罰一大盃邢大舅喝了巳有醉意衆人又喝了几盃都醉起來邢大舅說他姐姐不好王仁說他妹妹不好都說的狠狠毒

毒的賈環聽了趁著酒興也說鳳姐不好怎樣苛刻我們怎麼樣踏我們的頭衆人道大凡做個人原要厚道些看鳳姑娘仗着老太太這樣的利害如今焦了尾巴梢子了只剩了一個姐兒只怕也要現世現報呢賈芸想着鳳姐待他不好又想起巧姐兒見他就哭也信着嘴兒混說還是賈薔道喝酒罷說人家做什麼那兩個陪酒的道這位姑娘多大年紀了長得怎麼樣賈薔道模樣兒是好的狠的年紀也有十三四歲了那陪酒的說道可惜這樣人生在府裡這樣人家若生在小戶人家父母兄弟都做了官還發了財呢衆人道怎麼樣那陪酒的說現今有個外藩王爺最是有情的要選一個妃子若合了式父母兄

入情

絲字 順來雨村 為收場張本

弟都跟了去可不是好事兒嗎衆人都不大理會只有王仁心裡略動了一動仍舊喝酒只見外頭走進賴林兩家的子弟來說爺們好樂呀衆人站起來說道老大老三怎麼這時候纔來叫我們好等那兩個人說道今早聽見一個謠言說是偺們家又鬧出事來了心裡着急赶到裡頭打聽去並不是偺們衆人道不是偺們就完了爲什麼不就來那兩個說道雖不是偺們也有些干係你們知道是誰就是賈雨村老爺我們今兒進去看見帶著鎖子說要解到三法司衙門裡審問去呢我們見他常在偺們家裡來往恐有什麼事便跟了去打聽賈芸道到底老大用心原該打聽打聽你且坐下喝一盃再說兩人讓了一

順帶

回便坐下喝著酒道這位雨村老爺人也能幹也會鑽營官也不小了只是貪財被人家參了個婪索屬員的幾款如今的萬歲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獨聽了一個貪字或因遭蹋了百姓或因恃勢欺良是極生氣的所以旨意便叫拿問若問出來了只怕擱不住若是沒有的事那參的人也不便如今真真是好時候只要有造化做個官兒就好衆人道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現做知縣還不好麼賴家的說道我哥哥雖是做了知縣他的行爲只怕也保不住怎麼樣呢衆人道手也長麼賴家的點點頭兒便擧起盃來喝酒衆人又道裡頭還聽見什麼新聞兩人道别的事沒有只聽見海疆的賊寇拿住了好些也解到

雨村之事信以傳信妙玉之事疑以傳疑妙於閒談中常出如風掃落葉不費絲力也

惜春事若入正文講則索然無味矣巧於用筆便覺生動

法司衙門裡審問還審出好些賊寇也有藏在城裡的打聽消息抽空兒就刼搶人家如今知道朝裡那些老爺們都是能文能武出力報効所到之處早就消滅了衆人道你聽見有在城裡的不知審出偺們家失盜的一案來没有兩人道倒没有聽見慌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裡的人城裡犯了事搶了一個女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這賊寇殺了那賊寇正要逃出關去被官兵拿住了就在拿獲的地方正了法了衆人道偺們櫳翠菴的什麼妙玉不是叫人搶去不要就是他罷賈環道必是他衆人道你怎麼知道賈環道妙玉這個東西是最討人嫌的他一日家捏酸見了寶玉就眉開眼笑了我若見了他他從不

拿正眼瞧我一瞧真要是他我纔趁願呢衆人道搶的人也不少那裡就是他賈芸道有點信兒前日有個人說他菴裡的道婆做夢說看見是妙玉叫人殺了衆人笑道夢話算不得邢大舅道管他夢不夢偺們快吃飯罷今夜做個大輸贏衆人願意便吃畢了飯大賭起來賭到三更多天只聽見裡頭亂嚷說是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拌嘴把頭髮都鉸了赶到邢夫人王夫人那裡去磕了頭說是要求容他做尼姑呢送他一個地方兒若不容他他就死在眼前那邢王兩位太太没主意叫請薔大爺芸二爺進去賈芸聽了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時候起的念頭想來是勸不過來的了便合賈薔商議道太太叫我們進去我們

上回惜春本說過必要住櫳翠菴不必又改一說

是做不得主的况且也不好做主只好勸去若勸不住只好由他們罷偺們商量了寫封書給璉二叔便卸了我們的干係了兩人商量定了主意進去見了邢王兩位太太便假意的勸了一回無奈惜春立意必要出家就不放他出去只求一兩間淨屋子給他誦經拜佛尤氏見他兩個不肯作主又怕惜春尋死自已便硬做主張說是這個不是索性我躭了罷說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逼的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說到外頭去呢斷斷使不得若在家裡呢太太們都在這裡筭我的主意罷咧薔哥兒寫封書子給你珍大爺璉二叔就是了賈薔等答應了不知邢王二夫人依與不依下回分解

寶玉悟徹一切即時可脫紅塵然畢竟塵緣未了且未報賈母鍾愛之命其身猶留其心已去之惜春出家只是寶玉旁面文字乃與寶玉修行相照以寶玉為情緣了悟追踪太虛耳寶釵襲人了無見解只以玉歸為喜豈知寶玉竟不以玉為重矣耶

一班俗子呼朋引類酗酒博奕實是意中之事甚至橘揚中冀併欲勾引

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終

寶玉○寫生孤僻的是敗壞人家景象○而優童胡言○王仁遂生多意○已為後來伏萌芽矣○魑魅魍魎○鑄成禹鼎○畫龍百怪○畢生溫犀○文人之筆亦然○惟此等情節○須另尋機緒出之○不宜派王仁賈芸管理家務耳○

紅樓夢

紅樓梦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卅六册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個事體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却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麼凡心一動纔鬧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

末路之不可不慎如此一段却尚不免于非議况有仙故耶

襲人何知乎了悟執迷不醒得無夫子自道耶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偺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個事體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却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巳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鬧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

願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紈尤氏等王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願意正在想人襲人立在寶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着他的舊病豈知寶玉嘆道真真難得襲人心裡更自傷悲寶釵雖不言語遇事試探見他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衆丫頭來問忽見紫鵑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着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强派得人的誰願意他自然就說出來了紫鵑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願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太我也並不

只此句不免于動心。真是玉情。

是拆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實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只他不是這裡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着姑娘伏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見寶玉聽到那裡想起黛玉一陣心酸眼淚早下來了衆人纔要問他時他又哈哈的大笑走上來道我不該說的這紫鵑蒙太太派給我屋裡我纔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裡姊妹出了嫁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勸

倒說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麽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寶玉道四妹妹修行是巳經准了的四妹妹也是一定的主意了若是真呢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若是不定呢我就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說話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是像紫鵑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那怕什麽二哥哥旣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也不筭什麽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人家苦得很的時候你倒來做詩慪人寶玉道不是做詩我到過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别順着嘴兒胡謅寶玉也不分辯便說道

何苦乃尔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綉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李紈寶釵聽了詫異道不好了這個人入了魔了王夫人聽了這話點頭嘆息便問寶玉你到底是那裡看來的寶玉不便說出來回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有見的地方王夫人回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麼樣呢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由着你們去罷但只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寶釵一面勸着這個心比刀絞更甚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來幸虧秋紋扶着寶玉也不啼哭也

從前何苦扭過他的主意強合金玉姻緣即好了二字又應首回　襲人亦有此言無乃

不相勸只不言語賈蘭賈環聽到那裡各自走開李紈竭力的解說總是寶兄弟見四妹妹修行他想來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話這也作不得準獨有紫鵑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竪一個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過來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鵑聽了磕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鵑又給寶玉寶釵磕了頭寶玉念聲阿彌陀佛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寶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說我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襲人哭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寶玉聽到那裡倒覺傷心

叟戲。

只是說不出來因時已五更寶玉請王夫人安歇李紈等各自散去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後來指配了人家紫鵑終身伏侍毫不改初此是後話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遇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在道實在心焦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想來探春一定回家略略解些煩心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心裡又是煩躁想到盤費算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來應付需用過了幾日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啟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白銀五十兩賈政看了大怒即命

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周到又添了一百央來人帶回幫着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撂下就走賴尚榮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于是賴家托了賈薔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薔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叫他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聽見賈薔的假話心裡便沒想頭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借貸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雖是趙姨娘有些積蓄早被他弄光

了結西叙。舉此以槩其餘。

賣巧姐之事如出情理之外蓋作者深惡熙鳳為人謂宜得此報耳

不足正配如何許得邢夫人雖愚不至於此

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趁着賈璉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來上故意的埋怨賈芸道你們年紀又大放着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倒和我没有錢的人商量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偺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裡有有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賈芸道叔叔我說句招你生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能和偺們走動麽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頭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也不當事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麽瞞着我嗎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王仁

拍手道這倒是一宗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我是親舅舅做得主的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麽一說我找邢大舅再一說太太們問起來你們打夥兒說好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賈芸便去回邢王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聽得邢大舅知道心裡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那邢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若說這位郡王是極有體面的若應了這門親事雖說不是正配管保一過了門姐夫的官早復了這裡的聲勢又好了邢夫人本是沒主意的人被傻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

轉入要府世職尚在何至外藩不知底細竟來相看殊無情理下回云外藩相看何[illegible]向[illegible]孫如此處宜改一二字將冒充[illegible]一層布置為[illegible]方清晰

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着賈芸去說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着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看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並回了王夫人那李紈寶釵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歡喜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艷粧麗服邢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閑話那來人本知是個誥命也不敢怠慢邢夫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着來只見

有兩個宮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却也猜着八九必是相親的但是二爺不在家大太太作主到底不知是那府裡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瞧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聽那些丫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赶着去告訴了李紈寶釵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

隨手結邢岫烟。

隨手結寶琴湘雲。

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現在璉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況且他親舅爺爺和他親舅舅打聽的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竪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璉兒也抱怨不着別人王夫人聽了這些話心下暗暗生氣勉強說些閑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已落淚寶玉勸道太太別煩惱這件事我看来是不成的這又是巧姐兒命裡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璉二哥哥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已的姪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好纔好邢姑娘是我們

作媒的配了你二大舅子如今和和順順的過日子不好麼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狠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裡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壞正說着平兒過來瞧寶釵並探聽邢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着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便是璉二爺回來怎麼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来聽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彀攔他麼寶玉勸道無妨碍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寶玉瘋瘋癲癲嚷出來

何以外賊傳這書子李紈先接看殊失人情

依子結李綺

以李綺配甄寶玉殊嫌謂何不尚湘雲至今日配与甄寶玉恰是佳偶前文早定釵及生閔守寡等華事本處很費筆墨未向寶要大可改換閱目另作

也並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這裡王夫人想到煩悶一陣心痛叫丫頭扶着勉强回到自巳房中躺下不叫寶玉寶釵過來說睡睡就好的自巳郤也煩悶聽見說李嬸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早爺爺那裡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太瞧回來我母親就過來來回太太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說着一面把書子呈上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麽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聽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麽信兒來了王夫人聽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想

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嬸娘來商量這件事情便點點頭兒一面拆開書信見上面寫着道

近因途沿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翁婿來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璉姪手稟知大老爺身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寶玉蘭兒場期已近務須實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抵家尚需日時我身體平善不必掛念此諭寶玉等知道月日手書蓉兒另禀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瞧還交給你母親罷正說著李紈同李嬸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讓了坐李嬸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

文字

寶玉自是南華一流

人能終身服膺此書

言境直是南華

了一會子李紈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了麼王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着給他母親瞧李紈看了道三姑娘出了門好幾年總沒有來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見探丫頭要回來了心裡略好些只是不知幾時纔到李嬸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紈因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爺惦記的什麼是的你快拿了去給二叔叔瞧瞧去罷李嬸娘道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給他們爺兒兩個援了例監了李嬸娘點頭賈蘭一面拿着書子出來找寶玉却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裡細

玩寶釵從裡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過來一看見是這個心裡着實煩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坐在寶玉傍邊怔怔的瞅着寶玉見他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爲什麼寶釵道我想你我既爲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慾之私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烟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柢爲重寶玉也沒聽完把那本書擱在傍邊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人品根柢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痴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麼能跳出這

寶釵所言。誠是正論。但寶釵志在用世。寶玉志在出世。其天姿本異。則其趣向自不能合也。

般塵網如今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不曾提醒一個旣要講到人品根柢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寶釵道你旣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爲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離羣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所謂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於拋棄天倫還成什麽道理寶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强巢許武周不强夷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爲什麽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爲聖賢呢况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夷齊原是生在殷商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纔有托而逃當此聖世咱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

玉食况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你方纔所說自已想一想是與不是寶玉聽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寶釵因又勸道你旣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寶玉點了點頭嘆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實也不是什麽難事倒是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還不離其宗寶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我們也不懂我只想著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着二爺不知陪了多少小心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該體諒體諒况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

說得可笑

玉寶平生等語乎此也善自此而止以如并此而忘之

乎寶乎此之不使半文諸也久矣

此語太看輕寶玉

仰頭微笑。點頭嘆氣。低頭不語。從是意趣不同。無從說起。亦莊子夏蟲不可語冰。蟪蛄不知春秋之言。

殊覺無

以此爲醒悟真乃糊塗

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爲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至于神仙那一層更是謊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裡來的這麼個和尚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麼寶玉聽了低頭不語襲人還要說時只聽外面脚步走响隔着牕戶問道二叔在屋裡呢麼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寶釵也站起來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寶玉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來了賈蘭道爺爺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寶玉點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賈蘭便問叔叔看見了爺爺

後頭寫着叫偺們好生念書呢叔叔這咸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寶玉笑道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誆這個功名賈蘭道叔叔既這樣就擬幾個題目我跟着叔叔作作也好進去混場別到那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寶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說著寶釵命賈蘭坐下寶玉仍坐在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了一回文不覺喜動顏色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便仍進屋裡去了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來了只是剛纔說話他把那從此而止四字单单的許可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寶釵尚自猶豫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提到下場更又欣然心裡想道阿

彼何知乎

慧人物語寶釵遂入元中

一班濁物無從覺悟寶玉出門不決然食言去耶

彌陀佛好容易講四書是的纔講過來了這裡寶玉和賈蘭講文鶯兒沏過茶來賈蘭站起來接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並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寶玉也甚似愿意一時賈蘭回去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那寶玉拿着書子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收了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寶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爲罕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開呢寶玉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筭不得什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爲干凈寶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

内典語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舟

寶釵也沒狠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舟幾個字心中轉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己卻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寶釵這纔放了心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着向寶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徹只一路講究就把二爺勸明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寶釵點頭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說到這裡見房裡無人便悄說道這一番

不但心地濁昧。而且行為鄙俗。寫寶釵自結褵以日與寶玉相處而竟不知寶玉。可嘆也。

俗妻妬妾。為日可耐

悔悟過来固然狠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信了和尚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真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紫鵑去了如今秪他們四個這裡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聽見說他媽來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裡呢麝月秋紋雖没别的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如今筭来秪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況且鶯兒也穩重我想倒茶弄水只叫鶯兒帶着小丫頭們伏侍就彀了不知奶奶心裡怎麼樣寶釵道我也慮的是這個你說的倒

也罷了從此便派鶯兒帶着小丫頭伏侍那寶玉却也不出房門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正是賈母的冥壽寶玉早晨過來磕了頭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裡說閒話兒寶玉自在靜室冥心危坐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菓進來說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太的克什寶玉站起來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擱在那裡罷鶯兒一面放下瓜菓一面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裡誇二爺呢寶玉微笑鶯兒又道太太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兒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進士

一點出是微笑与寶玉於說之趣自同

最不足在鶯兒也於此有此一番挑逗已叙聲問之文要吃錯矣

作了官老爺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笑鶯兒忽然想起那年給寶玉打絡子的時候寶玉說的話來便道真要二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裡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我們姑奶奶後來帶着我不知到那一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羅唎寶玉聽到這裡又覺塵心一動連忙歛神定息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來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鶯兒把臉飛紅了勉強笑道我們不過當丫頭一輩子罷唎有什麼造化呢寶玉笑道果然能彀一輩子是丫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

若有情若無情心如止水不打將三語

話了恐怕自已招出寶玉的病根來打筭着要走只見寶玉笑着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寶釵純乎人者也寶玉純乎天者也人則可移天豈可變今寶釵乃欲以勸勉寶玉之悔悟從豈知玉性玉情有玉海枯石爛而不變者哉昔聖門之士而孔子獨与曾點知重冠風浴与兵農禮樂不容強合也然而知天者鮮矣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終

紅樓夢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話說鶯兒見寶玉說話摸不着頭腦正自要走只聽寶玉又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着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只要往後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場鶯兒聽着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還等我呢二爺要吃菓子時打發小丫頭叫我就是了寶玉點頭鶯兒纔去了一時寶釵襲人回來各自房中去了不題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場期別人只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的了秖有寶釵見寶玉的工課雖好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却别有一種冷靜的光景知他要進場了頭一件叔侄兩個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馬擁擠有什麼失閃第二件寶玉自和尚去後總不出門雖然見他用功喜歡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麼變故所以進場的頭一天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丫頭們同着素雲等給他爺兒兩個收拾妥當自已又都過了目好好的擱起預備着一面過來同李紈回了王夫人揀家裡老成的管事的多派了幾個只說怕人馬擁擠碰了次日寶玉賈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囑咐道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

知其有異而不能相印以心豈非天分不同之故耶

不過去進場耳何必磕頭亦何必流淚如此形景衆人尚看不出寶玉此去不歸而况一班都是鈍根人也

手揮目送不是專指老太太而言引王夫人於寶玉不見之後思及此語耳

場但是你們活了這麽大並不曾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跟前也是丫頭媳婦們圍着何曾自已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孤恓恓舉目無親須要自巳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找着家人早些回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着不免傷起心來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只見寶玉一聲不哼待王夫人說完了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滿眼流淚磕了三個頭說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答報只有這一入場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太太喜歡喜歡便是兒子一輩子的事也完了一輩子的不好也都遮過去了王夫人聽了更覺傷心便道你有這個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能

見你的面了一面說一面哭着拉他那寶玉只管跪著不肯起來便說道老太太見與不見總是知道的喜歡的既能知道了喜歡了便是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氣啊李紈見王夫人和他如此一則怕勾起寶玉的病來二則也覺得光景不大吉祥連忙過來說道太太這是大喜的事爲什麽這樣傷心况且寶兄弟近來狠知好歹狠孝順又肯用功只要帶了姪兒進去好好的作文章早早的回來寫出來請偺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等着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一面叫人攙起寶玉來寶玉却轉過身來給李紈作了個揖說嫂子放心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日後蘭哥還有大出

此語亦點醒寶釵

息大嫂子還要帶鳳冠穿霞帔呢李紈笑道但願應了叔叔的話也不枉說到這裡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連忙咽住了寶玉笑道只要有了個好兒子能彀接續祖基就是大哥哥不能見也算他的後事完了李紈見天氣不早了也不肯儘着和他說話只好點點頭兒此時寶釵聽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但寶玉說的不好便是王夫人李紈所說句句都是不祥之兆却又不敢認真只得忍淚無言那寶玉走到跟前深深的作了一個揖衆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着是怎麽樣又不敢笑他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衆人更是納罕又聽寶玉說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寶釵道是時

好好

寶釵竟不得再見矣

快哉浮一大白寶釵用盡機械以合金玉姻緣果何益耶

候了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寶玉道你倒催的我緊我自巳也知道該走了回頭見衆人都在這裡只沒惜春紫鵑便說道四妹妹和紫鵑姐姐跟前替我說罷他們兩個橫豎是再見的衆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話大家秪說他從來没出過門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說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鬧就悞了時辰了寶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衆人也都笑道快走罷獨有王夫人和寶釵娘兒兩個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那眼淚也不知從那裡來的直流下來幾乎失聲哭出但見寶玉嘻天哈地大有瘋傻之狀遂從此出門而去正是

母喪未逾期年即可出嫁乎邢夫人不應無禮至此

走來名利無雙地　打出樊籠第一關

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赴考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己又氣又恨便自大爲王說我可要給母親報仇了家裡一個男人沒有上頭大太太依了我還怕誰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邊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邢夫人自然喜歡便說道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該我作主的你璉二哥糊塗放着親奶奶倒托別人去賈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門子現在定了還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孫女女壻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麼不是我說自己的太太他們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壓的人難受將來

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等我去問問他邢夫人道你也該告訴他他纔知道你的好處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麼門子好親事來但只平兒那個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事不好說是你太太也不願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若遲了你二哥回來又聽人家的話就辦不成了賈環道那邊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三天就要來娶的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願意那邊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只好悄悄的抬了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熱鬧起來邢夫人道這有什麼不願意也是禮上應該的賈環道既這麼着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邢夫人道這孩子又糊塗了裡頭都是女人你叫薔

哥兒寫了一個就是了賈環聽說喜歡的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來赶着和賈芸說了邀着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兌銀子去了那知剛纔所說的話早被跟邢夫人的丫頭聽見那丫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便抽空兒赶到平兒那裡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大太太的話不能遵今兒又聽見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太太講去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着大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大太太做得主的况且還有舅舅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一個人那裡說得過呢我到底是下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兒斷

不可冒失的邢夫人那邊的丫頭道你們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要抬走了說着各自去了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團連忙扶着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爺彀不着聽見他們的話頭這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邢夫人那邊打發人來告訴姑娘大喜的事來了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若是賠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再辦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巧姐兒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懷裡王夫人也哭道妞兒不用着急我爲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話看來是扭不過來的我們只好應着緩下去即刻差個家人赶到你父親那裡去告訴平兒道太太還不知道麼早起三爺在大太

此方是劉老〻正傳

前為青兒在此究於何時回去亦漏敘

巧姐一段文字須知係寫巧姐一為鳳姐作惡之報一為平兒得寵之由而言外見得賈門方氣竟無一人能出頭持正反

太跟前說了什麼外藩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大太太已叫芸哥兒寫了名字年庚去了還等得二爺麼王夫人聽說是三爺便氣得話也說不出來呆了半天一叠聲叫找賈環找了半天人回今早同薔哥兒王舅爺出去了王夫人問芸哥呢衆人回說不知道巧姐屋內人人瞪眼都無方法王夫人也難和邢夫人爭論只有大家抱頭大哭正鬧着一個婆子進來回說後門上的人說那個劉老老又來了王夫人道咱們家遭了這樣事那有工夫接待人不拘怎麼回了他去罷平兒道太太該叫他進來他是姐兒的乾媽也得告訴告訴他王夫人不言語那婆子便帶了劉老老進來各人見了問好劉老老見衆人的

眼圈兒通紅也摸不着頭腦遲了一會子問道怎麼了太太姑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越發大哭起來平兒道老老別說閒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把個劉老老也唬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你這樣一個伶俐姑娘沒聽見過鼓兒詞麼這上頭的法兒多着呢這有什麼難的平兒赶忙問道老老你有什麼法兒快說罷劉老老道這有什麼難的呢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扔崩一走就完了事了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的人走到那裡去劉老老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就到我屯裡去我就把姑娘藏起來即刻叫我女壻弄了人叫姑娘親

鳳姐死後劉老〻並未得由省來亦未入情

重托一鄉
村老嫗之
危道也紅
樓夢曲美
共陰德獲
報大深根
窮好之心
是餘快所
致骨肉未
寒忍者如武
武前劫此
人生前積
積陰德因
德之存

筆寫個字兒赶到姑老爺那裡少不得他就來了可不好麽平兒道大太太知道呢劉老老道我來他們知道麽平兒道大太太住在前頭他待人刻薄有什麽信沒人送給他的你若前門走來就知道了如今是後門來的不妨事劉老老道偺們說定了幾時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幾時嗎你坐着罷急忙進去將劉老老的話避了傍人告訴了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妥當平兒道只好這樣爲的是太太纔敢說明太太就裝不知道回來倒問大太太我們那裡就有人去想二爺回來也快王夫人不言語嘆了一口氣巧姐兒聽見便和王夫人道求太太救我橫竪父親回來只有感激的平兒道不用說

入情

入情

了太太回去罷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們兩個人的衣服鋪蓋是要的啊平兒道要快走纔中用呢若是他們定了回來就有饑荒了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們快辦去罷有我呢於是王夫人回去倒過去找邢夫人說閑話兒把邢夫人先絆住了平兒這裡便遣人料理去了囑咐道倒別避人有人進來看見就說是大太太吩咐的要一輛車子送劉老老去這裡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僱了車來平兒便將巧姐裝做青兒模樣急急的去了後來平兒只當送人眼錯不見也跨上車去了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只有一兩個人看著餘外雖有幾個家下人因房大人少空落落的誰能照應

有此穿插中說方合情事

且邢夫人又是個不憐下人的家人明知此事不好又都感念平兒的好處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邢夫人還自和王夫人說話那裡理會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說了一回話悄悄的走到寶釵那裡坐下心裡還是惦記着寶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便問太太的心裡有什麼事王夫人將這事背地裡和寶釵說了寶釵道險得狠如今得快快的叫芸哥兒止住那裡纔妥當王夫人道我找不着環兒呢寶釵道太太總要裝作不知等我想個人去叫大太太知道纔好王夫人點頭一任寶釵想人暫且不言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人據媒人一面之辭所以派人相看相看的人回去稟明了藩王藩王問起

冒充民女四字前宜伏案

人家眾人不敢隱瞞只得實說那外藩聽了知是世代勳戚便說了不得這是有干例禁的幾乎悞了大事况我朝覲已過便要擇日起程倘有人來再說快快打發出去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送年庚只見府門裡頭的人便說奉王爺的命說敢拿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要拿住究治的如今太平時候誰敢這樣大胆這一嚷唬得王仁等抱頭鼠竄的出來埋怨那說事的人大家掃興而散賈環在家候信又聞王夫人傳喚急得煩躁起來見賈芸一人回來赶着問道定了麼賈芸慌忙跺足道了不得了不得不知誰露了風了還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賈環氣得發怔說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如今怎麼

說來為不入情。你不寫作賈芸等回來。賈環方佈詞回覆邢夫人。而自問巧姐不見。更覺有意。

樣處呢這都是你們衆人坑了我了正沒主意聽見裡頭亂嚷叫著賈環等的名字說大太太二太太叫呢兩個人只得蹭進去只見王夫人怒容滿面說你們幹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兒了快快的給我我還屍首來完事兩個人跪下賈環不敢言語賈芸低頭說道孫子不敢幹什麼爲的是邢舅太爺和王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我們纔回太太們的大太太愿意纔叫孫子寫帖兒去的人家還不要呢怎麼我們逼死了妹妹呢王夫人道環兒在大太太那裡說的三日內便要抬了走說親作媒有這樣的麼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還了我們等老爺回來再說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只有落淚

外篇回覆一層上宜向邢夫人補述。

王夫人便罵賈環說趙姨娘這樣混賬東西留的種子也是這（樣）混賬的說著叫丫頭扶了回到自已房中那賈環賈芸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說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來死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麼親戚家躲着去了邢夫人叫了前後的門上人來罵著問巧姐兒和平兒知道那裡去了豈知下人一口同音說是大太太不必問我們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在大太太也不用鬧等我們太太問起來我們有話說要打大家打要發大家都發自從璉二爺出了門外頭鬧的還得了我們的月錢月米是不給了賭錢喝酒鬧小旦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裡來這不是爺嗎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王夫人那

邊又打發人來催說叫爺們快找來那賈環等急得恨無地縫
可鑽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明知衆人深恨是必藏起來
了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只得各處親戚家打聽
毫無踪跡裡頭一個邢夫人外頭環兒等這幾天鬧的晝夜不
寧看看到了出場日期王夫人只盼着寶玉賈蘭回來等到晌
午不見回來王夫人李紈寶釵着忙打發人去到下處打聽去
了一起又無消息連去的人也不來了回來又打發一起人去
又不見回來三個人心裡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進來見
是賈蘭衆人喜歡問道寶二叔呢賈蘭也不及請安便哭道二
叔丢了王夫人聽了這話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語便直挺挺的

躺倒床上虧得彩雲等在後面扶着下死的叫醒轉來哭着見
寶釵也是白瞪兩眼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只有哭着罵賈
蘭道糊塗東西你同二叔在一處怎麽他就丢了賈蘭道我和
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一處睡進了場相離也不遠刻刻在一
處的今兒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還等我呢我們兩個人一
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來在龍門口一擠回頭就不見了我們
家接場的人都問我李貴還說看見的相離不過數步怎麽一
擠就不見了現叫李貴等分頭的找去我也帶了人各處號裡
都找遍了没有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王夫人是哭的一句話
也說不出來寶釵心裡已知八九襲人痛哭不已賈薔等不等

寶釵始終不明白也矣。能出我惜春。豈不大清淨無礙乎。何必日事哭泣癡想寶玉歸來。此句是回照黛玉文字之文心之巧矣。微不至如何以知之。寶玉面目固亦你死我便做和尚。今襲人未嘗死也。豈得謂之應了這句話乎。要之串插搭來。

吩咐也是分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脩了接場的酒飯賈蘭也都忘了辛苦還要自己找去倒是王夫人攔住道我的兒你叔叔丢了還禁得再丢了你麽好孩子你歇歇去罷賈蘭那裡肯走尤氏等苦勸不止衆人中只有惜春心裡却明白了只不好說出來便問寶釵道二哥哥帶了玉去了沒有寶釵道這是隨身的東西怎麽不帶惜春聽了便不言語襲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柔腸幾斷珠淚交流嗚嗚咽咽哭個不住追想當年寶玉相待的情分有時慪他他便惱了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那温存體貼是不用說了若慪急了他便賭誓說做和尚誰知今日却應了這句

話了不言襲人苦想却說那天已是四更並沒個信兒李紈怕王夫人苦壞了極力勸著回房衆人都跟着伺候只有邢夫人回去賈環躲着不敢出來王夫人叫賈蘭去了一夜無眠次日天明雖有家人回來都說沒有一處不尋到實在沒有影兒于是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嬸等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如此一連數日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在垂危忽有家人回道海疆來了一人口稱統制大人那裡來的說我們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王夫人聽說探春回京雖不能解寶玉之愁那個心略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來衆人遠遠接着見探春出挑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釆鮮明看見王夫人形容枯

家中多少不順的事一句中包括老太太去世趙姨娘病故及巧姐家等事但未免太覺簡略矣

何本〻有

稿衆人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來哭了一會然後行禮看見惜
春道姑打扮心裡狠不舒服又聽見寶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
不順的事大家又哭起來還虧得探春能言見解亦高把話來
慢慢兒的勸解了好些時王夫人等略覺好些至次日三姑爺
也來了知有這樣事留探春住下勸解跟探春的丫頭老婆也
與衆姐妹們相聚各訴別後情事從此上上下下的人竟是無
晝無夜專等寶玉的信那一夜五更多天外頭幾個家人進來
到二門口報喜幾個小丫頭亂跑進來也不及告訴大丫頭了
進了屋子便說太太奶奶們大喜王夫人打諒寶玉找着了便
喜歡的站起身來說在那裡找着的快叫他進來那人道中了

六塵不染故在第七

衆人之言正是寶釵之類也

第七名舉人王夫人道寶玉呢家人不言語王夫人仍舊坐下
探春便問第七名中的是誰家人回說是寶二爺正說着外頭
又嚷道蘭哥兒中了那家人赶忙出去接了報單回禀見賈蘭
中了一百三十名李紈心下自然喜歡但因不見了寶玉不敢
喜形於色王夫人見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歡只想若是寶玉
一同來偺們這些人不知怎樣樂呢獨有寶釵心下悲苦又不
好掉淚衆人道喜說是寶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丢的不
過再過兩天必然找的着王夫人等想来不錯略有笑容衆人
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只見三門外頭焙茗亂嚷
說我們二爺中了舉人是丢不了的了衆人問道怎麼見得焙

憤之太法婊若之類

點醒愚頑

其實是有了這塊玉便有了那個金的不好也

若道一舉成名天下聞如今二爺走到那裡那裡就知道的誰敢不送來裡頭的衆人都說這小子雖是沒規矩這句話是不錯的惜春道這樣大人了那裡有走失的只怕他勘破世情入了空門這就難找著他了這句話又招的王夫人等都大哭起來李紈道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抛了也多得狠王夫人哭道他若抛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探春道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二哥哥生來帶塊玉來都道是好事這麽說起來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若是再有幾天不見我不是叫太太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只好譬如沒有生這位哥哥罷了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幾輩子的

修積寶釵聽了不言語襲人那裡忍得住心裡一疼頭上一暈便栽倒了王夫人看着可憐命人扶他囘去賈環見哥哥姪兒中了又爲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抱怨薔芸兩個知道探春囘來此事不肯干休又不敢躲開這幾天竟是如在荊棘之中次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甄寶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提起賈寶玉心迷走失甄寶玉嘆息勸慰知貢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見第七名賈寶玉是金陵籍貫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賈蘭皇上傳旨詢問兩個姓賈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賈妃一族大臣領命出來傳賈寶玉賈蘭問話賈蘭將寶玉場後迷失的話並

以後進呈十本必是看全錄不是看文章

於考試例為未合此則須在出榜之前方是

將三代陳明大臣代爲轉奏皇上最是聖明仁德想起賈氏功勳命大臣查覆大臣便細細的奏明皇上甚是憫恤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查案呈奏皇上又看到海疆靖寇班師善後事宜一本奏的是海宴河清萬民樂業的事皇上聖心大悅命九卿叙功議賞並大赦天下賈蘭等朝臣散後拜了座師並聽見朝內有大赦的信便回了王夫人等合家略有喜色只盼寶玉回來薛姨媽更加喜歡便要打算贖罪一日人報甄老爺同三姑爺來道喜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不多一時賈蘭進來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太太們大喜了甄老爺在朝內聽見有旨意說是大爺爺的罪名免了珍大爺不但免了罪仍襲了寧

國三等世職榮國世職仍是爺爺襲了俟丁憂服滿仍陞工部郎中所抄家產全行賞還二叔的文章皇上看了甚喜問知元妃兄弟北靜王還奏說人品亦好皇上傳旨召見衆大臣奏稱據伊姪賈蘭回稱出場時迷失現在各處尋訪皇上降旨着五營各衙門用心尋訪這旨意一下請太太們放心皇上這樣聖恩再沒有找不着的王夫人等這纔大家稱賀喜歡起來只有賈環等心下着急四處找尋巧姐那知巧姐隨了劉老老帶着平兒出了城到了庄上劉老老也不敢輕褻巧姐便打掃上房讓給巧姐平兒住下每日供給雖是鄉村風味倒也潔淨又有青兒陪着暫且寬心那庄上也有幾家富戶知道劉老老家来

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瞧都道是天上神仙也有送菜菓的也有送野味的倒也熱鬧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財巨萬良田千頃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母延師讀書新近科試中了秀才那日他母親看見巧姐心裡羨慕自想我是庄家人家那裡配得起這樣世家小姐只顧呆想劉老老早看出他的心事來便說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媒罷周媽媽笑道你别哄我他們什麽人家肯給我們庄家人劉老老道說著瞧罷于是兩人各自走開劉老老惦記着賈府叫板兒進城打聽那日恰好到寧榮街只見有好些車轎在那裡板兒便在隣近打聽說是寧榮兩府復了官賞還抄的家產

如今府裡又要起來了只是他們的寶玉中了官不知走到那裡去了板兒心裡喜歡便要回去又見好幾匹馬到來在門前下馬只見門上打千兒請安說二爺回來了大喜大老爺身上安了麼那位爺笑着道好了又遇恩旨就要回來了還問那些人做什麼的門上回說是皇上派官在這裡下旨意叫人領家産那位爺便喜喜歡歡的進去板兒料是賈璉也不再打聽赶忙回去告訴他外祖母劉老老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去給巧姐兒道喜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平兒笑說道可是虧了老老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摸不着這好時候兒了巧姐更自喜歡正說着那送賈璉信的人也回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狠叫我

相不及叙話
不能不詳問
賈赦之病

見母自不說
話猶之可也
不同明賈赦
病已痊愈太

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又賞了我好幾兩銀子劉老老聽了得意便叫人赶了兩輛車請巧姐平兒上車巧姐等在劉老老家住熟了反是依依不捨更有青兒哭着恨不能留下劉老老見他不忍相別便叫青兒跟了進城一逕直奔榮府而來且說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赶到配所父子相見痛哭一場漸漸的好起來賈璉接着家書知道家中的事禀明賈赦回來走到中途聽得大赦又赶了兩天今日到家恰遇頒賞恩旨裡面邢夫人等正愁無人接旨雖有賈蘭終是年輕人報璉二爺回來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也不及叙話即到前廳叩見了欽命大人問了他父親好說明日到內府領賞寧國府第發交居住

衆人起身辭別賈璉送出門去見有幾輛屯車家人們不許停歇正在吵鬧賈璉早知道是巧姐來的車便罵家人道你們這一起糊塗忘八崽子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將姐兒都逼走了如今人家送來還要攔阻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麼仇麼衆家人原怕賈璉回來不依想來少時纔破豈知賈璉說得更明心下不懂只得站着叫道二爺出門奴才們有病的有告假的都是三爺薔大爺芸二爺作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璉道什麼混賬東西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赶進來賈璉進去見邢夫人也不言語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裡跪下磕了個頭回道姐兒回來了全虧太太周全環兒弟也不用說他了只是芸兒這東

不合禮

西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到這樣回太太的話這種人攆了他不往來也使得的王夫人道王仁這下流種子爲什麽也是這樣壞賈璉道太太不用說了我自有道理正說着彩雲等回道姐兒進來了於是巧姐兒見了王夫人雖然別不多時想起那樣逃難的景況不免落下淚來巧姐兒也便大哭賈璉忙過來道謝了劉老老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的話來賈璉見了平兒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裡十分感激眼中不覺流淚自此益發敬重平兒打筭等賈赦回來要扶平兒爲正此是後話暫且不題只說邢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必有一番的周折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裡心下更

是着急便叫了頭去打聽回來說是巧姐兒同着劉老老在那裡說話兒呢邢夫人纔如夢初覺知是他們弄鬼還抱怨王夫人調唆的我母子不和到底不知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正問着只見巧姐同着劉老老帶了平兒王夫人在後頭跟着進來先把頭裡的話都說在賈芸王仁身上說大太太原是聽見人說爲的是好事那裡知道外頭的鬼邢夫人聽了自覺羞慚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裡也服於是邢王二夫人彼此倒心下相安了平兒回了王夫人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裡來請安各自提各自的苦處又說到皇上隆恩偺們家該興旺起來了想來寶二爺必回來的正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慌慌張張的跑來

說道襲人不好了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寶玉為人清妙不羣為世俗所驚以彼之才取科第如拾芥耳其於舉業有不屑為一為之則未有不登峰造極者但以此進身用世不過功名利祿之事並無大人天民身分在內故決意逃之也使黛玉居此以成連理二人同心亦必有惡此而逃之者況黛玉已死更無留戀無聊僅中一舉殊不稱意為人或亦中鄉舉後家人競賀寶釵亦喜動顏色寶玉愈益煩悶與寶釵更同冰炭所春連捷以上第天子渥賞名見舉家榮華極閙忽逃出紅塵不可蹤跡在文字則愈有精神在寶玉則更覺高突而為未立仁出仕則於寶玉身分無傷且與八十二回黛玉所云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之言相映照也寶玉鄉會文章必須清微淡遠方合黛玉前言寶玉純是清奇之性與黛玉則清而不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終

者吾於其八十二回論時文及每每談論家
事時見之其人雖惡世俗庸鄙之事而未
嘗不近情著理特有定識定力自不沾染
惡趣耳倘與寶玉得遂心願吾知其能使
寶玉葆其性真而致其知能不妨為順親悅
親之事而不失為成仙成佛之人又何事絕
人逃世以傷父母之心也乱故吾謂黛玉天
姿學問為在寶玉之上無絳珠所以為仙
草而神瑛畢竟是頑石也
此回敘事雖簡淨而未免草率有必

應詳敘向畧
（如探春回來與各人相見必應有許多說話）
細述情事
（如探春追寧祖母生母之存及賈赦在靈治病各等事）
之處只用數筆帶過未免與向
日所敘之文不甚相稱也

寶玉之夢已醒襲人之夢方酣

二奶奶實在可厭安得不悟道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看巧姐兒同平兒也隨着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巧姐兒因問寶釵道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兒寶釵道大前兒晚上哭傷了心了一時發暈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他所以致此說着大夫來了寶釵等略避大夫看了脉說是急怒所致開了方子去了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不回來便要打發屋裡的人都出去一急

越發不好了到大夫瞧後秋紋給他煎藥他各自一人躺着神魂未定好像寶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手裡拿着一本冊子揭着看還說道你不是我的人日後自然有人家兒的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來說藥好了姐姐吃罷襲人睜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已細細的想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揉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悟了道抛了二奶奶怎麼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月錢照着那樣的分例其實我寃竟

竟忘我也跟了四姑娘去之言耶

結黛玉可謂全受全歸

此處如現大紅猩猩毡斗篷大奇

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囬明就算了你的屋裡人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萬分難處想到剛纔的夢說我是別人的人那倒不如死了干净豈知吃藥已後心痛減了好些也難躺着只好勉強支持過了幾日起來服侍寶釵寶釵想念寶玉暗中垂淚自嘆命苦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哥哥贖罪狠費張羅不能不幫着打算暫且不表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賈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賈蓉自送黛玉的靈也去安葬賈政料理墳墓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一行的看到寶玉賈蘭得中心裡自是喜歡後來看到寶

玉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趕忙囬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着家書果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趲行一日行到毘陵驛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靜去處賈政打發衆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即刻開船都不敢勞動船上只留一個小廝伺候自已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早到家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裡面一個人光着頭赤著脚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毡的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淸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麽那

了徹

人秖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裡來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舡頭上來了兩人一僧一道夾住寶玉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着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賈政不顧地滑疾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那裡趕得上只聽得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逝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賈政一面聽着一面趕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趕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來見自己的小厮也隨後赶來賈政問道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麽小厮道看見的奴才為老爺

追赶故也赶來後來只見老爺不見那三個人了賈政還欲前走只見白茫茫一片曠野並無一人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衆家人回舡見賈政不在艙中問了舡夫說是老爺上岸追赶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衆人也從雪地裡尋踪迎去遠遠見賈政來了迎上去接着一同回船賈政坐下喘息方定將見寶玉的話說了一遍衆人回禀便要在這地方尋覓賈政嘆道你們不知道這是我親眼見的並非鬼怪况聽得歌聲大有元妙寶玉生下時啣了玉來便也古怪我早知是不祥之兆為的是老太太疼愛所以養育到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見了三次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第二次便是寶玉病重他來

寶玉定評。是固不可以功名富貴中人求之也。

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寶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來坐在前廳我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裡便有些詫異只道寶玉果真有造化高僧仙道來護佑他的豈知寶玉是下凡歷刼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纔明白說到那裡掉下淚來衆人道寶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尚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麽中了纔去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裡的精靈他自具一種性情你看寶玉何常肯念書他若畧一經心無有不能的他那一種脾氣也是各别另樣說着又嘆了幾聲衆人便拿蘭哥得中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賈政仍舊寫家書便把這事寫上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即着家人回去

知子莫若父

結薛蟠。須先敘生滅等擬派。再撫燈深方合。

賈政隨後赶回暫且不題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並自已湊齊了贖罪銀兩刑部准了收兌了銀子一角文書將薛蟠放出他們母子姊妹弟兄見面不必細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薛蟠自已立誓說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殺犯剮薛姨媽見他這樣便握他的嘴說只要自已拿定主意必定還要妄口巴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麽只是香菱跟你受了多少苦處你媳婦兒已經自已治死自已了如今雖說窮了這碗飯還有得吃據我的主意我便筭他是媳婦了你心裡怎麽樣薛蟠點頭願意寶釵等也說很該這樣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紅說是伏侍大爺一樣的何必如此衆人便稱起大

奶奶來無人不服薛蟠便要去拜謝賈家薛姨媽寶釵也都過來見了衆人彼此聚首又說了一番的話正說着恰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家呈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了王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給聽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寶玉的一段衆人聽了都痛哭起來王夫人寶釵襲人等更甚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叫家內不必悲傷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與其作了官倘或命運不好犯了事壞家敗產那時倒不好了寧可咱們家出一位佛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咱們家來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當初東府裡太爺倒是修煉了十幾年也沒有成了仙這佛是更難成的太太這麼一想心裡便開豁了王夫人

寶釵至此猶復痛哭亦深悔篡奪金玉之甚無謂矣

哭着和薛姨媽道寶玉拋了我我還恨他呢我嘆的是媳婦的命苦纔成了一二年的親怎麼他就硬着腸子都撂下了走了呢薛姨媽聽了也甚傷心寶釵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爺們都在外頭王夫人便說道我爲他擔了一輩子的驚剛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作了胎我纔喜歡些不想弄到這樣結局早知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媽道這是自己一定的咱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麼別的說的嗎幸喜有了胎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後來就有了結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明年成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麼他頭裡的苦也算吃盡的了如今的甜來也是他爲

王夫人亦悔之矣

此論亦有情理混說所以爲是立言者亦是去別的話也

人的好處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姐姐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佻的人姐姐倒不必躭憂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有理心想寶釵小時候便是廉靜寡慾極愛素淡的他所以纔有這個事想人生在世真有個定數的看着寶釵雖是痛哭他那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却倒來勸我這是真真難得不想寶玉這樣一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想到襲人身上若說別的丫頭呢沒有什麼難處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伏侍二奶奶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此時人多也不好說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因恐寶釵痛哭住在寶釵房中解勸那寶釵却是極明

何苦金釵造作自誤人生

理思前想後寶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尤人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了薛姨媽心裡反倒安慰便到王夫人那裡先把寶釵的話說了王夫人點頭歎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說着更又傷心起來薛姨媽倒又勸了一會子因又提起襲人來說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寶哥兒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屋裡人愿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箅個屋裡人到底他和寶哥兒並沒有過明路兒的王夫人道我纔剛想着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若說放他出去恐怕他不愿意又要尋死覓活的若要留着他也罷又恐老爺不依所以難處薛姨媽道我看

脉天豈知天生畢竟脉人

佳寶釵。自作之孽，何可怨天尤人。

襲人果有志賈政何能如夫不覺紫鵑乎是為之回護而欲盖彌彰也

此等事賈政必不辦也

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着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
想來不過是個丫頭那有留的理呢只要姐姐叫他本家的人
來狠狠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多的陪送他些
東西那孩子心腸兒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姐姐會子
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裡還得我細細勸他就是叫他
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裡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
我們還打聽打聽若果然足衣足食女壻長的像個人兒然後
叫他出去王夫人聽了道這個主意狠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
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了麽薛姨媽聽了點頭道
可不是麽又說了几句便辭了王夫人仍到寶釵房中去了看

徼詞

徼詞

賈赦賈珍回來亦未免敘大畧

结家務話事即是结賈政王夫

見襲人淚痕滿面薛姨媽便勸解譬喻了一會襲人本來老寔
（果世不敏你必作牙俐齒）
不是伶牙利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來說道我是
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
違拗太太的薛姨媽聽他的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裡更加
喜歡寶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過了幾日
賈政回家衆人迎接賈政見賈赦賈珍巳都回家弟兄叔侄相
見大家歷叙别來的景况然後內眷們見了不免想起寶玉來
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喝住道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
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你們在內相助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様
的散慢别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總我們本房的事

人
結衆丫頭
結寶玉可謂完名全節矣
結賈珍
結惜春
結巧姐
結賈赦
結劉老老

裡頭全歸于你都要按理而行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將來丫頭們都放出去賈政聽了點頭無語次日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說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闋應該怎麼謝恩之處望乞大人們指教衆朝臣說是代奏請旨于是聖恩浩蕩即命陛見賈政進內謝了恩聖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問起寶玉的事來賈政據實回奏聖上稱奇旨意說寶玉的文章固是淸奇想他必是過來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進用他旣不敢受聖朝的爵位便賞了一個文妙眞人的道號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回到家中賈璉賈珍接着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衆人喜歡賈珍便回說寧國府第收拾齊全回明了要搬過去

櫳翠菴圈在園內給四妹妹養靜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番仰報天恩的話賈璉也趁便回說巧姐親事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爲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大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淸白孩子肯念書能彀上進朝裡那些官難道都是城裡的人麽賈璉答應了是又說父親有了年紀況且又有痰症的根子靜養几年諸事原仗二老爺爲主賈政道提起村居養靜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報耳賈政說畢進內賈璉打發請了劉老老來應了這件事劉老老見了王夫人等便說些將來怎樣陞官怎樣起家怎樣子孫昌盛正說着丫頭回道花自芳的女人

微詞。須知匹夫不可奪志矣。不能違命則志亦易奪之甚矣。

該字。總是字法不決

之詞。須知出了賈府更無死所。可不必再作假惺惺矣

何故。

何至害了哥哥。

回護語。

進來請安王夫人問几句話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說的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舖面姑爺年紀略大几歲並沒有娶過的况且人物兒長的是百裡挑一的王夫人聽了願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几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聽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襲人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的心裡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叫來說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若說我守着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實不是我的心願便哭得咽哽難鳴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回過念頭想道我若是死在這裡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裡纔

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衆人那姐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着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又把自已所辦粧奩一一指給他瞧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難開口住了兩天細想起來哥哥辦事不錯若是死在哥哥家裡豈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思萬想左右爲難真是一縷柔腸幾乎牽斷只得忍住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潑辣人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心裡另想到那裡再作打算豈知過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規矩一進了門丫頭僕婦都稱奶奶襲人此時欲要死在

至此方死本已遲矣

前與危橘
乃說也此則
何說耶

友衹裘人

即向之所
謂下流很
帳人之奈
何患乎從
之

晴雯何以上在又
副冊

這裡又恐害了人家辜負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
就的那姑爺却極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第二天開箱這姑爺
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寶玉的丫頭原來當初祗知是賈
母的侍兒意想不到是襲人此時蔣玉函念着寶玉的舊
情倒覺滿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將寶玉所換那條松花綠
的汗巾拿出來襲人看了方知這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函始
信姻緣前定襲人纔將心事說出蔣玉函也深為歎息敬服不
敢勉強並越發溫柔體貼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看官聽說
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
字也不是一槩推委得的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册也正是前人

此語誤又副冊並不如此品行論也

甚之甚

甄寶玉起仍
以甄寶結作
大章法

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
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
件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遞籍為民雨村因叫家眷先行自己帶
了一個小廝一車行李來到急流津覺迷渡口只見一個道者
從那渡頭草棚裡出來執手相迎雨村認得是甄士隱也連忙
打恭士隱道賈老先生别來無恙雨村道老仙長到底是甄老
先生何前次相逢覿面不認後知火焚草亭鄙人下深為惶恐今
日幸得相逢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移致有今
日甄士隱道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貪道怎敢相認原因故交

一笑挽轉寶玉明應第一回

妙諦妙語以袁日俱失玉反是撮合可知金玉非配

一笑將寶

敢贈片言不意老大人相棄之深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日復得相逢也是一樁奇事這裡離草菴不遠暫請膝談未知可否雨村欣然領命兩人携手而行小厮驅車隨後到了一座茅菴士隱讓進雨村坐下小童獻茶上來雨村便請教仙長超塵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寶玉乎雨村道怎麼不知近聞紛紛傳述說他也遁入空門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過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决絕士隱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宅門口叙話之前我已會過他一面雨村驚訝道京城離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

矣雨村道既然如此現今寶玉的下落仙長定能知之士隱道寶玉即寶玉也那年榮寧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爲避禍二爲撮合從此夙緣一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神靈高魁貴子方顯得此玉乃天奇地靈煅煉之寶非凡間可比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帶下凡如今塵緣已滿仍是此二人携歸本處便是寶玉的下落雨村聽了雖不能全然明白却也十知四五便點頭歎道原來如此下愚不知但那寶玉既有如此的來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豁悟如此還要請教士隱笑道此事說來先生未必盡解太虛幻境即是真如福地兩番閱册原始要終之道歷歷生平如何不悟仙草歸真焉有通

玉代黛玉照合方是全部收束法

似青本旨

靈不復原之理呢雨村聽着却不明白知是仙機也不便更問因又說道寶玉之事既得聞命但敝族閨秀如是之多何元妃以下等來結局俱屬平常呢士隱歎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秪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鶯蘇小無非仙子塵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但凡情思纏綿那結局就不可問了雨村聽到這裡不覺拈鬚長歎因又問道請教仙翁那榮寧兩府尚可如前否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寧兩府善者修緣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雨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道是了是了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

的已中鄉榜恰好應着蘭字適問老仙翁說蘭桂齊芳又道寶玉高魁貴子莫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黃騰達的麼士隱微微笑道此係後事未便預說雨村還要再問士隱不答便命人設具盤飧邀雨村共食食畢雨村還要問自己的終身士隱便道老先生草庵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雨村驚訝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尚有何俗緣士隱道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雨村聽了益發驚異請問仙長何出此言士隱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老先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遺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是塵緣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引士隱說着拂袖而起雨村心

香菱如此死亦始終薄命也甚是可憐

香菱起香菱結菱林同音須知每年數女子只是為一林黛玉也

收應完密

空〻道人作書自命

頑石說至此四十回是結此案也

物旨

調侃不小

中恍恍惚惚就在這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送到太虛幻境交那警幻仙子對册剛過牌坊見那一僧一道縹緲而來士隱接着說道大士真人恭喜賀喜情緣完結都交割清楚了麼那僧道說情緣尚未全結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還得把他送還原所將他的後事敘明不枉他下世一回士隱聽了便拱手而別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峯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雲遊而去從此後

天外書傳天外事　兩番人作一番人

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峰前經過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

在那裡上面字跡依然如舊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見後面偈文後又歷敘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頭便點頭歎道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聞世傳奇所以曾經抄錄但未見返本還原不知何時復有此段佳話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圓覺也可謂無復遺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跡糢糊反有舛錯不如我再抄錄一番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托他傳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塵夢勞人聊倩鳥呼歸去山靈好客更從石化飛來亦未可知想畢便又抄了仍袖至那繁華昌盛地方遍尋了一番不是建功立業之人即係餬口謀衣之輩那有閒情去和石頭饒舌直尋到

與賈雨村妙諦

出此書之人

急流津覺迷渡口草菴中睡着一個人因想他必是閒人便要將這抄錄的石頭記給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復又使勁拉他纔慢慢的開眼坐起便接來草草一看仍舊擲下道這事我已親見盡知你這抄錄的尚無舛錯我祇指與你一個人托他傳去便可歸結這段新鮮公案了空空道人忙問何人那人道你須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到一個悼紅軒中有個曹雪芹先生只說賈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說畢仍舊睡下了那空空道人牢牢記着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刼果然有個悼紅軒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裡翻閱歷來的古史空空道人便將賈雨村言了方把這石頭記示看那雪芹先生笑道

果然是賈雨村言了空空道人便問先生何以認得此人便肯替他傳述那雪芹先生笑道說你空空原來肚裡果然空空既是假語村言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矛盾之處樂得與二三同志酒餘飯飽雨夕燈窗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題傳世似你這樣尋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那空空道人聽了仰天大笑擲下抄本飄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說道原來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閱者也不知不過游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偈語爲作者緣起之言更進一竿云

說到辛酸處　荒唐愈可悲

論讀此書之法

大夢覺矣妄爲說此以終之結撰法度狗尾

失諦

由來同一夢 休笑世人痴

起結兩回筆法超脫矣乃空前絕後之文

作者自謂假語村言讀者切弗刻舟求劍膠柱鼓瑟若必尋根究底作痴人說夢則請問之茫茫大士渺渺真人

桐花鳳閣主人手評一過

余評此書親友借閱實無虛日輾
轉傳觀失去一套遍索不得因憶
昔年朱君秋尹曾過録一本並將
俗本與家珍版不同處校正之秋尹
已作古人其弟字山出以相示因屬友
照録第八十一至一百凡二十回仍手録
所評於上以補其闕惟家珍版本今已
無從搜致曾見朱魯臣別駕有一部是
初印精本勝於余之所藏曾向別駕之
喆嗣蘅軒借鈔此二十回蘅軒雖諾以
遠客未歸尚遲見付異
日一過以存初寫黃庭耳

桐花鳳